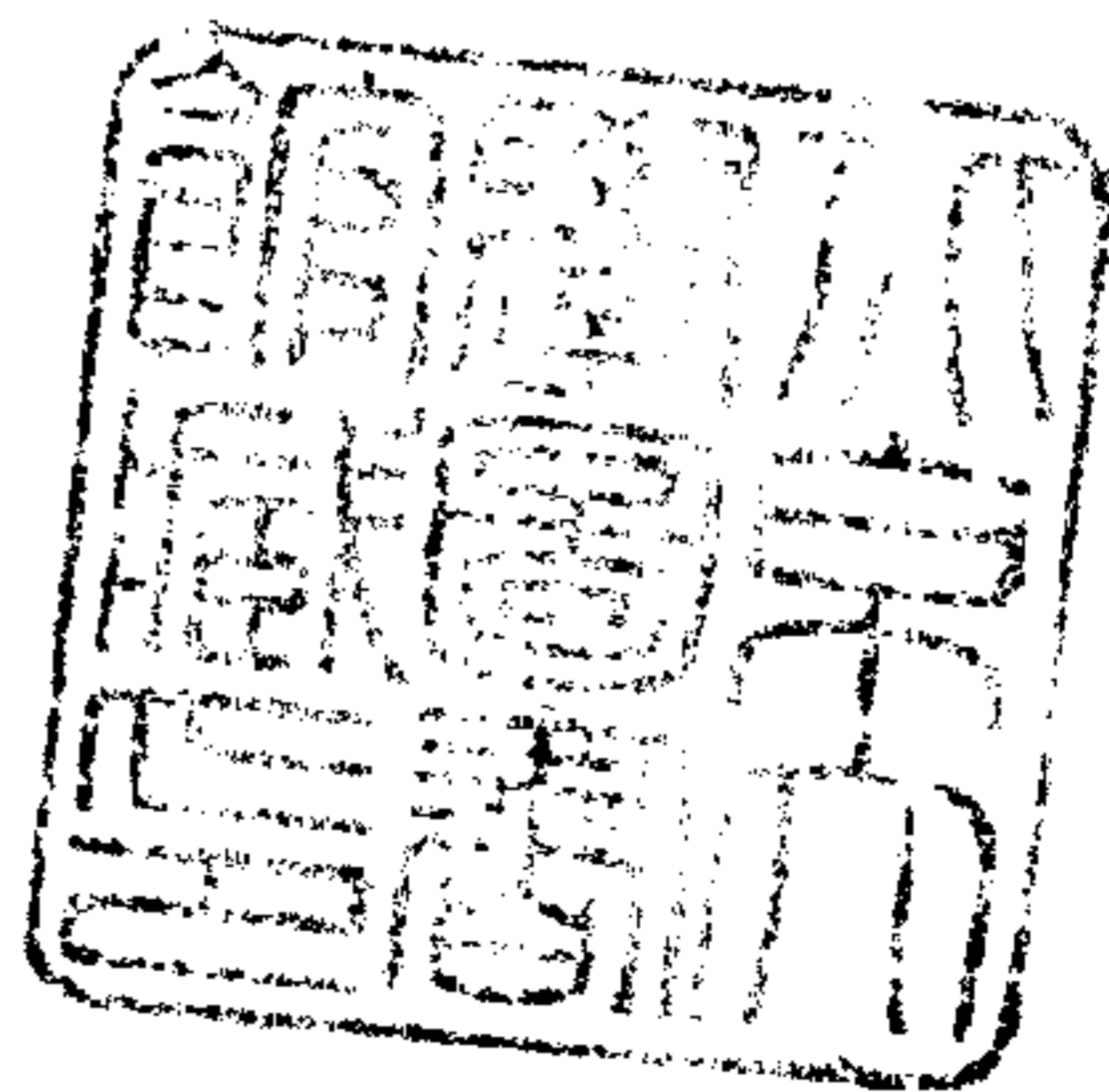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五二・子部・儒家類

述朱質疑十六卷

〔清〕夏 斫撰

一

曾文正公家訓二卷

〔清〕曾國藩撰

一六五

浮邱子十二卷

〔清〕湯 鵬撰

二一三

漢儒通義七卷

〔清〕陳 澧撰

三八三

姚江學辨二卷

〔清〕羅澤南撰

四四九

校邠廬抗議二卷

〔清〕馮桂芬撰

四九七

治平通議八卷

〔清〕陳 虬撰

五四七

顏氏學記十卷

〔清〕戴 望撰

六二三

24123/02

咸豐壬子新鐫

述朱質疑

景紫山房藏板

述朱質疑十六卷

當塗夏跋甫先生平生講學服膺紫陽司諭吾邑一以紫陽之學勗士所撰述朱質疑十六卷皆躬行心得之言有基請付剞劂以廣其傳俾人人尋讀是書為快至於書之精微博大足以干城正學沾溉後人海內有識者自知寶貴無待有基之揚推也咸豐辛亥舉月紫陽二十一世嫡裔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婺源朱有基謹識

目錄

卷之一

述朱質疑

目錄

朱子少時學術攷

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攷

朱子答江元適薛士龍書攷

增攷答許順之程欽國何叔京陳正己書

讀朱子答汪尚書第二書

讀朱子答汪尚書第三書

讀朱子答汪尚書第七書

劉白水勉之論

朱子出入二氏論上

朱子出入二氏論下

卷之二

朱子見李延平先生日後學術攷

增錄論延平諸說

書趙師夏延平答問跋後

書孖齋記後

增答許順之書

卷之三

朱子往問張南軒在癸未攷

述朱質疑目錄

二

增攷與呂東萊相見

朱子中和舊說約在乙卯丙戌之間攷

增延平答問二條

朱子丁亥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增張南軒長齋銘

增攷答羅參議張敬夫書

朱子答何叔京書攷

卷之四

朱子己丑日後辯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增張南軒癸巳日後改從朱子先涵養攷

汪聖錫先有見與張南軒先察識動靜不同說

朱子己丑日後更定中和舊說攷

讀朱子答林擇之書

卷之五

朱子己丑日後專發明程子敬字攷

增答何叔京論敬書二首

增延平先生論敬書一首

敬貫小學大學說

述朱質疑目錄

三

敬貫誠仁說

周子主靜即主敬說

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說

朱子曰靜為本說上

朱子曰靜為本說下

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為百世之師論

與胡瑛卿茂才論學部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安書書

與胡瑛卿論白田草堂襟著書

與朱福堂博士論季諸書

卷之六

恭跋

淵鑑齋朱子全書

跋小學

跋大學章句

跋論語孟子集註

跋論孟精義

跋周易本義

書周易本義九圖後

述朱質疑

目錄

書黃氏日鈔讀易後

跋詩集傳

跋詩序辨說

卷之七

跋儀禮經傳通解

跋近思錄

跋延平荅問

跋伊洛淵源錄

跋家禮

四

跋八朝名臣言行錄

跋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八

陸文安公張宣公論

陸文達公學術與文安公不同攷

陸文安公踐履篤實論

陸文安公推服朱子政績說

朱子深戒及門不得無禮於金谿說

卷之九

述朱質疑

目錄

呂成公論

張宣公呂成公皆朱子之直友說

浙學攷

朱子借陸學以鍼砭學說

卷之十

與某論朱子傳注書

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朱子自道所學恒欲然不足說

朱子因人論學言各有當說

五

與友人論籌鈔約旨書

與王薇香論語後案書

與友人論語論仁論書

與友人論孟子字義疏證書

錄蒿庵閒話三則示諸生

增錄蒿庵論太極圖一則

卷之十一

記朱子紹興己卯辭免召命

書紹興壬午封事隆興癸未垂拱殿奏劄後

述朱質疑目錄

六

書純熙庚子封事後

記純熙辛丑八月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書純熙辛丑延和殿奏劄後

書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後

記純熙丁未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書純熙戊申延和殿奏劄後

書戊申延和殿奏劄三後

書戊申十一月封事後

書己酉擬上封事後

書甲寅論過宮疏後

卷之十二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後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後

讀乞討論喪服劄子及書奏稿後

書祀廟議狀奏劄後

書乞脩三禮劄子後

書經筵大學講義後

書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後

述朱質疑目錄

七

書乞進德劄子後

朱子難進易退譜

卷之十三

記朱子外任政績上

美風化之政 三條

篤庠序之政 七條

惠閭閻之政 十二條

卷之十四

記朱子外任政績下

馭官吏之政 六條

經筵之政 六條

救荒之政 十四條

卷之十五

陳正獻公三薦朱子攷

記汪文定公奏狀

記林黃中唐說齋二事

記葉正則論林泉封事

記慶元三年偽學逆黨籍

述朱質疑 目錄

八

書宋史倪思傳後

胡秘不當在弟子之列說

卷之十六

朱子廬墓寒泉攷

記朱子屢請祠祿

政朱程答問

慶元二年丙辰九月朱子無主講新安郡城攷

率齋墓未嘗再遷攷

跋茶院朱氏世譜序

跋虞集復田記

朱獻靖公不歸婺源私說

新安理學自朱子再至婺源始有傳人說

擬朱子答王雙溪 炎論詠閣開講書

坵王雙溪與朱子書

祝和甫易養辨不可信說

坵辨行狀年譜

坵攷改大學誠意章

所幼讀朱子之書長好朱子之學老官朱子之鄉高山印

述朱質疑 目錄

九

止欲從未由每展玩朱子之遺編不禁赧然汗下也多士

習聞鄉先賢之教所又自謂有一日之長友朋聚集必以

誦瀝朱子相勗勉竊以為朱子之學自明中葉以至於今

儒生挾好勝之心每多異論高明之士既震於其言而匍

匍歸之其守講章以習舉業者名為遵朱問以朱子平生

學術之早晚著述之異同師友之淵原出處之節目茫然

如坐雲霧之中而居常所誦章句集注諸書不過獵取詞

句以供場屋之用究之書自書而我自我則朱子之學幾

何而不晦也數載以來講習討論凡關涉朱子之學術著



述師友出處者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共得如千篇釐為十有六卷以未敢自信名之曰述朱質疑蓋考朱子之道又豈徒講說而遂已哉多士幸生紫陽之闕里須識得魯鄒濂洛而後惟朱子為吾道正宗舍朱子而外更無他途捷徑可以至於聖人之域識堅志卓確乎不移然後牢固着足下艱苦功夫居敬以涵養本原讀書以明察倫物返躬以體驗離合先博後約自蘊及精內聖外王之學具足於已由是真儒名世二而一之此所之有志未能而願與諸生共勉者耳若徒騰口說以資辯論儻然自埒於朱子

述朱質疑 目錄

十

之徒是又朱子陟降之靈所當麾而出諸門外者也則是編也姑以為老馬之識途而已矣倘冀海內之高賢碩惠真能為朱子之學者繩誤糾謬以匡所不逮焉道光庚戌冬月當塗改甫氏夏旸謹撰於婺源學舍

述朱質疑提綱

一卷至五卷述朱子學術最晚之異同見於年譜文集語類諸書俱確有憑據一一爬梳明析庶幾朱子之學不為疑侶揣擬之說所惑云

六卷七卷述朱子平生著作成書之歲月各本之異同採取之姓氏意趣之指歸有所尋即識之不求備也

八卷九卷述朱子同時諸老江蜀之德性湖南之察識金華之文獻永康之從衡永嘉之經制有經朱子切磋共肩斯道者有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亦有心折朱子而終不能

述朱質疑 提綱

一

服從者講論所及蘊見榷槩焉

十卷述朱子以後穎異之士挾好勝之心每多異說前明諸儒經有識者之辯別已有定論惟近世又生穿穴間與友朋討論所及不忍遺棄求質通材非競辯也

十一卷十二卷述朱子太朝大節其封事奏劄所陳總以正學術格君心為之本其餘或詆近習或觸大臣或糾闕政忠義所激無所回護至於為民請命之章反覆黷陳必得其職而後已唐陸宣公之奏議宋范文正公之政府奏議不能及也管窺所到聊見一斑末附難進易退譜一篇以

為委費事君者法

十三卷十四卷述朱子外任九載自主簿以至安撫使政績

昭著實惠及民條舉件繫以為有教養之責者法

十五卷十六卷述朱子禠事

述朱質疑 提綱

二

述朱質疑卷之一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朱子少時學術考

朱子畢生著述明道立教功首四書次及羣經以至周程張邵之微旨諸子百家之異趣歷代治亂之大原罔不蒼萃疏通折衷至當後世雖極聰明之士鑽仰研說未能越其範圍黠者偶軼出之便陷歧轍自秦漢以來儒生不朽之業未有盛於斯者也而要其功實自廿角始觀年譜語類所載朱子少時立志之堅讀書之苦學經之細味道之深蓋有老師宿

述朱質疑 卷之一

儒白首而未造其域者然後知聖賢之詣非盡得之生知也孔子曰好古敏求顏子曰博文約禮孟子曰博學詳說子思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自古聖賢無不由讀書窮理以造斯道之極者也雖朱子後來教人以居敬為致知之本謂必居敬而其知始精非謂兀然居敬而遂可以不學而知也推之少時亦嘗留心二氏然藉以深窺其宗旨而並非溺志於虛無清瀾陳氏建學部通辨竟謂朱子早年之功捐書絕學何其誣與茲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年譜八歲就傅授以孝經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

包揚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

析按朱子知行並進之功即基於此。

郭友仁錄某自廿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伯論孟者竟無之。

李方子錄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積寸累而得之。

楊道夫錄某自十六七歲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

述朱質疑 卷之一

二

葉賀孫錄從十六七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

又錄某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功夫專一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歲已做這功夫。

錢木之錄某舊時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維艱哉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全書引語類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見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硃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硃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旬中自然灑落。

輔廣錄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陳文蔚錄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

述朱質疑 卷之一

三

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

王過錄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凡朱子自謂舊年

年等皆指二十前後言之細玩語類中前後文字可見。

楊道夫錄讀書須純一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澹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林學蒙錄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取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

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得者。是如何。所以失者。是如何。

廖德明錄。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所按自古聖賢之學。皆以格物致知爲入道之門。而格致之首務。莫大於讀書。居敬者。所以爲讀書之地。非講誦之外。別有一兀然端坐之功。力行者。所以旣讀書之實。必研說之深。而後無冥然肆行之慮。推之入官行政。致君澤民。事業掀乎。

述朱質疑卷之一

四

天地功烈。遍乎垓埏。無不由讀書以善其設施。而後一切枉尺直尋之說。計功謀利之私。不參焉。師心頓悟之士。以讀書爲支離。其究也。凭意見。逞意氣。而不勝生心害政之弊。訓詁考據之習。以讀書供記問。其究也。書自書。我自我。而無與於成已成物之功。觀朱子自幼至長。自始學以至登科入仕。刻苦嚴厲。壹志於經。而又虚心涵泳。以味之。切已體察。以踐之。七十一年入聖之優。實基於此。後世學朱子之學者。可不迷於從事矣。

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攷

朱子幼孤。以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劉公之門。三先生之學。皆不純。而屏山籍溪爲甚。朱子旣與屏山比鄰。而居。又事籍溪最久。聰明絕世之資。網羅百家之學。一旦得聞所爲虛靈元妙之說。遂不直入其間。不止。迨銓選得簿。以後始見延平。復年餘而後返。總而計之。蓋十一年矣。朱子若

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蓋謂此也。其實此十餘年之中。沈思經訓。潛心理學。未嘗一日不精研吾道。特其齊頭竝進。二氏亦在所不遺耳。茲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輔廣錄某年十五六時。在病翁所會一僧。屏山晚號病翁與之語。其僧

述朱質疑卷之一

五

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已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縝密。由人粗說。試官爲其說動。遂得舉。時年十九包揚錄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

荅汪尚書書云。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

荅許順之書云。大抵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

荅孫敬甫書云。少時喜讀禪學文字。

壬申朱子二十三歲讀道書詩云。巖居秉貞操。所慕在元虛。清夜眠齋

宇。終朝觀道書。忘形氣自沖。性達理不餘。於道雖未庶。已超名

迹拘。至樂在襟裏。山川非所娛。寄語狂馳子。營營竟焉如。六首

又齋居誦經詩云。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覽釋塵累事。超然

與道俱。門揜竹林幽。禽鳥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

述朱質疑卷之一

癸酉四歲春誦經詩云。坐厭塵累積。脫躐味幽元。靜披笈中素。

流味東華篇。朝昏一類仰。歲月如犇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

緣。

所按讀道書誦經。皆借異學以自遣。亦出入釋老之事。自癸

酉春後。無是作

鄭可學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

學。為論治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

舉業。官莆田。接埵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備

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其自見於

道未有所學。乃見延平。

年譜癸酉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

輔廣錄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

先生只云不是。

包揚錄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聞其言。初

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何如。後年歲間。始覺

其非。

荅江元適書云。其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

頗知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

述朱質疑卷之一

餘年。

所按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此朱子荅江元適書。乃其鐵凭。

輔漢卿所錄。十五六歲在病翁所會一僧云云。則出入釋老。

自十五歲始矣。二十四歲始見延平。又年歲間始覺其非。則

二十四五矣。所謂十餘年者是也。朱子見延平。實在二十四

歲。而自云二十四五者。非真記憶之不清也。實以此兩年間。

乃師弟授受之大開原。學問轉關之大節目。率譜只據二十

四計之。故云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季。朱子自敘。必兼二十四

五言之。故云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季也。後人紛紛揣度之議。

皆可以置之不論矣。

朱子答江元適薛士龍書攷

答江元適書云。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返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所按大全集載答江元適書三首。此第一首也。書中云。日者誤蒙收召。造朝之際。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是癸未

述朱質疑卷之一

八

入對垂拱殿後書也。王白田以爲甲申非是年十月十五日。延平先生卒。此書當在其前。朱子自癸卯至壬午。十年之間。四謁延平。故曰近歲以來。獲親有道也。

又按朱子早歲畱心釋老。不過十餘年之久。此書取爲可據。

朱子自敘幼學。恒從十三四歲數起。論語要義序某年十三

李方子錄某年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敘畱心釋老。則自十五歲數起。輔廣錄某年十五六。時亦當畱心於此。自十五至二十四。始見延平先生。剛足

十年。又包揚錄云。佛學亦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聞其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何如。後年歲間。始覺

其非。故朱子見延平。實在二十四歲。而朱子自言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必多敘一年者。以明見延平後。又年歲間。始盡覺其非。非朱子自忘其見延平之歲。記憶不清如此也。

又輔廣錄始見李先生。與他說。先生只說不是。延平之學。雖釋之辨。取明延平初以書求道於羅仲素。羅示詩五首。第一首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從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肖思。其

某初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

述朱質疑卷之一

九

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按此段敘次宛轉。接續分明。云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者。疑延平未讀釋氏之書也。云只教看聖賢不語者。不告以釋學而告以聖經也。云遂將那禪來倚閣起者。當下便受延平之教也。云意中道禪亦自在。具將聖賢書來讀者。雖猶有禪之見在。且專意於聖賢之書。以奉延平之訓也。云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聖賢之書。漸覺有味。釋氏之說。破綻百出者。爲時未久。年歲間已覺其非也。乃王氏懋竝以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爲癸卯初見之事。將禪權

倚閣起為戊寅再見之事。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為庚辰受學之事。一時之言，分作八年以當之，果何凭何據乎。

荅薛士龍書云：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君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還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希其竊知義理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述朱質疑 卷之一

十

所按此書陳清瀾列之庚寅，王白田列之壬辰，書中云：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強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敝，誠不敢復為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辜，是已丑丁母憂以後書也。薛季宣卒於七年辛卯九月戊申，呂東萊集薛常州墓銘可攷，則壬辰不得有書，似通辨庚寅為有據，然即以爲壬辰之書，自癸卯至壬辰，亦廬二十年，無二十餘年，况白田氏堅執庚辰為受業之始，又祇十三年乎。言受業則曰庚辰，言受教則曰癸卯，亦進退之失據矣。

又按此書與荅江元適書相表裏，篇中先生君子句，生字係衍文，二十餘年句，二字亦衍文，何以明之。朱子從延平受業，自癸卯至壬午，十年之久，不得謂之餘教，惟十四歲失怙，論語要義敘云：十三四歲時，受其說於先君子，可以謂之餘教。荅江元適書，明云：先君子之餘誨，乃其缺凭，若荅汪尚書書，則云：先生君子之教，荅龔參政書，亦云：側聞先生君子之教，不着餘字矣。觀此一字，則生之爲衍文，何疑。朱子自見延平後教，以看聖賢言語，有何空妙，即涵養體驗，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免小有所偏，亦與釋老空妙之域，判若天淵，況自

述朱質疑 卷之一

十一

癸酉至庚寅，僅十八年，無二十餘年乎。荅江元適書，明云：出入老釋者十餘年，則二字之爲衍文，又何疑。明乎此書之與荅江書相表裏，而羣疑盡釋矣。又按求之不得其術，即荅江書之未得其處也。比乃困而自悔，即輔廣錄之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也。始復還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者，隱括見延平以後言之。即荅江書之知識未離於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也。未有得未自信兩句，皆指未達喜怒哀樂未發之旨言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

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指南軒東萊擇之廣仲諸君言之。正朱子此時相與切磋之友也。

又按朱子於異學之士，多本身示教，殷殷引誘，不憚為謙已。

誨人之語，非獨施之於汪尚書之齒，惠俱尊也。江元適名泳。

衢州人，齒亦取尊。朱子書首自稱孤陋，晚生未嘗得親几杖。遺朱子書并文三編。

中有秀髯強名段狀之語，朱子以為近乎老莊溟濛鴻濛之

說。又有老兮釋兮付之大鈞，範質之初等語，朱子以為隱奧

未喻，則學之不純可見矣。俱見本書薛士龍字季宜，永嘉人，年十

七，即從袁溉遊，溉受學於蜀鬻香薛安，蹤迹甚秘，溉諱其學。

述朱質疑卷之一

三

絕不為人道，獨於士龍傾倒無所靳。呂東萊薛常州墓誌銘

言之甚詳，然則朱子之於二公，傾吐平生之學，一無所諱者，

用意至為深遠，亦考古者所當知也。

附考荅許順之程欽國何叔京陳正己書

荅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

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差之豪釐，謬以千里。

況此非特豪釐之差乎？當且以程先生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

反復翫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

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

矣。蓋為從前相聚時，某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所按書首云：承在縣庠為諸生講說，甚善甚善，則順之戊寅

歸同安以後書也。王白田列之庚寅可從。

又書云：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信，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

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

之此病尤深，當痛眉察矯揉也。按此書之年，無上下文可攷，大約與前書先後相去不遠耳。

所按順之名升同安人，朱子為主簿時從遊，溺於釋學，朱子

屢致規諫不從。順之戊子與祝康國書，猶有謗釋氏之語。不得已引咎自責，以為

述朱質疑卷之一

三

誨導之不善，委婉之詞，嚴於譴責矣。兩書所云前日舊來者，

皆指出入十餘年之內，二十四五歲時言之，與荅江書亦足

相印證。

又按順之不惟怡悅釋理，而且陷弄佛迹，始不食葷，亦不娶

妻，直至乾道八九年間始食肉有室。俱見大全集其逃釋入儒之

功，未必非朱子殷殷引誘之力也。

又荅書云：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

所契，幸秋間老人羸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稍覺

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眾盲耳。其書在石丈書



中試取觀之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原頭活水來舉以似石丈何如

斫按此書所指與前二書不同此書係丙戌以伯崇過此及書未湖南之行

勸止者在末往潭州前朱子自悟未發已發渾然一致以為

能得向日西林未契之旨而范伯崇極口贊歎以為抽關啟

鍵時也書中云比之舊日明快有下工夫處即指中和舊說

而言日前一盲引眾盲即荅何叔京書所謂未及卒業而山

顏梁壞佹佹然如瞽之無目耳半畝方塘一鑑開乃悟中和

舊說之詩下更有一絕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  
述朱質疑卷之一 丙

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丙戌與張敬夫書云

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

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與第二首意尤召合

荅程欽國書云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大槩此事以涵

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

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也

斫按程欽國即程允夫洵朱子之內弟書首云某頓首一別

數年懷想無已大全集無朱朱子庚午至婺源墳墓與欽國

見至癸酉見延平凡四年則此書必在癸酉以後也王白田以為在

庚辰後不知何證若庚辰則向來泛濫出入指二十四五歲別十一年矣不得云數年  
前言之與江書亦足相印證

荅何叔京書云某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

人為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術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

方幸有所向而為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積梁壞之歎

佹佹然如瞽之無目擿墮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斫按此書王白田列之甲申細核之乃丙戌五月十八日也

五月十八日見書首末云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下又一書

云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則本年之事中間有天性人心未發  
述朱質疑卷之一 壬

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之語與丙戌荅張敬夫書同又書

末云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成都謂汪尚書也續集荅

書汪丈寄橫渠三書來甲申汪尚書尚在間至丙戌始帥蜀則為丙戌

無疑

又按此書與荅江薛書語句多同而旨趣大異江薛皆溺異

學朱子欲救其失先以身曾經歷為引導叔京名鎬邵武人

父名兌與韋齋為同年進士受中庸程氏之說於馬公仲叔

京世其學淵源甚正不染異學故朱子自敘但云不得其術

而已晚親有道以下言雖受學延平而中和之旨仍未達也

此朱子初次與叔京通書。至下書則敘及中和舊說。蓋交至是漸深矣。

荅陳正己書云。某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畚內無虛宗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按書末云。近來浙中議論。蠢起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何如。則王白田以此書在甲辰後。可從。

所按朱子之學。大定於己丑之春。此書在甲辰以後。去荅江元適書二十餘年。薛士龍書十五六年矣。中間非不用力。而

述朱質疑卷之一

夫

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自甲子至戊子二十五年。包括在內。反覆舊聞。而有得。專指己丑之春言之。末以明道之言作收者。見己之學。雖出於延平。而延平言敬字不分明。終是自己體貼而得之。非延平所能盡也。內無虛宗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專爲正己言之。正己始學於陸子靜。頗雜禪宗。後遊呂東萊之門。慕用才術。見陸子靜與陳止齋書。賦道德而喜功名。見朱子荅書。故朱子以是規之。

讀朱子荅汪尙書第二書

某於釋氏之書。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

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敘。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又曰。某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耳。

所按文集載荅汪尙書書十一首。此雖第二首。實第一首之別紙也。前書專論經史諸子。此專論釋氏。故開首卽云別紙示及釋氏之說也。旁注云。癸未六月九日。則朱子未入對之先。自崇安寄至京師者也。書中語

述朱質疑卷之一

七

特謙抑。疑過其實。攷朱子幼年之學。求之最切至者。無如學庸語。孟程蔡諸書。見錢木之郭友仁諸錄。至於禪道二氏。不過與文章楚詞詩兵法。同在無所不好之中。見楊方錄。究不如理學諸書之篤。在劉病翁所見一僧與之語。卽用其言以得舉。此偶爾之事。朱子原不諱。然觀輔漢卿所錄語氣。抑揚一則曰。只相應和說了。也不說是不是。再則曰。見他說得也煞好。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豈師人尊道之謂乎。至於篇中所云。不敢公言詆之王白田。遂有詞未甚決。與壬辰癸巳見道益親。其詞益屬不同之疑。不知汪尙書聖錫。與呂居仁張子韶。皆從僧宗某

遊又勸焦援登徑山見宗杲其於釋氏之學真所謂師其人

尊其道也聖錫長朱子十二歲不惟締交延平聖錫請延平

學遂卒兼與韋齋為友朱子祭胡籍溪注尚書文十八歲以

進士第一人及第朱子時歷官中外已數十年氣節文章為

一時之望朱子以後生晚學與之辨論勢不能不委婉曲折

以寓納約自牖之意必欲據迹以求之是刻舟而求劍也嗚

呼朱子初識金谿之時尚欲集短取長多方接引而況齒德

爵位俱尊之汪尚書哉

讀荅汪尚書第三書

述朱質疑卷之一

六

大氏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

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

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

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

返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

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說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

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懵

也曷若致吾一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毋厭

煩而略毋厭下而高毋厭淺而深毋厭拙而巧從容潛翫存久

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

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

察疇醉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

其所無事而已矣

所按此書旁注云甲申十月二十二日篇首云某茲者累日

侍行得以親炙或九月朱子送張魏公匱至豐城汪尚書亦

自福州送魏公匱途中相值同行也前書因聖錫以齒德兼

尊之大老迷於釋學猝然荅書不便徑直規諫故貶抑謙沖

語多從容而不迫此書又因聖錫謙虛好問容受盡言見書首數

述朱質疑卷之一

九

行故抉摘近世儒者所以入釋之由癥瘕痼結無所不露所

謂不直則道不見也然後知前書之詞未甚決者非所見未

親之故明矣篇首又云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

王白田反謂其不言釋氏何哉自曷若致吾一宗以下言入

道階梯明豁詳細懇實精微豈馳心空妙所見未親者之所

能道其隻字學者參互攷之可無惑於諸儒之論矣

讀荅汪尚書第七書

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則又似禪家之說

其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久而

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翫歲悞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說。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宜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所按此書。不知何時所答。篇首云。足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

則庚寅以後書也。續通鑑綱目。乾道六年。罷吏部尚書。汪應辰。書中又云。太極圖

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現此鈔錄未畢云云。據

述朱質疑卷之一

子

季譜乾道八年西銘解義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成。則必在壬辰癸巳間無疑。聖錫交朱子以後。十餘年來。反覆辨究。漸明儒釋之分。已逃釋而入於儒矣。其先有見處。乃造平易之論。仍未脫釋氏窠臼。故朱子箴之曰。則又似禪家之說。某不能無疑也。下極言釋氏之禍。比於橫流稽天者。乃爲汪氏盡抉藩籬。徹其豳蔽。故不嫌言之嚴厲如此。若謂朱子之見道。至是而益真。豈第三書之所言。猶有未真之見乎。

劉白水勉之論

朱子十四歲而孤。以韋齋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南

劉公之門。三君子雖皆傳河南之學。然史稱屏山少喜佛氏說。歸而讀儒書。卽渙然有得。墓表載屏山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有契焉。籍溪爲文定公從父兄之子。少從文定學。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見鄭可學錄。是兩公之學。皆雜於二氏明矣。白水之學。無可攷。惟墓表有二條。其一云。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又云。歸道南都。見劉忠定公。畱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

述朱質疑卷之一

主

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按宋史譙定傳。定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不知所終。樵夫牧僮。往往見之。世傳以爲仙。始學易於郭彙氏。從見乃謂之象。一語悟入。後見程子於洛。盡棄其學而學焉。朱子與汪尚書書云。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至洛。則伊川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說。譙公學之不純如此。不識白水之盡得其學之本末者。果得其不純中之純者乎。抑并其不純者而盡得之乎。元城劉忠定公。學於司馬溫公。力行一誠字。自不妄語。始不

可謂非聖賢之學矣。然馬永卿所輯元城語錄頗雜禪理與蘇子瞻之學相出入。白水留語數十日之久。并方外之學人所不及聞者而亦聞之。久而若有得焉者。果僅得溫公之所謂誠乎。抑并其所談禪理而兼得之乎。總之三先生之學皆不能裨益朱子。而朱子少年之出入二氏。實自三先生之門始。後自知於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然則未見延平以前。早自覺其非矣。豈既見延平以後。而猶有所陷溺哉。

朱子出入二氏論上

朱子窮理之學。實得之於性生。其喜讀禪學文字。凡出入二氏。述朱質疑卷之一

三

十餘年。與讀聖賢書齊頭並進者。雖不免為高明之累。然亦即朱子格物致知之功也。格致之學。自身心性命。以至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一草一木之瑣細。皆所當格。而況釋老之學。溺之者以為空靈元眇。迥出吾儒之上。闢之者以為虛無宋滅。大異吾儒之教。苟不讀其書。不究其說。則所謂空靈元眇。與夫虛無宋滅者。又烏足以知之。朱子嘗說。程子書無所不讀。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又曰。金谿之學。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

是朱子所以能辨釋老之學。正以其曾讀釋老之書故也。使不讀其書。而徒深斥其學。近於道聽塗說。不惟無以服釋老之心。即返之吾心。亦有大不安者。故曰。此即朱子格致之功也。後世因此遂謂朱子早年出入禪學。與金谿未會而同。豈所以論朱子哉。

朱子出入二氏論下

或者曰。朱子格致之功。不遺二氏之學。既得聞其說矣。前此者亦有徵乎。荅之曰。子不讀伊川先生之謨。明道行狀乎。先生自十五六歲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夫未知其要者。非不得其門也。謂斯道之要。與未能知至至之也。泛濫出入。乃格致之功。求其心之所安耳。其見濂溪以後。與見延平以後。亦大約相同。然則朱子之自謂後年歲間漸覺其非者。豈得謂之晚乎。且亦不獨程子為然也。呂與叔。譔張橫渠行狀云。年十八。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是橫渠窮理之學。亦不遺釋老之說如此。彼程張者。又何嘗有所陷溺哉。且不獨程張為然也。孔子不嘗云。吾嘗終日不食。終

述朱質疑卷之一

三

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乎。夫日夜廢寢食以思，真不免馳心於空眇之域矣。聖人於異端之學，必身親其地，足履其庭，實知其無益之弊，以求其心之所安，其用意之微密，豈末學所能測。倘移陳氏陷溺高明之說，以疑聖人，其可乎。其不可乎。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亦與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同意。蓋朱子曾有一日二日之間，捐書絕學，講求安心覓心之法，後因困橫而知其枉寸陰也。通辨遂謂禪學近似亂真，能陷溺高明。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不亦誣乎。

述朱質疑

卷之一

雷

及門婺源汪正元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二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朱子見延平先生以後學術攷

延平受學於豫章，豫章受學於龜山，龜山受學於河南，推其原流，遠有緒緒。朱子以遺命稟學於建安三先生，自云於道未有所得，及見延平，盡棄異學，純一不雜矣。自癸酉至壬午，十年之間，振衣負笈，寓止西林，若動輒數月，雖求中未發之旨，一問未達，而入道之次第，得於指授者，取真率之晚年所見，益親所造，益粹光大師門之業，直躋豫章、龜山而上之。而

述朱質疑卷之二

上

其本原不可沒也。茲輯其可見者著於篇。

季譜：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指擊其失，繇是專精致誠，刮微窮幽，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忻按：季譜并不取後年歲間始覺其非之說，直截了當，以二十四歲為斷，可以息羣喙矣。然與蒼江元適書所謂十餘年者，終嫌不合。

又季譜先生常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

於釋老之非。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尋許多道理。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眇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至今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以上皆延平闡釋氏之說。折按日復一日。聖賢言語。漸漸有味。釋氏之說。漸漸破綻者。即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也。朱

述朱質疑 卷之二

二

子一生屏黜異端干城吾道。實自見延平始。且始於初見之一二年。故延平答問所載。自丁丑至癸未。無專辨釋氏之書。蓋朱子癸酉甲戌之間。已瞭然於儒釋之辨。而無所惑矣。又延平行狀云。異端之學。無所入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該注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非朱子得力於延平者深。烏能為是言哉。天學或問云。間獨惟念昔聞延平李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

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余大雅錄。嘗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尋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從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

黃義剛錄。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葉賀孫錄。某初為學。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

述朱質疑 卷之二

三

後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延平行狀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徇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李閩祖錄。沈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晷微無間。此是取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以上皆延平格物致知讀書窮理之說。所按朱子大學格致補傳一宗。程子或問中備論呂謝楊尹諸說。以為塵有一二之合。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茫而獨毀。以延平之教。以為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非他說所能及。惟嘗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然則朱子格致之功。其得於延平者深矣。

庚辰書云。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豪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述朱質疑卷之二

四

王午書云。來喻以為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毋通。體物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此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禽獸之體亦如此。唯此理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

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而仁一以母之。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義。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又問云。某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賸。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批云。有血氣

述朱質疑卷之二

五

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句斷批云。以上大槩得之他日。更要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惟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批出抹云。須是兼本體為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



差別雖微殊襍，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帶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氏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句斷此云推測到此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矣。以上皆延平理一分殊之說，所按延平為龜山嫡傳，龜山之

述朱質疑 卷之二

六

論西銘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書西銘解義後，特引此以為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年高德盛，所見益精。龜山始答伊川書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觀延平與朱子答問，皆引龜山之語而推闡之，然則朱子於西銘理一分殊之旨，其得於師訓者多矣。

壬午書云：封事熟讀數過，大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大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為名爾。書中論之甚善，明道語云：道在於脩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亦可早發去為佳。

所按此壬午擬上封事，先寄質於延平，而延平之答書也。癸未書云：今日之事，只為不曾於原本處理會，未流雖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義。

又七月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道衰，義利不分，故人

述朱質疑 卷之二

七

只趨利而不顧義，故主勢孤。所按癸未冬十一月奏事垂拱殿，此未奏事前之書也。季謙先生將趨君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謂今日三綱不六，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曩翟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所按年謙所云亦未甚的確，癸未入對之三劄，即申言壬午封事之意，非用延平秋間之書。然壬午封事亦必平日素講論於師門者。行狀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崇節義屬廉恥為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故延平再三稱善及癸未將入對以書求教，而延平所答卒無以易乎

年前封事之意。朱子於是益暢其說。然則朱子之得力延平。非僅身心性命之學也。

丁丑書云。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翫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

戊寅書云。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益。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耳。

己卯書云。今學者之患。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

庚辰書云。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銷。鏗道理油然而生。

述朱質疑

卷之二

八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

又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慮。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以上皆延平涵養用力。默坐澄心。期於灑然冰解凍釋之說。所按延平之學。最重涵養。其默坐澄心者。乃涵養之方。其灑然解釋者。乃涵養熟後自然之驗。朱子己丑以後。與張敬夫諸書。專主先涵養。蓋宗延平及程子之說。但朱子之涵養。重在敬。延平之涵養。重在靜。其旨趣微不同耳。

延平行狀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又云。初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庚辰書云。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極好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益。兼亦見養心之要。

朱子庚辰題西林院壁云。巾屨僂然一鉢囊。何妨且住養公房。卻嫌冥坐觀心處。不柰簷花抵

述朱質疑

卷之二

九

死香是用延平靜坐看未發氣象如何之說。

以上延平於靜中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之說。所按朱子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遊。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其所以未達之故。非後學所敢妄議。然朱子自己丑更定中和舊說後。堅守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以為後學指南。而楊方庚寅錄云。李先生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甚分明。是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或者未達之故。其以是與。茲復輯朱子論延平諸說。以俟參攷。

附錄論延平諸說

羅道夫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有礙細思亦自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豪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嘗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

述朱質疑卷之二

十

葉賀孫錄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

楊若海錄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何如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至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

擾乎李先生之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說

陳純錄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是已發

又錄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或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向釋氏本

沈問錄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

述朱質疑卷之二

十一

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要討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若要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

廖德明錄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

又錄答劉純安曰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

蒼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

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何如。但今只當以程先生之言爲正。

蒼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開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脩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陳氏建曰。朱子初年蒼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其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

述朱質疑 卷之二

主

王氏懋竑曰。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沒。求其說不得。乃自悟。夫已發未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別與延平之說不同。已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按用延平與程子之說。而以至庚寅指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按已丑卽枯已不至延平。甲辰與呂書。按未見其乃明延平之說爲有偏。戊申蒼方書。按戊申奏事。延和致此書中有亦再言之。而楊葉沈陳廖諸錄俱確然可放。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

來之論無及此者。

所按未發之中。祇有涵養一法。涵養者。敬而已矣。默坐澄心。既未說明敬字。曰體認。曰求觀。皆僣已發。所限。此朱子求其旨而不得。而有中和舊說之悞也。何以言之。舊說誤認心皆已發。無所爲未發。是以從南軒先察識之說。卽從延平體認觀求之說也。丙戌蒼羅參議書云。時得欽天書問往來講究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大氏衡山之學。祇就日用處操存省察。尤易見功。所按丙戌雖未至潭州。而先察識之說。從書問中講究已久。朱子以爲與延平求觀之說。合故中和舊說以心爲已發也。至於默坐澄心以涵養之者。不過涵養此已發之心。以爲體認未發之地。

述朱質疑 卷之二

主

耳。丙戌與敬夫書云。存者存後已丑更定舊說。分未發已發界限。定涵養用敬指歸。此楊方庚寅錄。所以有延平言敬字不分明之說也。清瀾陳氏謂後來乃以爲不然。未分析如何不然之故。自田王氏於朱子舊說及更定精蘊。似亦未融會。毋通故持論每多輻輳不清之處。或曰。延平亦與釋氏同乎。曰。絕不同。冥心靜坐。禁絕思慮。久則忽然開明者。淨屠氏之學也。默坐澄心。體驗未發氣象。以求所謂中者。延平氏之學也。但不善學者。學之則偏於靜處着力。不若程子涵養用敬之說。萬全無弊。故朱子曰。有些子偏。又曰。終恐做病。豈可與

釋學同日語哉

書趙師夏延平荅問跋後

朱子之於延平師事者十年之久平生學術趨向之正實基於此雖延平承豫章之緒餘其持論不免有抗之稍高之弊其後朱子所造益精有非延平之所能及者然其始也屏釋老之出入識伊洛之準繩皆延平有以啓之其功不可沒也朱子幼稟學於屏山白水籍溪三先生之門十九歲登第後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二十四歲赴同安主簿任特先見延平季譜云初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二十四見延平

述朱實疑 卷之二

西

洞明道要頓悟釋老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朱子亦自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皆紀實之言也乃趙師夏跋延平荅問云文公於延平為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弃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是師夏以癸酉見延平僅修通家子之禮至戊寅復見始以師禮事之何其謬與於是變本加厲王白田懋竑遂自癸酉至庚辰三分輔廣之所錄以當之而以庚辰為受學之始較師夏之

所跋而又遲二年矣凡此揣擬之詞皆不過謂朱子入禪之深久而後悟為談異學者張之幟而已按朱子祭延平文云某也小生廿角趨拜謂十四歲以前章齋尙在時也又云從遊十年誘掖諄至謂自癸酉至壬午凡十年也輒延平詩亦云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又延平行狀云諸孤以其承事之久又云某蒙被教育不為不久若如師夏所跋則師事者僅五年如白田所考則師事者僅三年可得謂之久乎師夏為朱子孫婿此跋作於嘉定甲戌去朱子之卒僅十四年而辨謬若此信乎大誼之莊不待七十子之盡喪矣

述朱實疑 卷之二

五

書存齋記後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朱子二十四歲朱子官泉州同安主簿許順之名升者從朱子遊二十七年秩滿歸順之復從至閩二十八年戊寅朱子二十九歲朱子為順之作存齋記其所以名齋之意取孟子存其心一語其所以名存齋之意因順之之長而勗其所有餘并鍼順之之短而藥其所不足也蓋順之恬澹靖遠無物欲之累見祭許順之文於存齋用力處有餘見若順其學專用心於內蓋有得於孟氏所謂存其心者見本故朱子以存名其齋所謂因其長而勗之以有餘也然順之棲心淡泊好為高奇新眇之論而少

平易懲實之處。翫聖賢言語。只取其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見

集二十六卷中與釋氏不甚相遠。故記中既曲狀其心之體。而

又正告之曰。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道也。此所謂鍼其短而藥其所不

足也。蓋必有事者。明道以為居敬之功。伊川以為集義之要。惜

雖各異。而意實相承。蓋非居敬無以濬集義之原。非集義無以

眇居敬之用。其與棲心淡泊。專用心於內者相反。非是不足以

救其虛宋之弊。至舍平易懲實而務為高奇新眇。非預期其效

而何。若夫禪宗之養神保真。全是助長作用。朱子蓋直入順之

述朱質疑 卷之二 六

之變與。而示之以周行。其大旨至為周密。而其用心亦良苦矣。

乃陳清瀾氏反以此記為朱子初年之學。只說一箇心專說求

心見心。全與禪陸合。不亦誣乎。

附荅許順之書

必有事焉之書。不曾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

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

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眾人也。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

遇此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

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自前。人自貪慕高遠。所以求之過當。而

失之也。

按朱子為順之作存齋記。以孟子必有事焉數句。為存心之

方。而順之又貽書請明。朱子荅之如此。未戒順之以貪慕高

遠。求之過當。正恐其流於異學。語極明顯。乃陳氏謂之與禪

陸合。王白田又謂之未離乎舊見。皆所未喻。

述朱質疑 卷之二 七

及門婺源王鴻業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三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朱子往問張南軒杜癸未攷

中和舊說序余蚤從延平李先生遊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有省也一日自悟已發未發云云季譜削之於丁亥往潭州下白田王氏攷人自有生四書朱子自悟性為未發心為已發皆在丙戌未往潭州之前其說良是朱子祭張南軒文云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余開吝莫

述朱質疑卷之三

余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下始云丁亥之冬風雪南山解襪櫛州今十五年文集有誤字今改正是朱子往從南軒問學不自潭州始章章明矣至王氏謂甲申送魏公匱與南軒相遇自是乙酉丙戌書問往來則往從而問焉蓋指甲申以後言之則又非也魏公新棄世南軒扶櫬歸葬朱子至豫章往送此果何時而於舟中娓娓論學乎朱張二公皆守禮不越者斷不若此之疎至於書牘講論與所謂往從而問焉者似不相合惟語類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

云鄒氏琢其以此為朱張二公相見之始白田疑之以為不足據詳見年譜攷異中竊嘗反復核之而知朱子之往問南軒其在癸未有三證焉朱子跋胡五峰詩云紹興庚辰余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某戲以兩詩代書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吾為是詩以警之又四年某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庚辰至癸未適四年既曰始見則前此未見其證一延平卒於癸未十月朱子見敬夫於臨安係十一月雖朱子是時未聞延平之訃然總杜延平既歿之後其證二又朱子再

述朱質疑卷之三

祭南軒文云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朱子與南軒辨難如論知言論語解論知覺為仁論觀過等義皆條舉件繫非大節目惟先察識後涵養之旨南軒本之五峯持論最堅已丑之春雖印可朱子夏定中和之說而察識涵養之先後齟齬不合者凡五年至癸亥而後定以癸未計之適十一年其證三然則朱子之往問南軒必在癸未無疑也

附攷呂東萊與朱子相見

乾純諸老與朱子共肩斯道者張宣公而外呂成公而已宣公

所學之粹。或過於成公。而成公與朱子交情之密。宣公亦有所

不及也。鄒氏琢其謂乙亥伯恭之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

書白事大都督府。與東萊交始此。凡鄒氏說皆王氏攷。異中所引未見全書。王白田

駁之以朱子正月至都督府。倉部公春官福州。未見其為正月。

按朱子唁呂東萊書。某自泉福間。得侍郎中丈教誨。蒙以契舊

之故。朱子命長子受之。稟東萊云。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重。則韋齋早與東萊之父有舊。愛予甚篤。則朱

子之見倉部公。實白簿同安時始。東萊侍養福州。凡三載。斷無

不與朱子相見。鄒氏所攷甚為有理。但必以為乙亥之正月。則

近於鑿矣。朱子中和舊說序。有往問南軒語。則始見之年。關學

述朱質疑 卷之三 三

問之大節目。不可以不詳攷。若朱呂之學術。與始相見無涉。因

論南軒而并及之。

朱子中和舊說約杜乙卯丙戌之間攷。

中和舊說以性為未發。心為已發。雖誤執程子已攷之說。亦

延平觀未發時氣象。有以啓之也。何則。心統性情者也。未發

之性。即心而具。已發之情。相心而出。心一也。宋然不動。則未

發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已發也。未發已發。雖分性情言

之。而無非此心也。於靜坐時觀未發氣象。而求所謂中。曰觀

曰求。非已發乎。是與程子凡言心者。皆為已發合。以已發之

心觀未發之性。即默坐涵養。亦涵養此已發之心。於是自斯

須以至終身。無非擾擾於已發。而所謂性者。不過流行於此

心已發之中。故曰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也。當日往還諸

稿。彙為一編。今已盡失。而僅存荅張敬夫四書及他書一二

及之。得以粗厄。梗槩其荅書第四篇。係丙戌之秋。前三書無

可攷。故曰杜乙卯丙戌之間也。

與張欽夫書云。先生自注。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

物交未。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外。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

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宋然不動者。夫豈

述朱質疑 卷之三 四

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

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

應物之體。而幾放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宋然之

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還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

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

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宋然之本體。則未

嘗不宋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

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然。隨處發見。不少停息

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豈遏而枯亾之哉。故雖



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毋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所按此書皆論心為已發無所為未發之心其未發者特其未然不動之性而已。

又書云先生自注此書所論尤難疑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自今觀之只一念間

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所論咆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

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

逃朱質疑卷之三 五

見亦未為盡善大氏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

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未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好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若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

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篇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

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散有前後隔截氣象熟讀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刻停住時耶

所按此亦前書之意緣認心為已發性為未發體用具於一

念之間了無間斷隔截故咆山之際字敬夫之先字皆有可疑而程子答蘇氏見聞之理杜始得一語亦以為不痛快也

又書云大氏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臆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景象便執認以為昇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

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工夫處蓋只見得過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用間但覺為大化

所驅如杜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致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決增倍於前而寬裕離和之氣

略無毫髮雖藉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

逃朱質疑卷之三 六

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太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

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所按此申言前兩書并若欽夫求仁為急之意戊子與石子重書云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

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為飛魚躍觸處洞然若泛然指天說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

是大化卻恐顛預備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可以參攷

又書云。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豪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

述朱質疑 卷之三

七

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何如爾。

王氏懋竝曰。書中言范伯崇過建陽。范伯崇以丙戌夏秋過建陽。見與許順之書。

何書亦及之。則杜丙戌無疑。

析按前此尙有三書。則俱在乙卯丙戌之間也。

或問朱子中和舊說與釋道同乎。曰絕不同。又問既絕不同。

朱子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

者外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果何謂也。曰此朱子極言之。謂其與列子之言無異。其實言不異。而所指者實大異。何以明之。列子所謂生與形。指知覺運動言也。生生形形指天地之氣言也。朱子未發之性。指理言也。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與生生未嘗終之言同。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未然之本體。未嘗不朱然。與形形未嘗有之言同。學者不察。則必流入於彼。因觀列子。遂書以爲戒。不可以詞害意。遂謂其真與列子無異也。不觀朱子丙戌之荅羅參議書乎。其書云。原來此事。

述朱質疑 卷之三

八

與禪家十分相似。所爭豪末耳。然此豪末。卻甚占地位。其時朱子新悟中和舊說。云十分相似者。卽觀列子之所書也。云所爭豪末者。謂一理一氣。所爭者只此些子耳。云此豪末甚占地位者。謂此些子之理。占地位甚多。此地位一失。卽大易所謂差之豪釐。繆以千里也。朱子書不易讀。須觀其會通。始不昧於疑。苟因觀列子數語。遂謂中和舊說之同於釋陸。又謂荅薛士龍書。馳心空妙之域。卽指此類。不亦誤乎。

增延平書問二條

問云。大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竟疑。

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母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

述朱質疑 卷之三

九

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杜天地只是理也。今雖作兩節看，切恐差下。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

又書云：元晦以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時打養，至見此氣象，儘

有地也。

所按中和舊說序云：從延平李先生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今延平答問中，僅存二條。皆朱子極力推求，而延平不以為然者也。錄出以備學者參攷。又按朱子所問，細釋之，是認太極爲未發，固不差。但動而生陽，尚杜兩儀未大之先。二氣交感，尚杜人物化生之始。謂爲已發，求之不太遠乎？至肫肫其仁三句，乃從經綸大經，大本知化育推出，至誠之全體與天合德處，無所爲已發未發。學者去此地，他尚覺遙遙，以是而求未發，不又太高而無所

述朱質疑 卷之三

十

淡泊乎。此書在辛巳，至乙卯丙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專就一己之身求之，較前所見，可謂親切而有味矣。又已丑夏，定舊說，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統性情者，心也。惟敬而無失，乃所以養未發之中。而已發者，亦易以中節而和。自是中和始有定論。今六百餘載後，鑽研故紙，可髣髴見昔賢進學日新之次第者，約略如此。

朱子丁亥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受之於胡五峰五峰之說。本之於謙上蔡。上蔡之說，則原於明道而不得其意者也。朱子中

和舊說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與胡五峰同則以察識為  
倪為初下手處功夫較為直捷故丁亥至潭州與南軒同主  
此說茲攷其較然者著於篇

丁亥八月朱子往長沙訪張南軒十一月偕登南嶽至櫛州別  
歸酬南軒詩二首其二章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  
極蘊王白田云太極謂未發也要眇難名論謂有豈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  
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干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  
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教此語期相敦

述朱質疑卷之三

十一

所按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後朱子所謂南軒之學皆於  
開處承當也

戊子與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  
自做工夫於日用之間行住坐臥處體察方自有見處然後以  
此操持以致其極方為已物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如  
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今日相與攷證古聖所傳門庭建  
大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從朱程  
答問本  
所按朱子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此最分明前詩獨詳  
先察識至於後涵養之意猶未及也

戊子與曾裘夫書云敬夫為元履作齋銘會見之否漫納去其  
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置左右也

附張南軒良齋銘

良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為止止其所也杖嘗攷  
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為始得其所止為終而知止則有道矣  
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為之銘。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為物  
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  
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好曷自違之求之有  
道夫何遠而四箴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  
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  
念戰兢自持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斯為得

述朱質疑卷之三

十二

所按四箴之著我則察之即孟子知皆擴而充之也與知止  
之知淺深判然不同比而同之宜朱子不久而即悟其失也  
戊子若何叔京書云但因其良心發現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  
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  
於良心發現處即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欽夫之學所以超  
脫自在見得分明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  
可見矣

戊子與石子重書云。去秋走長沙。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又云。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敘。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正心誠意。及其誠意正心。卻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亦無進步處也。

所按涵養須用敬。進學杜致知。二者雖齊頭並進。而涵養實為致知之本。此書就子重言敬。分別以察識為先用。敬夫之說也。

述朱質疑 卷之三

吉

又按以上所列朱子從南軒先察識之說。其可攷見者如此。

附攷荅羅參議張敬夫書

乙酉荅羅參議書云。書中云。端甫兄弟已祥祭。延平先生卒於癸未十月。則此為乙酉十月後書也。欽

夫時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氏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

所按南軒先察識之說。朱子未往衡湘以前。書問往來。早已論及。朱子守延平涵養本原之教。久不達中和之旨。忽聞此論。喜其尤易見功。則欲從之。志已萌芽於乙酉之冬矣。不曰辨察操存。而曰操存辨察。語尚疑而未決。故云非面未易究。

也。

丙戌荅張敬夫書云。然則天理本具。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翳遏而枯亾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芽。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所按此朱子悟中和之旨。與敬夫第一書也。朱子既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而未發之性。流行於日用之間。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學者即於良心萌芽之初。致察而操存之。以復其初。

述朱質疑 卷之三

吉

非用先察識而後涵養之說哉。此說也。乙酉之冬。已有從之之意。而尚未決。至丙戌則用之以說中和。而丁亥至湘湖。與敬夫面相質究。而遂決然主之。其次弟可攷如此。

朱子荅何叔京書攷

大全集載荅何叔京書三十一首。中有數首。為道一編晚年定論所誣。通辨既知其非。而仍取二首。以為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同。是以臆而攷之。

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

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受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察所取也。第二首

所按荅叔京書，自第一首至四首，皆杜丙戌年。此第三首，乃

丙戌之秋。書中有農收之語。叔京自建陽歸邵武後，作此寄之也。

朱子自李延平歿，自悟中和之旨，約杜乙酉丙戌間。叔京至建陽，朱子必面商其說，而叔京未能無疑，故篇首訊之云。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以下所陳，則皆中和舊說也。與陸學禪學有何關涉。

述朱質疑卷之三

五

向來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功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卽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又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十一首

所按此戊子書也。篇末云：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諫之不聽。蓋指王琪言之。其爲戊子何疑。

朱子丁亥至潭州，從張敬夫受胡五峰先察識後涵養之說。

專於事物之至，心之發現時，爲下手功夫。推服敬夫之見，卓然不可及。見於酬張敬夫詩及與程允夫書，皆然。不獨此書也。雖其論未久，卽改。要與禪陸之學，判若天淵，何得比而同之。

前書云。第六首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居敬之謂也。攷孟子或問云：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所以異也。前書不分別孟子之本意，而專主程子之說，故云卻儘有病也。

述朱質疑卷之三

六

某近日因事方有少屑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前日自詭譎人之學，不可勝贖也。十三首

所按季譜乾道四年夏四月，崇安饑，此書篇首云：今年不謂飢歉至此。又云：及今早稻已熟，則爲戊子秋後之書。因事方有少屑發處，卽縣中委以振糶之役也。如鳶飛魚躍，謂因事屑發，活潑潑地，不爲事所困也。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

正之意同。今乃曉然無疑者。謂明道之言不我欺也。斯時叔京為上杭丞。數行縣事。不為守所悅。與朱子書。有志不獲伸之語。朱子細詢來使。始盡知曲折。故既自道其不為事困之實。而亦因以箴之。明道以為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與鳶飛魚躍之意同者。孟子或問中。曾細言其旨。并以或者謂此語原於禪學。則誤也。而執意後之人。又以朱子此書為早同於陸也。嗚呼。其亦攷之未詳矣。

又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仍是中和舊說也。有下工夫處。謂因事省發。即所云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本

述朱質疑卷之三

七

中語從敬夫先察識之說也。自証証人。指乙酉丙戌以前。未達中和之旨言之。凡朱子自謙之語。如此類者。不可勝數。而或以為朱子晚年悔過。不亦誣乎。朱子此時。纔三十九歲耳。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儒所釋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慙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為當於已發未發之後。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用。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第四首 丙戌

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大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十一首 戊子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遠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又曰。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十三首 戊子

所按以上數書。皆對箴叔京之病而言之也。朱子之學。實自致知格物入手。而格致莫大乎讀書。章句訓詁。通經之蹊徑。

述朱質疑卷之三

八

也。前言往行。畜德之圭臬也。書冊言語。造道之津梁也。朱子與叔京定交。在丙戌之春夏。朱子年三十七歲。其於經訓語錄諸史百家。罔不講習討論。融會貫通。其著述成帙者。已偉然成大觀矣。與金谿之學。何啻天淵。乃獨以多聞博觀。諄諄為叔京戒者。蓋對箴叔京言之。非通訓也。叔京日誦千餘言。貫穿經史。博攷旁資。見知縣何叔京墓誌第九篇書中有云。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蓋某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決知是病矣。又第十三篇書云。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納。然博觀草

草徒費心目之力。不如就一處精思之。爲有益也。據此。則叔京平生之爲學。其大槩可知。聖賢教人。必因其材。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不攷乎此。而謂爲晚年之論者。固誣。卽知爲四十年前之書。而又謂其早同於陸。豈篤論哉。

述朱質疑卷之三

五

及門婺源董家麟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四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朱子己丑以後辨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朱子丙戌中和之說。與南軒往復通書。辨晰詳盡。南軒雖以延平默坐澄心爲不然。而於朱子之論中和。則無不合。及朱子至潭州。又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南軒贈詩所謂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也。及朱子己丑更定舊說。論書與南軒論之。南軒亦欣然改從。惟先察識後涵養。執之尙堅。朱子既與南軒綢繆。又與當時同主此說者極言之。茲攷其可見

述朱質疑卷之四

者著於篇

己丑荅張欽夫云。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尙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其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涵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有不可勝言者。

析按書首云。諸說削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尉如之。故知爲己丑之書。



又書云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侶要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日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

析按此書無季月可攷姑附於此

庚寅荅張敬夫云某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湛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來而思慮之不能詳也又云某嘗以為內修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

述朱質疑卷之四

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語今世之務矣

析按乾道六年召敬夫為講官以范成大為金祈請使敬夫見上言其不便此書中間有不知曾為上論罷祈請之使否

又書末以涵養比自治察識方復讎語亦分明

庚寅又書云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端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以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已功夫於大本處未甚審酌如不先涵養而務求

知見是也

析按書首云奏草已得竊觀知是庚寅得對後之書又書中云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已功夫於大本處未甚審酌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云云可見先察識之說朱子實與敬夫共之非獨敬夫一人之學也

已丑荅林擇之云篇首云某侍旁如昨祠官再請故知為已丑九月前之書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執之尙堅

析按擇之名用中古田人丁亥歲朱子招至崇安教子借朱子至長沙同登南嶽十一月自儲州別南軒又借朱子東歸

述朱質疑卷之四

實與閻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

又荅擇之云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功夫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扁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易明察易為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荅擇之云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功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要於操存處用力縱使

窺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氏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又荅擇之云。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段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

析按以上三書無季可攷。大約亦杜巳丑庚寅之間耳。

荅胡廣仲云。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

述朱質疑

卷之四

四

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又荅廣仲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卻謂未有致知而不杜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指。豈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果何謂耶。其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謂知邪。

三誠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卒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又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

又荅廣仲云。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

析按胡廣仲名寔。文定公二弟安止之子。文定公世家建州之崇安。至文定宦遊荆楚。徙家衡嶽之下。故遂為楚人。廣仲不及事文定。受業於從兄五峯之門。與張南軒為同門友。蓋

述朱質疑

卷之四

五

皆受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朱子所謂湖南諸公。廣仲其一也。

荅吳晦叔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致。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家可以不修。且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又自注云。按五峯作復齋記。有大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

浙按晦叔名世為建陽人踰冠遊學衡山師事胡先生五  
峯五峯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伯逢門人張敬夫遊其學  
大要以胡氏為宗故於先察識後涵養之說亦持之甚堅也  
此又湖南諸公之一人也

已丑冬荅程允夫別紙云據朱程荅問本紙尾之意以為先須

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功處則又不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  
詳矣只云但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又云但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  
所見而後能也

述朱質疑卷之四

六

浙按允夫名洵婺源人朱子之內弟未嘗為五峯之學又未  
嘗與南軒相見前朱子自潭州歸曾寄書與論南軒之學卓  
然不可及允夫至今守其說不變此時朱子又詒書辨之也

附張氏南軒癸巳以後改從朱子先涵養致

甲午南軒寄呂伯恭書云祇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  
領尙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  
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  
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

浙按書中云去年聞從學者甚眾祇殊謂不然呂東萊於壬

辰丁父艱自朝還家癸巳居家授徒甚眾王氏崇炳所撰呂東萊本傳可攷  
陸子靜曾致書規之壬辰為考官得一卷曰此必江甯小陸  
故知此書為甲午也之文揭示果九淵也未畢試丁父艱歸

書末云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似未安周之則可受謂不使  
飢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寵豈有  
安坐於家而坐官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為合義攷朱子癸巳  
辭免改官官觀狀云至於特改京官即昇祠祿又皆朝廷平  
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季安坐  
一日無故而驟得之云云呂東萊不以為然故書中規其失

述朱質疑卷之四

七

而又云但當時有一二不同志者足明此書之為甲午也  
又書中云此間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甲午起張敬夫經略  
安撫廣南兩路此間指廣南言也亦甲午之一證也  
又按此書杜甲午而云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則敬  
夫之改從朱子自癸巳始也

又寄呂伯恭云好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好養是本覺向來  
功夫不進蓋為好養處不深厚好養處欠故省察少力也

按此書無季可攷當在癸巳以後

癸巳荅陳平甫書云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乎居敬窮

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淺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所按書中自敘云：上命為州，不得辭。謂已丑知嚴州繼為尚書郎，猥

以躓言誤被簡用，遂得執經入侍。謂庚寅為講官而學力不充，迄無

豪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謂壬辰去國云云。以甲午與東萊書一

二年來計之，則此書已改從朱子先涵養之說，必為癸巳無

疑。

甲午邵州復舊學記云：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

使士者所以講明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

述朱質疑 卷之四

八

婦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

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

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

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

是可以進焉。

所按此記全用朱子答胡廣仲吳晦叔書之意。

又按丁酉雷州學記與此記互相發明。

甲午後寄朱子書云：忝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

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

所按書中有自甲午病後之語，知為甲午以後書。

又答朱子書曰：所貴乎道者三，上蔡之說，誠欠卻本來一段功

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此書無季可攷想亦在甲午以後

所按朱子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一篇，其大略云：至論三

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之久而後能

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為詳備。謝上蔡專以動正出

三字為用力處，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以二先

生之說格之，不免為一偏之論也。朱子以此說寄敬夫，敬夫

述朱質疑 卷之四

九

深以朱子先涵養之論為然，而於此章尤為心慙，故復書之

推服如此。

答潘叔昌云：必有事焉，其惟敬乎。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

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

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

乎。

答喬德瞻云：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

功本大，則臨事有力也。某自覺病痛如此，不敢不勉。

所按南軒集中，如此類文字，皆是改從朱子先涵養之說，不

能盡錄也。又如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荅吳晦叔書。敬齋記。皆杜癸巳甲午以前。仍用先察識後涵養之說。

汪聖錫先有見與張南軒先察識動靜不同說

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始。程子伊川又為之說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杜致知。朱子平生知行並進。動靜交養之學。實得力於此。同時汪聖錫應辰以為先有見。乃能造夫平易。聖錫始學於僧宗杲。後與朱子交。始折而入儒。其所謂先有見者。即釋氏頓悟之方。謂於靜中養出一箇端倪也。故朱子辨之曰。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

述朱質疑 卷之四

十

於道。顧乃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秩敘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汪氏之學。專於靜處用功。希冀於倏然而有見。而非大學之致知格物。必積久而後貫通也。至張南軒。又以為先察識而後涵養。南軒之學。出於胡五峯。五峯之說。原於謝上蔡。上蔡學於程門。而未能無弊。其所謂先察識者。求免於靜之一偏。而專於動處求之。近於釋氏明心見性之旨。而無從容涵泳極深研幾之樂。故朱子辨之曰。於事

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侶要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其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汎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此張氏之學。專於施為運用之處。求心而以知覺為入道之門。其與古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規模不合矣。大抵宋南渡以後。儒者之學。或偏於靜。或偏於動。多流於異氏之端。差之豪釐。繆以千里。非得朱子廓清之功。吾道幾何而不晦也。

述朱質疑 卷之四

十一

朱子已丑以後更定中和舊說攷

朱子一生之學。大定於己丑以後。豈天欲使之為百世之師。立儒宗之極。故多其途徑。俾之紆迴曲折。無放不至。而後豁然貫通。遂有以行濂洛之心傳。紹洙泗之道脈哉。夫理莫精於中和。而未發已發。乃中和之界限。舊說以未發屬性。已發屬心。雖未為大失。而儻侗囫圇。眈眼不分。於是乎索耑用力之地。必有非所據而據者。是學術之憂也。朱子以潛思力行之久。得遺編精義之傳。其論說尚存於文集。學者聞其略而

未覩其詳，茲輯其可見者著於編。

中和舊說序云：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婦，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信也。退而湛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會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

述朱質疑 卷之四

三

信也。然問以語人，則未見其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余之所自信者，其毋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

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往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余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析按中和舊說以心為已發，不得不先察識而後涵養，於是日用之間，大本頭一段功夫，未嘗定舊說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為一則曰涵養處着力，再則曰惟存養熟，理道明，此其已言者大。

述朱質疑 卷之四

三

也。但涵養之法，須是用敬，程子之說，則切詳示此，其未言者也。然既重涵養，斷非敬不可，故曰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析按此序作於壬辰，去己丑四年矣。舊說因彙為一編，故當曰往還諸書，大全集中多不具，惟存與張敬夫四書而已。其已丑要定之說，此序亦不詳，詳於已發未發說。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為已發，而以性為未發之中，自以為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疇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

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間欠卻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圍地方又曰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大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中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新按董錄錄云此處疑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

述朱質疑卷之四

丙

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杜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取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木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取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要怎生求只平日涵養

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初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未萌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未萌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

述朱質疑卷之四

五

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間本領工夫其曰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杜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杜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

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耳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說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來諸君子以爲何如

述朱質疑卷之四

夫

析按此亦已丑春夏定舊說後之所作朱子之論已發未發各有階限非如舊說之僮侗囫圇矣篇中說中字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言亦尚沿記錄程子之誤至章句則以不偏不倚詮在中之中不與時中之中相溷而或問中遂明言呂氏之所錄未尋爲定論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堯曰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

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未萌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莊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

述朱質疑卷之四

七

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覆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杜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杜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離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不以不察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說之誤故又自以爲不當而復正



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不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索諸君子以為何如

析按此亦已五書也與已發未發說相表裏

荅張欽夫云諸說側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尋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惠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宋然不動

述朱實疑卷之四

六

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宗然感通周流毋微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

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  
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宗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宗宗而常感感而常宗此心之所以周流毋  
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  
物育者在此而已

析按此亦已丑以後書也張欽夫既從已發未發之說而復暢論其旨如此

荅林擇之云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

述朱實疑卷之四

六

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毋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舊彙遺書所記不索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

荅吳晦叔云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闡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而言又是以心為已發之說也

答胡廣仲云中庸體用之說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暴道之用某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說

所按此三書皆已丑一時之言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云某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卻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前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述朱質疑

卷之四

三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人專是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杜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杜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

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惟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大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所按此記專發明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意與已發未發說同爲一時之作胡氏謝氏所云則先察識後涵養之說也尹氏所云雖未及致知格物之義然既知以涵養爲先則大本已大可以施格致之功異乎無上一截工夫者矣

述朱質疑

卷之四

三

易宋感說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宋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宋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宋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原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宋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宋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宋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宋感者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程子養觀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

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毋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且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所按此二說發明未發已發皆同時之作無疑。他如太極說樂記動靜說中庸首章說皆所以論中和之旨。學者所宜潛心翫味。茲不具錄也。

述朱質疑 卷之四

三

讀朱子蒼林擇之書

大全集載蒼林擇之書三十二首。皆在戊子以後。蓋擇之丙戌始見朱子。丁亥館於朱子之家。秋八月。偕朱子至長沙訪南軒。其中和舊說及先察識後涵養之論。皆與聞之。後朱子更定舊說。辨先察識之非擇之已歸古田矣。蒼書數十首。大抵已丑庚寅兩年居多。其中有滋後人之疑者。讀之烏能默哉。

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卻說到好惡無節處。方說

不能返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耳。弟二十首

述朱質疑 卷之四

三

所按此書言涵養之義。隱破南軒先察識之說。蓋已丑書也。樂記言人生之性本靜。感於物而後動。不著涵養功夫。中庸戒慎隱顯兩節。即涵養用敬之意。故曰言有疎密。章句戒慎節屬孺養。隱顯節屬省察。此統屬慎獨。不分兩意者。蓋用諸老先生之舊說。中庸或問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此時章句尙未成。未嘗出以示人也。延平之學最重涵養。朱子後宗胡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故云所見不同。茲更定舊說。極知涵養不可居察識之後。故深悔之。但延平之涵養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而說敬字不分明。故未免有病。朱子自更定舊說

後與林擇之先後諸書皆極言敬字之妙不敢明斥延平之失故曰不能盡記其曲折豈朱子之於師傅而習之猶有未  
宋乎

古人只從幼子常規無謹以上灑掃應對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功夫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但非古人為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

述朱質疑卷之四

重

謂不洗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迫急乎敬字通毋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功夫既發則隨事處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體素大則其用亦無自而施也第二十一首

王氏懋竑曰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靜中養出端倪則近之矣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陽明之致良知亦類是也此皆朱子未定之論後來所不用者乃知後人之辨為異說其實則拾前人之所弃以自珍爾

所按前書言中庸下手功夫便是涵養此書言大學雖首格致而古人小學已是涵養皆明涵養不可居後之意以破南軒之說端倪出莊子萌芽之謂也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張南軒之說擇之亦以為是者也但端倪不同有從涵養中出者有不從涵養中出者不從涵養中出者不中節者多中節者少從涵養中出者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於此體察之則所發之善一一皆為已物又答擇之書云惟涵養於未發之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易明察可互相發明又復於無事之時如前涵養則功夫純熟矣語意明白純精與白沙甘泉之養出端倪靜坐久之然

述朱質疑卷之四

重

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者何翊天淵而猶以為近耶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段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數語即申明前段之意言涵養為致知之本而致知者即從涵養做將去朱子於不段外求之下明明云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與致良知之目視耳聽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段外求又何翊天淵而又以為類耶

及門婺源程提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五

當塗夏所心伯甫

朱子已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敬字攷

自古聖人曠代相繼立言垂教各有不同究其指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秦漢以來儒術之士詮釋文義鮮究斯旨即一二與聞道統諸公亦粗識門徑發揮梗槩精微之蘊蓋闕如也有宋程子躬行心得開示後學敬為之綱謂入道莫如敬謂涵養須用敬謂至一之謂敬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洞達詳備可謂擴先儒所未發矣將樂傳河南之統延平行

述朱質疑卷之五

豫章之緒其求未發觀氣象必以默坐澄心言之似於涵養用敬之義敬有差別此楊子直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朱子已丑悟未發之敬旨實悟持敬之妙諦何則心統性情而敬貫動靜者也宋然不動之心敬以養之而中之無所偏倚者所以宅於靜而不淪於靜也感而遂通之心敬以管之而和之無所乖戾者所以著於動而不滄於動也前此認心為已發固有其用而無其體即以性為未發似矣然性具於心非虛懸而無薄不以心之敬養之而曰澄曰默難免虛宋之偏即曰觀白求早入已發之境故已丑之悟朱子自謂得之

於程子之書實得之於程子書中之言敬也觀於已發未發說荅湖南諸公及張欽夫書詳哉其言之矣白田王氏謂朱子已丑之悟仍守延平之說夫苟仍守延平之說則未發之旨尚不得而悟也豈非為朱子多一關捩乎

已發未發說引程子曰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甚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說曰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

述朱質疑卷之五

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

與湖南諸公書云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謂此也

本張於夫書云。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心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引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然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然知此矣。○尹氏曰。先生教人。專是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

述朱質疑 卷之五

三

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所按此篇。荀引謝氏胡氏之言。而朱子專取尹氏。以為與程子合。故胡謝之說不錄。

程子觀養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

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切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亦自知此矣。

所按以上。皆已丑之春悟已發未發之旨。更定舊說後一時之作。其發揮敬字。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已丑五月二十九日。答程九夫書云。河南夫子發明敬字。乃聖賢始終之要。學者日用之間。便須持行此字。更於念慮之間。分別義利兩途。只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判。舜蹠分手底路頭。不可

述朱質疑 卷之五

四

不審也。

朱程答問程資注云。見先世遺墨。乾道五年書。所按書中云。某侍老人以下粗安。則未丁母艱前書也。又曰。官期已及。私計有所未安。已扣諸公。復句祠祿矣。考戊子十一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替施元之闕。已丑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五月省劄。催促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復以家貧親老。急於祿養。陳乞嶽廟差遣。即書中之所云也。又按已丑春悟已發未發之旨。專主程子涵養用敬之說。此夏五月書。正得力敬字之時。故為程九夫言之。

已丑十一月荅程允夫別楮云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九月

十九日允夫與朱子書但紙尾之意以為預先有所見方有下

有能敬則欲自寡語九月允夫書云大約此學須中有所見然

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

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

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

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者考之聖人之言如

迹朱實疑卷之五 五

此類者亦眾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

而已

朱程荅問程資注云見先世遺墨及大全集乃乾道五年書

所按祝孺人以已丑九月五日卒此十一月告哀之別楮荅

程允夫九月之所問也發揮敬字可謂無餘蘊矣

又按已發未發之畧限分於一敬敬則能保其所謂中而不

失其所謂和朱子已丑之悟實從程子之言敬悟入故凡言

已發未發必推原於程子之言敬此朱子之得力取親切處

亦即其教人取親切處王氏必謂已丑尚未及敬字不識所

悟已發未發者果何在也

附荅何叔京論敬書二首

丁亥荅書云躁妄之病所以有此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

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至一不貳臨事接物

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

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

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

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

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

迹朱實疑卷之五 六

居敬為集義之本也

所按丁亥尙守中和舊說以心為已發故論敬專於已發言

之而有真心現苻之語無涵養來發之功也

戊子荅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

心發現之敏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功夫底本領本領既

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

所按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故又以省察居持

敬之先也

又按合二書之言敬與已發未發說及荅湖南欽夫諸公書

觀之然後知已丑後發揮敬字其言親切而有味也。

增延平李先生論敬書一首

延平答問戊寅書云。又見喻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為制之於外以養其中。數處盡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知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為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

述朱質疑卷之五

七

與心為一。庶幾灑落爾。

所按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制之於外以養其中。即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但敬而不明於理云云。即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也。此書反復徵引。抑揚其詞。楊子直錄所謂言敬不分明者。或此類也歟。

敬貫小學大學說

嘗讀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臚列小學之節目。可不謂詳乎。然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目容端敬於視也。口容止敬於

言也。色容莊敬於貌也。堂上播灑室中握手敬於拊搨也。毋踐

履毋踏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敬於應對進退也。至敬以事親。而定眉温清之節。詳焉。敬於事長。而提攜辟咄之儀。慎焉。敬於朋友。而將命出入之禮。謹焉。無往非學。即無往非敬也。然朱子又以為小學未足以當敬何也。見葉賀孫錄蓋敬之散見於各事者。自一語一默一坐一立一舉手一跬步之間。無不有規矩準繩。皆小學之當有事。所以使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也。至於莊敬日強。純一不貳。以至於達天德。則非小學之所能也。故曰小學不足以當敬也。由是以入大學。則德非敬不明。魯頌曰敬

述朱質疑卷之五

八

明其德。繫辭曰君子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民非敬不新。舜典曰敬敷五教。君奭曰往敬用治。是也。至善非敬不止。太甲曰欽厥止。文王曰緝熙敬止。是也。若夫箕坐而對簡編。跛倚而談名理。縱極博物。祇益其驕。說命曰恭默思道。大學曰安而后能慮。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未有致知格物而不在敬者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未有正心誠意而不在敬者也。論語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未有修齊治平而不在敬者也。故小學者履敬



之事而大學者盡敬之量也。朱子以敬為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不信然乎？不信然乎？

敬貫誠仁說

誠與仁成德之絕詣也。其幾之審敬也。不息者誠之體。其所以終始乾乾自強不息者敬也。一刻不敬則有息。有息則不誠矣。克復者仁之功。其非禮勿視聽言動以克復之者敬也。瞋息不敬則已不克。禮不復不能克已復禮則不仁矣。匹夫一念之真。可歌可泣。不可不謂之誠。然逾時易地而或不然。非所語於純一不息之誠也。欲純一不息者。其惟敬乎。乍見孺子之入井無

述朱質疑卷之五

九

不怵惕惻隱不可不謂之仁。然夏尚推擴而或不然。不可語於全體克復之仁。欲全體克復者。其惟敬乎。朱子曰。誠在道為實。有之理在人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至善。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功夫自然有總會處。又曰。上蔡以來。以敬為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自在其中矣。旨深哉。

周子主靜即主敬說

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明造化之樞紐。推品彙之蕃變。而以聖人立人極為之準。既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又自注曰。

無欲故靜。于朱子直以敬字釋靜字。程端蒙錄。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靜虛則恐入禪老去。廖德明錄。又謂通書一程子卻說箇敬。云敬則自靜。虛須如此做工夫。又謂通書一者無欲也。語高難湊泊。伊川只說敬。使人有下手處。其言果何

謂也。蓋太極之有動靜也。氣也。動根於靜。靜根於動。動靜之無常者。亘古以來。莫能窮其所自始也。然春之生藏於冬。貞之固以起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則靜又為動之本焉。聖人全太極之體。法陰陽之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為而成。主靜之效。與天地參。故曰立人極。夫靜非槁木死灰。終日面壁之謂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有欲則恒

述朱質疑卷之五

十

動。無欲則恒靜。聖人之靜。無欲而已矣。然果何以能無欲哉。今夫耳目之欲聲色也。口鼻之欲臭味也。四肢之欲安佚也。肆焉而聽其所之。則擾擾者誘於外。憧憧然者應於中。不特物交物而引。即清夜寤寐之間。亦奔馳徵逐。而不能安其所止。而吾性之仁義中正。鮮不憤乎其防矣。惟敬以涵養於未發之先。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未然於中。其靜以裕動者。既有以為動之本。敬以省察於已發之頃。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踰乎矩。其動而仍靜者。又不滄乎靜之源。於是仁義中正之性。無往而不定矣。其在恭而安者。渾然不見敬之迹。無往非敬之神。聖人之所

以立其極也。其在毋不敬者。欲未動而敬。有以端其本。欲既動而敬。有以協於則。君子之所以修之吉也。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其示人之意。不亦深乎。

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說

沙隨程氏迴曰。聖門無單說敬字時。只是敬君敬親敬長。方着箇敬字。何其言之不思若是也。夫敬偏言之則各有一敬。如敬君敬親敬長之類是也。至於專言之則堯之欽明。舜之勅命。禹之祇台。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孔子之恭安。顏子之視聽言動。

述朱質疑卷之五

十一

曾子之履薄臨深。孟子之勿忘勿助。周子之無欲故靜。明道之揚休山立。伊川之緝直準平。朱子之從容禮法。伊古聖賢。何一非敬德之所形乎。至於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則仁以敬而成。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則義以敬而立。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則禮以敬而行。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民猶不敬。則知以敬而善。舜命俛曰。敬敷五教。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無非一敬之所彌綸也。箕子陳範曰。敬用五事。則恭肅從乂明哲聰謀睿聖之官。無一非敬之所貫徹也。理莫精於未發已發。自戒慎恐懼。以至慎其獨。則立大本體達道者。惟敬功莫大於時雍於變。自

修已以至安人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者。惟敬業莫盛於效天法地。自曰明日且以至出王游衍。則毋戲渝毋馳驅者。惟敬故敬者德之聚。非僅一事之謂也。朱子曰。敬字工夫。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又曰。敬勝百邪。敬則萬理具在。其示人之意切矣。昔程子謂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庶不為異說所奪云。

朱子以靜為本說上

朱子之教學者。多言敬少言靜。所以陶末流之失。所謂禹之慮。

述朱質疑卷之五

十二

民深也。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注。乃朱子斟酌盡善之書。未嘗有一語推本於靜。即延平為朱子之師。其教學者靜坐。猶諄諄為廖子晦辨之。若深恐其或滋之弊者。其杜漸防微之意。可不謂深乎。惟已發未發一說。為朱子學術道脈之大關。獨云以靜為本。未免啟後世學者之疑。不知朱子此說。專為救先察識後涵養之弊言之也。朱子自潭州歸後。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守之者幾兩年。及壬辰之春。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畛限。容有工夫。然後知南軒之學。專於闢處承當。而靜存之功。闕焉不備。譬之無原之水。無根之木。其何以流行而滋長乎。當時與南軒

共講此學者如胡廣仲林擇之輩皆未能悟及不過於動時察識其端倪而已故說中既備引程子之說而結之曰但以靜為本耳又恐學者之或偏於靜也復自注之曰周子所謂至靜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程子又改言敬其深切著明為何如乎蓋嘗統已發未發而論之凡已發未發云者皆指喜怒哀樂言也既云喜怒哀樂則皆心也心有靜時有動時靜則為未發乃心體流行杳然不動之際故直謂之性不可而但可謂之中中者所以形容不偏不倚之體於靜兆未萌之中雖程子云靜中須有物始得然不得不謂之靜矣及其動而為已發則情也然中

述朱質疑卷之五

三

節之情盎然保合無所疵戾故可以謂之和而不可謂之情情統動而之善惡言之和則動而中節者也若必先察識而後涵養則是先和而後中先情而後性既無以養夫未發之靜又何以致察於已發之動此朱子必申明之曰以靜為本也且此意也朱子即於說中明著之矣其言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動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動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耳朱子之痛懲前失如此學者不察遂以此說

及荅廣仲擇之諸書一例致疑不惟不能深究朱子立言之意其於朱子之書始終前後亦未免讀之不熟而考之欠詳矣

朱子以靜為本說下

然則周子太極圖之至靜又何說乎曰自程朱以前不諱言靜不獨周子為然夫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非武侯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非樂記之言乎定靜安慮節次相因非大學之言乎且夫天地之造化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故此驗之乾坤而靜可以為動之本也人心之操舍無夜氣之枯亡而後有且晝之清明有無事之涵養而後有應務之精詳

述朱質疑卷之五

四

此驗之人事而靜又可以為動之本也自達磨入中國之後佛變為禪禪之為言靜也以三藏為筌蹄以而壁靜坐體自空宋為宗旨儒者靡然成風種種病實莫不自宋靜而入程子於是以致為教而朱子堅守其說以為聖學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而凡平日之偶及於靜無非有所為而言之非以是為學者之準的也蓋嘗綜而考焉二典始終一欽而敬字之見於詩書論語者不一而足靜與動為對待靜不可以該動而敬則貫動靜而一之至靜之說著於周子而周子已自注云無欲故靜然則防微杜漸之意不待程子而已言之懍懍矣凡學朱子之學者知

以靜爲本之所以立說則可至於審備用力亦就說中之漏養  
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求之庶幾可以無弊云

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論

自古立師道之極者無如孔子夫孔子非僅生知安行之聖也  
其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不踰矩平生履歷之境一一自道其  
所至是以集羣聖之大成於斯道之曲折精微無所不用其極  
而因材樂育亦各就其人之所至而成之無遺憾傳之無流弊  
也朱子生於南宋之世士大夫多驚於異學十四歲而孤以遺  
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劉公之門三君子之學皆未

述朱質疑卷之五

五

盡醇而籍溪之好佛老尤篤故朱子因之亦遂出入於老釋間  
李延平得龜山之傳於是往而受業延平雖極辨釋老之非而  
令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求聖人灑然脫落之趣其虛實之旨  
趣固與釋老判若天淵而豪釐之差偶不加察則亦不能無疑  
侶之嫌十年之間進謁者四寓西林者動輒數月而中和之旨  
終未能達及癸未之冬而延平逝矣其時建陽之問老成凋謝  
張敬夫崛起衡山爲胡五峰高第弟子朱子奏事延和適孝宗  
召敬夫至行在與之欵曲甲申自豫章送魏公置至豐城與敬  
夫舟中相聚者三日數年之間書問往來商榷議論朱子自悟

人自有生以後皆爲已發其未發者特其渾然之體流行不息

竝無分段時節之可言以爲向之聞於西林而未契者今無復  
有纖芥之疑矣及丁亥至潭州留長沙者兩月與敬夫辯論之  
語今已無傳大抵敬夫守其師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從動處下  
功夫與延平默坐澄心體認未發正兩相反而朱子既以心爲  
已發性爲未發但從動處着力較爲直捷雖心亦疑其少偏而  
不敢遽以爲非姑且從之者又兩年壬辰之春因與蔡季通辯  
論而有疑焉於是復求之程子之書然後知事物未至思慮未  
萌之時皆爲未發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回溯夫向之目心爲

述朱質疑卷之五

六

已發性爲未發者不惟命名之未當而亦欠涵養之全功自是  
以後既力辨先察識之非又知延平求中之說不能無弊一守  
程子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之說以虛明靜一養其心以整齊嚴  
肅飭其體以條分縷析辨其理以身修力行踐其實辨異端但  
是之非定吾道指歸之正迨至七十之年德尊望重門牆俊傑  
濟濟如林雖其造就之純非後學所能窺測然亦幾幾乎孔子  
之不踰矩矣或者曰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如此向使卅角之年  
得延平以爲師何至有釋老之出入更得二程以爲師又何至  
翫心於高明而余謂不然今夫山吾知其爲高然不歷太行之

險。烏知羊腸之詰紆衍乎。今夫水。吾知其為深。然不經滄溟之島。烏知洲嶼之幽深盤鬱乎。今夫天。吾知日月星辰之所躔。次。然不經星官疇人之細則。烏知黃赤距度古今之差異乎。今夫地。吾知土石岳實之所渟峙。然不經軺車使節之征闢。烏知蠻貊絕域風俗之奇詭乎。然則朱子之所以能辨異端。屏邪說。集諸儒之大成。而為百世之宗師者。一一皆從艱苦中來者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吾亦曰。朱子竟以難苦得之。然則世之為學者。其亦可以不必矜高明而誇捷獲矣。

與胡瑛卿茂才論學菑通辨及三魚堂集荅秦定安書書

述朱質疑卷之五

七

通辨一書。顧亭林曰。知錄中極稱之。自陸清獻公力為表章。遂大顯於世。按此書取精者。在後編續編之上。中四卷直入陸學之窠奧。而抉朱學之所以然。前編中下卷。雖是此書眉目。然當時羅文莊與姚江書。已發其端。通辨特因以益致其精。惟前編之上卷。竊不滿於心。以為清瀾陳氏尚為異說所蒙耳。何以言之。朱子之學。凡三轉。十五六歲後。頗出入二氏。及見延平而釋然。此朱子學之第一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已丑更定中和舊說。并辨敬夫

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為學者指南。此朱子學之第三轉也。通辨不能一一分別。繫謂朱子四十以前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非大錯乎。朱子二十九歲時。為許順之作存齋記。以心字大論。既以孟子存其心一語名齋。何得抹煞心字不說。終以必有事焉數句為存心之道。仍是以孟子解孟子。通辨謂與禪陸合。是并孟子而亦禪陸矣。荅汪尚書書。是為齒德兼尊。溺於異學者作引導。故其詞特謙抑。荅何叔京諸書。一則懲叔京博覽之病。一則申中和舊說之旨。及張敬夫先察識之論。俱與禪陸之學判若天淵。自通辨謂朱子四十以前

述朱質疑卷之五

六

與象山未會而同。於是李臨川并有朱子晚年無一不合陸子之論。戴東原遂有老莊楊墨陸朱合一之說。未必非通辨之言。予之以口實也。李氏晚年全論。因通辨所議存齋記之意。敷衍禪陸合之論。遂謂朱子終身之學。無不如是。木朝真能為朱子之學者。首推陸清獻公。其荅秦定安書。分別與何叔京林擇之薛士龍諸書之次第。較通辨為有條理。惟以朱子四十以前出入釋老。尚沿通辨之說。是其一礙也。清獻又謂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謂心為已發。性為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言。與無善無惡相極。精確不易。然則中和舊說之不

同於禪明矣。何得統謂之四十以前出入釋老乎。僕謂何止中  
和舊說。即十五六至二十四五出入二氏之時。亦不過格物致  
知無所不究。二氏亦在所不遺。其實與易簡功夫判然各別。比  
而合之。是緇素之不分矣。清獻又謂朱子之學。再定於遐求之  
句。讀文義之後。竊恐未然。朱子讀書。學究之功。自少至老。終身  
從事。並非四十以後始求之句。讀文義之間也。且與薛士龍書  
明云。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而亦未有聞也。荅江元適書云。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殊未有以自信。何得專以此為朱子之定論乎。朱子之定論。在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齊頭並進。缺一不可。未可  
述朱質疑卷之五

九

與胡珣卿論白田草堂禩著書

蒙以白田禩著為問。王氏深於朱子之學。然網繹之頗多。膠轕  
不清之處。如知荅江元適書。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通辨不當  
遺而不載。是矣。卻又不信季誼二十四歲受學於延平之說。必  
三分輔漢卿之所錄。謂庚辰為受學之始。回頭看釋氏之書。漸  
漸破綻。實無左證。不思朱子明明自云。從遊十年。又云。十載笑  
徒勞。以庚辰計之。不過三年。與朱子自述。既大不合。而語類所  
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者。亦大相反。凡所謂餘者。皆有限之辭。

十餘年者。謂十年之外。而又有餘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釋學。則  
自十五歲數起。已十七年。餘字所該。不應若是之久。而年譜所  
謂頓悟釋老之非者。相懸至七八季之遠。使朱子出入二氏之  
迹。眈眈不清。是一大膠轕也。王氏又謂朱子悟釋老之非。在戊寅。再見延平後。比庚辰又早三年。其無定見如此。初注文集。知荅薛士龍書之二十餘年。二字為羨文。可謂能具隻眼矣。卻於禩著中。又改荅薛書為壬辰。文集注以以遷就二字之不為羨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實僅滿二十年。無二十餘年。況士龍卒於辛卯九月。王辰何得有書。通辨列之。庚寅。不為無據。要之此書之羨文。不僅二十餘年之二字。即先生

述朱質疑卷之五

十

君子之生字。亦係羨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稱先君子之餘教。事  
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餘教。荅江薛二書。相為表裏。必  
如王氏之說。則兩書糾纏不清。是又一大膠轕也。知伊川涵養  
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為朱子定論。其見卓矣。卻又謂己丑  
仍守舊見。至庚寅以後。始提敬字。不知己丑之悟。實悟於程子  
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實游移於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荅張敬  
夫書。與湖南諸公論學書。及已發未發說。記程門論學同異諸  
篇。皆極言敬字之眇。又皆己丑一時之言。必如王氏之說。則中  
和舊說。與更定舊說。至喘不清。是又一大膠轕也。知延平之求

未發不免少偏是矣。卻又謂朱子悟已發未發之旨仍用延平涵養之說。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謂當以程子之言為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始斷然言之。不知悟已發未發之旨。即悟延平之偏。揚方庚寅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後之甲辰哉。朱子已丑與林擇之書。所謂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者。指從張敬夫先察識言也。所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者。指靜中看未發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詞。以為不能盡記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說。則所謂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轉轍也。他如以靜

述朱質疑卷之五

三

為本之說。專救湖南之闕處。承當自注及下文甚明。而王氏以為未定之論。若汪尚書書。專為齒德兼尊。窮於異學之大老作引導。而王氏以為其詞未決。荅林擇之書。語意無弊。而王氏以為與白沙姚江之說相侔。是皆不免自生轉轍也。足下試取王氏之書。與鄙說細加推勘。不憚反復。幸甚。

與朱福堂博士論季謙書

閣下為紫陽後人之宗子。四方為紫陽之學者。皆徵信於宗子之家。然紫陽去今六百餘年。傳聞異詞。則季譜一書。不可不加攷訂也。李果齋之原本。不可尋見矣。明洪武甲戌所修者。汪氏

仲魯為之序。正德丙寅戴氏銑又修之。而名朱子實紀。嘉靖王子李氏默又重修之。今原本俱未之見。我

朝康熙七年有吳氏夏樞所刻本。三十九年有洪氏去蕪所刻本。雍正三年有施氏璜所刻本。乾隆年間又有婺源所刻本。大氏皆因李古冲之本而增益之。識者頗病其繁蕪。惟寶應王編修懋竑所輯世稱善本。然所曾瀏覽數過。覺於大節目可疑者尚多。關係匪淺。謹摘敘其略。以求政於左右焉。朱子幼孤。稟學於籍溪屏山白水之門。三先生之學皆禪禪。故朱子十五六歲即出入於二氏。年二十四見延平而受學。又年餘盡存其舊朱

述朱質疑卷之五

三

子荅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是也。季譜紹興二十有三季。季二十四歲始受學於延平先生之門。又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季。季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明簡確鑿。非果齋親炙朱子之深。不能為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謂朱子癸酉初見延平。未嘗受學。戊寅再見。亦未受學。直至庚辰歲始受學。而悟釋老之非。於是改癸酉為初見。而移受學二字於庚辰之冬。將先生學無常師云云。盡行刪去。不思從遊十季。誘掖諄至。實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誣乎。此於朱子之學問大有關

繫當攷訂一也。朱子家禮一書，易質後始出，雖其書爲未成之書，然綱舉目張，斟酌司馬程氏之說，而折衷不苟，黃勉齋楊信齋黃子耕陳安卿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即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爲是，其序載於文集，其遵行徧於天下後世，乃王氏忽援元應氏之說，以爲斷非朱子之作，遂於乾道六年下刪季譜家禮成一條，此於朱子之著述，大有關係，當攷訂二也。朱子同時之學，湖湘則張宣公，浙則呂成公，江則陸文安公，宣公之學，取心折朱子，末乃同歸而一致，成公歿後，呂子約潘叔昌諸公，頗爲永康議論所震，朱子提舉浙東一年，與浙人往來，述朱質疑卷之五

幸

深知浙學之弊，故奉謹於純熙十一年下大書力辯浙學之非，六字，浙學不僅子約叔昌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內，此亦必是果齋之原本也。至於江則陸氏之學，自純熙二年與朱子會於鵝湖後，朱子與朋友講習，其言其所學之偏，非浙學比也。乃王氏忽於純熙十二年書曰：辨陸學之非，又書曰：辨陳學之非，無論辨陸學不始於十二年，即以爲白鹿會後，由曹立之墓表起，覺亦在十年癸卯與十二年何涉，且陳學即浙學也，浙學之壞，實由於同甫，乃必出同甫於浙學之外，誠不識王氏命意之所在此於朱子之議論，大有關係，當攷訂三也。乾道庚寅，朱子葬

其母於後山天湖之寒泉塢，因築室寒泉讀書，其間小祥之後，諸生就之講習，遂攜二子同往，并招蔡季通課之，後既免喪，益加修葺，往來讀書不輟，名之曰寒泉精舍，季誣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此亦必果齋之舊本，後人不能憑空譏出，乃王氏深疑此事非是，竟全將此節刪去，不知朱子表弟程允夫先生曾與朱子書云：聞已襄大事，遂廬墓側，乃其確據，又未免惑以前，只稱寒泉，不名精舍，廬墓讀書，古人之者甚多，並非朱子之越禮，此於朱子之孝思，大有關係，當攷訂四也。李文愍爲姚江之學，季譜序中以舊譜尊朱詆陸爲

述朱質疑卷之五

幸

私家言，則於舊譜之議陸學者，或有刪節，誠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嚴嵩，以致外於獄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學，雖與朱子殊，至其大身大節，卓然天壤，凡學於姚江之門者，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乎其間，不得因其學而肆爲排詆，沈繼祖劾朱子一疏，閩本吳本俱載於季譜中，雖非果齋之舊，亦未必出於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見宋史，乃是陽明後人，偽造以詆朱子，而載入季譜，爲後人之無識，不知宋李秀巖道命錄中早已全載，何王氏竟未之攷也。嗟乎，人至偽造文字以詆先賢，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學姚江之學者，何至奸詐無良，若是不惟無以



履姚江後人之心且恐重為吾道之累當攷訂五也他如季謙近思錄成洪本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官此亦必果齋原本詳見朱子荅宋擇之書中乃王氏以為無據一筆刪去其果於自信如此天王氏號通朱學其精博為世所稱而疏繆者若斯之甚甚矣季謙之當攷訂也閣下箕裘家學暇日取各刻本季謙以朱子文集語錄參互審核勒成一書以惠後學幸甚

述朱質疑卷之五

三

及門婺源程達璋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六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恭跋

淵鑒齋朱子全書

朱子文集一百卷相傳為公季子敬之在所輯潘氏黃謂集中載記無牯可疑

乃純祐以後擬拾而成別集七卷乃咸純間余氏師魯所輯黃氏非復敬之初類次本

續集五卷蔡氏方炳序作十一卷不知輯自何人總共一百二十

卷語錄一百四十卷黃氏士毅所輯李氏必續類後序作一百三十八卷又必輯續類四

十卷今黃李無所分諸儒於朱子之書旁搜博采其功勤矣然別共一百四十卷

述朱質疑卷之六

一

編次既錄蕪雜亦所不免我

聖祖仁皇帝以天縱之聖篤信紫陽

聖謨洋洋以為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

特命儒臣纂集朱子全書合文集語類共為一編

親加裁定如語類以理氣鬼神性理為先蓋仿近思錄之例不

知周程張子發明道體初破洪濛朱子欲學者稍識梗槩粗知

名義故列之篇端猶恐學者驚於高遠故以此意屬呂成公識

之於目錄之後若朱子生平論學以小學為蒙養之基特輯一

書以惠後學又補格物致知傳使從事於大學者得其門而入

其條理精密。爲周程張子所未及詳。故全書首小學。次總論。爲學之方。而學之存。養。省。察。力行。教人。諸目。繫焉。終之以讀書法。

而大學論孟中庸及六經之說。次焉。又人須先識在己之心性。志意道德仁義諸名。而後可通在天之陰陽造化。至於鬼神者。則又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舊以鬼神次陰陽。性理次鬼神。非是。得全書而釐然有序矣。朱子初從張宣公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已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舊以致知先持守。非次也。全書則先存養。以敬與靜。隸之。然後及省察。以知行致知。隸之。與朱子論學次第。無不吻合。老釋舊述朱質疑卷之六

皆竝列。不知老子之說。去儒未遠。釋非老氏之倫。全書升老子於諸子之前。而增釋氏於陸氏之後。其斟酌具有微意。銖兩悉稱。極權衡輕重之平。他如有天度日月星辰。然後有推步。不應以推步而在天度。日月星辰之先。陰陽五行四時。卽氣也。不應不次於理氣之後。雷電風雨之屬。非天文也。不應附於天文。諸所更正。擬之齊七政之義。和平九州之大馬。無復少畱餘憾矣。從古未有以

聖人之德。契賢人之學。如我

聖祖之盛者。學者恭讀全書。復取文集語類核之。而深思所以去取之故。則思過半矣。

跋小學二條

漢人以字學爲小學。藏文志小學凡十家四十五篇是也。然古無是名也。古之所謂小學。有指地言者。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是也有以年言者。尚書大傳大戴禮記或云年八歲。年十三。年十八。入小學是也。至於小學所教之法。書大傳禮大戴統云。學小藝。書大傳履小節。而不詳其目。藝卽保氏所教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履小節。而小節。卽少儀弟子職所言事親事長。事

述朱質疑卷之六

三

傳亦云。故入小學。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論語亦云。子夏之門。父子之道。長幼之序。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漢人專以字學爲小學。字乃六藝中之一。不足以該小學也。古大學之教。幸有大學一書。存於小戴記中。得以考見古人明新次第。若小學則棧軼已久。至宋程子始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又至朱子始輯爲成書。以惠萬世。後之儒者不察。反執漢小學以相訾議。非病狂乎。朱子之書。有先大義例。屬他人編輯。而後加以折衷者。儀禮經傳通解通鑑綱目以及小學是也。小學本屬劉子澄編輯。然陳安卿錄又云。當日眾編類來。似亦不止子澄一人。大約出子澄

之手居多耳朱子本意無外編其嘉言善行兩類乃子澄之意而朱子深有取焉者也

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又本有文章一門後來刪之

經一篇已自多了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好可取者多合其喜

純熙十一年甲辰朱子五十五歲精加修改始定著為六篇

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後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未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為下篇凡定著六篇又書中云子靜寄得對語來按純熙甲辰春

象山輪對五割丁未五十八歲始序而行之然其間尚有漏落者

倫無朋友條見陳安卿錄外言不入於樞內言不出於樞一條未收入見黃毅然錄亦有節取者

王近思問言不出於樞一條未收入見黃毅然錄亦有節取者

述朱質疑卷之六

四

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裏尸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又

可削若不欲盡去其事皆學者所當攷也

自古大儒無不尊重小學而我

朝陸清獻公之言尤為真切清獻曰欲為聖為賢必讀小學欲

保身全家亦必讀小學至哉斯言人即不望其子能為聖賢未

有不望其子保全身家者然則可不家置一編乎

跋大學章句

朱子所據大學舊本即注疏中之鄭本經文未嘗更動只以末

三句一為衍文此謂知一屬格物致知補傳

本句者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傳文耳元董丞相槐以知止而後有

定兩節綴以此謂知本句冠於子曰聽訟章之首而又殿以此

謂知之至也句為格物致知傳見黃氏後儒多疑其說於是乎

經文亦有更動矣按孟民之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民生

日用飲食有一物必有一理致知在格物者欲推極其知在每

物皆格其理之所以然所謂多學而識之也物格而后知至者

積累之大物無不格即知無不盡所謂一以貫之也洛間之說

述朱質疑卷之六

五

孟子之博學詳說中庸之學問思辨皆不免紆曲繁重不如易

簡者之直超頓悟矣孔門有是學術乎自有明以來欲復古本

諸儒并不僅如董氏之說其大旨皆以知本為知之至而其所

認為本者遂有豪釐千里之謬其弊未易更僕數也總之守章

句之說則傳雖朱子之所補而致實孔門之所遺遵朱子即所

以遵孔子也不守章句之說則文雖大學之舊文而解實後儒

之剽解遵古本反所以闢新說也恭讀

聖祖仁皇帝朱子全書序論大學云五章補之於斷簡殘篇之中而一旦豁然母通之為止雖聖人復起必不能逾我

聖祖博極載籍

學達天人。然則固以朱子之補傳為不謬也。一日問翰林侍讀學士崔蔚林曰。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對曰。朱子不是。陽明亦不是。

聖祖作色曰。然則汝說轉是耶。未幾落職。見王氏續出白。田草堂文集。蕭山

毛氏大可為大學古本之說。自云得之於澤庵高笠先生。所作

四書改錯一書。專以指擊紫陽為事。已饒諸木間。

聖祖升朱子於十哲。遂自斧其板。見至氏祖望。歸塘亭集。乾隆初。御史謝

濟世復以大學古本進。且拾毛氏之唾餘。謂明代以同姓同鄉

述朱質疑卷之六

尊崇朱子奉

高宗純皇帝上諭曰。謝濟世請用其自注學庸。易朱子章句。頒

行天下。獨不自揣已與朱子分量相隔如雲泥。而肆口詆毀。狂

悖已極。且謂明代以同鄉同姓尊崇朱子之書。則直如繫下老

婢。陳說古事。雖鄉里小兒亦將聞而失笑也。所按元史選舉志。考試程式。蒙古色

目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為中選。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

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是用朱註取士。元代已然。非始於

有明我

國

聖聖相承。衛道之嚴。亘古所未有。雖有異說。亦安得而逞之哉。

跋論語孟子集注三條

朱子始作論語要義。又作論語訓蒙口義。序之皆在隆興初年。要義序隆興元年。訓蒙口義序不著年日。亦相去不遠。要義序云。獨取二先生及其門人

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一書。訓蒙序云。余既序次論語

要義。又以其訓話略而義理詳。非啓蒙之要。因刪錄以成此編。

本之注。疑以通其訓話。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

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

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

述朱質疑卷之六

一二條焉。後二書皆不傳。所按論孟精義。其體例本之要義。而

加詳。論孟集注。其體例本之訓蒙口義。而更經修改。以成書者

也要義。取二先生及門人朋友數家之說。今不可得見。精義則

自二先生而下。橫渠張子。成都范祖禹。純夫榮陽呂希哲。原明

藍田呂大臨。與叔上蔡謝良佐。顯道建安游酢。定夫延平楊時

中立。河東侯仲良。師聖河南尹焞。彥明共九家。是本之要義。而

加詳也。集注訓話。多用注疑。音讀多用釋文。孟子用孫。義理本

二程及九家外。又博採數十家。益之師如延平白水友如敬夫

叔京。罔不搜集。至於自為之說。則稱愚按以別之。所謂會之於

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增見非與至於句解節訓章又有總說無一不與訓蒙口義之體例相符然則二書即精義集注之底本雖不存無憾也

論孟集注二程橫渠康節告子下引呂氏說有邵子稱子韓與輩亦稱子豈

非以二子之學皆與傳道統與二程不分明道伊川稱義猶分別引之

三胡不分康侯明仲五峰豈非以其父子兄弟一家之學同途

合轍與二呂藍田稱呂氏榮陽則稱侍講二何平叔稱何氏鎬

則稱叔京二范純甫稱范氏茂明則稱范浚二趙臺卿稱趙氏

匡則稱伯循二劉原父稱侍讀白水則稱聘君二王介甫稱王

述朱質疑卷之六

氏建安勉則稱王勉二張無垢稱張氏南軒杖則稱敬夫愚聞

之師為李延平其餘李氏為李光祖惟瞽瞍底豫節之李氏乃

李延平因下有羅仲素陳了翁之言其為延平顯然無所用其

區別至於安國文仲俱稱孔氏仁者無敵節曾子子思賜為王易地節俱孔文仲之說賜誦之

節者卿王子有其母死者節俱稱陳氏又注無二潘氏而與嗣稱名疑弗

能明以俟博考

王伯厚曰朱子以無垢為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安貧賤

之語集注未嘗引作張氏語類張子詔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由此推之如吳才老論語

考異朱子以為其害深劉原夫論語解朱子以為緊要處只是

莊老又如王介甫蘇子瞻之學朱子極攻之而集註皆採其說可見大儒之研經也不以其人終身學術之蔽而揜其一時說經之善亦不以其人全部著述之偏而揜其一章一節一句解說之確

朱子成論語要義在隆興癸未年三十四歲成論孟精義在乾

道壬辰年四十三歲論孟集註無序不知成於何時年譜丁酉

論孟集註或問成年四十八歲按張元德問曰論孟或問乃丁

酉本不知後來修改如何或問既成於丁酉則集注亦成於丁

酉可知又楊道夫已酉後錄云論語集注蓋某十年前本為朋

述朱質疑卷之六

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

其間多所未穩然誤看讀由丁酉至己酉與十年前合是集注

丁酉成後即刊行矣後又刊於南康荅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

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修改處又曾祖道丁巳錄云

朱子六某所解語孟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已又

十八歲王過錄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終其身於訓解以詔後學而

後之學者徒以為作文之用並注之詞句未能盡解幽莽滅裂

其辜負朱子深矣

跋論孟精義三條

跋論孟精義三條

精義成於乾道壬辰刻之建陽後八年純熙庚子黃商伯再刻於南康改名要義南康本較建陽本增有毗陵周氏名子之說又二程張子之說亦有增文集有書語孟要義序後一篇今禦兒呂氏朱子遺書二刻內論孟精義細校無周氏之說亦祇載精義敘而無書後一篇則南康增補之本今已不傳恭讀

述朱質疑卷之六

十一

四庫所藏乃南康後刻本如有力者請出鈹之亦甄林盛事也今集注先行其言章引周氏說即乎先也孟子精義中引呂侍講之說至十四條集註僅存有爲者譬若掘井一條蓋集註約之又約精之又精讀者如以精義細細比校小其所以去取之意則思過半矣語類云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註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閒看了然則讀集註者可不兼考精義乎黃東發日鈔云曾子三省章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

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後有朱子當於集註中去此一條顧氏炎武探入日知錄內按此說非也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夫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曰見不賢而內自省身之學不於內而於外乎用心於內卽用心於內省何弊之有不得引陸氏裏面之言以爲比擬惟精義中引謝氏說只作用心於內並無專字加一專字似稍有語病蓋曾子傳大學內省云者誠正脩身之功其初尙有格致之學非專以內省畢事也朱子集注之取精義損字多而增字少此專字必非朱子所增

述朱質疑卷之六

十二

或後來傳刻之誤今朱本不可得安得非朱子而正之

跋周易本義

朱子周易本義十二篇上經下經希上傳第一希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共十二篇皆東萊呂氏之本朱子據以爲次第者也東萊之書又參攷嵩山晁氏以道而定之晁氏則卦爻第一不分上下希傳第二不分上下象傳第三不分大小文言第四繫辭第五不分上下說卦第六序卦第七雜卦第八其書亦遠有所承邵博聞見後錄云古易卦爻一

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子家藏大父康節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則晁氏之原於康節明矣其先東萊而考定者元豐朝有呂氏大防本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希第三下希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吳斗南仁傑爲之采行尤延之表與吳斗南書云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爲之跋嘗已板行乃與左右所刻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乃不及微仲嘗編豈偶然同耶是東萊之前雖有汲公之編東萊實未之見後朱子與吳斗南書有茲辱惠問并寄

述朱質疑卷之六

三

古易刊誤二書之語則朱子必見之其時約在純熙之末紹熙之初本義啓蒙刊行已久之後故不及爲之別白也同時沙隨程可久迴亦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希上曰希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自序云與康節百源易次序同其實百源之易祇八篇希象繫辭不分上下茲分之爲十有二較百源本爲優沙隨之易似不欲從東萊之本遠附於百源而又增八篇爲十二篇也二而論之易自經傳淆亂而後至宋而得復古本誠考古之盛事然諸本之中又惟朱子所從東萊之本爲最古汲公本雖

與東萊同然上下經不別出連十傳爲次第非古人經傳別行之舊也晁氏本不分希象繫辭上下是有七翼而無十翼也文言乃釋乾坤二卦當在希象繫辭之下乃敘於繫辭之上非次也孔冲遠正義云十翼者上希一下希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其所見必是古本東萊之所定朱子之所從所以超越諸家也至於經傳淆亂之由晁氏謂以希象文言入卦中自費氏直始東萊呂氏據漢志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爲真孔氏遺書而合希象文言於經自鄭康成始朱子則謂康成之附傳於經如今乾卦希象之俱附卦

述朱質疑卷之六

三

末其坤以下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則又王弼之所分也按漢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希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非謂以希象文言入卦中也菽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是費氏之易不惟篇敘與古文同即无咎悔亡等句一字不脫亦非施孟梁丘三家所能及豈可誣以析傳附經乎惟魏志載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純于俊曰孔子作希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希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希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

於學誠便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非臣所能詳盡則合希象於經斷自康成有明徵矣然康成注十卷今不傳惟北宋時尚存一卷崇文總目稱存者為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康成尚不以文言附經惟附希象二傳魏志亦言希象而不及文言然則今本之并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者真輔嗣氏之本矣

又按漢上朱氏曰十翼本與周易異卷按此一句可見呂汲公本經翼連綴為十之非前漢費直傳古文周易以希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述朱質疑卷之六

古

是也按從解說上下經句看出十翼與經異本足見費氏之為真古文可以見晁說之誣費氏之易至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以希象連卦辭爻辭魏王弼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故自康成而後其本加希曰象曰王弼而後加文言曰至於文辭連屬不可附六十四卦之爻則仍其舊篇今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是也考畢復檢此伏其論允協而分別鄭王之本尤與余合故附錄之

書周易本義九圖後

本義前列圖九一河圖二洛書三伏羲八卦次序四伏羲八卦方位五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六伏羲六十四卦方圖七文王八

卦次序八文王八卦方位九卦變王氏懋竑以為非朱子之作乃後人所附益持論良是其詳具於白田草堂文集雜著中按河圖洛書二圖為自古相傳之法物希夷陳氏所傳只有先天方圖一圖其理精深奧眇無可擬議伏羲八卦方位文王八卦方圖二圖雖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而方位確乎不易是五圖者皆載於啓蒙即後人所附益於本義一書未之有礙也惟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二圖竊所未喻朱子啓蒙中本康節加一倍法演為六橫圖一太極二兩儀三四象四八卦五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四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六則六

述朱質疑卷之六

古

十四卦也然未嘗加以伏羲之名今縮六橫圖而為二方圖又直題之曰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似伏羲早有此圖者亦僭之甚矣且其為圖以黑白分陰陽太極之上為一黑一白一黑一白之上為兩黑兩白兩黑兩白之上為四黑四白四黑四白之上為八黑八白八黑八白之上為十六黑十六白十六黑十六白之上為三十二黑三十二白竝不見奇耦相生之妙曾謂朱子而鶴突若是乎胡雙湖一桂翼傳有二圖伏義重卦圖以一易白黑不敢直曰伏羲某圖而以若夫文始作重卦題其下似以本義之圖為非而小變之者王八卦方位乃改先天對待之伏為後天入用之伏無所為相



三之次序說卦乾父坤母一索再索一節啓蒙謂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今直謂爲文王八卦相生之次序眞啓說矣啓蒙卦變三十二圖反復之爲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與本義一陰一陽來自復姤二陰二陽來自泰否諸圖絕不相合至於不載明著策而載筮儀又不足論矣總之本義啓蒙相爲表裏讀本義者不可不先讀啓蒙凡啓蒙中所列之圖皆讀本義者所當觀索恭讀御纂周易折衷盡刪本義諸圖而增啓蒙一書以發明本義眞可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

述朱質疑卷之六

末

書黃氏日鈔讀易後

凡異端倡是之言古書眞贋之作一經朱子之精心卓識無有能逃其洞管者故蘇子瞻之說易張子韶之解中庸呂居仁之解大學陸象山之談學術皆反覆辨論而歸之正譬如然犀燭幽形狀畢現又如孔安國尙書序之不類西京文字今文尙書較古文反平易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相似詩小序非衛宏一手作孟子疏非孫宣公作子華子非百十年前文字大學有關傳孝經多羨文皆一一辨正之不遺餘力獨至康節先後天之易信之不疑本義中既取其說以匹程子又特作啓蒙一書以

專明其指同時袁機仲林黃中輩深以爲疑不憚往復數千百言以闡發其蘊且以是觸黃中之怒至於被劾而不悔朱子豈不知康節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伯長穆得之陳希夷希夷以前不知其傳哉又豈不知易有大極一節爲畫卦加一倍法天地定位一節爲先天乾南坤北卦位秦漢以來儒者皆未聞有此說哉誠以驗之天地盈虛之理舍易消長之機有莫能出其範圍者故斷以非康節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因後世失其傳流落於方外之傳以爲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乃能反而歸之於易大聲疾呼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後儒猶往往不能無疑

述朱質疑卷之六

七

者非識力之不足以知卽研說之有所未至甚者以爭奇好勝之心必欲與朱子爲難則其方寸隱微之間私欲錮蔽又烏足以知造化之妙哉慈溪黃東發氏號爲篤信朱子者其日鈔中直以康節之說爲易經之上晚添祖父反深不滿意於朱子之信邵氏末引朱子答王子合書謂康節之說伏羲八卦近於穿鑿坵會借朱子以攻朱子使後世疑邵子先天之說朱子亦未有定論其爲說亦甚巧矣然原書云康節說伏羲八位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卦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按大槩下近於穿鑿坵會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

易信之不疑本義中既取其說以匹程子又特作啓蒙一書以

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強通也凡六十八字按首數句言伏義乾南坤北之伏文王改之為乾西北坤西南此其精妙之理其說甚長非荅書所能盡也次云大槩按大槩下或脫以爲二字近於穿鑿均會故不曾深留意指子合言也子合來書必有先天近於卦伏竟亦不能使人曉然言說卦中帝出乎震一節所說卦位亦不能使人盡曉非獨先天之位今人不能無疑也本章亦云卦伏之說多未詳者結之曰且當闕之不必強通言子合既不信先天之說是其識力不足以知之但當闕疑不必強求其通可耳豈徒

述朱質疑卷之六

六

子於邵子之說猶疑其穿鑿均會乎猶不曾深留意乎黃東發氏去其首尾坐定朱子以康節為穿鑿均會不亦誤哉

跋詩集傳三條

詩備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理毛公傳詩多詳訓詁間有名言不過百中之一二鄭箋一本小序名為宗毛違異不少其強經就序糾纏傳會者殊乏理趣自朱子集傳出或採先儒之說或自下已意精微博大裨益名教勸懲之功於是為至矣宋茂陵在藩邸時彭龜年為官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某之說自是每講

必問朱某之說云何其感動當時人君之心如此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朱子作詩傳至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辜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閱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嗚呼仁哉觀顧氏之言可謂能闡明集傳之功效矣彼鄙儒小生動據序說以訾議朱子烏知大儒明道覺世之功哉

朱子作集傳時三家詩已亡其所據者即今之注本其經文

述朱質疑卷之六

九

脫譌馮氏嗣宗校正十二條陳氏啓源校正十四條所復校正廿三條俱係翻刻傳寫之誤惟

陳氏啓源作毛詩稽古編謂傳寫之誤固有之至如不能晨

夜家伯冢維之宰昊天泰太之撫奚爰之其適歸天降治

德降于子之卿士此六詩確是朱子自改觀注語可見也所

按集傳中有明知經文之誤而不敢改者如不可休息從韓詩

作思厥氏琳見宋元集傳本有吳氏而不敢擅改經文息作思

也有從他說訓經而不敢改經文者如上帝甚蹈依國語作神

假以溢我依左傳作何以恤我實山朱奇園家藏元儒胡氏雙

何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溢春秋傳作恤恤之為溢字之訛也今本兩脫春秋傳句見錢氏大斫十駕齋養新錄而未嘗

改經文蹈作神假溢作何恤也何獨至此六詩而改之且就此六詩論之以冢宰訓宰以甚訓太以慢訓怡皆傳箋舊說何以知朱子之自改降子卿士之于朱子無訓不能辰夜之辰毛依爾雅訓時朱子曰以比辰夜之限甚明推朱子之意蓋訓辰為日成九年左傳沈辰謂日夜之限甚明也豈改經文辰為晨乎惟爰其適歸傳云奚何也似改爰為奚不知朱子此傳原文有爰家語作奚五字見嚴粲詩緝啓源號博古者詩緝非僻書竟未之見乎

述朱質疑卷之六 三  
毛鄭說詩不言韻以時方近古韻自明也自魏晉以至六朝音學大變唐二百六部韻書出而古音失傳陸德明以為古人音緩不煩改字而沈重輩叶音俱所不取宋吳才老作韻補始言

叶音集傳取之然今坊本集傳之音又多朱子孫鑑所補綴樂風雅遺音非朱子之舊迨明陳季大始明叶音即古之本音我朝顧江諸儒益加推闡而古韻一事幾幾乎獲聞三代之元音矣

跋詩序辨說三條  
詩序非子夏作朱子特以理辨之耳攷漢書藝文志於詩言序於詩無一語及序假令毛詩本有序志何故無一語及之後漢

書儒林傳始言衛宏作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假令毛詩本有序何故以詩序屬之敬仲也西漢人說詩無有用詩序者凡序與左傳孟子合者皆作序者之所本後人謂詩序已見於孟子左傳非也直至服虔解春秋左氏傳此之謂夏聲蔡邕著獨斷始用詩序皆在衛宏以後然則宏以前人不知有詩序矣序果子夏所作毛公作傳何不注序一字亦無一語及序且宛正見朱鶴林毛詩通議出其東門見正光庭兼明書羔羊君子偕老見曹粹中關雎序以淑女為后妃所求葛覃序后妃為婦給在父母家事毛采蘋序以為大夫妻之祭毛諸序以為婦給即為后妃時事采蘋以為女子教成之祭諸序俱與毛不合笙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子夏之時笙詩未亡

述朱質疑卷之六 三  
何出此語六笙詩俱有序六月總序又覆述之如在毛公以前

毛公篇什何以不數三百五篇者毛之篇數也三百十一篇者序之篇數也使序作於毛公以前司馬遷主式班固諸儒何以皆作三百五篇反覆核之序之不出於子夏明矣

毛詩序作於衛宏故漢書藝文志不載至隋經籍志始載之韓詩序作於隋後唐前故隋經籍志不載至唐藝文志始載之文選注後漢書注太平御覽所引韓詩序皆唐人書也自唐以前未有引韓詩序者鄭夾漈謂漢惟韓詩有序其說非也朱氏彝尊經義攷謂劉向新序二子乘舟為汲之傳母作黍離

為壽閱其兄作列女傳。若首為蔡人妻作，皆以為魯詩之序。按向學魯詩，其所徵皆魯詩之說，非序也。猶之太平御覽引韓詩秀離伯封作也，亦不云韓詩序。蓋四家當漢之時，俱未有序。是以漢書藝文志，但有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韓故三十六卷，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無一語及敘。可見漢三家及毛皆無序也。

述朱質疑

卷之六

三

及門婺源程履豐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七

跋儀禮經傳通解 六條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宋史禮志載朱子嘗欲取儀禮周官禮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攷訂辯正，以為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歿，即指通解一書言也。按通解所列經傳皆增舊注舊疏，其間雖亦有審擇，然並無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攷訂辯正之事。又通解所編皆古經古傳，後代及宋制度不登一字，故乞修三禮劄子云：使士知實學，異日可為聖朝制作之助。何嘗欲以此書為當代之典乎？然則宋史禮志之說，蓋侈言之也。

述朱質疑

卷之七

一

當日助編禮書諸儒，可考見者，潘恭叔答呂子約書云：近日潘叔書，路德章，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余正甫見答余正甫書劉貴溪答余正甫書云：近忽得劉貴溪書，欣然為承當。呂芸閣趙致道見答余正甫書又云：得黃直卿直卿書，吳伯豐李寶之，答黃直卿書，吳伯豐已寄失。李寶之編集又詳見。呂子約答黃直卿書，王朝禮已付子約，託其校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劉履之用之兄弟答黃直卿書，禮書今多又詳見答呂子約書。劉履之用之兄弟為履之用之不來亦不濟事，可使報之。應仁仲答仁仲書所喻趙恭父見答趙恭父書楊信編禮如此甚佳。

齋見通解浙中朋友若余正甫書分付浙中朋友分手為之明州諸人若黃直卿

國四類已付明州若黃直卿書分付四明諸人依此編入四明永嘉諸人若黃直卿書分付四明諸人依此編入江右

朋友若應仁仲書觀禮以後黃壻攜至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而卒成朱子之志者勉齋

信齋兩先生厥功偉矣

助編禮書諸儒朱子寂不滿意於余正甫若馮奇之書云余正甫博學強識亦不傷得禮書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所謂獨立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耶又若黃直卿書云禮書向使只如余正甫所為則已絕筆矣又偶讀余正甫修禮記云禮書異日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

述朱質疑卷之七

書迺僻蔓衍之說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問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其辨之可謂深切矣然朱子始疑喪祭二禮於家邦無安頓處後從余正甫之議別作喪祭二門居邦國王朝之後見若余正甫書可見朱子之取人也其心正而公嚴而恕

家鄉邦國禮凡四十二篇二十三卷謂之經傳通解王朝禮十八篇十四卷猶沿舊名謂之集傳集注朱在目錄後記云經傳通解者二十三卷先君晚歲之所親定而大射聘公食大夫諸侯相朝八篇按四篇皆各有義一篇故稱八篇猶未脫稿其曰集傳集注者凡

十四卷為王朝禮先君所草創而未暇刪改者也按若黃直卿書云王朝禮初欲自為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托其校定仍令一面增疏則王朝禮十四卷呂子約之功居多又若應仁仲書云禮書入疏者此間已校定聘禮以前當作三十餘篇

校定稅稿敬之此記亦未十分足據也

通解以儀禮為經故曰儀禮經傳通解高堂生十七篇次第始士次大夫次諸侯次天子而喪祭二禮殿其後朱子通解即宗其意始家次鄉次國次王朝而喪祭二禮亦殿之朱子以禮教

人之意欲其行禮之身自家而鄉而國而後推之天下皆有依據非欲作此書以誇博洽之名實欲隱寓大學齊治均平之旨也我

朝秦氏五禮通考雖本朱子之書而加以推擴然以五禮為名則當用吉凶軍賓嘉之目而以吉禮為之首此著書之體例當如是也江春修承禮書綱目去朱子家鄉邦國王朝之名而仿秦氏之例以五禮標題其下又用儀禮冠昏為首而自昏禮以下盡棄其次弟雖曰祖述朱子實非朱子以禮教人修齊治平之微意也

述朱質疑卷之七

三

三

三

三

儀禮釋宮一卷。載朱子大全集中與菽文志以爲李寶之撰。按寶之與吳伯豐皆助編禮書。不知寶之誤集釋時。取朱子釋宮一卷。列之篇中。以明古人宮室之制。抑或釋宮本自作。求朱子訂正未還。故存朱子集中。均未可知。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載儀禮釋宮一卷。朱李如珪撰。用中興書目之說。而

欽定儀禮義疏。則題朱子儀禮釋宮仍舊名也。

跋近思錄 四條

純熙二年乙未春末。呂伯恭訪朱子於建陽。畱止四十餘日。伯

述朱質疑 卷之七

四

恭荅邢邦用書相與讀周程張子之書。朱子因有近思錄之輯。書甫成而朱子序之。其時五月五日也。別後朱子精加修改。始欲去篇論太極圖說及明道論性之類數段。而以顏子所好何學論爲首章。繼復以爲未安。仍還其舊。而以顏子好學論。歸入弟二卷中。又以事親居家事。在弟九卷爲太緩。別作二卷。在弟七卷出處之前。又疑篇首陰陽性命之說。非始學者之事。然不可不使其略知梗槩。屬伯恭書數語於目錄之後。見大全集三十三卷荅呂伯恭書及至三年丙申四月四日。伯恭始本朱子之意作跋。去書成已一年矣。本年二月朱子自建陽至婺源省墓途中。改正脫誤甚多。又告伯恭補橫渠諸說。八月又補數段於逐篇之末。伯恭

又有欲移入弟六卷中者。今皆不可考。俱詳見荅呂伯恭書。其時間浙俱有刻本。見荅張敬

則東陽潘叔度四年丁酉張敬夫復刻於廣西。敬夫欲添入說

舉業三段。橫渠說一段。朱子并寫付之。橫渠一段不可攷。舉業

三段。則今弟七卷中之三十三四三條可按也。最後爲臨漳

刻本。紹熙庚戌荅宋深之源。書云。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

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按此指書臨漳所刻四經後言近思錄比舊

本增多數條。如買棧還珠之論。見二卷十四條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

心之謬。家儀鄉儀。不知所指或九卷中十二三四五條之類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

空言而輕讀之也。年譜云。其後先生守臨漳日。又添入數條。刻

述朱質疑 卷之七

五

於學宮。即指買棧還珠家儀鄉儀之類。王氏懋竑以爲不知何

據。遂刪去之。其讀朱子之遺編。何其不詳。而刪先儒之舊譜。又

何其太銳與。

陳安卿錄云。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

梯。後世以數語爲名言。凡論近思錄者必引之。其實非也。王氏

懋竑曰。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真文所刻近思小學。皆已得

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

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

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之語。與葉錄不合。葉賀孫錄云。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

思錄又難看。程子云：若不得其之心，所記者徒彼之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所按王氏之說甚精。朱子云：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何得以為好看。朱子平日教人讀書，先大學，次語孟，而後中庸。近思錄開首所說太極性命，皆中庸之奧旨。餘亦大學語孟之精義，何得以此先於四書。序文所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足以得其門而入，謂有志於周程張子之學而不得其門耳，非統論為學之功夫也。是以下文即云：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其語意明哲如此。昔李貫之先生刻朱子語錄，黃文肅公既為之序，又與貫之書，有謂不可以隨述朱質疑卷之七

六

時應答之語，易平生著述之書，旨深哉。近思錄既成之後，劉子澄欲採程門諸先生之語為近思續錄。朱子止之，明高忠憲公攀龍準近思錄例，輯朱子節要一書。海陽汪星川佑文合邛文莊公濬朱子學的於四子之後，名五子近思錄。同邑施虹玉璜復採薛文清公瑄胡文敬公居仁羅文莊公欽順高忠憲公攀龍四家之說，以附於後，則四子之後有五子。五子之後又有四子矣。黃子耕錄有一條云：固說近思續錄，先生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卻看不辯，況明中葉以後新說日騰，陸氏稼書謂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學者

其慎取焉。

近思錄注，余所見者有平巖葉氏集解，甚博而精。施虹玉復加補輯，名近思錄發明，微傷煩瑣。近江慎修永作近思錄集注，專採朱子之語，以注朱子。問增他說及已見，不過十之一二。其嚴如此。然注第一卷程子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一段，忽插入人物問有投生之事，以明輪迴之說，別是一理，不可謂為小疵矣。

跋延平答問二條

延平答問一書，行狀不載，豈朱子未嘗出以示人與。後錄亦不知何人所增。想趙致道師夏為之，朱子歿後，嘉定七年始刊於述朱質疑卷之七

七

姑孰而致道為之跋，其跋多未核之語。如云：文公幼亦從屏山劉公學問，按朱子自獻靖棄世後，實從屏山白水籍溪三先生學，而事籍溪尤最久。遺白水籍溪而獨數屏山，未知其指。又云：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按此編答問之語，始於戊寅，朱子猶在同安，終於癸未，朱子赴召行在，延平即於是年冬卒。然則此編所錄，乃入對垂拱既歸之後也。又云：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為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為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語意實含糊不傷解，而其謬之大者，則謂文公壯以父執事，延

許學蓋未之契。文公每誦所聞。延平亦莫之許。及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是朱子之師事延平。在同安既歸之後。不在赴同安特往見之時。王氏懋茲遂謂癸酉初見。戊寅再見。俱未受學。直至庚辰始師事之。皆為此跋所誤也。或曰。行狀敘朱子之於延平。亦曰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何也。曰。此行狀明朱子徒步從師求道之篤也。朱子赴同安時。奉母挈眷。必不徒步可知。同安考滿以後。奉祠家居。力不足以具輿馬。故徒步往來。其時延平亦貧窘。不能設館授餐。故朱子寓止西林。動輒經月。夫言豈一尚而已。

述朱質疑卷之七

八

烏得備侗而無所分別乎。

集注愚聞之師數條皆答問中語。益知此編之可貴也。末附以答劉平甫兩條。與答朱子無涉。而取之者。以延平隨問爲答。各如其指。而延平學問大主。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故以此兩條殿之。趙跋僅以理一分殊爲言。似未中此編之旨。繁也。

跋伊洛淵源錄 四條

二程邵子皆伊洛人。周子起自春陵。傳道於二程。張子起自關中。雖非學於二程。然龜山跋橫渠與二程簡。有橫渠之學。其原出於二程之語。朱子亦云。橫渠自成一家。其原則自二先生發。

之。故統名伊洛淵源錄。所列學者八十四人。惟天祺係橫渠之弟。學於橫渠。范純夫。楊應之。皆二程交遊。未嘗受業。胡康侯私淑。楊謝尹三公。獲聞二程之緒。非親得二程指授。餘三十六人。皆明道伊川弟子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二程之謂與。自王雱以下二十人。無記述文字。可紀而程門取著者。莫如。游揚書謝及呂原明。呂與叔。二公然六先生之學。皆不免雜禪。此鉤于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而朱子有終不及程子之論也。游尹謝所傳。俱不遠。惟楊文靖公載道而南。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三傳而得建安朱子。伊洛之淵源。至是。

述朱質疑卷之七

九

稱極盛云。

馮理字聖先。學於程子。一日叩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某亦有一奇特事。理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嗚呼。先生之教戒深矣。按聖先之學。不可攷。然燕坐見室中有光者。必是一向靜坐。作弄精神所致。朱子嘗謂近來有一種學術。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與日頭相似。便謂之悟。較黑夜之室中有光。殆又甚焉。以是爲奇特。鮮不爲異學之端矣。

卯恕始學於伊川。後自礪川見明道。復從之遊。明道之沒。恕所



敘述與范純夫朱公掞劉宗禮諸篇俱可謂之善言德行伊川取而次之於行狀之後誠重之也乃卒傾伊川而有涪州之行何哉伊川謂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此雖寬宥之詞實切中膏肓之病嗟乎人至利欲勝而義理微亦將何所不至耶淵源錄列諸篇末不沒其從遊之實而又以深著其脾師之鼻也

朱子答呂東萊論淵源錄有一條云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按道命錄辨此條云劉公門人馬承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

述朱質疑 卷之七

十

上忽起凭欄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意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尙安得聞而不悅所按李秀巖此條甚核惛晦翁先生未及聞之竊記於此以見不妄語之人苟無知人之明未必不妄聽人言且妄信之而妄傳之也又不妄語者之弟子如馬承卿輩又未必盡如其師之不妄語也

跋家禮

家禮一書朱子所編輯以為草創之所未定則可以為他人之所偽託則不可也黃勉齋楊信齋李果齋陳安卿黃子耕諸公皆朱子升堂入室之高第弟子也敬之先生亦能傳朱子之家學者也甫易簣而此書即出六先生不以為疑直至元至正間蓋林應氏作家禮辨以為非朱子之書斷斷出於門人附會無疑明邱瓊山斥之為妄而以家禮序決非朱子不能作其見卓矣乃王白田復拾應氏之唾餘以為徧檢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又謂家禮序依仿三家禮範跋後為之以發明應氏之說所謂朱子之書如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困

述朱質疑 卷之七

十一

學恐聞諸書不傳於後者今亦無如何矣幸而存焉者如家禮一書又必多方以斥之為偽則吾未之敢信也按文集語錄固無明言家禮者然其輯禮之意豈無言及者乎葉味道錄云問密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川所按前一截上脫昏禮二字冠禮伊川無說家禮多用楊信齋家禮附注引朱子曰某定昏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是二條者雖不明言家禮然所定者必有一書今家禮昏禮親迎用書儀只拜妻之父母不從伊川徧見妻之黨入門以後用伊川說溫儀入門便至影堂見祖禰程儀三月廟見家禮改三日與葉楊所記者合然則所

定者。卽指今所傳之家禮無疑矣。文集荅汪尙書書云。嘗因程子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所按將以行於私家。此家禮之名。所由來。楊氏引先生曰。考諸程子之言。則雖三席一席。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疑此取爲得祭祀之本意。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楊氏引先生曰。項年居喪。斷時正祭。荅張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所按夫書甚長。論節祠墓祭皆申明程子之說。又與蔡季通書云。祭時祭用分至改用卜日之制。皆與今家禮合。與蔡季通書云。祭禮只是於温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所按增者如書儀只及曾祖。書儀庶羞麵食米食。共十五品。家禮不拘。葉味道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書。減卻幾處。陳安卿錄云。某嘗脩祭禮。只就温公儀中間

述朱質疑 卷之七

主

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所按參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受胙之類。後被人竊去。亡之矣。以上諸條。雖不明言家禮。然曰草具。曰修定。曰嘗脩。非朱子祭禮明有一書乎。今細校家禮。仲冬祭始祖。立春薦先祖。季秋祭禰。皆用程子說。與荅汪尙書張欽夫書合。四時正祭儀節。皆因温公之書。而增損之。與荅蔡季通及葉陳諸錄合。然則曰草具。曰脩定。曰嘗脩者。非指今所傳之家禮乎。必以爲不見家禮二字。遂一掃而空之。以爲他人偽託。其汰亦已甚矣。至於禮範跋後所云。某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攷諸家之說。裁訂損益。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未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

以成吾志也云云。此跋作於紹興甲寅。朱子年六十五歲。所修之家禮。亡之已久。迫於桑榆。不能補輯。而深有望於後人。故作此言。若據此以爲朱子實未嘗有是書。則文集語錄所云脩定嘗脩草具者。豈皆爲誑語哉。此可以片言而解其惑矣。總之家禮爲未成之書。其中議論節目。不能無待於修補。備者更以書儀及諸家之說。參酌而行之可矣。然其大體則已得之。烏得以爲非朱子之書哉。

跋八朝名臣言行錄 三條

八朝者。宋太祖及太真仁英神哲徽七宗也。今刻本有前後二

述朱質疑 卷之七

主

集。攷朱子荅呂伯恭書云。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則是有兩集可知。又伯恭與汪尙書書云。近建陽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王氏懋竑云。前集五朝。後集三朝。然今前集十卷。自太祖至仁宗。實四朝。後集十四卷。自英宗至徽宗。亦四朝。後集中宗朝人然事業皆在英宗。文集有序一篇。只題八朝名臣言行錄。並無前後集之分。疑呂東萊書所稱五朝者。五卽八字之譌。朱子以卷帙繁重。分爲兩集。不必附會東萊所見五朝者爲前集。其餘三朝爲後集也。序文無年月。年譜於壬辰十二月下書八朝名臣言行錄成。注云此書之成。歲月無攷。然觀大全集。此書序列於

目序後當杜是年或次年成耳按東萊集與汪尙書書係癸巳朱子答呂伯恭書亦係癸巳是年遺叔母之喪書中敘及則此書成於壬辰癸巳無疑矣

此書於呂許公夷簡事採記聞叢談甚悉東萊不樂見沈故與汪尙書書云近建陽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攷訂處頗多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為之整頓也其不滿如此東萊亦有書致朱子朱子答書云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為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可謂深自謙抑矣然其述朱質疑

卷之七

西

後卒未修削者一則刊本已行一則許國公賈友妬賢之事不能為之曲諱也此書體例細核之亦有未盡悉者如周張二程不列名臣以有伊洛淵原錄也而又列邵堯夫先生一人何也堯夫有名無錄注云見伊洛淵原錄而又詳錄呂侍講希哲范內翰祖禹何也豈真所謂草草為之而其後遂不復修改與序文深以諸家紀載概出無統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為病然錄中所載如據范公家傳謂純甫是鄧禹後身據聞見錄謂希夷為种既逸卜葬地安穴稍低世世當出名將之類亦近於虛浮怪誕矣豈又

有後人之附益不盡朱子原本與是皆未可知也

跋資治通鑑綱目二條

葬大夫揚雄外此雖綱目之特筆實溫公之舊例也春秋書崩斃卒而不書外曲禮曰庶人曰外庶人不得見於史故不書外此春秋之例也尙書紀舜曰陟方乃外論語曰顏淵外莊子曰老聃外古不以外為諱故直書之與春秋之例又不同司馬溫公作通鑑凡葬臣皆書外如太師王舜之類所以深惡世之背舊君而事篡賊者惟揚雄不然溫公之意以為雄雖事莽與王舜之從不同故曲筆貸之朱子以為雄之與舜其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者則同況雄賢者也春秋之義責備尤嚴且美新劇秦君子恥焉故竊取趙盾許止之義不免卻就本例書之曰葬大夫揚雄外所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見於所答尤延之書者甚詳其扶綱常而植倫紀之功亦不淺矣必以春秋不書外尙書論語不諱外譏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述朱質疑卷之七

圭

唐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沈既濟著議駁之以為中宗既廢之後當每書曰帝在房州用春秋公在乾侯之例孫之翰劄齋錄范純甫通鑑用其說復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

俱用嗣聖年號。繫之中宗。此綱目之所本也。程沙隨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爲例。乃考春秋未熟之故。朱子雖未得聞其說。王伯厚載人困學紀聞。蓋深以沙隨之說爲然。全氏祖望曰。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於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可比也。卽昭公爲季氏所逐。季氏未嘗敢誦言廢之。亦非中宗比也。蓋敬王雖出而儼然王。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書之。若中宗則降黜矣。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書。然則當如何書。曰。中宗之廢也。則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

述朱質疑卷之七

六

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則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所按作史之法。有經後人反覆推闡而勝於前人者。此類是也。但廬陵之稱。仍予則天以擅廢之權。而不能甚惡乎人意。莫若於嗣聖元年二月戊午。書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之。己未。立豫王。且爲皇帝。改元文明。四月癸丑。太后遷帝於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九月甲寅。太后自稱皇帝。改元光宅。次年卽去嗣聖年號。書太后垂拱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帝降居均州。三月丙辰。太后又遷帝於房州。垂拱二年正月。書帝降居房州。自後歲以爲常。至神龍反正而止。似爲盡美

盡善。蓋不以嗣聖紀二年以下者。嗣聖本無二年。書帝降居均州房州者。中宗本爲帝。因太后降而居均房也。與敬王出居異者。敬王仍爲王。故曰出居。此時中宗已不爲帝。故曰降居。質之後世之精於史法者。

述朱質疑卷之七

七

及門婺源王肇基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八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陸文安公張宜公論

陸文安公少朱子九歲。張宜公少朱子三歲。皆以聰明絕世之資。聞道甚早。又得朱子為之友。而成就各不同者。何哉。宜公受學於胡五峯。五峯為伊川三傳弟子。知言一書。五峯所講授。宜公所奉為準繩者也。朱子於性無善惡。心無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諸論力辨其非。而宜公一一翻然從之。呂成公稱其事師。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暖曖姝姝。

述朱質疑卷之八

不復更求其進學之力者。可謂真知宜公者矣。觀朱子與宜公諸書。一義之合。違一言之同異。必反覆辨證。不遺餘力。卒乃同歸而一致。然則宜公之為學。其用心也。虛其親賢也。篤其集益也。廣其從善也。勇乾純諸老之中。學足以肩隨建安。而傳之後世。無弊者。不得不於宜公首屈一指也。若夫陸文安公之學。一門兄弟。自相師友。非有先正名師之指授也。世無朱子。則已。即有之。而或道里遼遠。華彝隔絕。則亦已矣。乃相望數百里之間。而又有呂成公為之介紹。一會講於鵝湖。再會講於白鹿。朱子之德盛禮恭。情深心苦。欲挽注脚六經之習。以為干城吾道之

功。所以誘掖而接引者。亦不可謂不至矣。當復齋先生之未沒也。輒雖歧而陷之未深。迹雖偏而轉之尚易。迨復齋先生之既沒也。王荊公之祠記曹立之之墓表。無往不開其爭憤之端。至於無極。大極之辨。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而文安公之學。遂於鄒魯伊洛以外。別樹一幟矣。明高忠憲公以無我有我。論朱與陸曰。學為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光大。有我者反是。然則文安公之學。所由與宜公大異歟。

陸文達公學術與文安公不同攷

述朱質疑卷之八

江西二陸並稱。後世因鵝湖之會。文達文安兄弟。與朱子論學不合。遂統謂之曰朱陸。不復別文達於文安之外。不知文達之學。晚年有就正之功。文安之學。終身無轉移之境也。比而攷之。竊取君子之表微焉。

宋史陸九齡字子壽。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

陸九淵字子靜。總角。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忻按二公少時。一則特尊程學。一則不信伊川。其性質已判。

若天淵矣

象山年譜復齋子壽號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曰看有子一

章何如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卻曾

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復齋嘗於窗下讀程易至其背四句反復誦讀不已先生偶

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何如先生曰終是不直微

明白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所按文安諷有子為支離譏正叔為不直微明白文達則謂

有子之賢未可輕議且於正叔之傳反復誦讀其學術亦甚

述朱質疑卷之八

不同矣

呂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

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

意

所按此乾道九年癸巳書也呂東萊壬辰丁外艱癸巳陸子

壽來訪見東萊年譜書中云甚有問道四方之意可見文達

不滿意於家庭之學矣後伯恭邀集鵝湖即因文達問道四

方之意而為是會耳

朱子年譜純熙二年乙未呂伯恭來自東陽過先生寒泉精舍

東萊歸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九淵子靜及

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

嚴松年錄象山語云呂伯恭為鵝湖之會先兄復齋謂某曰伯

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我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

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

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

說極是者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

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藜塞着意精微轉

陸沈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

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

一路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

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舉

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生哀宗

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

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

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憚於是各休息異日

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

屈伯恭甚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

述朱質疑卷之八

四

王氏懋竝云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原有不同及將會鵝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為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為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所按春秋重主盟此會雖陸氏兄弟同來實文安主之文達與文安之學平日本不同是以文安謂文達曰我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則其家庭之旨趣可知矣未會之前文安先與文達講論者蓋必求其同欲文達之從已也文達知文安之意故令其先說又知文安不可屈故但云子靜之

述朱質疑 卷之八

五

說是也次日文安仍恐其不合故再問之文達益知其不可屈故云子靜之說極是也孩提知愛一詩即就文安之所說而咏之以明已之必不異於文安而文安猶以第二句為未安者推其意以為孩提知愛既長知欽途人之心皆有之不必古聖人之相傳故和詩易之云斯人千古不磨心隱以規文達之不足也後世良知之學即從鵝湖詩首二句悟入陸氏兄弟本東萊之友與朱子不相識東萊留止寒泉數十日必為朱子言二陸梗槩并文達與文安不同之處故朱子一聞其詩深訝子壽將登於岸之學竟為子靜一葦航之也不

然朱子何以知之哉

象山年譜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

所按文達之止文安有深意存焉非徒為一時辨難之不已也

呂東萊集荅邢邦用書云祖謙與朱元晦同至鵝湖二陸與子澄諸兄皆集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為子靜詳細言之講貫誦習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

述朱質疑 卷之八

六

所按二陸之詩同途共轍伯恭別後獨為文安詳細言之不及文達者正以鵝湖之議文達為文安所挾而至之者獨文安也

象山年譜純熙四年春正月丁繼母太孀人鄧氏憂

朱子文集荅葉味道書云所喻既耐之後主不當復於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其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因以儀禮注中既耐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為不然直欲於卒哭而耐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為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何如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

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學之語。

所按二公居喪之不同。講禮之不同。又如此。朱子文集中有與陸子壽論既耐復至二書。

朱子年譜純熙六年己亥春正月復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陸子壽來訪。

余大雅錄朱子語云。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譚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述朱質疑卷之八

七

汎愛眾而親仁。此等教人皆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幸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是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子壽看先生解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令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檢點處。

王氏懋竑曰。鵝湖會後。子壽益頗自悔其前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所按鉛山之訪。在免喪之後。自踐其負荆請學之言。而因以其學就質於朱子也。

東萊集與元晦書云。此書在庚子張南軒既卒之後子壽前日經過。畱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所按文達去年詣鉛山。今年過東陽。即此兩年之間。僕僕於朱呂之門。非幡然改悔。求道真切。其何能若是乎。

述朱質疑卷之八

八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即答敬夫前書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朱子應詔上封事。孝宗大為嘉歎。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尚未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令何止十去八九耶。

所按此書專說文安。不說文達。蓋文達去年會鉛山。已改從朱子之教矣。文安之雖已轉步。而尚未移身。出自文達之口。則文達勸戒之力居多。惜乎是年九月文達遂卒。而文安仍自守其學以終身也。



象山年譜純熙七年庚子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朱子文集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惻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次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未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

述朱質疑 卷之八

九

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楫。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而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有願。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子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耶。

陳氏建曰。陸子壽之卒。朱子為文以祭之。象山則無。

所按此文敘次文達先後學術。取為明哲。然則朱子早異說。

同之說。移而施之文達。誰得議其非者。而道一定論。諸編反屬之文安何也。文中敘鵝湖別後一書。有未定之語。惜乎復齋之集久佚。不復能見其詞矣。

呂東萊文集與朱元晦書云。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關繫也。痛痛。朱子文集答呂東萊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惜。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

所按文達之卒。二先生痛惜之如此。可見文達晚年之學。實不異於朱呂矣。

述朱質疑 卷之八

十

陸文安公踐履篤實論

陸文安公之學。真有名實不相應之弊。至其心術品行。則表裏洞徹。踐履篤實。大賢也。觀其一家兄弟。自相師友。雖睦之風。式乎鄉鄰。其內行純備如此。幼而穎悟。九歲能文。二十四歲猶未肯赴舉。伯兄復齋力勉再三。始以周禮鄉薦。丁宣教公憂。未赴。又十年始再應鄉舉。南宮既捷。以後兩遷主簿。俱以母兄之喪。回翔十餘載。未上。其安貧樂道。恬於仕進如此。薦除國正。啓諭諸生。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其推誠誨士。忠告不參。如此。遷放局四年。親友勸以久次宜還。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三

不以爲非。然條貫靡覓。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誼。其眷戀朝廷。失懷忠盡如此。荆門之政。推心豁然。同官稟事。皆得展其所懷。太守所判。僚屬皆得卻回。待同官如朋友。教庶民如子弟。葺月政化大行。周益公謂之躬行之效。其施設惻怛。誠能動物如此。白鹿洞義利之說。敷陳剴切。聞者流涕。夷考先生平生之行。允蹈無愧。其言行相顧。君子慙慙如此。是以史少師薦牘。稱其沈粹之行。輩行所推。呂成公與陳同甫書。稱其篤實純直。未易多得。朱子與學者書。謂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一人。其推許於諸賢。可謂

述朱質疑 卷之八

十一

至矣。惜其學太信心。傳之不勝其弊。若夫貶頑起懦。足以振斯世衰頹之習。而感發學者廉恥之心。則文安公非誠百世之師哉。

陸文安公推服朱子政績說

金谿與建安之學判然如緇素之分。黑白也。涇渭之別清濁也。岨夷柳谷之殊東西也。太極無極之辨。在復詰難。始終不能相合也。乃獨於朱子湖東之救荒。極其稱許。社倉之立制。極其法效。南康之人言極其剖別。江鹵江東之提刑。極其欣冀。初未嘗稍存芥蒂於其中焉。攷象山癸卯與尤延之書云。允晦浙東救

荒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傳聞。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効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可咀矣。又與陳倅書云。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効唐與正。尤快人心。百姓甚惜其去。其稱許也如此。象山在勅局時。編朱子社倉法於廣賑恤門。後倉監復申明其法。梭山居士欲仿而置之於青田。戊申。象山與倉監趙汝謙書云。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矣。有司不復挂之於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令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屑。敢不自竭。需公

述朱質疑 卷之八

十二

移至續得布稟。其效法也如此。朱子在南康。鋤治豪猾。人言頗謂其過嚴。象山與尤延之書云。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使罰當其辜。刑故無小。遠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其剖別也如此。朱子自湖東改除江西提刑。象山與朱子書云。朝廷以早曠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有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朱子辭江西提刑。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象山又與朱子書曰。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日。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迹。令得大賢暫將使

旨則輅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當為之一新矣其欣慕也如此然則象山與朱子不同者特其學術而已彼沈繼祖劾朱子知南康軍安配數人而後與改正為浙東提舉多費賑恤錢米與其徒而不及百姓狂悖之說有何足責即譏社會與青苗同法見南軒與朱子書亦出一時如忌之口無庸計較獨林黃中立朝風節頗能自異於流輩乃因論易西銘不合遂糾朱子致令後之論者與余嘉陳賈胡紘輩同類斥之不亦可惜也哉

朱子深戒及門不得無禮於金谿說

述朱質疑卷之八

圭

昔孔子初見老子史記載其謂孔子之言甚倨而孔子不以為忤且有猶龍之歎非老子之賢過於孔子孔子之聖果不免於老子之所識也其時老子年高而德尊孔子適用問禮方以弟子之禮事之謙恭卑下乃少事長之禮當如是耳朱子一生拳拳小學少儀弟子職諸篇采輯恭備所以守尼山之家法而為後生小子之慮者可不謂深乎朱乾純之間陸文安公以聰明先覺之資崛起金谿聚徒講學與建安壇坫相望一時英俊後學之士鮮有及者是以朱陸之門互相切磋劉純安者學於陸氏而登朱子之堂者也來相見時極口以子靜之學為大謬朱

子詰之曰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不得遂如此說又朱子過江鹵與文安之兄文達對語而純安不顧而去獨自默坐朱子曰便是某與陸文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得如是諸葛誠之者亦遊於兩先生之門者也朱子詒之書曰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欲深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得輕相詆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有立我自是之意無復少長之節禮遜之容至令常不滿也嗟乎觀朱子之所以戒及門者然後知朱子之於金谿其心平其氣下其禮恭其詞遜既以禮自律復以禮約束及門之士其所以救金谿之失者不徒在論說

述朱質疑卷之八

鹵

之異同也後世學朱子之學者矩矱宜尼誦法小學躬行實踐之餘抑然自下不敢放言高論以取僭踰之咎雖未必遠詣學之精微而大本固已得矣彼揚眉瞬目如傅子淵者宜其喪心而矢志而朱子之學所以能傳之萬世而無弊與

及門婺源滕秉乾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九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呂成公論

朱子稱呂成公少時性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又云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竊以為成公一生之學。皆得力於論語之兩言。不僅變化其一時之褊急也。成公先世在北宋日。代有名臣。榮公又從二程講學。南渡以來。推中原文獻之傳。必數金華呂氏。成公以宏遠偉博之才。無所不通。獨心折於朱張二先生之學。教授嚴州。適值宣公述朱質疑卷之九

為守。後又與宣公同朝。隔牆而居。所以講求之者甚切。乙未之夏。訪朱子於建安。丙申。復會朱子於三衢。殷殷就正。不辭道遠。觀其與朱張二公諸書。無非虚心求益切己克治之言。其平日責躬之厚可知矣。其時臨川陸公子靜。永康陳公同甫。永嘉陳公君舉。葉公正則。皆以學名海內。自立壇坫。莫何相下。雖以朱子之賢。不能滿臨川永康永嘉之意。更何論潭州也。成公一一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明招講席之間。陶冶而融鑄之。雖未收擴清之功。而實無齟齬之憾。非其修德之無瑕。而與人不求備者能之乎。而又非一於優容也。觀其與陳永嘉書。以所見差異流

弊無窮為戒。與陳永康書。以收斂不可斂之氣。伏槽安統為訓。至於與子靜言。請貫通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濫病。不可因噎廢食。數語藥石之論。直入膏肓。特其語則從容而不迫耳。朱子以為有河海之辨。而守之若諾。非知成公之深。不能為是言也。然則朱子之於羣儒。必侃侃明辨者。非與是。又不然。朱子傳注六經。繼承斯道。為往聖明正軌。為萬世絕異超豪華之羞。千里之謬。不直則道不見。此禹之慮民深也。論語厚薄兩言。特為持身涉世之大法。若夫先聖後聖之所任。學術治術之所關。則有孟子予豈好辨之家法在。夫述朱質疑卷之九

張宣公呂成公皆朱子之直友說

自古賢人君子。修德講學。未有不藉友朋切磋之力。而能相與有成者也。友以直言規過為上。而諒與多聞次之。有朱乾純之間。潭州張宣公敬夫。先生婺州呂成公東萊先生。與朱子鼎立東南。共肩斯道。二公皆傾心於朱子。而自謂其學之不及。然其規箴朱子之言。一何切直之不少。段借也。今觀南軒所與朱子諸書。有云辭似甘。詐德不信。少含宏感悟之意。有云子飛說。宅上應接費用亦多。更深加撙節為佳。有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

處有云願平時以為納故者作大病醫療有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有云元晦學行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已下只是見他人不是覺已是處多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東萊與朱子書有云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不可不省察有云以吾丈英偉明俊之資恐當以顏子為樣轍回擒縱氏昂之用為持養斂藏之功有云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正既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乏為義烏刊精義事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有云五夫補助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

述朱質疑卷之九

三

慢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檢點此有云但恐習氣動屬在書事者便謂欲獨為君子愈扞格不可入耳謂朱子在南康時如此之類亦不一而足竊謂朱子任道之堅進德之勇好學之深克己之密豈必盡如一公之所規而二公反復不遺餘力者蓋身心性命之交望之深慮之切苟有所見無不觀濼而朱子因以益致其功遂成名世大賢之德其若劉子澄者何追溯之而有餘憾也若子澄云日前為學緩於返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矣且南軒集四十四卷朱子之所手定凡規朱子之書無一不存則朱子當日之喜於聞過日益遷善之盛德可以想見矣後

人之學問德行萬分不及朱子之一又無嚴師直友之鍼砭即有之而或自護其短或隱拒其諫無怪乎德日卑學日退流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也偶讀南軒東萊兩集有見於此遂為之說以自警并告同志之友皆當以朱子為法云

朱子同時浙學攷

年譜云朱子歸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驚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疑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為學者心術之害極

述朱質疑卷之九

四

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按朱子同時學術有江鹵之學湖南之學浙東之學江鹵之學陸文安登壇主盟與建安旗鼓相當莫可稍下雖兩家門人弟子往來講論如晉楚之從交相見卒未有能拔趙幟而立漢幟者也湖南之學發源於五峯導流於南軒如性無善惡知覺為仁及先務察識諸說朱子為之疏滌排決南軒皆降心以相從而胡廣仲吳晦叔諸君子有切磋之功而無齟齬之訕真所謂末乃同歸而一致者也惟浙東或談心性或矜事功高者入虛無卑者湛利欲觀文集語類所論浙中學術別而出之約有四家不

僅子約叔昌諸公已也。今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永康陳同甫之學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屢詣闕上書。光宗御極。擢進士第一人。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諡文毅。今傳者有龍川集。

本傳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校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并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述朱質疑卷之九

五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某呂祖謙等云。

朱子荅書云。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私竊疑之。願細去義利雙行主霸並用之說。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所以爲異日發揮事業之地者。亦光大而高明矣。語類云。同父才高氣羸。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所按陳同父爲呂成公所重。朱子提舉浙東時。同父來謁。其後書問不絕。朱子雖力辨其義利雙行主霸並用及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而同父終不能從。是爲永康之學。

東陽呂子約潘叔昌之學

呂祖儉字子約。婺州人。東萊先生之弟也。官至大府丞。以論事得罪韓侂胄。死貶所。宋史忠義有傳。所著有大愚集。今佚。

朱子荅書云。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所說。不謂子約亦作此見。而爲此論也。

又書云。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陝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子長班固之儔。然後可以造乎高明正大之域也。

又書云。同甫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荅之。來書亦於智力二字。畢竟看不破。放不下。

述朱質疑卷之九

六

又書云。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但見頃來議論如山移河決。使學者皆有趨時徇勢。馳騫功名之心。令人憂懼。

荅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爲學者心術之害。

荅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以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出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

所按子約爲成公之弟。成公與朱子共肩斯道。講論親切。子約不應差異至此。其所以差異者。蓋動於永康之議論耳。亦

康縱橫馳驟不可一世成公在日便往來於明招講席之間及成公既沒子約為其所動自以為有用之學而不知陷入計功謀利之窠臼而不能拔出朱子屢致書規之然子約素切磋於朱子省身克己用力甚深見答子約書是以終能奮發大節凜然不可與縱橫駢馳之士一側而視之也

潘景愈字叔昌婺州人居近呂成公與兄景憲俱以學名

朱子答書云示喻讀史曲折鄙意以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翫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

述朱質疑卷之九

七

又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論聖賢何為卻取此等議論以為標準殊不可曉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為然耳

又書云示喻漢唐故事以兩家較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

答黃直卿書云婺州一種議論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甫潘家館客往往皆此類

答程正思書云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

陷其中

所按叔昌所學其詳不可攷以朱子答書觀之大氏與子約相近是為成公物後東陽別派之學

又按年譜浙學中又有孫應時孫字季和大全集中有答書二首別集中有答書八首細核之似非子約叔昌之比且別集第三書云大氏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眾善不倚於一偏者亦寡矣然則季和之學實見許於朱子故今不削

永嘉陳君舉葉正則之學

述朱質疑卷之九

八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登進士甲科官至寶謨閣待制今傳者有春秋後傳止齋文集

本傳永嘉鄭伯熊薛季宣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

呂東萊與君舉書云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皆高明之士也朱子與葉正則書云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竟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真有以也與東萊答君舉又曰公私之辨尤須詳察之意同

陸象山與君舉書云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蔽私見卻鉞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剖形似以自增益不知其

實肯馳久矣。

朱子荅劉公度書云。君舉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欲包羅和會眾說。不令相傷。其實都不曉得眾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是。

語類云。君舉有周禮類數篇。又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純熙五年進士第二人。官至寶文閣學士。諡忠定。今傳者有水心集。本傳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

述朱質疑

卷之九

九

朱子荅書云。來書豪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謂明者亦出此也。

又書云。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荅問書尺類。皆籠罩包藏之語。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為不然。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故作此見耳。

黃氏震曰。水心力排莊老正矣。乃弁譏程伊川。則異論也。力主張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本朝兵財靡散天下。以至於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存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為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散削弱之尤者也。

所按止齊水心兩公。為經制之學。雖其公私義利。包羅籠罩。不甚分別。大旨與永康相出入。而其持躬端正。考事詳密。立論整實。終與永康不類。是為永嘉之學。

四明楊敬仲。袁潔齋舒元賓。沈叔晦之學。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官至寶文閣學士。今傳者有楊氏易傳。慈湖詩傳。慈湖遺書。

慈湖遺書云。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返觀。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為一體。後因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澄然清明。

述朱質疑

卷之九

十

又云。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

陳氏建曰。朱子嘗謂浙江有般學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只覺一箇物事。與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正是指此。朱子荅潘子善書云。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亦不必徒為曉曉也。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登進士第。官至知溫州。進直學士。諡正獻。今傳者有絜齋家塾書鈔。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絜齋集。本傳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在學。



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旨。乃師事焉。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登乾道八年進士官至通判。宜州。諡文靖。今傳者有文靖集。

本傳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登乾道五年進士官至通判。舒州。追贈直華文閣。諡端憲。

本傳試入太學。與臨川陸九齡為友。從而學焉。朱子答書曰。日前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弊。

述朱質疑 卷之九

十一

又書曰。近年學者求道太迫。太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本天理之本然。

宋史陸九淵傳。門人楊簡。袁燾。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析按楊燾。舒沈四先生。雖所造各不同。而皆傳金谿之宗旨。

朱子謂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個

空底物事。都無用。蓋指此也是為四明之學。

朱子借陸學以鍼砭婺學說。

婺州自呂成公歿後。大愚叔昌諸君。震於永康之議論。輕心性。重事功。其弊將枉尺而直尋。且不免利欲之膠漆。始朱子與成

公切磋之時。共肩斯道。不意一傳而弊至斯極也。統熙辛丑。季冬。朱子除提舉浙江常平公事。壬寅。哭成公於明招之墓。會同甫於衢。婺之間。與浙人往來講論者一載。癸未。甲辰。奉祠家居。始辨浙學之謬。而於婺州尤三致意焉。蓋大愚乃成公之弟。而叔昌亦及門之佳士也。初。陸文安公講學臨川。呂成公為之介。紹始與朱子為鵝湖之會。文安之學。在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與朱子先知後行。由博反約之論。不合。然與其弊。傳耽史。心日外馳。何如收斂凝定。尚能不失其本心也。計功逐名。利日益熾。何如恬澹廉靜。尚能不失其素志也。知智力之說。不如德性而

述朱質疑 卷之九

十二

後一切把持之念。消知涵養之功。可勝浮躁。而後一切釋放之意。絕。於是恒借陸學以鍼砭之。答劉子澄書云。子靜一味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益。答陳庸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長。答吳伯豐書云。學不過兩種。一則脫略太高。一則專務外馳。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答沈叔晦書云。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術。廢經而治史。略王事而尊霸術。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凡文集中如

此類者甚多，皆不得已而為補偏救弊之計。其詞氣抑揚宛轉之間，亦無難明其意之所在。昧者不察，遂以為朱子晚年之學，實尊信文安，不亦誣乎。

述朱質疑卷之九

事

及門發源汪經化校

述朱質疑卷之十

與某論朱子傳注書

當塗夏忻心伯甫

足下博聞強識，而染於近世淺淺之習，好議先儒之非，竊以為讀書之法，當明大體。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自古聖賢為學之規模如此。孔子大聖也，成春秋，維王迹，誅亂臣賊子。孟子以抑

述朱質疑卷之十

一

以水驅猛獸與之比烈者此也。至於襄公二十一年九十兩月，二十四年七八兩月，連晝日食，攷之推步，斷無比月而食之理。此係魯史之誤無疑。夫子存之而不改者，以非春秋大誼所在故耳。孟子亞聖也，道性善，闡揚墨黜，霸功以崇王道，使孔子之道得明於後世。韓昌黎稱為功不在禹下者此也。至於淮泗入江，與禹貢不合，冠禮父命與儀禮不合，此係著述時引用偶未詳究，亦以非全書大說所在故耳。朱子生濂洛之後，力肩道統，出學庸於戴記，配論語孟子而為四書，又為章句集注以闡其蘊。元明及今，家絃戶誦，人人得聞孔孟之傳，黃勉齋稱為集諸

儒之大成者此也。至於制度名物沿舊說之悞者，亦有之矣。後人往往毛舉一二細誤，肆意排詆，果爾則連書日食，遂可以不推步為孔子病乎？淮泗入江，遂可以不讀禹貢為孟子病乎？是以學者讀書當明大體。

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臨川李穆堂先生為金谿之學，晚年全論一書，聞之久矣。昨於鄴架見之，即攜置行篋中。途間讀過半，歸來全閱一通。此書不過為學部通辨報仇，無他意也。朱陸之學，晚年冰炭之甚，此通辨之說，雖百喙亦莫能翻案。乃此書為之說曰：朱子晚年論陸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二

子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而朱子晚年與陸子之學，則符節之相合。夫學則全同而論則全背，是陰篡其實，陽避其名。此乃反覆變詐之小人，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朱子為之乎？所引朱子之書，凡三百五十餘條，但見書中有一心字，有一涵養字，有一靜坐收斂等字，便謂之同於陸氏，不顧上下之文理，前後之語氣，自來說書者所未有也。朱子誨人，各因其材，懲心性之虛無，則每進以管實，救口耳之泛濫，則恒示以精微。乃見朱子書中有箴學者溺於記誦語，則曰：此朱子晚年悔支離之說。此朱子晚年答章句訓詁之說，不復顧其所答何人，所藥何病，執是以

論，則為之猶賢乎已。孔子真有取於博奕矣。朱子一生之學，日進無疆，晚年造詣，後學何敢妄擬。然朱子之心，則未嘗一日自足。望道未見之語，時流露於簡牘之間。乃見朱子自謙之言，則曰：朱子五十七歲猶云自誤誤人。答劉子澄書六十七歲後始云：晚方自信。答周南仲書七十歲後始云：至老而後有聞。答余景思若與同時頓悟之學，去若天淵。此鳳凰已翔乎九仞，而蟪蛄猶窺於蠡睫也。悲夫！朱子之書，宏博浩瀚，皆學者所當誦習，而尤精者在四書章句集注。時時改定，至老不倦。易簧前猶改誠意章，可謂豪髮無餘憾矣。乃謂朱子之四書，晚年尚無定見，亦無定本。又謂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三

朱子補格致傳，背卻經文，橫生枝節。又謂朱子明知章句之解不可用，而又難於自改，又謂朱子勝心為害，自欺欺人，其信然乎？其否乎？足下生朱子之鄉，為朱子之學，居敬窮理，躬行實踐，不宜一刻放過。慎勿為異說之所惑，則幸矣。

朱子自道所學恒欲然不足說

自古生知安行之聖，至文王孔子止矣。然而文王孔子之心，不自以為聖也。孟子稱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於尋常至易之事，學者之所共能，而一則曰：某未能一。一則曰：何有於我。自後世學者觀之，以為聖人之謙詞，而不知當日皆出於中心之誠。

流露於自然而不自覺耳。朱子資稟之異，亞生知安行一等，而其望道未見之心，則與文王孔子無以異也。觀於文集所載與人論學諸書，抉經之心，承聖之統，析理之密，衛道之嚴，皆具有邁往無前之概，而其抑然不敢自是，常若歉然之語，又時時自其胸次流出，不惟一再言之，且言之不已。至於不可勝數，蓋文王孔子之心法，固如是也。論者不察，見其何叔京書，有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之語，遂以爲朱子晚歲痛悔拯艾，大悟舊說之非。及後人考訂年月，尙在四十以前，又有取朱子五十後諸書，如答呂子約有儘有向來見不到語，答江德功有區區前日

述朱質疑

卷之十

四

之病。今始自悔語，答潘叔度有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語，答劉子澄有日前看大學不切，亂道誤人語，又有向來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語。答余景思有老而後有聞語，遂以爲朱子之學晚猶未得聞道，及既老而僅得有聞，較之同時頓悟之學，相去不啻天淵。嗚呼！執是以論，則文王之望道未見，真未之見，而孔子之何有於我，亦真未之有矣。烏知古聖賢日進無疆，欲然不足之心法哉。

朱子因人論學言各有當說

師弟答問，莫詳於論語一書。同一問仁，而所答之仁不同。同一

問政，而所答之政不同。同一問孝，問君子，而所答之孝與君子不同。夫子明著其說於冉有季路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退，故進之。聖人設教之苦心，此其例也。朱子生伊洛之後，溯洙泗之統，平生爲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闡發義理，而不流於訓詁，精研性命，而不入於虛無，精粹之說，盡於章句集注，斟酌美善，無復罅漏，是乃朱子之全論也。至於朋友師弟問答諸書，或言涵養，或言主一，或言持守，或言提撕，警覺，或言博覽之非，或言記問之醜，皆不過補偏救弊，因人設教而已。後世論朱子之學者，拾其單篇碎句，隻義孤詞，輒指而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五

目之曰：是與易簡工夫之說合，是與識其本心之論同，是即所謂先立乎大，切戒支離也。是即所謂裏面用功，專務踐履也。影響附會，僥侷不分，以是爲朱子之全論，適足形一己之偏私，與朱子果何損乎。

與友人論箒燈約旨書

昨承問光山胡氏精於周易，其箒燈約旨中，頗不滿意於程朱其說，是否竊以爲孔孟之書，得周程張子而明，得朱子而益大明。朱子詮說孔孟之經，體用一原，隱顯無間，後雖有如朱子之人出，亦不過研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足以配朱子而繼往聖

斷不能有增於朱子之外。或加於朱子之上也。至挾好勝之心。必欲別生異解。非得此則遺彼。非語東則望西。一格以朱子之說。皆適形其淺陋耳。如約旨以朱子中庸注道猶路也。為不然。其言曰。率者順也。不作行字解。順自內循循而出。又引西山真之所謂性者。循其天命之性。先生曰。子思也。循字最妙。乃率字正解。行則外面之動象也。道字解曰。猶路。是將率字認作行字了。率者順也。譬若從京都而至某省。非從他省而至某省也。又如從京都而至某省。非但從京都而至某府某州也。今日猶路。試觀後面君子之道費而隱。又觀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又觀造端夫婦。此豈路字所能解乎。四子之書述朱質疑 卷之十 六

諒無二道。亦可云朝聞路夕死可乎。所按道無正字。即假借道。路之道為之。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若即猶也。以猶路訓道。始於孟子。不始於朱子。即如譬從京都至某省云云。是約旨即以路字解道字。而不顧其自相矛盾乎。西山乃朱子之嫡傳。朱子曰。率循也。西山曰。循其本然之往。西山之循字最妙。章句之循字。何以不妙。說文循。順行也。約旨之順字。即章句之循字。順之必勝於循。未聞其審。訓道為行。張元德之說。見朱子荅呂子約書。而朱子實未嘗以率字作行字解也。有體統之道。有權著之道。四書中何得無二道。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必處處改仁作

人。改義作宜。便不可通。何獨至於以路訓道。必處處道字改作路字乎。約旨又不然。朱子中庸性即理也之注。其言曰。性即理也。與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不合。理是有知有覺之後。方始見得。豈性之體耶。孔子之繫易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既將理性分說。則理非性可知。理字之上。用一窮字。豈不全在知識上面用功。性是定命之靈源。含生之主宰。理在逐事逐物。條理分明。細微曲節上見。既有條理可言。已在有知有覺之後矣。所按程子性即理也之說。朱子以為顛撲不破。理極見於萬殊。一物各有一理。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理統會於一原。萬物共述朱質疑 卷之十 七

此一理。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理本條理之謂。程子曰。在物為理。致知格物。即窮理之謂。豈得謂約旨所說盡非。但有知有識以後。心所能窮之理。即受形稟命之初。天所全賦之理。使人心受之於天。先無此理。何以有知有識以後。便能窮此理乎。天之體渾然一太極。包含元亨利貞人之心。亦渾然一太極。包含仁義禮智。性者仁義禮智是也。理者亦即仁義禮智是也。在物之理。千條萬緒。皆根仁義禮智而來。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有知有識以後。所能窮者。窮此而已。在天之理。萬派一原。無非仁義禮智之性。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受形稟命之初。所全

昇者昇此而已。以是而議程朱性即理也之訓。毋亦逐其末而忘其本乎。約旨又以論語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之注為不然。其言曰。宋儒言性必欲兼言氣字。誤盡天下後世。致令天下後世怠廢自棄者。托於氣質以自諉謝。豈聖人教人本意。氣質之性。謂性中有惡。與荀楊湍水同見。周子曰。幾善惡。孔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吉而不言凶。是即性善之旨。漢儒不知此旨。吉字下添出凶字。以致後儒并將善惡二字。解說幾字。遊其門者。據誠無為幾善惡之說。又分說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傳授不確。詒誤後世不少。恐聖人之本文。不可一言增損也。所

述朱質疑 卷之十

八

按程張氣質之說。為自古來儒者所未道。朱子謂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語類云。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是記錄者之誤也。朱子豈不知孔孟曾思未明說氣質之性乎。然孔子以繼善言性。而又有近遠不移。生安學利困勉之論。則不言氣質。而氣質可推。孟子道性善。而又有形色天性味色聲臭性也之說。則不言氣質。而氣質又可推。曾子之明德。子思之天命。皆性善之說也。知愚不肖強柔之各不能一格。致誠正修身之自明而誠。皆氣質之說也。自程張有氣質之辨。而後儒因致其變化氣質之學。有功後世。莫此為大。謂之詒誤。不亦誣乎。周子之

幾善惡。乃言感物而動之際。非天命以性之初。即以孔子之言證孔子。吉凶悔吝。生乎動。何嘗言吉不言凶。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即上節知幾之義。項氏安世曰。此章內十一交。雖各為一段。而意皆相貫。此交尤與上交文意相貫。漢書之有凶字。未可以為漢儒之言而訾之也。其他天道歸仁諸說。皆與程朱柄鑿不相入。總之。光山胡氏之學。沿金谿姚江之傳。故以至敬不如至靜之善。一貫即是孔門頓悟之學。無極太極之辨。朱不如陸。姚江良知之說。知之者鮮。其流弊至於滅棄師承。約旨云。學必師承。皆好名者附驥之見耳。崇信輪迴。約旨云。天下之大。忠大孝有一世再世。求了心願者矣。天下之大。好大仇。有一生再生。期為報復者矣。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九

皆未免於高明之過矣。  
與定海王薇香明經論語後案書  
恭讀大著論語後案兩冊。雖未窺全豹。已得聞纂述之大旨矣。書中云。余平生服膺宋諸儒之說。令弟敘云。余四兄於程朱所著之書。徧讀而徐悟之。則今日能為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與。夫程朱之釋經。雖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盡得聖人之意。然其大者固得之矣。大莫大於性道諸說。於性道諸說而不得。何以為程朱。金谿姚江之說。今時已息。而孟子字義疏證。又復恣其詆毀。不謂精博如先生。而亦偶有取於其說也。又程朱雖未能

便是聖人然皆顏曾之侶王佐之才使其得位行政皆可以制禮作樂復三代之盛古之一名一物無關重輕者朱子多因仍舊說至於郊禘大禮非聖人不能作非亞於聖人者不能心知其意程子謂魯之郊禘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義蘊宏深於此等言而可駁則亂臣賊子接迹天壤矣周公身為王臣與孔子異代師表何得比而同之朱子取趙伯循之說以言禘而禘說大定在伯循不過一得之智而大賢聲入心通沛然莫之能禦所謂集諸儒之大成也過檢諸經之言禘者玩其本文及上下文義何嘗有一語及天祭法禘在郊上自魯及稷立文順

述朱質疑 卷之十

十

而下之他經則皆郊在禘上何得因國語禘郊連文遂以為祭天之證國語本後人之書非左傳可比即禘郊不過爾粟亦與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徒御不驚輦者也同一文法經典中如此類之省文甚多實孤證不足為據如必復感生五天帝之說則後世必有瀆亂典禮而流為不經者不可不防其漸也又注經當謹嚴而論語為聖人之遺言尤當謹嚴千乘雖二說而八百家出一乘非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不能容毋論左傳孟子王制無出百里之國即以論語證論語如由言千乘求即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夫子千乘之國與百乘之家對言皆其的據

則周禮之說闕疑可也以上皆學華大者有所不安於心不敢為坳和齷同之見所竊謂論語一書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見仁見知原不妨各抒心得但其宏綱大義不可有違庶幾能繼往聖之心闡先賢之蘊而示後學之正軌也相去千餘里不能北面請益謹獻其疑於左右惟先生察之

與友人論論語論仁論書

憶昔此書纔墨諸板凌仲子先生自浙來攜以見示彼時即不安於心後數年曾作一書論之語嫌蕪直未敢出以示人請為足下言其大略焉仁字萌芽商書周禮列於六德皆不過慈祥

述朱質疑 卷之十

十

愷悌之謂吾夫子作文言以體仁配乾元尊為四德之首孔門之教遂以仁為學問大主端程子所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是也朱子以愛之理心之德釋仁字愛情也理性也有仁之性斯發為愛之情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義禮智信皆心之德獨於仁言之者所謂專言則包四德也天地之心無一息之不仁故生物之機隆冬未嘗或斷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亦無一息之不仁特為私欲所蔽則有時而斷然惻隱之端隨處流露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古聖賢

言仁無不屬於心者。乃此書忽有取於康成中庸注相人偶一  
言。謂必有二人而仁始見。從無一人獨爲仁之事。曾子制言篇  
所謂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數語足以發明。制言  
篇數語皆言人之相。與與仁字全無交涉凡論語五十八章論仁之旨。推之以及諸  
經。無不吻合。而程朱之言仁。一字不取。以爲但取其是者而非  
者自見。何其立論之果也。鄭氏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  
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者。漢時恒言。不知所自來。鄭氏  
往往以之注經。聘禮公食禮注皆引之相人偶者。卽與人爲偶也。漢時未  
有反切。注經家有讀如讀爲之例。讀如者。讀此字如彼字之音。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三

不取其義。先鄭之注多如此。如欲其舉爾讀如紛如。亦有兼詰  
義者。後鄭之注詰音。然但取句中一字之義。非以讀如之全句  
爲訓。如太史是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止取右字之義。不全取  
與字之義。不全取諸。此讀人也。如相人偶之人。是詰音而亦兼  
詰義者。言讀此人也之人。與相人偶之人。同音同義。並非以相  
人偶三字解人字。何況仁字乎。下云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始正  
解仁者人也之義。凡與人偶則生親愛。存問者。卽小行人存類  
聘省問之存問。謂以人之意。存察而勞問之。所謂親愛之也。與  
人親愛。必自親親始。故曰親親爲大人。意相存問。亦漢人之恒

語。故曰以人意相存問之言。鄭注之意。不過如此。何嘗以相人  
偶解仁字。并解諸經之仁乎。又表記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謂  
施以人恩也。卽中庸注以人意相存問之意。謂以人恩待人之  
意。相施給之也。是鄭氏實未嘗以相人偶訓仁也。茲姑不具論。  
果如此書之說。必有二人而仁。乃見。則顏子三月不違仁。是顏  
子之心。三月不違於相人偶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無終  
食之間不相人偶也。造次顛沛必於是。是造次顛沛必相人偶  
矣。求仁而得仁。是求相人偶而卽得之。殺身以成仁。是殺身以  
成人偶也。其可通乎。其不可通乎。嗟乎。仁爲天下之至理。爲仁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三

乃聖門之首務。觀朱子仁說。及蒼張敬夫何叔京游誠之諸書。  
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以惺惺爲  
仁之意。皆力爲辨明。不使稍涉疑似。不意六七百載而後。又有  
援引康成之注。如論語論仁論之所云也。

與友人論孟子字義疏證書

足下盛稱孟子字義疏證一書。爲近今之鉅製。竊以爲過矣。此  
書位置甚高。自以爲孟子而後。至我  
朝乾隆年間。近二千載。無一人能明孔子之道。宋程子朱子。皆  
不免冒宗亂族貽禍無窮。特作疏證一書。由孟子以通孔子之



道不使程朱害事害政之言復行於世其所以不能已於辨者與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佛老同為不得已之苦心其信然乎其否乎所非知道者何足以知疏證中之道請粗陳鄙見之一二以俟賢者擇焉疏證謂理者條理分理之謂孔孟六經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凡字義至後世益加密於前如詩書中仁字皆親愛之義至孔門始以仁包四德孟子又添說義字詩書中聖字皆明通之謂至孔孟始以聖為絕德他如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未發已發孟子養性然之氣皆前聖所未道宋儒之理氣體用諸說亦然但當論理之實諸在聖者或合或否不當論字之見於載籍者或多或寡今人一啓口而即曰理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宋人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理在事物處事物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丙

而當合於人心之同然始謂之理非得於天而具於心也天理即存乎人欲之中非以天理為正人欲為邪也程朱就老莊釋氏所謂真宰真空者轉之以言理而六經孔孟之道亡云云所按理也者萬事萬物當然之則疏證以自然者為欲必然者為則無所不至矣理曰必然則鮮不以意見孔子所謂有物必有當之者惟求其當然則知之明而處之當孔子所謂有物必有則是也程子亦云在物為理然是理也雖庸夫孺子皆知之所人一啓口如天下即有不孝之子未有敢說子之不當孝者天下即有不忠之臣未有敢說臣之不當忠者故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豈非得於天

而具於心乎惟昇於天而具於心是以庸夫孺子皆可以知其知也無幽深元遠之妙故曰易知又庸夫孺子皆可以能其能也無委曲煩重之迹故曰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易知乾也簡能坤也非得之於天乎吾心苟無是理何由易知而簡能又何以處事而當合於人心之所同然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具之於心亦明矣理之在事物者徹著之理也理之在一心者體統之理也必以理屬事物而不屬之心是告子外義之學也天理者在天為元亨利貞賦於人則為仁義禮智疏證謂天理為自然之理取莊子依乎天理為說語程朱則謂與老莊為一言天理又不肯與莊子為二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丑

人欲者在人為耳目口鼻接乎物則為聲色臭味欲縱有不必盡邪者未有理而不正者也老釋之真宰真空指虛無寂滅而言程朱所謂理指真實无妄而言朱子曰釋只說空老只說無卻不知真實於理判若天淵而謂轉彼以言此是文致之法也如有物焉乃老莊之說老曰其中有物釋云有物先天地程朱無是言加於得天具心之上張冠李戴不亦誣乎理字萌芽於繫辭孟子而實天下之恒言民間之傳語程子性即理之訓即藉民間之恒語以解之一啓口而即曰理豈始自程朱乎以意見為理程朱之所深惡故格物之訓致知之補傳觀縷言之而謂程朱即其人真辜負先賢之苦心矣至於條

理分理之謂理朱子詳言之見語類不過與疏證所云名雖同而

實則異耳疏證謂性者人與物之血氣心知萬類不齊之總名

羽飛毛走蟲蠶土魚游水之類此血氣之萬有不齊難知性善

晨牛知耕燕知戍已蚯蚓知雨之類此心知之萬有不齊

者人之血氣心知能進於善之謂耳能辨聲目能辨色理義可

以謂之性性不可謂之理目悅色故色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

之聲口鼻亦然心悅理義故理理義存乎事情不存乎人之心

義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理耳悅聲故聲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

色聲臭味在物而接於我之耳目口鼻非色聲臭味具於我之

耳目口鼻也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非理義具於我之心

也不過人之心能通之耳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

生初疏證命字義即後儒所謂氣質之性也自程朱創立氣質

述朱質疑卷之十

之性名目而以理當孟子所謂善則自聖人而下皆不美之質

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旨與荀子

性惡之說合云云矯按程子性即理也之說發揮孔孟性善之

旨顯撲不破才知疏證何獨惡此理字以為性不可以理言也

後人之理字即仁義禮智之謂也賦於人為仁義禮智本於天

為元亨利貞中庸天命之謂性即孔子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

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也雖一言性即有氣然此句終屬

於理孟子之以四端言性實淵原於此其云性善即繼善成性

各正性命之謂也程朱之以理詮性善與孔孟召合無間豈僅

人之血氣心知能進於善之謂乎至於性從心從生既生之於

心即不離乎氣質所以昏明強弱紛紛不齊告子及荀楊韓諸

儒不得其說是以各為之解自程張論性不論氣不備之說出

而後撥雲霧而見青天張子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即孟

子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疏證獨取先儒之不以爲性

者而必輾轉以申其說不知已落佛氏之窠臼達磨答西竺國

在日能視在耳能聞在手能捉在足運奔在鼻臭混在口談論

徧現俱該沙界收拾在一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

而反以程朱與荀卿合不亦誣乎疏證深以周子無欲之說程

朱理欲之辨爲不然以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泊天

述朱質疑卷之十

下體民之情達民之欲而王道備老莊貴無欲宋儒祖之以爲

說舉凡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

之輕者一切忍而不顧其爲禍不可勝言云云所按欲有根於

秉彜者如欲仁欲立欲達之類是也欲有出於形體者如目之

欲色耳之欲聲四肢之欲安佚是也欲有流於偏私者如其欲

逐逐克伐怨欲之類是也無欲故靜孔安國注論語已用之想

亦古之遺言豈必老莊之所云乎程朱理欲之辨安得與體民

之情達民之欲並論若必以欲爲養欲給求之欲則根也慾苟

子之不欲諸語俱不可解矣程朱所著之書發揮王道纖悉具

備無非達民之欲。體民之情。朱子外任九載。漳州之經。浙東之荒政。何一非體情達欲善政。而謂自宋儒辨理欲。遂為過於天下。此似非仁人之所忍言也。總之疏證一書。專與程朱為仇。知名物制度。不足以難程朱也。遂進而難以性命。知道德崇隆。不能以毀程朱也。遂進而毀其學術。程朱之學術。莫大於辨理。辨欲辨氣質之當變化。一切皆不便於已。於是掃而空之。以理責我者。以為是。乃程朱意見之理也。以欲責我者。以為欲。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聖人無無欲之說也。以變化氣質繩我者。以為氣質。即天命之性。主敬存理。皆宋儒之認本來面目也。當時高述朱質疑卷之十 六

明之士如靈臬方氏。情抱姚氏。未嘗不深惜其蔽。今七八十年間。如江都焦氏之作孟子正義。定海王氏之作論語後案。已漸用其說矣。吾子又復尊而信之。所不勝杞人之憂。所為吾道干城。幸甚。

錄蒿庵閒話三則示諸生

蒿庵張先生諱爾歧。字稷若。蒿庵其號也。山東濟陽人。東吳顧亭林稱為獸精三禮。卓然經師。閒話二卷。刻貸園叢書中。多格言至論。深惡學者詆毀紫陽。言之真切。茲錄三條於左。明初學者。宗尚程朱。文章質實。名儒碩輔。往往輩出。國治民風。

號為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為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浸淫至天啓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注者。傳以為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為上駟。俚詞諺語。頌聖祝壽。喧囂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嗚呼。誰秉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耶。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非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道尊。舉世師紫陽者。近二百年。一旦以為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述朱質疑卷之十 九

知美。同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為設一喻。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關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廉。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為人所宗仰者。須推一古人為之矜式。如有明之尊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材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為異論。至於醜詆程朱。幾如三家邨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於是名簡太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於集注本義諸書。皆

極力吹索。安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上。若肯平心靜氣。於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鼻過。亦深可惜。推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妄人。遂敢肆口訕笑。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為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為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真切之味。實未曾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

以上三條。高庵先生為畔。程朱者痛下鍼砭。可謂深切著明矣。所按周子云。師道立則善人多。程朱以前。孔墨孟荀並稱。

述朱質疑 卷之十

手

或少分別。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有老莊而無孟子。及至宋世。非孟者猶有數家。諸儒解釋經義。或參以清談。讖緯之說。至程朱出。直以孟子接孔子之傳。朱子又出學庸於戴記。配論語以孟子。而謂之四書。既為章句集註。又別作或問輯略。精義諸書。以明其旨趣。天地民物之理。中和性命之說。參贊化育之治。無所不備。而後天下有經師。又程朱以前。儒者遞相授受。不過詁訓箋註之學。躬行心得。蓋闕如也。自程朱出。而曰居敬。曰立誠。曰窮理格物。曰存養省察。一言一動。造次必於儒者。其他辭受取與出處諸節。確有規矩準繩。不可踰越。

巍然道德。足以追配孔孟。無慚。而後天下有人。師自明至今。功令以程朱之說取士。薄海內外。罔不誦法而師事之。實天理之至正。人心之大公。萬世之定論也。今人總角後。能入鄉塾。即讀小學。讀論語。孟子集註。讀大學中庸章句。始習訓詁。繼通義理。仁孝誠敬禮義廉恥之說。飽飫於衷。蓋年未及冠。而立身制行之規模。胸中已有把握。鉅儒名臣。恒出其間。即婦人女子。聞而感動者亦不少。試問自宋以并。無論五代。即漢魏晉唐之盛。後生小子。束髮讀書。有得力如此之大。而獲效如此之速者乎。師資成我之功。即罔極生我之德也。乃黠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主

者偶爾涉獵。他說或沈溺虛無。或矜夸淹博。遂妄加詆毀。肆無忌憚。此周公所謂乃逸。乃諂。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人心如此。風俗安得不壞。細釋高庵先生之言。凡我同志。尙其戒之。

附錄高庵論太極圖一則

太極圖或以為得之陳希夷。或以為得之僧宗元。此皆信嚮二氏。輕蔑吾儒之言。吾儒亦每辨其誣。不知此圖。即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以已性起滅世界。豈肯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神發。神仙家亦止言葆精鍊氣。方欲絕棄。

聖知。捷提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所按周子太極圖。發天人之秘。窮造化之原。而其指示下手工夫。實實有可依據。非空言太極陰陽已也。二氏之徒。造為傳授淵源。以為得自彼教。韓文公原道篇中。所謂孔子吾師之弟子是也。吾儒不察。遂亦從而和之。又原道篇中。所謂吾師亦嘗師之是也。從來好異之士。遂加駁斥。而近世尤甚。高庵先生以為即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但當問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真可以息羣喙矣。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三

及門婺源王 軒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一

當塗夏所心伯甫學

記朱子紹興已而辭免召命

朱子自釋褐後。主同安簿。歸奉祠家居。高宗紹興已而用輔臣。薦召詣行在。不赴。行狀謂言路有托抑弄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是固然矣。然細味朱子答黃樞密祖書及送胡籍溪先生詩。其用意深微。似尚不止於是也。高宗自南渡後。偏安不振。猶曰始誤於汪黃。繼誤於秦檜。耳。迨檜死於紹興乙亥。高宗既深悉其奸矣。乃其偏安不振之念。曾未嘗少異於平昔。觀其聞孫道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一

夫南侵之言。則貶知綿州。聞進士梁勛舉兵之言。則竄於遠州。聞張魏公數年之後。必求費用兵之言。則安置永州。聞王綸恭順之言。則擢同知樞密院事。是高宗始終無中原之志也。其時元臣宿將。無如張魏公劉武穆二人。雖以胡憲魏良臣陳俊卿之薦。而終不能釋然於積毀之傷。付之以廟閫之重任。而沈該。方俟高魏道弼湯思退主綸諸人。更進迭用。是高宗始終之不能。用賢也。後采石之捷。實因完顏亮之內亂。而僥倖成功耳。非真下詔親征。及諸將相之力也。同時胡籍溪先生亦以正字召。將行。朱子送之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鷲

崔怒渾閒事只恐先生衰手歸深惜籍溪先生之赴召而已不赴之意悠然可會於言外矣

### 書紹興壬午封事陸興癸未垂拱殿奏劄後

朱子一生學問以讀書窮理爲入道之門謹守大學格致誠正次第自少至老無異壬午癸未朱子年纔三十三四歲首發明大學格致之訓以勗孝宗然則謂朱子四十以前捐書絕學與繼陸合者安也後來作學庸章句序極力發揮皆不外封劄首章之義入對時延平尙存延平卒於癸未十月朱子十一月六日入對尙未聞延平之訃大學或問以延平格致之說非呂謝游揚所能及故奏劄之末復申

### 述朱質疑

#### 卷之十一

二

明之去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天顏咫尺敢自昧其庸原乎年  
載朱子垂拱之對用李先生三綱不立義利不分之說至於是第二劄第三劄所云不知第一劄即用李先生之說庸序之意以格致屬惟精以誠正屬惟一封事以格物致知屬精一正心誠意屬執中者則前此未定之說也

朱子第二劄諄諄以勵志爲說是探本窮源之論蓋事莫大於立志卽以爲學而論必斷然見聖人之必可爲而有舍此皆不屑爲之志然後艱苦刻厲可徐圖格致誠正之功又如世之忠臣烈士必斷然見君父之不可負而有就鼎鑊甘刀鋸之志然後可以直言極諫致命遂志以成其仁況圖復中原苟非廟堂

君相協力同心念念存臥薪之危時時有嘗膽之苦不爲一切旁議所阻不以一豪他務見奪晨興夜寐孜孜講求者無非實倉廩儲邊備選將帥勵士卒親君子遠小人之念何以能號召忠義而銳然中興乎南渡諸臣言恢復者甚多未有如朱子之深切著明者也

### 書魏熙庚子封事後

庚子封事雖有恤民正君心二條而其實祇抑佞倖一意佞倖抑則民困蘇然佞倖之所以抑則存乎君心之正耳斯時龍大淵已死曾觀主扞張說甘昇陳源輩裏裏爲奸葉衡自小官十

### 述朱質疑

#### 卷之十一

三

年至宰相徐本中使以至浙西提刑謝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封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藉承望其風旨也劉度金安節周必大張燾龔茂良魏揆之等俱以諫阻遭黜錢端禮姚愈主噉徐彥通甄士昌李庚等俱以附和擢用封事中所謂所喜則擢置清顯所惡則公肆擠排是也若夫虞允文之和同梁克家之調護則封事所謂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也至所謂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則似指首揆趙雄言之

傳時折與會觀甘昇相結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折等乃令晉臣捨折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且不獨趙也時雄為丞相周必大參知政事會觀之加

少保醴泉觀使也制詞有敬故在尊賢之上語實出必大之手士論惜之是必大晚節亦不免媿娶封事所謂今宰相師傅盡失其職并趙文定周文忠二人皆在其內矣乃孝宗雖大怒而終信文定文忠之調護卒以無事然則乾純間之君德相度豈末世之所能及哉

記純熙辛丑八月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浙東之除宰相王淮之薦也淮初相問先務於楊誠齋萬里誠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一

四

齋以舉人才為先因疏六十八人以示之而朱子為之首其實淮之知朱子亦不自誠齋始也先是乾道戊子崇安大飢朱子請粟於府以貸鄉人淮以直敷文閣知建陽府事命即以此粟畱里中次年己丑復允朱子之請貸之於民南康之除候命鈴山淮時已除樞密使有書促行答書見文集是淮知朱子不為不深辛丑秋浙東大旱淮適為右丞相淮即浙東婺州金華人遂首薦朱子以振鄉井之災有三善焉能聽善言一也薦舉大賢二也救恤桑梓三也奈何以袒護嫺親之故遂嗾陳賈鄭丙輩力攻道學其惡亦有三焉薦賢不終一也庇嫺虐民二也毒流士

林三也嗚呼如王季海者不可以為戒乎

書純熙辛丑延和殿奏劄後

第一第二兩劄仍然庚子封事之意但庚子所謂正心術以大紀綱者猶專就理言之此則直攻其句腹中癥瘕之所錮藏也蓋孝宗本非昏庸之主其待曾觀龍大淵張說諸人不過欲以術駕馭之耳故於諸臣之攻觀淵者雖示薄罰使觀淵輩益知感恩而又懲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跋扈恐其終不能制故又時聽外廷之議論以隱折之而用陳俊卿之言出淵為浙東總管觀為福建總管又用劉珙之言寢召觀還之命又欲拜張說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一

五

簽書樞密院事因張栻之言而罷凡以控制其跋扈以為駕馭之術而已至於宰輔執政賢不賢更進迭任其用賢者略副海丙公論之所屬望其用不賢者取其便熟易制是以臨御天下二十餘年疑大臣而大臣之賢者不得以盡其忠駕馭小人而小人之尤者愈得以肆其惡奏劄中發揮透切無一語非忠鯁之所流露也

書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後

本朝陸清獻公為靈壽令以大臣薦奉

旨行取入都將謝事數日前盡為靈壽申請蠲除民累諸事巡

撫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真仁人君子愛民至意。清獻蓋學朱子之學者也。朱子在南康二年。任滿。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不獲見上。乃奏南康本職四事。一請特旨蠲減星子縣稅。勿拘對補之說。一請推賞諸納粟人。使民間早得爲善之利。一請被災之郡。無得復征舊欠。且蠲放去年倚閣夏稅。一請降敕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御書九經。注疏印本諸書。以惠士子。及冬十月。奏事延和殿。猶於奏劄中切言之。其惓惓於南康也如此。不獨南康也。漳州之經界。朱子最爲盡心。其規畫縝悉畢究。未得施行。以嗣子喪去任。宰相留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一

六

正泉人也。惑於嫺姪豪猾之說。遂寢其事。後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遂以經界不行。自劾。深望孝宗復能行之。其惓惓於漳州也如此。不獨漳州也。在潭州僅三月耳。及奉詔入都。奏事行宮。便殿。極言湖南歲計。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欲望聖慈。特詔本路帥臣監司諸郡。撙節愛養。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又言湖南邊防全無措置。欲望明詔大臣。早賜處分。俾所司公其相度。從長區處。庶爲一方永久之利。又言潭州城壁剝落。摧圯。乞行下計度修築。以爲永久不虞之備。其惓惓於湖南也如此。不獨湖南也。浙東救荒之政。幾於無復遺憾。而唐仲友之虐

台民也。實甚。朱子既六上章劾之。徒以時相之庇。僅奪江西新命。朱子辭免。直徹閣奏狀。辭免江西江東提刑奏狀。俱言之不已。深恐台民之未雪其憤者。其惓惓於浙東也如此。此真仁人君子之用心矣。今世郡縣諸吏。視其民無關痛痒者。固不足道。卽有一二克自樹立之人。當其在任。尙知黽勉。及去也。則遂忘之。視已之歷官。無異旅人之宿傳舍。然而欲民之不能忘。其可得乎。嗟乎。聞朱子之風。其亦可以興起矣。

記純熙丁未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純熙丁未七月。朱子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本傳云。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一

七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汀州刑獄公事。而行狀不以屬之益公。且於益公多微詞。竊嘗反復攷之。而知益公之果不能無疑也。年譜云。時上謂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長。遂有是命。然則江州提點之除。其原出於楊誠齋。非益公薦之明矣。道命錄云。王丞相准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預。詹體仁爲大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因疏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亦多所收擢。然則益公之不能用賢亦明矣。朱子既見孝宗。孝宗許以清要差遣。兵部郎官



並非清要差遣也。劉後村云。見所作林黃中為兵部侍郎有

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撻。知

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郎官以門之。果以不諧

皆去。又申之曰。時臺臣胡晉卿取助朱子。而益公則相也。然則

當事之云。非指益公而誰哉。益公雖正人。然晚節立朝。多依

違於佞倖之側。而不能振拔。兼以朱子之論。奏誠近習大臣。不

遺餘力。益公似因性懦內媿之心。不免畏忌大賢之進。觀於龍

大淵曾觀之。遷知開門事。張說之。再除簽書樞密院事。俱以直

諫被黜。後張說曾觀互薦益公。見本傳以牢籠之。而益公再入。遂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一 八

為曾觀草詔有敬故在尊賢之上語。自是以後。不聞更有骨鯁

之言矣。行狀於朱子之詔。依舊職名。江鹵提刑也。則曰。時上意

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官。時相竟請授以前江鹵之命。仍舊

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云云。於九月之

復召也。則曰。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上

悟復召云云。詞婉而曲。意遠而深。其不滿於益公。殊甚。豈無故

哉。

又本年四月。拜鴻慶。後與劉子澄書云。別雲臺將滿。方欲

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救來。乃蒙

朝廷極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開新揆卻甚。以為恩。二月丁

大除右丞相又七月除江鹵提刑。後與黃直卿書云。續江鹵除命

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

此。原注更有小曲。折甚可疑怪。大抵此番盡出上命。或者以為不當力辭。

其說亦是。所按此二書可與行狀相參。

書純熙戊申延和殿奏劄後

行狀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賦聞。戒以勿

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

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按庚子封事。賄黃云。臣比年以來。乃聞道

述朱質疑 卷之十 九

路之言。安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進對者。至相告

戒。以為語忌。臣雖決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

下惑羣聽。是九年以前。早有此語。不待戊申入對時。始要於路

而告之矣。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齊人無以仁

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

云爾。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朱子事君之心。百折不

回。非人言所能奪。蓋猶是孟子之家法耳。

書戊申延和殿奏劄三後

宋經制錢。起於北宋宣和之末。總制錢。起於南渡紹興之中。巧

立名色。征求無訖。以至於宋亡而後已。朱子在南康有乞除豁  
經總制錢狀。有報經總制錢劄子。在漳州有乞蠲減漳州上供  
經總制額等錢狀。有奏乞戒約州縣。安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  
額錢數狀。皆就一州一軍言之。至是始痛陳其弊。乞賜罷行。且  
云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  
以為作備之禍。且及子孫。而不言建議者為何人。宋史陳邁傳  
邁經制七路。治餘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邁創議度公私出納。量  
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翁彥圓仿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  
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若有所諱而不欲詳言者。鶴林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一

十

王露云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顧亭林曰。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  
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謂之經制錢。其  
後盧宗原頗增益之。至翁彥圓為總制使。仿其法。又收贏焉。謂  
之總制錢。以迄於今。為州縣大患。邁之作備如此。宜其兄之哭  
於家廟也。王荆公行新法。其弟安國哭於影室曰。吾家滅門矣。皆知微之君子也。邁之弟名邁。見邁本傳。亦敦重名節之士。惜其兄之名不可考。考邁殉節中山。為其叛將沙振所殺。一家十七  
人俱遇害。宋史列之忠義。朱子奏劄不言其名。殆為死節之臣  
諱之與非也。顧氏炎武曰。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

與始於亨伯。亨伯之為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  
於無窮。是上得辜於藝祖太宗。下得辜於生民。而斷腹決腹一  
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為諫而已。烏得齒於忠義哉。其論  
偉矣。然則朱子之不指其名。仍為高宗之嫌名而諱之也。不然。  
虞允文有采石之大功。亦一時名相也。其翰歲終羨餘之數於  
內帑。朱子不難直斥其奸。何有於一陳亨伯哉。嗟乎。焚孟嘗之  
券。雖馮諼亦可稱賢。鳴尼山之鼓。雖冉有不能佯免。後世聚斂  
之臣可以戒矣。

書戊申十一月封事後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一

十一

楊信齋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陸對。皆陳恢復之義。其後乃  
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  
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卧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  
數年以來。網維懈弛。孽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  
恢復之可言乎。斯按恢復必有恢復之資。則實倉庫儲備是  
也。又必有恢復之人。則選將帥勵士卒是也。又必中外一心。不  
奪以讒間游移之口。則親君子遠小人。是也。六者一不備。何恢  
復之有。今觀戊申封事所陳。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蕡歲  
入。案名之。必可指撥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認為

私財典以私人日銷月削以奉燕私之費自曾懷破祖宗舊法盡刷州縣舊欠悉行拘催懷以此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政煩賦重民卒流亡則彼時內外之倉庫可知矣屯田者邊備之所以儲也封事中極論當日屯田之弊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疆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又力不能制是以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則彼時之邊備可知矣名將大帥雖無張魏公岳武穆劉武穆其人然草野之中豈竟乏忠勇誠懇曉習韜略之彥顧上所以求之者何如耳封事則言當日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殖私財以給朝廷之私人

述朱質疑卷之十一

三

私人以姓名付於貴將貴將具為奏牘而言之謂價輸錢無異晚唐之債帥其選置之方莊刺如此而為軍士者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撥拾糞壤以度朝夕又甚者至使妻妾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則彼時之將帥士卒可知矣往者淵觀說扞之徒更迭用事勢焰薰灼至戊申上封事時甘昇猶存侍從之臣或反出其門下謂之能親君子而遠小人可乎此朱子不急急於言恢復而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也語錄謂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旨深哉

書已酉擬上封事後

此封事雖題曰已酉擬上實非已酉所作蓋在戊申之冬矣何以明之戊申冬十一月上封事之後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行狀云時上有倦勤之意將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即崇政殿說書之命文集有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十六年已酉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崇福宮遂不果上孝宗以已酉二月朔內禱倦勤之意前一年戊申中外皆已知之是年皇太子初決庶務於議事堂朱子於崇政殿說書命下之後即草此封事欲俟光宗新政上之因道學邪氣

述朱質疑卷之十一

三

之論發於執政知時未必可為故辭說書之命而果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其時已甲正月光宗尚未即位也題曰已酉因光宗已甲二月即位之故其實封事之擬實在前一年戊申之冬行狀所敘最為明白行狀所言之執政不知何所指按宋史戊申留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人皆賢者不應指道學為邪氣惟留公引何澹為御史至攻道學或者不能無疑道命錄有一條云王丞相准罷留丞相為次輔十六年正月與周益公必大不合擢何澹為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

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爲雷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雷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於朝。若然則雷公引用何澹之時。或不能無惑於何澹之言。指道學爲邪氣。後因沈有開之說。復引用名士。於是朱子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之除。及改知漳州。皆雷公薦之人。固有先與後志趣之不同者。不必盡爲雷公諱也。總之大臣立身持已。好善必堅。絕惡必嚴。行政用人之間。如青天白日。自不開後人以擬議之端。否則稍留費隙。而物論乘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封事中修身以齊家一條。深以內外之別。嫡庶之分。溺於情欲。

述朱質疑卷之十一

古

牝雞司晨爲戒。其後李后果以殺黃貴妃。致帝驚懼成疾。政事多決於后。又制帝不朝重華宮。以致負終天之大疚。遠便嬖以近忠直一條。曲寫小人情狀。勸帝以諸葛武侯親賢臣。遠小人。之言爲戒。其後帝果寵任姜特立。陳源。楊舜卿。林億年。諸人。雖宰臣臺諫。攻之不能從。封事擬於未卽位之先。而弊皆立見於卽位之後。然後知聖賢之訓。炳若著龜矣。

書甲寅論過宮疏後

光宗本紀載紹熙四年五月。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特召以本官致

仕。父母皆與初品官封。是光宗於臣下之孝思。曲遂其情如此。何獨至於壽皇而忘之。其忘之者。特激於羣小之譏間耳。故疏中專以姦人迭爲危語。往來間諜爲言。庶幾光宗之孝思不蔽於近習。而有以勃發其初心耳。斯時在朝之臣。如趙汝愚。陳傅良。黃裳。彭龜年。輩。諫諍不遺餘力。乃疏中謂其間隙之初開。羣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已著。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反以激怒等語。不敢直斥乘輿。乃該過於匡救之不善。所謂天王明聖。而臣臯當誅也。又光宗嘗欲過宮。皆爲李后執制不行。而延云。今愛陛下之深者。中宮也。

述朱質疑卷之十一

古

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典之參訂云云。明知李后之爲祟。而反望其與嘉主大臣。共成調濟之功。朱子之用心苦矣。學者察此。可以悟諫君之法。

及門婺源趙連城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二

儲塗夏忻心伯甫學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後

人主設宰輔執政臺諫侍從之臣以共理天下事凡人才之進退官方之黜陟皆公視竝聽與在朝諸臣共之苟有不當宰相可以繳還詞頭知制誥可以不草詔旨凡以示天下之大公也朱子自潭州詣闕行至饒州聞以內批逐雷丞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朱子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兒豈宜如此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揣故朱子憂之及辛卯奏事行宮便

述朱質疑卷之十二

殿第一劄即云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啟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愛孽之萌不得作矣蓋德內批之弊而痛切言之厥後閏月甲子朱子上祧廟議丁卯入對賜食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命緬陳其說上再三稱善即命於榻前撰數語徑批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孰意他日朱子之黜去經筵仍以內批行之哉斯時趙忠定陳君舉劉德修樓大防鄧千里諸君子俱爭之不能得然後知朱子先事之慮深矣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後

朱子一生學問從讀書致知入門中間與張宜公交又從胡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已丑更定中和舊說一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為千古不易之則自後教人不越斯旨自潭州召還時年已六十四矣行宮便殿所奏第二劄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將一生辛苦得力學問挈領提綱一一拜獻於君父之前蓋讀書而不循序致精居敬持志則所讀之書齒齧滅裂不過記誦典故以為考據

述朱質疑卷之十二

之資採掇華藻以供詞章之用其人則高視闊步佻達放曠顏氏之推所謂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至於習靜求心之士稍知為己其人亦往往在規矩準繩之中與居敬持志相似然潛魄六經唾洩載籍欲以蹴等超登而悟性天之奧將來生心害政有不可勝言者又有因習靜而致癡狂如傅子淵之徒并其所守之一二規矩準繩而失之然後知朱子之學所以傳之萬世而無弊也奏劄末云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所謂此雖為帝王言之其實布衣韋帶之士無一

刻不當服膺勿失即以爲他年嘉謨入告之先資也。又以此  
制與隆興元年垂拱殿第一劄參看。則知朱子晚年論學之語  
益精矣。

讀七討論喪服劄子及書奏彙後

此劄子大指欲茂陵法孝宗實行三年之喪。易月以外布衣冠  
視朝聽政。禮志羣臣請用素紗淡黃袍巾用緋。若羅帝改用自布折上巾白布袍。一正有司繫紗  
淺黃之謬。而當時又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故大約且以禮律  
言之。後檢喪服疏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癘疾不任國政不任  
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三

國於祖其服如此爲之書於奏彙之後。所按喪服期章爲君之  
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節下鄭注與疏所引鄭志皆謂君之祖與  
父未嘗爲君者。君爲之服斬。則羣臣從服者。若孝宗臨御天下  
二十七年。爲子若孫者。皆當服斬。乃天下之通義。伯父叔父  
弟及嫁於諸侯之女與內外宗之女皆當服斬。何況於孫。鄭志  
云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一語。可謂能破的矣。朱子此奏上於紹  
熙五年之十月。逾月而朱子去國矣。茂陵本紀十一月辛亥。詔  
行孝宗三年喪制。命有司條具典禮以聞。禮志云。詔中外百官  
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朱子之議也。以後朝事日非。羣小猖獗。相

與排軀偽學。禮志載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  
祭。茂陵欲大祥畢更服兩月。胡紘上疏言孫爲祖服已過。葬矣。  
議者欲更用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  
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  
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尙書葉翥等言。孝宗  
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正宜  
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之討論。胡紘所奏。委爲見  
當。四月。詔依所議。胡葉蓋陰詆朱子之前奏。而使茂陵三年之  
服同於朝祥。而暮歌。朱子戊午答李季章書。謂愴悵之徒。又飾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四

邪說以蔽害之。指胡紘葉翥輩言之也。  
書祧廟議狀奏劄後  
宋議祧廟。有謂僖祖之廟當祧。有謂僖祖之廟不當祧。自北宋  
以至南渡。爭持不已。而至之者。皆一時大賢君子。謂僖祖之廟  
當祧者。北宋則孫周韓維司馬光南渡則趙汝愚樓鑰陳傅良  
諸君子。謂僖祖之廟不當祧者。北宋則伊川程子南宋則晦菴  
朱子兩大賢是也。以僖祖之廟當祧者。錄稱博引。不過援祖有  
德而宗有功之文。謂僖祖竝無功德可稱。非僂敷五教稷粒蒸  
民之比。故必正藝祖祫祭東向之位。爲百世不遷之始祖。始足

以報肇造區夏之功其言似嚴而實非也夫禮之數易陳而其義難知也以其度數言之則僖祖之功烈不著於後世比之殷周之俛稷實非其倫以其義言之則僖祖固藝祖之高祖僖祖以上世數已不可知則即宋之始祖也藝祖膺圖受命首推僖祖而尊其廟號則藝祖之孝思可以默會一旦遽黜而祧之恐非善述善繼之子孫所敢出也是以朱子議引中庸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五

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尊之祖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可謂扶禮之精義矣夫論其有功德與無功德在後世之儒者則可而在當日之子孫則不可僖祖之賢固不及后稷然為宋之始祖與為周之始祖無以異也藝祖之聖固不及周之文武然宋人默體藝祖之孝思與周人默體文武之孝思無以異也何必無故黜一藝祖所尊之僖祖以伸藝祖之獨尊哉且宋茂陵之時何時也中原久遭淪沒而嵒嶺偏安其勢岌岌不可終日一旦而黜始祖之祀其不祥莫大乎是故朱子與趙丞

相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埃議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眾休錫美以永圖祚於無窮其可得乎其言之沈痛如此惜乎以忠定之賢而不悟也

又按三代之帝王皆神明之胄如俛如稷功烈著在史策子孫推為始祖而萬世不遷後世無有異說後世之帝王有起自間閭者其先世往往不著然未有先世之德不足以受命永祚而子孫能崛起為天子且傳至數百年之久者也夫以能受命永祚之祖宗天命其子孫以有天下而有天下之子孫輒薄其祖宗以為田舍之翁何與天命一切膺圖受籙皆我身自致之可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六

乎不可乎故宋藝祖受命之初即追尊四親廟而首崇僖祖迨八傳而至茂陵遽謂僖祖實無功德其廟當祧而獨伸藝祖於祭東向之位揆之藝祖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能一日安者藝祖既不能安而茂陵之君臣安然行之以為能復三代祖有德而宗有功之典禮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三代之祖宗類有功德而三代之子孫亦多賢聖後世帝王之子孫不必盡如周公康叔之賢而裂土分茅賜爵錫號無異於三代獨斯祖宗之祀典以為斷自受命之主自受命之主以上不得推為始祖而世世不遷何其厚於燕翼而薄於肇基乎故僖祖以上限於無可推

而置之義之盡也。信祖爲有宋之始祖。其廟斷不可祧。仁之至也。朱子此劄既不行於當時。而後之人亦無細繹之者。及鄱陽馬氏作通攷。直以朱子之說爲不然。揆其命意。不過以王荆公曾至此議。遂力闢荆公。而因以不建朱子。不知荆公之爲人可議。而其言之合理者不可議也。伊川與朱子之不以荆公爲賢可知矣。至於司馬溫公。伊川之所敬。而朱子所奉爲六先生者也。趙忠定公及陳止齋。皆朱子之良友也。其不以荆公爲非。而以諸賢爲是者。乃公是公非之見。聖賢之用心。固如是耳。如鄱陽馬氏者。非所謂好而鮮知其惡。惡而鮮知其美者哉。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七

又明初立德懿熙仁四廟。與宋立信順翼宣四廟無異。孝宗卽位。憲宗將升祔。禮臣謂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當祧懿祖以下。少詹事楊守陳獨以爲德祖竝無功德當祧。而深以朱子宋時之爭爲非是。且以爲宋祧信祖以後。終宋之世。無復議者。何考之失詳也。按續文獻通考。載嘉定四年三月。臨安大火。將及太廟。詔遷神主於壽慈寺。三日火息。乃還太廟。陳傅良上疏。請以太祖之所推尊爲定。以信祖爲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官祀。其與慶元二年附和趙忠定。樓宣獻之言。自相矛盾。豈見天之降災示懲。而自悔其前言之失與。又禮志載理宗紹定四

年九月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按明自嘉靖祧德祖以後。太廟亦兩被火。然則天人之感應。固不爽也。太常少卿度正復申朱子之議。請不祧信祖。惜其言皆不見用。何得謂終宋之世。遂無異議者也。

書七修三禮劄子後

朱子義理之學。一宗濂洛。論孟精義所輯。皆濂洛諸儒之說。卽章句集註。引用該博。亦宋以後居多。惟三禮之學。必推漢儒。且尤尊北兼鄭氏。并及唐人正義。蓋義理可以從心而悟。禮制不可以鑿空而得。鄭氏一生精力。萃於三禮。唐人古書存者尙夥。足資攷證。非後人所能及。故七修劄子。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八

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均於本經之下。具列注。延諸家之說。其後經傳通解。一準此例。而黃勉齋楊信齋兩大儒續編亦然。朱子論儀禮曰。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書討論喪禮奏。稟後云。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又嘗曰。鄭康成也可謂大儒。他於事事物物。俱理會過。又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其推尊先哲也如此。今人才讀詩禮注。延一兩部。便薄宋儒爲不足道。甚者詆呵朱子。人心猥薄。若是。士習安得不日壞。風俗安得不日偷乎。因讀七修三禮劄子。而慨歎書之。



書經筵大學講義後

大學講義盡誠意章經一章傳六章共七章朱子進講亦七次以敘推之誠意章當是丙子晚講越二日而朱子除宮觀矣講義所列每節小注與章句盡同而微有小異每章後所列之說大致本於或問而更加明暢格致闕傳荀引程子之說不列已所補傳者君父之前不敢以己之所補屏於聖經賢傳之間也誠意章作一於善而無自欺與經傳通解同然後知必自慊三字斷是朱子絕筆無疑聖經及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末諸傳皆言帝王之事惟格致誠意兩章不及帝王講義解釋既畢復推述朱質疑卷之十二九及帝王之學諄切懇摯六七百年後讀之猶令人油然而生忠愛之心焉

書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後

朱子自十月辛丑<sub>十四日</sub>奉詔講大學而後越四日己巳講又越五日庚戌講又越八日閏月戊午朔講又越二日庚申辛酉兩日連講又越十五日丙子講共講七次又越二日而朱子罷經筵除宮觀矣行狀云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段故竝令早晚進講上從之則必在庚申辛酉兩日連講之前自是又十五日始講甚矣帝王勤學之難也

然朱子斯時已六十四歲又病足疾乃不以逐日早晚進講為勞拳拳乞請如此學朱子之學者其講學進德烏可一日已哉

書乞進德劄子後

朱子受詔講大學又編次講章以進上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見講義論格致物致知闕傳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言陛下日用之間必求放心以為之本是因君之所明以導之乃納約自牖之意也朱子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貼黃中即引中庸此節荀載呂氏之說且以為臣少時讀書於此語深有省自此為學

述朱質疑卷之十二十

方有寸進是以已之得力而勉之乃野人獻曝之忱也乞進德劄子無日月可攷行狀云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表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按經筵講義求放心之說見於論格致闕傳下講義聖經一章傳六章至誠意章而止共七章自辛丑詔講大學而後凡七進講則講闕傳第五章當在庚申早講辛酉晚講之時以此推之進德劄子必上於辛酉<sub>十四日</sub>以後矣年譜敘上進德劄子於戊午朔晚講下不如行狀之善

朱子難進易退譜

自古行道濟世之志莫切於聖賢而難進易退之風亦莫高於聖賢孔子坐席不暇煖孟子傳食於諸侯可不謂之栖栖皇皇者乎然而孔子命駕於衛接淅於齊不稅冕於魯孟子始於梁久於齊老於客卿之位而未嘗少貶其節蓋不如是則道不伸道不伸則雖有愛君之心而所以待吾君者非堯舜之主雖有憂民之志而所以待吾民者非三代之直是豈人臣之所敢出乎而況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朱子一生誦法孔孟七十一年之間歷事四朝孝宗知之最深而不能述朱質疑卷之十二

盡用其言且時間以小人說趙文定周文忠胡忠簡劉忠宣諸君子薦之雖篤而不能一衷諸道甚者不免疑貳之心是以仕於外者僅九載立於朝者僅四十日至於慶元之初羣小互相排擠而朱子落職矣然而朱子身雖屈而道則伸也觀於一生之投官進秩而未嘗不辭晚年之受謫被誣而未嘗或怨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風猶存於後世宋代最敦名節然未有進禮退義如朱子之盛者也輯而譜之以為後之講出處者樹之圭臬焉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朱子三十歲

秋八月召赴行在

陳康伯薦

平請言路有托抑裨就  
以沮之者以故不就

三十二年壬午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春三月復召辭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  
十一月奏事延和殿除奎學博士待次

乾道元年乙酉春省劄復趣就職以時相方至和議請監南嶽  
廟以歸

三年丁亥十二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五月己丑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秋八月省劄復趣行辭

行狀會魏揆之以布衣召為國  
子錄因論會觀去國遂力辭

述朱質疑卷之十二

士

六年庚寅冬十月胡銓以詩人薦召赴行在以未終喪辭

七年辛卯冬十一月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

八年壬辰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六月省劄催又辭

九年癸巳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祠五月有旨安貧樂

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梁克家奏先生以改秩  
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

義未安再辭

純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改宣教郎奉祠

三年除秘書郎

蘇茂良薦

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

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帝利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至管武夸山冲祐觀

五年差知南康軍史浩再相薦辭者四

六年三月晦赴上在任二年以疾請祠者五又因臺諫言劄子

奏事非舊制遂奏乞罷黜文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

八年任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待次閏三月去郡東

歸秋七月除直秘閣以荒政修舉民無流殍以納粟人未推賞辭是月改

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浙東薦饑上軫宸慮

遂拜命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三

賞行遂受職名冬十二月己亥奏事延和殿十二月六日視事

於西輿在任九月以職事橫被中傷乞賜蠲職者一以所劾唐

仲友未蒙施行乞賜罷黜者再

九年壬寅秋八月除直徽猷閣獎與濟之勞先生以徒費大農數十

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之民又前按台州唐仲友反被

論訴再辭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奪唐仲友之命先生以蹊田

奪牛辭九月去任歸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先生以迴避祖

鄉辭詔免迴避復辭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并請祠

十年癸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繼奉雲臺鴻慶之祠者凡五年

十四年丁未因楊萬里封事之薦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

十五年戊申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在道再辭不允

王淮罷相夏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癸酉除兵部侍郎以足疾

在告請祠本部侍郎林臬因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遂

劾先生欺慢乞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在道辭免新任秋七

月復以足疾辭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免磨勘

轉官及職名皆不允年譜先生行其辭日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時葉適胡晉臣

俱上章論臬乃出臬知泉州而先生亦至崇福宮為兩罷之策九月復召辭受職命行狀上悟復召受職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古

名辭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太乙宮

兼崇政殿說書行狀時上將有倦勤之意為燕翼之謀

十六年己酉春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辭職名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即位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

閣降詔獎諭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以祖鄉請迴避辭

冬十月詔免迴避復辭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冬十月以地震及定疾不能赴錫宴自劾

仍請祠不允

二年辛亥以嗣子喪請祠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經錄先生以喪嫡子請祠甚堅當路者又以夏四月去郡辭職名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九月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不允冬十二月復辭以經畝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春二月有旨起之任復辭并請補祠秩許之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四月癸丑有旨起之任復辭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冬十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年譜或傳使人自金回金年譜以辭遠就近方辭

五年甲寅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起之任時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起行夏五月至鎮六月孝宗升遐光宗以疾不能執喪先生悲慟思患六月遂申省乞放歸田里

秋七月光宗內禪召赴行在奏事丞相趙汝愚薦行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不允九月辛卯奏事行宮便殿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上手札不允乃拜命閏十月丙子御批除宮觀明日徑以付下除寶文閣待制與州縣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皆韓侂胄之為之也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五

慶元元年乙卯三辭職名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二年丙辰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冬十二月落職罷祠從沈推祖疏也

右朱子進退之大節其梗槩如此總而計之凡有除命未嘗不辭辭之或至三四而已惟除丞學博士待次被省劄而即赴行在者以上年方奏事欲觀其言之行否也乃果以執政主和議而去矣除浙東提舉聞命即赴者以浙方薦饑上廩宸慮故也除潭州安撫使時方控辭明年春聞變即赴者

以洞獠侵擾恐益滋熾故也其餘或因言之不行而辭或因行之不盡而亦辭或因已不得其職而辭或因他人不得其職而亦辭或因小人猖獗而辭或因執政之畏憚小人而亦辭或因人之攻已而辭或因遠及其師友鼎原之所自而亦辭或辭焉以觀主意之誠否或固辭焉以卜主意之堅否惻怛懇摯一一斟酌而出之具有精義非徒獨善其身已也觀其與韓尚書書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乃關風俗之盛衰然則朱子之為天下後世慮者至深遠矣以此律已以此事君以此坊民而傅伯壽行詞猶有大慈如慢小慈如偽之譏可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六

五年甲寅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起之任時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起行夏五月至鎮六月孝宗升遐光宗以疾不能執喪先生悲慟思患六月遂申省乞放歸田里

秋七月光宗內禪召赴行在奏事丞相趙汝愚薦行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不允九月辛卯奏事行宮便殿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上手札不允乃拜命閏十月丙子御批除宮觀明日徑以付下除寶文閣待制與州縣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皆韓侂胄之為之也

勝慨哉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三

及門婺源程 莢校字

七

述朱質疑卷之十三

管滄夏忻心伯甫

記朱子外任政績上

更治原於學術。學為天下第一等學。則治亦為天下第一等。治。朱子自主簿。以至安撫使。仕於外者。僅九載。在南康二年。在浙東二年。在漳州一年。在潭州不滿三月。蓋自同安以外。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況其間長罪懼讒。牽掣拘迫。平生之蘊積。百未能罄其什一。然其本性命為經濟。原道德為設施。一切規畫措置。正大久遠之規模。已非後世一二循吏之所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三

能及。嗚呼。何其偉與。茲條舉件。繫臚列於左。以為世之學古

入官者法。

美風化之政

褒崇忠孝大節

忠臣孝子。天地之心之所寄也。世運有升降。政治有隆汙。而忠臣孝子。雖當晦盲否塞之秋。血性固結。百折不回。是天地生人之心。所以扶綱常而植人紀也。歷世既遠。遺蹟漸晦。苟遂聽其湮沒不顯。則天地之心。有時而息。而人心何所憑藉。以感動興起而奮於忠孝乎。南康軍有陳朝孝子。大中大夫

司馬高。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又有唐孝子宜春縣令熊仁贍。朱子未至南康。卽牒學訪查。又遣使祭熊仁贍之墓。晉陶威公侃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始家鄱陽。後徙尋陽。有遺跡在都昌縣界。朱子請賜廟額。以表忠義。漳州高東溪先生名登。爲古縣令。以直言忤秦檜奪官。徙容州死。朱子知漳州。奏請於朝。昭雪褒贈。以旌直節。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効於王事。

述朱實疑 卷之十三

二

而從前未有廟貌。朱子知潭州。建立祠堂。奉祀如法。特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義。他如建昌洪氏之義門。蔡婦之守節。皆褒揚不遺餘力。宋末死節之臣。學朱子之學者居多。其遺澤遠矣。

一 俎豆先代名賢

先賢者。士林之圭臬也。或道統足以繼往聖。或勲業足以澤生民。或以學術經濟著。或以文章氣節顯。或生於其鄉。或仕於其上。其流風餘韻。皆足以起衰立懦。砥頑訂愚。學記曰。祀先賢於西學。祭法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豈徒以美報云乎。

哉。蓋將使後之人有所興起焉。同安蘇丞相名頌。字子容。相元祐朝。學術風節。爲世所稱。而衆人及其族家子。反不能言。朱子爲簿時。立其祠於學宮。以示風厲。周謙漢先生曾知南康軍。雖不久卽去官。而先生爲道統先覺。傳之二程。世人始得聞孔孟之道。朱子知南康。立祠於學。以二程配。張南軒爲之記。又陶靖節潛劉凝之。與子道原。恕李常公擇。皆南康先哲。陳了翁。則講居於此。朱子爲立五賢堂。尤延之爲之記。又修葺南康軍學。攷訂祀典。泗水侯未得從祀。遂奏請登諸祀典。他如因卧龍而肖武侯之兒。過潭州而祀南軒之祠。高

述朱實疑 卷之十三

三

山仰止。景行行止。三復詩詞。爲之慨歎。至於永嘉學有蔡檜祠。移檄毀之。誅奸諛於既死。與發潛德之幽光。不均足以示勸懲哉。

一 修明禮教儀式

移風易俗。莫善於禮。周公六官。爲致太平之書。而謂之周官禮。蓋舍禮無以爲治也。禮行於朝廷。而君臣正。禮行於閭門。而夫婦別。父子親。禮行於鄉黨。交遊而長幼序。朋友信。俗吏簿書錢穀之是務。不得於民。則以刑繼之。烏知先王以禮範民之意哉。同安之在泉州。一小邑耳。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

里巷之民奔誘引伴相習成風其流及於士子朱子曉諭禁止仍申請政和五禮士庶昏娶儀式以憑遵守約束縣學釋奠止以人吏行事朱子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攷俾執事學生講習臨事無舛臨漳素號道院其後風俗浸薄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朱子到郡首頒禮教採古喪葬嫁娶之禮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在南康以臣民之家冠昏喪祭無須降禮文特申請檢會政和五禮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至於釋奠禮儀在南康日申請禮部頒發準禮部符下政和五禮儀式朱子參互

述朱實疑卷之十三

四

考訂頗未詳備復乞增修事未施行知漳州日復列上釋奠禮式知漳州日復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其以禮教民之意歷久不倦如此

篤庠序之政

一修葺學校書院

學校為起化之地書院實肄業之所士子離經辨志於是焉習尊師親友於是焉成考德論道於是焉講勸善規過於是焉脩苟或聽其風雨摧殘蕪蕪不治可乎朱子始仕同安職兼學事凡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後至各郡俱然學校之

外又有書院宋初江西則白鹿湖廣則嶽麓河南則嵩陽應天則睢陽所謂四大書院是也朱子守南康未及下車即牒訪白鹿故蹟純熙六年秋雨不時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而得其廢址乃屬教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極一時之盛嶽麓書院者乾道中劉忠簡公帥湖南延請張宣公主講其間後漸陵夷講論廢息朱子至潭州即牒學官排備齋舍凡案牘榻之屬以處肄業之士惜朱子在潭州未滿三月即去不能如白鹿之盛云

一優增齋俸學糧

述朱實疑卷之十三

五

士無飢寒之患而後可以從事於詩書古者庠序之士皆廩之於天子諸侯宋學校有贍學錢其遺意也然或薄少不給則仰事俯育之憂既深而遜志時敏之脩必懈非所以敬教勸學也朱子始簿同安與楊教授及荅陳宰書以為州縣之贍學錢州與縣通得用之於是留其二以贍縣學歸其二以與郡庠雖以是觸李教授之怒而不顧後知南康未及下車即牒軍學教授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以惠多士又置田於白鹿書院以養學者至安撫潭州不過三月耳其措置嶽麓書院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

給。又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其所以優給之者。蓋不徒教之。誨之。而又飲之食之矣。

一儲度經史書籍

聖賢之道。統存乎經。古今之治法。備於史。雖有生知之質。不能憑空而悟理義。逞臆而談治亂也。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宏。詩書執禮終身雅言。是孔子之攷經也。見郊子而問官。修春秋於魯史。是孔子之攷史也。孟子長於詩書。善明春秋之義。凡七篇所發明。皆尼山之家法。後世頓悟之學。以讀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三

六

書為支離。而學術大壞。然而窮鄉僻壤之士。無力購書。安得鄰架曹倉。戶戶而資之。講習哉。因以知古人禮在。嘗宗書在上庠之制。為取備也。朱子紹興二十四年至同安。二十五年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樞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業焉。公即日屬工官。樞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又料簡學中舊存書。可讀者一百九十一卷。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三十六卷。統建經史閣藏之。知南康日。復建白鹿洞書院。奏乞賜書院勅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并徧求江西諸郡文字藏之。每休沐輒一至。諸

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紹興庚戌四月到漳州。八月刻四經。四子書於郡。奉以告於先聖。各為說繫於後。以曉世之學者。其沾溉俊髦之澤。何其深與。後世學官皆有官書。博士束置不觀。徒飽蠹魚。否則竊載以歸。或任其散佚。而不以為意。可勝慨哉。

一揭示為學教條

自功令以科舉取士。士之讀書者。知為制舉之業而已。其於古聖所以教人為學之意。固未之有省也。即有一二高明之士。不可沈溺於制舉之間。又或役志於虛無。濡首於詁訓。求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三

七

之愈堅。去之愈遠。世無先覺。後生小子。欲聞古聖為學之規模。不謀於歧途。不迷於正軌。其孰從而聞之。朱子於同安論學者。論諸職事於白鹿洞。策問諸生。詳說其明示之。而取精者。在白鹿洞書院之教條。其論為教之目。五曰。父子有親。曰君臣有義。曰夫婦有別。曰長幼有序。曰朋友有信。為學之目。五曰。博學之。曰審問之。曰慎思之。曰明辨之。曰篤行之。修身之目。二曰。言忠信。行篤敬。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目。二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目。二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嘗萃六經四書。



古聖所以教人為學之旨一一皆有等級之可循譬如星之有斗焉學者辨方正位雖深宵之昏黑總可不誤於方向也又譬如射之有的焉學者操弓挾矢雖俟道有遠近總可不昧於正鵠也嗚呼至矣

一躬親講習討論

鄱陽馬氏曰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人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入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

述朱實疑卷之十三

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矣朱子始仕同安職兼學事士子狂於故習食已則去朱子為文勸諭之躬自督責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士風為之一變及知南康四五日一至學宮為諸生講說若呂東萊書云學中略為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御止是令校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為發明是也漳州亦時詣學校訓誘諸生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後安撫湖南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坐席至不能容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

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已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愆惻至到聞者感動周禮吏以治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朱子可謂兼之矣

一敦聘賢士表率

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孔子謂好與勝己者處如入芝蘭之室好與不若己者處如入鮑魚之肆其言豈不深切著明哉朱子在同安訪得本縣進士徐應中留心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寶天資樸茂操履堅懇申縣敦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使諸生有所矜式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舉為直

述朱實疑卷之十三

學率勵生徒在臨漳採訪鄉評知黃知錄樸恬退之風足為士子圭臬遂延請到學文聘一時名士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陳純永嘉徐寓七人入學士習為之一變至潭州之請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南康之請陸子壽升講皆此意也

一簡黜不肯示儆

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序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

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蓋古人立制如此之嚴也後世學校之政務尚寬容而敗類之士漸爲庠序之患矣朱子在同安屏弟子員告先聖文曰所領弟子員有某某者乃爲淫慝之行以瀆有司某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使至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教者終無禁也是用告於先聖恥以明刑在臨漳責張教授云教授分教一邦責任不爲不重今御容許多無行之人在學枉請官錢寡廉鮮恥雖能文何用某雖不肖

述朱實疑卷之十三

深爲諸君恥之在漳州至嶽麓書院抽籤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朱子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爲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學記所謂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朱子之謂與

惠閭閻之政

一清釐經界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今雖非古昔井地之制而田畝大小固有一定之經界經界不正則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族誑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僥倖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取不應得之財以足歲計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詳與留丞相劄子朱子爲同安簿已知其害

述朱實疑卷之十三

厥後有請行於泉漳汀三州者紹熙元年四月朱子既至漳州適與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籌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申請司以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以申請司而高公豪右多爲異說以沮之泉州顏尚書亦操兩可之見於是詔先行於漳州一郡二年正月始奉省劄朱子申轉運司云經界之事須於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今正月已是耕種乞許俟七月一日行差十月一日打量及冬而畢而二月即以嗣子喪去任矣冬十月漳州進士

吳禹訟其擾人詔寢其事然仁政必以經界為始朱子之論即孟子之說固不得而廢也

一興脩水利

溝洫廢而西北之水利失東南本不宜於溝洫窪下之田多藉梗岸高仰之田全賴陂塘皆於秋冬無事之時培築疏濬庶幾備豫無患若俟旱澇以求之則晚矣朱子於漳州於南康於浙東無不諄諄以水利為念南康濱臨大江陂塘之外尤重埂岸故有勸築埂岸之論浙東提舉之際專倚朱子以救荒之事讀朱子奏款荒畫一事件狀有云臣契勘本路水

述朱實疑卷之十三

主

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顧募作役後朝廷給降錢到撥一萬貫付黃巖縣興修水利又撥一萬貫付明州定海縣興修水利惜朱子即於是年九月去任未得為浙東各郡興永遠無窮之利也

一勸課農桑

農桑者衣食之原也西北多惰農而亦不務蠶織宋自南渡後士大夫盡力東南而農桑之利遂溥然民勤惰亦復不一且不宜桑之地頗多朱子起自田間習知民事南康臨漳勸

農之文長篇瑣語娓娓不倦又恐其文無益春初親至外郊躬行阡陌督責不遺餘力漳州頗不宜桑朱子以為栽種得法無不茂豫其頒示種桑之法冬月於外路多買桑秧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詢之今嘉湖善種桑者其言皆與朱子合又取王文林種桑之法刊刻佈勸其用心之勤如此

一蠲減賦額

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述朱實疑卷之十三

主

傷而罔不凋瘵蹶拔矣自古未有勤恤民隱而國不興者未有忽視民瘼而國不亡者然民之情不能自言於天子也民牧可以代言之至民牧不為之言累日以深困日以甚愁苦冤抑之氣千天和則為荒札傲眾怒則為兵戎故為國問寬一分民力者即為國家培一分元氣此中消息非知微之仁人孰能明之南康星子縣因兵亂民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加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不能供輸則復流離轉徙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計朱子乞蠲減稅錢至再至三而後獲命都昌縣木炭自來只用本

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任內。稍遲懼罪。自行供認。每秤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民以大困。朱子凡三上木炭利害劄子。而後木炭價錢。特與蠲減。又知漳州。奏將諸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經總制無額錢。特賜蠲減。行狀所云減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是也。至於制其救荒以外。如監酒課錢。紹興和買歲額。台州丁絹錢。無不一一爲之籌畫蠲減。陳請不一而足。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與。

述朱質疑卷之十三

南

一省察餘役

民役於官民之分也。用之以時而使之有節。易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夫亦何病之有。宋南渡後之役法。不勝其病。蓋時之重役。莫如耆長戶長。管幹鄉村盜賊。鬥毆烟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其初皆有雇錢。後裁充經總制錢。州縣無錢可雇。遂一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無賴游手。一充其役。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而民不勝其害。朱子尚書省差役利害狀。諄諄以復耆戶長雇錢爲請。未見施行。後朝廷準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行下州郡。朱

子既論其不便於民者凡四。而又以紹興山陰縣見行義役。簡直易行。無他弊病。奏請畫降指揮。苦口血衷。真不憚爲窮簷請命矣。

一措置社倉

古者藏富於民。耕三餘一。耕九餘三。是以年有凶荒而民無餓殍。社倉起於隋唐。卽周禮縣都委積之意。宋世已不復存。常平義倉。掌於官吏。有名無實。朱子所居崇安縣開耀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或相強奪。朱子嘗帥鄉人置社倉賑貸。立法詳備。民以爲便。辛丑奏事延和殿。乞推行

述朱質疑卷之十三

五

之得旨。詔行社倉於諸郡。其時紹興府會稽縣鄉官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卽乞官米置倉給貸。台州司戶王迪功。衢州龍游縣袁承節等。又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純熙丙午。陸文安公在勅局。編社倉法於廣賑恤門。梭山先生倣而置之於青田。他如婺州之金華。建陽之長灘。大關邵武之光澤。常州之宜興。南城之吳氏。莫不聞朱子之風而興起。今近七百年。奉行遍於天下。又或不免滋弊。於是豐備積穀諸名。相繼而起。而其實皆無能越乎朱子之範圍也。

一不留訟獄

訟獄之繁。固由於民心之薄。亦由上無訓導之實。民迷講張為幻。肆無忌憚。其不能情訟之源者已如此。至於一訟到官。遷延拖沓。或經年累月而不能結。講張之外。復生講張。其不能遏訟之流者又如此。毋怪乎訟獄之日繁也。朱子躬行示化。訓誨所及。皆足以革民之心。其源固已清矣。而聽斷之勤。從不留獄。答陳明仲書云。某在同安。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間。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此取弊之大者。葉賀孫錄云。某在漳州為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如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者。一齊都要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三

末

了。紀綱既立。都自無事。在南康與張宣公書云。詞訟減十之七八。今或至竟日無訟。嗚呼。誰非良民者。而忍聽民之紛紛不已乎。

一頌示古訓

不教而殺謂之虐。小民平日不聞先聖之格言。古賢之名訓。以致陷於罪戾。有司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朱子本身示訓。其教令所及。反覆諄摯。無微不至。又念愚民無知。往往持誦佛號。無益於身。於是揭示孝經。庶人一章。句解字釋。令百姓早晚解說。勝念梵經。又揭示古靈先生陳公勸論文。詳加詮說。

令同保之人互相勸戒。其視窮村僻野之愚民。皆可進之以學問之道。與明師慈父之誨。其子弟無異。嗚呼。仁哉。

一敦重倫紀

人倫有五。而父子兄弟夫婦三者。尤闔門起化之原。習俗偷薄。至於父子別籍異財。親死不為衰經。又惑於風水之說。停喪久居。而父子之道苦矣。兄弟以財產之故。致形爭訟。而兄弟之道衰矣。夫婦判合。別嫌明微。故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至於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不待媒聘而潛相相誘。而夫婦之防外矣。朱子於進士呂渭夫之狀。建昌縣劉玗兄弟。都昌縣

述朱質疑 卷之十三

末

陳由仁兄弟爭產之案。潭州夫婦管顧逃叛之俗。一一開諭曉示。愷惻慈祥。若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戒令勸率。民間亦有相信。如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令。不意其能爾。然後知大賢之澤深矣。

一屏黜異端

異端之教。蠱惑愚民。亦由平日官長無禮義之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小民迷惑情亂。無所適從。遂相與削削而歸之。其由來非一日也。有如男女以修道為名。私創道院。終身怨曠。以禮佛尊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以禳災祈福為名。歛

掠錢物。裝弄傀儡。此彝倫所以日歇。而淫邪之學。所以日多也。朱子反覆譬解。以曉愚俗。臨漳之間。俗以大變。陳安卿云平時習浮屠爲傳。擇禮塔勒。岳之會者。在在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親。敏敏而不取。亂。家子女。從空門者。或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孰謂舊染之不可更革哉。

一懲治豪右

甚矣小民之苦也。既困於有司。復困於豪右。有司之困。易一有司。困或有時。而滅豪右之困。則鄉井里閭之間。若將終身。且及其子孫焉。然豪右不畏天理。不畏王法。而未嘗不畏有司。故愛民之賢有司。必先自能治豪右。始朱子初仕同安。見

述朱質疑卷之十三

六

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肖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家計狼狽之人。皆一一爲之申理。漳州之請行經界。專爲挫抑豪右之兼并也。卒爲豪右之所沮。可勝歎哉。其在南康。視民如傷。凡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黃教授書云。示前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某饒略虎狼。保全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忌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提舉浙東時。劾金華豪戶朱熙績。結托權貴。不伏賤糶。貧乏人戶。俞九金二等哀訴屬實。乞重賜黜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一時無不稱快。語類載朱子南康臨罷。有豪家子弟。躍馬於市。損人家小兒。命杖之。譙樓下。劉子

澄不以爲然。因爲講西銘。天下疲癯殘疾。惴惴寡寡。吾兄弟類連而無告。一段可見朱子之不畏疆禦。皆其不侮寡寡。不虐無告之心。所流露者也。

一緝捕盜賊

盜賊之起。由於衣食之不足。化導之不脩也。朱子歷任九載。雖南康浙東之旱。罕聞盜賊。固教養之素具。亦預防緝捕之有方也。語類載葉賀孫錄。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述朱質疑卷之十三

九

及門婺源胡紹實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四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記朱子外任政績下

馭官吏之政

一勸諭長貳和衷

周禮六官治教禮政軍刑各有攸掌。設參傳伍陳股置輔。大事則從長。小事則專達。此成周之政。所以無不舉也。宋純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發書當日文書。謂之過廳。後故事相沿。不過茶湯相揖而退。知縣既不謀之。佐官

述朱質疑卷之十四

佐官亦不請於知縣。大率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已。朱子為郡。一遵條法。逐日聚廳議事。應授接詞。訴理斷公

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圓備。然後施行。其與星子諸縣書云。逐縣知佐。既是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自然。政脩事舉。民受其賜。旨哉言乎。

一約束縱役侵擾

胥吏者。官長之爪牙也。不職之員。多縱侵擾。民受其害。而不能上達。即有一二能上達者。本官既袒護胥吏。上司復徇庇屬員。而民無所控訴矣。即以浙東而論。保正副最為重役。官

復略不加恤。一縣之內。有令有簿。有丞有尉。號為四衙。雜出文引如脩造廨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瓦磚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買為名。不冒支給分文。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輸。如遇縣官下鄉。公吏等亦用轎乘。無不取辦保正。椎剝肌膚。又以南康而論。類以和雇為名。科差夫力。以供諸役。出入公幹。皆令保正。關喚人夫。荷轎擔擎。陪貼錢物。他如交納倉庫錢米。經日不得朱鈔。即或朱鈔到手。而本縣重疊追擾。又如科賣民戶。雞引及抑勒打酒諸害。不可勝數。朱子一一為之約束。無少

述朱質疑卷之十四

寬貸。行狀載朱子提舉浙東時。郡縣官吏。稱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可想見一時之風概矣。

一計治不尙催科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古之所謂循吏也。後世之吏。專以催科為能。而上之所以考察之者。亦惟此可以報取。於是苛刻武健之治興焉。朱子提舉浙東時。承尙書省劄子。近來州郡以寬恤為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劄下所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嚴行督責。起發。朱子以狀論之云。朝廷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勅州郡。奉行

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誣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恐有傷治體。某雖愚陋。委實不敢奉行。在南康。荅呂伯恭書云。為縣者。豈不欲了辦財賦。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後之考察屬吏。專以催科為能者。其亦聞朱子之風而興起乎。

一考察不受私謁

昔伊川先生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上書請謁。乃是求知。伊川曰。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

述朱質疑

卷之十四

三

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伊川曰。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如此。持國便服朱子浙東客次。榜云。某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為名。不敢不悉心詢究。凡我同寮。究心職事。律已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啟。自陳脚色。挾恃勢援。宛轉求請。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絀辱之羞也。程子之律人。與朱子之自律。均足為正已率屬者法。

一薦舉以顯賢能

賢能之吏。民倚以為命者也。醇正廉潔。豈弟君子。白賢。有猷

有為利足及物。白能之二人者。盡心於民。無求於上。或悃悃

無華。奔走不能取悅。或狷介有守。苞苴恥於自媒。其幸焉者

不獲乎上。久而引去。其不幸者。或有意外之虞。而世之登薦

刻列舉牘者。固別有人在。宜乎吏治之日汙也。朱子舉龍溪

縣翁德廣狀曰。德廣天資剛直。不為赫赫可喜之名。而有懇

懇愛民之實。庶幾古之循吏。又推原德廣平日。孝友稱於宗

族。行誼信於鄉間。以為勤事愛民之本。豈世俗之所謂賢能

者哉。又同監司薦權知邵州播燾之庭。訟日簡。郡固空虛。曾

周益公薦權知全州。韓遷之民情利病。纖悉洞究。權通判郡

之見本狀。權知全州。韓遷之民情利病。纖悉洞究。權通判郡

述朱質疑

卷之十四

四

州蔡咸之措置有方。民被實惠。提刑司幹辦公事方詮之器。資宏裕。識趣高明。他如薦潘時舉。以自代。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同本州守錢佃。措辦賑濟。熟知漳州知錄趙師慮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薦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洵可謂大公無私。一時賢能之吏。莫不登諸薦牘矣。

一參劾不避權要

不職之吏。小則廢弛。大則貪酷。夫廢弛之罪雖輕。民受其害者已不少。況大而至於貪酷乎。古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真名言也。然其人或根據權要，或交結臺諫，其聲勢愈大，則氣餒愈毒，而民之受其害者，幾於無所控訴矣。如臨漳之縣官從事卽黃茂，紹興府差指使密克勤，紹興府都監賈祐之，衢州元差監酒庫張大聲，龍游縣丞孫孜，知江山縣王職中，朱子俱以不職前後奏請罷逐。衢州守李峴，專務掩飾，以親戚方在政路，雖轉運司莫如之何。朱子則悉得其詳，勿罷之，而其尤甚者，莫如前知台州唐仲友。仲友與丞相王淮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會朱子涉台州境，民訴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

述朱實疑 卷之十四

五

益衆。因盡得其貪汙淫虐蓄養亡命諸款，章三上。王淮匿不以聞。朱子論益力，始罷仲友。台州新任時已久旱，雨遂大淫，是歲穀重熟。

經武之政

一條陳軍政

養兵至宋世，其弊極矣。孝宗之時，將帥類皆行賄於近習，以圖進用，而弊更不可言。朱子庚子應詔上封事，論節軍費之法，曰：選將帥，覈兵籍，論實軍儲之法，曰：開廣屯田，論益邊備之法，曰：練習民兵，反覆數百言，皆籌畫經久之計。壬申奏事

延和殿，及上封事，則專論將帥之通近習，大旨以爲日者諸將之求進，必先捨剋士卒以直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則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不知兵謀，固無望其可覈軍實而豐儲蓄矣。至屯田尤所不願，於是漕運煩費無以供州兵之食，而民以益困。忠言讜論，惜孝宗之不能盡用也。

一練習武藝

兵之於藝，猶士之於學，愈習則愈熟，不習則不精。在上之人有以董幸之耳，純熙二十三年，朱子至同安，二十五年，縣有

述朱實疑 卷之十四

六

盜與監鹽稅曹沆分備西北隅，士皆感奮爲用。相城之隅，得隙地，斥以爲圃，屬其徒日射其間，而朱子爲之記。又葉賀孫錄云：某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只管挽射及等而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會射，及上等者亦多矣。

一論降洞狴

兵有必用者，亦有不必用者。必用之兵，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謂我戰則克也。不必用者，感之以德化，示之以威信，務有

以服其心而已矣。朱子甲寅至潭州，會獠人蒲來矢作亂，朱子遣軍校田昇諭降，昇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十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俾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是役也，兵未血刃，而洞獠歸化矣。

一 移置勁旅

兵家貴形勢，據要害，旅雖勁，置之不得其所，猶不勁也。如朱子知南康軍時，朝廷議於都昌創寨，朱子特上劄子，以為都昌並非要害之地，有尉司弓級七十五人，足以捍衛，不必增立營寨。至於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乃辛棄疾初置為本

述朱質疑 卷之十四

七

州勁旅，後遙隸襄陽，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實為不便，請仍隸湖南安撫司，詔從之。一不必創置，一必移置，俱審形勢，相要害，所謂因地以制宜也。

一 約束保甲

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而害亦不可勝言。朱子申禁保甲，擅關集劄子云：目今現行條法，但有團結教習之名，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比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為名，聚眾弄兵，陵弱

暴寡，托於保甲之名，欲望特賜敷奏，明降指揮，有敢恐脅官私，報怨拒捕者，比凡人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敢敗壞良法矣。

一 劾罷庸將

庸將與庸吏，皆足以病兵而害民，不可不急加陶汰也。朱子安撫潭州時，值洞獠蒲來大作亂，又邵州被湖北獠賊侵犯，朱子訓練教閱，皆成勁旅。有本州具劄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并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又本州管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誤洞，全賴官軍聲

述朱質疑 卷之十四

八

勢彈壓。陸景任向來差遣，止是監當場務，未嘗編習軍旅，又兼之精力既衰，實係尸位養疴，不勝兵將之責。奏劾罷之，軍政為之一肅。

救荒之政

純熙庚子，南康軍旱災，朱子大修荒政。年譜紀其凡活飢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千七百七十六口。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辛丑湖東大旱，較南康尤甚。孝宗專倚朱子以救荒之事，朱子自十二月視事西興，至明年九月歸所活，至不可勝計。浙東戶歌朱子之德，孝宗亦以煞

究心稱之自古救荒之治未有過於朱子者也茲於惠間開之政外別出紀之庶幾吾黨之痼疾民瘼者有所取法焉

一脩德政

德政為感召和氣之原一切救荒皆其後也文集上脩德政以弭天變狀其略曰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實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省自改

一精祈禱

荒禮禱祠載於周官咏於宣雅古之制也然必至誠感神而後神始鑒之世俗有司奉行故事直謂之未嘗祈禱可耳

述朱實疑卷之十四

九

譜是夏南康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卻蓋暴露藜食逾月

文集祈雨謁北山文。廣祐廟祈雨文。豐利侯祈雨文。祈雨文。祈晴文。

一勸止流移

灾荒之始民不耐目前之苦遽爾流移俗謂之逃荒道途之艱苦風雨之暴露氣候之涼熱口體之寒餓疾疫之傳染往往未及歸來而死亡已大半矣世鮮富鄭公安得輕去時里為民上者極力振濟尤宜勸諭於始勿使流移庶將來得霑實惠云文集勸諭救荒榜一條勸諭不可容易流移。勸諭

逃移民戶

一先籌糴米

救荒非米不可初荒之時米未甚貴多方糴之則費省而活民多矣語類勝麟錄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軍卻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振濟早時糴得卻糴賤文集與諸司論賑濟劄子一安撫司振濟米合於冬初差船搬運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合從兩司多印文榜委官收糴一搬運米須得十餘萬石合早撥定本錢選差官員或募土豪令速到地頭趁熟收糴

述朱實疑卷之十四

十

一招募米商并免貨稅

荒年之米莫要於通商米日多則價日減然招商之法非優免征稅則商人猶有所畏而不前也行狀朱子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浙東客州之米已輻輳文集奏救灾事宜畫一狀云歲既不登全賴商賈阜通之利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欲望特降睿旨所帶貨物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

一勸諭獻助優給賞典

獻助賜爵自漢成帝始亦權宜之一法也朱子除浙東提舉

以南康納粟賞典未行不受職名及堂帖報賞典已行乃受其不肯失信於民如此文集乞推賞獻助人狀。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奏救荒畫一事狀一條。去年獻助賞格。比乾道七年歲減米數之半。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乞於一路施行。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獻助推賞。乞刪去指揮內數語。減半賞格榜。

一富戶借貸貧民及主戶借佃戶稻種俱官為追償

荒年獻助輸之於官。優以賞典。不責其償也。惟大有力者能之。至於鄉里借貸。主戶存恤。許其出息追償。多方推廣。庶幾

述朱質疑 卷之十四

十一

野無餓殍云。文集勸諭救荒一條。上戶接濟貧戶。措借出放。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當為根究。約束糶米及劫掠榜一條。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主戶自當優恤。乞給借稻種狀。

一奏請公帑振民

荒政首日散利。鄭氏以貸種食釋之。貸種食亦散利之一端。其實不盡是也。司救凡四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後世則謂之振俗作賑。說文振舉救也。謂舉金帛穀粟而救之也。責其償者曰振貸。不責其償者曰振

濟為法不同。務期實惠及民而已。宋孝宗最愛民。又得朱子至誠惻怛。為民請命。故所施為獨厚云。文集乞撥錢米充軍糧振濟狀。內有放免租稅。奏借兌上供官錢糶米。內有乞倚開夏稅。乞截留米綱充軍糧振濟狀。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乞撥兩年苗稅劑于以上南康。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狀。內有雅。奏巡歷合奏聞事件狀一條。乞再借官會三十萬貫。痛減度牒之價。乞給降官會等事狀。奏救荒畫一事狀一條。乞給度牒官會再賜給降。其度牒減價。每道只賣五百貫。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乞已蒙給降三十萬貫。更

述朱質疑 卷之十四

十二

乞撥給湊作二百萬貫。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再奏乞給降錢物。內有減放住催水利等狀。巡歷至台州奉行事狀一條。奉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緡。即時分撥應副諸州。申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以上浙東

一奏請蠲停賦稅

荒政二曰薄征。高氏愈曰散利。發已藏之公帑。薄征。減未輸之民租。宋制諸州歲歉。凡賦租未入。及入未滿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需。豐年皆周禮薄征之意。讀朱子請蠲停賦稅各款。何其籌之備也。文集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內有

借兌上供。申南康旱傷狀一條。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上官錢糶米。康。乞給降官會等事狀一條。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錢。並行住催。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救荒畫一事件。狀一條。被災州郡督理夏稅。特與寬限。其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先期輸納者。理折今年夏稅。乞將合該蠲闕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狀。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令州縣不得刷具舊欠。催督賦稅。乞將嵯縣上虞餘姚三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闕。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乞

述朱實疑卷之十四

三

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亦依分數蠲減。至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乞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賜蠲放。乞台州免納丁絹狀。奏均減

紹興府和買狀以上浙東

一親巡歷災區及差賢員檢視附督察糶濟用人

荒政莫難於審戶。非親巡歷災區。及差賢員檢視。則畏事之吏。以多報少。強橫之民。以少為多。皆勢之所必至者。行狀。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文集。約束檢

早今歲適逢旱歉。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官一人。只帶廩子一名。吏貼一名。當直八名。計日給錢米。各自負帶。不許分毫騷擾。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奏救荒畫一事件。一條。伏見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才能忠信。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糶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浙東年。乃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監一場。以轉振

濟南

一申請禁止過糶

述朱實疑卷之十四

南

告糶歸粟。春秋美之。過糶之禁。葵卯申之。俗吏不知大體。私於已境。而薄於鄰境。烏知同官通財之義哉。文集。乞行遺糶米官吏劄子。乞申明閉糶指揮劄子。乞禁過糶

一分場濟糶米不日給

濟糶之法。場少人多。則飢餓未死之民。反以擁擠而死。且為升合之米。逐日領取。反失常業。均非策之善也。年。請先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分為三十五場。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

五合皆一類與之。

一嚴禁劫奪

荒政終於除盜賊盜賊倚荒劫奪無以戢之則亂成矣辛棄疾帥湖南揭振濟榜首日劫禾者斬司馬溫公論劫奪不治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實多旨深哉文集約東糶米及劫掠榜。勸諭救荒一條如妄行需索鼓眾作鬧至奪錢米定當追捉根勘。

一興工代振

附典脩水利

國家有必當振濟之飢民又有必當興脩之工役高工於振

述朱質疑卷之十四

十五

古有成法朱子最參於水利故敷奏不外是云文集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乞備修石隄劄子。奏巡歷台州奉行事事件狀一條支撥降到錢文興修黃巖水利。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所請百七十萬貫於內量撥什三與修諸州水利。再乞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一荒後籌養元氣

民大荒之後與大病之後無異休養調護元氣庶幾可復若責以新賦又復帶納其舊通民何以堪文集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及門婺源程益恒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五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陳正獻公三薦朱子攷

黃勉齋朱子行狀凡召用下俱不著薦者姓名宋史本傳則載之然亦未備如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召赴行在本傳但云用輔臣薦而不言輔臣之為何人年譜則云用執政陳俊卿薦按是時俊卿纔為殿中侍御史去輔臣尚遠惟李心傳微之道命錄作陳康伯薦本悞康伯自二十七年參知政事至至隆興元年十二月罷相陳正獻公俊卿三薦朱子見朱子所作行狀中俊卿本傳亦

述朱質疑卷之十五

十一

云尤敬朱某屢嘗論薦而年譜所載二薦首一薦實非俊卿本傳亦載二薦而三不具茲攷之列於左用明正獻公以人事君之義焉

宋史朱子本傳乾道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待次年譜乾道三年除樞密院編脩官待次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

忻按此正獻公第一次薦朱子也俊卿珙傳不言者以已載於朱子之傳故也

本傳純熙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其甚力。按此條宋史誤列應話上疏下。

陳正獻公行狀純熙五年五月改判建康府詔赴闕奏事因語及人材問公識某人否對曰臣素知之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則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漢職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願陛下留意上為沈思久之。又云公好賢之心實篤於內一時人材薦達甚衆然皆不以語人如某之不肯公前後蓋嘗三薦之而赴建康時對語尤切。

所按赴建康時所薦對語尤切者即所謂猛虎在山云云也。  
述朱實疑卷之十五 二

王白田云嫌於自贊而隱之故稱某人是也此正獻公第二次薦朱子也。

年譜純熙八年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鹽場。

朱子與陳師中正獻公之子書云某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

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汚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歸見劉平甫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蹙蹙不知所言。

所按此正獻公第三次薦朱子也朱子當日之出處關吾道之盛衰排之擠之者固多而薦之者亦復不少然至於再至於三勸懇懇歷久而不倦非好賢之篤其何能若是哉又

攷朱子知南康軍時正獻公為江南東路安撫使朱子一切救荒諸政如搬運他州米穀振糶求免漕司催發舊欠求免赦恩所放官物求於上供數內分餘去年所放旱米乞撥給錢米脩造石寨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約束上流過糶等事皆有劄子達正獻公其後行之無所窒礙者皆正獻公之力居多也。

記汪文定公奏狀

汪文定公應辰集中有除敷文閣待制舉朱某自代狀其詞曰準令諸侍從官受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觀左迪

述朱實疑卷之十五 三

功耶監潭州南嶽廟朱某志向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為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為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所按此事不見於年譜行狀竊謹識之以見文定好賢之誠舉士之美焉。狀中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為本其形容朱子尚未的確。

記林黃中唐說齋二事

宋南渡乾純之間人材極盛而浙閩為最宏通博雅之士指不勝屈其有著書滿家洽聞禪見一為勅朱子之林黃中東一為朱子所劾之唐說齋仲友二人者固皆自命不凡者也黃中不

信邵子之易猶可言也。至謂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合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卦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故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其前四卦以兩正體兼兩互體，其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體，生之之義寓於包之之中，穿鑿甚矣。黃中不信西銘，猶可言也。至以乾父坤母，非易之本義，塞吾其體，帥吾其性，舍氣言體，舍志言性，非孟子之本義，父母可降爲宗子，宗子可升爲父母，爲易位亂倫，名教之大賊，則於西銘之文義，尚未十分領會，何論其他。黃中有周易集解三十六卷，崑山徐尚書刻通志堂經解，已梓而復毀其板，則是非之心，猶存。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五

四

於六百載以後矣。唐說齋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四十卷，今皆不存，僅存數條於王伯厚困學紀聞中而已。黃中立朝，頗著風節，其子行知，亦有文名，故其書尚流傳於世。說齋體蓋不飭，而其子復不肖，一時諸老無復齒及之者，故其著述皆不傳。黃中以講論不合之故，至以道學之僞糾朱子，說齋被台州士民遮控，列之彈章，遂聯絡陳賈鄭丙，以僞學誣朱子，致啟慶元黨人之禍。士類爲之一空，其辜皆有不勝誅者。嗟乎，讀書稽古，本欲親師取友，以成其德，行道濟民，以達其學。今黃中之妒賢嫉能，說齋之貪賄病民，如此，則反不如不讀書者之猶

有所顧忌也。雖著書滿家，何益哉。

記葉正則論林栗封事

葉正則論林栗封事，頗獲一時盛名。今按封事中有云：朱某素有文學行義，居官所至有績，既以常人之賢者擬朱子，而又云：遂去一某，固未甚害，則直視大賢之進退，爲無足重輕矣。語錄又載：陳君舉有朱某素來迂濶，臣所不取之語。永嘉學術不能辨別賢否如此。

記慶元三年僞學逆黨籍

朱子提舉浙東常平鹽茶時，因劾唐仲友，得罪於宰相王淮，於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五

五

是陳賈鄭丙先後攻道學，林栗因之顯斥朱子，而道學之目，遂爲世所指名矣。後劉德脩奏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及韓侂胄專政，召何澹爲御史，攻道學爲專門之學，蓋祖紹興時任勃何若曹筠之故智也。後又以專門之學不足肆其誣誣，於是劉德秀論留正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胡紘論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慶元初年，奸媚之徒，無人不痛詆僞學，始猶不敢誦言姓名，至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而朱子落職矣。劉三傑又以僞學僞黨，獲罪尚輕，對言前日僞黨變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沈遂上疏乞置僞學之籍，於是僞學逆黨著籍。



者宰執四人右丞相趙汝愚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留正潭州帥  
王簡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煥章閣待  
制朱某知臨安府徐誼吏部侍郎彭龜年中書舍人陳傅良戶  
部侍郎薛叔似兵部侍郎章穎刑部侍郎鄭湜吏部尚書樓鑰

吏部侍郎林大中禮部尚書黃由兵部侍郎黃黼禮部侍郎何  
吳吏部侍郎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起居郎劉光祖太府寺丞  
呂祖儉太府卿葉隨秘書郎楊方校書郎項安世校書郎李璠  
起居郎沈有開知穎州曾三聘軍器監簿游仲鴻監察御史吳  
德祭酒李祥國子博士楊簡監左藏庫趙汝愚准西攝幹趙汝

述朱質疑卷之十五

木

談校書郎陳峴著作郎范仲櫛司業汪遵國子博士孫元卿大  
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宗正丞田澹右正言黃度太府卿張  
體仁福建提舉蔡幼學浙西提舉黃灝池州教授周南嘉興教  
授吳柔勝江東提刑王厚之知湖州孟浩知揚州趙鞅成都通  
判白炎震武臣三人池州都統皇甫斌知金州范仲任江西兵  
馬鈐轄張敦遠士人八人大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中麟  
蔣仲宋史作傳徐範處士蔡元定呂祖泰共五十有九人見宋李氏  
錄攷宋史有傳者三十五人餘二十四人軼事往往見於他傳  
皆一時之賢人君子也迨乎黨禁既弛諸賢存者稍稍起用惟

葉仲則於侂胄用兵之初不能力阻薛象先嬖毀晚節未免不  
滿人意其他如黃文叔之知建康活饑民百萬口周南仲之召  
試館職力詆權要林和叔之請誅侂胄及旌吳呂祖儉彭龜年  
之忠直皆卓然可與日月爭光也

書宋史倪思傳後

倪文節公立朝梗概見於宋史者甚偉惟朱子年譜載省聞知  
貢舉葉翥倪思道命錄作思與本傳同劉德秀等論文弊復言  
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  
將諸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

述朱質疑卷之十五

七

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云云似文節與葉翥劉德秀皆  
韓侂胄之黨攷侂胄傳云吏部尚書葉翥邀侍郎倪思列疏論  
偽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是文節明明與翥相  
反非翥類也按文節本傳光宗末出知紹興府茂陵即位召除  
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之出知太平州茂陵本紀  
處元二年夏五月辛卯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  
人及第出身宋制進士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夏御試賜及  
第出身是葉翥知貢舉文節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宋制知貢舉  
人舉二係二年之春侂胄傳敘葉翥邀文節論偽學在趙汝愚暴

墓之下。汝愚正月庚子卒於永州。則即二年春同知貢舉之時。非有二也。文

節不從而免官。即本傳姚愈劾之。出補太平州也。葉翥擢執政。

即慶元二年夏四月。以葉翥簽書樞密院事也。劾文節之姚愈。

即論姦偽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者也。文節如果與葉翥劉

德秀同論偽學。即與姚愈同為侂胄之黨。何至姚愈猶劾文節。

又何至葉翥擢執政。劉德秀遷諫議大夫。而文節反出知太平

州乎。後侂胄用兵之時。復起文節。而文節始終不為侂胄所屈。

其立朝梗概可知矣。然則省闈之論偽學。乃葉翥劉德秀為之。

文節實不與焉。徒以同知貢舉。遂牽連而蒙斯玷耳。幸本傳及

述朱質疑卷之十五

侂胄傳猶可放見。故反覆核辨之如此。嗚呼。朱子年譜多後人

附益。不盡李果齋原本。而精博如李秀巖。其作道命錄亦平列

三人。而無所區別。何倪文節之不幸也。

胡紘不當在弟子之列說

自古彎射弄之弓者。何代無之。而程門之邢恕。朱門之胡紘。尤

為世所指名。按邢恕始學於伊川。後自磁州見明道。復從之遊。

明道之歿。恕所敘說。伊川取而次之於行狀之後。其為程門之

弟子。何疑若胡紘者。宋史但稱其未建時嘗謁朱某於建安。某

待學者惟脫粟飯。過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

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未嘗明言其為弟子。夫以隻雞

尊酒相責。是紘固明明以客禮自居矣。即云紘先有執業之志。

然亦既亡去。則與畔將逃卒無異。早已別籍於建安之門。安得

尚謂之弟子哉。乃考亭淵源錄引宋史本傳。於嘗謁朱某下。增

受學門下四字。殊失其實。彼傳伯壽者。以故家子。嘗執弟子禮。

見於行狀。又非胡紘比也。

述朱質疑卷之十五

九

及門婺源胡紹實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當塗夏忻心伯甫

朱子廬墓寒泉攷

乾道庚寅正月朱子葬其母於後山天湖之寒泉塢因築室寒泉讀書其間小祥之後諸生就之講習遂攜二子同往并招蔡季通課之後既免喪益加修葺往來讀書不輟名之曰寒泉精舍茲攷其約略著於篇

年譜庚寅春正月葬祝孺人於寒泉塢日居墓側且望則歸奠几筵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一

王氏懋竑攷異云年譜李洪閩三本皆云日居墓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朱子庚寅與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初不廢講論則朱子固嘗至寒泉與朋友講論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几筵恐未然也今削去而增見於此

忻按年譜此條必李果齋原本後人斷不能憑空增益朱子本不居廬墓之名寒泉亦本無精舍之目但築室墓旁既便朝夕攀號亦可溫習舊業古人居喪無不讀書且亦不僅喪

禮祭禮况既虞卒哭乎孔子葬防孟子葬魯反齊皆有門人問答之事是亦未嘗盡遺生徒寒泉去建陽二十里平時則守墓講習朔望則歸奠几筵正朱子因時斟酌居喪盡禮之實王白田不信年譜一筆鉤刪又以荅伯崇書為庚寅辨見下末復引溫公書儀禮記闕元禮諸書若深不滿意於朱子之居喪者噫嘻奇矣

庚寅程允夫與朱子書云聞近已襄大事遂廬墓側凡兄所行皆古人事不可及也朱程答問

忻按此朱子廬墓之的證可知年譜之非妄語朱子至德純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二

孝廬墓一節不足以重朱子故勉齋行狀不載而果齋年譜載之者紀其實也

庚寅與林擇之書云某憂苦如昨至節謂冬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以講習息息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指寒泉相聚極有益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來書南軒求去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

忻按張南軒庚寅自嚴州入朝辛卯五月去國此敘魏元履子九月來書求去不獲云云則是書為庚寅之十一月朱子已逾小祥矣

辛卯荅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李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論又云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稍伸已志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未便又末一條云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

斫按此辛卯書也范伯崇為廬陵屬邑主簿在朱子丁母艱以後已丑庚寅之間荅伯崇書云須送行語哀苦中不能為文其奏取以代錄事

名其堂曰盡心朱子為之作記在癸巳二月此荅書時尚為主簿則癸巳以前也張欽夫庚寅召還未及期歲召對六七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三

次辛卯夏五月以論張說與時相虞允文不合出知袁州去國此云欽夫得行所學又云得正月書得行所學指召還為講官所得正月之書則為辛卯無疑也

又按合上二書攷之則朱子之攜二子招季通及有一二朋友講習寒泉皆小祥以後事也庚寅九月小祥

與蔡季通書云此只八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足望臨顧也續集

斫按此招季通書也此只八九間疑朱子墓側之屋下寒泉十一二間疑寒泉之下別有十一二間可以居季通及來學者足望臨顧專指下寒泉而言未知是否

又與蔡季通書云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其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告便令人學勿令遊嬉廢業又云錢物已令攜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即寄錢去煩為糴也

斫按上二首年月不可攷朱子招季通課其二子此其證也書末所云后山即壙記後山天湖之陽寒泉塢之所在也

又按以上諸書皆稱寒泉並無精舍之名

辛卯與林擇之書云其哀苦之慘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音容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四

以後季通大病無甚倫理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如此可歎可歎

斫按南軒去國及秋來增劇云云則此書為辛卯之秋朱子已大祥矣是年冬朱子釋服以後遂常為講習之所

近思錄序云純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

斫按精舍之名始於此以前但說寒泉不名精舍也

記朱子屢請祠祿

宋世祠祿之制最為忠厚雖創自王荆公不得因其人而議之

也語類云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臣帶之真箇是主管某宮某觀御容之屬所按宋自景德四年安奉太祖御容奉天禪院其後皇祐間安奉太祖御容於滁州太宗御容於并州真宗御容於澶州凡中外宮觀寺廟皆安奉御容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鹽茶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所按朱子在浙東有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在長沙劾將官陸景任乞與官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五

觀差遣所謂後來漸輕今則又輕是也朱子幼孤韋齋幼時無寸椽尺土之庇依建安劉氏以居二十四歲始薄同安淨沈未秩者數載歸即杜門食貧不仕者二十年每朝廷授官進秩稍不以道便辭謝退避其所以養親讀書者惟恃朝廷之祠祿耳此區區祠祿在廊廟有養賢之恩在朱子無傷廉之取而畸學之士反從而議之孟子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朱子之與孟子其揆一也

跋朱程答問

朱子雖居建安然遷自新安甫再世耳讀名堂室一記其眷念

故鄉之意懇懇諄切溢於楮墨之外程允夫先生者朱子之內弟也與朱子往來書札後人輯之至四十餘首之多大抵以伊洛之學相勸勉而深以縱橫馳騁之士為戒虞道園曾跋家門一帖所謂片言隻詞皆足觀感是也所按朱子於故鄉後進屬望真摯豈僅允夫一人哉觀其與汪伯虞注太初滕德粹汪叔耕祝直清程傳之汪會之汪大山諸書無不以切己之學勸勉告誡札中敘及鄉井有云先世流落閩中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答汪太初有云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纔得一歸今又二十餘年所論為學之意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答滕德粹有云某於足下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六

為同郡人彼此未得一面答程有云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功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答汪會之情詞惻怛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也今朱子之祀享遍海內而精神陟降尤當戀戀於紫陽星渚之間學者幸生文公闕里則桑梓先賢尤宜效法宜何如講明切究厲德脩行以無愧東南鄉魯之稱乎

慶元二年丙辰九月朱子無主講新安郡城攷

朱子自閩如婺源省墓者再一為紹興庚午朱子二十一歲一為純熙丙申四十七歲見於年譜及諸葛泰所撰紫陽書院記甚詳乃明汪

六符著新安學會錄載慶元二年朱子六十七歲九月大會於郡城山

房主教晦庵朱夫子鄉先生受學者幾三十人學行最著者十

有八人發源李明齋李札聯溪齋孫策齋洪德玉程允夫洵

及從子翠林樓汪湛仲清卿李英端雄敏則祝和甫穆

並弟癸吳友堂程士華實之休邑則程東隱先及子格齋未

承奇汪方壺華汪太和楚材許衡父文蔚神門則謝公玉進未

又載朱子答問凡十四條自謂出朱子紀實及南溪書院志未

之有攷也汪星溪佑既以學會錄為裝點成篇見天啟辛酉會

氏墳所脩紫其作書院建遷源流記猶首敘丙辰會講之事不

亦惑乎施誠齋瑣知十四條為良知之學而演刪去不載而又

敘此事於會講卷端且於年譜增入丙辰九月如婺源省墓會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講郡城一條又於趙師雄傳中敘入朱子以慶元二年歸省墓

主教郡城山房公從至郡云云是二公固皆以郡城會講之事

為不謬也江春脩永證以新建程氏譜不載實之會講之事固

不足為據即謂允夫官廬陵在沈繼祖十二月攻擊偽學之先

攷之亦未能詳盡也按大全集載朱子慶元二年九月丁丑跋

東陽郭德輔行狀云東陽郭君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

於建溪之上請銘又慶元二年十月丙午跋許侍郎詩卷云侍

郎許公之孫建陽丞公示某以公手書詩卷是此年九月十月

朱子皆在建陽何緣有新安會講之事其證一也又慶元二年

十一月乙巳朱子祭程允夫文云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

書不聞有所疾痛及二十九日會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

比以此月八日不幸下世是允夫卒於十一月初八日其九月

六日猶作書寄朱子何得有相從會講之事其證二也方虛谷

回撰程東隱先生墓表云朱子掃墓歸婺源先生擔簦見之年

已七十餘不能追隨入閭遣其次子承奇侍歸建安葉秀發程

格齋先生墓誌云文公省墓婺源君之父東隱先生挈君往謁

因令君侍歸建安踰年而返東隱先生晚得痺病君孝養備至

按純熙丙申朱子再至婺源至慶元丙辰二十一年矣斯時東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隱已九十餘歲其存歿不可知俟得東隱行狀再考即幸而猶存以九十

餘歲兼患痺病之老翁猶挈其子來郡會講此於情事實難憑

信其證三也以此三證求之而學會錄之不足信明矣

韋齋墓未嘗再遷攷

世傳朱子再遷父墓細攷之實未然也文集中載遷墓誌云府

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某幼未更事卜

地不詳既懼體鬼之不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

白水鵝子峰下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又祝孺人壙誌云乾

道五年九月戊子卒明年正月癸酉葬於建陽縣後山東北距

道五年九月戊子卒明年正月癸酉葬於建陽縣後山東北距

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遷墓卜六年之七月祝孺人之葬  
 尙在正月記中白水之兆仍是預言之也又慶元五年十二月  
 作行狀云公卒之明年某奉其柩葬於崇安縣五夫里而碩人  
 別葬於建陽縣崇泰里然公所葬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  
 慶元某年月日奉而遷於上梅里寂歷山蓋公之詩嘗有鄉關  
 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此豈其識耶周益公神道  
 碑與之同據此則章齋之墓實由五夫里遷寂歷山未嘗自鵝  
 子峰遷寂歷山也又告考妣文云某孤露垂六十年不能考次  
 先君行實以表於墓雖實有待而罪無可逃速今晚暮衰病侵  
 述朱質疑 卷之十六 九

加改卜之謀始有定議乃撰成行狀一通將以請銘於故相退  
 傅益國周公云云是作行狀後告考妣之文云速今晚暮改卜  
 之謀始有定議則前此實未改卜可知矣又遷居告家廟文云  
 某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承遺命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  
 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  
 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云云按紹熙三年朱子年六十三  
 歲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自章齋歿後依劉少傅兄弟居五夫  
 里葬亦在五夫里故云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也自乾  
 道六年至紹熙三年凡二十三年既云卜葬卜居亦既累歲又

云時移事改存沒未安則中間無白水之遷可知蓋五夫之葬  
 乃章齋遺命後因地勢卑濕是以別葬祝孺人而不敢合墓白  
 水之卜雖撰有遷墓記實欲遷而未遷後因寂歷山之兆有符  
 詩句遂定而改葬今其墓猶巍然存焉者是也朱子卒後片紙  
 隻字門人不敢失墜遷墓記偶未削稿是以亦得存於文集致  
 啟後人之疑幸有行狀告考妣文及遷居告廟文可證得以論  
 其迹焉嗚呼朱子自幼失怙孺慕終身東學於籍溪諸君考道  
 於延平遺老書佩章於門帖卜考亭而遷居無非仰成先志始  
 也葬於五夫本章齋之所欲及因卑濕而欲改兆存之終身慎  
 述朱質疑 卷之十六 十

而又慎白水之卜依然中止至寂歷之遷仍取決於厥考之遺  
 詩而朱子年已七十矣其孝思之肫摯如此後人每以屢遷文  
 墓妄肆疑詆烏知朱子之心哉

又按遷墓記云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後因不果遷遂不  
 句人作文及慶元五年定遷寂歷始求周益公作神道碑亦  
 其一證

跋茶院朱氏世譜序

此序不見於文集然朱氏世藏之序畧云某聞之先君子太史  
 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黃墩相傳望出吳郡秋

一第〇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〇 反E9

祭幸用魚鼈。唐天祐中，陶雅爲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爲制置茶院府君。又引舊譜云：奉使公聘遊集目云：按奉使公名弁，章齊先生之從叔父，系出金陵。蓋唐孝友先生之後考之。唐書：孝友先生諱仁軌，自爲丹陽朱氏，而居亳州永城，以孝友世被旌賞，一門方閭相望，而非吳郡之族。奉使公作先吏部詩，又云：迢迢建鄴水，高臺下鳳凰。鼻祖有坟墓，於今草樹荒。不知其何所指也。所按朱子著書多自署新安，以示不忘本之意。然紹興丙子家藏石刻序，慶元乙卯跋李參仲行狀，則皆自署吳郡。朱某純熙乙巳跋范文正公送寶君詩，自署同郡朱某，所謂

述朱質疑 卷之十六

七

相傳望出吳郡也。純熙辛丑跋鄭景元簡，紹熙庚戌跋蔡端明獻壽儀，跋會文昭公與朱給事帖，紹熙辛亥跋葉氏慕堂記，俱自署丹陽朱某。所謂孝友先生自爲丹陽朱氏也。記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學者但知朱子自稱新安，而不知間有稱丹陽吳郡者，因讀茶院世譜序而識之。

跋虞集復田記

復田記畧曰：吏部之來問，質其先業百畝以爲資，同鄉張公敦頤教授於劍，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外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歿，張公以書樹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庚午公

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按張公教授於劍，是亦貧士，豈能代贖百畝之產？想其時適有餘贏，可贖此產，計十年之入足當其直，而後歸田，則已既不失其直，而章齋先人之產亦還，其委曲求全，古人交誼之篤如此。王白田則云：此事於文集語錄皆無所攷，不知虞何所據。所竊謂朱子之事不見於文集語錄者亦多矣。虞在元末去朱子之世已百有餘年，豈能鑿空撰出余嘗詢之福堂博士，此田現存大祠中，其確有憑據如此。又張先生所居縣之游汀，子姓甚繁，世有奉祀生，由學中詳請承襲，蓋先賢之澤長矣。

述朱質疑 卷之十六

七

朱獻靖公不歸婺源私說

朱獻靖公章齋先生作尉政和，奉其父承事君至闕，宣和七年承事君卒，遂葬於政和，而不復歸婺源。年譜注以爲因方臘亂，睡不能歸，固已失之。方臘之亂宣和三年已平，遷墓記以爲貧不能歸，自是當日實事，然以所妄測章齋之意，仍不盡在於是，而別有深微之見，存乎其間。朱子雖微知之，而章齋未嘗明言，則亦未便遽以是見諸行狀也。蓋北宋之末，伊洛二程子之學甫行於東南，然宣歙間絕無傳者，惟將樂楊文靖公龜山親得伊洛傳授，載道而南，一傳而爲劍浦羅文質公豫章，再傳而爲



李先生延平章齋以豫章為師以延平為友又得浦城蕭公子莊而與之遊至於籍溪胡公州堂屏山兩劉公皆學有淵源籍溪二公講學見朱子屏山墓表相與切磋琢磨以成其德承事君之卒章齋年未三十銳意欲得道統之傳故留閩不歸浮沉卑秩以便師友之親炙觀其撰承事君行狀云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耳獨見其子從賢師友遊則喜見顏色所謂賢師友者意即指豫章延平子莊諸先生言也章齋仰承承事君之志以克終所學庶幾曾子之養志歟其時朱子猶未生及紹興四年丁程孺人內艱朱子生已五歲矣朱子四歲時嘗指日問章齋

述朱實疑卷之十六

三

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章齋異之於是任道之志益之以傳道之心遂亦葬程孺人於政和而永為建人後朱子卒事延平而傳二程之學為世儒宗皆章齋之家閭有以啟之也朱子撰獻靖公行狀云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向其立言之旨微矣嗚呼聖賢之孝以能傳道統為重不徒以能歸故里為重孝經說孝之終必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中庸數舜之孝首以德為聖人推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若章齋者庶幾孔子之所稱歟世於章齋不歸新安多異說明張氏芹又謂樂其建安山水之勝因家焉故私為之說而論之如此以

俟後之君子質焉

新安理學自朱子再至婺源始有傳人說

濂洛之學自朱子以前不傳於宣歙朱子十九歲登第二十一歲至婺源省墓其時學未成德未尊鄉里罕有從之者程允夫洵為朱子內弟年甫十四朱子拜其父韓溪翁而見之僅貽書論詩而已及純熙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學成德茂蔚為儒宗再至婺源省墓鄉人興起而從遊者甚多婺源則濂溪齋象齋兄弟濂溪齋名齊象齋名洪奉其父南夫先生之命先一年通齋類稿蒙齋集行世洪又有汪子卿清卿兄弟朱子經濟文衡前後續三集

述朱實疑卷之十六

古

俱力學清卿會以魯論言仁及五常之性質疑於朱子兩致復書純熙三年朱子自閩歸寓清卿家嘉其孝屬其書室曰愛日李明齋季札文公歸省墓季札師之所著有明齋季札說近思錄錄家塾紀聞諸書朱子語類十六卷季札所歎則吳友堂昶丙申朱子掃墓歸率先執經館下獲聞伊洛筆四書注疏以歸所著有易論書說史評詩文集等編海陽則程傳之次卿父子傳之名名承奇先是傳之通書於朱子及丙申旋里傳之學子往見傳之年已七十餘連承奇侍歸建陽踰年而返次卿有朱子語粹中和考格皆極一時之選其餘不可考者尙多歷宋末元明代多名儒新安之號比於鄒魯皆足以衍考亭之緒紹濂洛之傳而實則丙申再至有以啟之也大賢桑梓之鄉過化之地何其盛與然其時朱子著述多未成西銘太極諸解尙未宣示學徒

論孟集注學庸章句皆成於丙申以後至紹熙元年始刻於漳州今朱子之書巨帙細編家絃戶誦苟能講明玩索而責其所以必行焉又何前賢之不可企而朱子之不可學哉雖無文王猶與是所望於生文公之鄉者

擬朱子荅王雙溪論諒闇開講書

王雙溪先生文集有與朱子論諒闇開講書而大全集中無荅書程氏敏政曰世傳雙溪與文公不合未見所出豈即謂是耶所按雙溪此書敷演古義持論甚正且書詞謙抑朱子不容不荅豈荅之而偶軼耶仿東哲補亡之意擬一通補之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五

雖筆力萎弱不能希文公之萬一或於當日開講之意稍窺見一斑云

惠書陳義甚古臨風三復安敢默然竊以爲天子之孝與常人異後代之天子與前代之天子異即前代之天子遭遇非常而禮亦不能一致況茲者壽皇大行太上皇病不能執喪今上以嫡孫承重其所以膺付託之重盡感格之誠者尤非哭泣擗踊區區講明於斂奠虞祔之節文已也我朝最重經筵之典祖宗之成法可師元祐之故事可攷請一一爲足下陳之閒傳所謂斬衰唯而不對雜記所謂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皆爲常人言

之若喪服四制所謂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所謂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所謂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者皆百官備百物具天子及守土之制非言而后事行身自執事而后行者所能比也後世人主有以日易月者矣有三日五日二十七日後聽政者矣天位至重軍國事至鉅大臣非皆元德之良烏能一以古禮概之商書紀伊訓周書紀顧命阿衡太保之賢豈不明天子諒闇之制而長言誥誡既非所以仰體嗣王不言之隱且與臣下言不文之旨大相乖戾何與蓋成湯既歿外丙仲壬立二年四年而嚻天步艱難國家多難阿衡忠愛之忱發於中之不能自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六

已召公懲武庚之禍故於康王正位之始鄭重以曉示天下而康王之荅諸侯委曲詳明亦大非古者不言之例此皆時與勢爲之雖三代之君臣不能以一致者也自古帝王之學無不由致知格物入者而物則民彝之訓具存於經故聖帝明王必隆重師傅敷求經訓以涵養其德書缺有間不能多徵若大敦禮武王踐阼受師尙父之丹書乃經筵之權輿也後漢宣帝之講石渠章帝之講白虎唐元宗之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尙有古意我朝太祖建隆三年召宗丞趙孚講易開寶三年召王昭素講乾卦仁宗英宗踵而行之且於諒闇開講而尤莫盛於

哲宗之朝。斯時太皇太后以神母聽政。司馬光呂公著皆一時大賢。起伊川程先生為說書。於是元祐之治。稱極盛焉。考神宗崩於元豐八年三月。甫踰月。即自揚州召呂公著為侍讀。十二月。開經筵。講魯論。讀三朝寶訓。乙亥。詔執政侍臣講讀。及元祐元年三月。程先生至闕。其講益勤而精。彼溫國諸賢。豈不識諒闇開講。前古未之聞乎。良以親師重道。養成君德。本朝之家法。固如是也。今上富於春秋。代太上皇執喪嗣位。壽皇豐功大業。續承至重。太皇太后及大上皇兩宮之間。盡誠盡孝。非特楷範宇宙。且將傳之萬世。休美無窮。豈讀一二卷喪祭之禮。能收其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七

效哉。丞相宗臣。謨謀密勿。擇日開講。侍讀黃公文叔。侍郎彭公千壽。中書陳公君舉。皆以端人正士。碩德老成。極經筵之選。此千載一時。似不得以開講清閒。有妨哀慕為疑也。某以疏遠藩臣。誤蒙天恩。召赴闕下。且畀以待制侍講美職。力小任重。已拜疏固辭。不敢冒進。年譜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九月再辭。然必謂諒闇不當開講。則某未之敢聞也。

附王雙溪與朱子書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指揮增置講讀官。所按八日。係六日。之說。宋史紹熙五年八月。已丑朔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等為之。己丑至甲午。實六日。且於中

旬擇日開講。所按壬寅。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壬寅。係八月十四日。夫始初清明。崇尚儒術。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炎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若曰。軍國之事。不可以不公自聽斷。則公除而聽政。亦勢不得已焉。爾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況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六

官。以備顧問。喪祭之禮。欲得其詳。每事問可也。一日萬幾。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官之內。聽斷有疑時。以訪焉可也。大行至尊。壽皇梓宮在殯。復土未有定期。而開講於清閒之燕。炎為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可攷。漢唐之事。亦不足證。不識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晚生。所按雙溪。生於紹興八年。小朱子六歲。何足以識禮。然待制鄉邦之所疑。

祝和甫易簪辨不可信說

朱子易簪時事。以蔡九峰先生夢奠記為最詳。且核蓋朱子

卒於慶元庚申三月初九日九峰以初二日晚即至考亭時諸生在滄洲精舍惟九峰宿樓下書院朝夕密邇朱子故所見最真至於年譜行狀之作皆係追記之筆不如九峰之一得自目睹者爲有據也乃祝和甫穆藝文類聚有朱子易贊辨一篇忽生異議謂年譜紀載失實於是後人添纂年譜者改從祝氏與夢奠記不合和甫雜博之學文章之士好爲異議以新人耳目學者信祝氏何如其信九峰也茲詳說之列於左

夢奠記云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疾諸生退先生作范伯

述朱質疑

卷之十六

九

崇念德書托寫禮書且爲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拾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果氏病源初九日午刻逝

易贊辨云先生疾革惟仲子監酒公侍次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又其次欲作通守范公書則手弱不能運筆亟命仲子代書尙力疾塗竄一二字皆拳拳以編輯禮書爲屬纊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作季子書

按祝所見年譜與夢奠記

同而稍異者黃范次弟今所行年譜則其事失倫何以垂範昔皆先季子而後黃范則從祝氏改矣第五倫視兄子及己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疎之序乎竊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爲異同也

析按祝氏此辨其謬有三朱子作書在初八日易贊在初九日事隔一日夢奠記年譜行狀皆同而祝氏謂作書畢纒扶就枕而逝此其謬一也作書次第朱子本無成心意之所及即便爲之有何親疎之序而妄引第五倫事以逞辨擬不於倫此其謬二也謂范伯崇書非朱子自作乃文之代書九峰

述朱質疑

卷之十六

十

是時在旁不容不見而無一語及之此其謬三也至於勉齋行狀所云手爲書屬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者朱子與勉齋書云人還知已至三山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凡百更宜勉力此行狀所謂勉學也又云禮書並望參攷條例以次修成此行狀所謂修正遺書也二事皆勉齋自道故以作已書居後已與念德皆門人故又先念德而以門人貫之別出與敬之書故曰屬其子在與門人云云此則其行文之法當如是非代朱子爲親疎之別也若如易贊辨所云則黃書在第二范書在第三行狀

所述仍不得其實不亦自相矛盾乎

夢奠記云先生午初刻逝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與

年譜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易簣辨云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岫為洪濤捲去數百尺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二異弁見於易簣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怪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則可紀實矣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三

所按祝氏此言可謂似是而非矣夢奠記所云破屋拔木崩山諸事即就朱子所遷居之考亭言之九峰先生非妄語者豈有不得之目睹而為是誇大之語且朱子亦何必藉此為重輕也祝氏所云故宅自指五夫里而言五夫里為劉氏之宅朱子既已遷居即與朱子無涉非婺源章齋先生之故宅可比天亦何必示異於五夫乎昔韓忠獻公之薨前一夕大星殞於治所陳正獻公之薨是日地震明薛文清公之薨是日雷雨震屋哲人之萎彼蒼往往示異何近怪駭聽之有婺源江慎齋承修縣志遂依祝氏改是日為是歲亦可謂惑於

其說矣

又按以上二條年譜皆本之夢奠記祝氏非不見夢奠記者乃不駁蔡氏而駁年譜豈以蔡氏之言得之目睹實不可駁故但駁年譜使後人不見夢奠記者相傳以為紀實之言歟

增辨行狀年譜

夢奠記云初九日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平明精舍諸生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三

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枕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口氣息漸微而逝

行狀云翼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按夢奠記云初入病先生起坐日誤諸君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問溫公喪禮曰但大家相率下堅苦功夫行狀屬之初九似誤問溫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領之康熙戊午吳良樞所刻年譜同紫陽書院中諸皆同夢奠記

所按勉齋之行狀非得之目睹似不如仲默親身侍疾之確

仲默明云初九日先生即不能言可見疎略二字未必出於朱子之口且純用儀禮亦非後世所能行則參用之首月必不誤也

增考改大學誠意章

夢奠記行狀年譜皆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江氏永曰按儀禮經傳通解大學誠意章注與今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本作必自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

析按更有一證朱子紹興五年冬十月辛丑受詔講大學大全集經筵講義中大學聖經注亦作一於善與今本必自慊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三

異而與儀禮通解同則所改者必此三字又何疑乎

及門婺源董惠春校字

跋

朱子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述朱質疑一編集朱子之大成自是編出朱子之學不惑於異說不迷於歧途內聖外王巨細畢舉學者由是得門而入雖升堂入室不難矣夫子司諭我婆本身教爲言教以表彰人倫振勵風俗爲首務數載以來好學敦行之士莫不爭自濯磨是編留青百世讀之而興起者必多教澤之遠正未有艾清躬蒙培植平生安有論管夫子誘掖獎勵進諸西山老友之列深自慙懼無以窺見美富爰附數語以誌私淑之意云歲在壬子星江門人蕭江清謹跋時年七十

述朱質疑跋

一

跋

右述朱質疑十六卷吾師當塗夏跋甫先生所著也先生家學淵源尊甫徵君朗齋公訓吾郡今日崇祀名宦崇祀鄉賢世共見聞矣先生恪遵先訓所學以朱子為宗教人皆重倫紀忠孝節烈闡揚不遺餘力下逮民生日用靡不殫心究暢總以根極理要端正厥趨為主竊謂道之充塞於天地何所不有家自為學人自為師百喙爭鳴歧之又歧泛濫無歸鮮不覆溺先生惡之以為人心陷溺即世道莊張況士首四民尤慎趨向故出其平日所服膺朱子者為指南之車顧世知尊奉朱子矣往往

述朱質疑跋

二

空心枵腹嚮壁虛造老生常談不足以闡明道奧先生於朱子全書與凡諸子百家之關涉朱子者學術最晚著述同異師友用原出處節目莫不參互攷訂按討原流疏通證明一一皆有顯據近世致力於朱子之學者當湖陸清獻公而後惟寶應家白田編修咸推有功而此編尤明辨以哲雖以煥奎闇昧循首訖尼諷誦細繹亦時時昭若發矇况高明讀之有不怡然渙然者哉孟夫子之言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是書息邪詖放淫凡以正心而已心之趨向既端自無迷惑彼貪常嗜瑣別驚橫驅皆足以病心掃除而

廓清之先生之功豈不偉哉夫朱子之道俟之百世而不惑則是編所發明亦即俟之百世而不惑也豈獨吾鄉人士所當奉為圭臬乎咸豐二年歲在癸默因敦日躔壽星之次制科徵舉孝廉方正星江門人王煥奎謹跋

述朱質疑跋

三

跋

粉榆蔭密幸生長緋塘虹井之鄉樛櫟材庸逾感荷化雨春風  
之澤章考亭之道脉大儒筆有千秋祝函丈之心傳小子香惟  
一辨湖自松巖萃秀仁里爰居郵嶽降神哲人迺毓符景星慶  
雲之瑞垂象九霄擯經腴史液之精著書萬卷端其趨嚮遠則  
循山左魯鄒審厥淵源近則稟河南伊洛鹿洞鵝湖之地緣會  
友而勉磋磨講筵秘閣之區思格君而抒論議立社倉免丁絹  
野悉起夫歌謠按郡吏厲宰臣朝益推夫風采畢生品學誠莫  
與京蓋世聲名於何有間詎謂叩寂談空近虛無者入於禪釋

述朱質疑

跋

分門別戶肆攻擊者染於黨邪窮高極遠務穿鑿者溺於支離  
好異喜新逞聰明者安於妄誕九齡偕子靜詩詞具在齟齬彌  
多林栗與胡紘疏草猶存詆排轉力是非顛倒洩私憤以作公  
評誣謗沸騰辨真修而名偽學在羣小豪無顧忌至奴烏足重  
輕奈後生嘖有煩言附和尤堪痛惜茲際  
崇道右文之代正屬尊賢重士之辰使非曲證旁參用以析疑  
徵信夫安見人稀曲學而得俾世絕此趨乎吾師夏改甫先生  
於是慨然有思恬然若喜喜望紫陽之桑梓筮仕是邦思窮  
渚之津涯導迷此日舊聞可考層樓不少藏書遺緒重尋一鑑

述朱質疑 跋

非無活水爰發凡而起例借提要以鉤元恣握槩之辛勤引迥  
瀾為已責包羅六七百載事篇聊踵夫述而賅括十二萬餘言  
明曷慚夫述者或述其編摩之歲月或述其橐本之異同或述  
其意趣之指歸或述其採搜之姓氏或述其居官之政績或述  
其入告之謨猷或述其譜系之厥由或述其師資之所自或述  
其正人之契合或述其俗士之訾議若網之在綱焉有條不紊  
如玉之就琢也無玷復留體大思精結構宛昌黎之範慮周藻  
密經營直平子之班以之嘉惠藝林洵為盛事以之闡揚徽國  
九列功臣魏乎功成美哉觀止雖咨謀咨度法詩之五善於使

述朱質疑

跋

臣且鳴謙搗謙象易之六爻於君子然靡疑情之稍蓄更何疑  
義之待稽琳供職京華久睽絳帳追思曩昔常侍繡帷早承珍  
席之提撕旋樂珠船之寄贈瞻葭霜而托詠首怡頻搔盥薇露  
以開編手幾難釋謹勞子墨遙申贊歎之忱仍冀賓鴻疊引訓  
詞之示咸豐歲在壬子季秋月中滄星江門人程珮琳謹跋



跋

儒者之學所以明道也道之不明雖博極載籍與俗學無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明孔孟之道得周程張朱而明而朱子尤集其成舍朱子而求至孔孟之域猶杭斷港絕潢而欲至於海其可得乎今取士之途一宗朱子薄海內外罔不誦習朱子之書矣然以是為科名進取之階而無與於身心克復之實名為宗之而陰違之又其甚者挾爭奇好勝之心高者入虛無卑者矜博雜反若朱子猶未足以盡道是人心世運之患也吾師當塗夏跛甫先生平生講學恪守朱子以為造道之的司諭吾邑實

述朱質疑

跋

六

為朱子發祥之鄉嘗與人言此彈丸之邑幸克秉鐸或非無故而得與學者言必依於朱子娓娓諄諄未嘗或倦口所不盡筆之於書此述朱質疑之所以作也其書分十六卷先生所尤致意者為前五卷據蒼江元適書包揚錄定朱子出入二氏者凡十一年辨荅薛士龍書先生君子句之生字二十餘年句之二字皆為羨文而後二書所云若合符節向來一切駁駘之處劃然不紊又辨從遊延平受中和未發之旨久而未達者由言敬字不分明之故中和舊說認心為已發者由延平觀氣象求未發之言有以啓之往問張南軒從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又緣

認心為已發之故皆與禪陸之學渺不相涉已丑一悟悟於程

子之遺書質悟於遺書中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凡文集所載已發未發說荅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第一書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程子觀養說荅程允夫書皆已丑一時之言非先生造道之深體道之切為能剖析精微若是哉先生每謂士人辭受出處乃立身大節此處一苟則將來功業必不能與古人頡頏朱子歷事四朝凡授一官進一秩必再三辭謝而後拜命稍不以道便潔身明志無所瞻顧乃孔孟以來相傳家法作朱子難進易退譜一篇以為枉尺直尋之戒先生關心民瘼與

述朱質疑

跋

七

學者言最喜程伯子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數語以為隨分隨地皆有益於世況身膺民社者乎朱子一生仕於外者僅九載自主簿同安外或以數月或以年餘去官而其實惠及民之政卓然不可磨滅作朱子外任政績記上下二篇使學古入官者有所取法其餘考訂朱子著述之同異師友之淵源後世異學諸儒之議論皆足以扞擻吾道屏斥異端自來發明朱子之學未有博大精深如是之盛者也先生著述宏富此編尤流播士林博士福堂先生糾集同人先付剞劂謂恩政曾與聞纂述之意屬撮舉梗槩以稔同志恩政之 先王

一第... 冊 賣多... 1 反之下

父與先生尊甫 名宦公爲同年友 先君子又與先生之弟  
謙甫明府同登辛巳鄉榜三世交遊至深且渥思政年踰弱冠  
便親承警歎二十餘年耳濡目染得於學術行誼者較他人獨  
多故敢僭論其書之旨趣以綴諸簡末云星江門人汪恩政謹  
跋

述朱質疑跋

人

跋

文王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康成釋國故  
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若是乎聖賢所生之  
地其地之人遂以聖賢增重如此我婺源之有朱子猶唐虞之  
有夔伯夷周之有周公魯之有孔子也然而朱子之經注列在  
學宮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好勝之士反得  
騰其新說數典忘祖厥咎安辭吾師歿甫夏先生秉鐸吾邑以  
爲是乃朱子桑梓之邦禮之所謂有國故也於是出其平日之  
私淑朱子者以勗我邑人成述朱質疑十六卷凡朱子平生學

述朱質疑跋

九

術之次第師友漸被之淵源出處辭受之節目政事設施之紀  
綱罔不會萃折衷確有依據而其尤致辨者在別白衆說以定  
一尊使學者無適越北轅之患先生之干城朱子於是爲大而  
爲朱子之鄉人勗於是爲深昔思文后稷詠家室者必曰有邵  
生甫及申詠降神者必曰維嶽爲聖賢所生之地處卽爲與聖  
賢同生斯地之人慶禮之所謂有國故者非卽詩人之意也耶  
先生是編雖不專爲婺之人作而實專爲婺之人作婺爲朱子  
之鄉苟鄉之人數典而忘其祖無怪乎天下讀朱子之書者童  
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好勝之士反得騰其新說也

然則我發之人其所以承朱子之統緒而無負先生之砥礪者能無讀是編而興起也乎迪倖與計借恩忠北上適是編梓成謹推國故之義附誌簡末以質諸函丈云壬子冬月門人王友迪謹跋

述朱質疑

跋

十

跋

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行聖賢之行莫不從讀書始斷斷然矣然羣天下讀書者無人不讀朱子之書究何人善讀朱子之書無人善讀朱子之書即又何人敢述朱子之書非不敢也影響者廓臆斷者証依傍門戶者陋別開畦徑者妄以是為述不如不述之愈也故自陸清獻王白田二公後鮮有嗣音今讀述朱質疑前七卷述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同與著作成書之歲月精心鉅眼如水銀然無孔不入如日月然容光必照所以防歧趨而端始念者其即孟子息耶說之旨與中三卷述

述朱質疑

跋

一

朱子同時諸賢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與朱子以後諸賢負穎異之質挾好勝之心擇精語詳如懸鏡然姦妍自別如平衡然錙銖不爽所以辨異說而別真修者其即孟子放淫辭之旨與後六卷述朱子大朝大節外任政績及事親交友與平生襟事明體達用如登岱然示眾山在所宗如觀海然示眾流在所歸宿所以黜霸功而崇王道者其又即孟子距諛行之旨與於戲自朱子至今六百有餘歲矣不謂集朱子之大成者而竟得之吾師也竊嘗謂鄉黨一篇是聖門諸弟子為孔子繪像凡飲食起居聲音笑貌自中形外畫所不能到者筆一一形容以出之

而是編之於朱子亦然夫乃知吾師之善述吾師之善讀也非  
惟吾師一人之善讀而能使人人守是編將如吾師之善讀非  
惟使人人善讀一朱子之書而并能使人人推是編之讀法以  
善讀凡所當讀之書微哉吾師之心深矣美哉吾師之教善矣  
偉哉吾師之功遠矣是編出大見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夫復何  
疑去年冬吾師以述朱質疑四字命式作篆書以類是編故得  
讀是編而不覺如瞽發矇如聾啓聞竊歎其感觸人之聰明也  
甚捷今又以讀詩劄記詩章句攷詩樂存亡譜朱子集傳校勘  
記古韻表廿二部集說學制統述三綱制服尊尊述義六書轉  
述朱質疑跋

跋

二

注說賈長沙政事疑攷補明陶主敬先生年譜學禮管釋景紫  
堂文集共書十二部命式篆其額雖以式之敏不及人而屢蒙  
不棄於函丈又安禁不如飢如渴殷殷然願徧讀諸刻爲快也  
咸豐癸丑秋七月既望星江門人程式謹跋

述朱質疑後跋

世之習漢學者動詆宋學爲空疏尊宋儒者又以漢儒爲佔畢  
其實二者道同一貫兩不相妨賈董鄭服不獨淹通淵博卽其  
立品植行亦稱一代醇儒宋之濂溪伊洛橫渠諸大賢直接道  
統至我考亭朱夫子於書無所不讀闡揚聖功發揮王道更所  
謂集大成者而考亭一生精神所係命脈所依則尙不在此其  
優入聖域追蹤孔顏所有經濟之宏通學問之賅博皆不過出  
其緒餘耳謙自髫齡隨侍先光祿公於安徽督學節署得授  
書於當塗夏攷甫夫子蒙日課以四書朱註並讀小學口講

述朱質疑跋

一

指畫一以紫陽爲宗維時先光祿公按臨列郡先太夫人已  
篤疾在床雞初鳴卽呼謙起就塾諭之曰爾今得名師須努力  
勿懈以期學成箇人吾卽瞑目無憾矣謙涕泣受教不敢稍怠  
惜爲日未久先太夫人卽下世謙讀禮輟業尋又抱病累月隨  
扶匱北上遂與吾師遠離嗣以弱冠之年倖成進士西曹習  
律鞅掌簿書於舊業不學將落幸我師以公車應試恒往來於  
南北之間先光祿公每延致蕭齋下榻仍令謙得以朝夕追隨  
親承碎呬如是者又十餘載每聆緒論必以做濬朱子爲勗謙  
彌覺有所遵循所學亦潛滋暗長後以愚慙獲咎待學嶺南蒙

朝廷寬大之恩僅以左遷錮級投閒置散餬口四方案筆奔馳  
依人作計與吾師不得通音問者垂二十年許矣茲者接臂下  
車仍為馮婦分郡於嘉興之乍浦浙椒接壤因得遞達稟函往  
返商推言之不足且長言之今歲夏又蒙以所著詩禮文集及  
述朱質疑各刊本郵寄益微在遠不遺誨人不倦讀鹽微細讀  
昭若發矇迴首立雪程門依然昨日撫今追昔涕下沾襟念讀  
於吾師之學雖未能窺測高深於萬一惟敬讀述朱質疑一編  
而竊為吾道幸也伏以我

朝之尊崇孔孟超越古今即隆重考亭亦為元明前代所未有

述朱質疑

跋

二

人人心中有一孔孟即人人心中有一考亭而世之詆毀考亭  
者正昌黎詩所謂蠶蠶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也惟讀來論所云  
不惟與之立異者為人心風俗之害即篤信朱子之學而豪釐  
之差謬以千里形於學術施於政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篇  
辨別繁具苦心欲急索解人不可猝得讀雖不敢自謂解人而  
猶憶昔年在塾時曾舉閻氏潛邱劄記內兩語以示讀有云天  
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不生考亭仲尼如長夜讀今更為之  
進一說曰天不生吾師將考亭亦如長夜是吾師有功於考亭  
即有功於洙泗正不獨檀弓辨誣一書足以干城名教也至致

究漢學之淵深著作古文之淹雅則已有諸同人之各跋在讀

莫能贊一辭矣

咸豐八年歲在戊午季夏之月

賜進士出身

賞戴花翎候選道補用府浙嘉乍防同知潞河門人白讓卿謹

跋

述朱質疑

跋

三

述朱質疑後跋

朱子之學直接魯鄒乃金谿敵之於前姚江攻之於繼而近日考据家復操戈相向夫陸王以禪學攻正學猶曰異端不同道也至考据家同在一室之內而搜爬瑣屑拾朱子所已究及而姑舍之者以詆朱子譽則子弟侮父兄奴僕叛家主尤堪詫異者矣宋元以來尊信朱子者莫不力持正論塞距邪詖雍乾中吾鄉汪雙池先生深入顯出大聲疾呼其保衛朱學宗傳直如孟子之於孔子至矣然其言直從天人性命大本大源處發揮後學或未能遽窺其所以然而不悉其層累曲折之故當塗

述朱質疑跋

夏敬甫先生著述朱質疑十六卷節解目疏條分縷析事必徵實鉅細兼該成學之士既總會其立言之旨後生小子亦可得其從入之途天下不可無此書朱子故鄉尤不可無此書也然則先生之官婺源真爲不虛行婺源之得先生司鐸良非偶然矣昔先大父師事雙池先生於朱門有淵源一脈之義小子泛濫半生晚乃知歸一是讀先生此編不禁感愧交并云同治甲子季夏月後學余龍光謹跋



光緒己卯年傳忠書局集

# 曾文正公家訓

板存黎家  
坡遐齡菴

曾文正公家訓卷上

咸豐六年丙辰九月念九夜手諭時在江西撫州門外  
字諭紀鴻兒家中人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為少慰凡人  
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  
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  
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  
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  
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  
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寫  
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

家訓卷上

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  
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  
吾有志學為聖賢少時久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  
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  
里

字諭紀澤兒余此次出門略載日記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  
開林文忠家書即係如此辦法爾在省僅至丁左兩家餘不輕  
出足慰遠懷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  
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



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二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

家訓卷上

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講求一一試為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彌不肯為矣至於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為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科場在即亦宜保養身體余

在外平安不多及

再此次日記已封入澄侯叔函中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開船晉江西省廿一申刻即至章門餘不多及又示

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八月一日劉曾撰來管接爾第二號信并薛曉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為慰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為精當爾現讀離婁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吾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

家訓卷上

三

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已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與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大沖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

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卻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藏之薛曉帆銀百兩宜璧還余有復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囑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書於弋陽軍中

字諭紀澤十九日曾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并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闈考具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關還家余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由鉛山人闈進携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渣溪金溪安仁三縣即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勦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渣溪

家訓卷上

四

雲際關人闈也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煅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

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湊泊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塗皆略涉其涯淡獨天文算學豪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

家訓卷上

五

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尚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豪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闈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

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論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內附隸字一冊廿四日接澄叔信內附爾臨元教碑一冊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爾信內言讀詩經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謂為勤尚不數見釋言為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話而不復顧文氣之不安如伐木為文王與友入山鴛鴦為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蓋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

家訓卷上

木

諸什注疏以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宋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為辨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為本朝之冠皆自割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為伯申氏甚切也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它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具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憾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律賦則有本朝之吳毅人顧耕石陳秋舫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

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意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豪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元教碑墨氣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聳吳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習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四體并習恐將來不能一工余癖疾近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營中各勇夫病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尚未復元不能拔營進剿良深焦灼聞甲五日疾十愈八九忻慰之至爾為下輩之長須常常存箇樂育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况兄弟乎臨三昆八係親表兄弟爾須與之互相勸勉爾有所知者常常與之講論則彼此并進矣此諭

家訓卷上

木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建昌營夫  
字諭紀澤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讀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爾看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為明晰曾繙閱否 國朝大儒於天文曆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卜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

漢書律志是也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壹既

肯究心此事可借此書與之閱看五禮通考內有之若爾與

心壹二人能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以補余之闕憾矣四六落

脚一字粘法另紙寫示因接安徵信書至此接趙克彰十五夜

自桐城發來之信溫叔及李迪庵方伯尚無確信想已殉難矣

悲悼曷極來信寄叔祖父封內中有往六安州之信尚有一線

生機余官至二品 誥命三代封妻蔭子受 恩深重久已置

死生於度外且常恐無以對同事諸君於地下溫叔受 恩尚

淺早歲不獲一第近年在軍亦不甚得志設有不測實憾有窮

期耶軍情變幻不測春夏間方冀此賊指日可平不圖七月有

廬州之變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變茲又有三河之大變全局

破壞與咸豐四年冬間相似情懷難堪但願爾專心讀書將我

所好看之書領略得幾分我所講求之事鑽研得幾分則余在

軍中心常常自慰爾每日之事亦可寫日記以便查核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得知四宅平安爾將有長

沙之行想此時又歸也少庚早世賀家氣象日以凋耗爾當常

常寄信與爾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長沙走一二次以解其憂

爾庚先生學問文章卓絕輩流居官亦愷惻慈祥而家運若此

是不可解爾輓聯尚穩安詩經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經文本本

不合者阮氏校勘記最詳阮刻十三經注疏今年六月在岳州

清經解中亦刻有奇回一部每卷之末皆附校勘記皇

校勘記可取閱也凡引經不合者段氏撰異最詳段茂堂有詩

撰異等者俱刻爾繙而校對之則疑者明矣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

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殊難領會爾可覓

緩即公穀亦可緩看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編一則含英

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

沅叔及寅皆先生望爾作四書文極爲勤懇余念爾庚申辛酉

下兩科場文章亦不可太醜惹人笑話爾自明年正月起每月

作四書文三篇俱由家信內封寄管中此外或作得詩賦論策

亦即寄呈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

虎蹲大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

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

也此諭

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字諭紀澤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而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計信

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或倩人幫寫非謂爾宜自

惜精力益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

宜過竭耳近想已歸家度歲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

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深抱悔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權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涵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余於 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尚書諡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尚書諡文簡三代皆好

家學上

學深思有漢章氏唐顏氏之風余自憾學問無成有愧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家中無之伯申氏所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 皇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 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

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

字諭紀澤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得知一切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聞架間有太鬆之處尚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

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快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卻問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鑑亦爲問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問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問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問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問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論語方言摹爾雅十

家學上

二篇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即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問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前信教爾覽不必看經義述聞今爾此信言業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卽一直看下去不爲或作或輟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國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覽可不觀也爾思來管省觀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昏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晉省鄉試八月底來營自觀亦可身體雖弱

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沅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証也贈伍崧生之君臣畫像乃俗本不可爲典要奏摺稿當鈔一目錄付歸餘詳諸叔信中

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字諭紀澤兒廿二日接爾稟并書譜敘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諸公皆極贊美云爾鈎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鍼動合自然等語余聽之亦欣慰也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

家訓卷上

三

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沈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爾欲學書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學趙書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於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爾若能光大先業甚望甚望制藝一道亦須認真用功鄧瀛師名手也爾作文在家有鄧師批改付管有李次青批改此極難得千萬莫錯過了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

可分送三先生汪易二外甥及爾諸堂兄弟又舊宣紙手卷新宣紙橫幅爾可學書譜請徐柳臣一看此場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 本朝善讀古書者

家訓卷上

三

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志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楊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著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

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媿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 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闓 百詩 戴 東原 江 慎修 錢 辛箱 秦 味經 段 懋堂 王 懷祖 數人而風會所扇彥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

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

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爾作時文宜先講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眾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為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即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閱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爾去年鄉試之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為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即將所分

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為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為子目王道類為六綱則井田學校為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版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為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學問之捷徑也此諭

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爾接爾二十九三十號兩稟得悉書經注疏看商書已畢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 朝儒者如闕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古文尚書之偽孔安國之傳亦偽作也秦燔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

篇所謂今文尚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尚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尚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尚書注解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賾始獻古文尚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為偽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偽古文偽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淵如江良庭三家皆詳言之 皇清經解中有 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卻是大病

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  
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卻宜求箇明白鄧先生講書仍請講周易  
折中余圈過之通鑑暫不必講恐汗壞耳爾每日起得早否并  
問此諭

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黃州

字論紀澤兒接爾七月十三廿七日兩夏并賦一篇尚有氣勢  
茲批出發還凡作文末數句要言詳凡作字墨色要光潤此先  
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與諸叔父者爾謹記之無忘祖訓爾同  
各條分列示知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為最古  
左傳其末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天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

家訓卷上

七

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  
冀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荆州曰牧臣司刑敢  
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  
夫余之敢告馬走即此類也走猶僕也見司馬遷任安書朱子  
作敬箴曰敢告靈臺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  
以官箴為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  
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爾問看注疏之法書經文義與衍注  
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 國朝如王  
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良庭聲皆注尚書顧亭林炎武惠定  
字棟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 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

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

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為最善詩疏次

之此外皆有韻有駁爾既已看動數經即須立志全看一過以

期作事有恆不可半途而廢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

如丁丁之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

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末向上換所謂橫也中

向上行所謂橫也初入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直橫人所

受也上向行至中處捺與橫相似特末筆殊處更顯耳

撤而右行所謂勢也撤與橫相似特末筆殊處更顯耳

撤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撤向外耳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

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

家訓卷上

七

右矣本斜向右一換則向左矣舉一反三爾自悟取可也李春  
醴處余擬送之八十金若家中未先送可寄信來凡家中親友  
有慶弔事皆可寄信由營致情也

咸豐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澤廿一日得家書知爾至長沙一次何不寄安東來營  
婚期改九月十六余甚喜慰余老境侵尋頗思將兒女婚嫁早  
早料理袁漱六親家患嗜血疾昨專人走松江看視若得復元  
吾即思明春辦大女兒嫁事袁鍊庵來我家時爾稟問母親可  
以吾意商之京中書到時有胡刻通鑑一部留家中講解即將  
吾圈過一部寄來營可也又汲古閣初印五代史一部亦寄來



皮衣等件速速寄來吾買帖數十部下大寄爾此諭

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兒接爾十九二十九日兩稟知喜事完畢新婦能得爾母之歡是即家庭之福我朝列聖相承總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約一箇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既冠授室當以早起為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余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速辦

家訓卷上

十一

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為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早起也有恆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恆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故特諄諄戒之吾前一信答爾所問者三條一字中換筆一敢告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頗詳爾來稟何以并未提及以後凡接我教爾之言宜條條稟復不可疎略此外教爾之事則詳於寄寅皆先生看讀寫作一紙中矣此諭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初一日接爾十六日稟澄叔已移寓新居則黃金堂老宅爾為一家之主矣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猪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

家訓卷上

九

等好者雷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等不講究祭祀縱然與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為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日訓詁精確二日聲調鏗鏘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故訓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嶠若君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嶠字該括君平之道德此雖不盡

關乎訓詁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長宏之血鳥生杜宇之魄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爾看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作梅先生想已到爾宜恭敬款接沅叔既已來營則無人陪往益陽聞胡宅專人至吾鄉迎接即請作梅獨去可也爾舅父牧雲先生身體不甚耐勞即請其無庸來營吾此次無信爾先致吾意下次再行寄信此屬

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二十七日刻得四到接爾稟所謂論文選俱有所得

問小學亦有條理甚以為慰沈於二十七到宿松初三日由宿至集賢關將爾稟帶去矣余不能悉記但記爾問種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種為執也猶吾鄉言也種為後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穆七月說文作種種正字也重以借字也穆與種異同字也隸書以種種二字互易今人於耕種概用種字矣吾於訓詁詞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段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嗣後爾每月作三課一賦一古文一時文皆交長夫帶至營中每月恰有三次長夫

接家信也吾於爾有不放心百二事一則舉止不甚重厚二則文氣不甚圓適以後舉止心一重字行文審心一圓字至囑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十六日接爾初二日稟并賦二篇近日大有長進慰甚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為主故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為主故吾前示爾書專以一重字救爾之短一圓字望爾之成也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駰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

說龍龍佳衛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赴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夏夏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爾於古人之文若能從江鮑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即無不可通之經史矣爾其勉之余於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達之扼下每歎然不怡耳江浙賊勢大亂江西不久亦當震動兩湖亦難安枕余寸心坦坦蕩蕩豪無疑怖爾稟告爾母儘可放心人誰不死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屋總以安靜不動為妙

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

字諭紀澤兒澤兒在安慶所發各信及在黃石磯湖日之信均已接到鴻兒所呈擬連珠體壽文初七日收到余以初九日出營至黔縣查閱各嶺十四日歸營一切平安鮑超張凱章二軍自廿九初四獲勝後未再擱仗楊軍門帶水陸三千餘人至南陵破賊四十餘壘拔出陳大富一軍此近日最可喜之事英夷業已就撫余九月六日請帶兵北援一疏奉旨無庸前往余得一意辦東南之事家中儘可放心澤兒看書天分高而文章不甚勁挺又說話太易舉止太輕此次在祁門為日過淺未將一輕字之弊除盡以後須於說話走路時刻刻留心鴻兒文章

家書卷上

十一

勁健可慰可喜此次連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擬體繫何人主意再行詳稟告我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至囑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稟告之

聞鄧世兄讀書甚有長進頃閱賀壽之單帖壽稟書法清潤茲付銀十兩為鄧世兄買書之資此次未寫信寄寅階先生前有信畱明年教書仍收到矣

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兒十月廿九日接爾母及澄叔信又棉鞋瓜子二包得知家中各宅平安澤兒在漢口阻風六日此時當已抵家舉

止要重發言要認爾終身須牢記此二語無一刻可忽也余日內平安鮑張二軍亦平安左軍廿二日在貴溪獲勝一次廿九日在德興小勝一次然賊數甚眾尚屬可慮普軍在建德賊以大股往撲祇要左普二軍站得住則處處皆穩矣澤兒字天分甚高但少剛勁之氣須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棄了家中大小總以起早為第一義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等稟之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曾名琮來接爾十一月廿五日稟知十五十七尚有兩稟未到爾體甚弱咳吐鹹痰吾尤以為慮然總不宜服藥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爾其敬聽而遵行之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秘訣爾每餐食畢可至唐家舖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三箇月後必有大效矣爾看完後漢書須將通鑑看一遍即將京中帶回之通鑑仿照余法用筆點過可也爾走路近略重否說話略鈍否千萬留心此諭

家書卷上

十一

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臘月廿九日接爾一稟係十一月十四日送家信之

人帶回又由沅叔處送到爾初歸時二信慰悉霞仙先生之令弟仙逝余於近日當寫信信並寄真儀爾當先去叩唁爾問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為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為第一楊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天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爾問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不物即盧夫人之銘女孝之誌寥寥短

家訓卷上

章

篇亦復雄奇崛強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爾所作雪賦詞意頗古雅惟氣勢不暢對仗不工兩漢不尚對仗潘陸則對矣江鮑庾徐則工對矣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此囑

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字論紀澤爾求鈔古文目錄下次即行寄歸爾寫字筆力太弱以後即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書元秘塔琅邪碑西平碑各種爾可取琅邪碑日臨百字摹百字臨以求其神氣摹以儆其間架每大家信內各附數紙送閱左傳注疏閱畢即閱看通鑑將京中帶回之通鑑做我手校本將目錄寫於面上其去秋在

營帶去之手校本便中仍當寄送那門余常思繙閱也爾言鴻兒為鄧師所賞余甚欣慰鴻兒現閱通鑑爾亦可時時教之爾看書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詩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歲時教導得法亦當不止於此今年已廿三歲全靠爾自己掙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為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即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說話宜遲常常記憶否余身體平安告爾毋放心

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家訓卷上

章

牯牛嶺賊匪踞下隴坂與之相持尚未開仗日內雨雪泥濘寒風凜冽氣象殊不適人意僞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豐縣初十日圍廣信府均經官軍竭力堅守解圍以去現竄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徑由東鄉以撲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囑劉養素等堅守撫建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祇要李逆一股不甚擾江西腹地黃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三四月間安慶克復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機矣目下春季必尚有危險迭見余當謹慎圖之泰然處之余身體平安惟齒痛時發所選古文已鈔目錄寄歸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爾可查出補注大約不

出百二名家全集及文選古文辭類纂三書之外爾問左傳解詩書易與今解不合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為多大象則餘義為多孟子說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亦證餘義處為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說經亦以餘義立言者多袁東生之二百金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送季仙九先生此項祇算還袁宅可也樹堂先生送爾三百金余當面言祇受百金爾寫信寄管酬謝言受一璧二云云余在營中備二百金并爾信面交馮可也此字並送澄叔一閱此次不另作書矣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鴻澤兒得正月廿四日信知家中平安此間軍事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危險異常幸皆化險為夷目下惟左軍在景德鎮一帶十分可危餘俱平安余將以十七日移駐東流建德付回銀八兩為我買好茶葉陸續寄來下手竹茂盛屋後山內仍須栽竹復吾父在日之舊觀余七年在家芟伐各竹以倒廳不光明也乃芟後而黑暗如故至今悔之故囑爾重栽之勞字謙字常常記得否

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字諭紀鴻澤兒接二月廿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余

以初三日至休甯縣即聞景德鎮失守之信初四日寫家書託九叔處寄湘即言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然猶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條生路初五日進攻強中湘前等營在西門挫敗一次十二日再行進攻未能誘賊出仗是夜二更賊匪偷營劫村強中湘前等營大潰凡去廿二營其挫敗者八營強中前老湘三營湘一其幸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二老湘六營三禮二與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賊偷湖口水營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營較多以尋常兵事言之此尚為小挫不甚傷元氣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加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集平之賊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

家訓卷上

七

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余自從軍以來即懷見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溢逝屢下渝我初志失信於世起復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豪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品壽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權忝竊萬分夫復何憾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闢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亦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至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賊即前此屢有克捷已為僥倖出於非望矣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

第... 冊... 頁... 2

於詒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養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於至誠故吾墓誌僅敘一事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實早掃書蔬魚猪三者曰僧巫日地仙日醫藥皆不信也處茲亂世銀錢愈

家訓卷上

卷上

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吾當軍事極危輒將此二字叮囑一遍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東流縣

字諭紀澤三月卅日建德途次接澄侯弟在永豐所發一信并爾將去省時在家所留之稟爾到省後所寄一稟卻於廿八日先到也余於廿六日自祁門拔營起行初一日至東流縣鮑軍七千餘人於廿五日自景德鎮起行三十日至下隅坂因風雨阻滯初三日始渡江即日進援安慶大約初八九可到沅弟季弟在安慶穩守十餘日極爲平安朱雲巖帶五百人廿四自祁

門起行初二日已至安慶助守營濠家中儘可放心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違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足在一二月可決耳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吳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於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由營中寄回此囑

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家訓卷上

卷上

字諭紀澤六月廿日唐介科回營接爾初三日稟并澄叔一稟具悉一切今年彗星出於北斗與紫微垣之間漸漸南移不數日而退出右輔與搖光之外並未貫紫微垣亦未犯天市也占驗之說本不足信即有不祥或亦不大爲害省雇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坵用爲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滄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滄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

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 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 種之爾前問說文中逸字... 閱渠所補一百六十五文... 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 之知同辨為不當有者也... 重原有之字被傳寫逸脫... 筆力可喜可慰茲圈出付... 本意渠姪湘姪要大字橫... 一扁也家中有李少溫彖... 帖三墳記極先瑩記亦可... 尋出呈澄

家訓卷上

學

叔一閱澄弟作篆字閒架... 寫篆字西銘弟子職之類... 誠姻叔搨一二分俾家中... 聖教同州聖教爾可尋出... 則不必寄也漢魏六朝百... 家可寄一部來管余疾略... 常安慶軍事甚好大約可... 呈閱并問澄弟近好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爾前寄所臨書... 卷余比送徐柳臣先生處... 請其

批評初七日接渠回信... 稱爾草字可以入古又送... 必大進歐虞顏柳四大家... 河也爾有志學書須窺尋... 四人門徑至囑至囑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爾前接來稟... 至以為慰去年在營余教... 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 榮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 夫必不可

家訓卷上

學

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 材料今尚照常摘鈔否已... 類鈔說文之訓詁爾生平... 可少者也爾十餘歲至二... 字逐日無間尚可有成爾... 二字以改救否此間軍事... 後濠均經擊退廿二日自... 力擊退從此當可化險為... 日夜手不停爬幸無他病... 下惟安慶較險然過廿二... 之風波當無慮也

咸豐十一年八月

十四日

字諭紀澤八月廿日

達謝榮鳳到接爾母子及澄叔三信

並漢魏百三家聖教序

帖廿二日譚在榮到又接爾及澄叔

二信具悉一切蔡迎五

死於京口江中可異可憫茲將其口

糧三兩補去外以銀廿兩振卹其家朱運四先生之母仙逝茲

寄去奠儀銀八兩蕙姑娘之女一貞於今冬發嫁茲付去匱儀

十兩家中可分別安送大女兒擇於十二月初三日發嫁袁家

已送期來否余向定妝奩之資二百金茲先寄百金回家製備

衣物餘百金俟下次再寄其自家至袁家途費暨六十姪女出

嫁匱儀均俟下次再寄也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

家訓上

卷上

尤以戒奢侈爲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綉

爛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牧雲舅氏書院一席

余已函託寄雲中丞沅叔告假回長沙當面再一提及當無不

成余身體平安廿一日成服哭臨現在三日已畢瘡尚未好每

夜搔痒不止幸不甚爲害滿叔近患瘧疾廿二日全愈矣此次

未寫澄叔信爾將此呈閱

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接爾八月十四日稟并日課一單分類目錄一紙日

課單批明發還目錄分類非一言可盡大抵有一種學問卽有

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卽有一人摘鈔之法若從本原論

之當以爾雅爲分類之故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

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

稱黃帝正名百物是也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

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車弓矢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

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

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禮樂兵刑賞罰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經綸

天下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或先有字而後有事故又必知萬事

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

既具而後有文詞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木釋

鳥獸蟲魚物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

釋事

卷上

釋詁釋訓釋言文詞之屬也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

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焉曰虛事曰實事

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

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

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爾

所呈之目錄亦是鈔摘實事之象而不如子史精華中目錄之

精當余在京藏子史精華溫叔於廿八年帶回想尚在白玉堂

爾可取出核對將子目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多史冊日繁摘

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爾卽可照此鈔去但期與

子史精華規模相仿卽爲善本其末附古語鄙語雖未必無用



而不如徑稿鈔說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余亦思仿爾雅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余身體尚好惟瘡久不愈沉叔已披管赴廬江無為州一切平安胡宮保仙逝是東南大不幸事可傷之至紫兼蒙營中無之茲付筆廿枚印章一包查收藍格本下次再付澄叔處尚未寫信將此送閱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昨見爾所作說文分類解字凡例喜爾今年甚有長進固請莫君指示錯處莫君名友芝字子德號邵亭貴州辛卯

家訓卷上

書

舉人學問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廠與余相見心敬其人七月來營復得啗談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茲將渠批訂爾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數處又寄銀百五十兩合前寄之百金均為大女兒于歸之用以二百金辦匾具以五十金為程儀家中切不可另籌銀錢過於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勤儉二字可以持久又寄丸藥二小瓶與爾母服食爾在家常能早起否諸弟妹早起否說話避鈍行路厚重否宜時時省記也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初四夜接爾二十六號稟所刻心經微有西安聖教

筆意總要養得胸次博大活潑此後更當有長進也爾去年看詩經注疏已畢若未畢自當補看不可無恆耳講通鑑即以我過筆者講之亦可將來另購一部爾照我之樣過筆一次可也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接沅叔信知二女喜期陳家擇於正月二十日入贅澄叔欲於鄉間另備一屋余意即在黃金堂成禮或借曾家地頭行禮三朝後仍接回黃金堂想爾母子與諸叔已有定議矣茲寄回銀二百兩為二女奩資外五十金為酒席之資俟下次寄回亦於此浙江全省皆天賊勢浩大迥異往時氣象鮑軍在

家訓卷上

書

青陽亦因賊眾兵單未能得手徽州近又被圍余任大貴重憂悶之至瘡癬並未少減每當痛痒極苦之時常思與爾母子相見因賊氛環逼不敢遽接家眷又以羅氏女須嫁紀鴻須出考且待明春察看如賊燄少衰安慶無虞則接爾母帶紀鴻來此一行爾夫婦與陳督在家照料一切若賊氛日甚則仍接爾來此一行明年正二月再有准信紀鴻縣府各考均須請鄧師親送澄叔前言紀鴻至書院讀書則斷不可前蒙 恩賜 遺念衣一冠一搬指一表一茲用黃箱送回 宜宗遺念衣一玉佩 謹尊藏此囑

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正月十三四連接爾十二月十六廿四兩稟又得澄叔十二月廿二日一緘備悉一切爾詩一首閱過發回爾詩筆遠勝於文筆以後宜常常爲之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分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仿蘇氏父子之例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駁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冊在家中此次可交來丁帶至營中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余所選曹阮陶謝鮑謝六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近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爾之質性雖與八家者不

家訓卷上

美

相近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實六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爾於小學應有所得深用爲慰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從事戎行未能卒業冀爾竟其緒耳余身體尚可支持惟公事太多每易積壓癖痒迄未甚愈家中索用銀錢甚多其最要緊者余必付回京報在家不知係報何喜若節制四省則余已兩次疏辭矣此等空空體面豈亦有喜報耶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二月十三日接正月廿三日來稟并澄侯叔一信知五宅平安二女正月廿日喜事諸凡順遂至以爲慰此間軍事

如恆徽州解圍後賊退不遠亦未再來犯左中丞進攻遂安以爲攻嚴州保衢州之計鮑春霆頓兵青陽近未開仗洪叔在三山夾收降卒三千人編成四營沅叔初七日至漢口十五後當可抵皖李希帥初九日至安慶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禮堂進攻廬州賊堅守不出上海屢被賊撲犯洋人助守尚幸無恙余身體平安今歲間能成寐爲近年所僅見惟 聖眷太隆責任太重深以爲危知交有識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謹慎存一臨深履薄之想而已今年縣考在何時鴻兒赴考須請寅師往送寅師父子一切盤費皆我家供應也

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

家訓卷上

善

字諭紀澤三月十三日接爾二月廿四日安稟并澄叔信具悉五宅平安爾至葛家送親後又須至劉陽送陳督夫婦又須趕回黃宅送親又須接辦羅氏女喜事今年春夏爾在家中比余在營更忙然古今文人學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擾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繫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上困苦之境也爾母咳嗽不止其病當在肺家茲寄去好參四錢五分高麗參半斤好者如試之有效當託人到京再買也余近久不吃丸藥每月兩逢節氣服歸脾湯三劑適來渴睡甚多不知是好是歹軍事平安鮑公於初七日在銅陵獲一大勝仗少荃坐火

輪船於初八日赴上海其所部六千五百人當陸續載去希庵所派救穎州之兵穎郡於初五日解圍第三女於四月廿二日于歸羅家茲寄去銀二百五十兩查收餘不詳即呈澄叔一閱此囑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暮暮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

家訓卷上

美

種樹畜養日見其大而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崢嶸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曾涉獵及之否此間軍事近日極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沅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暨銅城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滿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現仍穩慎圖之不敢驕矜余近日瘡癩大發與去年九十月相等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尚多積閣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

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今日專人送家信甫經成行又接王輝四等帶來四月初十之信爾與澄叔各一件藉悉一切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琊碑元秘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工否則字質太薄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

家訓卷上

美

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丹也此囑

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接爾四月十九日一稟得知五宅平安爾說文將看畢擬先看各經注疏再從事於詞章之學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

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過小學 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此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爲疾憾爾之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必不能看得諦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鈔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筆稍有長進則以後詒經讀史事事易於著手矣此間軍事平順沅季兩叔皆直逼金陵

家訓卷上

學

陵城下茲將沅信二件寄家一閱惟沅季兩軍進兵太銳後路蕪湖等處空虛頗爲可慮余現籌兵補此瑕隙不知果無疎失否余身體平安惟公事日繁應復之信積閣甚多餘件尚能料理家中可以放心此信送澄叔一閱余思家鄉茶葉甚切迅速付來爲要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二十日接家信係爾與澄叔五月初二所發廿二日又接澄侯衡州一信具悉五宅平安三女嫁事已畢爾信極以袁婿爲慮余亦不料其遽爾學壞至此余即日當作信教之爾等在家卻不宜過露痕蹟人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

若人之傲惰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我家內外大小於袁婿處禮貌均不可疏忽若久不悛改將來或接至皖管延師教之亦可大約世家子弟錢不可多衣不可多事雖至小所關頗大此間各路軍事平安多將軍赴援陝西沅季在金陵孤軍無助不無可慮湖州於初三日失守鮑攻甯國恐難遽克安徽亢旱頃聞三日大雨人心始安穀即在長沙采買以後澄叔不必望心此次不另寄澄信爾稟告之此覆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家訓卷上

學

皆清潤大方昨接易芝生先生十三日信知爾已到省城市繁華之地爾宜在寓中靜坐不可出外游戲徵逐茲余函商郭意城先生在於東征局兌銀四百兩交爾在省爲進學之用印卷之費向例兩學及學書共三分爾每分宜送錢百千鄧寅師處謝禮百兩鄧十世兄處送銀十兩助渠買書之資餘銀數十兩爲爾零用及略添衣物之需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應用之錢不宜過尙謝廉保二十千講聖後拜客數家即行歸里今年不必鄉試一則爾工夫尚早二則

恐體弱難耐勞也此論

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曾代四王飛四先後來營接爾二十日廿六日兩稟具悉五宅平安和張邑侯詩音節近古可慰可慰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眺一種冲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爾既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書時時我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第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蕭灑則可法嵇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希庵丁艱余即在安慶送禮寫四兄弟之名家中似可不另送禮或鼎三姪另送禮物亦無不可然只可送祭席輓幛之類銀錢則斷

家訓卷上

聖

不必送爾與四叔父六媵母商之希庵到家之後我家須有人往弔或四叔或爾去皆可或目下先去亦可近年以來爾兄弟讀書所以不甚耽閣者全賴四叔照料大事朱金權照料小事茲寄回鹿茸一架袍褂料一付寄謝四叔麗參三兩銀十二兩寄謝金權又袍褂料一付補謝寅皆先生爾一一妥送家中賀喜之客請金權恭敬款接不可簡慢至要至要賢五先生請余作傳稍遲寄回此次未寫覆信爾先告之家中有殿板職官表一書余欲一看便中寄來鈔本 國史文苑儒林傳尚在否查出稟知此囑

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接爾七月十一日稟并澄叔信具悉一切鴻兒十三日自省起程想早到家此間諸事平安沅季二叔在金陵亦好惟疾疫頗多前建清醮後又陳龍燈獅子諸戲仿古大儺之禮不知少愈否鮑公在甯國招降童容海一股收用者三千人餘五萬人悉行遣散每人給錢一十鮑公辦妥此事即由高淳東垣會剿金陵希帥由六安回省初三已到久病之後加以憂戚氣象黑瘦咳嗽不止殊為可慮本日接奉 諭旨不准請假回籍 賞銀八百飭地方官照料 聖恩高厚無以復加而希帥思歸極切觀其病象亦非回籍靜養斷難痊愈渠日內擬自行具摺陳情也爾所作擬莊三首能識名理兼通訓詁慰甚慰甚

家訓卷上

聖

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詼詭則余願償矣至行氣為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尤為行氣不易之法爾宜先於韓公倔強處揣摩一番京中帶回之書有謝秋水集名文海初南豐人 國可交來人帶營一看澄叔處未另作書將此呈閱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日內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為慰此間近狀如常各軍士卒多病迄未少愈甘子大至甯國一行歸即一病不起許吉齋座師之世兄名敬身號藻卿者遠來訪我亦數日物故幸

楊純兩軍門皆有轉機張凱章聞亦少瘥三公無他故則大局尚可爲也沅叔營中病者亦多沅意欲奏調多公一軍回援金陵多公在秦正當緊急之際焉能東旋且沅季共帶二萬餘人僅保營盤亦無請援之理惟祝病卒漸愈禁得此次風浪則此後普成坦途矣李希庵於閏八月廿三日安慶開行奔喪回里唐義渠卽於是日到皖兩公於余處皆以長者之禮見待公事豪無掣肘余亦推誠相與豪無猜疑皖省吏治或可漸有起色余近日癘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眼蒙則逐日增劇夜間幾不復能看字老態相催固其理也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家訓卷上

書

字諭紀澤接爾閏月稟知澄叔尚在衡州未歸家中五宅平安至以爲慰此間連日惡風驚浪僞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晝夜經沅叔多方堅守得以保全僞侍王初三四亦至現在金陵之賊數近二十萬業經守二十日或可化險爲夷茲將沅叔初九十與我二信寄歸外又有大夫第信一慰家人之心鮑春霆移紮距甯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雖病弁太多十分可危然凱軍在城主守春霆在外主戰或足禦之惟甯國縣城於初六日失守恐賊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又恐其由間道逕竄江西殊可深慮余近日憂灼迥異尋常氣象與八年春間相類蓋安危之機關係太大不僅爲一己之身名計也但願沅靈兩處倖保

無恙則他處尚可徐徐補救此信送澄叔一閱不詳

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旬日未接家信不知五宅平安如常否此間軍事金柱關蕪湖及水師各營已有九分穩固可靠金陵沅叔一軍已有七分可靠甯國鮑張各軍尚不過五分可靠此次風波之險迥異尋常余憂懼太過似有怔忡之象每日無論有信與無信寸心常若皇皇無主前此專慮金陵沅季大營或有疎失近日金陵已穩而憂皇戰慄之象不爲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欲爾再來營中省視父子團聚一次一則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則爾之學問亦可稍進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稟

家訓卷上

書

明爾母及澄叔行之爾在此住數月歸去再令鴻兒來此一行寅皆先生明年定在大夫第教書鴻兒隨之受業金二外甥有志向學爾可帶之來營餘詳日記中此諭

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十月初十日接爾信與澄叔九月廿日甯城發信具悉五宅平安希庵病亦漸好至以爲慰此間軍事金陵日就平穩不久當可解圍沅叔另有二信余不贅告鮑軍日內甚爲危急賊於灣沚渡過河西梗塞營糧路軍當士卒大病之後布置散漫眾心頗怨深以爲慮鮑若不支則張凱章困於甯國郡城之內亦極可危如天之福甯國亦如金陵之轉危爲安則

大幸也爾從事小學說文行之不倦極慰極慰小學凡三大宗  
言字形者以說文為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 本朝而段氏  
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  
為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 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  
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  
以唐韻為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 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  
為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東原段茂堂王鐵胤孔貞吉江晉三  
諸作亦可參觀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  
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余近日心緒極亂心血  
極虧其慌忙無措之象有似咸豐八年春在家之時而憂灼過

家訓卷上

集

之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不知爾何日可來營省視仰觀天時  
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遽決裂余能速死  
而不為萬世所痛罵則幸矣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為澤日內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此間軍事金陵於初五  
日解圍營中一切平安惟滿叔有病未愈目下危急之處有三  
一係甯國鮑張兩軍糧路已斷外無援兵一係旌德朱品隆一  
軍被賊圍撲糧米亦缺一係九洲洲之賊竄過北岸恐李世忠  
不能抵禦大約此三處者斷難倖全余兩月以來十分憂灼牙  
疼殊甚心緒之惡甚於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門之狀爾明

年新正來此父子一敘或可少紓憂鬱爾近日走路身體略覺  
厚重否說話略覺遲鈍否鴻兒近學作試帖詩否袁氏塔近常  
在家否爾若來此或帶袁塔與金二外甥同來亦好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廿九接爾十月十八在長沙所發之信十一月初一  
又接爾初九日一稟并與左鏡和唱酬詩及澄叔之信具悉一  
切爾詩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當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  
芒雖文選韋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楊子雲之  
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  
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

家訓卷上

集

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譬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  
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  
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自韓公而外則  
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  
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有悟境鏡和詩雅潔清潤實為吾鄉  
罕見之才但亦少奇矯之致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  
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恆蹊爾前信讀馬汧首誄謂其沈  
鬱似史記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若於斯篇及蕪城  
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署文等篇吟翫不已則聲情自茂文思  
汨汨矣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洲洲之賊紛竄江北巢縣和州

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能索一息尚存憂勞不  
懈它非所知耳爾行路漸重厚否紀鴻讀書有恆否至爲虛念  
餘詳日記中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廿二三日連寄二信與澄叔驛遞長沙轉寄楨俱接  
到季叔實志長逝實堪傷憫沅叔之意定以季概葬馬公塘與  
高軒公合塚爾即可至北港迎接一切築墳等事稟問澄叔必  
恭必悉俟季叔葬事畢再來皖管可也爾現用油紙摹帖否字  
乏剛勁之氣是爾生質短處以後宜從剛字厚字用功特囑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家訓止

果

字諭紀澤十一日接十一月廿二日來稟內有鴻兒詩四首十  
二日又接初五日來稟其時爾初自長沙歸也兩次皆有澄叔  
之信具悉一切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爾且先於怪奇可駭處  
詠諧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  
舒實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可笑處如詠  
登科則曰儕輩如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  
恒怯頻窺規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鴻兒  
試帖大方而有清氣易於造就即日批改寄回季叔奉初六  
恩旨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病故例議卹可稱極優茲  
將字諭旨錄歸此間定於十九日開弔二十日發引同行者爲

厚四甲二甲六葛華山江龍三諸族戚又有員弁親兵等數十  
人送之大約二月可到湘潭葬期若定二月底三月初必可不  
誤下游軍事漸穩北岸蕭軍於初十日克復連漕鮑軍糧路雖  
不甚通而賊實不悍或可勉強支持此信送澄叔一閱



曾文正公家訓卷下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蕭開二來接爾正月初五日稟得知家中平安羅太親翁仙逝當寄奠儀五十金祭幛一軸下次付回羅婿性情可慮然此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吾家讀書居官世守禮義爾當誥戒大妹三妹忍耐順受吾於諸女妝奩甚薄然

家訓卷下

使女果貧困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目下陳家徵書袁家羅家并不憂貧爾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鮑春霆正月初六日涇縣一戰後各處未再開仗春霆營士氣復旺米糧亦足應可再振偽忠王復派賊數萬續渡江北非希庵與江味根等來恐難得手余牙疼大愈日內將至金陵一晤沅叔此信送澄叔一閱不另致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泥汊舟次

字諭紀澤二月二十一日在運漕行次接爾正月二十二日二月初三日兩稟并澄叔兩信具悉家中五宅平安大姑母及季叔葬事此時均當完畢爾在團山背橋上跌而不傷極幸極幸

聞爾母與澄叔之意欲修石橋爾寫稟來由管付歸可也禮云道而不徑毋而不游古之言孝者專以保身為重鄉間路窄橋孤嗣後吾家子姪凡遇過橋無論騎馬均須下而步行吾本意欲爾來營見面因遠道風波之險不復望爾前來且待九月霜降水落風濤性定再行寄諭定奪目下爾在家飽看羣書兼持門戶處亂世而得寬閑之歲月千難萬難爾切莫錯過此等好光陰也余以十六日自金陵開船而上沿途閱看金柱關東西梁山裕溪口運漕無為州等處軍心均屬穩固布置亦尚妥當惟兵力處處單薄不足以禦賊否余再至青陽一行月杪即可還省南岸近亦與緊廣匪兩股竄撲徽州古賴等股竄擾青

家訓卷下

二

陽其志皆在直犯江西以營一飽殊為可慮澄叔不願受沅之貽封余當寄信至京停止此舉以成澄志爾讀書有恆余歡慰之至第所閱日博亦須劄記一二條以自考證腳步近稍穩重否常常留心此囑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接爾二月十三日稟并聞人賦一首具悉家中各宅平安爾於小學訓詁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之門徑欣慰無已余嘗怪 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

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詰發為班張左郭之文章  
晉人左思郭璞小學最深文章亦通兩漢潘陸不及也久事戎行斯願莫遂若爾曹能成  
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是即日當批改付歸爾既得此津  
筏以後更當專心壹志以精確之訓詰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  
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  
沈而江鮑徐庾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詰之道衰矣至韓昌黎  
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詰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  
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  
署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  
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後

家訓卷下

三

矣爾閱看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後宜將文選  
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為斷如兩都賦西征賦蕪城賦及九  
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彥書徐哀江南賦  
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  
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獻通考載之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  
形勢敘見方輿紀要首數卷低一格者不必讀高一格以上所  
選文七篇三種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將來父  
子相見余亦課爾等背誦也爾擬以四月來皖余亦甚望爾來  
教爾以文惟長江風波頗不放心又恐往返途中拋荒學業爾  
稟請爾母及澄叔酌示如四月起程則只帶袁壻及金二甥同

來如八九月起程則奉母及弟妹妻女合家同來到皖住數月  
孰歸孰留再行商酌目下皖北賊犯湖北皖南賊犯江西今年  
上半年必不安靜下半年或當稍勝爾若於四月來謁舟中宜  
十分穩慎如八月來則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

同治二年三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頃接爾稟及澄叔信知余二月初四在蕪湖下所發  
二信同日到家季叔與伯姑母葬事皆已辦妥爾自楮山歸來  
俗務應稍減少此間近日軍事最急者惟石澗埠毛竹丹劉南  
雲營盤被圍自初三至初十晝夜環攻水洩不通次則黃文金  
大股由建德竄犯景德鎮余本檄鮑軍救援景德鎮因石澗埠危

家訓卷下

四

急又令鮑改援北岸沅叔亦撥七營援救石澗埠只要守住十  
日兩路援兵皆到必可解圍又有捻匪由湖北下竄安慶必須  
安插守城事宜各路交警應接不暇幸身體平安尚可支持爾  
人賦圖批發還爾能抗心希古大慰余懷紀鴻頗好學否爾說  
話走路比往年較遲重否付去高麗參一斤備家中不時之需  
又付銀十兩爾託楮山為我買好茶葉若干斤去年寄來之茶  
不甚好也此信送與澄叔一看不另寄奏章 諭旨一本查收

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接爾稟件知家中五宅平安子姪讀書有恆為慰爾  
問今年應否往過科考爾既作秀才凡歲考科考均應前往入

場此 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職業也惟爾年紀太輕余不放心  
若鄧師能督省送考則爾凡事有所稟承甚好甚好若鄧師不  
赴省則爾或與易芝生先生同住或隨華山鏡和子祥諸先生  
同伴總須得一老成者照應一切乃為穩妥爾近日常作試帖  
詩否場中細檢一番無錯平仄無錯頭也此次未寫信與澄  
叔爾為稟告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前奉賜函敬審福履康愉聞潭多祐至為  
慶慰此間軍事自去秋以至今春危險萬狀四月以後巢和二  
浦次第克復奪回九洲要隘江北肅清大局極有轉機不料

東湖卷下

五

苗逆復叛占踞數城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各軍疾疫大作死  
亡相屬幾與去秋相等餉項奇絀醫藥無資茫茫天意不知何  
日果遂厭亂也姪身體猶適牙齒脫落一箇餘亦動搖不固此  
外視聽眼食未改五十以前舊態自以菲材久竊高位兢兢慄  
慄惟是不貪安逸不圖豐豫以是報 聖主之厚恩即以爲稍  
惜祖宗之餘澤上年恭遇兩次 覃恩已將本身應得 封典  
馳封伯祖父重五公暨中和公伯祖母彭太夫人暨蕭太夫人  
茲將 誥軸專盛四送回即求告知任尊叔及芝圃榮發厚一  
厚四諸弟敬謹收藏焚黃告墓之日子姓悉與於祭茲各寄二  
十金少助祭席之資又參枝對聯書帖等微物略將鄙忱伏乞

晒存左君辦酌之事因採辦諸人在各縣挖牆拆屋紛紛釀成  
控案東征局司道乃詳請概歸官辦不特不能添新委員即前  
此給札者亦須一一撤回是以未能照辦但諸人借湊本錢分  
途采買因此半途而廢不免吃虧難記 函告東局主事者酌量  
調劑不令虧本矣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鴻接爾澄叔七月十八日信爾寄澤兒一函知爾奉  
母於八月十九日起程來皖并三女與羅婿一同前來現在金  
陵未復皖省南北兩岸羣盜如毛爾母及四女等姑嫂來此并  
非久住之局大女理應在袁家待姑盡孝本不應同來安慶因

東湖卷下

六

檢生在此故吾未嘗寫信阻大女之行若三女與羅婿則尤應  
在家事姑事母尤可不必同來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  
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  
大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三女夫婦  
若尚在縣城省城一帶儘可令之仍回羅家奉母奉姑不必來  
皖若業已開行勢難中途折回則可同來安慶一次小住一月  
二月余再派人送歸其陳婿與二女計必在長沙相見不可帶  
之同來俟此間軍務大順余寄信去接可也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字諭紀鴻爾於十九自家起行想九月初可自長沙挂帆東行

矣船上有大帥字旗余未入船不可誤挂經過府縣各城可避者略為避開不可驚動官長煩人應酬也余日內平安沅叔及紀澤等金陵亦平安此諭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寄紀瑞姪左右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為慰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為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尚餘九十八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人翰

家訓卷下

七

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廩生尚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即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為要不可專恃廩生為基總以鄉試會試能到榜前益為門戶之光紀官聞甚聰慧姪亦以

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酉刻

字諭紀澤余於廿五日已刻抵金陵陸營文案各船亦於廿六日申刻趕到沅叔濕毒未愈而精神甚好偽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即在此殺之由安慶咨行各處之摺在皖時未辦咨札稿茲寄去一稿若已先發即與此稿不符亦無礙也刻摺稿寄家可一二十分或百分亦可沅叔要二百分宜先儘沅叔處此外各處不宜多散此次令王洪陞坐輪船於廿七日回皖以後送包封者仍坐舢板歸去包封每日止送一次不可再多爾一切以勤諫二字為主至囑頃見安慶付來之咨行稿甚妥此間稿不用矣

家訓卷下

八

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

字諭紀澤日內北風甚勁未接包封及爾稟余亦未發信也偽忠王自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兩日內看該首親供如校對房本誤書殊費目力頃始具奏洪李二首處治之法李首已於初六正法供詞亦鈔送軍機處矣沅叔擬於十一二等日演戲請客余亦於十五前後起程回皖日內因天熱事多尚未將江西一案出奏計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畏熱亦畏案牘之繁難余將來金陵即在英王府寓居頃已派人修理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鴻自爾起行後南風甚多此五日內卻是東北風不知爾已至岳州否余以廿五日至金陵沅叔病已痊愈廿八日發洪秀全之尸初六日將偽忠王正法初八日接富將軍咨余蒙恩封侯沅叔封伯余所發之摺 批旨尚未接到不知同事諸公得何懋賞然得五等者甚少余借人之力以竊上賞寸心不安之至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及力去做惰二弊當已牢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酷熱尤須保養身體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案訓卷下

九

字諭紀澤廿三日之摺 批旨尚未到皖頗不可解豈已遞至官相處耶各處來信皆言須用貴表余亦不可不辦一分爾請程伯勇為我撰一表為沅叔撰一表伯勇前後所作謝摺太多此次擬另送潤筆費三十金蓋亦僅見之美事也得五等之封者似無多人余借人之力而竊上賞寸心深抱不安從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較多求闕齋西尚有 皇朝文獻通考一部爾試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 幾人平準部封幾人平回部封幾人開單寄來偽幼主有逃至 廣德之說不知確否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辰刻

字諭紀澤今早接奉廿九日 諭旨余蒙 恩封一等侯太子

太保雙眼花翎沅叔蒙 恩封一等伯太子少保雙眼花翎李臣典封子爵蕭孚泗男爵其餘黃馬褂九人世職十人雙眼花翎四人 恩旨本日包封鈔回茲先將初七之摺寄回發刻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已刻

字諭紀澤初十一二等日戲酒三日沅叔料理周到精力沛然余則深以為苦亢旱酷熱老人所畏應治之事多閣廢者江西周石一案奏稿久未核辦尤以為疚自六月廿三日起凡人証皆由余發及盤川以示體卹爾託子密告知兩司可也鄂刻地圖爾可即送一分與真德老輪船行江說三日內准付回另

案訓卷下

十

紙繕寫粘貼大圖空處萬篋軒忠鶴皋及泰州揚州各官日內均來此一見李少荃亦擬來一晤聞余將以七月回皖遂不來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二日未接爾稟蓋北風阻滯之故此間十七日大風大雨蕭然便有秋氣富將軍今日來拜粵談一切余擬明日登舟乘坐民船不求其快舟中須作周石獄事一摺非三四日不能了沅叔處無一人獨坐之位無一刻清淨之時故未辦也其他積閣之事皆須在船一為清理到皖當在月杪矣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字諭紀澤余於十九日回拜富將軍即起程回皖約行七十里  
乃至棉花隄今日未刻發報後長行順風行七十里泊宿距采  
石不過十餘里接奉 諭旨諸路將帥督撫均免造冊造報銷  
真中興之 特恩也頃又接爾十八日稟鈔錄 封爵單一冊  
我 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戰兢何以報稱爾曹當勉  
之矣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舊縣舟次

字諭紀鴻自爾還湘啟行後久未接爾來稟殊不放心今年天  
氣奇熱爾在途次平安否余在金陵與沅叔相聚二十五日二  
十日登舟還皖體中尚適余與沅叔蒙 恩晉封侯伯門戶太

家訓卷下

十一

盛深為祇懼爾在省以謙敬二字為主事請問意臣芝生兩  
姻叔斷不可送條子致騰物議十六日出關十七八拜客十九  
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聽榜信後再起程來署可也擇交是  
第一要事須擇志趣遠大者此囑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余於初四日自邵伯開行後初八日至清江浦聞檢  
匪張任牛三股并至蒙毫一帶英方伯雉河集營被圍易開後  
在蒙城亦兩面皆賊糧路難通余商昌岐帶水師由洪澤湖至  
臨淮而自留此待羅劉早隊至乃赴徐州爾等奉母在寓總以  
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

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為慮爾二人立志慎  
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余身尚安癖略甚耳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九日清江浦

字諭紀澤接爾兩次安稟具悉一切爾母病已全愈羅外孫亦  
好慰慰余到清江已十一日因劉松山未到皖南各軍開餉故  
爾遲遲未發雉河蒙城等處日內亦無警信羅茂堂等今日開  
行由陸路赴臨淮余俟劉松山到後擬於廿一日由水路赴臨  
淮身體平安惟慮念湘勇開餉有弗戢自焚之懼竟日憂灼蔣  
之純一軍在湖北業已叛變恐各處相煽即湘鄉亦難安居思  
所以痛懲之之法尚無善策楊見山之五十金已留復小岑在

家訓卷下

十一

於伊卿處致送邵世兄及各處月送之款已有一札由伊卿長  
送矣惟壬叔向按季送偶未入單劉伯山書局撤後再代謀一  
安硯之所該局何時可撤尚無聞也寓中絕不酬應計每月用  
錢若干兒婦諸女果每日紡績有常課否下次稟復吾近夜飯  
不用葷菜以肉湯炖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鷓味美無比必可  
以資培養菜不必貴適則足養人試炖與爾母食之屋間公好於日入時  
吾當時待食實覺津津有味今則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  
加以肉湯而味尚不逮於昔時  
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且崇儉之道也顏黃門推顏氏家訓作  
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  
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冊常常閱習則日進矣

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字諭紀鴻澤兒余於廿五六日渡洪澤湖面二百四十里廿七日入淮廿八日在五河停泊一日等候旱隊廿九日抵臨淮聞劉省三於廿四日抵徐州廿八日由徐州赴援雒河英西林於廿六日攻克高壘集雒河之軍心益固大約圍可解矣羅張朱等明日可以到此劉松山初五六可到余小住半月當仍赴徐州也毛寄雲年伯至清江急欲與余一晤余因太遠止其來臨淮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儘可自據所見隨時質正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

家訓卷下

圭

所閱古文何篇於何者為近可放論而詳問焉鴻兒亦宜常常具稟自述近日工夫此示

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字諭紀鴻澤今日接小岑信知邵世兄一病不起實深傷悼位西立身行已讀書作文俱無差謬不知何以家運衰替若此豈天意真不可測耶爾母之病總帶溫補之劑當無他虞羅氏外孫及朱金權已痊愈否此間水大異常各營皆已移渡南岸惟余所居淮北兩營係羅茂堂所帶二日內尚可不移再長水八寸則危矣陰雲鬱熱雨勢殊未已也邵世兄處應送奠儀五十金可由家中先為代出有便差來營即付去滕中軍所帶百人可

令每半月派一兵來此不必定候家鄉長夫送信余託陳小浦買龍井茶爾可先交銀十六兩亦候下次兵來時付去邵宅每月二十金爾告伊卿照常致送否須補一公牘否爾每旬至李官保處一談否幕中諸友凌曉嵐等相見契慳否氣勢識度情韻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說可以分配茲錄於別紙爾試究之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廿四日接奉 寄諭知沅叔已 簡授山西巡撫諭旨咨少泉宮保處爾可借閱沅叔之病不知此時全愈否余須寄信囑其北上 陛見之便且至徐州兄弟相會陳刻廿四

家訓卷下

圭

史頗為可愛不知其錯字多否幾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曾恆德無事亦可來營余又有取閱之書可令滕中軍派兵送來錄如別紙

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字諭紀鴻澤兒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爾能尋其用意深處下式試解說一二首寄來又問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為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况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服長者皆其一無

一第... 4 反之內

所長者也。鴻詞言此表範圍，曲成橫豎，相台足見善於領會。至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崢嶸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金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寅、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銳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

家訓卷下

率

拘滯愈緊，愈呆，嗣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文。講揣摩者，送師閱，改講氣勢者，寄余閱，改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爾兒均宜勉之。此囑。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福秀之病，全在脾虧。今聞曉岑先生峻補脾胃，似亦不甚相宜。凡五藏極虧者，皆不受峻補也。爾少時亦極脾虧，後用老米炒黃熬成極醲之稀飯服之，半年乃有轉機。爾母當尚能記憶金陵可覓得老米否？試為福秀一服，此方開生到已數日。元徵信接到，茲有覆信，并邵二世兄信，爾閱後封口交去。

需銀兩，爾陸續支付可也。義山集似曾批過，但所批無多。余於道光廿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胭脂圈批，唯余有丁刻史記六套，否王刻韓文在爾處，程刻韓詩本最精，小本杜詩、康刻古文辭類纂溫叔帶回、震川集在季師處、山谷集在黃恕皆家、首尾完畢，餘皆有始無終。故深以無恆為憾。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有恆，然已晚矣。故望爾等於少壯時，即從有恆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恆也。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家訓卷下

夫

字諭紀鴻澤郭宅姻事，吾意決不肯由輪船海道行走。嘉禮儘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風濤之險。至禮成或在廣東或在湘陰，須先將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澤兒夫婦送妹回湘，吾家主意定後，而後昏期之或遲或早可定，而後成禮之或湘或粵亦可定。吾既決計不回江督之任，而全眷猶戀戀於金陵，不免武仲據防之嫌。是爾母及全眷早遲總宜回湘，全眷皆須還鄉，四女何必先行。吾意九月間爾兄弟送家屬悉歸湘鄉，經過省城時，如吉期在半月之內，或爾母親至湘陰一送亦可。如吉期尚遙，則紀澤夫婦帶四妹在長沙小住，屆期再行送至湘陰成婚。至成禮之地，余意總欲在湘陰為正。辦雲仙姻丈去歲嫁女，既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則今年娶婦亦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金陵至湘陰近三千里，粵東至湘陰近二千里，女家送三千壻家迎。



二千而或禮於累世桑梓之地豈不盡美盡善爾以此意詳覆雲仙姻丈一函令產成貴等由海道回粵余亦以此意詳致一函由排單寄去即以此信為定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全眷十月上旬自金陵啟行斷不致誤如筠仙姻丈不願在湘陰舉行仍執送粵之說則我家全眷暫回湘鄉明年再商吉期可也鴻兒之文氣勢頗旺下次再行詳示爾母須用伏苓候至京之便購買余以廿四自臨淮起行十日無雨明日可到徐州矣途次平安勿念

同治四年八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邵世兄開來節略等件收到位西先生遺文亦閱過

家訓卷下

七

本月當作墓銘出月親為書寫仍付金陵交張氏兄弟鈎刻大約刊刻揭印須三箇月工夫年底乃可藏事爾告邵子晉急急返杭料理葬事以速為妙此石不宜埋藏土中將來或藏之邵氏家廟或嵌之邵家屋壁或一二年後於墓之址文餘另穿一小穴補行埋之亦無不可此次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也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字諭紀澤王船山先生書經稗疏三本春秋家說序一薄本係託劉韞齋先生在京城文淵閣鈔出者爾可速寄歐陽曉岑丈處以便續行刊刻劉松山前借去鄂刻地圖七本茲已取回尚有二十六本在金陵可寄至大營配成全部全唐文太繁而

郭慕徐處有專集十餘種其中有韓昌黎集吾欲借來一閱取其無注便於溫誦也又文獻通考吾曾點過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推市糴土貢國用刑制輿地等晉書新唐書要職本晉書兼取李羊仙送毛刻本均取來以便編閱後漢書亦可帶來冬春皮衣均於此次舢板帶來此囑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家眷旋湘應俟接筠仙丈覆信乃可定局余意姻期果是十二月初二則澤兒夫婦送妹先行至湘陰辦喜事畢即回湘鄉另覓房屋覓妥後寫信至金陵鴻兒奉母并全眷回籍若昏期改至明年則澤兒一人回湘覓屋家婦及四女皆隨母明年起程黃金堂之屋爾母素不以為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

家訓卷下

六

自以另擇一處為安余意不願在長沙住以風俗華靡一家不能獨儉若另求僻靜處所亦殊難得不如即在金陵多住一年半載亦無不可澤兒回湘與兩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覓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星岡公昔年思在牛欄大坵起屋即鱸魚墳蕭祠間壁也不知果可造屋以終先志否又油舖里係元吉公屋犁頭背係輔臣公屋不知可買庄兌換或借住一二年否富坵可移兌否爾稟商兩叔必可設法辦成爾母既定於明年起程則松生夫婦及邵小姐之位置新年再議可也近奉諭旨飭余晉駐許州不去則屢違詔旨又失民望遠往則局勢不順必無成功焦灼之至餘不多及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字諭紀澤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尚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之道亦然體彊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蓄而自全節蓄非獨食色之性也即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入本扁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為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蓄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

家訓卷下

九

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爾今冬若回湘不必來徐省問徐去金陵太遠也近日賊犯山東余之調度概吝少荃宮保處澄沅兩叔信附去查閱不須寄來矣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爾十七日接爾初十日稟知爾病三次翻覆近已全愈否舢板尚未到徐而此間羣賊萃於銅沛二縣攻破民圩頗多與微山湖相近湖中水淺近郡處又窄舢板或畏賊不欲進耶馬步賊約六七萬火器雖少而剽悍異常看來凶險尚將日長吾已定與賊相終始故亦安之若素文輔卿自京來此言近事頗詳九叔浮言漸息霞仙雖降調而物望尚好雲仙眾望較減

天眷亦甚平平頃接雲信婚期已改明年然則爾今冬亦可不回湘矣原信鈔去一閱爾母健飯大慰大慰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爾茲將邵位西墓銘付回其兄之名空二字爾可填寫交匠人鈎摹刊刻季公墓銘匠人刻出太俗無深厚之意余字尚不如是爾可教張氏二匠用刀須略明行氣之法刀下無氣則順修逆描全失勁健之氣矣幾何原本序付去照收余十九日覆奏李公人洛李丁迭遷一疏爾可至李公保署查閱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晦日

字諭紀澤爾廿六日接紀澤排遞之稟紀鴻舢板帶來稟件衣書

家訓卷下

十

今日派夫往接矣澤兒肝氣痛病亦全好否爾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用心太過上次函示以節蓄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瑞公英所著聰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 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尚張公之聰訓齋語莫宅有之申夫二種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時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遊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為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為養生要訣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

惱怒也室慾即吾前信所謂知節者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樂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切囑

同治四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爾病已好慰慰賊於廿九日稍與馬隊接仗其夜即竄蕭縣初二日竄又漸遠現尚不知果竄何處各兵既力求寬限以後即限九日以八百里之程每日僅走九十里并非強人所難張文端公聽訓齋語茲付去二本爾兄弟細心省覽不特於德業有益實於養生有益余身體平安惟精神日損老景逐增而責任甚重殊為悚懼

同治四年十月十七日

家訓卷下

五

字諭紀澤爾賊自初三四兩日在豐縣為潘軍所敗倉皇西竄行至甯陵又為歸德周盛波一軍所敗據檢賊供稱將竄湖北不知確否此間俟幼泉游擊之師辦成除四鎮大兵外尚有兩枝大游兵儘數剿辦但求朱唐金軍遣撤不生事變則諸務漸有歸宿矣澤兒身體復元思來徐州省親余擬於今冬至曹濟歸陳四府巡閱地勢現尚未定爾整不必來如余不赴齊豫爾至十二月十五以後前來徐州侍余度歲可也彭笛仙在糧臺爾常相見否其學問長處究竟何如聽訓齋語余以為可卻病延年爾兄弟與松生慕徐常體驗否可一稟及此囑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四夜

字諭紀澤爾余近日身體平安捨匪自竄河南後久無消息十九日之摺頃接 寄諭業經照准明年寓中請師頌桐城吳汝綸摯甫來此渠以本年連捷得內閣中書告假出京余勸令不必遽爾進京當差明年可至余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因擬請其父吳元甲疏育泉者至金陵教書為紀鴻及陳壻之師育泉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其子汝綸係一手所教成者也摯甫聞此言欣然樂從歸告其父想必允許惟 沅叔已答應將富圯讓與我家居住明歲將送全眷回湘吳來金陵恐非長久之局摯甫由徐赴金陵余擬派差官送之爾可與之面商一切鴻兒每十日宜寫一稟字宜略大墨宜濃厚此囑

家訓卷下

五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字諭紀澤爾彭官保尚在安慶松生陪王益梧去恐無所遇抑別有他營耶河南吳中丞疏稱豫省情形萬難供職無狀請另簡賢能 諭旨又催移管現因湖團一案關係極大必須在徐料理新年即將移駐河南之周家口爾可於臘月來徐省親隨同度歲由金陵坐船至清江清江雇王家營轎車至徐余派弁至清江迎接大約水陸不過十二三日程耳季泉無病何必託詞不來聽訓齋語俟得再寄余前信欲乞慕徐齋頭全唐文殘本中韓文一種爾曾與慕徐說及否明史亦未帶來臘月來營可將此二書帶來明史即將陳刻本帶來亦可王氏廣雅疏證

可附帶也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爾明年正月即移駐周家口該處距漢口八百四十里距長沙一千六百餘里距金陵亦一千三百餘里兩邊皆係陸路通信於金陵與通信於長沙其難一也澤兒來此省親送余移營起程後即回金陵全眷仍以三月回湘為妥吳育泉正月上學教滿兩月如果師弟相得或請之赴湖南或令紀鴻陳堦隨吳師來余營讀書亦無不可家中人少不宜分作兩處住也余日來核改水師章程將次完竣惟提鎮以下至于千把每年各領養廉若干此間無書可查澤兒可翻會典查出寄來凡經

家卷下

筆

制之現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出者查事例武職養廉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文職養廉記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爾細查武養廉數日即日先寄又提督之官見明史職官志都察院條內本與總督巡撫等官皆係文職而帶兵者不知何時改為武職爾試翻尋會典或詢之凌曉嵐張肅山等速行稟覆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字諭紀澤蔣大春賁到會典五冊明史一冊 國初提督尚文武兼用厥後專用武職不知始於何時前明有挂印總兵以總兵而挂平西將軍征南將軍等印 國朝總兵亦開存挂印之

名而實無真印不知何年并挂印之名而去之爾試問劉伯山能記之否水師章程定於十二月出奏如其查不出亦不要緊凡辦事不必定講考据也

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爾學柳帖瑯邪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謂張則無其梳搏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尚不過旬日焉能取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獄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遽磨

家卷下

書

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箇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余所責爾之功課并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或經書或古文帖從前讀書即為熟書總以能背誦為止總宜高聲誦讀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箇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為主張可也爾毋欲以全家住周家口斷不可行周家口河

道甚窄與永豐河相似而余駐周家口亦非長局決計全眷回湘紀澤俟全行復元二月初回金陵余於初九日起程也此囑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鴻日內未接爾稟想爾萬平安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州起程至山東濟兗河南歸陳等處駐紮周家口以為老營紀澤定於初一起程花朝前後可抵金陵三月初送全眷回湘爾出外二年有奇詩文全無長進明年鄉試不可不認真講求八股試帖吾鄉難尋明師長沙書院亦多遊戲徵逐之習吾不放心爾至安黃後可與方存之吳學甫同伴由六安州坐船至周家口隨我大營讀書李申夫於八股試帖最善講說據稟論

家訓卷下

五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兗州行次

字諭紀鴻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雄學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爾并非下等姿質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鴻接紀澤在清江浦並發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為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為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詰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為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茲錄

家訓卷下

五

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為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卻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余以十九日至濟甯即聞河南賊匪竄山東整駐此間不遠赴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調朱心檻三營來濟護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勦須俟賊出齊兗余乃移營西行也爾侍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帶連鄂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

字諭紀澤全眷起行已定十七廿六兩日當可從容料理得沉

叔二月十三日信定於三月初間赴鄂履任爾等到鄂當可少  
為停畱賊在山東余須畱於濟甯就近調度不能遽至周家口  
紀鴻兒過安慶時不可輕赴周口且隨母至湖北再行定計爾  
過安慶往拜吳摯甫之父種泉翁觀其言論風範果能大有益  
於鴻兒否如其謫然可親爾兄弟即定計請之同船赴鄂即在  
沅叔署中讀書若余抵周家口距漢口八百四十里紀鴻省親  
尚不甚難爾則奉母還湘不必在鄂久住金陵署內木器之稍  
佳者不必帶去余擬寄銀三百請澄叔在湘鄉湘潭置些木器  
送於富氏但求結實不求華貴衙門木器等物除送人少許外  
餘概交與房主姚姓張姓稍畱去後之思

家訓卷下

志

同治五年三月十四夜濟甯州

字諭紀鴻澤頃據探報張逆業已回竄似有返豫之意其任賴一  
股銳意來東已過汴梁頃探亦有改竄西路之意如果齊省一  
律肅清余仍當赴周家口以踐前言雪乘之坐船已送到否三  
月十七果成行否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  
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情也余近  
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為澤兒言之宜轉告與  
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質聰穎但嫌  
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  
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余身體平安告爾母

放心此囑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濟甯

字諭紀鴻澤接爾二人在裕溪口在安慶在九江所發信知沿途  
清吉為慰此時想已安抵湖北沅叔恩明誼美必畱全眷在湖  
北過夏余意業已回籍即以一直到家為安富氏房屋如未修  
完即在大夫第借住紀鴻即畱鄂署讀書世家子弟既為秀才  
斷無不應科場之理既入科場恐詩文為同人所笑斷不可不  
切實用功科六與黃澤生若來湖北紀鴻宜從之講求八股湖  
北有胡東谷是一時文好手此外尚有能手否爾可稟商沅叔  
擇一善講者而師事之余尚不能遽赴周家口申夫亦不能遽

家訓卷下

天

赴鄂中道遠而逼近賊氛鴻兒不可冒昧來營即在武昌沅叔  
左右苦心作詩文經策

同治五年五月十一夜

字諭紀鴻澤接爾二人稟知九叔母率眷抵鄂極骨月團聚之樂  
宦途親眷本難相逢亂世尤難畱鄂過暑自是至情鴻兒與瑞  
姪一同讀書請黃澤生看文恰與吾前信之意相合屢聞近日  
精於舉業者言及陝西路閩生先生德仁在堂稿及所選仁在  
堂試帖律賦課藝無一不當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見此書僅  
見其所著櫻花館試帖久為佩仰陝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無  
一不出閩生先生之門湖北官員中想亦有之紀鴻與瑞姪等

須買仁在堂全稿聖華館試帖悉心揣摩如武漢無可購買或  
摺差由京買回亦可鴻兒信中擬專讀唐人詩文唐詩固宜專  
讀唐文除韓柳李孫外幾無一不四六者亦不必多讀明年  
鴻瑞兩人宜專攻八股試帖選仁在堂中佳者讀必手鈔熟必  
背誦爾信中言須能背誦乃讀他篇苟能踐言實良法也讀聖  
華館試帖亦以背誦為要對策不可太空鴻瑞二人可將文獻  
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限五十日讀畢終身受用不盡既在鄂  
讀書不必來營省觀矣

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

字諭紀鴻澤沉叔足疾全愈深可喜慰惟外毒遠移不知不生內

家訓卷下

堯

疾否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翱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  
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二家 御選唐  
宋文韻亦從儲而增為十家以全唐皆尚駢儷之文故韓柳李  
孫四人之不駢者為可貴耳湘鄉修縣志舉爾纂修爾學未成  
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  
為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  
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  
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爾篆韻鈔畢宜從古文上  
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為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  
尤不可也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縣志即

為近日志書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為式議定體例俟  
余核過乃可動手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宿遷

字諭紀鴻澤十六日在濟甯開船廿四日至宿遷小舟酷熱晝不  
乾汗夜不成寐較之去年赴臨淮時困苦倍之吾家門第鼎盛  
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久長者男子  
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  
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為主重在  
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  
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

家訓卷下

辛

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之類爾等必須留心  
於時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  
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 囑至囑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鴻澤在臨淮住六七日擬由懷遠入渦河經蒙亳以達周  
口中秋後必可趕到屆時沉叔若至德安當設法至汝甯正陽  
等處一會余近來衰態日增眼光益蒙然每日諸事有恆未改  
常度爾等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澤兒當添不  
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既知保養卻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  
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恆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鴻

兒來稟太少以後半寫稟一次澤兒稟亦嫌太短以後可泛論時事或論學業也此諭

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接紀澤兩稟并紀鴻及瑞姪稟信八股兩人氣象俱光昌有發達之概惟思路未開作文以思路宏開為必發之品意義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余此次行役始為酷熱所困中為風波所驚旋為疾病所苦此間赴周家口尚有三百餘里或可平安耳爾擬於明史看畢重看通鑑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鑑論爾或問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早間所食之鹽薑已完近日設法寄至周家

家訓卷下

三

口吾家婦女須講究作小菜如醬乳醬油醬菜好醋例筍之類常常做些寄與我吃內則言事父母舅姑以此為重若外間買者則不寄可也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接爾等八月初十日稟知鴻兒生男之喜軍事棘手衰病焦灼之際聞此大為喜慰九月初十後澤兒送全眷回湘鴻兒可來周家口侍奉左右明年夏間澤兒來營侍奉換鴻兒回家鄉試余病已全愈惟不能用心偶一用心即有齒疼出汗等患而摺片不肯假手於人責望太重萬不能不用心也朱子綱目一書有續修宋元及明合為一編者白玉堂忠愍公有之

武漢買得出否若有而字大明顯者可買一部帶來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接澤兒八月十八日稟具悉擇期九月廿日還湘十月廿四日四女喜事諸務想辦妥矣凡衣服首飾百物只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紀鴻於廿日送母之後即可束裝來營自坐一轎行李用小車從人或車或馬皆可請沅叔派人送至羅山余派人迎至羅山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省三琴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謙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而獎成之余病雖已愈而難於用心擬於十二日續假一月十月奏請開缺但須沅弟無非常之舉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則別有波折又須虛與委蛇也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字諭紀澤余病大致已好惟不甚能用心自度難任艱鉅已於十三日具片續假一月將來請開各缺縱不能離營調養但求事權稍小責任稍輕即為至幸欲求平捻功成從容引退殆恐不能即求免於謗議亦不能也捻匪竄過沙河賈魯河之北不知已入鄂境否若鴻兒尚未回湘目下亦不必來周口恐中途適與賊遇鹽薑頗好所作椿蕻子醃菜亦好家中外須講求時



疏內須講求曬小萊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此諭

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字諭紀澤爾讀李義山詩於情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義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為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

家訓卷下

書

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眾口附和也余病已大愈尚難用心日內當奏請開缺近作古文二首亦尚入理今冬或可再作數首唐鏡海先生歿時其世兄求作墓誌余已應允久未動筆并將節略失去爾向唐家或賀世兄處索取行狀節略寄來羅山文集年譜未帶來營亦向易芝生先生索一部付來以便作碑一償夙諾紀鴻初六日自黃安起程日內應可到此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字諭紀澤余於十三日具疏請開各缺并附片請注銷爵秩廿

五日接奉 批旨再賞假一月調理就痊進京陛見一次余擬於正月初旬起程進京余近無他苦惟腰疼畏寒夜不成眠羣疑眾謗之際此心不無介介然回思邇年行事無甚差謬自反而縮不似丁冬戊春之多悔多愁也到京後仍當具疏請開各缺惟以散員留營維繫軍心擔荷稍輕爾兄弟輪流侍奉軍務懇時請假回籍省墓一次亦足以慰暮景紀鴻在此體氣甚好心思亦似開朗當令其回家事母耳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余定於正月初北上頃已附片覆奏屆時鴻兒隨行二月回豫鴻兒三月可還湘也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余近日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家中興衰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

家訓卷下

書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此間軍事東股任賴竄入光固賊勢已衰西股張總愚久踞秦中華陰一帶余派春霆往援大約臘初可以成行十七日覆奏不能回江督本任一摺刻木質關防留營自效一片茲鈔寄家中一閱若果能開去各缺不過留營一年或可請假

省慕但平日雖有譏謗之言亦不乏譽頌之人未必果准悉開各缺耳紀鴻在此體氣甚好月餘未令作文聽其瀟灑閑適一暢其機臘月當令與叶甥開課作文爾膽怯等症由於陰虧朱子所謂氣清者魄恆弱若能善曉酣眠則此症自去矣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字諭紀澤此間軍事任賴由固始竄至鄂境該逆不得逞志於鄂勢必仍回河南張逆入秦已奏派春霆援秦本月當可起程惟該逆有至漢中過年明春入蜀之說不知鮑軍追趕得及否本日摺差回營十三日又有滿御史參劾奉有明發諭旨茲鈔回一閱余擬再具數疏婉辭必期盡開各缺而後已將來或

奏摺

筆

再奉入覲之旨亦未可知爾在家料理家政不復召爾來營隨侍矣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戒富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坵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鬆禮貌宜恭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閒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此諭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歐陽夫人左右接紀澤兒各稟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體氣康健至以為慰余自八月以後屢疏請告假開缺幸蒙聖恩准交卸欽差大臣關防尚令回江督本任余病難於見客難於閱文不能復勝江督繁劇之任仍當再三疏辭但受恩深重

不忍遽請離營即在周口養病少泉接辦如軍務日有起色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若久享山林之福則恐不能辦檢無功欽差交出而恩眷仍不甚衰已大幸矣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而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為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近在京買參每兩去銀廿五金不知好否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澄叔待兄與嫂極誠極敬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此問近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奏摺

筆

字諭紀澤余自奉回兩江本任之命兩次具疏堅辭皆未俞允訓詞胞擊只得遵旨暫回徐州接受關防令少泉得以迅赴前敵以慰宸廑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多閱文牘而意中所欲看之書又不肯全行割棄是以決計不為疆吏不居要任兩三月內必再專疏懇辭余近作書箱大小如何廉舫八箱之式前後用橫板三塊如吾鄉倉門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為柱為匡頂底及兩頭用板裝之出門則以繩絡之而可挑在家則以架乘之而可乘兩箱三箱四箱不等開前倉板則可作櫃再開後倉板則可過風當作一小者送回以為式樣吾縣木作最好而賤爾可照樣作數十箱每箱不過費錢數百文請

書乃寒士本業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吾於書籍及文房器具但求為寒士所能備者不求珍異也家中新居富托一切須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門外但挂宮太保第一扁而已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紀鴻病請一醫來診鴻兒乃天花痘也余深用憂駭以痘太密厚年太長入而所服之藥無一不誤闔署惶恐失措幸託痘神佑助此三日內轉危為安茲將日記由鄂轉寄家中稍為一慰再過三日准乘續行寄信回湘也爾七律十五首圓適深穩步趨義山而劫氣倔強頗似山谷爾於情韻趣味二者

家訓卷下

卷一

皆由天分中得之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日詠詭之趣一日閑適之趣詠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詠詭此外實不多見閑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傳均極閑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為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爾胸懷頗雅淡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余近日平安告爾母及澄叔知之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字諭紀澤鴻兒出痘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為平順全家放心余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鴻兒

病痊後又以鄂省險久踞曰口天門春霆病勢甚重焦慮之至爾信中述左帥密劫次青又與鴻兒信言閩中謠歌之事恐均不確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禍心伎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為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闊遠則可化刻為厚余字汝曰劫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閑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鴻兒全數復元端午後當遣之回湘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午刻

家訓卷下

卷一

歐陽夫人左右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尚不能栽插深以為慮科一出痘非常危險幸祖宗神靈庇佑現已全愈發體變一結實模樣十五日滿兩箇月後即當遣之回家計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體氣日旺七月中旬赴省鄉試可也余精力日衰總難多見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運即不吉利余亦不願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東來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箇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為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

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余身體安好如常惟眼蒙日甚說話多則舌頭蹇澀左牙疼甚而不甚動搖不至遠脫堪以告慰順問近好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將赴天津示二子

余卽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與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卽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家訓卷下

乘

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相爲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母食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尊齋鈔錄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

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伎者嫉賢害能如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伎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卽卑汗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

家訓卷下

學

尚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右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尚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

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  
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  
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  
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  
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  
孝養之道多疎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  
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  
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  
足凡事皆從省齋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

家訓卷下

學

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  
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為禱祝自當  
神人共歛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沅甫兩  
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  
求亦足為我彌縫缺憾耳

附枝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  
能已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  
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  
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

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  
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  
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  
嫉如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古不攸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在約每思  
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  
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怵歲煥  
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  
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股憂精爽日凋瘵

家訓卷下

學

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愁君看十人  
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笑事生  
嗟憤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求

日課四條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  
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  
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  
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  
學之所謂自謙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  
之所謂自反而繙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忤所謂養心莫善

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

家訓卷下

聖

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曰強安肆曰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

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家訓卷下

聖

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避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味且不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饑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

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日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勸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

家訓卷下

星

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文正公家訓卷下終

益陽湯海秋著

# 浮邱子

道州何紹基題

序

海秋得年僅四十有四所已成書四書藝文卷古  
 體詩三千首浮邱子四十餘萬言而奏議雜著尙未  
 及錄韓矣哉才之奇氣之勇文之多且工如是世有  
 幾人宜乎好之者譽不容口即憎之者要不能不心  
 折其文也然海秋豈翹一文人之傑哉道光壬辰癸  
 巳間余與游最習見其於時政得失海內人才之賢  
 否進退私居恆為之憂喜使非浮湛郎署得所憑以  
 竟其志必趨然有以自見者至其篤情倫紀能刻苦  
 處其所難相知有急損己應之無恡色惟性激少和  
 一語偶拂輒齟齬及悟仍謝咎雖於余亦然然不失  
 為君子其為文也皆自道其所得也時而雲垂海立  
 時而月皎風疏時而玉佩華紳時而斜簪散髻連犴  
 旁魄無有端涯非韓子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者耶  
 是集經緯萬端自成一子湘陰李楠堂為刊行之上  
 元梅伯言曾亮深於文者與海秋同官農部方撰浮  
 邱子伯言絕賞後為表其墓彙久逸矣余偶得之  
 篋行屬楠堂並存簡首工既葺余披覽再過不勝游



舊之感因識詞簡端以紆吾思同治乙丑仲夏雨臚  
熊少牧序

浮邱子

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上元梅曾亮撰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豈妣戴恭  
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為制藝列書肆  
中滿街士人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為  
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雜騷漢魏六朝唐無不  
形規而神絜之未幾成詩集三千首其始官禮部主  
事既兼軍機章京旋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郎中擢  
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  
無不可為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  
為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  
以言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事言過當且在已奉旨  
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  
暎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書轉  
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報聞而後彌利堅求改關  
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疏  
闊大畧者也君既負才氣久居曹司以為事無論利  
鈍成敗有所為當震爆人耳目苟不得施於事而著  
之言使吾書出而人以為古嘗有是言雖上弗貴也

浮邱子

墓誌銘

一

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爲幹而分數式又之中  
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  
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開張形勢尋躡要  
妙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  
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  
臺灣道創嘆夷受誣訴事白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  
柳堂爲石甫賀予於是始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  
爲會試同考官門下浸至九列譽君者不患無其人  
顧欲子言爲可否於是嘆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  
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嗚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  
宜負病於世迨既死而世無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  
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  
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過予曰石甫以同知官  
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  
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椿寺記與君揖張亨甫柩而  
歸也未逾歲而君復殯於是輒黯然傷之君娶於羅  
子倣昭佶昭什昭啓昭孫惇允女二人適李適杜以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葬君於益陽縣東鄉金

浮邱子

墓誌銘

二

盤山之原其友王錫振爲之狀謂曾亮曰銘以屬君  
乃爲之詞曰  
天與以才副之氣神豪語快士所憐大力者推幸以  
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掣蹶而改圖幾  
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雖埋幽靈不翳

浮邱子

墓誌銘

三

湯海秋傳

桐城姚瑩撰

海秋湯氏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進士初為禮部主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為文章震爍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機章京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下奏章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議論及為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其人訐之

上置尙書吏議君以為司官朝吏過失當付有司不可奴隸辱之此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輕不足以儆

拔嘉慶中故事爭之上以為不勝言官任罷回戶部員外而君方草奏大有論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

有所暴白於天下為浮邱子九十一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明經義止信筆初稿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筆初稿人多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嘆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

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尙書轉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

上雖召見君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為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鬱抑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君少為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為制藝人爭傳其稿市肆售之幾遍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擬之必求其似務備其體已梓者三十餘卷

又好為文嘗謂其友人曰漢以後作者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唐陸宣公朱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為歸其持論如此

姚瑩曰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甯張亨甫仁和龔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頗譽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轅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

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尙書之  
 親貴舉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彈之亦見骨鯁之風  
 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歙徐廉峯及亨甫以詩相馳  
 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樹齋以  
 編修爲言官敷論事洊至大用廉峯及君則以言黜  
 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庵  
 繼之癸卯臺灣之獄亨甫力疾赴余難因不起猶憶  
 君探余獄中及出獄後與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亨  
 甫之喪依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進士最晚以  
 知州需次亨甫則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樹齋亦  
 以事更罷爲部曹俯仰二十年間升沈存歿若此悲  
 夫

浮邱子

三

浮邱子目錄

益陽湯鵬海秋著

卷之一

則古上

則古中

則古下

三要

十教

甲權

乙權

卷之二

浮邱子

目錄

白術上

白術

訓始

訓終

辨萌

訓化

卷之三

去集

甲終

乙終

甲匡

另  
似信非信  
 辨疑  
 辨疑  
 謹編

乙匡	釋均上	釋均下	甲私	乙私	卷之四	儒解上	儒解中	儒解下	直解上	直解中	直解下	仁解	禮解	訓勞	訓通	卷之五	尙變	尙特上	尙特下	三疾	五習	仕解上	仕解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六	九材	八抑	審類	諷羣上	諷羣下	卷之七	原愛	原憎	四辨	相經	左評	柄言上	柄言中	柄言下	卷之八	訓名上	訓名中	訓名下	釋用	三衡	卷之九	釋和上	釋和上	釋和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宗	原輔	原傳	原封	審任	訓史	訓使	訓令	卷之十	訓吏上	訓吏下	醫食	刺者	辨荒	訓廉	訓退	卷之十一	訓厚上	訓厚下	原教上	原教下	辨莠上	辨莠下	儲武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浮邱子 目錄

四

儲武中	儲武下	卷之十二	釋憂	原刑	植節	甲戒	乙戒	甲慚	乙慚	樹文	右十二卷凡題六十有七凡篇九十有一
-----	-----	------	----	----	----	----	----	----	----	----	------------------

浮邱子 目錄

五

浮邱子卷之一

五陽湯鵬海秋著

則古上

浮邱子曰君子毋自智毋自勇毋自功毋自名凡自智以愚天下者不能愚天下者也凡自勇以先天下者不能先天下者也凡自功以蓋天下者不能蓋天下者也凡自名以聳天下者不能聳天下者也君子毋自智智有宗毋自勇勇有守毋自功功有底毋自名各有歸則可謂納之於軌物也已君子出一言思其然不以榮其不然致一行思其濟不以勝其所不濟其然者昌之其不然者流沈之其濟者廣之其不濟者刻刈之則可謂裁之於義理也已君子審達以出弗病其露也周密以入弗病其藏也縱橫旁魄弗病其過也老成寬好弗病其不及也猛鷲弗病其勁也委蛇弗病其曲也守嘿弗病其方也畫奇弗病其圓也端怒弗病其質也邕容弗病其文也則可謂詳之於體段也已君子履跡

有弗踐也耳日有弗致也思想有弗營也君子居適以馭遠所弗踐如其踐執簡以治繁所弗致如其致至靜以該動所弗營如其營則可謂鴻之於作用也已君子納之於軌物然後能裁之於義理裁之於義理然後能詳之於體段然後能鴻之於作用君子曷施而每進益上如此也說命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畢命之言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是故君子必於古乎索之曷索之曰於古載籍乎索之於古師表乎索之於古臣佐乎索之於古氣數乎索之於古符驗乎索之於古趨尚乎索之則可謂居今稽古也已君子知易經書詩總數刺書總政事禮總文物樂總聲音春秋總名分學庸論孟總言行本末少與書生共其誦讀焉長為天下國家鋪其能事焉遠證古往同其消息焉近與季世之君毋出一轍焉是故知其反不知其正此秦皇所以重法

律而庫仁義也知其一不知其二此漢高所以坐馬上而罵詩書也知其細不知其大此光武所以崇經術而專章句也知其歧不知其歸此梁武所以富譏述而談苦空也知其浮不知其實此隋煬所以工詞藝而矜高選也知其繁不知其成此唐宗所以慟學問而多慙德也君子不貴也是故讀經則思其意讀史則思其迹思其意則與而嫻使人變動光明而濟思其迹則刑而嚴使人中正比宜而靜與而嫻性之導也刑而嚴情之約也變動光明而濟材之微也中正比宜而靜德之成也成德以範徹材以學約情以節導性以源則可謂於古載籍乎索之也已君子知帝王必有師神聖必有學黃帝學乎大顛顛頊學乎綠圖帝營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濤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貨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下至漢唐宋明英君諸辟靡不禮孔子而以爲師焉是故履帝王之位而無疚者知尊師者也躬

浮邱子 卷一  
神聖之資而有成者知就學者也知就學則知所入知所入則陰陽佛釋裨官野史記問詞章之雜不棄於耳知尊師則知所上知所上則巧令孔壬宦官妾倖優侏儒之媚不接於目知就學則知所通知所通則毋敢謂討論自一事匡濟又自一事而厭薄圖籍摯名物之計可以不作知尊師則知所托知所托則毋敢謂儒雅自一流輔拂又自一流而疑惑人材枝離功用之愆可以必去則可謂於古師表乎索之也已君子上稽世之隆也則帝之臣有若魯葵稷契王之臣有若周邵畢榮下稽世之季也則猶有若管夷吾臣於齊公孫僑臣於鄭孫叔敖臣於楚百里奚臣於秦又其降也則猶有若子房臣於沛公諸葛臣於昭烈周瑜臣於孫策王猛臣於苻堅崔浩臣於拓跋蘇綽臣於宇文李泌臣於肅宗王朴臣於柴氏楚材臣於蒙古伯溫臣於朱明是故君有其意謂臣無其意者廷人者也古有其材謂今無其材者廷天者也君有

其意慎勿遷臣有其意慎勿閉古有其材慎勿聚今有其材慎勿殺屬  
此則聖屬彼則狂屬此則奇屬彼則凡屬聖則白屬狂則昧屬奇則敏  
屬凡則婚屬白則化屬昧則梗屬敏則舉屬婚則廢屬斯舉毋梗斯  
化毋婚斯敏毋昧斯白毋凡斯奇毋狂斯聖則可謂於古臣佐乎索之  
也已君子知一代之興亡他焉及其所以路者而已矣一代之路亡他  
焉壞其所以興者而已矣是故夏運路而商興則商書之言曰夏氏有  
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殷運路而周興則周書之言曰今惟殷暨厥命  
我其可不夫大監撫于時秦運路而漢興則董仲舒之言曰今漢繼秦之  
後更化可以善治隋運路而唐興則魏徵之言曰臣願當今動靜以隋  
為監五季路而宋興則懲五季尾大之禍收天下之權建久長之計元  
運路而明興則懲元季君臣縱弛先帝紀綱後施專政是故及其所以  
路則國本固國本固則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蘇萬物蘇則萬物皆樹  
浮邱子 卷一

其所以興則君志特君志特則政教新政教新則萬事理萬事理則太  
平致毋文恬武熙而自謂泰毋國諷民枯而自謂整毋界在茫昧而不  
思勿憂在肩睫而不省則可謂於古氣數乎索之也已君子與治同道  
則郁郁寔寔與亂同道則戰戰兢兢是故天下 一治一亂靡不根于一  
計一念一念調則景星慶雲甘露華雪此其兆則嵩呼告慶河榮表符  
此其兆則兒童鼓腹耆老履眉此其兆一念汨則疾風霍雨轟雷苦霧  
此其兆則山崩駭天川溢殺人此其兆則野積和瘞民騰鋒俠此其兆  
一計理則鳳儀龜假魚躍鱗游此其兆則寶鼎出土瑞石呈文此其兆  
則禾生三穎芝產九莖此其兆一計外則蛇鬪蝗飛梟鳴鼠舞此其兆  
則天儀汗下金鼓自破此其兆則桑穀共生仆柳起立此其兆是故治  
將兆而氣於者必有不成之功治既差而文飾者必有積深之禍亂未  
兆而思慮者必有過人之材亂既亟而涕泣者必有格天之力則可謂

於古符驗乎索之也已君子勤思而嘿識之擇其可而宗主之繕性則  
宗天道履事則宗地道律躬則宗聖道服物則宗神道是故以天道治  
天下尚誠不尚術以地道治天下尚實不尚文以聖道治天下尚義不  
尚欲以神道治天下尚敬不尚怠尚術者駢旁而失中尚欲者純固而  
守要尚文者鋪張而不倫尚實者樸密而有理尚欲者貪鄙而好尚  
義者卓犖而自名尚怠者拘罷而失事尚敬者剛強而有為是故剛強  
而有為與躁戾者其指又殊矣卓犖而自名與狂誕者其指又殊矣樸  
密而有理與苛細者其指又殊矣純固而守要與拙艱者其指又殊矣  
則可謂於古起尚乎索之也已君子戴籍乎索之又於師表乎索之又  
於臣佐乎索之又於氣數乎索之又於符驗乎索之又於趨尚乎索之  
然而君子毋自炫其博也毋自閔其深也毋自信其定也毋自悅其安  
也君子博通而居之以孫深思而出之以易身定而防之以謙心安而  
浮邱子 卷一

戰之以危居之以孫故不肆故和平和平故為民物之林出之以  
易故不駭不駭故中中正故為天地之根防之以謙故不梗不梗故  
清明清明故為皇王之象戰之以危故不餒不餒故強固強固故為福  
祿之符則可謂體道抱德也已君子病不法古之可法戒古之可戒也  
法戒矣病其不力也法戒力矣病其力於始而弛於末也力於百而弛  
於一也力於鉅而弛於細也君子弗立於始而弛於末弗立於百而弛  
於一弗立於鉅而弛於細矣雖然古之適能勿今之午乎古之削能勿  
今之留乎能勿繁稱強辨自文其愚乎能勿借衆自是取怨其下乎能  
勿鹵莽於思威之用而虧損於名實之間乎能勿使齷齪者晒儒書不  
可為用而訾訾者攻文物而持其短乎是故賈誼述禮樂漢文弗能用  
劉賈引春秋唐文君罔聞此疑古而離其宗者也非所以彈淵源而出  
治道也安石進前府神宗日以做孝儒說并用建文卒以亡此信古而



遠其時者也非所以資鼓舞而利推行也君子斟酌古今是以去意必則罔所核周詳理勢是以赴事會則罔所差料量疑亟是以守從容則罔所偵察擗借是以執樞機則罔所輕則可謂致中度衷也已君子於古謂為可從也弗謂為可勝也謂為可化也弗謂為可借也雖弗謂為可勝也君子斷斷乎弗謂為可下也雖弗謂為可借也君子斷斷乎弗謂為可威也凡謂古為可勝者無餘材而伐者也凡謂古為可下者無元氣而陷者也凡謂古為可借者有浮念而違者也凡謂古為可威者有大心而畔者也凡無餘材而伐者匪靡則簡凡無元氣而陷者匪寂則隨凡有浮念而違者匪露則巧凡有大心而畔者匪裂則傷君子雅而不靡樸而不簡壹而不寂婉而不隨英而不露謙而不巧敏而不裂斷而不傷則可謂宗原變應也已君子於今母中人以其不測也母僂人以其不能也母狃於其時之不可更也母諱於其事之不可堪也

浮邱子

卷一

五

毋貪於天之所不可常也毋立於物之所不可即也凡中人以其不測者是謂詐凡僂人以其不能者是謂驕凡狃於其時之不可更者是謂忼凡諱於其事之不可堪者是謂昧凡貪於天之所不可常者是謂倖凡立於物之所不可即者是謂子凡詐者於古為賊凡驕者於古為毒凡忼者於古為贅凡昧者於古為蔽凡倖者於古為濞凡子者於古為替君子信而不詐善而不賊和而不驕慈而不毒振而不忼要而不贅亮而不昧馨而不葳貞而不倖齊而不子堅而不替則可謂外內兼脩也已君子治寤寐以古治官骸以古治閨門以古治羣黎百姓以古治九州之外八荒之極以古治千齡萬代以古治寤寐以古故擢德性以要之摯擢德性以要之摯故亡恢悅狡猾汗漫突盜治官骸以古故束威儀以要之定束威儀以要之定故亡恣睢暴戾般樂怠傲治閨門以古故惇彝訓以要之壹惇彝訓以要之壹故亡匱於官寢詭於家邦治

擊黎百姓以古故錯經制以要之宜錯經制以要之宜故亡填於飢溺狃於愚頑治九州之外八荒之極以古故樹風教以要之化樹風教以要之化故亡鹿駭狼顧疆場血戰治千齡萬代以古故積醇醴以要之思積醇醴以要之思故亡棘心稅政吏乘羞稱則可謂始乎有本卒乎無窮也已君子謂規摹可闕則闕之精神可到則到之道德可成則成之禮樂可興則興之以補苴近事為必不可常以剿襲私智為必不可大以支離曲辟為必不可該以委瑣撻躡為必不可振以繆學雜舉為必不可親以纖計小談為必不可用以律服瑰稱為必不可信以離度絕理為必不可逞以詘體濁神為必不可安以拘文控義為必不可廣以決挈治煩為必不可精以獵名違實為必不可問以放析就功為必不可賴以婉約從志為必不可溺以輔拂耆老為必不可啗以醫史替御為必不可狎以兵戈旱潦為必不可苟以山川鬼神為必不可忘則

浮邱子

卷一

六

可謂不迷於所見而不桡於所守也已

則古中

浮邱子曰凡治天下毋狃凡近凡致太平毋貪阿偏愚者所譽智者所不肖者所傲賢者歎焉是故君子武為枝文為幹今為俛古為仰祖宗以文恢之以文厥德惟新祖宗以文濟之以武除慝禦侮祖宗以武世之以武不能小補后王以古佐之以古是契是矩后王以古濟之以今無損智臨后王以今市之以今有媿厥衾是故堯舜傳中湯武傳啟因心為則乃神乃聖春秋傳霸六國傳詐馭世以濼真源遂歿秦焚詩書晉倡老莊騁其敗壞其何能邦漢泥章句唐剽文學匪無可錄大者類薄宋禮孔孟吾道以特惜其理政倒施白黑明礪士行氣直骨壽王不自治而蹈於魯是故人師先覺車戒前傾及其狂以作聖也理其駁以尚醇也毋謂質賤爾乃天與之而人忘之乎毋謂運晚爾乃聖作之

而愚池之乎辨謂國家自有法度爾乃不廢大之而福小之乎毋謂時俗溺於見聞爾乃不整理之而蕪累之乎是故民物屬然後致名位名位屬然後致文物文物屬然後致德業德業屬然後致久大是故麟漢所不能蓄者蓄之以其多聞因循所不能樹者樹之以其日新祖宗所不能開者開之以其子孫后王所未嘗問者問之以其庶人春秋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是故聖喆挺生或在下也聲華黯淡未可忽也起於草莽之中而嚴於王伯之辨國之杖也削於伎能之末而熟於古今之故物之鏡也是故言損益祖伯益言剛柔祖皋陶言性習祖伊尹言知行祖傳說言休咎祖洪範言敬怠祖丹書言貴賤祖旅葵言勞逸祖無逸以此格君何君不聖以此濟世何世不昌以此植物何物不祿以此感神何神不降是故任人必辨其材理政必考其學匪其合者不謀匪其精者不覺爾乃原伯魯不說學此周之所自替于

浮邱子 卷一

楚不習誦此秦之所自亡消息而微者也爾乃董仲舒以春秋決獄是能為漢名儒朱熹以大學告君是能為宋醇儒服落而盛者也爾乃荀卿讀禮而法後王司馬光讀孟子而疑不經賢詰而政者也爾乃匡衡讀詩而蠶桑寺蘇威讀孝經而媼盜賊文弱而辟者也爾乃劉歆讀周官而文其好王安石讀周官而行其復經術而差者也爾乃張禹讀論語而貢其諛趙普讀論語而厚其貪柄藉而惡者也爾乃管仲內菜可誦首變周公晏嬰儉德可風首演老子存其烈而小者也爾乃吳起學於曾參將不以正李斯學於荀卿相不以正離其宗而繆者也爾乃張良號稱三佐實師黃老諸葛謹著忠武本習申韓尋其源而左者也爾乃稽康讀莊老重增其放責說之好戰國策死於短長蚌其道而賤者也爾乃陸贄前說詩善新語弗詳本末貫誼有志禮樂官室第說鬼神龍其對而薄者也爾乃韓愈雖斥佛骨反謂孟墨並用陳亮雖尊孟子

倡言王霸雙行更其端而亂者也爾乃桓榮專門章句未足為天子之師沈約樹檝詞華無補於汗君之代劣其具而浮者也爾乃劉義康不見淮南厲王事是以獲罪冠準不讀霍光傳其功不終短其術而陋者也爾乃叔孫通之賤而議禮胡廣之佞而號中庸揚雄之阿而擬身論語何晏之狂而論易林栗之險而講易西銘名違其質而尊者也爾乃刺庫狄干為穿錐刺蕭吳為伏獵侍郎刺安肅干為攷字碑刺薛昂為俗佞刺永錫為雀兒參政目不知書而觀者也於乎吾道之難人材之降至於目不知書而觀者則已亟矣天地之仁師儒之義至於目不知書而觀者則已窮矣以此讀君何君不聖以此取世何世不昌以此師物何物不毒以此理神何神不狂是故不學者否善學者賊威古者蓄則古者祥則在蕩之詩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大命以傾謂上母威古以賈乃典刑也其在小綿之詩曰

浮邱子 卷一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道言是聽惟道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於成謂下母威古以塞乃謀猷也是故博儒雅然後知物則群統緒然後佐平康炮邪說然後守至是芟近切然後享厚儲立泰岱然後庫培塿淵崑崙然後下江濱觀古人之備然後能舉兵刑禮樂洗羣術之陋然後能和天人陰陽是故力小而任重者偵知短而事繁者傷多瑕而理物者誤鮮實而柄國者荒曲路而求通者大道不舉盛飾而為好者精氣不藏左枝而右吾者憂患不測近嚙而遠瘠者智察不明一人而兩心者中必亂同謀而異道者外必橫朝然而暮疑者計必左陽奉而陰違者咎必叢食其祿毋思其報者廉恥喪行其政毋知其敝者風會降佞其詞毋反其正者可充便矜其氣毋求其是者出入狂粗闕其說毋究其精者不可與該百代薄奏其伎毋儲其用者不可與除四旁苟得其情毋精其理者不可與同天地丞齊其末毋

脩其本者不可與輔皇王其在烝民之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於乎君臣上下之交丁甯告戒之要其唯則古乎其唯則古乎君子而不則古則大違於學問之意君子而大違於學問之意則不知所以為家國天下君子而不知所以為家國天下則化理斷君子而斷化理則不有榛梗於蕭牆之內必有魚潰肉爛於山谿海甸之外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於乎可不慢乎

則古下

浮邱子曰君子以古之學為學則以古之問為問舜好問而好察通言聖人而天子者貴問也矧乃聖不舜若乎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賢人而相天子者貴問也矧乃賢不仲虺若乎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大夫而賢者貴問也矧乃賢不文子若乎洙泗之間來問業者三千人中心悅而誠服者七十人游於聖人之門而為士者貴問也

洋邱子

卷一

九

矧乃士不洙泗若乎於乎河降則惡流積山降則葳蕤豐人降則聰明詭代降則意氣橫誰其不古若哉然而乃以古之好問為不然而君臣上下厥疾乃不瘳是何也天子不好問則十飾作宰相不好問則九慝與大夫不好問則八墮積士不好問則十剝成十飾維何德弗完則飾其瑕業弗長則飾其忼聞弗廣則飾其陋睹弗親則飾其臆議弗中則飾其枝行弗宜則飾其梗是弗析則飾其蕙非弗斷則飾其懦安弗謙則飾其墜危弗捍則飾其敗是謂十飾九慝維何陰陽蓄害不詳則對天有慚山川踣裂不詳則對地有慚聖狂出入不詳則對君有慚禍福報施不詳則對神有慚子弟善敗不詳則對家有慚謀議異同不詳則對友有慚材質清濁不詳則對士有慚億兆德怨不詳則對民有慚草木豐耗不詳則對物有慚是謂九慝八墮維何好佚而官守嗜好後而言責察好雜而名器墮好濫而財用墮好優而禮制墮好陋而文教

墮好怯而軍容墮好私而憲典墮是謂八墮十剝維何不根而剝皇初不衷而剝性始不質而剝老成不文而剝華賤不辨而剝詳治不行而剝功勞不智而剝訶察不愛而剝惻隱不忠而剝經濟不廉而剝操履是謂十剝於子問則不飾飾則不問問則不慚慚則不問問則不墮墮則不問問則不剝剝則不問乃其病之固然者乎不問生飾飾生無窮不問生慚慚生無窮不問生墮墮生無窮不問生剝剝生無窮乃其憂之茫然者乎且夫固然者可知而可極也茫然者可知而不可可極而不可極也是故十飾作而天子豈惟不好問已也則無不神聖之時則無不耽盤流遁之時則無不虧心取世怙悻悻暴之時是謂飾生無窮九慝與而宰相豈惟不好問已也則無不竄端匿跡之時則無不賣榮固寵遂辭取容之時則無不先私而後國家之時是謂慚生無窮八墮積而大夫豈惟不好問已也則無不浮游消搖僻陋慢誕之時則無

洋邱子

卷一

十

不感忽悠聞之時則無不曠事而事其不當事之時是謂墮生無窮十剝成而士豈惟不好問已也則無不盲妄之時則無不楊中肥外之時則無不斷壞忠信孝悌禮義廉恥以蠹蝕人心枝蔓風俗之時是謂剝生無窮且夫天之道其猶響之應聲也國之故其猶水之隨風也是故上不好問則愚弄其下下不好問則愚弄其上是何也天子不自坐其飾是不得不以愚弄宰相宰相不自坐其慚是不得不以愚弄大夫大夫不自坐其墮是不得不以愚弄士士不自坐其剝是不得不以愚弄山林小民未進於朝廷之人是謂自上而愚弄其下士必自利其剝是不得不以愚弄大夫大夫必自利其墮是不得不以愚弄宰相宰相必利其慚是不得不以愚弄天子天子必自利其飾是不得不以愚弄天地山川百神之祀之靈是謂自下而愚弄其上諛自上而愚弄其下不好問之倒施也自下而愚弄其上不好問之慘報也且夫有倒施則必

有慘報有慘報則必有不支秦政隋煬因不好問而踏其國公孫鞅王安石因不好問而毒其民漢之甘陵明之東林大底雜名實持異同因不好問而糜爛其徒黨諱充類至義之盡則流失敗壞焉有底乎此其為不可知而不可極者乎且夫人不自見唯鏡可以呈之今之不然唯古可以醫之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是言也蓋醫飾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怒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是言也蓋醫漸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曰敏則有功是言也蓋醫變孔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孟子曰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是言也蓋醫剋茲四者成就醫則古之學不廢學不廢則問不廢問不廢由於虛中由於求益虛中由於自照自照由於循省循省由於體道體道由於志氣不萎志氣不萎由於天性不泯求益由於自前自前由於儻勉儻勉由於惜時惜時由於精神不流

浮邱子 卷一

精神不流由於人理不棘然則問之時義大矣哉愚問聖寡問多賤問貴少問老謹而馴也聖問愚多問寡貴問賤老問少大而賤也問本得實問未得通問始得微問終得備詳而舉也學焉后問焉后思思焉后辨辨焉后行漸而進也謹而馴者毋傷傲大而賤者毋傷隘詳而舉者毋傷漏漸而進者毋傷獵毋傲毋隘毋漏毋獵則君子之所為以問終其身也春秋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則且為補之曰問猶澹也不澹將闕且夫惡其落而廢其殖惡其闕而廢其澹是欲不資沾澹而獲百穀不勤疏鑿而順九河也必不冀矣是故廢問者其緒竭貴問者其味長善問者其機活不善問者其態狂春秋傳曰訪問於善為諮諮親為詢諮禮為度諮事為諏諮難為謀此善問也夫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此不善問也夫竊嘗曲申孟子之意以盡後世之態有挾而不廢問有挾而不問有

挾之以待人問有可挾而挾有幾近可挾而挾有本非其所可挾而挾是故挾之倅命克則品命下大貴大賢而挾己不可矧乃小貴小賢而挾己不可矧小賢而挾己不可矧乃不貴不賢而挾己最長最有勳勞而挾己不可矧乃差長差有勳勞而挾己差長差有勳勞而挾己不可矧乃茂長茂有勳勞而挾己親切之故而挾己不可矧乃瑣瑣牽連之故而挾己宿昔之故而挾己不可矧乃了無觀面譚心之雅而挾己其在莞柳之三章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矧桑柔之五章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夫徧國中而以挾來且徧國中而以本非其所可挾之挾來於是君子愀然傷心泣然出涕抱道了立與時岨岨有上下古今之材不能器其澹漠之懷有操舍存亡之界不能挽其憤蕩之神有發強剛毅之策不能起其沈痼之習有溫恭和兌之容不能折其恣睢之欲雖欲誘掖獎勵以當春箴規指責以當

浮邱子 卷一

秋已哉已哉末如之何譬諸農師能教稼而能吹枯振槁乎匠師能斲木而能鏤冰雕朽乎憂江河之濁而能以涕泣清之乎聞賈豎之爭而能以理道折之乎是故君子有不屑之教誨總根於不忍人之心有不忍人之心總格於各挾其挾之人此曷予靖之居以凶矧之謂也此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之謂也悲夫挾乃意氣之病壅之則為心性之病挾乃人材之累亟之則為國本之累是故挾一也然而乃有古今升降之殊譬諸好利劍者始試之不過斷牛馬而截犀象既而殺人罪莫大焉夫挾之行於天地之間也亦然故不去忘不可以善學不去挾不可以善問不善學者與癡等不善問者與瘖等不去忘者與耽毒等不去挾者與蠱賊等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則焉有君子而不思發瘖者以洪鐘之聲且提梁蠱賊以蠱蟲之長乎而挾有稍近可挾而挾有本非其所可挾而挾挾而不廢問者有忌憚也夫

挾而不問者無思慮也夫挾之以待人問者無顏狀也夫可挾而挾者無度量也夫稍近可挾而挾者無志節也夫本非其所可挾而挾者無底衷也夫且夫挾一也然而乃有古今升降之殊譬諸好利劍者始試之不過斷牛馬而截犀象既而殺人罪莫大焉夫挾之行於天地之間也亦然是故不去忘不可以善學不去挾不可以善問且夫不善察者與盲等不善聽者與聵等不善學者與癡等不善問者與瘖等於乎人其勿為瘖乎

三要

浮邱子曰凡為天下國家者誠為要考為末大為要細為末簡為要繁為末雕雕焉其致飾也喻喻焉其有以自媚也喋喋焉其辨博也航航焉其內不作也沈沈焉其以施於四遠也裔裔焉其為羣跡所跡也滙滙焉其意流而風遶也宴宴焉其狃於常而忽於驟也浮浮焉其未有

浮邱子

卷一

以信其中之所著也諛何其夸也磳磳兮其小也屢屢兮其煩猥而自擾也姁姁兮其外周容以為好也局局兮其好察也究究兮取憎惡於其下也錚錚佼佼兮其未有以大過於渠也徊徊徬徬兮夫乃自智其愚也諱何其細也瑣瑣乎其態也陸陸乎其赴事會也呶呶乎其少可而多怪也索索乎其緒理而愈勞也陸陸乎其止而未能也屑屑乎其晨夜之勞百舉而十弗成十舉而一弗成也轟轟乎其婞直而繩繩乎其積留也匄匄乎其動擾而墨墨乎其鬱憂也諛何其繁也若乃誠之為者無修嫖無枝離無罅漏無室核大之為者無計數無駢旁無稜角無方體簡之為者不爭天下之先不落天下之後不出天下之外不入天下之內所謂無修嫖者蠲除而言行白也所謂無枝離者本原正而天人合也所謂無罅漏者事理熟而民物該也所謂無室核者精神感而上下通也蠲除而言行白者性情純以亮也本原正而天人合

者學問真以約也事理熟而民物該者體用周以至也精神感而上下通者氣化翕以聚也性情純以亮故不諱其所亡以為所有學問真以約故不暴其所淺以為所深體用周以至故不矜其所短以為所長氣化翕以聚故不詭其所疑以為所信不諱其所亡以為所有故曰無修嫖不暴其所淺以為所深故曰無枝離不矜其所短以為所長故曰無罅漏不詭其所疑以為所信故曰無室核若是則誠之為與視考之為也奚啻霄壤焉所謂無計數者天下之所不能擔撻者也所謂無駢旁者天下之所不能駸駸者也所謂無稜角者天下之所不能毀碎者也所謂無方體者天下之所不能揣摩者也天下之所不能擔撻者乃天下之所謂大智大辨也天下之所不能駸駸者乃天下之所謂大信大義也天下之所不能毀碎者乃天下之所謂大勇大剛也天下之所不能揣摩者乃天下之所謂大聖大神也天下之所謂大智大辨第用其

浮邱子

卷一

理勿用其術天下之所謂大信大義第用其骨勿用其貌天下之所謂大勇大剛第用其氣勿用其鋒天下之所謂大聖大神第用其實勿用其號第用其理勿用其術故曰無計數第用其骨勿用其貌故曰無駢旁第用其氣勿用其鋒故曰無稜角第用其實勿用其號故曰無方體若是則大之為與視細之為也奚啻霄壤焉所謂不爭天下之先者溫恭辭讓足以有序也所謂不落天下之後者發揚蹈厲足以有事也所謂不出天下之外者博大中和足以有及也所謂不入天下之內者敦樸純固足以有存也溫恭辭讓足以有序有序此有德有德此有極也發揚蹈厲足以有事有事此有功有功此有耀也博大中和足以有及有及此有象有象此有譽也敦樸純固足以有存有存此有餘此有終也有序此有德有德此有極極其後雜之有事此有功有功此有賴賴其鞅陷之有及此有象有象此有譽譽其惶惑之有存此有蘊有

蓋此有終時其時塞之無凌維故曰不爭天下之先無融階故曰不先天下之後無惶惑故曰不出天下之外無虧塞故曰不入天下之內若是則簡之為真視繁之為也奚首霄壤焉於乎天下之人之紛紛嘖嘖也久矣或然其然或不然其然或然其不然以廢天下之所謂不然或不然其然以掩天下之所謂然或然其不然以戰天下之所謂然廢天下之所謂不然而不然者寢矣掩天下之所謂然而然者思矣戰天下之所謂不然而不然者橫矣然而不然則固人心不死之定論抑亦凡為天下國家者之明做大驗也是故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起之以為常誠故也齊桓創霸而德衰於召陵晉悼復霸而志怠於蕭魚夸故也山不讓塵海不擇流大故也衛嗣君好察微隱其國日蹙細故也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布肘知尋簡故也秦皇貪於權執仁義不施而七廟隳漢武制制節節天下驕然而孝文之業衰繁故也且夫

浮邱子

卷一

之乎一代而不許愿之乎百世而不更其故聲之幾急出於絃戶之關闕由於樞擊其要治其餘道無兩故德有獨昇能陰乎能陽乎能體本抱神以順於至常乎能萬乎能一乎能執其中矣而四方就律乎能壯乎能老乎能勿變易而承以為葆乎能今乎能古乎能勿忘勿忘而繫遠皇上帝之樂乎勤而有之勿自朽之密而思之勿自疑之珍之珍之勿自塵之敬之敬之勿自病之內掩專壹名正事歸需然施設慶有是非則天為命度地為理之紀之綱就其表裏辟彼日月其光燦燦辨彼雨露麻麥以青如山如河氣象孔碩如彼鼎彝不可鏡制

十鼓

浮邱子

卷一

衆多之辨不可毋折以聖賢之志也叔季之材不可毋訓於典籍之義也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其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其與汝爭能懲考也夫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懷誠也夫詩曰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福心是以為刺懲細也夫又曰奔奔清廟聖人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造大也夫書曰文王用休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懲繁也夫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執簡也夫是故君子之於為天下國家也其至矣心清而不可昏體靜而不可以名納於事物之所而守其根固乎天地之間而經緯其情形施之乎六合而不竭握之乎方寸而不盈達

虐取不約則消息何以操焉國費雖減羣小之漁奪不減官常雖束閔井之奢蕩不束則出入何以稽焉是謂好儉反制繩墨之外毋者一思肩睫之外毋見一機邊幅之外毋行一事則大猷何以奠焉衆多之場毋爲一先詰屈之場毋設一奇怨毒之場毋送一難則妙道何以申焉是謂好謹反置慈祥之說厥懦弗振滯忍之說厥恥弗泐泐泐之說厥迷弗醒則直氣何以張焉愚款之計厥咎弗止纖密之計厥慮弗休汙優之計厥悔弗及則大體何以植焉是謂好厚反賊法官高拱積其緒思俄而左右侍從載其機械矣左右侍從秘其機械俄而大小臣僚載其事實矣大小臣僚諱其事實俄而兒童走卒載其歌謠矣兒童走卒收其歌謠俄而山川草木載其騷殺矣是謂好深反泄后王君公喜談太平俄而學士大夫發其咨嗟矣學士大夫工譽盛德俄而鄉鄰小民發其憤懣矣鄉鄰小民耕鑿自守俄而奸宄寇賊發其跳梁矣奸宄寇

賊芟夷未畢俄而遠裔荒服發其吞噬矣是謂好安反顛昔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故君子必好學然後理道得理道得然後氣質不爲災移氣質不爲災移然後陰陽剛柔適中陰陽剛柔適中然後天地之大美萃乎是矣必好禮然後節文得節文得然後性命不爲枝離性命不爲枝離然後操縱歛開咸宜操縱歛開咸宜然後古今之大備萃乎是矣昔孔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豈唯弗畔而天地之大美萃乎是古今之大備萃乎是堯舜湯武之所以爲其君卓夔伊且之所以爲其臣莫不胎息乎是而也惟乎是兩儀四象之所以得其和九州八極之所以得其平莫不主宰乎是而勞勩乎是是故博文約禮生全體大

用全體大用生內聖外王內聖外王生在天成地平天成地生兆民庶物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是故君子而不講于內聖外王之旨君子而講于內聖外王之旨以此思察匪倚擊伺詐之察而日月昭著之察以此思斷匪頂湯淺轅之斷而雷霆震厲之斷以此思勤匪吏習劬錄之勤而方皇周旋之勤以此思疆匪武人趨悍之疆而鑿固慎完之疆以此思恭匪僂備描畫之恭而齊莊中正之恭以此思儉匪婦姑肩趨之儉而樽節愛養之儉以此思謹匪尺言寸行之謹而百舉不過之謹以此思厚匪薄忠小信之厚而九德兼資之厚以此思深匪窟窟踰跡之深而江海無涯之深以此思安匪循朝保夕之安而泰山不表之安書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故十弊不去雖有過人之姿而得罪于古之人十弊去雖際末流之勢而可以爲功于今之天下

浮邱子曰不以權自予而下得而有焉謂之擅以權自予而下仍欲得而有焉謂之移下擅至權其主備身而不能起下移至權其主或知而或不知且夫或知而或不知此中主以下之通病而奸邪所以兼弄其主之妙道勝算也是故移之云者乃不可見秘不可聞膠不可合鍾不可分至有先見移以構煽至有後言移以倒顛至有弗學移以糟粕至有不力移以偃息衰佞厭忠移以和同標治諱亂移以燕衍聖已愚眾移以歌頌廢恩任法移以漸伐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其漸漸以朝以夕也詩曰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言其變幻不可踪跡也是故下術太奇至德乃滿首滿至德次侵至職既滿既侵我參共半自半而專其誰說焉國無與競乃兇乃魏乃鴛厥奸乃騰厥垢乃蚘乃蟥乃根乃莠其主如奇何亡何有雖則如奇乃飾乃章外學空名慘其中則雖則如奇乃

浮邱子曰不以權自予而下得而有焉謂之擅以權自予而下仍欲得而有焉謂之移下擅至權其主備身而不能起下移至權其主或知而或不知且夫或知而或不知此中主以下之通病而奸邪所以兼弄其主之妙道勝算也是故移之云者乃不可見秘不可聞膠不可合鍾不可分至有先見移以構煽至有後言移以倒顛至有弗學移以糟粕至有不力移以偃息衰佞厭忠移以和同標治諱亂移以燕衍聖已愚眾移以歌頌廢恩任法移以漸伐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其漸漸以朝以夕也詩曰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言其變幻不可踪跡也是故下術太奇至德乃滿首滿至德次侵至職既滿既侵我參共半自半而專其誰說焉國無與競乃兇乃魏乃鴛厥奸乃騰厥垢乃蚘乃蟥乃根乃莠其主如奇何亡何有雖則如奇乃飾乃章外學空名慘其中則雖則如奇乃

馮乃防何所據依而假以強昔孔子之言曰亡而為有虛而為實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是故齊桓公豈不一匡九合也而權移於三子秦二世豈不席全勝之勢行督責之術也而權移於趙高漢武帝豈不劍制踰節也而權移於江充唐德宗豈不喜猜疑立制防也而權移於盧杞宋神宗豈不銳意圖治也而權移於王安石明太祖豈不交難羣雄平壹區宇也而權移於胡惟庸茲六君者儻所謂處難而自壯欲雄而反雌者是耶是故大木成林必有斧斤多魚為沼必有網罟怒目橫強必有隘妨紛端好察必有蔽過專車競進必有坑穿擇舟亂投必有逆流恣心從好必有悔懊負氣相高必有苦營累之雄矣豈皮奈何龜之靈矣利腸奈何炎炎之成弗申奈何肩肩之計弗中奈何齋之巢矣棟焚奈何蛛之絲矣網斷奈何談談之言弗信奈何灼灼之惡弗親奈何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屨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於乎無末

陰雨之綢繆而侮之者能勿至乎 侮之者至而有國有家者之權竟何在乎是故司人職而吞之謂之狼司物職而飲之謂之蟲國有狼而以為麟鳳謂之倒國有蟲而以為黃余壽也謂之惰是故至不固其關鍵不峻其藩垣狃乃將羣不時其類策不覺其影金蟲乃將深蘇其味純其陽結其怪植其常國乃無狼操之以表印之以衷塞之以初固之以終國乃無蟲昔太公之言曰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矣矣不救矣矣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至不洗其貪不伐其聚狼乃變為虎不摘其奸不啟其愚蟲乃化為狐老者鬱憂壯者驚猜賤者遁逃貴者踴推狼變為虎乃物之苗用疑執然樹凡路特倒上為下黠白成黑蟲化為狐乃德之賊是故魯有三家晉有六卿漢有莽操唐有武曌曩不積乎微成乎顯始乎移卒乎擅乃衝乃突其至爾爾乃否厥邦其至有視易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也若茲則懺悔其有及乎是故為王之道

孟荀狼之爪牙毋使為虎爾乃更不可以攫奪並披蟲之腹心毋使為狐爾乃更勝其蝕而利其傾亟塞蟻蟻之穴毋潰厥隄而江河以之決裂亟掃蚊蠅之迹毋聚成雷而上瓮下簞不得屏息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若茲則何好妄之能為乎是故陰龜不露燭以青天拆疑根撼大權立焉立天下之大權居天下之定命本天下之先覺作天下之眾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坐開明堂恭己不勞

乙權

浮邱子曰至以權自予謂之提綱以權使人謂之底績使人有權而權毋偏謂之和平使人有權而權毋雜謂之專壹和平成度專壹成業成度斯賢成業斯傑今也不然使智者圖政使愚者議其然充一蔽也使勇者衛國使怯者操其進止二蔽也使仁者活民使貪者剝其脂膏三蔽也使義者礪俗使頑者毀其制防四蔽也於乎使愚謀智則智不獨

使怯操勇則勇不必使貪易仁則仁不遂使頑惡義則義不立智不獨則多岐勇不必則中裂仁不遂則虛構義不立則顛揚其在旄邱之三章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言人不壹則權不重也小綿之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權不重則事不濟也是故大舜權重而謬四凶以服天下伊尹權重而放太甲以庇有商周公權重而誅管叔以光文武之業管子權重而一匡九合盡其長霍光權重而漢不跲諸葛亮權重而治蜀有方王猛權重而符堅以為五胡之長李德裕權重而唐之叛鎮止其不頁司馬光權重而掃除新法以成元祐之治張居正權重而明之中葉以富以強是故聖詰上也豪傑次也不能無疵類而未嘗不豪傑者又其次也之三等者鈞藉權以行聖詰權重然后伸其道焉盡其材焉豪傑權重然后理其術焉標其望焉道勝萬物不勞而致大平材勝萬物操縱翕闔而人不驚術勝萬物排羣疑捍大難而



毋害其成望勝萬物為蠅營狗苟所不能捷而騰其實以垂其聲易大畜之上九曰何天之衢亨君子不有斯過而能豐其舍我其誰之志矣乎是故識患其一彼一此伎患其一短一長彼此出則生曲折短長參則起憂患蘭艾同科則香不滿鼻蠶並巢則羽不叛東西施爭妍則不甯於室大木小木咸擊則誰氏之為棟梁十羊九牧則亡羊不知所咎一國三公則嘍嘍百辨而迷不知所歸方是故天下傾擠之慘其必自於以君子耦小人乎以君子耦小人君子必孫必負小人必驕必勝君子孫而負匪人材之福也小人驕而勝匪宗祏之福也商以文王為西伯以崇侯虎間之魯以孔子為司寇以季桓子間之於是道德之廉商不能留魯不能昌唐以郭子儀討安慶緒以魚朝恩間之明以熊廷弼經畧遼東以王化貞間之於是兵戎之氣唐不能振明不能存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吉言君子貴其耑任小人不可參錯其

浮邱子

卷一

三

間也是故腓大於股難以步指大於臂難以把人不兩立權不旁假非其人重其權謂之虎翼敬其人壹其權謂之柱石及其學斷其成謂之著藉豐其力必其往謂之樹立進止唯宜疾徐如意謂之樞適機會靡營氣勢用壯謂之神益愚心愚目罔持短長謂之足式流譽流惡罔生愛憎謂之允誓且夫君子之與小人自其是非美醜為斷君子之與君子自其淺深生熟為斷非好奪是醜好奪美謂之不誠後好持深生好持熟謂之不詳是故天下枝離之終其必自於以君子耦君子乎以君子耦君子所謂眾擎而易舉同舟而共濟也是固然矣乃其不然者職有屬而材不壹理有共而氣不降學有差而辨不入運有舛而功不雙兩詰相與有陰有陽兩榮相使有員有方周公且召公夷猶不準其疑信矧乃意忌之人乎蕭何韓信猶不保其成敗矧乃握齟之士乎狄仁傑婁師德猶不平其短長矧乃險詖之夫乎韓琦富弼猶不泯其異同

矧乃泯能之子乎易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誓言君子德與位隆朋類在其度量之內也是故羣智羣勇必有其總羣仁羣義必有其的以聖為總智勇受裁以中為的仁義衆該凡毋為聖裁反欲裁聖者謂之亢毋為中該反欲該中者謂之誼毋有自矜之明而不至於聖不適於中與至於聖適於中者同堂而語謂之鄰毋有知人之詰而俾至於聖適於中與不至於聖不適於中者摩肩楚額而相對謂之偃於乎五嶽有長百谷有王唯聖唯中則莫敢雁行毋棧械之而對達之聖之所以裁羣智也毋獲悍之而果毅之聖之所以裁羣勇也毋姑息之而胞與之中之所以該羣仁也毋刺行之而繩尺之中之所以該羣義也乃操乃縱其權在我磨礪粹厲乃無不可乃上乃下一以貫之浸淫變化乃竟厥施子思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為天下國家則皆不得成己成物之人而授之權矣是故無平屠格致則無

浮邱子

卷一

三

人物等差無人物等差則無操縱上下無 縱上下則無度量血脈無力量血脈則無豐功美譽是故無其人則憾不使古人治今人有其人則斷斷不可使今之古人齊今人有能伏處而談堯舜之道觀政而通禮樂之意者是亦伊尹周公之亞也慎無曰茲不足為治也彌欲更覓一伊一周以兩之有能富國彊兵尊王庇民而擅出眾之譽奏救時之績者是亦管仲王猛之亞也慎無曰茲不足為治也彌欲更覓一仲一猛以兩之有能聰敏肅給而自任以重忠純裕達而精白乃心者是亦諸葛亮司馬光之亞也慎無曰茲不足為治也彌欲更覓一亮一光以兩之且覓其相當者不得惡知不覓其相似者以兩之覓其相似者不得惡知不覓其相反者以兩之眾皆逆料其相反惡知我不且深信其相當以兩之眾皆暴白其相反惡知我不且狠執其相當以兩之然而俞欲兩之則俞不兩之是何也一之而不兩之言乎君則為尊言乎臣

則為賢太甲之言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秦書之言曰邦之榮懷亦尚  
一人之慶君尊朝之一人統於位也臣賢謂之一人統於道也統於位  
者其權正統於道者其權妙其權正者物所歸其權妙者神所勞是故  
日月並照不可以成景光騷駭並駕不可以鳴康莊田連成窳並琴而  
鼓不可以為曲王良造父並轡而御不可以相將是故百醫守病適足  
致疑一夫為功眾作皆痺于夫與眾而趨爾必裂一人疾持而走靡  
求不得

浮邱子

卷二

浮邱子卷之二

益陽湯鵬海秋著

白術上

浮邱子曰君子將溫溫然與人親邪抑悒悒然與人畏邪將坦坦然與  
人知邪抑悒悒然與人疑邪可親者厥利九可畏者厥害九可知者厥  
利十可疑者厥害十厥利九云何君子可親則有我近物之利則有物  
近我之利則有我成物之利則有物成我之利則有去壅從通之利則  
有貢直却諛之利則有化貳為誠之利則有收異於同之利則有原始  
要終之利我近物此君子畧崇高詳視聽也物近我此君子服臣僚乎  
兆庶也我成物此君子施仁義究體用也物成我此君子采葑菲詢芻  
蕘也去壅從通此君子弗用曖昧之事愚己也貢直却諛此君子弗用  
神聖之名聾人也化貳為誠此君子弗厲聲色而反側銷也收異於同  
此君子弗膠血氣而流行遊也原始要終此君子弗虧名實而神骨完  
一也畧崇高詳視聽其遁逃明鑒以欺之服臣僚乎兆庶其造作  
非分以橈之施仁義究體用其獻私智雄計以小之采葑菲詢芻蕘  
其秘情故事實以外之弗用曖昧之事愚己其揣所便以餌之弗  
用神聖之名聾人嗜其縱所矜以說之弗厲聲色而反側銷其包藏  
禍心以固之弗膠血氣而流行遊其蠶蝕皇風以薄之弗虧名實而  
神骨完一嗜其抵熾以弛易綱差之故曰可親者厥利九詩曰兕觥其  
觶旨酒斯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又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  
民之攸壜是則親之為利也與厥害九云何君子可畏則有我弗近物  
之害則有物弗近我之害則有我弗成物之害則有物弗成我之害則  
有阻通成壅之害則有招諛伏直之害則有激誠使貳之害則有過同  
於異之害則有斷終反始之害我弗近物其崇高弗畧視聽弗詳也物  
弗近我其臣僚弗服兆庶弗乎也我弗成物其仁義弗施體用弗究也

物弗成我其壽非弗采芻蕘弗詢也阻適成壅用曖昧之事愚己也招  
諛伏直用神聖之名聾人也激誠使貳厲聲色而反側生也遏同於異  
膠血氣而流行斷也斷終反始虧名實而神骨弗完一也崇高弗畧視  
聽弗詳嗜不遁逃明鑒以欺之臣僚弗服兆庶弗詳嗜不造作非分以  
撓之仁義弗施體用弗究嗜不獻私智熾計以小之封非弗采芻蕘弗  
詢嗜不秘情故事實以外之用曖昧之事愚己嗜不揣所便以餌之用  
神聖之名聾人嗜不縱所矜以說之厲聲色而反側生嗜不包藏禍心  
以固之膠血氣而流行斷嗜不蠹蝕皇風以薄之虧名實而神骨弗完  
一嗜不抵其嚙以弛易齟差之故曰可畏者厥害九詩曰憂心如惓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又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  
齒矜是則畏之為害也與厥利十云何君子可知則有言語明白之利  
則有血誠屈注之利則有名物整齊之利則有威令信必之利則有愚

淳邱子 卷一

不矇亂之利則有智不微倖之利則有淺不剽竊之利則有深不誕藏  
之利則有柔不阿比之利則有剛不抵塞之利言語明白此君子是非  
好醜同以人也血誠屈注此君子緩急非常印以天也名物整齊此君  
子引繩墨切事情也威令信必此君子樹憲典割私曲也愚不矇亂此  
君子使人謂其所從也智不微倖此君子使人謂其所主也淺不剽竊  
此君子使人謂其所發也深不誕藏此君子使人謂其所蓄也柔不阿  
比此君子使人謂其所下也剛不抵塞此君子使人謂其所尚也是非  
好醜同以人故上下相與而氣燄平緩急非常印以天故吉凶相感而  
忠愛溢引繩墨切事情故去蕪雜以成列樹憲典割私曲故大公正以  
成名使人謂其所從故順使人謂其所主故恭使人謂其所發故中使  
人謂其所蓄故安使人謂其所下故惕使人謂其所尚故奮故曰可知  
者厥利十詩曰緝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又曰明明天

子今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是則知之為利也與厥害十云何君  
子可疑則有言語枝葉之害則有血誠匯散之害則有名物錯繆之害  
則有威令貳參之害則有愚者矇亂之害則有智者微倖之害則有淺  
者剽竊之害則有深者誕藏之害言語枝葉其是非好醜弗同以人也  
血誠匯散其緩急非常弗印以天也名物錯繆其繩墨斷事情壞也威  
令貳參其憲典沈私曲勝也愚者矇亂弗謂其所從而從之也智者微  
倖弗謂其所主而主之也淺者剽竊弗謂其所發而發之也深者誕藏  
弗謂其所蓄而蓄之也柔者阿比弗謂其所下而下之也剛者抵塞弗  
謂其所尚而尚之也是非好醜弗同以人故上下相高而氣燄作緩急  
非常弗印以天故吉凶相背而忠愛微繩墨斷事情壞故狂舉不可以  
成列憲典沈私曲勝故鄙心不可以成名弗謂其所從而從之故逆弗  
謂其所主而主之故詭弗謂其所發而發之故謬弗謂其所蓄而蓄之

淳邱子 卷一

故離弗謂其所下而下之故駭弗謂其所尚而尚之故左故曰可疑者  
厥害十詩曰表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又曰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是則疑之為害也與是故古今得失之  
林君相賢愚之概與人親罔不昌與人畏罔不殃與人知罔不常與人  
疑罔不荒是故秦皇兼并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又其俗多忌諱  
之禁士皆掛口而不敢言然而卒為天下笑可若何漢高仁而愛人喜  
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此其所由賢於秦皇也隋煬性猜忌對羣臣多  
不語然而卒蹈江都之禍可若何唐太宗勇於從諫温於接下屢赦有  
司凡詔赦未便者咸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此其所由賢於隋煬也  
原秦皇之所由短祚隋煬之所由嚴德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  
原漢高之所由駭亂太宗之所由致治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  
是故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闕其際好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排抑勝

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以張其執然而身死未葬迫削其爵剖其棺可若何張九齡不爲林甫所容然上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舉九齡風度以爲模楷此其所由賢於林甫也王安石躁迫彊戾不能諂然而羣奸嗣虐宋室微矣可若何司馬光不爲安石所予然其平生無不可對人言誠心自然天下以爲真宰相此其所由賢於安石也原林甫之所由毒世安石之所由債國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原九齡之所由足式光之所由有譽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是故猛虎咆哮羣獸不附麒麟在阪嘉德可風一鸞而一馴也山谷多野鬼彪擢人康莊踏達方軌並進一闕而一顯也是故知者親之的疑者畏之影疑積成畏畏積成苗苗積成梗則水潦旱乾之所以洿至奸宄冠賊之所由生心此道行無所往而不爲害也知積成親親積成和和積成安則山川鬼神之所以靈爽日月風雲之所以成象此道行無所往而不爲害也

白術下

浮邱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夫明明德則與人疑之反矣親民則與人畏之反矣是故所貴乎君者毋造作太平毋高天下以名稱毋福中毋塞羣情毋爲德不終毋使天下文義風議與福爲鄰夫然後母與人畏毋與人疑其可也所貴乎相者毋居高而不可以羣毋排其所不說者以爲能毋執己見而氣不馴毋取倭辭順指滑其聽聞毋誇仇塞塗而駭其神毋倚仗煩密採察詭變不可紀經夫然後母與人畏毋與人疑其可也是何也君造作太平則晏罷晨興無實事晏罷晨興無實事則惠浸萌生信及翔泳皆浮譽也浸浸萌生信及翔泳皆浮譽而

姑利其譽之浮以說其耳且閃鑠其事之實以藏其身則自欺以欺天下自欺以欺天下則久假而惡知其非有久假而惡知其非有則內盲妄而外潰爛內盲妄則形爲汎汎橋蹇外潰爛則亟欲彌縫補苴形爲汎汎橋蹇則體不重亟欲彌縫補苴則用不詳體不重用不詳則頭尾參錯頭尾參錯則手足顛頓手足顛頓則終於筋弛脈散而亡能爲是故堯咨四岳而不諱言九年之水湯責六事而不粉飾七年之旱盤庚播遷無伏攸箴秦繆沮喪尙詢黃髮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秦二世惡聞盜賊而行恣睢督責之術宋明帝好事鬼神而厭禍敗凶喪之語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高天下以名稱則爲諛頌之招爲諛頌之招則豪傑闕疎而犯忌諱者羣所嘩豪傑闕疎而犯忌諱者羣所嘩則亡理道而擅嬖媚者不可止亡理道而擅嬖媚者不可止則下慣乎而上慣受下慣乎則臣飾庫上慣受則主德驕庫者之伎有窮

浮邱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夫明明德則與人疑之反矣親民則與人畏之反矣是故所貴乎君者毋造作太平毋高天下以名稱毋福中毋塞羣情毋爲德不終毋使天下文義風議與福爲鄰夫然後母與人畏毋與人疑其可也所貴乎相者毋居高而不可以羣毋排其所不說者以爲能毋執己見而氣不馴毋取倭辭順指滑其聽聞毋誇仇塞塗而駭其神毋倚仗煩密採察詭變不可紀經夫然後母與人畏毋與人疑其可也是何也君造作太平則晏罷晨興無實事晏罷晨興無實事則惠浸萌生信及翔泳皆浮譽也浸浸萌生信及翔泳皆浮譽而

臆度而工計數則智己而好愚人智己而好愚人則內己而好外人內己而好外人則不使人聞其動止起訖不使人聞其動止起訖而人愈欲聞之而已俞欲操切之則傳聞漏泄有誅傳聞漏泄有誅則揣摩應度而冒簡易縝密者有賞揣摩應度而冒簡易縝密者有賞則君臣上下左右小大相鬼君臣上下相鬼則故淺之而故深之左右小大相鬼則故非之而故是之故淺故深故非故是則言不昌而行不實言不昌則成晦昧行不實則成滲漏晦昧日甚一日滲漏日多一日則國事枝離蠹蝕而不可理是故漢高祖豁達大度光武亦恢廓大度唐高祖志畧安遠不存苛細大宗亦心術豁然不有疑阻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衛嗣君好察微隱賜縣令之席令大驚以為神詰關市之金關市大恐秦始皇為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孫皓置黃門十人為司過每宴罷各奏羣臣闕失因剝皮鑿面

淨邱子 卷二

六

以為罰桓玄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繆必加糾摘以示聰明宋文帝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竟夕嘗秉燭繞壁間行慮有竊聽者齊明帝簡於出入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云北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塞羣情則不能與天下為一體之事不能與天下為一體之事則天下澹其為君之心天下澹其為君之心則骨亦以之折情亦以之隱骨折而情隱則不能作天下敢言之氣不能作天下敢言之氣則忠謀石畫靈機亟智不聞忠謀石畫不聞則下長優而上長劣靈機亟智不聞則下長憂而上長泰既限於材之劣又席於勢之泰則耳目隘而心理枯耳目隘而心理枯則政刑繆而民物焦政刑繆而民物焦則鬱為緩亟非常之變鬱為緩亟非常之變則悔與悔交戰於胸中悔與悔交戰於胸中則悔必不可以勝悔悔不可以勝悔則自功其敗而不罪己自功其敗而不罪己則自聖其愚而不求人自聖

其愚而不求人則拒諫飾非以終其身拒諫飾非以終其身則無窮而思轉之一口無窮而思轉之一日則實社稷淪亡於不顧是故舜立非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禹懸鐘虢磬錡以待四方之士衛武公箴傲於國漢文帝止聲受言唐太宗詔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武宗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宋太宗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仁宗除越職言事之禁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秦桀偽語漢誅腹非趙王虎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叔告其主唐代宗佞奸臣之請論諸司奏事先白長官宰相定其可充德宗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宋高后幾為大臣所蒙詔百官言闕失先設六事於詔語中以明其罰徽宗能求直言理宗嚴中外上書之禁與人長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為德不終則口吐軟語而懷二三口吐軟語而懷二三則好存彼此而立異同好存彼此而立異同則苛求短長而察隱現苛求短長而察隱現則薄惡細故不能情恕理遺薄惡細故不能情恕理遺則以天子而芥蒂臣下以天子而芥蒂臣下則不光白不光白則不腕擊不腕擊則猶生蠱而怒生慘痛生蠱則剋核太至怒生慘則疆系自遂疆系自遂則有克儻剋核太至則無隆情有克儻則忠直勤勞者折無隆情則親戚者老者捐忠直勤勞者折親戚者老者捐則臣下棘心蘭足咸不自保是故齊桓公不以射鉤棄管夷吾晉文公不以斬祛拒寺人披唐代宗不以見女口角忌郭子儀宋太祖不以微時受傷罪遺譴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漢景帝惡尚席取著下周亞夫於獄唐太宗輕信讞訴路所撰魏徵碑宋英宗博會異議罷三司使蔡襄明太祖疑談洋地有王氣奪劉基祿與人長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使天下文義風議與禍為鄰則備察聞而自傷備察聞而自傷則辨天人談古今者不吐其奇辨天人談古今者不吐其奇則競進浮華無用之文競進浮華無用之文難

淨邱子 卷二

七

以為罰桓玄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繆必加糾摘以示聰明宋文帝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竟夕嘗秉燭繞壁間行慮有竊聽者齊明帝簡於出入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云北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君塞羣情則不能與天下為一體之事不能與天下為一體之事則天下澹其為君之心天下澹其為君之心則骨亦以之折情亦以之隱骨折而情隱則不能作天下敢言之氣不能作天下敢言之氣則忠謀石畫靈機亟智不聞忠謀石畫不聞則下長優而上長劣靈機亟智不聞則下長憂而上長泰既限於材之劣又席於勢之泰則耳目隘而心理枯耳目隘而心理枯則政刑繆而民物焦政刑繆而民物焦則鬱為緩亟非常之變鬱為緩亟非常之變則悔與悔交戰於胸中悔與悔交戰於胸中則悔必不可以勝悔悔不可以勝悔則自功其敗而不罪己自功其敗而不罪己則自聖其愚而不求人自聖

篇廣盈千累萬而不關於吾道之出人離合不切於當世之是非善敗  
不切於當世之是非善敗則聞者不怒不關於吾道之出入離合則讀  
者不駭聞者不怒則與爲揄揚而美名可得讀者不駭則與爲提攜而  
厚精可得美名厚精可得則趨時者樂引以爲式趨時者樂引以爲式  
則讀書論事而翰忠款善發揮者適犯左右侍從貴戚大臣之所不然  
讀書論事而翰忠款善發揮者適犯左右侍從貴戚大臣之所不然則  
必查意撓阻百端諍怨查意撓阻則主計亂百端諍怨則主聽偏計亂  
聽偏則不能捨貴從賤捨貴從賤則不能捨貴從賤則不能捨  
表從正捨貴從治不能捨表從正則人材不可復得不能捨貴從治則  
國脈不可復昌是故白居易作新樂府鋪陳時事而唐憲宗召入翰林  
鄭俠繪流民圖指斥新法而宋神宗宣示輔臣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  
而已矣楊惲歎南山蕪穢以喻朝廷而漢宣帝惡惲處以極刑蘇轍引

浮邱子

卷二

漢武煩苛以比先帝而未哲宗罷職出知汝州與人長而已矣與人疑  
而已矣相居高而不可以羣則好以體格邊幅量人好以體格邊幅量  
人則一言一色不檢而重嘗之一言一色不檢而重嘗之則所厭惡多  
於所說愛所厭惡多於所說愛則儲材實職時務者裹足不前儲材實  
識時務者裹足不前則王霸醇疵文武弛張陰陽蓄祥民物豐耗不析  
王霸醇疵不析則禮文武弛張不析則儲陰陽蓄祥不析則肆民物豐  
耗不析則忤忤肆儲交并則讀卓茂國之謂何讀皇茂國之謂何則  
禮絕百寮者如偶人禮絕百寮者如偶人則亡能以其身繫天下重輕  
亡能以其身繫天下重輕則朝廷若朝廷若則當世之士咸羞當世之  
士咸羞則憤恨太息而無如何是故唐制宰相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  
裴度以爲方討不庭宜接多士宋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  
聞見范鎮以爲待之至誠請除謁禁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

以道日坐爲嶺深居簡山外人無敢闕其第嚴世蕃代理朝事九卿百  
司決日不得見其面與人長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相排其所不說者  
以爲能則乘天作勢而莫敢當乘天作勢而莫敢當則顯黑爲白倒上  
爲下猶反手顛黑爲白倒上爲下猶反手則用大君刑賞予奪以騰思  
離而不自謂其然用大君刑賞予奪以騰思離而不自謂其然則乘  
公道持清議者莫能折其不然乘公道持清議者莫能折其不然則必  
有蟻援蟬附以充麒麟鳳皇必有蟻援蟬附以充麒麟鳳皇則必有名  
材碩德以供茶毒必有名材碩德以供茶毒則人不能勝而天神呵之  
人不能勝而天神呵之則必出乎爾反乎爾出乎爾反乎爾則大者以  
危其國小者以危其軀是故蔣琬不記憶細故而楊敏得免重罪文彥  
博不蓄憾前言而唐介尋至大用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李德  
裕積門戶之見而黨既足以累其功趙普修睡毗之怨而冤獄足以損

浮邱子

卷二

其年與人長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相執已見而氣不馴則亡慮衷以  
致事理亡慮衷以致事理則亡長材以乘時會亡長材以乘時會則亡  
明做大驗以答朝廷亡明做大驗以答朝廷則積聚汗而生憤積聚  
汗而生憤志則不得不枝飾於文物節目既枝飾於文物節目則不得  
不凌厲於言論風采既凌厲於言論風采則不能頹首從人不能頹首  
從人則舉一切忠告善道而稯稅之舉一切忠告善道而稯稅之則下  
負其友上負其君下負其友則無人表上負其君則無天行無人表無  
天行則不喪實辱名盡國害民不已是故趙簡子臨朝而思鄂鄂孟嘗  
君書門版以求揚名止過諸葛亮與羣下教勸思啟誨司馬光書客位  
榜訪問忠告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梁冀會公卿議事意氣兇  
克使人憚憚王安石在中書議事屬色以待言者與人長而已矣與人  
疑而已矣相取佞辭順指消其聽聞則不可爲典要不可爲典要則不

可為氣概不可為氣概則以其苛於己者阿於君以其苛於己者阿於君則以其阿於君者風於眾以其阿於君者風於眾則以其風於眾者償於我以其風於眾者償於我則天下人物咸在指揮咳唾之中天下人物咸在指揮咳唾之中則亡敢議柄國者之然不然亡敢議柄國者之然不然則畏權貴之心十倍於畏君父畏權貴之心十倍於畏君父則媚權貴之辭百倍於媚君父媚權貴之辭百倍於媚君父則文采風流與禮義廉恥俱衰文采風流與禮義廉恥俱衰則不利於國莫大焉是故公孫倚不佞然明之請則毀鄉校以為非臧文仲能受展禽之言則書三策以為法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李嶠阿主至與同列誦詩止其規諷史彌遠當國至使禮閣策士避其家諱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相謗仇塞塗而賦其神則多設猜防多設猜防則跬步如臨敵國跬步如臨敵國則有擠墜之憂有擠墜之憂則無生人之樂

浮邱子

卷二

十

是故沈慶之儉而有度則朝會無過從騎三五郭于儀仁而有勇則寺游僅以家僮數人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商鞅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李林甫出入廣騎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秦檜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盧世榮謹衛門戶增其從人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相倚伏煩密操縱詭變不可紀經則裘衣而蒙婦寺鬼魁之態裘衣而蒙婦寺鬼魁之態則聳其躬而悄其心矜其躬則羣迹之悄其心則羣意之羣迹羣意則亡獨巧亡獨巧則遊辭遁指為人闕破遊辭為人闕破則生愧赧而亡能更遁指為人闕破則生桀驁而亡能降亡能更且降則借勢炎以塞非毀借勢炎以塞非毀則辨有口者不敢發聲辨有口者不敢發聲則愚無知者墮其迷蒙愚無知者墮其迷蒙則設機械亡不中設機械亡不中則負意自得負意自得則信術而不信理信人而不信天信術而不信理則與

理為敵信人而不信天則與天為鄰與理為敵與天為鄰則乘葬之良不可復乘葬之良不可復則萬事萬物之善惡不可別萬事萬物之善惡不可別則天下國家之元氣斬而息氣潰是故曹參日飲醇酒民以甫一謝安不存小察經遠無競高允恂恂不効誨人以善裴度孜孜竭誠眾望所屬與人親而已矣與人知而已矣公孫宏為人意思外寬內深李義甫嬉怡微笑柔而害物蔡京天資寬諳舞智御人溫體仁機深刺骨專務刻核與人畏而已矣與人疑而已矣於乎自有世宙已來誼君勞相與國存家無慮千百揆其故則未有不繇於與人親與人知者也傲君劣相破國亡家無慮千百揆其故則未有不繇於與人畏與人疑者也是故披古籍而觀成敗得喪之林法其與人親與人知者而已矣戒其與人畏與人疑者而已矣揔今情而洗錮塞蔽虧之毒去其與人畏與人疑者而已矣就其與人親與人知者而已矣詩曰於乎小子

浮邱子

卷二

十一

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今不其何法何戒何去何就是何異匠不識材而侈語魯般魯不辨疾而方功扁鵲也可乎哉

訓始

浮邱子曰王天下有三始焉父子為教親之始夫婦為教和之始昆弟為教序之始凡教親者恩欲摯計欲簡意欲長責欲短賢欲與愚欲容信欲果疑欲捐母塗人讓血屬母賤妾摯貴子母天子陵冢君母庶子奪嫡嗣母塗人讓血屬則性天固性天固則文德流文德流則風俗厚母賤妾摯貴子則恩禮準恩禮準則義坊著義坊著則政令秩毋天子陵冢君則等衰嚴等衰嚴則孫讓昭孫讓昭則禮法成毋庶子奪嫡嗣則名分端名分端則瞻視偉瞻視偉則人心定凡教和者情欲宜狀欲恭軌欲明神欲繫寵欲平過欲諱橫欲節欲散毋大心生豔奪毋細故善嫌猜毋柄無成倒置毋祗席來怨毒毋大心生豔奪則閭閻欽附

獨教則微音叶微... 福履將福履將則... 網紀伸則百物理... 則萬國諸凡教序者... 欲整變欲純毋旁... 蕭牆毋旁枝伐本... 席執輕手足則尊... 意典則仁義兼仁... 緩急調緩急調則... 始于家邦終于四... 家而天下定矣是... 放宜得晉殺申生... 浮邱子 卷二

觀刑太妃服絺綌而無數能教和也... 其汚漢於教和闕如也... 難圖曲沃成師椒... 教序闕如也親之... 心使漂教潔厥德... 教序於何能秩使... 飾違心不能以名... 不回本終必稿落... 臣民濁其源而清... 原蟻穿穴而毋潰... 不然則臣民成濡... 庭幃不順者君教... 浮邱子 卷二

臣必有惟薄不修者... 序則其臣必有... 母後庭幃先助... 內與外一行檢... 一性始于是乎... 和焉親與疎一... 理倫物者謂之... 俗風俗之外無... 教親則其民厚... 狂君臣教序則... 非唯狂也故夫... 兄弟如秦越也... 也故民不自愛... 愛其父子而愛... 禁令一有援巫... 故水潦旱乾饑... 君王也故汚其... 所恐懼顧惜不... 者鮮矣不好犯... 弟民不孝弟由... 治人之事刺天... 亢驕亢由於不... 動違言動違故... 民何罪之有焉... 浮邱子 卷二

也故民不自愛其... 愛其父子而愛其... 禁令一有援巫而... 故水潦旱乾饑饉... 君王也故汚其身... 所恐懼顧惜不敢... 者鮮矣不好犯上... 弟民不孝弟由於... 治人之事刺天之心... 亢驕亢由於不守... 動違言動違故多... 民何罪之有焉昔... 浮邱子 卷二



以爾萬方伊尹之言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孽於乎此湯伊尹之所  
以為聖也乎聖如湯而曰予一人有罪聖不如湯萬萬者可以內省矣  
聖如伊尹而曰時予之孽聖不如伊尹萬萬者可以內省矣

訓終

浮邱子曰君子之道必謙必健謙以終其心也健以終其氣也謙之者  
為謹其反也為放為傲健之者為奮其反也為舒為頽凡始乎謹繼乎  
放終乎傲者心之常也始乎奮繼乎舒終乎頽者氣之常也詩曰行百  
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是故君子必去十傲然後無厲節無  
厲然後馴之於其所必馴必去十頽然後無傲然後樹之於  
其所必樹十傲維何一曰居高傲下則勢驕橫精理表二曰舞智傲愚  
則計術詭浮意索三曰信今傲古則典冊廢法令從四曰倚人傲天則  
裁等數修省稀五曰寵新傲故則耆老到侯少折六曰庇親傲疏則私  
淫邱子 卷二

愛仲羣策棄七曰獲過傲功則猜忌生勳庸阻八曰喜諛傲直則好尚  
滿忠譴枯九曰用獨傲眾則是非顛視羣十曰匿微傲著則黑白移  
描畫十類維何一曰蓋賞故恩頽恩頽則爵祿不足以勸善良二曰  
數教故威頽威頽則斧鉞不足以懲奸猾三曰陋俗故名頽名頽則丰  
采不足以生鄉慕四曰浮文故實頽實頽則本根不足以大庇榮五曰  
失道故教頽教頽則師儒不足以資厚薄六曰失德故養頽養頽則農  
桑不足以廣生聚七曰積穢故文頽文頽則禮樂不足以章節和八曰  
積忮故武頽武頽則兵戈不足以伸擊斷九曰弱植故氣頽氣頽則風  
雷不足以樹肩荷十曰末流故運頽運頽則日月以成景光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言去傲從謙也易曰其柔危其剛勝言去頽從健也去  
傲從謙然后皇心細皇心細然后政理入去頽從健然后國氣旺國氣  
旺然后眾志成毋始乎謙終乎傲然后皇心一皇心一然後政理常毋

始子定終乎頽然后國氣純國氣純然后眾志定政理入然后無偏執  
常然后無中更無偏執無中更然后人民樂利必由之眾志成然后無  
積地定然后無驕橫無積地無驕橫然后社稷久長必由之是故天道  
不能頓為寒暑主道不能頓為隆替天覆萬物行四時始之終之天道  
乃備主牧萬民蒞百官始之終之主道乃詳易曰九龍有悔與時偕征  
誠終乎傲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誠終乎頽也江海難左長於百  
川以其善下也登泰山則天下小以其不讓土壤而成其高也雷震發  
則百果草木皆甲折以其能鼓舞之也金石積於千年以其質理足以  
不枯腐也是故謙者吉傲者凶健者存頽者亡榮紂之凶也以傲秦隋  
之主之凶也以傲君子謂秦隋不師謙而師傲必不冀矣周既東遷  
故其亡天下也以頽宋既南渡故其亡天下也亦以頽君子謂宋不師  
健而師頽愈不冀矣是故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問於守廟  
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  
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孟子言於齊王曰扶  
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扶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  
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於乎采孔子之言則庶乎毋傲乎采孟子之言則  
庶乎毋頽乎世亡孔子則誰其能借宥坐之器以止人主之傲者乎世  
亡孟子則誰其能借折枝之類以起人主之頽者乎夫斧不得柯用不  
伸主不得臣病不治是故上以傲而下有積德老成之臣啟其悟折其  
狂兼有極言毋隱之臣責其難制其敗國之禍也其猶有終上以傲而  
下有承意阿偏之臣從其欲遂其惡兼有扶勢橫取之臣造其端鼓其  
虐國之禍也是以無終上以頽而下有丹心浩氣之臣拯其危濟其艱  
兼有卓聞妙見之臣折其微發其昧國之福也其猶有終上以頽而下

浮邱子 卷二

有震盪應忽之臣唱其奸生其毒兼有因循縮朒之臣習其安忘其國之禍也是以無終詩曰衰職有國惟仲山甫補之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於乎詩人之所謂補闕則吾老乎其末有聞而孔子之所謂不持不扶則吾不幸而既見之豈惟是哉不能補闕必益之國不能持危扶顛必益之危且顯是何也主愷十臣愷五種禮世及顧視先人是謂夸恩夸恩則愷身居極地下問孔端是謂夸禮考權則愷牢籠中外益名以狂是謂夸舉考舉則愷是非由我尋論皆廢是謂夸議考議則愷得所接繁羣飛利天是謂夸私考私則愷此五愷者雖曰臣自愷也實乃上二小教謙之咎焉主頹十臣頹五飲食辭飽以嬉以教是謂短願短願則頹文經武緯不知所云是謂短暑短暑則頹國恥不振甘之如飴是謂短酸短酸則頹柔聲慢德俛仰從人是謂短骨短骨則頹不良於言不羣於行是謂短性短性則頹此五頹者雖曰浮邱子

臣自頹也實乃上不教健之咎焉豈惟是哉夫愷主生愷臣頹主生頹臣猶可說也愷主愷臣生愷民頹主頹臣生頹民不可說也是何也國有愷主愷臣則下必有缺缺缺望誘議沸騰之民必有重氣輕命結黨附傍之民必有陸梁放肆猖獗始亂之民必有生心外畔捐弃中華之民是謂愷民國有頹主頹臣則下必有頹疏懶慢不就拾括之民必有耽盤流遁姪心舍力之民必有材行朽穢牽拙作昏之民必有苟且性命從亂如歸之民是謂頹民是故十愷生五愷十頹生五頹猶可說也十愷五愷生億萬愷十頹五頹生億萬頹不可說也國至於有億萬愷億萬頹而不土崩瓦解危若朝露者未之有也譬彼富室之敗其父者姪而子愷之有棄石之者尙可以挽其敗而緩其困也其子愷之而孫會又愷之其子孫愷之而宗族親戚鄰里鄉黨又愷之不轉瞬而田園第宅金玉衣物皆在溝壑矣是君子即室以知鄉即鄉以知國即國以

知天下即君心以知朝廷即朝廷以知百官即百官以知萬民是故能運君心福祿之階也不然敗亡之媒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頹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其孰能折其不羣而運之乎

辨明

浮邱子曰君子之於天下國家也謹治其萌云爾其星動則烈風起商羊舞則淫雨興早魃見則禾黍枯豐鍾鳴則霜霰作是故君子必付度乎欲風欲雨欲早欲霜之始毋轉張於既風既雨既早既霜之末毋蟻孔潰隄毋鍼芒漏器毋山齧穿石毋單統斷幹此之謂治其萌毋治其既也於乎治其既者不能治其既者也治其萌者不待其既知其萌者也苟為不知其萌者貴為正妻直指於微言而告以其萌者也苟為告以其萌而不信者貴為微言於流涕太息而動之以必信其萌者也是故蘭萌之說二十弱萌之說二十危萌之說二十蘭萌之說維何凡體

浮邱子

格尊而心膏隔半稜厲而精意衰者蘭萌也剖析毒芒激射幽隱然毒芒之端更有毫芒幽隱之際更有幽隱其力無能盡剖析之激射之而其然謂予智者蘭萌也察之太細於德為不厚求之太偏於勢為不既治之太急於事為不詳者蘭萌也守一拒二昵彼奪此瞻前忘後舉左破右者蘭萌也毋讀上下古今之書毋熟離合異同之故而扶說以趨焉臆以斷者蘭萌也多端而亡統好謀而少成者蘭萌也踴厲風發以始之講停理解以繼之隱忌壅蔽以終之者蘭萌也眾所恒見則肩越勞辛以為功眾所深憂則枝吾緘嘿以為度者蘭萌也荒修省而工儀式捐教戒而崇祭禱者蘭萌也謂禮樂可興旋迂闊之謂詩書可敬旋提優之謂師儒可仗旋芥蒂之朝信道而暮已疑親親人而神會疏者蘭萌也數聞愛憎之言眩於名實之辨雜設耳目之用歧於是非之的者蘭萌也是我而我迎之非我而我拒之孫我而我說之逆我而我

怒之巨之則可知其可迎迎之則可知其可拒怒之則可知其可說說之則可知其可怒者聞萌也一正軌而羣正對一直錮而羣直同一忠誣而羣忠飾者聞萌也男杜包心為忠之賊毋煽借端巧構之說毋掩留餘不盡之私毋被倚違偷取巧吾之斷而兩皆不居其然疑之迹者聞萌也寵察庶所不歸心之人敬察察所不知名之士拔天地山川鬼神所不注意之材者聞萌也不參驗而自必不紆徐而自驚者聞萌也居之久則生佚志馭之憤則騁大心者聞萌也夸所有諱所無者聞萌也以稊稜為故事以閃鑠為良術以庸蕪為老成以閱邊為和平者聞萌也見有及而亡能果心有悔而亡能更者聞萌也此謂聞萌之說二十其在困之初六曰昏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豐之上六曰豐其屋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而謂之謂而誰謂乎弱萌之說維何凡名號律而阿諛盛法紀存而奉行偽者弱萌也積衷之所浮邱子 卷二

至有愛而兼有薄積政之所至有及而兼有梗積言之所至有然而兼有疑者弱萌也父子之恩墮惡能教慈昆弟之義長惡能教友夫婦之道苦惡能教順內行孤而威稜作元氣隨而風尚隨之者弱萌也骨枯而肥其肉幹削而豐其枝者弱萌也席勝勢而忘其他豔粉飾而沒其質者弱萌也事天有貌而無意事人有律而無情事物有圍而無化者弱萌也令縣矣有議令以非其上威必矣有忤威以蹈其故者弱萌也其本淺則智者操其可否而軒軒之其治浮則愚者闕其表裏而諛諛之者弱萌也積思苦而規摹狹用術偏而羣策賤者弱萌也怙慨自立之人則怯於私議而諛之轉轉不理之人則挈其重任以畀之者弱萌也可以整而無整可以莖而無莖可以樹而無樹可以坊而無坊者弱萌也壘里廣而黔首焦官爵冗而名材寡者弱萌也柔聲軟態側立卻行無其人身繫社稷重輕者弱萌也貪於貨賄刻及肢膏盡飲億萬

人以荼毒察傷之者弱萌也羣徒而嬉遊鼓而飾說好行小慧以梳義劍者弱萌也我冠而長紳持梁而刺肥無宏仔肩以疾趨其公而緩其私者弱萌也其根柢無足以當天下之所謂大賢大桀其鋒鏑無足以排天下之所謂大疑大難其辨察無足以析天下之所謂大奸大蠹其操履無足以激天下之所謂大忠大貞者弱萌也因而仍之逡巡而自得之者弱萌也雷其不逮竣人補之縱其不意使人司之者弱萌也經常晦而意見駁幣昂貴而名義輕君父後而友朋先民物困而官吏嬉者弱萌也此謂弱萌之說二十其在觀之初六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異之上九曰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匪窮之謂而誰謂乎危萌之說維何凡文恬武熙而無奮志大倡小和而無特識福倚禍伏而無蚤計者危萌也與之言而無悟悟矣而無勉勉矣而中輟者危萌也倉廩虛而民無積府庫竭而國無儲民無積則衣食短國無儲則度支絀

者危萌也關市無稽城郭無補邊竟無備者危萌也林箐可以藏匪川澤可以橫行者危萌也盜竊踰越攘奪之事不絕於目格鬪死亡悲慘之聲不絕於耳者危萌也雖無大眾之興而有蠢動之勢雖無巨奸之發而有蠱惑之術者危萌也陰陽盤而裁背頻寒暑怨而年歲稿流亡眾而宵小生者危萌也飢與飽爭躬與良爭俗賤與貴爭勢亂與治爭數者危萌也長不能帥其屬非失則巧必失則懦屬不能閉其民非失則苟必失則殘者危萌也武無足賴之具訓練荒而徒卒輒文無兼濟之材瞻視尊而幹畧微者危萌也糜厚精以養無用料非常以充有用者危萌也氓不父母其官而道塗之匪惟道塗之又寇讐之者危萌也士之奇偉倣儻者居常鞅鞅而例進鬼瑣握輒之人薦揚繆而報稱罕智桀憤而非毀與徒黨攻而門戶立辨難繁而怨毒結者危萌也弄點以實直援古以惑聽高晚大談以成名華誣醜記以脅眾因而騷動

中外狼戾進止漫無準備適增可笑者危萌也貪常而守藩籬偷安而嗜醉飽苟徇一夕之娛不作十日之計者危萌也非所賜而賜之賜必驕非所恢而恢之恢必怨非所援而援之援必濫非所拒而拒之拒必橫者危萌也經營萬里之外而盲於衽席之內就荒服體之率而積於腹心之孽者危萌也齒登臺而櫻於事故之紛手提襪而懸於寄托之重者危萌也談大平則色忻語艱難則理儉暗豐殖則願足聞凶荒則計疑者危萌也此謂危萌之說二十其在坎之上六日繫用徽纆實于叢棘二歲不得出旅之上九日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眺喪牛於易西匪危之謂而誰謂乎君子謹治閭萌則莫如明白洞達謹治弱萌則莫如發強固謹治危萌則莫如保任戒懼君子明曰洞達則必攷道測聖以廣之發強固則必秉禮度義以定之保任戒懼則必去欺求慊以安之攷道測聖以廣之然後鏡心如日月秉禮度義以定之

浮邱子

卷二

子

然後植體如金石去欺求慊以安之然後享世如山嶽鏡心如日月然後閭萌塞植體如金石然後弱萌塞享世如山嶽然後危萌塞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國家也謹治其萌以用其極云爾然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聖者之所嚴狂者之所易靜者之所及諫者之所差其莫如萌乎其在黍離之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園有桃之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是豈不以眾皆夸咤婬康而君子獨勞心蚤計謹治其萌矣乎於乎周之亡也以陽人聚而東遷雒邑政在諸侯爲其萌秦之亡也以山東豪傑而焚書坑儒爲其萌漢之亡也以山陽公而母后擅權外戚官用事爲其萌晉之亡也以零陵王而士族崇尙虛無爲其萌唐之亡也以濟陰王而官闡積穢藩鎮坐大爲其萌宋之亡也以海濱而賢否雜進寇讐逞志爲其萌明之亡也以萬歲山而紹璫餒作薦紳血赤爲其萌是故春之必爲夏也與者萌

也秋之必爲冬也耗者萌也草木有華何爲其落也落生於吹吹生於風衣裳在笥何爲其敝也敝生於隙隙生於蟲殺其蟲塞其隙衣裳乃新障其風止其吹草木乃蕃是故古今得失之林治其既者亡治其萌者昌治其萌以用其極者匪帝則王

訓化

浮邱子曰萬物生而爲羣羣而亡統則爭爭而巳則亂君子思有以撫其羣息其爭而塞其亂也於是崇之以名號名號崇然後瞻聽偉瞻聽偉然後吐納廣吐納廣然後歸往咸歸往咸然後尊無兩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賓詩曰邦幾千里惟民所止言名號也雖然名號者所以動之也物不可以徒動也又所以籠絡之也物不可以徒籠絡也君子知動物者必束之於事而籠絡之者必易其慮而后定也於是頌之以教令教令頌然後事理詳事理詳然後智榮服智榮服然後椎魯醒椎魯醒然後趣向必趣向必然後祇敬生祇敬生然後毋犯科禮曰正月

浮邱子

卷二

子

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言教令也雖然教令必有所梗也物不可以終梗也又必有所壅闕也物不可以終壅闕也君子知物之梗者貴摧之而物之壅闕者貴沈滌之以還其故也於是樹之以刑用刑用樹然後毋屈撓毋屈撓然後民震栗民震栗然後箱異議箱異議然後出於壹出於壹然後紀律行紀律行然後國無靈易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又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刑用也雖然刑用懼其傷也物不可以終傷也又懼其太怨毒也物不可以終怨毒也君子知物之傷也而藥之知物之怨毒也而極思所以柔馴之於是厚之以恩威恩感厚然後氣皆春氣皆春然後肌髓入肌髓入然後民和悅民和悅然後樂爲善樂爲善然後掖其僨掖其僨然後眾正興眾正興然後能

衛國春秋傳曰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言恩感也雖然刑用所以懲也而懲不懲於懲之日也可以懲然後懲也恩感所以勸也而勸不勸於勸之日也可以勸然後勸也君子知物之導也身為鶴而物之自然之也心為鶴於是謹自積其身心以治物孝悌積然後治物之逆恭儉積然後治物之貪慈仁積然後治物之佞忠信積然後治物之諛謙讓積然後治物之情中正積然後治物之倚光明積然後治物之味美大積然後治物之陋齊莊積然後治物之媒純一積然後治物之駁神聖積然後治物之狂招之而不從然後左右曲折以齊之彊之而不願然後披瀝臍肝以內之聽之而不徹然後諄切諷諭以譬之好之而不力然後稽其程課以督之為之而不成然後鍊其精神以實之循之而不熟然後生其舞蹈以樂之書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又曰爾身克正罔

洋邱子

卷二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積其身心以治物也雖然身心也者此君子之所以治物也經制也者此君子之所以利物也物不可以不利也君子知利物者貴挈其所有而予之又策其所無而抹之於是辟田疇親耒耜勸稼穡盈百室然後物以不饑樹桑麻蓄蠶勸紡績理繪布然後物以不寒治道塗便商賈通有無均聚散然後物以不隘飭五材辨民器驅百工贖羣用然後物以不勒東陂塘利潤澤浚川渚止沸溢然後物以不早濼相四時和癘疾參九藏掌醫藥然後物以不夭死出幣帛禮名士寬網羅赦細苛薄稅斂簡追呼時力役恤勞苦然後物以各遂其情收鰥寡聚孤獨養老憊活孩提蘇貧窶慰怨歎掩骼弔禍喪然後物以各得其所符璽毋棄斗甬毋差衡石毋偏權概毋側然後物以不欺城郭毋壞門閭毋漏邊竟毋擾侯徑毋雜然後物以不患風毋疾霜毋鷲雷毋轟電毋凍然後物以甯居鳥毋掩蟲毋殺草毋踐

木毋伐然後物以廣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言經制所以利物也雖然君子能治物能利物於何攷乎物不可以不攷也是故君子必讀書則古以握其宰世服物之本攷之詩然後知性情知性情然後能攷萬物攷之書然後知政事知政事然後能著萬物攷之易然後知陰陽知陰陽然後能妙萬物攷之禮然後知典則知典則然後能衷萬物攷之樂然後知聲音知聲音然後能和萬物攷之春秋然後知名分知名分然後能戒萬物攷之論語孝經然後知言行知言行然後能體萬物攷之大學中庸然後知體用知體用然後能摠萬物攷之歷代之史策然後知成敗之凡知成敗之凡然後能操萬物攷之祖考之彝訓然後知創述之委知創述之委然後能鞏萬物是故善服物者其主秉聖賢而力學問

洋邱子

卷二

其臣儲經猷而資輔拂其事揆制作而服苟且其言尚體要而舉支離於是施諸物而左右大小遠近中外欽然以親洞然以敬及其為治也則可久焉可大焉不善服物者其主喜聽察而廢學問其臣薄經猷而習阿偏其事競苟且而鮮制作其言肆支離而裂體要於是施諸物而左右大小遠近中外蹶然以起億然以就雖其為治也則可暫焉可小焉是故君子毋恃智慧毋逞英斷然後心虛心虛然後可與衡學毋倚勢柄毋作威稜然後禮降禮降然後可與親師毋治細故毋溺近規然後清明清明然後可與作聖毋棄文物毋厭儒行然後婢雅婢雅然後可與近道詩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言讀書則古以握其宰世服物之本也雖然君子讀書則古以握其宰世服物之本是則修于己者最矣然而國不可以獨理也物不可以肆及也是故君子必廣

己樹人以鈞其代天理物之責在鈞然後無罅漏無罅漏然後如指  
掌如指掌然後伸駕馭伸駕馭然後等其績等其績然後測所及所及  
凌然後庫汝列所及深然後優汝秩所及順然後進汝爵所及梗然後  
削汝祿爵祿審然後奇庸別奇庸別然後黜陟允然後羣策羣  
羣策舉然後政無帶政無帶然後物無損物無損然後利賴普書曰嘉  
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甯詩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  
之攸暨言廣已樹人以鈞其代天理物之責也雖然君子讀書則古以  
握其宰世服物之本抑且廣已樹人以鈞其代天理物之責是則具於  
體而施於用者最矣君子以爲具於體者物不可以驟闕也施於用者  
物不可以驟格也於是漸漬以觀道德之同道德同然後削之深削之  
深然後持一源持一源然後聖凡齊聖凡齊然後天人會天人會然後  
理不衰理不衰然後民氣靜民氣靜然後惟吾用書曰無偏無陂遵王

浮邱子

卷二

書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道德之  
同也雖然道德之同精神之極也精神之極時代之載也君子以爲物  
不可以自我加也蓋與天地同其流物不可以自我畢也蓋與皇古同  
其運於是積漸以觀風會之蒸蒸日上然後風會移風會移然後德爲  
淳淳爲淳然後治彌上治彌上然後止至善止至善然後林林總總懷  
林林總總懷然後九夷八蠻輯九夷八蠻輯然後山川鬼神歆山川鬼  
神歆然後甘露靈鶴降甘露靈鶴降然後草木百穀蕃草木百穀蕃然  
后社稷固於苞桑社稷固於苞桑然后子孫黎民永保之子孫黎民永  
保之然後奕禩嘒歌不休奕禩嘒歌不休然後史官筆其功德鋪張而  
揚厲之以繼軌於唐虞三代之盛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皇王恭哉又曰其引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言風會之蒸

也於乎君子之事起於名號訖於風會而積身心以治物其要乎讀書  
則古其要之要也

浮邱子

卷二

書

浮邱子卷之三

益陽湯鵬南秋著

去塞

浮邱子曰君猶月也眾猶水也國猶體也政猶腹也月蝕則闇水濁則逆體縛則困腹積則瘡是故駭雲霾則月明濤滯渚則水利破拘繫則體豁刺瘕結則腹舒然則去塞良有說乎曰毋自是則理求詳理求詳則好稽於人毋自聖則心小心小則好師人好師人則補所闕好稽於人則發所蒙補所闕則德有箴發所蒙則事有鄉德有箴事有鄉塞是以去毋枝蔓多端則不計議窮人毋固矜好勝則不氣勢對人不計議窮人則上不設術不氣勢對人則下不設防上不設術則可望而知下不設防則亡反中之患可望而知則上粹白亡反中之患則下驥蕪上粹白下驥蕪是以去毋虧己守則齋莊積蓄莊積則敬賢德敬賢德則敷心膂敷心膂則微內毋微外微內毋微外則文貌輕文貌輕則忠

浮邱子 卷三

款重忠款重則有裏言無匿事有裏言無匿事則毋以沈密損其光大毋以沈密損其光大則毋包羞毋叢悔毋包羞毋叢悔是以去毋護己短則克治必克治必則斥阿偏斥阿偏則言無售諛行無售媚言無售諛則揣我愛憎以為媒孽者窘行無售媚則料我動止以為門賣者塞媒孽者窘則黑白不困門賣者塞則邪正不撓黑白不困邪正不撓是以去毋疑信參半則任使專任使專則受命者直前受命者直前則上不畏大君掣其肘下不畏羣口騰其謗上不畏大君掣其肘則智斷足以自伸下不畏羣口騰其謗則窮劇事之根株然後已根株得則利病聞利病聞則肺肝見肺肝見則千里一室萬里一室千里一室萬里一室壅是以去毋明知故罷則心如鏡氣如霜心如鏡氣如霜則有當理之怒無溺情之怒有當理之怒無溺情之怒則文姦者戰栗文奸者戰栗則悔其一懲其再悔其一懲其再則勤沐浴勤沐浴則謹獻者

謹獻替則諱作為謹獻替則如偽吐真謹作為則藥敗從善如偽吐真則無價於左通於右之詐藥敗從善則無覆於前踵於後之譽無價於左通於右之詐無覆於前踵於後之譽是以去毋狙竄安憚藉大則義氣舉義氣舉則煩氣束煩氣束則姦氣閉煩氣束則姦計小談無取逞姦氣閉則姦聲亂色無敢犯姦計小談無取逞則慧不傷正姦聲亂色無敢犯則愛不傷公慧不傷公是以去毋拘方義破風讓則長材推畧正義直指進正義直指進則曠嗚退長材推畧進則趨退趨退則眾正敢為曠嗚退則眾正敢言眾正敢言則旁辟曲私無不宣旁辟曲私無不宣則鬼域皆有戒心眾正敢為則坤下裾拘無不振坤下裾拘無不振則童孺皆有特概童孺皆有特概則柔化為剛鬼域皆有戒心則陰化為陽柔化為剛則氣可用陰化為陽則情可恃氣可用情可恃是以去毋溺左右侍從則不主先入不主先入則眾

浮邱子 卷三

人維理數事維情數事維情則是非可否如繪數人維理則進退高下如秤是非可否如繪進退高下如秤是以去毋徇貴戚則不唱左計不唱左計則為社稷蒼生求碩畫遠猷為社稷蒼生求碩畫遠猷則毋恣毫毛之費毋養邱山之禍毋恣毫毛之費則勞而后佚毋養邱山之禍則危而后安勞而后佚危而后安是以去毋笑詩書禮樂腐則儒雅特儒雅特則根本樹根本樹則枝葉刪枝葉刪則言有物言有物則行有則言有物則格君非行有則則扶國是格君非則君心之天人理欲無毫髮假君心之天人理欲無毫髮假則上下同一精神扶國是則國人之輕重緩亟無毫髮差國人之輕重緩亟無毫髮差則中外同一氣象上下同一精神中外同一氣象是以去毋課兵刑錢穀以為最也則官司飲官司飲則智詐銷智詐銷則舞弄塞舞弄塞則條理整條理整則精神實精神實則推行準推行準則民怡而物順之民怡而物

順之壅是以去毋任胥徒操案牘則事要莫可窺伺事要莫可聞伺則  
狡猾無所乘狡猾無所乘則胥徒不欺官司胥徒不欺官司則官司不  
欺公輔官司不欺公輔則公輔不欺朝廷公輔不欺朝廷則朝廷果於  
事要朝廷果於事要則天下果於其做果於事要又果於其做壅是以  
去毋愚黔首胥徒訴則九州疾病與君壹體九州疾病與君壹體則慎  
簡民牧慎簡民牧則無廢職無廢職則無流心無流心則無貪憚無貪  
憚則無覆鷲無覆鷲則無慘殺無慘殺則無冤氓無冤氓則無亂氓無  
冤氓無亂氓壅是以去毋執一是則推此測彼毋犯羣忌則舉一證百  
推此測彼則族類析舉一證百則綱領孽族類析則不受人愚綱領孽  
則不受人梗不受人愚則無疲照不受人梗則無懈行無疲照無懈行  
壅是以去毋存大意則思之又重思之毋逞臆說則言之又長言之思  
之又重思之則聰明入言之又長言之則指麾必聰明入則曲而有理  
浮邱子 卷三

張則賢愚淑慝有準尊卑疏戚有序賢愚淑慝有準是以去毋謂天  
地山川鬼神遠則夙夜敬其夙夜敬其則修於微微感於冥冥修於  
微微感於冥冥則不睹皆睹不聞皆聞不睹皆聞不聞皆聞則凡天下  
可睹可聞者靡不睹聞凡天下可睹可聞者靡不睹聞壅是以去毋謂  
上下草木鳥獸無與吾事則積慎生理積愛生祥積慎生理則血氣流  
行積愛生祥則品物蕃殖血氣流行品物蕃殖壅是以去易曰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言壅也書曰開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言去壅也是故堯舜去壅則帝湯武去壅則王桀紂好壅則  
誅幽厲好壅則傷秦皇好壅則祚短漢祖去壅則祚長隋煬好壅則國  
蹈唐宗去壅則國昌是故社鼠掘穴則不可以煙灌塵埃掩覆則迷不  
見山岡葛藟蒙棘則花不實囊橐盛物則隱其奇邪不以章是故不去  
壅不親上下不去壅不殖紀綱不去壅不成社稷不去壅不和天人陰  
陽

甲匡

浮邱子曰馭世有本我惟時其正君正君有本我惟時其格心清夜不  
謹毋務滯眾古意不蕃毋務施才驕矜不欲毋務化俗愆繆不剔毋務  
成業淺毋以泄深毋以秘淺以泄深乃竊深以秘羣乃惑絲毋以悅進  
毋以怒孫以悅羣乃餌逆以怒羣乃逃易曰亢龍有悔書曰謙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夫亢龍匪福也朽索匪計也毋謂高而无危毋謂盛而无  
替毋謂智而无蠢毋謂勇而无折必思其高又思其危乃馮乃依必思  
其盛又思其替乃戰乃栗必思其智又思其蠢乃弗馳騁必思其勇又  
思其折乃弗威裂日中則昃月盈則缺謙於未然則既修厥職履霜知  
冰踐露知暑心之憂矣則罔敢晏處是故放中度衷以臨之正名育類  
以孚之溫良善下以居之淳耀博大以成之纂其緒班其事昭其文定



其武容其耆老憚其輔拂熟其講貫振其英特剛其批僻棄其垢玩奪其恣睢釋其猜禍斃其密秩其施除其近倖其初是故是非無自妄貴聰明如鏡輕重無倒顛貴中正如秤縱橫無善策貴臣如伊周古今無弱運貴君如堯舜君不伊周其臣故視臣如草芥臣不堯舜其君故愛君如婦寺丈夫愛君以道故去唯阿存訓迪婦寺愛君以私故有將廢無匡抹人材一升一降故丈夫或變為婦寺君心一然一否故婦寺或變為途人是何也始乎匡抹卒乎惶恐始乎惶恐卒乎苟同者君有虛儻臣無骨力也始乎匡抹卒乎揣摩始乎揣摩卒乎詭隨者君有曲實臣無操履也故曰丈夫變為婦寺也始乎將順卒乎嬖辱始乎嬖辱卒乎罷斥者君有大心臣無禮數也始乎將順卒乎謬誤始乎謬誤卒乎糜爛者君有戾節臣無福澤也故曰婦寺變為途人也是故臣道亡他喻喻者賤等者昌君道無他晏晏者危戰戰者康孟子曰責難於君

洋邱子

卷三

五

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責其難君乃思艱乃底厲乃不敢自暇逸閉其邪君乃思閑乃箴乃銘乃不敢自疾於厥心毋謂室幽人將執燭以求執燭以求照厥慙羞毋謂魚潛人將取魚於淵取魚於淵不其慎旃是故金從冶木從繩苦口之藥利於病逆耳之言利於行言天必言人毋天有戒而人悅也言古必言今毋古可則而今成裂也言貴必言賤毋一人貴而羣萬賤也言聖必言狂毋名號聖而底裏狂也言初必言終毋美始基而隳末路也言理必言亂毋席太平而生厲階也言得必言喪毋國將路而工忌諱也言生必言死毋身既槁而藉奇託也如霆如雷振我解緩如虎如冰束我以敢苟握其然毋患其疑苟納其安毋患其移布之昭昭修之冥冥散之九有積之一心是故知人在檢身安民在克己夷大難在制氣嚴至理在虛心洗鳩毒在聳公抑私伐錮疾在遷善改過植紀綱在黜華崇實奠社稷在操本治末

乙匡

浮邱子曰天司員地司方風司鳴麟司走官司事厥理一也表治察屬治暑殺治飢泉治渴官治事厥情一也是故學其學則事其事食其食則事其事學體也事用也食予也事報也體必用用必體予必報報必予雖然體有四缺用有五弛予有六溢報有七難四缺雜何一曰攷古缺智莫燭其由二曰積衷缺定莫牢其守三曰乘氣缺剛莫戰其勝四曰律躬缺雅莫風其羣五弛雜何一曰經常弛於俳笑以小謀亂大作二曰名義弛於妖冶以曲說撓直行三曰法令弛於奸猾以飾是逃真非四曰器局弛於衰淺以短具充長駕五曰材能弛於浮靡以濁質汚清時六溢雜何一曰雜庸生味雜味生濫二曰雜曲生私雜私生濫三曰雜汎生雜雜生濫四曰雜儒生隨雜隨生濫五曰雜寵生驕雜驕生濫六曰雜黷生貪雜貪生濫七難雜何一曰浮文妨要則知植紀綱

洋邱子

卷三

六

之難二曰末術阿時則知舉禮樂之難三曰和光同塵則知作忠義之難四曰持祿養交則知倡勇敢之難五曰神光離合則知通上下之難六曰名實繆戾則知理民人之難七曰精氣否隔則知感天地之難是故君子缺者修之弛者振之濫者汰之難者勸之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修其缺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其爾位正直是與振其弛也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維吉士坎其濫也春秋傳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勸其難也是故不修四缺不可為體不振五弛不可為用不汰六濫不可為予不勸七難不可為報馬食粟也而為人做其千里之勞焉舞學飛也而必驗之九天之上故曰學其學則事其事食其食則事其事也毋學其學急事其事者躁而亡理者也學其學毋事其事者高而亡際者也毋食其食厭事其事者逸而難使者也食其食毋事其事者醜而難名者也醜而難名者猶不耕思穫不

纓思錦也逸而難使者猶鼠有牙牛有角自用而不為人用也高而亡  
際者猶夸泰山而踰於垓矜滄海而溺於溝也蹶而亡理者猶弓不待  
矢車不須御而姑且試之也是故君察臣以兩楫臣赴君以兩符兩楫  
維何一楫曰毋孫于汝志謂之賢毋逆于汝心謂之否昔楚文王有疾  
告大夫曰莞僂犯我以義遠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  
必以吾時爵之中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  
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今若通楚文王之意類乎  
莞僂者蓋尊顯類乎中侯伯者蓋罷黜尊顯一莞僂於以竹百莞僂之  
氣罷黜一申侯伯於以寒百申侯伯之膽此一楫也二楫曰毋暱于所  
親愛謂之賢毋忤於所親愛謂之否昔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  
子居即墨毀言日至吾使人觀即墨田野聞人民給是子不事吾左右  
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觀  
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餓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曰京阿大夫  
及左右嘗譽者今若通齊威王之意類乎毀即墨大夫者蓋昭雪類乎  
譽阿大夫者蓋勸艾昭雪一毀即墨大夫者於以籍百毀即墨大夫者  
之口勸艾一譽阿大夫者於以罷百譽阿大夫者之心此兩楫也兩符  
維何一符曰國不慮不君患不臣臣不慮不今患不古物之妍媸析於  
鏡君之善敗操於輔好荒之君輔以駁雄之臣猶可為也此齊桓公所  
以自彊也好察之君輔以佞衰之臣不可為也此唐德宗所以自蔽也  
下材之君輔以智濟之臣猶可為也此衛靈公所以不喪也中材之君  
輔以闇冗之臣不可為也此明懷宗所以不支也知其臣則知其君知  
其君則知其政此一符也二符曰君能繫於臣道臣道繫於人材人材  
繫於天命天命繫於國脈國脈方張必產賢詰之臣此殷高宗周宣王  
所以中興也國脈方弛必樹庸鄙之臣此漢桓靈唐懿僖所以不振也

浮邱子 卷三

六

國脈雖盛必厭諛悅之臣此秦二世隋煬帝所以速亡也國脈雖微必  
杖幹畧之臣此晉江左宋南渡所以能存也知其臣則知其國知其國  
則知其運此兩符也書曰邦之杌杌曰出一人邦之榮枯亦倚一人之  
慶是故臣道可以扶君可以扶天是何也天道可知而不可知君道可  
恃而不可恃天有時而不愛天下國家故水潦旱乾兵戈盜賊作焉君  
有時而不治天下國家故般樂怠傲恣睢暴戾作焉天在冥冥之中君  
在巍巍之上謂之何哉唯臣也則無可以不愛天下國家之時則無可  
以不治天下國家之時不治天下國家謂之慢臣不愛天下國家謂之  
疑臣慢而不已積為流洄謂之荒臣荒而不已成爲凌夷謂之辱臣疑  
而不已積為榛梗謂之險臣險而不已成爲傾覆謂之亂臣語曰屋大  
柱小可爲寒心於平凡百君子九載九載其毋廢乃致身之義

甲釋

浮邱子 卷三

六

浮邱子曰君子毋敢有蓋世之心毋敢有侈人之心有蓋世之心節必  
漏髮必聾體必致勢必窮有侈人之心天必怒神必凶齒必降禍必素  
大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此名德也名德之不修於是乎夏桀力  
能申鉤索鐵而有南巢之放也矣商辛智足拒諫飾非而首懸太白之  
旗也矣湯開三面之網武除炮烙之刑此仁政也仁政之不講於是乎  
鄭鑄刑書而叔向營其敗也矣晉鑄刑鼎而仲尼料其亡也矣語曰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夏桀商辛則皆蓋世之爲害也叔向仲尼則  
皆明侈人之不可也如之何其勿鑒戒也是故九州之大朝下一令而  
善周徧之謂之騁兆民之多我創一法而盡莫刈之謂之甚智察目前  
而圖後患謂之待苛治元元偪令他尋謂之屏不量彼已擅開費職謂  
之債不校真似橫施術數謂之影除亂太驟求治太急謂之聳捍危不  
能求安不得謂之梗是故君子知寡知眾則知畏知止知行則知慎知

猛知寬則知平知死知生則知正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知畏也夫  
 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知慎也夫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知平也  
 夫禮曰以著其義以考其信知正也夫是故衣袂其衽室雷其隅君子  
 毋敢滿也滿則去夷塗而陷崎嶇風含其味麟肉其角君子毋敢烈也  
 烈則耗元氣而憂思作是故齊桓病在滿此末路所以必折也秦皇病  
 在烈此大化所以竟斬也符堅病在滿此拙舉所以不昌也柴氏病在  
 烈此治理所以太狃也且夫上彌滿則下彌遜上彌烈則下彌恐遜生  
 偽偽生伺生中恐生側生移移生借積生中生借之意以至乎上  
 之前則焉往而不狡猶焉凡有所粉云以成滲漏有所難難以成窒礙  
 有所描畫以成枝梧有所披猖以成紕繆則曰此請於上而后行者也  
 下無能為焉凡有所肥美以饋豔慕有所枯僂以饋辟忌有所擠墜以  
 饋怨毒有所援藥以饋請寄則曰此請於上而后行者也下無能為焉

浮邱子

卷三

凡古先載籍所無而不為詳祖宗彝訓所無而不為詳大君體統所無  
 而不為詳蒸民物則所無而不為詳則曰此請於上而后行者也下無  
 能為焉凡老成者之所非而不為悚兒童走卒所非而不為悚肺腑親  
 戚所非而不為悚草茅儒生所非而不為悚則曰此請於上而后行者  
 也下無能為焉且夫下無能為此三代已降為人上者所樂聞也此三  
 代已降為人下者之老計秘訣也下足恭而不忤上上相中而不致下  
 下不忤上而上之動止起訖在下之計數之中上不致下而下之淺深  
 然充在上之意料之外於是下彌卑而上彌滿彌烈蒙切惑焉未見其  
 可也孔子曰人皆曰予知聖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孟  
 子曰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夫皆曰  
 予知滿之至也而人心之罟獲陷阱亡窮慘之至也惡敢當我烈之至  
 也而一人之外不能敵辱之至也滿生慘慘生剝剝生落烈生辱辱生

憂憂生盡積生落生盡之勢以至於社稷之不血食子孫黎民之不能  
 保則何益之有焉是故君子必是之見毋鄰於執必刺之舉毋鄰於悞  
 必振之積毋鄰於驟必督之愚毋鄰於威謙謙乎其光也肫肫乎其誠  
 也鶩鶩乎其流為羣物之福也嗚嗚乎其致遠人之服也昔魏武侯出  
 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喜色於是趙人拔其黃城矣楚人取其蒲林  
 矣楚莊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憂色於是麋人致其百濮矣陳  
 人致其栗門矣秦二世行督責喜連坐其臣莫不從而阿諛之於是陳  
 涉起於戍卒矣劉邦起於亭長矣漢文帝寬誅諂除肉刑其臣莫不從  
 而匡輔之於是匈奴與為和親矣尉佗去帝稱臣矣繇此觀之武侯以  
 矜夸而失莊王以儆戒而得二世以暴虐而失文帝以仁厚而得羣物  
 以無本而失以有本而得遠人以無度而失以有度而得夫斷港絕潢  
 十日不雨則涸長江大河歷千歲而流不竭一無本一有本也疾風暴

浮邱子

卷三

雨不崇朝而止化日照陽自臨至毫而厄于其下一無度一有度也我  
 聞曰福至有基禍生有胎是故蓋世者身必殃知畏慎者身必祥傷  
 人者國必傷知平知正者國必昌

乙繆

浮邱子曰智者擇官勇者擇術忠者擇任信者擇譽毋擇言而左拾右  
 取以干君王之聽者謂之剽盜毋擇術而斷其性違其時者謂之枉撓  
 毋擇任而處非其據者謂之騰越毋擇譽而挾其詭文回波之妙以震  
 覆羣愚之耳目口者謂之襍謀其在巷伯之首章曰咳兮侈兮成是南  
 箕誠剽盜也夫角弓之卒章曰如響如響我是用憂誠枉撓也夫其在  
 夫之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誠騰越也夫中孚之上九曰翰音  
 登於天貞齒禱謀也夫是故飾智驚愚者材必淺逞先忘卻者氣太  
 張玷國榮軀者心乃喪血人肥己者理豈長是故君子靜必思天地動

必思民物與天地相離者君子毋著之慮而舉擬之與民物棟榱者君子毋盡之事而趨名之是故君子得君必思政得眾必思德凡室室而不可為政者君子毋釣於君而倡於朝凡園莽而不可為政者君子毋處於眾而令於野是故君子有本有識則思其成無本無識則思其死成則身之非也死則身之殃也是故君子其成也則思其世之隆其死也則思其世之替隆則一代萬代之榮也替則一代萬代之辱也是故隆替操於一人是非敢於一言夫差敗越而不威宰嚭一言悞之也懷王入秦而不反子蘭一言悞之也漢危於七國羅錯一言悞之也晉裂於劉淵王渾一言悞之也宋元祐變為紹聖楊畏一言悞之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言而不智不如審事言而不仁不如治心不智不仁有生之畜猶狂以悲執掇其非是故處不可以為馬蛇不可以為龍輻破軸損毋載物股舉屢急毋出門於乎

浮邱子 卷三

悔之乎末孰與慎之乎前阿之乎愚孰與賢之乎賢有賢而識之晚有愚而弗思其反消長之大凡古今之大塞也是故君子握理小人握勢君子握理而兼握勢則君子勝小人握勢而君子末如之何則小人勝太公能勝狂者華士則誅之子產能勝鄧析則誅之孔子能勝少正卯則誅之諸葛亮能勝馬謖則誅之其諸君子而有威斷者與陳蕃賈武幾勝曹節王甫而卒不勝桓彥範張柬之幾勝武氏之黨而卒不勝其諸君子而無機括者與直如汲黯張湯勝之功如周勃爰盎勝之賢如張九齡李林甫勝之忠如裴度皇甫鏞勝之智如寇準丁謂勝之勇如岳飛秦檜勝之其諸君子而有人事無天幸者與雖然有人事無天幸者此憤激之說也有人事則必有天幸者此安定之說也有勝理無勝勢者此庸軟之見也有勝理則必有勝勢者此挺特之見也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故君子毋與小人割其勝是乃

所以勝之也且夫富貴聲華以為盛也小人往往得其邱山君子往往得其一毛君臣驥藉以相與也小人往往得其年代君子往往得其一賦以為邱山之多勝一毛之少年代之久勝一賦之速乎是大不然小人之邱山莫土也君子之一毛理美也小人之年代積光也君子之一賦嘉會也知莫土不如理美則知邱山不勝一毛矣知積光不如嘉會則知年代不勝一賦矣昔孔子為委吏則料量平為乘田則畜蓄息遠由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三月而魯大治夫委吏乘田小之云爾三月僅之云爾若乃梁冀一門三后袁紹四世三公則皆為世訕笑矣孰與委吏乘田泰而能事其事雖賤而不取讓邪李林甫相唐十九年秦檜相宋亦十九年則皆為其宗社矣孰與攝相三月外舉職都之賤而內蒸男信女順之化邪此邱山不勝一毛年代不勝一賦之說也且夫君子之困頓枯寂則何滙洙之有以為一毛之少一賦之速乎

浮邱子 卷三

乃至造物憤憤有時而併不與君子以一毛一賦之命乃至當道揮揮有時而併不分君子以一毛一賦之利乃至老成臆懼欲助君子以一毛一賦而能無成乃至羣小狙擊見君子垂得一毛一賦而疾起攫奪然而君子亡損也昔孟子之時兼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孟子游歷齊梁所如不合故其言曰天下有違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良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又曰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夫孟子之謂古制為其足以洗天下之真土云爾孟子之謂德為其足以制天下之積光云爾是故君子雖不得其一毛也乃其可以為理美毋為莫土者自在也乃其可以勝小人之邱山者自在也雖不得其一賦也乃其可以為嘉會毋



浮邱子曰君心也民賊也國擔也民筋力也肢體衰則心懼筋力

輒則擔廢弛凡將定國毋使怨集凡將理民毋使德偏怨集兵德偏

成訟成兵不祥成訟不厚是故君子仁為經義為緯民為本天為則四

海為一家萬眾為一體遐邇為一軌肥瘠為一情愛之至也均之至也

愛之至如春均之至如夏春生也夏長也以生物為心德必大以長物

為心道必公毋文秀者拔擢之而推魯者飢枯之毋狡黠者醉飽之而

忠厚者寬抑之毋切近者拊循之而疎迷者棄賈之毋安樂者姑息之

而忠難者刻厲之毋勤劬者迫促之而游手者寬免之毋老弱者駢率

之而壯丁者脫逃之毋膏腴者薄征之而窪下者重賦之毋豐盈者類

與之而荒歉者歲取之是故制民產莫如均取民利莫如均寬民力莫

如均重民事莫如均揀民急莫如均去民害莫如均詢民瘼莫如均察

民材莫如均其在小雅大東之詩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祭

祭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求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刺不均也其在大雅

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美均也是故保民莫

如均衛國莫如均爾乃一念之私隱忌壅蔽施為榛梗流為詭譎蒸為

淫風激為怒雷鼓為妖孽勃為寇盜慘為幽逼亟為破亡豈非不均之

故以不能保其民而衛其國乎爾乃一念之公旁皇周挾存為槩矩措

為聲教滂為膏雨鬱為卿雲光為山川和為神人普為尊親垂為久大

豈非均之故以能保其民而衛其國乎爾乃一念之私隱忌壅蔽雖其

民井里桑麻無恙也俄而訛言至矣俄而亂本成矣雖其國親戚上下

無恙也俄而外莠乘矣俄而內孽作矣豈非不均之故以至於不能民

其民而國其國乎爾乃一念之公旁皇周挾雖其民水潦旱乾不絕也

俄而安集之矣俄而宴樂之矣雖其國盜賊兵戈不絕也俄而殲除之

矣俄而駭去之矣豈非不均之故以能民其民而國其國乎書曰撫我則

后虐我則仇是故能信國莫如民能衛國莫如民仁可使之悅義可使

之與均可使之登安可使之馴是故君子毋種察察毋損斷斷毋擅嘗

嘗毋擅逐逐其惟設乃中威乃和廣乃嘯吹深乃浸漬厚乃包裹妙乃

指麾予乃便宜度乃幽隱蘇乃疲困揭乃障塞女乃近便詳乃遠慮爾

乃小苗備乃大患善乃政同乃俗致乃治享乃休

甲私

浮邱子曰君子毋私作毋私止毋私與毋私奪君子有私作則有十債

有私止則有八帶有一私與則有十濁有一私奪則有八苛十債維何一曰

離經作智債於巧二曰任性作勇債於敢三曰貪天作功債於盈四曰

賣人作名債於浮五曰遠東作巨債於六曰匿獨作細債於悒七曰席

勞作艱債於駘八曰蕪心作樂債於姪九曰味幾作唱債於駢十曰寡

慮作應債於末八帶維何一曰聞大輒止帶於道二曰畏難輒止帶於

事三曰料遠輒止帶於方四曰覽紛輒止帶於勢五曰蓄疑輒止帶於

識六曰積息輒止帶於才七曰引嫌輒止帶於氣八曰掄安輒止帶於

衷十濁維何一曰阿其意則與是為濁於甘二曰同其調則與是為濁

於便三曰相其肥則與是為濁於濁四曰鈞其譽則與是為濁於虛五

曰矜其能則與是為濁於夸六曰駢其辯則與是為濁於狂七曰遷其

傲則與是為濁於虛八曰多其黨則與是為濁於羣九曰護其寵則與

是為濁於側十曰坊其毒則與是為濁於偏八苛維何一曰己所猜則

奪是為苛於察二曰眾所統則奪是為苛於聽三曰天所鍾則奪是為

苛於厲四曰物所矜則奪是為苛於蒙五曰忠所將則奪是為苛於慘

六曰直所震則奪是為苛於橫七曰跡所誣則奪是為苛於比八曰心

所怒則奪是為苛於斥君子去私作然後無十債去私止然後無八帶

去私與然後無十濁去私奪然後無八苛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斯三者何謂也黃農以此傳之堯舜堯舜以此傳之湯武湯武既沒此道不傳是故商之興也於書有之曰天乃錫王勇智表萬邦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言無私作止也私與奪也及其衰也於詩有之曰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與是力又曰女怨然于中國欽怨以為德言私作止也私與奪也周之興也於書有之曰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又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言無私作止也私與奪也及其衰也於詩有之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又曰有鸛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言私作止也私與奪也是故唐虞夏商以暨于周則公私一大界限或由周以前無私而敦龐者是為皇無私而寬裕者是為帝無私而調壹者是為王由周以後公衰以私私樹以公者是為霸削其為公豐其為私者是為強強霸之迹公私參半者是為漢祖唐宗騎驪之炎公私勿問者是為浮邱子

為秦政陷場不霸而好用私使公者是為孟德仲達不疆而橫用私使公者是為拓跋蒙古我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是故公私大界限古今大氣數也古今大氣數朝廷大輿鑑也是故結為心術形為事體據為意見唱為風氣其莫如私乎欲調事體而弗浣心術猶立柱木而奠其景之直也欲德風氣而弗芟意見猶航斷流而奠其行之駛也語曰鳥托巢於叢人寄命於公是故公猶鏡也私猶刃也觀如無鹽毋怒於鏡謂其因物以付也擊如嬰兒有戒於刃謂其血人於嬉也是故君子鏡人者也不刃人者也雖不純乎鏡而知磨洗者也斷不日操其刃而大披猖者也是故聖而上泰而古者無它焉公而已矣狂而下否而今者無它焉私而已矣且夫公私以心為政心以我為政我以事物之理為政事物之理以天地之中為政如之何其格慢也是故君子去私作在度義去私止在竦神去私與在律己去私奪在樹人

乙私

浮邱子曰君子處內以制外處外以維內處大以馭小處小以事大體則然也君子處內無私外處外無私內處大無私小處小無私大理則然也是故先王宰世服物為之等威以著其體為之訓戒以著其理周官之言曰以公威私民其永懷左氏之言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者不可以隱於私正國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是故私者先王之所不齒而君子之所毋敢出也內私其外於敬孰外私其內於忠孰大私其小於義孰小私其大於禮孰君子於敬毋敢孰於忠毋敢孰於義毋敢孰於禮毋敢孰是故處內不私於其外者七處外不私於其內者七處大不私於其小者九處小不私於其大者九所謂處內不私於其外者七何稽焉毋與宗族親戚之驥相為首尾也不私一毋與朋友故舊一表一裏也不私二毋好以朝廷端委告人也不

私三毋探主上所心重所心疑微示之意以實恩卸怨於其諫也不私四毋招納財賄外以虛談恐惕而內肥其實也不私五毋標已寵榮溢其詞以牢籠百物也不私六毋請寄咨來因而關白之以實其諾也不私七毋庇宗親是故君子未嘗濶而不直毋護朋舊是故君子未嘗曲而不伸毋說端委是故君子未嘗泄而不備毋校恩怨是故君子未嘗得而不中毋叢財賄是故君子未嘗穢而不法毋挾寵榮是故君子未嘗驕而不學毋私請寄是故君子未嘗熾而不力且夫溺而不直心之阱也曲而不伸事之鄣也泄而不備禍之萌也猾而不中奸之兆也穢而不法恥之衰也驕而不學德之裁也熾而不力情之蠹也心阱故損事鄣故塞禍萌故債奸兆故賊恥衰故賤德裁故喪情蠹故置其於敬也不既缺乎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言敬之弗可以已也敬則心無阱事

無邪禍無明奸無兆恥無衰德無裁情無強君子曷其奈何以私廢事  
所謂處外不私於其內者七何稱焉毋謂遠方恐邪借聲勢以為虻蚋  
蟻子之授也不私一毋政聲終盤與論讓屬姑飾廷評以文其愆也不  
私二毋有所甚難有所甚嗜未由款於人主之前而密結左右親信以  
爲之說也不私三毋剖百姓之脂膏以啖腐紳士族而博其譽也不私  
四毋夸其封內之事以欺於王庭而據其勳伐也不私五毋暑於政事  
而詳於書記也不私六毋薄於酬主之恩而厚於交游之好也不私七  
毋倚勢援是故君子未嘗柔而不樹毋飾廷評是故君子未嘗苟而不  
實毋事左右是故君子未嘗詭而不倫毋餌士族是故君子未嘗巧而  
不仁毋獲勳伐是故君子未嘗侈而不養毋繁書記是故君子未嘗瑣  
而不親毋貪交好是故君子未嘗奢而不尊且夫柔而不樹志之雙也  
苟而不實名之殃也詭而不倫法之反也巧而不仁物之毒也侈而不

浮邱子

九

養度之也也項而不親神之耗也替而不尊柄之落也志擊故夷名殃  
故裂注反故廢物毒故慘度地故始神耗故流柄落故微其於忠也不  
既歎平書曰欽哉往教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雖爾  
身在外乃心同不在王室此言忠之弗可以已也忠則志無雙名無殃  
法無反物無毒度無地神無耗柄無落君子曷其奈何以私廢事所謂  
處大不私於其小者九何稱焉毋肥其密運之人而實羣智羣勇之枯  
稻於不問也不私一毋善面諛而遁厥中藏也不私二毋一事中程而  
並舉其力弗能往名弗能受者以許可之也不私三毋以一人之譽信  
之以一人之毀疑之也不私四毋聞豪傑抗慨之言與所識縮胸者中  
止之舉禮義廉恥之事與志心從好者並進之也不私五毋以才能氣  
傲先人俾左右弗敢據理而爭也不私六毋外隆禮而內嫉其所弗如  
也不私七毋有所曲折之故而使令之密其囑而倒授人以柄也不私

入毋借他人之柄以拔擢其所私之人弗撥其誘而又市其恩也不私  
九毋肥密運是故君子未嘗仰而不廣毋納諛諛是故君子未嘗憲而  
不察毋縱許可是故君子未嘗剛而不詳毋雜毀譽是故君子未嘗游  
而不斷毋撓進止是故君子未嘗頑而不修毋逞才辨是故君子未嘗  
復而不孫毋蓄懷忌是故君子未嘗險而不白毋說使令是故君子未  
嘗淫而不清毋市私恩是故君子未嘗幻而不居且夫徇而不廣違其  
眾也恣而不察封其愚也剝而不詳濫其與也游而不斷喪其從也頑  
而不修畔其正也慢而不孫傷其和也險而不白裂其素也淫而不清  
削其望也幻而不居輓其狀也連其眾故詭謀集封其愚故紕繆成濫  
其與故濟事難襄其從故孤行梗畔其正故條理難傷其和故意氣橫  
裂其素故心腹腐削其望故丰采卑輓其狀故風俗亂其於義也不既  
缺乎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言義之弗可以

浮邱子

十

口也義則無違於眾無封於愚無濫於與無喪於從無畔於正無傷於  
和無裂於素無削於望無輓於狀君子曷其奈何以私廢事所謂處小  
不私於其大者九何稱焉毋炫於崇高而心生其艷也不私一毋見同  
人有所援繫以達而師其智矜其捷也不私二毋以直取詬晉於前而  
用朋輩揣摩之說支離補苴於後也不私三毋藉其許可恃其密運披  
瀝膽肝以遊吾道之行也不私四毋偪於階級借於職分不擇精汚美  
賤惟其所縱送指麾而不吾重也不私五毋咕囁耳語而握輒其心計  
也不私六毋聞其中所不樂之情繼我威儀以辟之其中所甚便之計  
而割天下名分以隨之也不私七毋公予公取而有所歸德以厚其說  
已也不私八毋病其不我信從而計漸左氣漸悲也不私九毋豔崇高  
是故君子未嘗奪而不勝毋矜剛捷是故君子未嘗爭而不恭毋涉揣  
厚是故君子未嘗變而不常毋妄披瀝是故君子未嘗躁而不安毋任



指麾是故君子未嘗婉而不特毋墮既亂是故君子未嘗鄙而不類毋  
 割名分是故君子未嘗順而不經毋求德說是在故君子未嘗感而不情  
 毋中氣悲是故君子未嘗憾而不樂且夫奪而不勝弱其極也爭而不  
 恭凌其節也變而不常或其宗也躁而不安遷其時也死而不特到其  
 剛也鄙而不類包其羞也順而不經露其敢也感而不情浮其分也憾  
 而不樂忘其本也弱其植故不可以成象凌其節故不可以鎮物感其  
 宗故不可以崇德遷其時故不可以赴幾到其剛故不可以純氣包其  
 義故不可以洗心露其敢故不可以衛躬浮其分故不可以成交忘其  
 本故不可以造大其於禮也不既執乎書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非正人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臧此言禮之弗可以已也禮則無溺於植無凌於節無惑於宗無  
 遷於時無對於剛無包於羞無露於敢無浮於分無忘於本君子易其

浮邱子卷三

三

奈何以私廢禮是故敬者所以專壹之也忠者所以光白之也義者所  
 以利導之也禮者所以從容之也處內莫如專壹處外莫如光白處大  
 莫如利導處小莫如從容處內毋私外其惟慎簡公孤卿尹處外毋私  
 內其惟慎簡州牧侯伯處大毋私小其惟慎簡六官之長處小毋私大  
 其惟慎簡百僚之屬我聞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是故君能聖能  
 斷則臣知謹知懼知謹知懼則亡敢即于姪非是故公孤卿尹專壹其  
 敬則陰陽和而風雨平州牧侯伯光白其忠則草木蕃而河嶽靈六官  
 之長利導以義則風範端而體用明百寮之屬從容以禮則血氣調而  
 賢才成是故塵埃不滌風服不新沙淤不捐厥波不澄內不伐私風雨  
 不平外不伐私河嶽不靈大不伐私體用不明小不伐私賢才不成四  
 私不伐政乃稅據四私伐一積陋漸張四私伐半有否有賊四私  
 美惡攸并四私盡伐君子之昌

浮邱子卷之四

益陽湯鵬海秋著

儒解上

浮邱子曰儒其腐乎瑣碎乎福而迫乎奇而弗法乎是不然矣其精  
 尺必嚴頭步必謹不登高而臨深不旁行而曲立不參耦而比周不隱  
 忌而牽蔽則利方為員者以為腐爾其持重有度縝密有理遇事詳其  
 首尾取勢度其緩亟測天求其善敗與人揆其離合則宥往疏越者以  
 為瑣碎爾其據理若城之堅也論事若干將之銳也折奸邪振聾昧若  
 雷霆驅而應律擊也生乎其心而不可塞發乎其言而不可到作乎其  
 色而不可轉則多智韜情倚違於世者以為福而迫爾其上下古今而  
 得其概好學深思而知其歸非其書不以名非其道不以聞非其主不  
 以贊非其徒不以傳則坤下備俗多怠好忌者以為奇而弗法於乎取  
 毀銷金羣輕折軸其所漸劇然也風胡識劍魯般量材其所別白然也

浮邱子卷四

四

是故彼之謂腐吾之謂正也彼之謂瑣碎吾之謂老成也彼之謂福而  
 迫吾之謂炯而介也彼之謂奇而弗法吾之謂可與造大也且夫修其  
 實焉而易其名焉坐令儒者之心骨銜冤儒者之不幸也修其實焉而  
 誅其名焉坐令儒者之族類紛逃非特儒者之不幸也修其實焉而予  
 其名焉於是儒者之心骨俱快儒者之幸也修其實焉而風其名焉於  
 是儒者之族類偕來非特儒者之幸也焉有君子而仰眾人之見以儒  
 相詬病為邪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又曰藜藿蒼蒼  
 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此言君子之致慙慙於儒也雖然神龍  
 不能藏乎深淵以其與雲雨澤萬物也蒼鷹不能就乎樊籠以其逐鳥  
 雀而退不祥也今眾入競尚用而儒者或無用於世則奚為乎是又不  
 然矣眾人之用以其九積九積斯有九盡儒者之用以其九積九積斯  
 有九成九盡云何一日積頑蠢性二日積陋蠢學三日積愚蠢智四日

積貪遠仁五日積慈遠勇六日積節遠忠七日積反遠信八日積禮遠  
禮九日積姪遠樂積頑遠靈性於是恢悅狡得壽宇鬼瑣之病作而天理  
衰積陋遠學於是庸欺驚散偃蹇憂糾之病作而人才落積愚遠智於是  
是薄猶督儒之病作而是非差積貪遠仁於是汗沒突盜之病作而利  
害奪積意遠勇於是便嫚綽約遷延蹉躐緣循偃快廢墮踟躕之病作  
而正氣萎積飾遠忠於是巧劬佞悅齊給之病作而其意竭積反遠信  
於是備離離踣倚掎伺詐嚙喋苛事之病作而禍機熾積遠靈禮於是  
譏諷縱脫物亂芒軋琅湯淩驟宵沒輕僂之病作而榮矩裂積姪遠樂  
於是滔助奇麗流辟衰散庫濕重遲之病作而風尚非此九遠者聖賢  
之所羞而帝王之所厭惡也九成云何一日積性成聖二曰積學成賢  
三曰積智成慧四曰積仁成愛五曰積勇成斷六曰積忠成實七曰積  
信成名八曰積禮成儀九曰積樂成傲積性成聖於是因心為則必符

於古積學成賢於是因時為制必利於今積智成慧於是是非好醜必  
從其類積仁成愛於是矜寡孤獨必得其所積勇成斷於是開閉張歛  
必由於己積忠成實於是個欵樸絮必獲於君積信成名於是慷慨獨  
達必諒於友積禮成儀於是整齊畫一必理於政積樂成傲於是順成  
和動必化於民此九成者聖賢之所尚而帝王之所拜求也君子既知  
九遠之惡又知九成之美焉有後儒者之用而先取人之用邪以弱艸  
之萎當于似之木短長不待辨也聽巴人生其舞蹈不如白雪之音也  
狐狸雖捷不如虎豹能罷之力也電鳴蟬噪不如靈蔡然然而吉凶明  
白也焉有君子不儒者之用而取人之用邪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  
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  
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此言君子捨儒不可以立於

人上也雖然使儒者執事權之總居號令之首敢皆疑其不可使儒者  
容與乎文雅之林擲擲乎故實之窟以備顧問以資潤色則眾皆信其  
可乎是又不然矣且夫儒者非備顧問資潤色之謂其謂儒風一盛一  
衰國勢隆替之始也儒禮一敬一怠君德聖凡之別也儒術一正一衰  
事理純駁之幾也儒指一同一異人物高下之路也君子於儒風也沐  
浴以新之醜醜以深之扞舞以神之云胡不盛君子於儒禮也左右以  
趨之誠信以將之始末以要之云胡不敬君子於儒術也博而遊之約  
而守之察而精之循而安之云胡不正君子於儒指也闢其性始以親  
之綜其師承以括之廣大精微以極之依乎中庸以得之云胡不同是  
故儒風盛則國勢昌矣儒風衰則國勢路矣儒禮敬則君德修矣儒禮  
怠則君德魯矣儒術正則事理和矣儒術衰則事理壞矣儒指同則入  
物壹矣儒指異則人物雜矣是故殷之德所由以衰弗耆長以逞非度

也周之德所由以興用吉士以相國家也齊之風所由以舊尚功利而  
喜誇詐也魯之風所由以淳守文物而多君子也秦之祚所由以短燒  
詩書而坑儒生也漢之祚所由以長悖經典而興文治也晉之俗所由  
以濁祖莊老而墮虛無也宋之俗所由以清師孔顏而扶學脈也天無  
日月則闇無四時則儲地無華嶽則削無河海則枯人無布帛則凍無  
菽粟則飢儒之為繫於世益猶是也是故雖其妍也而不實乎儒君子  
必誅之雖其醜也而近乎儒君子必予之梁武之博而君子弗奉為載  
籍之功臣隋煬之麗而君子弗奉為文章之司命則不實乎儒之罪也  
拓跋之陋而君子弗歿其修明古制之材紫古之橫而君子弗歿其鼓  
舞儒林之意則近乎儒之功也凡不實乎儒而罪者觀乎梁武隋煬可  
以誡矣乃至以臆說為便以載籍為不足師以俗狀為工以文章為不  
足美抑又梁武隋煬之不若也可以駭矣凡近乎儒而功者觀乎拓跋

蒙古可以進矣乃至以權奇為中以古制為不必復以禮數為贅以儒  
林為不必尊抑又拓跋蒙古之不若也可以魏矣是故國勢可昌而不  
可踏也則儒風可盛而不可衰也君德可修而不可嘗也則儒禮可敬  
而不可忘也事理可利而不可壞也則儒術可正而不可衰也人物可  
壹而不可雜也則儒指可同而不可異也是故君子於儒不可以毋辨  
辨儒然後得儒得儒然後崇儒崇儒然後公儒之用於天下公儒之用  
於天下然後儒之能事畢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  
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此言君子鋪陳儒之能事為世利賴也毋苛儒以其細毋  
攻儒以其忽毋誣儒以其所不為毋僭儒以其所不能毋逐簿書錢穀  
之繁刺儒之簡毋借左右使令之長形儒之短毋薄閱覽博物之名玷  
儒之雅毋笑正心誠意之說裂儒之素毋恃己功不與儒平毋匿己過

浮邱子 卷四

不與儒見毋忤於積不與儒箴毋怯於驟不與儒特毋回從儒而退違  
之毋心然儒而口非之毋朝聞儒而夕忘之毋心從儒而老厭之毋料  
儒之所到小其規摹毋抑儒之所先傷其邁往毋使愚者用儒儒不用  
愚毋使貴者治儒儒不治貴毋使九州八極流儒之譽爾乃塞其兩心  
之歡毋使千齡萬代廣儒之傳爾乃隘其一時之傲毋使儒用去留卜  
人事毋使儒用生死爭天命毋使儒危毋使儒辱毋使儒帶毋使儒廢  
毋使儒蝨局毋使儒帶芥毋使儒懣墨毋使儒輒張毋使儒拘怒毋使  
儒煩愴毋使儒顛頷毋使儒惛惛毋使儒肥於道而膏於養毋使儒智  
於術而難於遇毋使儒立於獨而午於眾毋使儒黠於古而賤於今詩  
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又曰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言君子致其始終不貳之好於儒也於乎  
君子之於儒也其至矣夫降其禮數顯其倚杖廣其功微結其精神此

存乎君子者也上不自負君中不自負學下不自負民此存乎儒者也葉公好  
龍惟其假伯樂相馬惟其良是故君子必為伯樂毋為葉公儒者必為  
伯樂之良馬毋為葉公之假龍然後可哉

儒解中

浮邱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帝王而儒者乎皋夔伊傅周邵輔相而儒者  
乎孔曾思孟聖賢而儒者乎箕婁儀秦老莊楊墨賊儒者乎荀卿董仲  
舒楊雄王通韓愈為功於儒者乎叔孫通儒而賤者乎公孫宏儒而詐  
者乎匡張孔馬儒而佞者乎王安石儒而復者乎司馬光儒而任者乎  
周程張朱儒而庶幾聖庶幾賢者乎則嘗端居而思焉曰諱道之不明  
也公孫宏無乃為漢儒之罪人乎道之不行也王安石無乃為宋儒之  
罪人乎公孫宏為漢儒之罪人何權焉自周衰而秦橫於是燒書坑儒  
之禍作賴漢之興洗秦之非故儒初盛而宏之儒初得君使其揮討詩

浮邱子 卷四

書六藝之遺文周知全體大用之設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晦而復章  
皋夔伊傅周邵之勳陸而復振孔曾思孟之學絀而復伸豈不誠善乎  
爾乃以詐取說其主而仲舒之儒不容於孝武之朝矣爾乃以詐流酒  
成風而匡張孔馬之儒不自樹立於奸雄之側矣是故詐不可以為儒  
之倡也是故仁經義緯之指從此斷也於乎是指也斷於李斯之毒儒  
以媚秦皇又斷於公孫宏之飾儒以苟漢武秦皇本輕儒而斯媚之故  
秦皇不足惜斯不足惜漢武本重儒而宏苟之故漢武最可惜宏最可  
惜也故曰宏為漢儒之罪人也王安石為宋儒之罪人何稽焉自漢衰  
而魏晉隋唐於是信理傷教之習成賴宋之興思古之治故儒最盛  
而安石之儒最得君使其闕見天地萬物之本原培養天下國家之元  
氣上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告其君中以堯舜伊傅周邵之助致其身  
下以孔曾思孟之學率其羣豈不誠善乎爾乃以復擅作功利而司馬

之儒不容於神宗之朝矣爾乃以復枉撓學術而周程張朱之儒不能  
 自伸其道德之氣矣是故復不可以為儒之總也是故內聖外王之微  
 說此斷也於乎是微也斷於魏晉隋唐之儒少而吾道之枝葉多又斷  
 於宋之儒多而朝廷之把握少魏之咎在浮靡晉之咎在虛無隋唐雖  
 有王通韓愈其人而道不盛說又不行故魏晉隋唐不可以三代而不  
 三代不足惜宋之咎在王安石主其一而奴其百豐其事而弱其本安  
 石負宋宋不負安石者宋不負安石又負不安石者故宋可以三  
 代而不三代最可惜也故曰安石為宋儒之罪人也詩曰條其敷矣遇  
 人之不淑矣是豈不為失於非人者哀矜懲創之矣乎雖然漢宋已降  
 罪人孔多獨宏乎哉則嘗端居而思焉曰諒君子所惡於宏之詐者匪  
 漢已耳無乃為萬世之罪人乎所惡於安石之復者匪宋已耳無乃為  
 萬世之罪人乎宏之詐為萬世之罪人何稽焉蓋是宏之沒以暨於斯  
 浮邱子 卷四

浮邱子 卷四

將毋同爾乃學不足以折天人辨王霸於是乎賈恭儉以成其美材不  
 足以安人民利後嗣於是乎飾節操以固其榮與宏之位在三公奉祿  
 甚多而為布被食一肉也將毋同爾乃收名流以為謀議信術士以為  
 棊拈結年少以為羽翼召武勇以為爪牙與宏之起客館開東閣以延  
 賢人也將毋同故曰宏之詐為萬世之罪人也安石之復為萬世之罪  
 人何稽焉蓋自安石之沒以暨於斯爾乃雜涉書傳而不聯於首尾盡  
 知文義而不詳於本末傳會經訓而不徹於表裏蠢動君聽而不覈於  
 名實挾持國是而不熟於緩急濫膺時譽而不量於能否與安石之好  
 學而泥古大言而欺主也將毋同爾乃信成跡而不闕其疑執偏見而  
 不求其通逞大心而不嫌其敢駕虛談而不顧其敗與安石之天變不  
 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師也將毋同爾乃身佩禮樂而進市肆之  
 術於朝廷口道仁義而行括克之累於百姓富可藏國而奪山海之利  
 浮邱子 卷四

而毒世者無已時矣乎且夫火熾而積其薪塵布而揚其燥宜其滋甚不可復理也唯儒亦然自老莊楊墨雜而道不明矣自公孫宏之詐而罪又浮於老莊楊墨矣自筭晏儀秦雜而道不行矣自王安石之慘而罪又浮於筭晏儀秦矣自天下以容說為風尚不師古之儒而師公孫宏之儒矣自師宏者欺詐乃過之而罪又浮於宏矣自天下以功利為經濟不師古之儒而師王安石之儒矣自師安石者貪復乃過之而罪又浮於安石矣於乎宏之病近陰而師宏者陰又生陰焉安石之病近陽而師安石者陽不成陽焉陽不陽其人狂其人狂則其政狂其政狂則其國狂陰生陰其人晦其人晦則其政晦其政晦則其國晦國狂則必先梗於外後潰於內國晦則必先潰於內後梗於外於乎文儒而不儒之盡則必外梗內潰然後已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虺亂庶遄已豈不望於崛起之英矣乎是故君子治詐以醇治復以通爾

幸耶子

乃言不違夷行不離則名不震物實不私已入不蹈寂出不逐尊高不悔亢卑不差懦欤欤乎其實也懷懷乎其恭謹也職職乎其不眩於物而愉愉乎其有以自得也是謂醇儒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非醇儒而能若是乎爾乃可與道古可與宜今可與循常可與馭變可與樹賢可與鉏奸可與守約可與理繁局局乎其察也井井乎其不替亂也翹翹乎其拔於儕俗而恢恢乎其百舉不過也是謂通儒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非通儒而能若是乎是故鄭璞之與周寶魚目之與隋珠罷牛之與騏驎蜥蜴之與神龍則有問矣醇儒之與詐儒通儒之與復儒更有問矣而惜乎儒之為世詎病久矣積病生憤積憤生混消積混淆生武斷積武斷生威裂以為儒則必詐爾必復爾惡賭所謂醇邪通邪升邱陵而不能望遠則曰雖有泰山吾不欲觀之矣航斷港絕潢而不能至於海則曰天下

本無海焉於是因其詐者極其醇者因其復者極其通者因其儒而不儒者極其儒而庶幾聖庶幾賢者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乎哉

儒解下

浮邱子曰乾坤一儒不儒之運也古今一是非之場也凡為儒者毋言我是而眾咸信毋言物非而眾咸降毋言道降而眾咸敬毋言世汚而眾咸悽此儒之盛也下此則不得不以儒之是非戰一代且以儒之是非戰千代萬代而以儒為病者則更孤其心虎其翼蓋其目驚其舌以不儒之是非戰儒於一代且以不儒之是非戰儒於千代萬代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是故儒者常退不勝而不儒者常悍然其勝之推不儒者之所以悍然其勝之易故也則有庸庸之說則有枝離之說則有狂蠱之說則有福小之說則有猜忌之說則有詭秘之說庸庸之說維何昔齊景公以尼谿田封

浮邱子

孔子晏嬰進曰自大賢之息周禮既衰禮樂缺有問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於乎此庸庸之說也而天下後代以襍施條教號令為經濟而怪道德不適於用以粗了簿書錢穀為材桀而歎禮樂不可復與以趨營時好弋取羣譽為不偏不易而薄譚古昔稱先王迂濶而遠於事情入朝而惟恐其不靜者因之矣枝離之說維何昔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於乎此枝離之說也而天下後代不學無術而膺君父之重寄目不知書而享人世之殊榮觀書識字動輒錯繆而濫宰輔之私心薦剡俾朝廷之名器冗濫者因之矣狂蠱之說維何昔李斯言於秦臯曰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如

此弗禁則王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於乎此狂蠱之說也而天下後代與中禁貴人度其然否弗亮其衷以成公道與薦紳先生角其異同弗降其容以就名理與簞道肩持風議者申其禁錮弗寬其典以羅織天下善類且飽其毒以剗削斯文元氣者因之矣編小之說維何昔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漢皇馬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於乎此編小之說也而天下後代泥祖宗之陋制而廢己造大則不能唾聖語之成言而飾非拒諫則甚便於薄伎之勝人而流為國勢民風則成衰末騁私智之不然而及於子孫黎民則生厲階者因之矣猜忌之說維何昔孔融名重海內與禍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曹操遂收融并妻子皆殺之於乎此猜忌之說也而天下後代聞一非常之原則心生緯繆見一不世之材則力出擠排法聖賢而立於朝則嘗其為偽學抱遺文而適於野則疑其倡流言者因之矣詭秘之說維何昔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於乎此詭秘之說也而天下後代搜羅瑣屑以資獻納而典謨訓誥不以聞阿諛太平以賣容悅而水旱兵戈不以告左右使令以伺其出入而老成威重不與其間是非摧錯以移其愛憎而師儒宿望頓生其蠱者因之矣於乎是六說者因之不如勝之勝之不如化之化之維何曰以儒之真邊幅化庸庸以儒之真脈落化枝離以儒之真旨趣化狂蠱以儒之大規摹化編小以儒之大眷屬化猜忌以儒之大氣槩化詭秘是故體如山岳用如雷電望之不見即之不斂真邊幅也直如繩墨諧如角官橈之不亂理之不空真脈落也味如醴泉輝如理美釋之不能珍之不已真旨趣也倡如鳳鸞導如麟踪當之不讓出之不窮大規摹也過如一軀遠如一堂厥聲以實則莫不滅大眷屬

也卷如尺寸放如尋丈斯代斯人則指諸掌大氣槩也真且大則不儒者雖勝之惡在其為能勝之惡在其久而不能化之是故不儒者常勝而不勝儒者常不勝而勝且夫不勝而勝者能自治也能自勝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言自治也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媿饑寡不畏彊禦言自勝也自治然後治人自勝然後勝人能勝然後能化能化然後儒之能事畢雖蠻貊之邦可行也州里云乎哉雖千輪萬代之久不衰也一曠云乎哉

直解上

浮邱子曰太上曰純直其次曰勁直又其次曰瑣直又其次曰飾直所謂純直者學足以辨義利之閑道足以繫天人之脈未進主敬之既進主倚杖之未言主信之既言主歡忻之爾乃益其所無則主不以爲驕爾乃破其所執則主不以爲懸爾乃探其所諱則主不以爲伺爾乃扼

浮邱子卷四

其所勝則主不以爲偏爾乃洗其所習則主不以爲刻其事印乎其言炤炤如也其言傳乎其心怡怡如也其片語單詞近裏著已融一人於其中而熄千百人之交口聚訟於其外廣廣如也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純直以之所謂勁直者理足以塞羣枉之路氣足以扶眾正之標言足以吐風霜之稜至有愆謬則面折之而無能阿臣下有兇擅則以身挺擊之而無能辟巧令孔壬有羽翼則建議掬除之而無能容宦官宮妾俳優侏儒有指使則大聲暴白之而無能匿於乎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干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爾乃以主之聖狂爭故翊翊乎閉其邪也爾乃以民之利病爭故磴磴乎吐其實也爾乃以國之隆替爭故閔閔乎登其危也爾乃以身之去留爭故局局乎唱其先也爾乃以命之生死爭故厲厲乎起其懦而健其決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勁直以之所謂瑣直者心不能通古今材不能司欵關口不

能官善敗貪祿而嬉游居職而瑟縮將欲嘿邪則自愧其無能將欲昌言邪則又懼其禍殃不測爾乃捃拾猥褻之故以為老於事物也爾乃鋪張無稽之聽以為長於風議也爾乃擠排微末之員苛禁不得志之人以為不黨也爾乃上履傾朝廷之賞而下自別於有司百執事之班以為不尸其官也以管闕天自謂智以錐刺地自謂工捨泰山而察秋毫自謂妙捨雷霆而做蟲語自謂通是故辨有揀也而闇於大要責可謝也而難與有成詩曰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瑣直以之所謂飾直者心不能盟天神口不能吐忠信沿智而得詐傳正而成奇挾忌而生許飽毒而為能對於主有所難焉爾乃沽名而自利之出於羣有所批扞焉爾乃蓄怨而雪之沽名而自利之苟可以章主過成己名者無不為也爾乃虧主而自聖之蓄怨而雪之苟可以坐人刑誅快己私忿者無不為也爾乃血人而自肥之虧主而自聖之不惟顛倒於官評也又

浮邱子 卷四

注

微倖於史策也爾乃欺一代以欺萬代血人而自肥之不惟不抵其罪辜也又借口於朝廷憲典也爾乃杖君父以醜恩警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飾飾直以之之四直者因於天而有之肖於人而出之揆所鄉而納之驗所及而竟之純直生於上古勁直生於中古瑣直生於下古飾直生於不古此為因於天而有之純直存乎其性勁直存乎其骨瑣直存乎其見飾直存乎其態此為肖於人而出之惇大之國純直託焉疆武之國勁直託焉編小之國瑣直託焉皆亂之國飾直託焉此為揆所鄉而納之與純直者處其主仁與勁直者處其主義與瑣直者處其主或然或否與飾直者處則焉往而不為其所賣此為驗所及而竟之於乎尚慎旃哉之四直者劑之貴以其平制之貴以其比序之貴以其別證之貴以其微毋使勁直忌純直而排之毋使瑣直難勁直而不快之毋使飾直雜於純直勁直之間而浸移之此為劑之以其平使純直者

藥勁直以勿下急使勁直者樹瑣直以勿禍小使純直勁直者繩飾直以勿弔詭探奇此為制之以其比視純直者如心樽視勁直者如爪牙視瑣直者如犬馬視飾直者如蠹賊此為序之以其別去流心然後毋以純直為腐去躁氣然後毋以勁直為梗去熾計然後毋以瑣直為中去通情然後毋以飾直為好此為證之以其微於乎尚慎旃哉之四直者廣其路可以收純直勁直焉積其用可以鑄瑣直飾直焉老成忠懇純直也而君子曰野人能言郭氏得善惡之明徵董公進說漢王聚與亡之大要一說之的與老成異乎骨鯁廷爭勁直也而君子曰緹紫女子之賤上書立除肉刑安民石工之微鑄字恐附神末一念之激與骨鯁異乎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此為廣其路以收之毛舉細故瑣直也而君子曰作股肱耳目必如禹臯保威命明德必如周邵上以大體求下敢以毛舉進乎描摹近似飾直也而君子曰

浮邱子 卷四

注

厭辨言寵利必如伊尹去便辟側媚必如伯問上以實際求下敢以描摹進乎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此為積其用以鑄之於乎尚慎旃哉

直解中

浮邱子曰能納誨之謂直能犯顏之謂直能觸忌諱之謂直能封駁詰救之謂直能排羣駭伸獨斷之謂直能令權貴膽落佞幸色沮之謂直能令兒童走卒以其姓字為國氣勢之謂直能令夷狄盜賊懾而不敢突聞其名而不敢侮之謂直能令人至驟聞而怒其言繼而致其敬事亟而思其言思而致其悔之謂直凡自智而愚人自聖而不下人內無上下古今在心而號稱蓋世不可復加外騰訕笑怨晉在世而貌作守中不可輕撓者此大病也凡畧神聖之名而模其稱如先生之教弟子而輩其成了於天人王霸之辨而摶討血脈不差稟黍熟於動止起訖

之淺而指畫事勢如其約束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納誨也古之人有能之者伯益誨啟仲虺誨湯傳說武丁伊尹誨太甲太公誨武王周公誨成王此可誨則誨而一其德者也此誨君之正脈也孔子孟子誨列邦之君此有悲閱之心而不忍不誨者也此誨君之變局也其在抑之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夫呼其君為小子至擊也示之事提其耳至嚴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居正體道者也必端莊儼恪而使人敬溫厚和平而人深者也必以堯舜其君為志不堯舜其君為已恥者也必名實加於上下取重盈廷而不吾媒者也必不吾疑則舉而措之不吾然則卷而懷之者也凡席尊榮而雄顧視處佚樂而肆指麾仇厲守高而挾雷霆之威以警服上下左右四旁耽盤忘反而借官府之深以窮塞人間是非利頡者此大病也凡輪肝剖膽而毋能偽激於道義溢於氣而毋能平以身試於不測之悲駭而全軀命保妻子非其所樂聞以危言發深居簡出之聾聵而天地晦萬物非其所得已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犯顏也古之人有能之者龍逢犯桀比干犯紂此犯而得慘報者也此雖慘報而光景賴以不墜也齊孝犯楚子茅蕉犯秦皇此犯而得疆從者也此雖疆從而骨理賴以不斷也其在柏舟之詩曰薄言往愆逢彼之怒柔桑之詩曰我生不辰逢天憊怒夫逢其怒而毋鈞其悅節至苦義至長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不憚勢者也必純固高亮而亡遷思回慮之惑者也必聞君之過如垢汚在身而莫能滌者也必行一曖昧吐一甘言而得貴官要人不為者也必不吾疑則為朝廷之藥石不吾然則為千齡萬代之龜鑑者也凡有情故而不以告有意嚮而不以白有憂患而不以同有錯繆而不以受有遺忘而不以憶有匱敗而不以補者此大病也凡摘君之伏則得之料君之往則中之止君之愚則覺之正君之誤則維

之闕君之熾則塞之洗君之毒則割之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觸忌諱也古之人有能之者晏嬰諫景公於外朝梁邱據諫景公於內房據有忌諱而狎嬰無忌諱而忠也尹鐸諫簡子質於獄中韓厥諫簡子必於無人之所厥有忌諱而巧鉅無忌諱而正也賈誼諫文帝則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主生之時而勗其死誼無忌諱而文帝不以為狂文帝不以忌諱異誼而尚論誼者乃深以為幸也劉向諫成帝則曰移於外親降為皂隸國存之時而慮其亡向無忌諱而成帝不以為戚成帝不以忌諱異向而尚論向者乃深以為幸也其在節南山之詩曰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既而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誅式訖爾心以畜萬邦夫立於不敢戲談之朝而表其作誦之名有道君子之所敬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精白乃心者也必脫畧形迹屏除邊幅者也必取皆支吾虛匿而我積不能忍者也必天命人心迫之使不得不破其藩而而攻其莠者也必不吾疑則引為股肱心膂之重不吾然則告吾心於皇天后土證吾心之理於仁聖賢人而足以自存者也凡唯其出入而莫予閑唯其操縱而莫予理唯其低昂而莫予折唯其輕重而莫予持唯其喜怒而莫予箴唯其與奪而莫予準者此大病也凡君所不足其躬則拾之君所不實其真則訓之君所不修其名則策之君所不鈞其情則式之君所不愼其言則醒之君所不便其令則鄭之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封駁詰勅也古之人有能之者齊景公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此封駁之所繇以始也可以教天下之凡為職計凡為士師者也漢王嘉以丞相封還詔書鍾離意以尚書僕射封還詔書此封駁之所繇以盛也可以教天下凡為丞相凡為尚書僕射者也唐制凡詔敕有不便準封駁是故袁高許孟容崔植鄭肅韓休韋宏景狄兼善蕭德舉公與並以給事中封還敕書此互事而知其



相帥為封駁者也可以教天下凡為給事中者也宋制凡詔敕有不便  
 準封駁是故王安石擢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而宋徽宗蘇頌呂大臨  
 竝以中書舍人繳還詞頭此一事知其不已於封駁者也可以教天下  
 凡為中書舍人者也在丞民之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既而曰袞  
 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以出納王命為榮而以袞職有闕不克補之  
 為懼知榮知懼社稷蒼生之所利賴也今有能帥其意者必聰明善戒  
 筋信骨強者也必非禮非義不可以使者也必操持綱紀愛惜名器而  
 左計詭遇不行者也必知王命之在天下與吾道之在天下共其吉凶  
 消長者也必不吾疑則吾以善其出納之職不吾然則寧告無罪於清  
 議不可苟容於侍從左右之班者也凡國有危難而君不安君有惶惑  
 而臣不詳君不揣臣之底裏而亟則倚杖之臣不止君之昏亂而亟則  
 順從之者此大病也凡臣識足以料其幾毋迷于方臣材足以居其職

淨邱子

卷四

大

毋遺于眾臣議足以定其謀毋獵于大臣志足以凝其神毋執于守者  
 此大益也此之謂能排羣駭伸獨斷也古之人有能之者漢惠諸呂而  
 陸賈斷以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吳具曹瞞而周瑜斷以為國家除廢去  
 穢幸而有賈瑜其人也不幸而無賈瑜其人則國氣豈不為人所奪邪  
 宋遇于澶州而冠準斷以親征明危于也先而于謙斷以京師為天下  
 根本幸而有準諫其人也不幸而無準諫其人則朝議豈不為人所輕  
 邪其在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小綿  
 之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夫眾思不可毋集也而築室  
 道謀不可毋戒也今有能帥其意者必老成深慮而有度者也必不與  
 羣行羣止一其氣槩者也必平居不以先人及乎倉卒則變應寬裕而  
 不少窘促者也必大君早物色之而未盡知其人及乎樹功名節義於  
 舉世帖耳寒心之秋然後憑依之而厚為敬禮之者也必不吾疑則上

以紆君父之亟而下以減民物之痛不吾然則有策而不見用有心而  
 不見許雖吾之傷而不為吾之恥者也凡君側有匪而君不見君自謂  
 無罪而臣不見臣不見君側之匪而與為和同臣見君側之匪而仍與  
 為和同者此大病也凡臣骨足以植其體毋有訕服臣氣足以昌其辨  
 毋有抵塞臣智足以清其類毋有嘗試臣勇足以成其名毋有折辱者  
 此大益也此之謂能令權貴膽落佞幸色沮也古之人有能之者霍光  
 廢竇立宣而嚴延年劾其廢立之罪桓溫屯中堂吹警角而王恬劾其  
 不敬之罪此不以落其膽邪假令當代無延年無恬則權貴豈復知有  
 名分邪黃皓操弄威柄以誤漢而終董允之世不敢為非岷嶓奴杖擊  
 羣臣以辱宋而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嫖此不以沮其色邪假令當代  
 無允無興宗則佞幸豈復知有繩檢邪其在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  
 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夫設言以亟其死亡

淨邱子

卷四

七

之甚是乃哀矜而懲創之也今有能帥其意者必戰勝於理道者也必  
 丰稜氣岸特出者也必牛驥不同羣冰炭不同室而未能化之則思其  
 所以處之者也必取證現在之非逆豫後來之禍而蚤計熟籌擊斷昌  
 明者也必不吾疑則能為吾君驅除異類不吾然則天下受其害我乃  
 不幸而徒獲知人知言之名者也凡臣貴其官而行不貴臣貴其行而  
 名不貴臣有擢激之行而國因之以梗國無歸往之臣而君亦因之以  
 輕者此大病也凡臣清足以惠其下毋使削弱臣介足以和其下毋使  
 諛媚臣剛足以齊其下毋使慘戚臣峻足以說其下毋使震駭者此大  
 益也此之謂能令兒童走卒以其姓字為國氣勢也古之人有能之者  
 曰盧懷慎為伴食宰相曰魯宗道為魚頭參政盧阿而魯毅也曰桓典  
 為驄馬御史曰趙需為鸚鵡諫議趙瑣而桓特也國不以桓魯重邪桓  
 魯重則凡為盧趙者皆輕此其為天道之所以在人邪曰鶴徵為田舍

翁曰幸宙爲足數翁魏樸而華鄒也曰馮道爲長樂老曰包拯爲開羅包老馮咆而包整也固不以魏包重邪魏包重則凡爲羣馮者皆輕此其爲人心之所以不死邪其在大東之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小人恒闢君子之行檢以爲聲稱是故君子亟自振刷爲貴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好修矜節在垢不染者也必不猶人又不離人者也必心愈苦而道愈腴行愈奇而氣愈昌者也必不因宏多之譽而損實以夸不因歲年之久而推剛爲柔者也必不吾疑則與斯代斯人享其聲稱不吾然則垂光史策而俾讀善論世歎歎太息以爲古之所難今之所希者也凡執其危疑而不定苟其粉飾而不支視其面目而不悔賣其宗祏而不卹坐令奸究揮知虛實之故而反謂我國太詳人材本非英雄樹立慷慨之氣而反謂外寇難與爭鋒者此大病也凡氣如風霜之厲體段如柱石之不可傾橈聞之則使人氣降思之

浮邱子

卷四

則使人志降謀之則使人術降敵之則使人禮降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令夷狄盜賊懼而不敢突闖其名而不敢媿也古之人有能之者汲黯在位而淮南以之寢謀田千秋相而匈奴聞而笑之非淮南怯而匈奴狂也乃黯正而千秋佞也是故黯爲漢之社稷臣不媿也君子不可以不爲韓范也其在泮水之詩曰翩彼飛鵠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長發之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也有三葉莫遂莫達夫曰莫我敢曷俾心有所恐懼也曰曷我好音俾中心說而誠服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端言輒動可爲法則者也必文經武緯足以及遠者也必吾道義之脈貫乎凡有血氣而被乎無垠者也必威稜之極則莫不震爲雷霆名之極則莫不尊爲日星河嶽者也必不吾疑

則能發揮體用本末聯九州四海爲一情不吾然則吾末如之何而天下萬代有鳴其冤而弔其用之不昌者也凡執其左見而不悟循其過舉而不更聘其大心而不降騰其虛談而不反禁錮天地所生挺特之材而不爲兩間留其元氣罷斥盈庭議論所深許與之人而不爲百爾復其公道者此大病也凡過如日月之食意見如浮雲之翳於須臾持之則深閉固拒馴之則生其樂易塞之則即警從昧扣之則發其光明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令人主驟聞而怒其言繼而致其敬事亟而思其言思而致其悔也古之人有能之者陳靈不用泄冶之言而殺之靈負治治不負靈也朱雲請斬張禹拳殿折檻漢成帝大怒而卒齊陽城論裴延齡伏閣不去唐德宗大怒而卒解且夫成帝德宗非能大賢於靈也而治得其不幸雲城得其不幸而幸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爲雲城也袁紹不用田豐之言而殺之紹負豐豐不負紹也王猛謂慕容垂爲

浮邱子

卷四

禍本至垂亂而符堅乃思猛言張九齡惡安祿山有反相至祿山亂而唐明皇乃思九齡言且夫符堅明皇非能大賢於紹也而豐得其不幸猛九齡得其不幸而幸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爲猛九齡也其在子矜之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塞門之詩曰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夫曰顛倒思予事勢之窮而必轉也曰甯不嗣音忠厚之至而亡以復加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洞天人著仁義者必必積誠誠感悟優游漸漬而不悲激者也必有愛君之心無重功近名之雜者也必孤行其意於人間即不得名公巨人有有力之口以營揀之而恃天地日月不晦盲之精神以燭之者也必其言白而得行則爲功於斯代斯人其言白而仍不行則終其身不怨天不尤人無所往而易其心理氣槩者也悲夫芝蘭生於空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枵穀生於道左枝葉被紛而行人以陸其旁是故頌禱之說繁則納誦者亡

其人諧媚之態工則犯顏者亡其人揣摩之術熟則觸忌諱者亡其人  
唯阿之習久則封駁請教者亡其人理勢之辨降則排擊駭仲獨斷者  
亡其人門賓之私最則權貴騰落倖幸也沮者亡其人搢紳之望輕則  
以其姓字為國氣勢者亡其人素所蓄積難可倚杖則能令夷狄盜賊  
不敢突姦者亡其人至誠不以陶鑄君之寤寐則能令人主驟而怒繼  
而敬亟而思思而悔者亡其人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於乎直則不罔罔則不仁賢不仁賢則國  
非其國可不慢乎

直解下

浮邱子曰凡直之道存乎三者三存乎臣者三傾恩澤能養士然後直  
閱度量能容物然後直降禮數能求取然後直此謂存乎三者三存儒  
雅能立本然後直居利祿能克己然後直秉義氣能勝羣然後直此謂  
存乎三者三存

存乎臣者三傾恩澤能養士維何曰養之也有十厚養之而做也有三  
徵十厚維何一曰納之庠序以厚其品二曰崇之師儒以厚其業三日  
申之孝弟以厚其性四曰嫻之詩書以厚其學五曰激之廉恥以厚其  
節六曰導之忠義以厚其氣七曰震之異端以厚其坊八曰察之賂物  
以厚其術九曰擢之寒微以厚其恩十曰捐之非毀以厚其信三徵維  
何一曰祖宗仁慈而直臣盈於子孫之朝此其徵二曰太平包孕而直  
臣挺於危難之秋此其徵三曰羣賢容與而直臣觸於軒楹之後此其  
徵閱度量能容物維何曰容之也有十抑容之而做也有三美十抑維  
何一曰毋自聖以抑其狂二曰毋雜聽以抑其勢三曰毋計校以抑其  
恚四曰毋猜忌以抑其惑五曰毋怙過以抑其擡六曰毋讓功以抑其  
貪七曰毋大意以抑其浮八曰毋成見以抑其偏九曰毋外心以抑其  
詭十曰毋後言以抑其反三美維何一曰虛衷以考直理於是乎禮樂

兵刑得其序也此其美二曰名德以通直類於是乎智仁勇裁得其所  
也此其美三曰和氣以合直符於是乎山川鬼神得其福也此其美降  
禮數能求眾維何曰求之也有十詳求之而做也有三利十詳維何一  
曰道高難合不可毋詳於交二曰才穩難測不可毋詳於察三曰骨勁  
難柔不可毋詳於用四曰氣正難俯不可毋詳於受五曰疏逃難切不  
可毋詳於訪六曰微末難仰不可毋詳於問七曰木訥難辨不可毋詳  
於意八曰脆擊難名不可毋詳於性九曰老成難捷不可毋詳於德十  
曰簡括難冗不可毋詳於言三利維何一曰屈於大賢之直而仰於萬  
物之上此其利二曰成於匹夫之直而信於天下之廣此其利三曰採  
於盈廷之直而照於九重之深此其利惇儒雅能立本維何曰本有十  
價能立本也有三載十價維何一曰價於獨則質地之恥二曰價於枵  
則文物之恥三曰價於倚則材慮之恥四曰價於餒則道擔之恥五日

價於媚則骨幹之恥六曰價於醜則顏狀之恥七曰價於衰則名教之  
恥八曰價於亂則門戶之恥九曰價於隨則聲氣之恥十曰價於素則  
衾影之恥三載維何一曰大器可以載道載道者不折不折者直二曰  
堅節可以載事載事者不遷不遷者直三曰積行可以載名載名者不  
辱不辱者直居利祿能克己維何曰己有十封能克己也有三樹十封  
維何一曰封於愛則多狺違二曰封於畏則多避忌三曰封於靡則多  
嗜好四曰封於齷則多蹇滯五曰封於庸則多沿襲六曰封於雜則多  
蕪累七曰封於獨則多晏安八曰封於同則多控掣九曰封於迷則多  
昧沒十曰封於怠則多頹喪三樹維何一曰運降不可以毋樹天樹天  
者毋衰於天毋衰於天者直二曰材弱不可以毋樹人樹人者毋枉於  
人毋枉於人者直三曰基薄不可以毋樹物樹物者毋艷於物毋艷於  
物者直秉義氣能勝羣維何曰羣有十汨能勝羣也有三繫十汨維何

一曰汨於性則母能高明二曰汨於學則母能光大三曰汨於識則母能燭遠四曰汨於說則母能攷中五曰汨於例則母能參互六曰汨於俗則母能擬特七曰汨於情則母能貞亮八曰汨於量則母能廣博九曰汨於氣則母能健決十曰汨於態則母能激切三繫維何一日優於畧者小體之所不能碎小體之所不能碎者大體之所繫大體之所繫者直二曰繫於志者私道之所不能穢私道之所不能穢者公道之所繫公道之所繫者直三曰凝於神者患氣之所不能塞患氣之所不能塞者元氣之所繫元氣之所繫者直於乎至聖國之福也臣直主之福也能造直莫如聖能造聖莫如直致十厚則獲三徵致十抑則獲三益致十詳則獲三利是謂至聖國福去十匱則成三載去十封則成三樹去十汨則成三繫是謂臣直至福舜告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高宗告傅說曰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於乎禹豈其

浮邱子

卷四

三

退有後言而舜戒之傳說豈其不良于言而高宗勉之是謂聖能造直仲虺告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周公告成王曰小人怨汝讐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於乎湯豈不聖而仲虺思其弗尊師成王豈不賢而周公思其弗畏民是謂直能造聖若乃拒直而弗內禁圍天下好直者而弗使之申是謂主不聖不造直是謂國亡福譽聖以自容號召天下羣譽聖者以自多其黨是謂臣不直不造聖是謂主亡福悲夫李斯分主過以取尊用公孫宏借羣約以貢阿諛此譽聖以自容者也昔有之今亦有之李林甫借仗馬以塞諫爭王安石結御史以知雜事此號召天下羣譽聖者以自多其黨也昔有之今亦有之夏桀殺龍逢商辛剖比干此疆暴之主而拒直者也禁圍天下好直者也昔有之今如不欲有之漢武帝疏汲黯唐憲宗誦韓愈此英明之主而拒直者也禁圍天下好直者也昔有之今如不欲

有之夫其如不欲有之此曷故也則曰直可僂乎而俾直而受僂以成其名乎盍留其身而以不僂僂乎而俾其不僂之僂甚於僂乎而俾其在我操縱轉移之手乎而俾其無斯須慘戚之禍有歲月沈滯之憂以不知其所窮年乎而俾其為風霜之所剝蝕塵沙之所覆壓干搖萬兀不可枝撐乎則又曰直可貶乎而俾直而受貶以樹其怨乎盍留其官而以不貶貶乎而俾其不貶之貶甚於貶乎而俾其奔走後先長在於人之下風乎而俾其進無可紀之績以驚頽之退無可耕之田以羈絆之乎而俾其為室家之所徧請朋友之所絕交道孤身老不一得其當乎詩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矣照臨不能日月而好為不古處之事猶可說也今之好直既不古處今之拒直亦不古處不可說也是何也今之拒直奇於昔而毒於昔昔以辨今以意昔以饒今以計辨好勝勝傷理意好忍忍傷情饒生整整害陽計生蠱蠱害陰是故去辨去談直乃不勸去意去計直乃不累毋辨毋整直乃攸利毋忍毋蠱直乃攸叙

浮邱子

卷四

三

禮解

浮邱子曰太上制禮其次守禮其下胥禮焉胥乎爾腹險貌柔是謂胥温骨脆色莊是謂胥嚴計奇辨緩是謂胥和心熱氣馴是謂胥恬識盲守固是謂胥壹情偽體折是謂胥謙力單步卻是謂胥慎腹肥狀陋是謂胥廉凡胥必有名名必有言言必有術術必有名名者謂名顛倒得名其諸小人而狡者與曷害乎爾害官常以及國本害國本以及士習害士習以及人材其諸小人而潰者與書曰象恭滔天夫象恭者胥之謂而滔天者罪大惡極之謂對天胥敬對神胥哀則郊廟之地皆攝畫之工對父胥孝對君胥忠則倫紀之場皆機非之巧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夫無禮者聖人賢人猶能教之而胥禮者吾惡從折之乎是故

魚舟就餌鳥羽就難毋為胃者所賣而不攷其誰何母俾一二人倡首於前萬千人踵冒於後而耀其采揚其波是故胃必有術術必有傳傳必有岐岐必有恥且夫天下可胃者猶禮乎哉臣衡嘗詩楊雄胃易蘇威言考經趙普言論語謂之岐王莽胃周公曹操胃文王殷保原胃管葛王介甫胃櫻契謂之恥胃以傳胃岐以傳恥恥則何益之有焉有王者作取胃者刀鋸之可也王者不作有聖人之徒出焉誅胃者以春秋之筆可也

仁解

浮邱子曰天下皆知不仁之為害不知仁而不仁之善乘聲歎色性行乃賊厚貌深情心計乃兵有恥毋振血氣乃盡有怒毋發威稜乃竭甘其言詞實則忤我悅其面命行莫能果紆徐而退焉知曩往弟靡而跪失所倚杖是故君子不貴仁人之度不貴仁人之名度可強為名可恣

浮邱子

行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有仁必有學有仁必有義是故學為仁鏡義為仁與匪鏡易燭匪與易趨是故講習以符節克復以懷神析非以就是去偏以適均樹其天閑其人剖其似歸其真是謂有仁有學和平而骨特腕擊而力舉方繼而必伸可往而勿止洪其像鈕其鄙直其氣禦其媿是謂有仁有義是故好仁不好學嬰兒已爾好仁不好義婦寺已爾嬰兒不知政其病也必至於乘輿濟人布囊施錢婦寺不知國其病也必至於宋襄徐偃蹇而后已且夫宋襄徐偃之懦秦皇漢武之暴厥路鈞也乘輿布囊之陋羅鉗吉網之兇厥取鈞也嬰兒之仁以恥終婦寺之仁以路終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其他然則夸仁之利而忘其病者可不誠乎是故君子毋愚毋瓊毋曲毋悻毋意膠於物毋力短於事毋機閉於時毋氣小於類乃可以仁乃不班累乃祗乃裕乃昌其世

訓等

浮邱子曰聖人勞而天下甯賢人勞而天下理謀人勞而天下競執人勞而天下恥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夫舜之徒亦雞鳴而起蹠之徒亦雞鳴而起舜之徒亦孳孳蹠之徒亦孳孳宜其在伯仲之間矣然而若霄壤隔焉若冰炭之不可以同器而藏焉若朝菌之於冥靈蜉蝣之於龜鶴焉因是以思與舜之徒鈞其勞者有本故也與蹠之徒鈞其勞者無本故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如之何其可以無本也爾乃天人弗析古今弗蓄是非善敗弗斷輕重緩亟弗熟未嘗析之強欲舉之未嘗蓄之強欲吐之未嘗斷之強欲成之未嘗熟之強欲精之爾乃卒不能舉之吐之成之精之則又收其識詭其情多其數善其名小其察苛其比騰其頑固其鄙甘秦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孰與禹惜寸

浮邱子

陰文弗暇食矣乎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至掘地為坎下說令鬼谷泣密矜執與孔絕韋編孟斷機杼矣乎語曰二人異路東趨西步千里之行不相知處是故禹文勞而淳意得秦皇勞而天地育孔孟勞而大道白蘇張勞而人物賤然則秦皇之道何道也是吏胥之道而已矣蘇張之道何道也是妾婦之道而已矣吏胥之道在文深文深之道在法厲法厲之道在斷性妾婦之道在容悅容悅之道在粉飾粉飾之道在欺天是故天子以吏胥之道治天下是帥天下之人材為吏胥而已矣大臣以妾婦之道治天下是帥天下之人心為妾婦而已矣天下之人材為吏胥是以簿書期會為文經武緯而已矣天下之人心為妾婦是以聲音笑貌為臣忠子孝而已矣以簿書期會為文經武緯是終日鈞稽終日奔走手提足轉目竭耳疲而不可禪於社稷蒼生而已矣以聲音笑貌為臣忠子孝是終日揣摩終日曲折俯拾仰取左紫右度而不可

對於上下神祇而已矣是故君子不貴無根之木不貴無翼之飛不貴無本之勞貴有本而事物得其歸所謂有本而事物得其歸者博習期會之外有規摹焉詩書載籍益其智也於是乎可為博物多文之人天地民物大其擔也於是乎可為戡亂致治之人為博物多文之人則不陋為戡亂致治之人則不僭不陋然後母為吏胥之人材然後母為吏胥之天下聲音笑貌之內有骨理焉發強固直其氣也於是乎可為犯顏敢諫之人沈靜刺一矢其衷也於是乎可為杖節死難之人為犯顏敢諫之人則不妻為杖節死難之人則不辱不妻不辱然後母為妾婦之人心然後母為妾婦之天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自三代之衰訖於漢唐宋明然而累朝皆有文學幹濟骨節義之人析言之則漢之興也文學多於幹濟節義多於骨節而幹濟骨節時亦有之唐之興也文學幹濟多於骨節節義而骨節節義時亦有之宋明浮邱子卷四

之興也文學骨節義多於幹濟而幹濟時亦有之摠言之則累朝時亦有吏胥妾婦其人者然而文學幹濟多於吏胥之材骨節節義多於妾婦之心是何也及其上之所以鼓天下者不以吏胥妾婦之道來致其下之所以塞明詔而媚一人者不盡以吏胥妾婦之道往是故漢唐宋明之天下清濁純駁強半之天下也然而君子猶取節焉且夫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是故君子靜思天下風氣之所萌芽則絲君詔其臣師課其第父趣其子兄約其季不曰其它曰文深而已矣法厲而已矣斲性而已矣曰容悅而已矣粉飾而已矣欺天而已矣是故其外如虎如狐如鬼如神其內如蟹如蟹如枯如癯不知博物多文是何底裏不知戡亂致治是何材用不知犯顏敢諫是何勁特不知杖節死難是何忠赤而嗚嗚然操其薄伎鄙心曲辭左計朝思之而夕以補少為之而老不厭一個百和道海風積是惡得不變

為吏胥妾婦之天下也哉書曰我國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商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古之所謂商人我之所謂吏胥妾婦也母為吏胥之天下則刑政可理禮樂可興不然則大體不得不裂元氣不得不傷四時百物不得不慘母為妾婦之天下則天日可格鬼神可享不然則內盡不得不作外竭不得不侵九州四海不得不潰是故吏胥勞則多事多事則多費多費則不可補不可補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妾婦勞則多態多態則多詆多詆則不可憑不可憑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於乎偽不期勞勞自至勞不期拙拙自至拙不期壞壞自至壞不期竭竭自至危哉危哉如之何弗思哉

訓通

浮邱子曰通貴邪執貴邪貴通維何爾乃因勢而利導之因勢利導毋操縱如意操縱如意故與民宜之與民宜之故有帥必從有帥必從故浮邱子卷四

下無欺遁下無欺遁故往而有成貴執維何爾乃壹意而孤行之壹意孤行故聲色陷厲聲色陷厲故疆民就我疆民就我故兩情榛梗兩情榛梗故用法外馳用法外馳故激而為敗我聞在昔堯禹吾柄政於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魏故其稱曰倉庫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強則軍令行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可久不行不可復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故能霸諸侯一匡天下夷吾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我聞在昔王介甫柄政於宋據經術以伸獨斷修泉府以收利權借咎夔以鈞時名祖桑劉以為智術於是新法並興駭動天下瘡痍載路怨毒成仇然而介甫文過飾非黨同伐異以俠少環辨為可用以老成醇厚為無能以敗常事民為果敢以抱道憂國為奸邪以祖宗為不足法以天變為不足



以其一陵其萬毋以其微釀其鉅毋以其偏壞其公毋以其驟奪其習  
 故長於調劑長於調劑故時勢緩急得中時勢緩急得中故事不憤而  
 物不怒毋以其一陵其萬故工於拊循二於拊循故順其所為而駭之  
 順其所為而駭之故物樂吾用而不吾整毋以其微釀其鉅故尺寸無  
 所於爭尺寸無所於爭故豁達大度足以服人豁達大度足以服人故  
 恩厚而義自維之毋以其偏壞其公故議論無所於必議論無所於必  
 故以意見傳會訓典者知所止以意見傳會訓典者知所止故九土之  
 受其病也淺此謂審變於乎訓俗而不審積猶火銷膏而責其照幽也  
 猶寒累時而厭霜降溫兼旬而厭冰釋也猶癰疽生而禁其膿血勿聚  
 也馭民而不審眾猶治繩而急也猶使連雞俱止於棲也幹氣數而不  
 審變猶教饑者以貧寡自安毋與以橡菽而飽之資溺者以擠墜自致  
 毋與以繩索而援之也猶以一衣儼寒暑一味儼酸醜而不知其功用  
 浮邱子

節次相反也是故君子審於三者之用則通不則執詩曰左之左之君  
 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譽通也夫易曰眇能  
 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誠執也夫雖然通可尚也而  
 有不可尚也采其梗概美其藹澤多其將順熟其揣摩是謂以阿邑為  
 通執不可尚也而有可尚也烟其煩僻起其盲瘡錄其勅怠去其畏蕙  
 是謂以果毅為執以阿邑為通故正氣萎正氣萎故濡染及濡染及故  
 人材下以果毅為執故正氣張正氣張故扞衛足扞衛足故國脈長君  
 子喜乎智察而通也非喜乎阿邑而通也惡乎疆圉而執也非惡乎果  
 毅而執也子產為政莫如猛諸葛戒至慎無赦其諸果毅而執者乎武  
 子盡言闢不容少正反是躬受僂其諸疆圉而執者乎張良用計乃多  
 中姚崇救時豈易得其諸智察而通者乎公孫順上背羣約味道處事  
 持兩端其諸阿邑而通者乎君子闕於通執之品而古今升降之感渠

既已於懷乎渠能已於懷乎

浮邱子



浮邱子卷之五

益陽湯鵬海秋著

尚變

浮邱子曰事有積之已久則弊而守之以固則枯壞之已甚則置而處之以間則懸振之以大聲疾呼則警其激而荒之以流心佚志則厚其羞料之以深識蚤計則嫌其謀而亟之以積光倒景則鬱其憂無以則尚變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孟子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荀子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故君子不能毋尚變尚變云何爾乃君毋過尊而自比於天地之大毋當其以天地為號焉自一態及其隱而自傷乃不天地之規摹焉又一態也而降其禮數使不局

浮邱子卷之五

過其丰采使不露融其意指使不獲操其心氣使不突是為變神聖其君驕恣閃鑠之槩而惜惜乎其和平之爾乃臣毋過庫而下同於大馬之賤毋當其以大馬為使焉自一情及其起而相責乃不大馬之功用焉又一情也而優其體統使不發登其骨幹使不削作其廉恥使不垢郵其勞苦使不困是為變徒隸其臣指為咳唾之槩而飭飭乎其光大之爾乃大臣毋席尊榮以優小臣毋小其職掌乃併其聰慧氣力而一例小之也而苟有疑難必以詢苟有警尤必以補苟有辨論必以察苟有教迪必以受是為變掩跨小臣躡夷踞肆之槩而抑抑乎其孫讓之爾乃小臣毋畏譴何以媚大臣毋大其爵秩乃併其神理骨幹而一例大之也而苟有磨斥必以折苟有欺飾必以發苟有材慮必以告苟有節目必以詳是為變從諛大臣便嬖綽約之槩而嶽嶽乎其挺持之爾乃禮天地山川上下神祈毋飾其恭而懷其媯也而上有日星雲物之

變則震動駭汗而生悔過之心下有旱潦兵戈之慘則痛哭流涕而降罪己之詔言不貴苟諱行不貴苟遷我不貴苟勝物不貴苟管是為變縱志罷體偃蹇自得之槩而戰戰乎其夙夜祗懼之爾乃鑒上下古今善敗得喪毋涉其故而忘其新也而上思堯舜相傳之聖則悚惕中夜而守危微之言下思漢唐自立之賢則慷慨大廷而破因循之習事不貴苟襲理不貴苟歧傲不貴苟得力不貴苟休是為變刺心塞慮憤既弗理之槩而高局乎其聰明警戒之爾乃金枝玉葉毋安坐而享飽煖之福也而教之稼穡以勸其男教之紡績以勸其女慟然後有養有養然后國以不貧是為變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槩而汲汲乎時其力作以勞苦蓄積之爾乃印鼻綬若毋非分而貽名器之辱也而教之詩書以習其義教之禮樂以習其文習然後有覺有覺然後人以不賤是為變手不識編目不識丁之槩而賦賦乎實之儒流以爾雅深厚之爾乃

浮邱子卷之五

國故毋有所枝離禁忌而不以告人也而是則與天下臣民共其趨焉非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悞墨功則與天下臣民共其驩忻過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懲創是為變上下相疑大小相鬼之槩而章章乎其光明洞白之爾乃民情毋有所增飾隱閉而不上聞也而良則使九重深拱生其諫說考則使九重深拱生其咨嗟慕則使九重深拱生其沖和怨則使九重深拱生其恐懼是為變視聽不詳血脈不屬之槩而綴綴乎其切循把握之爾乃子愛黎元毋口惠而實不至毋實不至而自夸其口惠也而唯仁心足以載其仁聞勿以大君而千百之譽唯仁政足以載其仁心勿以末流而媿三代之行是為變發言施政短修曲倚之槩而款款乎其擊行之爾乃品第人物毋貌取而心不與毋心不與而自智其貌取也而唯骨氣足以樹其軀幹勿以和同而釣一時之說唯理道足以樹其骨氣勿以錯謬而受千秋之譏是為變辨材授官剝察

捷得之槩而祇祇乎其固存之爾乃大道毋限以人苟得其人毋限以分也而曹司末秩不走勢酸而能辨德力王霸者我則時其碩問以周詳山林小民不慕聞達而能料天人陰陽者我則時其授采以儲用是為變所見不離左右侍從所聞不離尋常瑣屑之槩而恢恢乎其開廣之爾乃公器毋假以人苟非其人毋假以事也而韋布無稱不歷數年而猥予以高官厚祿者我則誠其積益以敗名文莫差可不覈躬行而猥予以豐功駿烈者我則誠其擬危以慎事是為變求材不量精麤美觀求治不量淺深緩亟之槩而沈沈乎其從容之爾乃公輔毋自其歲月資格為之也而練而后精者羣材也非材桀也適而后信者羣彥也非彥聖也則曷不拔材桀於壯盛之年血脈而有以密其思力果而有以勝其事識彥聖於風塵之外時來而有以長其羣權重而有以濟其世乎是為變捨朝氣用暮氣之槩而硠硠乎其筋骨強以鼓舞之

浮邱子

卷五

三

仲其直植天地之經以守其正杜門戶之私以示其大是為變捨拾瑣屑視觀非分之槩而振振乎其激叩之爾乃守令毋自其下流小夫為之也而戴州郡之繁以併其權引英俊之譽以重其選積歲年之久以攷其績闕三公之路以拔其尤是為變奔奏後末震懼上官之槩而佞佞乎其蘇援之爾乃是其愛憎之指毋不相首尾而亂其常也而君子有正直之言則敬其是而曾議不作小人有奸妄之術則緹其非而撓滑不成君子有薦舉之人則致其愛而許與不休小人有傾軋之狀則止其憎而猜忌不入是為變眩惑名實支離推錯之槩而分分乎其主宰之爾乃刑賞予奪之柄毋不相維繫而窒其用也而君子有杖節死難之忠則優其賞而善良皆勸小人有辱國殃民之詐則正其刑而奸慝皆懲君子有出奇濟變之智則厚其予而英俊皆往小人有善疑敗謀之惑則逸其奪而矯謾皆逃是為變遷就功罪姑息延煦之槩而嚴嚴乎其比屬之爾乃輕重貴賤之等毋封己見以成倒置也而詞華之選治其末勿寵之以其異數勿冠之以其絕倫勿章之以其廣譽勿屬之以其良圖所以障其末而罔有靡然從風者苟無有靡然從風者則何患材實之不充乎政事之選治其本勿頹之以其唾斥勿格之以其遷轉勿枯之以其貧窮勿迫之以其遲暮所以勸其本而罔有嗒然喪志者苟無有嗒然喪志者則何患替力之不剛乎是為變有善不必錄有錄不必善有勞不必獲有獲不必勞之槩而秩秩乎其知明處當以鈞調之爾乃治智安危之機毋戾眾志以得慘報也而詩禮之士識其大勿難之以其迂闊勿鬱之以其銷沈勿逐之以其鯁直勿陷之以其疑似所以惇其大而罔有郵身忘國者苟無有郵身忘國者則何患節義之不昌乎羶鉏之民識其小勿貽之以其苗嘗勿蒙之以其垢汙勿開之以其攜貳勿封之以其怨毒所以馴其小而罔有干紀作亂者苟

浮邱子

卷五

四

無有干紀作亂者則何患太平之不終乎是為變可親而勿親勿親將成離可畏而勿畏勿畏將成梗之槩而肫肫乎其德厚信在以護持之爾乃毋以黠濟其貪警廉介之不可為也而握柄藉者守其禮勿以恐惕而來遠道之苞苴趨時會者杖其材勿以請寄而通私門之賄賂是為變市井其行嗜利無恥之槩而滴滴乎其洗刷之爾乃毋以浮濟其奢刺儉嗇之不可堪也而擁高爵者顧其名勿以靡文而倡朝野之風氣居下流者安其分勿以厚貨而假公卿之參養是為變婦寺其骨懷安無狀之槩而卹卹乎其針炙之爾乃愚心愚目毋讓智榮而持短長也而唱導天下所不曉者必有根據而不可謂之爽情排擊天下所不敢者必有憂慮而不可謂之狂傲指揮天下所不能者必有條理而不可謂之空談補抹天下所不願者必有功微而不可謂之多事是為變嗚嗚訾訕聞於大較之槩而舉舉乎條其體用本末以聲服之爾乃小

浮邱子 卷五

五

慧小能毋耗心神而傷行檢也而夸陰陽識緯以為秘者必有凶事而不可謂之如神編姪詞熾說以為工者必有壞俗而不可謂之作達好博奕飲酒以為樂者必有壞職而不可謂之偶然與商賈居奇以為中者必有賊心而不可謂之無他是為變瑣瑣居游不可教訓之槩而翊翊乎剖其敬怠義欲以箴傲之爾乃孔孟尙在人間毋剽其貌而斷其脈也而上焉者修其典以風世勿降虛禮而欺聖賢之靈爽下焉者修其道以成名勿造膚詞而耀羣愚之瞻聽是為變君臣上下不辨聖狂草茅士子不明體用之槩而卓卓乎奉其可宗以尊行之爾乃佛老橫行天下毋沿其說而作其談也而智者勿讀其書以致思執授怪誕而亂經常之大閑愚者勿禮其祀以致虔執牽福禍而釀風俗之隱憂是為變我冠博帶羣師邪說里巷無知羣煽妖術之槩而斷斷乎斥其非類以駭除之爾乃科目毋徇文字登進毋涉苟且也而攷其本末於伏

處之年必也悖孝弟而洗濯惡杖忠信而振險詖志舉藝而薄游說法周孔而排異端及乎標其姓氏於朝紳之列必也先經術而後詞藝先材幹而後儀容先德性而後名譽先操履而後福澤是為變士習浮華膚淺之槩而勉勉乎其切磋琢磨以底實之爾乃軍旅毋溺晏安訓練毋循故常也而校其短長於無事之秋必也即整齊而卜臨陣即和輯而卜協力即伎勇而卜勝敵即忠義而卜衛國及乎捍其危急於兩軍之交必也戒輕發以知所鄉策先入以示不懦熄謀諂以止羣嘩倖遁逃以堅眾志是為變軍容異懦柔滑之槩而軫軫乎其發疆剛毅以倚賴之爾乃府史胥徒毋作鬼蜮於官曹也而平居所以模範之必也植風骨以塞驕汗精鑑照以豁愚盲抑法令以崇體要簡文案以疏節日及乎不得已而左右嗾召之必也塞詭使以清徑實揮巧構以挫羽毛釋繁稱以斷葛藤禁苛比以銷荼毒是為變狐鼠縱橫羣飛刺天之槩

浮邱子 卷五

六

而瑟瑟乎其屏營延仰之爾乃草竊奸宄毋藏窟宅於閭里也而平居所以教教之必也正衣冠以除異服倡文學以闢左道毀姪詞以蘇蠱惑驅游民以肅羣從及乎不可化而與我頡頏之必也聯鄉井以便稽察簡兵勇以快剷除斬渠魁以赦脅從鉅疆暴以安善良是為變稂莠披紛羣穢成林之槩而截截乎其艾夷蕙崇之爾乃粟米之產毋委以地氣而不廣生毋限以農工而不眾作也而收東南之賦入以藏東南則留而餘留而餘則民無病與西北之屯墾以實西北則補不足補不足則國無急是為變蜚芻挽粟千搖萬兀之槩而由由乎其便宜之爾乃鹽筴之利毋蔽以官守而苦約束毋盡以墮界而苦迂躄也而散天下之鹽以歸之場則必流通必流通則梟無柄計場竈之數以入之課則易鉤稽易鉤稽則利無蠹是為變持籌握算左支右吾之槩而穰穰乎其豐裕之爾乃沙塞儻莽毋隸我版圖以為大也而捐不毛之土以

塞遠廓遠不教之人以刪廢職裁不職之員以黜楚非省不根之費以收廢監是為變好廣務荒遠近無稽之樂而總總乎其創極之爾乃海墻隘害毋寄我黎庶以為原也而罷孤懸之地以省駕馭遷痛哭之民以資生活障闕伺之便以止衝突息攻戰之勞以期安集是為變茹苦術辛存亡無著之樂而誦誦乎其拊循之爾乃江邨豐歉無常毋倍其征以剝元氣也而中名田之限以黜兼并賦不均之賦以蘇貧困建非常之議以振冤蹄洗前朝之弊以示更新是為變數百年流離沉痾鳩形鵠狀之樂而訴訴乎其潤澤豐美之爾乃關市去來無常毋雜其索以成苛政也而去重複之關以利道行寬偷漏之禁以厭小察罷無名之稅以說商旅拔不情之蠶以警貪墨是為變數千端狂吞虐取虎目狼心之樂而倦倦乎其沐浴消息之於乎此四十變者得而亂如不塞治如不興無是理也詩曰芾厥豐草種之黃茂書曰若敷木之有由葉

浮邱子

卷五

循乎詩之言豐草不去而不可以藉也猶之乎弊政不變而不可以圖也循乎書之言顛木雖甚而可以葉也猶之乎弊政雖甚而可以變也諫變之時義大矣哉是故可以毋變而變者新進而謀者也不可以毋變而不變者老成而怯者也聞變則駭者無識而陋者也稍變而留其半者有志而懈者也可變則變者智也不變不止者勇也變然後宜然後利利然後普者仁也義也是故君子之所謂尚變與衛鞅王安石之所謂尚變同乎異乎執不法其故以鑽孝公而秦之禍胎於鞅安石立異於人以聳神宗而宋之禍胎於安石茲二子者無開物成務之材聘自用自專之陵本計功謀利之靈覺有國有家之厭是惡知君子之四十變有智勇仁義以實其中乎哉鞅云乎哉安石云乎哉

尚特上

浮邱子曰凡物有賤有珍凡人有特有羣亡所同異謂之羣可與為善

而滿於君幸於俗亦謂之羣出類拔萃謂之特雖在塵埃之中而器局不自小越越不猶人亦謂之特詩曰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大阪田崎嶇墟坳之處而貴其有茂特之苗矧乃人乎是故羣鳥嬉游元鶴獨守羣魚作隊鱣鮪獨吼執銜衡以測泰華君子刺其末也執斗斛以量江海君子患其弱也是故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有遠功志大者喜骨立識踔者羞雷同毋謂簿書錢穀足了汝事毋謂奔走伺候足履汝智毋謂長吏虛譽足成汝器毋謂同僚降心足供汝使毋謂聚聲駭態標汝丰裁毋謂旁門曲實熟汝梯階毋謂和光同塵恩汝是非毋謂陰謀秘計通汝往來易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謹惡有童觀而可以輔世長保者乎是故君子言必稱古今行必準陰陽入必析精微出必理平康我必樹規摹物必遵紀綱氣必靖兵刑化必委冠裳是必伸智策非必懲儒頑喜必借忠貞怒必折奸貪適必競詭險遠必肅聽觀願必持久大

浮邱子

卷五

逆必得憂慮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之所謂名世我之所謂特也我之所謂特天下之所謂不然也是故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鶻雀不知鴻鵠之舉蟹蛆不知江海之流智而歧者毀名世不服其教愚而浮者駭名世不接其謀大而臬者滄海焉擠名世以至於陸小而裸者嘈嘈焉議名世而不能休深而無理者管名世之節目為不周詳淺而無見者疑名世之道大不可殫求滑而不經者笑名世之守中為太迂腐拘而不廣者料名世之卑棲小其進修語曰桀犬吠堯吠所怪也夫堯猶不免於吠矧乃操全體大用以丁斯代斯人之末者乎是故持布鼓過雷門者陋也奮燈擲當車轍者妄也管窺天錐測地者隘也鵠笑鳳凰嘲龍者慢也於乎伊尹始乎耕卒乎為阿衡太公始乎釣卒乎為伯父孔子始乎為委吏為乘田卒乎為大司寇攝

行相事當其困也噤口之迫其亨也乃敬之蕭何於秦錄錄為刀筆吏於漢為相國王猛於桓桓弗就其軍謀祭酒於符堅為丞相當其極也噤授之迫其通也乃慶之霍光為奉車都尉小心無過已耳為大司馬大將軍則社稷安蔣琬為廣都長不治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則羣僚服當其蓄也噤必之迫其發也乃稱之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於乎動心忍性之時而始我者其人乎知我者其天乎適天而爭者理易繼順天而適者業必昌先人而見者伎易盡後人而為者倣必長據高而危者度易損積庫而升者德必減蓋進而躁者名易喪將往而慎者身必詳是故勁弓難張可以摧強名馬難乘可以任重駿雄難馴可以絕倫聖智難遇可以成務詩曰山有榛屨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於乎西方美人而可作也西方美人而不可

浮邱子 卷五

作則誰其乘知人之詰制非常之原既慮異之又妨任之矣乎不禮異之妨任之此當代之恥也則又豈肯不由其道而反貽我之恥矣乎是故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夸毗求舉者道不尊暴智燿世者性不定據傲乘邪者望不歸美佩無德者瑞不應借翼遙乘者理不長亡根而榮者豈不感隨踵而立者計不先周答為度者力不勝化剛為柔者氣不王乍陽又陰者智不淨昔王孫賈問於孔子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故凡有國有家者以左右侍從為耳目凡左右侍從無理道者以擅請總作威福為氣炎凡出類拔萃者以能繩尺左右侍從有氣炎之人不入其牢籠攝伏為品槩凡有氣炎不受繩尺者以能訕笑出類拔萃之人因而支離辱越困頓耗瘁之使不得一當其可為機鋒是故我之所謂特為紛紛云云之所謂不然猶可說也為左右侍從之所謂不然不可說也是何也左右侍從言必

入行必共愛必肥惜必痛兼弄必巧揣摩必中轉折必捷傾壓必重是故操蜂則父子間投符則母子疑拜壁則兄弟梗拾煤則師弟移燻寃為鬼蜮則友朋反側蓋以為明珠則君臣參差是故竭譖不可辟馳營以其羣積羽折車軸飄風拔乾坤心口倒持首尾橫生擗剔失實描畫失形昔齊威王名即墨大夫語之曰子不事吾左右而毀言日至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子厚幣事吾左右而譽言日至也於是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乎左右不嚴則毀譽不憑毀譽不憑則毀謗不析毀謗不析則治亂不熄是故燕惠王有梁毅而不能用楚懷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漢文有賈誼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陸贄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蘇軾而不能用此左右請懇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匪唯當代有心者憾之乃至年理代遠不見而聞者亦憾之匪唯察論斷準古今者憾之乃至兒童走卒有是非之心者亦憾之憾

浮邱子 卷五

之不已則歌之歌之云何謂天蓬高而為其靈乎謂地蓋厚而為其埃乎鍾乎埃乎不汝以閉乎高者墜而厚者摧乎汝禍其有涯乎齊桓公有管仲而能用鄭簡公有子產而能用漢高有韓信而能用昭烈有諸葛亮而能用秦符堅有王猛而能用明太祖有劉基而能用此左右汲引之功也此乾坤憾事也匪唯當代有心者憾之乃至年理代遠不見而聞者亦憾之匪唯察論斷準古今者憾之乃至兒童走卒有是非之心者亦憾之快之不已則歌之歌之云何魚有水乎鳥有木乎匪汝之故晴則司其耳目乎國有祥乎家有穀乎匪汝之故晴則鋪其有餘為天下祥乎昔孔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是故用焉以為己快勿用以為己憾此委瑣握齷者之心理頹狀也用焉能使人快勿用能使人憾此出類拔萃者所以為世重輕也憾亟生憤憤亟生擊因而以清議代刀鋸取左右請懇者誅之於清天白日

之下快生速生永生承因而以精心代且取左右汲引者附之於山川百神之靈此天道所以在人也有清談代刀鋸而左右諸想者神爲之寒神寒則氣束氣束則心回因而借我生以前之左右諸想止我生以後之左右諸想者焉有精心代且而左右汲引者理爲之實理實則情釣情釣則機活因而借我生以前之左右汲引開我生以後之左右汲引者焉此人心所以不死也天道如秤人心如鏡不能倒置而讓其正人心如響天道如杖凡厥譴則愈其在語曰人莫不責於其所不足今謂雷電不足爲震日星不足爲明塵鐘不足爲貴粟帛不足爲恒則至愚至妄者亦色然駭焉夫我之所謂特天之所謂雷電日星也人之所謂鐘鼎粟帛也其孰能非之而孰能無之是故可以是以非者不爲道可以有以無者不爲人既是以之則智愚纖巨中外久近不得更非之者道之大既有之則君臣親戚兆民庶物不得更無之者

浮邱子卷五

人之尊其或非之不旋踵而更是之或莫非之至於究竟而不能毋是之者道之妙其或無之不旋踵而更有之或莫無之至於究竟而不能毋有之者人之真于思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允若茲其孰能非之而孰能無之是故天堯生殺地量通燻爾之低叩我之體用以言乎體之不枝也萬亡樹管蔡而蹈周公之理萬亡樹三桓少正楊墨儀衍而蹈騶魯之理萬亡樹公孫宏而蹈董仲舒之理萬亡樹皇南鑄李逢吉而蹈韓愈之理萬亡樹王安石蔡京而蹈二程氏司馬光之理樹韓侂胄而蹈朱熹之理萬亡樹江彬張忠許泰而蹈王守仁之理以言乎用之不極也萬亡逞共工驩兜而室舉稷契之理萬亡逞趙梁雷開而室伊尹西伯之理萬亡逞豎刁易牙開方而室管仲之理萬亡逞魏延而室諸葛亮之理萬亡逞魚朝恩而室郭子儀之理萬亡

逞秦檜而室岳飛之理萬亡逞徐有貞而室于謙逞王化貞而室熊廷弼之理是故君子唯理道之從而已矣理道可以止情故可以平氣炎雖其情故然矣而理道不然也君子不從情故而從理道雖其氣炎然矣而理道不然也君子不從氣炎而從理道且積情故生靈性積靈性生敗壞君子不從靈性敗壞而從理道積氣炎生凌獵積凌獵生焦爛君子不從凌獵焦爛而從理道是故君子從理道則凡樹其所不可樹踏其所不可踏逞其所不可逞室其所不可室者舉不足以操是非有無之德也斷斷然矣詩曰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是故凡左右侍從者即毋愛人材亦當愛國家凡有國有家者即毋能捐左右侍從亦當愛拔類出萃之材凡愛國家者即毋能自爲功亦當推賢讓能補其不逮比受拔類出萃之材者即毋能如弟子之事其先生亦當破今日之資格以蘇其區區庸人之議論以成其特孟子曰爲巨

浮邱子卷五

室則必值工師求大木是故君子毋以小具掩大具毋以半材假通材毋以一杯吸九河毋以寸指量八垓毋以清波投濁流毋以甲是移乙非毋以荃蕙夾艾蒲毋以瓦缶作鳴璫毋愚議後毋頑賊廉毋羊從虎毋通伏鴉毋庸校奇毋曲棹直毋睡千鈞寶汝輝冀

尙特下

浮邱子曰今天下蓋有個儒非常之材焉是河嶽英靈之氣所結而生也是詩禮敦龐之脈所遞而存也是屬紳士族不可少之模楷也是社稷蒼生不可斷之性命也是揮皇帝王霸道德功力而準繩在心者也是眩天地民物體用本末而謀猷在世者也是智足以研求而勇足以邁往者也是文足以昌明而武足以擊斷者也是出治不窮之具也是撥亂反正之需也夫是之謂特也蓋子曰特之三而後與者凡民也若夫稟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孟子之所謂梁紇豈非我之所謂特乎且

夫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特猶龍也其孰知之而孰詳之是故特則特矣然而踴乎世譬乎俗憤乎心騰乎氣於是名公巨人以不和煦短之敏乎事及乎時果乎力直乎體於是名公巨人以不暇謙短之捷乎思明乎辨備乎理聳乎物於是名公巨人以不簡嘿短之杖乎義赴乎分樹乎己先乎衆於是名公巨人以不孫讓短之詢以言必有難試以事必有實達以躬必有地涉以世必有戒於是名公巨人以不妥貼短之蒙以私必有攻護以偏必有揆置以微必有燭浸以漸必有障於是名公巨人以不圓活短之非其想勿以構非其程勿以趨非其理勿以索非其命勿以反於是名公巨人以不機變短之非其人勿以同非其道勿以商非其儀勿以舉非其法勿以取於是名公巨人以不時宜短之既樹天則抑人既準古則裁今既重內則輕外既主此則奴彼於是名公巨人以

淨邱子

卷五

五

不規摹短之窳闇也毋自章窳也毋自易窳也毋自多窳也毋自肥於是名公巨人以不福澤短之孟子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聞然始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之所謂鄉原豈非我之所謂名公巨人乎悲夫鄉原師李耳者也胡廣馮道師鄉原者也我之所謂名公巨人師胡廣馮道者也李耳和其光同其塵鄉原得之是以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故曰鄉原師李耳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胡廣得之是以身坐阿附而俾漢人以爲中庸馮道得之是以斷壞禮義廉恥而俾五代以爲孔子故曰胡廣馮道師鄉原推廣之所以貫中庸道之所以貫孔子則亦和煦則亦暇謙則亦簡嘿則亦孫讓則亦妥帖則亦圓活則亦機變則亦時宜則亦規摹則亦福澤推名公巨人之所以短特由其少所見多所怪者個儻非常之材乃其揣摩則熟之又熟比儻則工之又工者廣而已矣道而已矣故曰名公巨師胡廣馮道且夫馬鳴

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從其類也種枳則不得復爲橘種艾則不得復爲蘭從其性也是故天地無終極而鄉原而名公巨人有代與鄉原有代與而天地之充塞無已時則闕不自廣道而旁推之爾乃曼曼相齊以儉曹參相漢以清靜揆其本末則同師李耳友鄉原而時或不離於豪傑之意者乎然而演鄉原之脈落闢名公巨人之楷楊自嬰參始嬰參之甚而爲公孫宏宏之甚而爲山千秋千秋之甚而爲張禹孔光胡廣趙戒是則純乎如世工乎亂德而豪傑之心理骨相索然以盡豈非昔伐其枝而今更掘其根乎嗟夫兩漢之興道雜黃老人習和同嶽嶽者枯輪輪者豐是故味道如董仲舒骨體如汲黯文義如賈誼劉向名節如郭泰李膺曾不得享厚福而奏偉績或乃出死力以傾陷之豈非不鄉原之故而人善其異已乎自漢已降第靡波流以至於魏晉六朝所謂名材碩德匪無一二之存所謂媚世亂德則更僕悉數而不能終焉爾乃楊彪就秩於曹氏王導釣譽於江左崔光取容於拓拔謝朓層層於齊梁何其恥也至若唐宋之興名材碩德甲於魏晉然而松柏之下女蘿傳焉泉贊畢集鄉原伏焉房杜姚宋不鄉原者也是以亂亂致治爾乃刺蘇味道者以摸稜刺盧懷慎者以伴食此豈房杜姚宋之倫比乎韓范富歐不鄉原者也是以獄可替否爾乃刺張士遜者以和鼓刺王珪者以三旨此豈韓范富歐之倫比乎自宋已降名材碩德盛於有明是故太祖功臣二十一仁宣致治以三楊趙然萬夫之特也然而魏真魏於紙湖三閣老泥塑六佞書之諺是亦鄉原之媚世者而已矣是亦鄉原之亂德者而已矣且夫爲天下之大亂者則必爲天下之大利者矣爲天下之大利者則必爲天下之大似者矣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惡其亂苗也惡佞惡其亂義也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惡鄭聲惡其亂雅樂也惡紫惡其奪朱也惡鄉原惡其亂德也是故孔子之

淨邱子

卷五

五

能終焉爾乃楊彪就秩於曹氏王導釣譽於江左崔光取容於拓拔謝朓層層於齊梁何其恥也至若唐宋之興名材碩德甲於魏晉然而松柏之下女蘿傳焉泉贊畢集鄉原伏焉房杜姚宋不鄉原者也是以亂亂致治爾乃刺蘇味道者以摸稜刺盧懷慎者以伴食此豈房杜姚宋之倫比乎韓范富歐不鄉原者也是以獄可替否爾乃刺張士遜者以和鼓刺王珪者以三旨此豈韓范富歐之倫比乎自宋已降名材碩德盛於有明是故太祖功臣二十一仁宣致治以三楊趙然萬夫之特也然而魏真魏於紙湖三閣老泥塑六佞書之諺是亦鄉原之媚世者而已矣是亦鄉原之亂德者而已矣且夫爲天下之大亂者則必爲天下之大利者矣爲天下之大利者則必爲天下之大似者矣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惡其亂苗也惡佞惡其亂義也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惡鄭聲惡其亂雅樂也惡紫惡其奪朱也惡鄉原惡其亂德也是故孔子之

悉其亂也以其似而後世之且信其不亂也以其利甚利乎爾則爲不  
臣之利則爲不君之利梁冀不臣也而利有廣則不自梁冀而旁排  
之凡與不成臣節者處皆鄉原也是故蔡義親如老婦行步使僕此霍  
光所以孽其邪謀也孔光名儒持祿保位此王莽所以老其賊計也牛  
仙客與時浮沈陳希烈爲人左右此李林甫所以肆其陰謀也裴是老  
病易制關播暗畏不言此元載盧杞所以厚其食積也何執中陸贄無  
所建明此蔡京所以騁其克諂也王次翁工柔媚無幾微忤人此秦檜  
所以堅其謬誤也李東陽頽首而已此劉瑾所以資其濁亂也魏廣微  
懼而自明此忠賢所以啟其闕竊也故曰鄉原爲不臣之利也五代不  
君也而利有道則闕不自五代而旁推之凡與不成君德者處皆鄉原  
也是故李斯分主過此秦皇所以倡其無道也公孫宏順上旨此漢武  
所以蓄其多欲也陳羣譽殿下荀顛拜晉王此曹馬所以售其多端也

浮邱子 卷五

褚淵惜身保妻子此蕭道成所以快其祖代也李勣阿立昭儀爲后此  
武曌所以濟其傾城也范質王溥憚帝英廢每事請具劄子此太祖所  
以廢其坐論也王旦傳會天書稱大禮使此真宗所以夸其淫祀也解  
新黃淮不念舊君鋪陳文學從容密勿此燕王棟所以文其逆舉也故  
曰鄉原爲不君之利也且夫宗廟社稷子孫黎民之所謂不利而以爲  
利天地山川草木鳥獸之所謂不利而以爲利天下聰察高材畫計熟  
籌之所謂不利而以爲利天下激印壯士椎心泣血之所謂不利而以  
爲利是何故也利其母權我權毋煽我奸毋激我汗毋非我非云爾利  
其心乎和煦毋箴我狂心乎暇豫毋鬪我捷心乎簡樸毋繁我辨心乎  
孫讓毋涉我術心乎妥帖毋犯我險心乎圖活毋中我嫌心乎機變毋  
拒我計心乎時宜毋振我習心乎規摹毋買我禍心乎福澤毋忘我德  
云爾語曰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是故君不堯舜願得鄉原爲使

浮邱子 卷五

臣不卑堯願得鄉原爲僞堯舜不鄉原不堯舜者此鄉原之通津堯舜  
不鄉原不卑堯者此鄉原之曲實言於賄者捨鄉原而怒其目聳於聽  
者捨鄉原而逆其耳此不堯舜者之沈疴而乎我者援鄉原以固其交  
後乎我者援鄉原以長其譽此不卑堯者之秘訣不鄉原不可爲使於  
是願爲其使者一風其泉風其萬伏草莽則以鄉原爲學登王庭則  
以鄉原爲政此不堯舜者之所以壽官材不鄉原不可爲僞於是願爲  
其僞者父詔其子師詔其弟捧俎豆則以鄉原爲尊訂衣冠則以鄉原  
爲上此不卑堯者之所以賊人倫不君唯恐不得鄉原鄉原彌恐不得  
不君於是度其爲不君也而不君之度其稍不爲不君也俾其包羞兼  
悔而亦不君之苟非不君則不能借彼垢穢便我私圖借彼昏愚匿我  
拙舉此不堯舜而得鄉原爲使者之所以必遭靈蝕不臣唯恐不得鄉  
原鄉原彌恐不得不臣於是度其爲不臣也而不臣之度其稍不爲不  
臣也俾其席獨獲羣而亦不臣之苟非不臣則不能借彼氣炎分我末  
光借彼肥甘資我餘潤此不卑堯而得鄉原爲僞者之所以必坐无裂  
且夫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於乎廣道即可師  
也其唯改其不善以從善乎是故廣之時不爲廣者則有若李固杜喬  
其人匪唯弗以爲中庸也又視之如糞土此非夫有特操者而能若是  
乎道旣旣能敗道者則有若歐陽修司馬光其人匪唯弗以爲孔子也  
又夷爲亂臣賊子之尤此非夫有特識者而能若是乎甯學固喬之不  
爲廣以折名公巨人之爲廣者毋俾名公巨入廣而盈廷皆廣毋俾盈  
廷皆廣而不獲嘉言讜論之益此非夫有特濟者而能若是乎甯學歐  
陽司馬之貶道以折名公巨人之與道同歸者毋俾名公巨人道而盈  
廷皆道毋俾盈廷皆道而不成杖節死難之忠此非夫有特患者而能

浮邱子 卷五

臣不卑堯願得鄉原爲僞堯舜不鄉原不堯舜者此鄉原之通津堯舜  
不鄉原不卑堯者此鄉原之曲實言於賄者捨鄉原而怒其目聳於聽  
者捨鄉原而逆其耳此不堯舜者之沈疴而乎我者援鄉原以固其交  
後乎我者援鄉原以長其譽此不卑堯者之秘訣不鄉原不可爲使於  
是願爲其使者一風其泉風其萬伏草莽則以鄉原爲學登王庭則  
以鄉原爲政此不堯舜者之所以壽官材不鄉原不可爲僞於是願爲  
其僞者父詔其子師詔其弟捧俎豆則以鄉原爲尊訂衣冠則以鄉原  
爲上此不卑堯者之所以賊人倫不君唯恐不得鄉原鄉原彌恐不得  
不君於是度其爲不君也而不君之度其稍不爲不君也俾其包羞兼  
悔而亦不君之苟非不君則不能借彼垢穢便我私圖借彼昏愚匿我  
拙舉此不堯舜而得鄉原爲使者之所以必遭靈蝕不臣唯恐不得鄉  
原鄉原彌恐不得不臣於是度其爲不臣也而不臣之度其稍不爲不  
臣也俾其席獨獲羣而亦不臣之苟非不臣則不能借彼氣炎分我末  
光借彼肥甘資我餘潤此不卑堯而得鄉原爲僞者之所以必坐无裂  
且夫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於乎廣道即可師  
也其唯改其不善以從善乎是故廣之時不爲廣者則有若李固杜喬  
其人匪唯弗以爲中庸也又視之如糞土此非夫有特操者而能若是  
乎道旣旣能敗道者則有若歐陽修司馬光其人匪唯弗以爲孔子也  
又夷爲亂臣賊子之尤此非夫有特識者而能若是乎甯學固喬之不  
爲廣以折名公巨人之爲廣者毋俾名公巨入廣而盈廷皆廣毋俾盈  
廷皆廣而不獲嘉言讜論之益此非夫有特濟者而能若是乎甯學歐  
陽司馬之貶道以折名公巨人之與道同歸者毋俾名公巨人道而盈  
廷皆道毋俾盈廷皆道而不成杖節死難之忠此非夫有特患者而能

二七七



若是乎有作操之謂定有特識之謂高有特濟之謂裕有特患之謂深  
 唯遷如定唯下如高唯儉如裕唯淺如深是故特者名公巨人之棘刺  
 也唯定醫遷唯高醫下唯裕醫儉唯深醫淺是故特者名公巨人之藥  
 石也悲夫名公巨人物之權衡而風氣之摠也名公巨人謂特曰此  
 吾棘刺也而當宁以名公巨人為耳目則亦曰此吾棘刺也聖論以名  
 公巨人為意指則亦曰此吾棘刺也此為道疑而國將路之兆名公巨  
 人謂特曰此吾藥石也而當宁以名公巨人為耳目則亦曰此吾藥石  
 也聖論以名公巨人為意指則亦曰此吾藥石也此為道信而國將理  
 之兆悲夫特固無求於名公巨人也而天下萬代固有求於特也名公巨  
 人即謂特曰此吾棘刺也而天下之體道者不謂然而萬代之攻道者  
 不謂然此為道疑而可以復信之柄名公巨人也即終不謂特曰此吾藥  
 石也而天下之體道者必謂然而萬代之攻道者必謂然此為道信而

浮邱子卷五

五

可以不移之柄且夫天下之能移人亡若名公巨人也矣譬之風沙乎  
 風沙之所怖覆能使白日移為昏黑名公巨人之所好尚能使君子移  
 為小人爾乃誠體道誠放道者則必不在名公巨人也操縱轉移之內是  
 何也其所謂和煦我之所謂卑身賤體說色微辭以順從人者也其所  
 謂暇豫我之所謂矯謔亡非行能亡算者也其所謂簡嘿我之所謂庸  
 受而自怡拙難而自晦者也其所謂孫讓我之所謂志不帥氣筋驚肉  
 變而不前者也其所謂委帖我之所謂外示檢括內包垢翫而皆不  
 入夷猶自得者也其所謂圓活我之所謂左榮右折丈夫而蒙婦寺之  
 態者也其所謂機變我之所謂狐鼠憑點鬼魅作幻者也其所謂時宜  
 我之所謂資行亡理周容為度者也其所謂規摹我之所謂名實亡所  
 副文質亡所底者也其所謂福澤我之所謂圭組盛而綱紀衰妾享活  
 而民物顛者也詩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宜驕於平名

公巨人乎毋俾天下萬代之人為哲而獨為愚乎毋我棘刺而我藥石  
 國其有瘳乎毋杖鄴原而杖秦隸道其異乎

三疾

浮邱子曰三疾曷謂也一曰驕二曰妒三曰阿以其驕也而驕孰與以  
 其心也而驕乎以其才也而妒孰與以其庸也而妒乎以其邪也而阿  
 孰與以其似也而阿乎以驕驕之常以心驕驕之變以才如如之常  
 以庸如如之變以邪阿阿之常以似阿阿之變常變之局古今之運也  
 於乎多門之室始乎風暨乎朋類無主之器始乎垢暨乎壑能江河會  
 下則波濤俞詭山谷會稜則鬼影會工是乃君子之所以體然失次明  
 然太息也與我聞在昔有操干戈以驕倍畔有積氣酸以生鬪痛有樹  
 奸兜以成爪牙有大刻難以發血脈有設計謀以傾事會有侈屏藩以  
 伐根本有縱親戚以亂天常有恣宦寺以擾國勢所謂操干戈以驕倍  
 畔者豈尤則戰於涿鹿鄭伯則戰於緡葛是也所謂積氣酸以生鬪痛  
 者曹操則心輕漢室桓溫則心輕晉室是也所謂樹奸兜以成爪牙者  
 于辛則為桀之暴臣豎廉則為紂之暴臣是也所謂大刻難以發血脈  
 者秦人好殺則商鞅導之漢吏深文則龐參導之是也所謂設計謀以  
 傾事會者章惇蔡京則以紹述當國張璪柱萼則以議禮黜貴是也所  
 謂侈屏藩以伐根本者晉晉坐大則周政所以下移吳楚倡亂則漢祚  
 幾於中傾是也所謂縱親戚以亂天常者於漢則有若五侯於晉則有  
 若三楊是也所謂恣宦寺以擾國本者於唐則有若北司於明則有若  
 東廠是也其驕也取見其驕也己其驕也取見其驕也己爾乃以心驕  
 則異於此焉其驕維何則匿之於其所不攻匿之於其所不攻則堅之  
 於其所不破堅之於其所不破則好之於其所不情其驕維何則顯之  
 於其所不共顯之於其所不共則陰之於其所不然陰之於其所不然

浮邱子卷五

六

則成之於其所不敢其驕維何則處之於其所不稱處之於其所不稱  
則增之於其所不備增之於其所不備則備之於其所不蓋其驕維何  
則倖之於其所不常倖之於其所不常則捷之於其所不蓋捷之於其  
所不意則跨之於其所不如其驕維何則封之於其所不知封之於其  
所不知則隘之於其所不進隘之於其所不進則拘之於其所不轉其  
驕維何則溺之於其所不堪溺之於其所不堪則積之於其所不舉積  
之於其所不舉則積之於其所不積其驕維何則覆之於其所不悅覆  
之於其所不悅則掩之於其所不備掩之於其所不備則關之於其所  
不勝其驕維何則掩之於其所不爭掩之於其所不爭則履之於其所  
不備履之於其所不備則事之於其所不休其驕也東無由名其驕也  
已其心也東無由誅其心也已此則驕之局變矣我聞在昔有以小人  
桀雄而敵君子有以大夫賢智而問聖人有以交際參差而生機梗有  
浮邱子

以徒黨紛員而立門戶有以記憶細故而涉危機有以偷回坐視而傷  
公道有以能相等勤而滋其不然有以兩相形偪而亡能並處所謂小  
人雄桀而敵君子者鄧析則馳送難辭少正卯則反是獨立是也所謂  
大夫賢智而問聖人者晏嬰則沮尼谿之封叔文仲則竊柳下之位是  
也所謂交際參差而生機梗者周瑜年少則為程普所陵王且老成則  
為寇準所短是也所謂徒黨紛員而立門戶者牛李之譽則排斥公行  
於朝廷蘇程之隙則辨難構始於文學是也所謂記憶細故而涉危機  
者廉頗廷辱相如不自忘其戰功賈復謀殺寇恂不自敢其部將是也  
所謂偷回坐視而傷公道者魏相不為趙廣漢解免廣漢死而相損王  
導不為周伯仁解免伯仁死而導損是也所謂能相等勤而滋其不然  
者張儀於蘇秦則暴其短李斯於韓非則害其能桓溫於王猛則害其  
猜曹操於孔融則生其忌是也所謂兩相形偪而亡能並處者公孫宏

蓋而河不得不擠蓋仲舒發漢武臣而舉不得不擠蓋張湯智而詐  
不得不擠蓋張說文而後不得不擠蓋崇王安石經術而固不得不  
擠司馬光強居正勇而剛不得不擠蓋拱是也其如也眾知其如也已  
其才也眾惜其才也已爾乃以庸如則異於此焉其如維何則委性一  
高一下委性一高一下則文采一媿一妍文采一媿一妍則媿如妍媿  
如妍則妍以裂而媿以榮其如維何則血性一寒一熱血性一寒一熱  
則朋儕一虛一盈朋儕一虛一盈則虛如盈虛如盈則盈以匿而虛以  
考其如維何則計畫一奇一平計畫一奇一平則事一遲一速事  
一遲一速則遲如速遲如速則遲以對而遲以張其如維何則齒頰一  
利一頑齒頰一利一頑則抗論一短一長抗論一短一長則短如長短  
如長則長以賊而短以橫其如維何則操履一約一放操履一約一放  
則行已一淫一貞行已一淫一貞則淫如貞淫如貞則貞以在而淫以  
浮邱子

其如維何則聲聞一芳一臭聲聞一芳一臭則治物一極一遺治物  
一極一遺則極如遺極如遺則通以罪而極以全其如維何則道德一  
炯一盲道德一炯一盲則捫心一人一天捫心一人一天則人如天人  
如天則天以窒而人以行其如維何則事業一完一苟事業一完一苟  
則風世一妖一人風世一妖一人則妖如人妖如人則人以絀而妖以  
尊其如也眾無由名其如也已其庸也眾無由棄其庸也已此則如之  
變局矣我聞在昔有工蠱惑以長怨尤有貪榮利以發怨毒有甘佞諛  
以悅聽睹有習柔順以來禍殃有席寵倖以成奸弄有結權貴以資進  
取所謂工蠱惑以長怨尤者趙梁阿於桀費中阿於紂是也所謂貪榮  
利以奉怨毒者榮公阿於厲石父阿於幽是也所謂習柔順以來禍殃  
者周青臣阿於秦祝欽明阿於唐是也所謂習柔順以來禍殃者幸詬  
阿於吳王衍阿於晉虞世基阿於隋周延儒阿於明是也所謂席寵幸

以成悔弄者優施阿於晉宋朝阿於衛魯阿於秦董賈阿於漢是也所謂結權貴以資進取者吉溫羅希夷阿於李林甫呂惠卿韓絳阿於王安石句龍如淵阿於秦檜趙文華阿於嚴嵩是也其阿也衆謂其阿也已其邪也衆謂其邪也已爾乃以似阿則異於此焉其阿維何則標忠信以欺其腹標忠信以欺其腹則胃端慈以證其貌胃端慈以證其貌則列寵榮以久其居其阿維何則賣恭儉以成其名賣恭儉以成其名則彌敬誠以將其事彌敬誠以將其事則荷眷佑以多其賜其阿維何則竊明勳以弄其智竊明勳以弄其智則考駭博以實其對考駭博以實其對則時顧問以適其旁其阿維何則作果敢以聲其能作果敢以聲其能則苛擊斷以治其細苛擊斷以治其細則資倚杖以收其下其阿維何則披悃欵以結其好披悃欵以結其好則進中庸以受其知進中庸以受其知則擢崇階以快其志其阿維何則養肥大以舉其體

浮邱子

卷五

養肥大以舉其體則卜吉祥以載其福卜吉祥以載其福則頌厚稱以贈其身其阿維何則辟慈愛以芘其親辟慈愛以芘其親則執是非以兩其辨執是非以兩其辨則移公義以就其私其阿維何則修煥雅以事其友修煥雅以事其友則倒名實以通其情倒名實以通其情則驚美譽以塞其謗其阿也衆無由名其阿也已其似也衆無由燭其似也已此則阿之變局矣昔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於乎孔子之所謂三疾與吾之所謂三疾則曷為其皆有古今升降之殊乎語曰如蠟生木木有異心其是之謂乎君子知三疾不可以無醫則三箴不可以毋作三箴曷謂也一箴曷曰毋整爾外毋滿爾中爾之益也蒙爾之損也邱山以叢曷其奈何弗降二箴曷曰爾能乎爾之弗能而人將已乎爾蓋自考乎爾弗自考而天將已乎人

乎人乎不爾以批抵乎天乎天乎不爾以輔乎三箴阿曰物則皇降之威儀聖定之操其始者鄣其末習其是者伐其非阿奚以為阿奚以為雖然三箴不可以無徵無徵則不信君子於是又實之以三徵三徵曷謂也於易徵之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謂驕之不可以萌也此其徵於書徵之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疴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君子謂妒之不可以逞也此其徵於孔子徵之曰惡是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君子謂阿之不可以訓也此其徵

浮邱子

卷五

浮邱子曰五習曷謂也一日滑二日忤三日匿四曰剽五曰倍毋為功首毋為過終毋為德招毋為德叢言不知其所底行不知其所踪親不知其所私疏不知其所公朝起而暮訖不知其所動息神出而鬼入不知其所至從偶合而更離不知其所愛惡乍方而又圓不知其所異同是謂滑長毋帥屬師毋策弟父母迪子兄毋約季甘醉飽以流其心遷歲月以寬其慮借和平以飾其度假孫讓以高其義事有成例因循蹈襲以塞其智物有遺情彌縫禁忌以緩其果國有不祥了無文經武緯以捍其苗民有無告了無仁思義色以大其庇是謂忤天人毋析古今毋熟賢愚毋根安危毋燭駕虛談而凌獵之苛細節而檢束之鼓俳語而樂道之鋪近舉而點綴之皇帝王霸次第不詳而頌之禱之唯恐後之股肱心膂蓄積不詳而福之祿之若固有之禮樂兵刑表裏精猶不

詳而處非其擬自謂能之人心風俗汚隆得喪不詳而蔽於所見姑與  
安之是謂陋不度而自明多端而寡要道聽而塗說一趨而百倣習於  
耳而愚於目捷於影而滯於數大力者吾畏之則奉其愛憎以爲品題  
私心者吾媚之則據其是非以爲風教紛云者吾狃之則隨其作止以  
爲事宜便利者吾羨之則觀其疾徐以爲機妙親理歧而不知求口  
應實衷而不知止操其勝算而不知非傳爲秘訣而不知恥是謂割外  
和而內塞情甘而義遲包羞而致飾蓄疑而好殺短於學而詳於計泥  
於物而規於時分人以財則多與少取有難色予人以名則欲揚故抑  
有微詞倡人以行則故前故卻有僭步告人以言則若吐若茹有遁辭  
匪不忠厚而所闕損實多與爲委蛇而所爲決實多思詎不足固結賢  
棄而爲世所輕實多力量不足扶舉道義而與惡同歸實多是謂倍書  
日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悲夫習必有其所由萌必有其所由極必有其

浮邱子

所由更君不好而則卿大夫士庶人好滑君不好勞則卿大夫士庶人  
好玩君不好古則卿大夫士庶人好陋君不好誠則卿大夫士庶人好  
剽君不好廣則卿大夫士庶人好恪此其爲五習之所由萌乎充滑之  
盡必責君國以衛身家充悅之盡必貪天地以苟性命充陋之盡必毀  
冠履以賊倫物充剽之盡必結朋比以撓氣數充恪之盡必據窟宅以  
犯不祥此其爲五習之所由極乎何以醫滑爛之忠孝節廉以實其衷  
何以醫玩曠之天地民物以實其事何以醫陋曠之經傳史冊以實其  
學何以醫剽曠之老成典刑以實其規何以醫倍曠之慷慨調達以實  
其義此其爲五習之所由更乎傳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言習  
不可以不更也是故春秋之士習於維新仲尼更之七國之士習於游  
說子與更之漢士習於調諛汲黯更之晉士習於放誕下臺更之予何  
人乎生斯世也爲斯民也望仲尼子與而不得見則庶乎汲黯下臺之

亞乎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予乎予乎苟禮義之不愆則庶乎取千  
萬人之積習而磨洗之乎苟發憤而不知老則庶乎取數百年之積習  
而薰蒸變化之乎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予未之逮也其有志乎

仕解上

浮邱子曰蓋仕之道爲三爾爲民爾爲物爾爲聖聖者仕之恥民弗仁  
壽仕之恥物弗豐殖仕之恥主無學則弗聖聖民無運則弗仁壽物無  
根則弗封殖貢之以阿偏則主無學操之以慘礪則民無運席之以頑  
頤則物無根骨氣委薄則貢之以阿偏性始特亡則操之以慘礪事勢  
驚緩則席之以頑頤弗軌於正則骨氣委薄弗得其養則性始特亡弗  
自任以重則事勢驚緩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漿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是不以懲非其人而尸素無其  
具而杖吾者乎蓋仕之道貴靜貴持貴和貴裕貴勤貴特靜生於度持

浮邱子

生於守和生於情裕生於才勤生於志特生於氣度生於威儀守生於  
風節情生於肝膽才生於識見志生於精神氣生於道義威儀生於則  
天象地風節生於清心寡慾肝膽生於懷誠秉忠識見生於明倫察物  
精神生於盤根錯節道義生於扶世翼教故曰不則天象地則忘勝敬  
不清心寡慾則私勝公不懷誠秉忠則名勝實不明倫察物則今勝古  
不盤根錯節則驟勝常不扶世翼教則羣勝獨毋忘勝敬然后其仕也  
祇祇焉毋私勝公然后其仕也體體焉毋名勝實然后其仕也不不焉  
毋今勝古然后其仕也秩秩焉毋驟勝常然后其仕也綽綽焉毋羣勝  
獨然后其仕也肅肅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書曰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日三有俊克即俊是不以事人與位稱材與  
道濟者乎蓋仕之道毋取翩翩毋取膠膠毋取膠膠毋取膠膠毋取  
取瞿瞿休休毋取胸胸毋取緝緝毋取颯颯毋取颯颯毋取颯颯毋取



則其政歧其政歧則其國岐仕出於三塗者其人麗其人麗則其政麗其政麗則其國麗仕出於四五塗者其人亂其人亂則其政亂其政亂則其國亂詩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兮伯兮廢所與同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榮榮衣服舟人之子能艤是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是不以讓紛紛云云之不可為理而狀僥倖之可恥者乎蓋仕之道材在人運在天鑑在輔樞在三天之運不中人之材其律乎天之運中人之材偉然而輔執能盡達於主乎主執樞能盡拔於羣乎輔執鑑達於主主執樞拔於羣然而能專意勵精於天人之所注視者乎能勿雞鶴並棲乎能勿玉石紛糝乎能勿牽掣以伸賢俊之必然乎能勿積歲月浸滯之力而羣無知者駕而加諸我冠博帶之上乎能剖乎能斷乎能馭除乎能蕩廢之乎能削其株而掘其根乎書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浮邱子

卷五

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是不以責君子操縱世柄費用直道扶其元氣而進止人材貴不差之豪蓋謬以千里者乎

仕解下

浮邱子曰師儒之事通乎君國者有範而仕者也師儒不關君國者無範而仕者也居恒之事通乎時會者有具而仕者也居恒不關時會者無具而仕者也昔孔子之門大都王佐之器與奔奏後先之材孟子之門大都與聞王霸德力之辨王通之門多將相歐陽修之門多文章節義之士是謂師儒之事通乎君國是謂有範而仕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有範也夫昔伊尹起於有莘之野以堯舜其君其民為志卒能相湯伐夏格於皇天管仲脫堂阜之囚以落屏周室富彊齊國為志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葛亮隆中對亡過數十言而漢用之於是跨荆益而成霸業王朴上平邊策亡過數百言而

周及宋次第用之於是卷吳蜀而障幽并是謂居恒之事通乎時會是謂有具而仕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有具也夫爾乃其為韋布也養之兒童稚齒以長其驕東之鄉師村學尺言寸行以止其宗習之聲韻排偶四對八比以窮其好屏之經史百家以塞其通迷之有道君子以匿其執釣之主司以獻其工食之富貴利達以放其欲伺之公卿門賈四顧無人以惜其行結之五羣六友以張其駭沿之訛謬倡之謠詠以亂其稱襍之街談巷議以增其陋索之姪詞俳語一切非聖之書以汨其靈及乎其通朝籍也臨之君長以駭其分察之察友以迷其方推之文案迫之期會以苦其志試之奸吏猾胥以覘其旁籠之高爵厚精以生其羨餌之金玉錦繡與馬婢妾以破其防導之東塗西抹左遷右就以多其計習之柔聲軟態如脂如韋以佞其情標之魁梧奇偉垂紳委佩以載其福守之委瑣握璫以賤其名飾之老成

浮邱子

卷五

端怒以著其貌蓄之汙垢雜薦以實其腸根之不通上下古今以弱其植駢之師心自用惡直取正以騰其狂提之匪人以助其非播之中外訕笑以持其短長是謂師儒不關君國是謂無範而仕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無範也夫爾乃其為韋布也偷之天地以苟其寄濬之民物以坐視其窮觀之陰陽寒暑日星雷電以眩其候真之聖狂賢否治忽安危以外其情吐之酸寒以腐其氣處之淋隘庫下以側其躬樂之妻孥童僕以忘其佗環之里氓市卒顛倒扶掖以悅其從繼之博奕飲酒以荒其業納之衣冠媒孽以靡其風奄之歲月以成其習叩之文經武緯了無所有以病其空及乎其通朝籍也奏之薄伎細故以塞其職疵之大體以晦其光操之目前以圖其倣匱之數十年之後以致其傷寬之思慮以適其性積之類網漏網以廢其能諛之大平以擊其渠諱之水旱盜賊以緩其懲甘之醉飽以肥其私慘之鰥寡孤獨廢疾

無告以塞其聞露之底裏以知其薄重之粉飾功專以文其嘗困之左  
 支右吾以畏其難捷之朝然暮疑罔知所措以損其權倒之是非好執  
 刑賞予奪以厚其咎亟之天怒人怨眾鮮親離以暴白其不然是謂居  
 恒不關時會是謂無具而仕書曰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具也夫悲夫  
 身為師儒而不敢以君國之事委之或委之而師儒動輒拙數無能為  
 之則終於不委之此師儒之恥也不以君國之事委師儒則且委不師  
 儒者鼓天下而從之既委不師儒者鼓天下而從之則且橫出其論斷  
 皆師儒之無人雖其忠純豁達者亦嘗之而信不師儒者之大有人雖  
 其愚佻巧穢者亦信之此君國之恥也身為居恒偃息之身不為時會  
 輕重緩亟之身俾造物可以生之可以死之大廷可以有之可以無之  
 者此居恒之恥也身不為時會輕重緩亟之身而反為時會枝離膠葛  
 不耐瞻印之身眾欲死之而故生之則以為造物之元氣往而患氣復  
 存耶乎

眾欲無之而故有之則以為大廷之君子消而小人長者此時會之恥  
 也且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然則如之  
 何其樹人也日莫若礪教學稽名實天下之政出於材材出於有學者  
 有學者出於教教出於尊道德道尊然後古意入古意入然後能臻  
 磨能球磨然後人材特人材特然後舉禮樂治兵刑舉禮樂治兵刑然  
 后國本固而不可拔是故道德非迂闊之事也直國本也爾乃勿用道  
 德之本教天下爾乃用文藝之末教天下而一章句之安爾乃以為傳  
 心之訣一鑊辭結采之工爾乃以為濟時之需是庸足以鼓鑄名材矣  
 乎天下之福出於功功出於有名者有名者出於實實出於德德積蓄  
 積蓄然後自任重自任重然後能幹濟能幹濟然後羣望歸羣望歸然  
 后被潤澤大豐美被潤澤大豐美然後國脈旺而不可弛是故蓄積非  
 一身一家之事也直國脈也爾乃於素所蓄積則闕焉不講爾乃於驟

應考則驟然可以為國家倚杖之人而一庸夫之譽爾乃以為國之  
 公論一私人幸子之援爾乃以為古之直道走庸足以因其名而既其  
 實矣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仕其道是故三代上之  
 選士命官得君柄政皆自其道德蓄積而來三代下之選士命官得君  
 柄政自於道德蓄積而不可瑕疵者鮮矣自周已降內聖外王之旨微  
 於是鼓其邪說詖行以毒天下自漢已降聖賢傳之體闕於是獵其  
 一知半解以小天下自魏晉已降禮法地而名教廢於是人心放誕弗  
 章厥常自隋唐已降德行薄而詞賦工於是士氣浮動難與有成自宋  
 元明已降道學繼而權奸橫於是朝局紛云莫知其紀至於今也歧官  
 常與躬修而二之又歧躬修與文藝而二之又歧古之文藝與今之文  
 藝而二之又歧出於文藝之末者與並無能出於文藝之末者而二之  
 於是人物衰少不可復振且夫不振者乃其不可以不振者也於何振  
 之曰士之克自樹立平居不肯墮落風氣之中者能振之草廬而有天  
 地萬物之榮登王庭而有頤頤上下於禹皋伊傅之志者能振之明師  
 益友之力相與發揮聖賢傳主張內聖外王者能振之破記誦詞藻  
 而揮大本破苟且補苴而覈實事者能振之賢大夫之聰明正直柄進  
 退高下而公其道古其心者能振之接九州之士而不皮相居百僚之  
 長而不汗顏者能振之大君齊莊中正爾雅深厚詠歌先王之風以風  
 天下者能振之毋有我之見而儻天下人材於邊幅之中毋有人之見  
 而蹙天下人材於機械之中者能振之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  
 身以道修道以仁是故不主道德而思鼓鑄名材猶擇瘠土而養禾也  
 也

公孫玉而求文采也猶蓄鉛刀而以代干將之用也不攻蓄積而  
 一

浮邱子卷之六

益陽湯鵬海秋著

九材

浮邱子曰九材 曷謂也 一曰古今間出之材 二曰剛柔並濟之材 三曰  
 配深不測之材 四曰果敢擊斷之材 五曰紛云揮霍之材 六曰聰明曲  
 到之材 七曰文章靡麗之材 八曰辨對捷給之材 九曰使令輕使之材  
 古今間出之材 其讀書論世恢恢如也 其觀天察地章章如也 其仁民  
 愛物肫肫如也 其體優其用贍其言該其行詳是材也 國有大典禮其  
 學足以攷義足以斷國有大政事其慮足以達力足以辨國有大蓄言  
 其功足以補氣足以勝國有大奸蠹其靜足以闔動足以窮是材也可  
 使上列毋使庫 可使獨任毋使羣 可使朝夕毋使遠 可使心胥毋使疑  
 是材也 使之庫 則道不尊 道不尊則賢愚溷 賢愚溷則苦控連 苦控連  
 則濟事難 使之羣 則權不壹 權不壹則是非橫 是非橫則費調劑 費調  
 劑則奏效緩 使之遠 則地不親 地不親則嫌出位 嫌出位則啟沃隔 啟  
 沃隔則君德愆 使之疑 則天不屬 天不屬則貴見幾 貴見幾則去留決  
 去留決則臣志傷 是材也 或千歲而一生 或五百歲而一生 或一代而  
 數人或數十代 而無一人 或生數人而一代 賴之以成運 或生一人而  
 一代不能賴之 則積數十代數百代 賴之以成運 詩曰 山有榛 隰有苓  
 云 誰之思 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言古今間出之材 使人寤  
 寐以求之也 剛柔並濟之材 其德性之養 淑淑如也 其志氣之發 廉廉  
 如也 其事物之情 灼灼如也 其體厚其用中 其言的其行舒 是材也 時  
 之可則先焉 時之否則後焉 一先一後 其機隱然 勢之順則縱焉 勢之  
 逆則操焉 一縱一操 其指較然 數之常則趨焉 數之變則避焉 一趨一  
 避 其度寬然 理之正則合焉 理之倚則分焉 一合一分 其神豁然 是材  
 也可 使受事於英王 可使受事於閔王 可使共事於羣賢 可使共事於

羣小是材也 受事英王 則毋投所忌 毋投所忌 則兩情入 兩情入 則諫  
 必行 諫必行 則英王聖受事閔王 則毋中其所敗 毋中其所敗 則元氣存 元  
 氣存 則眾不攜 眾不攜 則閔王安 共事羣賢 則毋銜所長 毋銜所長 則  
 智勇出 智勇出 則績必舉 績必舉 則羣賢成 共事羣小 則毋奪所樂 毋  
 奪所樂 則心迹自心 迹自則政不到 政不到 則羣小服 是材也 得則社  
 稷之賴 失則社稷之羞 起則蒼生之福 廢則蒼生之憂 無其人 則天命  
 人心無所附麗 而有其人 則親戚君臣 上下咸得所馮 依而不能名其  
 所由 詩曰 桑亦不茹 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 不畏強禦 又曰 不斃不隸 不  
 剛不柔 救政優 優百祿 是道言剛柔並濟之材 以其身為天下重輕也  
 溫深不測之材 其體逸而難名 其用超而獨得 其言偉而有物 其行妙  
 而不常 是材也 有所謂鮮或譽之 毋厭媚笑 毋報侮辱 毋忿摧頹 毋傷閑淡 毋談佻毋  
 有所成 鮮或譽之 毋厭媚笑 毋報侮辱 毋忿摧頹 毋傷閑淡 毋談佻毋

驕矜毋頹元 毋雜冗 是材也 賓之師 然後本末見 本末見 則議論勝  
 議論勝 則頑懦興 卿之孤 然後朝野屬 朝野屬 則經制立 經制立 則  
 治安成 宏之鉅 之然後知 遇偉知 遇偉則表裏稱 表裏稱 則物望歸 疑  
 之難 之然後精神吐 精神吐 則功各奇 功各奇 則官材最 是材也 毋頹  
 指而氣使之 毋樂嗟而苦咄之 毋親取而神遺之 毋面從而腹誹之 是  
 材也 樹骨特故 所恥多於所榮 閱世深故 多去多於所就 所榮則能實  
 也 所恥則能卻 也 所就則能濟 也 所去則能泰 也 詩曰 彼君子兮 噬肯  
 適我中心 好之曷飲食之 又曰 淑人君子 其儀一 兮 其儀一 兮 心如結  
 兮 言醞深不測之材 不與時俗低昂 曲折也 果敢決斷之材 其體勁而  
 不膈 其用奮而能徃 其言厲而有稜 其行孤而無與 是材也 眾皆偃息  
 爾乃任天下 所不能任 眾皆遲頓 爾乃先天下 所不能先 眾皆濇汚 爾  
 乃操天下 所不能操 眾皆憂惑 爾乃發天下 所不能發 眾皆柔撓 爾乃



犯天下所不能犯衆皆慈憐爾乃鋤天下所不能鋤是材也兵刑之所長禮樂之所短也功名之所開道德之所閉也豪傑之所與聖賢之所教也霸彊之所師帝王之所使也是材也文以禮樂則兵刑斂戢兵刑斂戢則性情醇性情醇則威儀協威儀協則服物深實以道德則功名體全功名體全則問學遠問學遠則規摹大規摹大則措事廣繩以聖賢則豪傑心降豪傑心降則根本正根本正則意見交意見交則處世平馭以帝王則霸彊計折霸彊計折則體統詳體統詳則條理就條理就則成功易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果敢擊斷之材貴以敬始終也紛云揮霍之材其體疏而不備其用闕而少中其言快而可聽其行積而能理是材也人舉其易爾舉其難人治其簡爾治其繁人用其緩爾用其急人得其室爾得其通其疾如風其迅如雷其游如龍其馳如馬是材也使領方

洋子 卷六

三

隅則裕毋趨禁掖使管簿領則秋毋總事要使辨一官則濟毋長百僚使攝數職則能毋料百世是材也趨禁掖則氣質靈氣質靈則行檢塵行檢塵則格非難總事要則精神散精神散則端委泄端委泄則施令舛長百僚則愛惡縱愛惡縱則取捨隨取捨隨則人材下料百世則利害隱利害隱則因革反因革反則圖是素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又曰靡聖管管不實於宜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言紛云揮霍之材俾知所矜式也聰明曲到之材其體順而兼雜其用巧而能遂其言滑而微中其行熟而多宜是材也大事未舉其要先測其槩細事未詳其用先度其可難事未竟其成先出其奇易事未究其旨先獲其便是材也以之事君則得其驩心以之交友則得其美譽以之取

下則得其策力以之使民則得其誦是材也求如古之事君未能也揣意旨而已矣揣意旨則好尚同好尚同則教對順教對順則褒寵固

求如古之交友未能也修辭令而已矣修辭令則名義借名義借則聽暗浮聽暗浮則流布邀求如古之馭下未能也警思私而已矣警思私則門賓開門賓開則羣巧進羣巧進則奔奏勤求如古之使民未能也樹威令而已矣樹威令則閭閻畏閭閻畏則羣愚偏羣愚偏則諛美作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吾人之愚亦維斯矣言聰明曲到之材俾知所遵省也文章靡靡之材其體薄而失實其用浮而近名其言剝而多膚其行淺而犯律是材也鴉苑圍資涉獵則藻采富拾故智備記問則腹笥便修儀容整衣裳則聲稱雅勤教育納後進則徒侶感是材也毋使領政毋使馭民使領政則筋骨軟筋骨軟則擔荷搖擔荷搖則債職必不然則性習傲性習傲則察識疏察識疏則借理甚使馭民則心膺閔心膺閔則肥瘠蒙肥瘠蒙則羣怨結不然則條教屬條教屬則進止沮進止沮則時宜奪詩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洋子 卷六

四

玉殊異乎公族言文章靡麗之材不可以充棟梁之選也辨對捷給之材其體柔其用詭其言易其行違其比意造端踴躍如也翩翩如也其張目掉舌喋喋如也呶呶如也是材也聖之遠謨則罔所聞而據拾凡近爲其學國之大體則罔所知而蒐羅瑣屑爲其才天之消息則罔所洞而禱設陰陽鬼神卜筮爲其智民之痛癢則罔所關而詭語兵戈水旱疾疫爲其仁是材也毋居以密邇毋接以頻數毋縱以許可毋資以援繫居以密邇則伺候易伺候易則端倪得端倪得則短長持接以頻數則諛諛諛諛諛諛則界限移界限移則黑白倒縱以許可則夸飾盈夸飾盈則濡染及濡染及則人心壞資以援繫則關說衆關說衆則貪求橫貪求橫則風尚非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又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言辨對捷給之材不可爲其所賣也使令輕便之材其體玩其用陋其口情其行賤其俛肩承睫沾沾如也踰踰如也其受令趨事僕僕

如也控控如也是材也貴戚權門之所驩而老成典刑之所厭也王公大人之所需而正直君子之所拒也是材也不惟貴戚權門之難云爾  
稔假而老成典刑亦心之亦腹之不惟王公大人之需云爾稔假而止  
直君子亦左之亦右之是故積其勞則轉轉其長則結實職其  
盛則列顯榮極其用則先賢替是材也可使治於事毋使治事可使用  
於人毋使用人使治於事則紀律嚴紀律嚴則周旋謹周旋謹則本分  
得使治事則軌物裂軌物裂則舉動嚴舉動嚴則趨狀嚴使用於人則  
恭敬生恭敬生則視聽壹視聽壹則佚志收使用人則難貯作難貯作  
則出入遲出入遲則敗節萌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蕪否匪手攜之言示  
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言使令輕便之材可鞭策之而不為其所優  
禮也於乎九材墜降存乎運九材得所存乎用是故君相之道與醫匠  
等凡匠醫木大木不為椽細木不為棟直木不為輪曲木不為柄凡醫  
浮邱子 卷六

審藥玉札丹砂於以引年天雄烏啄亦以活人是故為君者不可以不  
法舜文為相者不可不法管僑舜文之所以聖虞周之所以治亡過擇  
能而使之稱材而用之故書曰汝翼曰汝為曰汝明曰汝聰詩曰疏附  
曰先後曰奔奏曰禦侮此舜文能使材得其所也管僑之所以賢齊鄭  
之所以治亡過擇能而使之稱材而用之故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於  
是立隰朋為大行立甯戚為大司田立王子城父為大司馬立賓胥無  
為大司理立東郭牙為大諫之官鄒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使子羽  
為辭令使裨諶謀可否使馮簡子斷大事使子太叔對賓客此管僑能  
使材得其所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是故中材擴而  
充之與上材等其成下材灌而新之與中材等其用此非振古之材多  
於方今之材也得其所而已矣上材蔽而過之與中材等其功中材汚  
而染之與下材等其過此非天地之材不供國家之用也不得其所而

已矣有上下古今之識則辨材如鏡有操縱歛闔之能則用材如御如  
鏡則漸如御則詳此無它君法聖相法賢而已矣無上下古今之識則  
辨材如警無操縱歛闔之能則用材如禪如警則獨如稱則輕此無它  
君不法聖相不法賢而已矣

八抑

浮邱子曰操大柄以進止天下人材者升之則極於九天之高也抑之  
則墜於九淵之深也升之義勝耶抑之義勝耶曰抑之正所以筦子其  
為升之也是適何說也不去稂莠則嘉禾不生不剔穢碛則理美不辨  
不鞭駑駘之足則華駟不至不狝鴟鴞之口則鳳皇不鳴不汰惰工之  
食則匠不魯般匿其能不刪庸醫之說則扁鵲秦和歛其技是故抑之  
正所以筦子其為升之也一日用緩持急以抑其躁二曰握其照偽以  
抑其誑三曰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四曰較長短以抑其所不能五日

正義直指以抑之六曰微言曲指以抑之七曰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  
卒抑之八曰不徇常見料其為非而蚤抑之所謂用緩持急以抑其躁  
者夫人之常情守虛穴則放廢營仕進則急於自伸本庸庸則退藏真  
才能則急於自見是故仕進者名譽之勢也才能者德性之靈也爾乃  
急於自伸矣爾乃又擇其肥美以餌之勢不能毋以仕進破壞其行檢  
行檢愈壞則名譽愈下名譽愈下則風俗愈非非所以救官常而清朝  
廷也爾乃急於自見矣爾乃又標其許可以縱之勢不能毋以材能增  
長其氣馭氣馭俞勝則德性俞微德性俞微則事功俞少非所以鑄羣  
品而佐國家也吾聞街女不貞街士不信蔡澤蘇秦立談而取卿相無  
乃太易乎朱朴郭京無根而被朱紫無乃不祥乎是故君子寒所求慎  
所與薰心仕進者使之杖性依仁而守其常驥騁才能者使之遵法畏  
繩而折其銳前之沈之使自照之規之使自就之綜之嚴之使自

攻之盤之錯之使自成之勉而未幾則更厲之矣而未入則更詳之量而未合則更裁之往而未宜則當其可而後授之詩曰北蘭之支童子佩麟雖則佩麟能不我知其蘭之葉童子佩麟雖則佩麟能不我甲此謂用緩持急以抑其躁也所謂推真照偽以抑其詭者夫薰蕕異器蘭艾異香此易辨也是非濁實善惡濁名所難知也則有若仁義忠信之實不云是乎爾乃以溫詞託之乎仁爾乃以厲色託之乎義爾乃以曲謹小廉託之乎忠信似是也而非也實云何不濁乎則有若聖賢豪傑之名不云善乎爾乃以雜學附之乎聖爾乃以駁才附之乎賢爾乃以高言孟行附之乎豪傑似善也而惡也名云何不濁乎是非濁實爾乃至於支離曲辟而不可堪善惡濁名爾乃至於顛倒推錯而不可同是故劉歆亂賊而假周官趙普貪婪而託論語則濁實之極也不韋姪克而號尚父馮道梁佞而稱元老則濁名之極也辟彼土龍文章首目其

浮邱子 卷六

七

而非龍也率牛之駭似虎而非虎也鈎吻似黃精而生死功用相反也蛇淋似靡蕪而弗能芳也今欲禱土龍以興雲雨籠翠牛以長山獸服鈎吻以求長生佩蛇淋以辟不祥豈惟弗能又滋惡焉是故君子毋以近似之說證其然疑毋以嘗試之舉名其勇怯毋以親密頻數之驩度其不我欺也而腹心之毋以奔走騰沓之勞度其為我用也而爪牙之毋以眾所游敷而廢我繩尺以從其好毋以古所流傳而強加於今之族類以高其稱書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又曰恭儉惟德無域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此謂握真照偽以抑其詭也所謂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者私莫私於父兄子女之愛雜進也私莫私於朋友故舊之好膠結也私莫私於左右使令之請橫行也父兄子女之愛雜進爾乃厚姻亞而薄疏遠朋友故舊之好膠結爾乃重交游而輕名器左右使令之請橫行爾乃開貨賄之門而閉寒賤

之路厚姻亞薄疏遠則士氣傷重交游輕名器則國柄移開貨賄之門閉寒賤之路則物論潰騰而人心誕妄且夫士氣國柄物論人心俱已不可恃則豈不為社稷之憂乎是故衛鞅干進以變臣卒胎秦禍孔光固寵以外戚竟墮漢業林甫與援以官如遂醜唐唐自蔡京買譽以罔覽必耗宋祚語曰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道者國必危愚莫大焉是故君子甯使人以我為可憐勿使人以我為可狎甯使人以我為可拒勿使人以我為可求甯為其符毋為其隨甯為其白毋為其疑甯窮情於父兄子女毋得罪於疏遠之士甯取詬於朋友故舊毋買恩於薦舉之員甯威及於左右使令毋侵禮於寒賤之儒此非獨以塞徑實而呈材實也三綱九法之所以得其理四時百物之所以得其序則莫不由之身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詩曰厭逸行路豈不夙夜長行多露此所謂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也所謂校長短以抑其所不能

浮邱子 卷六

八

者夫有所能必有所不能人之器局使然其所能必諱其所不能人之情計使然檉柏之材洪為棟楹為椽宜中繩曲中鈎順所施也劍戟能揮而不能縫緝錐鑽能入而不能擊斷量所受也爾乃溺其愛伴其中於是乎以其所能並信其所不能爾乃苛其微費其怒於是乎又以其所不能並廢其所能以其所能並信其所不能爾乃謹守者使之通方小知者使之大受近規者使之遠畧鮮克濟矣以其所不能並廢其所能爾乃通方不成也並其謹守而棄之大受不勝也並其小知而棄之遠畧不辨也並其近規而棄之鮮克濟矣是故腹深淵為令僕則有餘摠師北伐則不可王介甫為翰林學士則有餘居輔拂之地則不可孺子能舉一羽烏獲能舉千鈞牛能耕墾能走今夸犇子之勇令與鳥獲敵則何異驅之鋒刃而斃之乎責牛不如驥而奪其耕則何以塞牛之悲嗚乎是故君子之官人也才當其職非其職毋任其才職當其才



叢溥之間則提擊羣物而不可當矣爾乃順比滑澤之性汗漫突盜之智騰踴散亂之槩鉤錄疾力之能於人材則為贅瘤於民物則為蠹賊栖之微末己不勝其微也爾乃擢之魏顯以駭羣聽予範我馳驅已不勝其勞也爾乃假之柄藉以槐園是乎左右嚙召已不勝其醜也爾乃擠之縉紳先生之列譽其所不可舉乎且夕期會已不勝其諂也爾乃委之社稷遺孤之寄信其所不可信乎是故相如料趙括而中巨源料王衍而中成敗若符契也王猛料慕容而中九齡料祿山而中順逆若燭照也語曰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是故君子有必嚴之界限毋以盈庭所忽而遂忘之有必慎之名器毋以雜材可錄而竝進之有必伸之禁令毋以功罪未明而姑待之有必削之根株毋以恩怨不測而遽捨之有必振之玩愒毋以不涉吾事而兩存之有必破之控掣毋以或貽後患而中止之書曰爾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浮邱子 卷六

此謂不佞常見其為非而蚤抑之也此行此八抑而羣邪不侮眾正不與紀綱不肅於當代風會不登於上古者吾未之前聞弗行此八抑而羣邪僻眾正興紀綱肅於當代風會登於上古者吾亦未之前聞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故君子必先治我然後治人我弗睢盱然後能用緩持急以抑其躁我弗曖昧然後能握真照偽以抑其詭我弗溺於慾然後能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我弗窒於用然後能較長短以抑其所不能我弗為彊者所持然後能正義直指以抑之我弗為淺者所料然後能微言曲指以抑之我弗執己之愚以居議論之揔然後能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卒抑之我弗規時之宜以滋隱然之患然後能不佞常見其為非而蚤抑之是故知言養氣弗睢盱之本也窮理盡性弗曖昧之本也嚴於聖狂人禽之界弗溺於慾之本也熟於上下古今之故弗窒於用之本也剛而無滓弗為彊者所持之

本也寬而有制弗為淺者所料之本也勤學好問常有以下人弗執己之愚以居議論之揔之本也觀天察地常有以先人弗規時之宜以滋隱然之患之本也是故君子貴有本

審類

浮邱子曰凡物莫不以類育以類聚以類應凡物莫不以類分以類異以類成凡物莫不各從其形各從其色各從其制各從其化各從其性各從其情各從其具各從其用各從其質各從其聲各從其分各從其數各從其品各從其候各從其處各從其人殫禾用穀覆雞用卵以類育也比目成隊連理成菜以類聚也召雲唯龍命呂唯律以類應也鸞不生風兔不乳馬以類分也大能制鹿鼠能伏後以類畏也虎必吞羊鷄必啄蟻以類成也鵠一足蛇兩頭從其形也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陰而黑從其色也鸚鵡摩背而嗜鵝鵝剪舌而語從其制也雉入水而

浮邱子 卷六

為蜃蛇升天而為龍從其化也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從其性也鳥反哺梟反噬從其情也鰐有利牙而咬人鱗有肉角而不觸從其具也赤龍可以為禍獨狗可以為福從其用也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斧鉞從其質也鐘大而疾則短鐘小而虛則遠聞從其聲也狸狸知往而不知來乾龜知來而不知往從其分也蛇形雖長而命甚短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從其數也荆棘深而刺足芝蘭淺而入懷從其品也夏物長而齊麥枯冬物凋而松柏茂從其候也鈞之橋也樹之江南則為楠樹之江北則為枳從其處也鈞之葛也君子得其材而為希小人得其葉而為蕪從其人也且夫物之類萬萬也人之類亦萬萬也是故備知物類之理則亦備知人類之理凡人莫不以好類好以類類以好類好維何疑人曰四佐伏義曰六佐黃帝曰六相曰四史唐虞曰四岳曰九官曰十二牧曰十六相商曰二相殷曰三仁周曰八虞曰四友

一書七下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 版 反文句

曰十亂鄭曰三良晉曰賢士五人曰二國士曰八卿秦曰五子越曰五大夫漢曰三傑曰十八侯曰中興輔佐十一人曰二十八將蜀曰四英晉曰二妙唐曰十八學士曰三俊宋曰四賢曰四真曰耆英十二人明曰四先生曰三楊曰三大老是類也家得之以賢其自出國得之以輔其侯王天下得之以成其康樂萬代得之以續其馨香乾坤得之以植其體日月得之以耀其光山川鬼神得之以享其祀人民物畜得之以召其祥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甯是不為以好類好者勸乎以魏類魏維何虞曰四凶周曰三叔魯曰三桓齊曰三子鄭曰七穆晉曰三卿曰二五耦戰國曰四豪漢曰五侯曰七貴魏曰八族曰臺中三狗晉曰二十四友曰四伯北齊曰三俊曰八貴隋曰五貴唐曰八關十六子曰八司馬曰五狗曰三穢宋曰三尸曰十贊曰三虎曰五鬼曰四瞳曰四俚曰十客明曰四害曰八虎曰七豺八狗曰五浮邱子

卷六

五

織芥以為深容止出乎造作而其中無有其外者或有之以為安實蕩惡忽不主故常以為巧必觀者類也凡讀書必析天人王霸而不耽記誦則免喪志之誦不矜詞藻則見大道之原論世必兼治亂存亡而不信乾符坤珍則剔諛美之說不苟且夕則履厝火積薪之戒必好者類也凡讀書不識周公孔子而鼓其雜說則亂羣儒之聽聘其妍詞則鈞當代大人先生之說論世不聞唐虞三代而錄其近架則號為聖神文武之朝後其後倣則作歌以慶仁壽之代必觀者類也凡立身則與泰山喬嶽同其堅重而詩禮足以植其骨幹骨幹足以生其光輝捫心與明瑤美玉同其潔白而天日足以照其憂寐憂寐足以證其平生必好者類也凡立身與草木榮華同其俛仰而旦夕足以料其血脈血脈足以審其氣候捫心與鬼魅伎倆同其出入而城府足以藏其機穽機穽足以損其福履必觀者類也凡處己則恭敬得節雖賢智而多戒懼雖

卷六

五

其短長必好者類也凡燕居則窮博奕飲酒之驩不知名教是何樂地  
立於朝堂則不勝其簡書錢穀之氣不知天地名物是何擔荷必醜者  
類也凡拜君恩則有憂色而退省其私唯恐不勝受君辱則有壯色而  
無幾微得失窒礙於胸必好者類也凡拜君恩則有喜色而退語其妻  
伎子姝則咸有銳氣愉容受君辱則有難色而中夜咨嗟嗚悽不能自  
已必醜者類也凡膺相薦則知公道而以人事君推轂本不為我而有  
拂相意則知本分而體道抱德焉往而不得其為我必好者類也凡膺  
相薦則感私情而歸門恩門重於君父拂相意則生講計而用甘言構  
禮厚結其左右親信用事之人以為之解必醜者類也凡居中則陳善  
閉表而功在至德外廷不知扶陽抑陰而道通天職史官難狀居外則  
劍利馭害而福在封內天下咸齊撥亂反正而成行海外國本彌固必  
好者類也凡居中則浮沈取容而名為老成豪傑弗許休咎任意而自

洋邱子

卷六

七

外造化恩禮不衰若外則善敗失實而屢工粉飾墜於上聞緩急亡備  
而驟膺震駭莫能措手必醜者類也凡居尊則除去邊幅而坦懷遇物  
樂為已用根極理體而放中度衷不涉氣矜居卑則未嘗嬉游而位不  
先眾勤思治畧稍近孤峭而器能自重不受羣姦必好者類也凡居尊  
則方巾闊步而俊又盈廷若罔聞知高視大言而睚眦得意未暇講求  
居卑則瑣計鈍情而眉睫以外了不籌及柔聲輒態而僂僕從人豈能  
骨立必醜者類也凡已有長而孫讓不欲多上人已有短而慙汗如不  
能終日必好者類也凡已有長而夸於同官以驚眾聽夸於有大力者  
之前以觀上聞夸於大君清問下逮須臾之頃以自媒而乘國之鈞已  
有短而蒙其不知之人以逃責備結其所私親愛之人以工庇護欺  
其所可指麾縱送之人以氣蓋其瑕垢而莫敢誰何必醜者類也凡  
人有善而標舞踴躍若饑渴之需飲食人有不善而哀矜懲創若父兄

之教子弟必好者類也凡人有善而廢擯之不能盡其致讚賞之不能  
果其用亟則和求緩則相忘而動怒之意哀於世故讓則相容爭則相  
妬而猜禍之機發於天性人有不善而暴白之不能存其厚誦習之不  
能生其悔掘其所有增其所無而傳會之說賄及天日苛其所否廢其  
所可而刻深之論刺及肌膚必醜者類也凡問人譽而加勉不自滿假  
聞人毀而內自省如捧箴銘必好者類也凡問人譽而出於上官則私  
心竊喜據為通顯之資出於同列則倚人作僞肆其鋪張揚厲之勢出  
於士類則羨其有求於我而必償之以申其好出於亡知之民則意其  
漫不嘗省而居之不疑以堅其信聞人毀而出於上官則私心竊憾伺  
其間而伸彈擊之議出於同列則強作色笑周旋留為異日手鞞國柄  
借端報復之具出於士類則損其文章行誼而設巧構以沮其上進出  
於亡知之民則每每用他事株連之而樹朝廷憲典以飽其毒手必醜

洋邱子

卷六

七

者類也凡陟人而當其可能使善類吐氣黜人而足以服其心至於沒  
齒無怨言必好者類也凡陟人而不以理第與我依傍輒引為同調賀  
朝廷得人而不則與貴戚大臣往來交涉而擅聲氣輒擢居優等冀其德  
我不則與其私人酒穀洽比賄賂通輒資之羽翼一飛除天黜人而  
不以其罪第與我送奇設難輒疑其輕已不引手援之反下石焉不則  
與貴戚大臣嘗有強効不勝之事輒屏居下等窺其賢直而毋犯當路  
之所忌不則與其門子坐客齟齬輒紛輪構扇撻拾薄惡細故以重言  
之不睦之九淵之深不已必醜者類也凡處平世清世則雍容妥帖毋  
買亂毋構萬慮危世濁世則發揚蹈厲毋包羞毋叢悔必好者類也凡  
處平世清世則拾官府之故事以答明詔阿九重之意指以養驕心刺  
兆民之脂膏以潤身家壞朝廷之根本以苟且目前太平處危世濁世  
則諱四方之利病以示純常乞大君之愛憐以固榮寵操左計之枝離

以塞諫爭委天時人事之無可如何以自蓋其枯庸卷柄必執者類也  
凡事英王誼王則啟沃之功千載罕有事闇主復主則骨鯁之氣百折  
不回必好者類也凡事英王誼王則用我之不足傲古之有餘道德不  
能自重則進刑名以導刻薄智術不能採時則工聚斂以長貪橫於是  
英王誼王之血氣規摹一變而為芒刺優枯前後若兩人焉事闇主復  
主則用我之有餘傲今之不足秘術能令主喜則蕩上心以移國本危  
言能令主怒則借天威以塞中外怨毒之氣於是闇主復主之社稷蒼  
生不足供其旨沒碎折至於滔天而不悔必執者類也凡小事易事來  
前則以從容輔其優裕不與人以可闕大事難事來前則以忠義生其  
幹濟不與人以可挾必好者類也凡小事易事來前則思索輒曉幹辦  
立成於是矜其智勇可以辱主之知標其名譽可以塞物之望而稷契  
周邵充以柔滑之材管樂亮猛當以僕遯不足數之輩大事難事來前

浮邱子

卷六

本

則億息滋惑頓萃無功於是責其同官可以分己之謗因其異己可以  
中人於危而社稷蒼生不能發其悲憫之心日月星辰風雷雨電不能  
作其聰明正直之氣必執者類也凡國事公事來前則攘臂稱首唯恐  
後時家事私事來前則小作區處靡有成心必好者類也凡國事公事  
來前則設池瑟縮志不帥氣而習文簿惡吏足以執其然不然之柄中  
朝大官媿娶前導足以享其循常襲故之安左右讒諂面諛足以掩其  
支吾辟就不自振刷之羞家事私事來前則劬錄疾力屑屑不休而米  
鹽淺雜足以濁其平且清明之氣四方書記存問足以焦其自公退食  
之神用宅環列城郭金帛填溢筐箱足以貽其孫子而不散作宗族交  
游之福必執者類也凡賢人端人來前則輪肝剖膽永矢勿讓奸人檢  
人來前則吐辭作色不惡而嚴必好者類也凡賢人端人來前則遷延  
邪睨借伏閃鑠而欲啟其口則茹吐各半欲寫其心則表裏各半欲申

其盟好則出入離合陰陽人鬼各半奸人檢人來前則將拒故迎了無  
手采而舉一鄙事則相為首尾傳一秘訣則與為腹心作一細繆之態  
則疑宿昔故人不若邂逅相遇之好必執者類也凡富人要人來前則  
非時弗詣非義弗許要人散人來前則有謀必忠有惠必鈞必好者類  
也凡富人要人來前則口吐烟欬心挾要求傾杯接以深交則不覺其  
脊盤畫愁之永借咳唾之力以回天則不禁其奴顏婢膝之庫宴人散  
人來前則中亡豈弟外作箕踞萬姓之瘡痍弗憐則宜其坐視寒峻之  
飢枯大君之焦勞弗問則知其厭語曹司末秩之煙滯必執者類也凡  
進身則非蚍蜉蟻子之援其端委皆可令人曉退身則遂其鴻之樂其  
神明時若與天游必好者類也凡進身則奮迅狡捷驟逾恒等機深洞  
密莫辨從來材能不及於中人而其掌握可以倒持大賢名實不加於  
上下而其階級可以禮絕百繁尺功片倣不施於民物而其富貴福澤  
可以隻身而兼億兆人之所不能有退身則徘徊瞻顧貪嗜肥甘庫溼  
重遲莫能解脫天網已積於不振而欲捨王則日無人補抹物議已暨  
於難堪而不去官則日人應諒我體庫用薄已落下流而嚮逐朝班則  
日疾我獨富事權然後為之必執者類也凡得勢則文經武緯極操縱  
歛闢之能失勢則彈琴詠歌有優游自如之致必好者類也凡得勢則  
造作煩苛搆弄妖怪蠶蝨名義簧鼓萬狀使人心風俗底於汙下而天  
地山川鬼神迄不享其順成失勢則包藏怨誹沸騰謔詆填砌冤抑呼  
訴百端使左右大臣誤憐其才代為祈請而羣公卿士素受其惠不得  
不為浩其不平之鳴必執者類也凡交好則許與以功名切劇以道義  
交惡則儆戒以微言葆全以大體必好者類也凡交好則與馬冠蓋相  
炫耀酒食遊戲相徵逐不情之請相輾轉無稽之言相鋪張舉其性行  
材慮必不能任之事相夸許遇有摧敗沮喪心不哀憐而灑其無根之

浮邱子

卷六

本



第深相歎嗟交惡則唇履陷阱相突發戈矛劍戟相枝撐疑似之跡相  
 誣訐控連之詞相搜拏追憶嗜音與居與游詠蕩不檢之言相抵賴囁  
 其所議僕伎慄悍有柄藉之私人死反相賊害必難者類也凡其問學  
 則勤其勤戒稽其離合共政事則時其勞逸鈞其功罪必好者類也凡  
 共問學則耳目不到封其疑而拒其信心思不入諱其淺而忌其深爭  
 當代則帥我徒黨攻爾曹藉而門戶角立不品厥躬爭萬代則標我纂  
 述管爾論著而筆墨殺人非以闢道於是膠庠之內無和平之聲而萬  
 紳先生之心無光明磊落流通貫注之妙共政事則條例紛陳賈其詐  
 而中其愚資格懸絕席其先而使其後爭福澤則酣我醉飽真爾枯瘠  
 而親戚若涂之人爭風論則振我德音坐爾怨謗而輿論在其轉移簸  
 弄之中於是利祿之場無皇古淳樸之風而挾長技以據要津之人斷  
 無性真完善魂神清白上可對於皇天后土之靈而下不豐於子孫黎  
 乎邱子

卷六

民之尊必親者類也其在於易泰之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  
 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  
 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  
 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是故天  
 地之運吾願其泰不願其否君子之道吾願其長不願其消君子道長  
 好莫大焉泰莫大焉小人道長莫大焉否莫大焉是故古之司好親  
 者有四勝聞好則思聞親則恐一勝也見好則說見親則怒二勝也得  
 好若榮得親若辱三勝也從好若昇從親若墜四勝也今之司好親者  
 有四敗聞好則疑聞親則信一敗也見好則妒見親則親二敗也得好  
 若得得親若豐三敗也從好若梗從親若流四敗也四勝積則等差定  
 等差定則樹好踣壞樹好踣壞則萬事萬物理而元氣昌四敗積則等

差移等差移則枯槁踣好樹親踣好則萬事萬物理而元氣潰詩曰卑  
 卑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甯我位孔貶言樹親踣好則忠  
 氣潰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  
 驥兕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言樹好踣親則元氣昌也是  
 故君子審物以知人審人以知政審政以知俗審俗以知道立乎一寸  
 則知尋丈立乎一隅則知天下是故君子能審學則能攷理矣能攷理  
 則能官人矣能持志則能守氣矣能守氣則能馭世矣孔子曰好學近  
 乎智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故物不格則學不遠學  
 不遠則積百妄積百妄則喜任臆喜任臆則必倒顛道義不樹則氣不  
 直氣不直則積柔積柔則苦多端苦多端則必詭隨詭隨者人材  
 壞倒顛者國運降君子之所以勝一日而九回也

諷羣上

卷六

浮邱子曰僕少與北門子同里長與南樓公同仕齒相齊也踵相接也  
 冠相望也珮相裹也杯觥燕好相接也談論傾吐相生也然而趨尙不  
 相入也行能不相証也是非好親不相師也僕嘗語於北門子曰某也  
 君子其人也是能厓厓自立不為謠俗低卬曲折邪吾惡知其不暴之炤炤  
 是能字其毗隸者是不使公道細於私議者是本性悖而內行潔者是  
 通古今能文章者北門子曰若所稱君子其人者乃吾之所積不能平  
 者也若以為厓厓自立不為謠俗低卬曲折邪吾惡知其不暴之炤炤  
 墮之冥冥邪若以為布腹心伺主邪吾惡知其不忠言嘉謨以為市邪  
 若以為能字其毗隸邪吾惡知其非籠絡羣愚以說己邪若以為不使  
 公道細於私議邪吾惡知其非結薦紳士族黨奸而作勝邪若以為本  
 性悖而內行潔邪吾惡知其不修飾倫物鈞取聲名邪若以為通古今  
 能文章邪吾惡知其不迂濶而遠於事情邪若且休矣既而跡北門子

之所為則且憤作氣酸廣張網羅及白為黑倒是為非於是擠匡臣白  
立者於庫起下走之列亡能自私焉擠布腹心侮王於清問之所不下  
逮焉擠能守此棘者於無所擠荷焉擠王持公道者於疑似焉擠通古  
今能文章者於狂狂似不中繩尺焉既出死力以擠之又設奇計以  
擠之而奚所不墜焉僕又嘗語於南樓公曰某也小人其人也是筋驚  
肉緩不堪其用者是自衍鬻者是工詐諛而逞狡狴者是婦嬰取容於  
上下之交者是文深意忌多所中傷者是首鼠兩端一前一却者南樓  
公曰若所稱小人其人者乃吾之所不肯一倒擊斷而聲其不然者也  
若以為筋驚肉緩不堪其用邪吾惡知其非溫雅有醜藉以收羣行之  
震蕩剽忽邪若以為自衍鬻邪吾惡知其非披瀝血誠以告我邪若以  
為工詐諛而逞狡狴邪吾惡知其非老於事物而工於縱橫短長之術  
以取世邪若以為婦嬰取容於上下之交邪吾惡知其非剛柔得中邪  
浮邱子 卷六

曰北門子好毀而橫南樓公好譽而濫則如之何西隅丈人局局而笑  
俞俞而作口子來前吾語女北門子之好毀而橫也非北門子自為也  
天使之毀使之橫也南樓公之好譽而濫也非南樓公自為也天使之  
譽使之濫也北門子且毀之且擠之非北門子擠之也天使之也南樓  
公且譽之且援之非南樓公援之也天使之也而北門子且以能毀能  
擠為長技而南樓公且以能譽能援為名德而子且以北門子南樓公  
為大繆不然皆未燭於天人之指矣仲尼不封於齊晏嬰沮之孟軻不  
禮於魯臧倉沮之屈原不容於楚子蘭譏之賈誼不展於漢絳灌譏之  
然而非晏嬰能沮仲尼也非臧倉能沮孟軻也有使之沮者也非子蘭  
能譏屈原非絳灌能譏賈誼也有使之譏者也然而不封於齊者亦非  
仲尼不封於齊者亦非齊也不禮於魯者亦非孟軻不禮於魯者亦非  
魯也有使之不封不禮者也不容於楚者亦非屈原不容於楚者亦非  
楚也不展於漢者亦非賈誼不展於漢者亦非漢也有使之不容不展  
者也皆天也非人也伯鯨試於堯四岳薦之子玉用於楚子文薦之殷  
浩建節於晉褚裒會稽王昱引之王安石執政於宋曾公亮引之然而  
非四岳能薦伯鯨也非子文能薦子玉也有使之薦者而非褚裒會稽  
王昱能引殷浩也非曾公亮能引王安石也有使之引者也然而試於  
堯者亦非伯鯨試伯鯨者亦非堯也用於楚者亦非子玉用于子玉者亦  
非楚也有使之試使之用者也建節於晉者亦非殷浩以節于殷浩者  
亦非晉也執政於宋者亦非王安石以政于王安石者亦非宋也有使  
之建節使之執政者也皆天也非人也可以毀而得毀可以譽而得譽  
可以毀而得譽可以譽而得毀可以高而得高可以卑而得卑可以高  
而得卑可以卑而得高可以遲而得遲可以速而得速可以遲而得速  
可以速而得遲可以夷而得夷可以險而得險可以夷而得險可以險

而得夷皆天也非人也其為人也可處憂可處譽可處高可處卑可處  
遲可處速可處夷可處險是為任天其為人也可處譽不可處毀可處  
高不可處卑可處速不可處遲可處夷不可處險是為戰天其為人也  
不可處毀又不可處譽不可處卑又不可處高不可處遲又不可處速  
不可處險又不可處夷是為養天任天者樂戰天者克喪天者賤也其  
還叩女之天以無助求於人其可乎能愚乎能離乎能泊然其管乎能  
徐行翔伴於無何有之鄉乎譬彼木葉放乎中流其入菱青蘆葦之側  
挂而止也與其送之至於溟渤也總之不離乎木葉也詩曰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是故偃風飲河滿腹與龍蠶吞天者厥  
飽鈞也鸞鳩飛榆枋而止與九萬里而圖南者厥適鈞也人之處此  
世也奚以異焉既而又聞東嶼君子天下之所謂致忠信著仁義無憂  
澹芒軼邕雲於其中者也僕又往告焉曰北門子好毀而橫南樓公好

浮邱子 卷六

章

譽而蓋則如之何東嶼君子揭揭而起諱諱而語曰吾知所以斷斯獄  
矣凡今之人而惟君子是畏是擠者於名也極於實也在於己也賊於  
子孫黎民也福不至凡今之人而惟小人是譽是援者於名也極於實  
也濼於己也黨於子孫黎民也禍不休是故舜必誅四凶周公必誅管  
叔太公必誅狂矜華士子產必誅鄧析孔子必誅少正卯諸葛亮必誅  
馬謖刑戮加於小人然後門實塞門實塞然後登選登選然後君  
子之休嘉集焉愛必推十六族鮑叔牙必推管仲子皮必推子產蕭何  
必推韓信徐庶必推諸葛亮呂婆樓必推王猛氣類成於君子然後根  
柢固根柢固然後反側銷反側銷然後小人之裁肯閉焉今某也君子  
其人也北門子胡為其擠之也某也小人其人也南樓公胡為其援之  
也則且詰北門子曰君子可擠乎則子害不使舜擠十六族乎鮑叔牙  
擠管仲乎子皮擠子產乎蕭何擠韓信徐庶擠諸葛亮乎呂婆樓擠王

猛乎北門子必曰不能則且詰南樓公曰小人可援乎則子害不使舜  
援四凶用公援管叔乎太公援狂矜華士乎子產援鄧析孔子援少正  
卯乎諸葛亮援馬謖乎南樓公必曰不能曰不能者何也本心之智未  
殺而然不之理有據也維然生愛維愛生敬維敬生任維任生力維力  
生碩維碩生濟維濟生神此謂君子之休嘉集維不生惡維惡生斥維  
斥生制維制生威維威生肅維肅生固維固生允此謂小人之裁肯閉  
是故木產連理禾鋪同穎羽來鸚鵡角見麒麟能章明君子之人驗也  
橋不化枳李不生瓜狐不升榻能不入城能屏棄小人之大驗也惡有  
毀君子而擠之譽小人而援之可以輔世長民而身名無恙者邪於乎  
世無審音師曠是以講於六律也無善御造父是以閑於六馬也然而  
攷六律者不之於師曠之於它控六馬者不之於造父之於它則且濡  
忍曲折以眩其柄之所嚮焉柄在我則取君子風勸之先取毀君子者

浮邱子 卷六

章

刀墨之取小人懲叛之先取譽小人者教敷之可也柄在他則勢所不  
能振善之以理理所不能管泣之以情情所不能泣昌之以辨辨所不  
能昌勝之以獨獨所不能勝垂之來者以為法戒可也是故音不廢則  
師曠不死御不廢則造父不亡天不廢則君子之公是非不虧是何  
也天無時不在公是非之中是謂義理之天天有時不在公是非  
之中是謂氣數之天君子不爭而公是非較然明白是謂義理之天  
養君子君子毋忍不爭毋敢不爭而公是非然後明白是謂氣數之  
天鑄君子且夫兩君不可以成權兩天不可以成氣今謂義理一天氣  
數又一天有是理子振古此天振古此君子之天有君子而天可以在  
公是公非之中可以不存公是非之中可以君子之事鋪張揚厲為  
天之事可以君子之言提撕警覺為天之言是故生君子者天之功補  
天者君子之功昌補乎爾曰天以公是非之心予我則受之則充

之是謂以我之義理補天之氣數我以公是公非之心還天天則賴之則享之是謂以天之義理補天之氣數是故氣數之重則更爲義理飾君子之強則更爲義君子此天所以不廢也此君子之公是公非所以不斬也且夫或聖或狂或賢或否或賤或貴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生或死或踏或亨或疑或信或訥或辨或短或長或病或肥或醜或美則焉往而不公是公非也邪聖如伯益伊尹周公孔子應有天下而不有天下而其可以有天下者公是不斬也狂如桀紂幽厲秦政隋煬應不有天下而有天下而其可以不有天下者公非不斬也賢如顏曾思孟應侯王而不侯王而其可以侯王者公是不斬也否如春秋七國之君應不侯王而侯王而其可以不侯王者公非不斬也賤如傳說爲胥靡甯戚飯牛車下貧如叔孫敖無立錫之地而其可以不貧不賤者公是不斬也貴如梁冀一門三后袁紹四世三公富如元載胡椒八百石而洋邱子卷六其可以不富不貴者公非不斬也天如顏回死如史魚而其可以不天不死者公是不斬也壽如盜跖生如越椒而其可以不壽不生者公非不斬也直如龍逢比干而踏鼻如淮陰道濟而踏而其可以不踏者公是不斬也佞如蘇秦張儀而亨柔如胡廣馮道而亨而其可以不亨者公非不斬也忠如望諸汾陽而疑功如絳侯菜公而疑而其可以不疑者公是不斬也好如林甫會之而信劣如彌遠體仁而信而其可以不信者公非不斬也訥如趙文子短如晏平仲病如伯牛醜如子羽而其可以不訥不短不病不醜者公是不斬也辨如淳于髡長如巨無霸肥如董卓美如褚淵而其可以不辨不長不肥不美者公非不斬也是故天之是非運以公地之是非載以公家之是非析以公國之是非闢以公可春而春可夏而夏可秋而秋可冬而冬寒暑不減盈虧匪賒式昭大信而能久成此天之是非運以公也可東而東可西而西可南而南

可北而北各止其界各正其維星羅棋布應酌酌此地之是非載以公也律不告而娶匪不順於管腹也三叔雖唱流言周公匪不利於孺子也讒言三至而母投杼曾參匪殺人也孟子後喪踰前喪匪薄於父而厚於母也匡章匪不孝也直不疑匪盜嫂也第五倫匪笄婦也將之奇唐仲舉汚永叔晦菴以帷薄之私匪其實也雖有悲痛罔不停懲雖有疑似罔不光明此家之是非析以公也蓋尾亡損於子產也麋裘亡損於孔子也誘書一篋亡損於樂羊也三遺矢亡損於廉頗也蓋莖爲明珠亡損於馬援也百升飛上天亡損於斛律光也緋衣小兒坦其腹亡損於裴度也一錢不值亡損於李昉也三字獄十不遜亡損於岳鵬舉趙汝愚也雖有倒顛罔不秩叙雖有慘戚罔不馨香此國之是非闢以公也天得公以成其高地得公以成其厚家得公以成其仁國得公以成其義是故公是公非不斬然后私是私非不行公則不得復私此洋邱子卷六君子之所以大於萬物也詩曰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惡有縱北門子之橫阿南樓公之濫而窮廢波流不可收拾以至於盡邪僕於是嗒然若有所喪而嗒然若有所開焉原西隅丈人之指空毀譽也於心栩栩也於世奚裨也原東隅君子之指巨毀譽也於心勞勞也於世多賴也是故西隅丈人可爲而不可爲也東隅君子不可爲而可爲也西隅丈人而可爲也以其無爭而不可爲也以其師寂威而枵厥真東隅君子而不可爲也以其危行危言而可爲也以其爲善敗之所由以詮詩曰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徵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僕其捨西隅丈人乎其從東隅君子乎

諷羣下

浮邱子曰今有赤心大夫掌侍從之班居聲名之地荷天顧之休惠恩

策之數咳唾如雷指麾如風崢嶸如嶽涉濼如海文與班馬並騁詞與  
屈宋孰多行與曾史等量辨與予賜同科是非不繇於人情喜怒必繇  
於己出王公大人不能持其短長九列羣司不能差其優劣然而禮賢  
若不及施物必以先隱惡而後善寡疑而多然詩曰我觀之子我心寫  
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其大夫之謂乎於是朱魯公子揣其好名  
而尙勝趨道而驚廣也適舒體而前宛舌而語曰僕糞土小生也敢進  
一言以游教子大夫之明名廣譽於天下其可乎大夫曰吁何見教之  
晏也願敬聽子必行其說乃已焉公子曰居物之德而不思所以徠之  
者自高絕其類者也擅國之寵而不以其賓客驕天下之人者自小其  
門戶者也昔者六國之時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各招致賓客三數千人  
逮乎秦呂不韋漢魏其武安之屬此風猶有存者而到於今則凌夷崔  
隕而不可復舉也久矣僕妾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犬馬餘梁肉而士

淳邱子

卷六

不厭糟糠於乎今之紆青拖紫而忍為斯態者不千百也哉斯其所以  
行事僅如婦寺比而姍笑其短者且盈天下也願子大夫毋蹈其輒而  
廣其送焉大夫迺遂循避席而對曰善哉於是朱魯公子暴敷大夫之  
高義於所間知其所間知又暴敷大夫之高義於九州四遠之士而公  
子哀然稱容之首其它朝暮至於大夫之門者若鳥投林而魚赴壑也  
攷其投謁則大夫倒屣而迎曾無厭物之類於其眉際整衣帶而出曾  
無上人之見於其胸中也可不謂謙益乎攷其晏集則大夫有酒如河  
必用儀狄之釀以博其醉有肉如山必用易牙之調以悅其飽也可不  
謂款洽乎攷其饋遺贈答則客遺文錦一端大夫報之白金百兩客遺  
棗栗一孟大夫報之寶刀雙握也可不謂綢繆乎攷其乞貸則大夫似  
粟而焚其券貸錢而免其息可不謂慷慨乎攷其請寄則客有甚困阨  
之市大夫出死力以活之客有甚願欲之情大夫必酌其當可以遂之

也可不謂施擊乎攷其薦達則客有片長薄技大夫予之品目以溢其  
美客有卓聞妙見大夫必芟庸人之論以成其用也可不謂擬特乎攷  
其一切所施為則客固有賴於大夫而公子尤實恩信於客大夫固有  
潤於客而公子尤享厚價於大夫大夫何其仁厚而公子何其挑取功  
譽之巧乎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公子之謂  
乎且夫室幽則燭照之霧結則風駭之於是大夫有碧服奴子素忠信  
取親愛者乘間而請曰奴子事主人有年矣竊從旁聞公子目動而言  
肆智巧而願多入則天治爛都從諛承意出則傳笈鋒俠妄生羽毛自  
客之有投謁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謙益自客之有晏集也  
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款洽自客之有餽遺贈答也公子必曰  
非不佞則大夫無此綢繆自客之有乞貸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  
無此慷慨自客之有請寄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施擊自客

淳邱子

卷六

之有薦達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擬特奴子事主人有年矣  
未嘗造次敢即於不長而公子專挾詐售欺以愚弄主人毋乃不可乎  
且是非亨因何嘗之有庸詎知乎主人以公子為腹心為爪牙天下之  
人且以公子為蠶賊為醜豸矣乎庸詎知乎公子以主人為榮粉為  
寵階天下之人且以主人為佞魁為亂媒矣乎庸詎知乎智而察者  
不且議公子以議主人矣乎庸詎知乎勇而傑者不且擠主人以擠公  
子矣乎庸詎知乎公子突檢滑稽於今日之日不且枝離反側於後日  
之日矣乎庸詎知乎今日之日公子帥羣客柔聲軟態以蠶趨於主人  
之前後日之日不且帥羣客反顏怒目以主人為不知誰何之人矣乎  
而主人蒙不知人之慘公子有飽則飛去之樂則何以遂初心而不取  
譽笑於清議矣乎大夫奮髯抵几而忿曰公子與我如出一人奴敢為  
反間之言而不蚤已則且斬奴以殉於公子詩曰薄言往愆逢彼之怒

其奴子之謂乎於乎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俄而有非薄大夫之材而攻其短者矣俄而有撥拾大夫之私而中其毒者矣俄而有大力者覆壓之惟恐其不破碎矣俄而有深文者鍛鍊之惟恐其得脫於鼻矣俄而削其祿俄而貶其秩俄而奪其要津俄而汚其素行於是薦紳士族竊料公子素考道大夫則必辨寃白謗以折紛紛云云之口而公子閱如也徐又料公子懼以危言怪連得舉則必朝暮私於大夫止其黷殺曾其沈鬱而公子關如也第見公子數日一往候大夫焉又久之月一往候焉又久之數月不一往候焉又久之不相聞問如塗人焉既而羣客揣摩公子意竊以為動止於是至於大夫之門者千減其半焉又久之百減其半焉又久之十減其半焉又久之虛無人焉詩曰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其公子羣客之謂乎於是大夫惓然捫心洒然出涕造其宿昔故人蒼眉先生而告之曰僕

浮邱子

卷六

六

蹉跌命也乃不幸為朱脣公子所賣而知人反出奴子下豈不大可憤怒矣乎蒼眉先生莞爾而笑曰是何足當子大夫之憤怒矣乎而獨不見孟嘗君之客乎孟嘗君廢食客皆去而為孟嘗君畫謀以復其位而更廣其邑者唯馮驩一人而已矣而獨不見魏其侯之客乎魏其失實太后益疏不用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夫不失而已矣而獨不見衛青之客乎青出塞征匈奴不得益封於是青日退而霍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而已矣而獨不見王父偃之客乎王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唯孔車一人收葬之而已矣夫馮驩灌夫任安孔車天下之所謂長者也而朱脣公子天下之所謂反側子也天下長者不多有而反側子輒時時見於人間是乃風俗氣運之降非獨子大夫之不幸也且夫卽人以知性行意度之不美卽性行意度之不美以知風俗氣運之降豈唯客如之朋友故舊

或如之而獨不見張儀之事乎蘇秦為相儀自以故人求見秦秦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讓之曰子不足收也謝去之而獨不見呂祿之事乎鄒寄與祿相友善及大臣欲誅諸呂劫鄒商令其子寄給祿而大尉周勃入據北軍送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於乎信莫信於朋友故舊而秦以為相驕儀而儀不能必之於秦寄以代侯實祿而祿不能必之於寄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容乎豈唯朋友故舊如之先生弟子或如之而獨不見董仲舒之事乎仲舒推說商異王父偃嫉之竊其書而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獄幾死而獨不見錢惟演之事乎惟演執弟子禮事王安石遠安石創行新法惟演屢諫沮之安石大怒而絕之惟演遂終身外任僅至朝請郎而卒於乎義莫義於先生弟子而步舒雖黜後何至併其師而愚之而仲舒

浮邱子

卷六

六

不能必之於步舒安石雖強反何至併其弟子而絕之而惟演不能必之於安石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容乎豈惟先生弟子如之至臣或如之而獨不見大夫種之事乎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使種行成於吳及吳既滅人或譏種且作亂句踐乃賜種劍種自殺而獨不見韓信之事乎信佐漢高定天下戰必勝攻必取及帝畏惡其能疑信且反則使武士縛信斬之夷三族於乎隆其隆於王臣而以句踐之焦心勞思宜其追思舊德不忘而種不能必之於句踐以漢高之豁達大度宜其護持功臣不死而信不能必之於漢高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容乎豈惟王臣如之僚屬或如之而獨不見周昌之事乎昌為御史大夫謂趙堯年少刀筆吏耳既而堯諷帝徙昌為趙相帝遂拜堯為御史大夫而獨不見楊駿之事乎駿誅其故吏潘岳崔基等不敢至墓塋冢而逃於乎職莫職於僚屬而堯奪昌位於片言而昌不能必之於堯基岳等負駿於九泉

而駿不能必之於基岳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僚屬如之姻亞或如之而獨不見何尙之之事乎尙之之女適劉湛子籍而湛與尙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尙之為兩部尙書而獨不見魏元忠之事乎元忠之子昇娶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元忠坐繫獄遠以此離婚而獨不見解縉之事乎縉與胡廣約為婚及縉敗子頑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其女截耳為誓乃止於乎情莫情於姻亞而尙之不能必之於湛元忠不能必之於遠縉不能必之於廣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姻亞如之奴婢或如之而獨不見彭寵之事乎寵拔薊城自立為燕王而蒼頭子密等三人縛寵斬其頭而獨不見楊慎矜之事乎慎矜之婢春草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具言史敬宗夜過慎矜坐庭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帝怒而婢漏言於是王鉷李林甫飛牒告慎矜蓄藏讎妖言與妄人交詔杖殺忠賜慎矜死籍其家於淨邱子

卷六

七

乎賤莫賤於奴婢而寵不能必之於子密慎矜不能必之於春草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奴婢如之閨闈之好或如之而獨不見吳起之事乎魯欲將起娶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妻以明不與齊而獨不見蘇秦之事乎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為炊而獨不見朱買臣之事乎買臣不治產業常擔束薪歌嘔道中其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買臣不能留即聽之去而獨不見竇懷貞之事乎懷貞為韋后乳媪婿以自媚於后及后敗懷貞斬妻獻其首於乎誥莫誥於夫婦而吳起實懷貞之妻不能必之於其夫蘇秦朱買臣又不能必之於其妻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閨闈之好如之天親之愛或如之而獨不見劉向之事乎王氏擅國向上封事極諫而其子歆乃用王莽舉為侍中為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敬功德馴致攝篡而獨不見褚紹之事

乎蕭道成孫宋為齊褚淵由司空遷為司徒弟紹勳曰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事而獨不見王安國之事乎安國其兄安石遠倭人呂惠卿銜之以此罷安國而安石弗為救而獨不見蔡京之事乎京前後四當國逮昏貶不任事則其子攸權勢與父相勸遂擢之使去位於乎親莫親於父子友莫友於昆弟而以言乎趨附則向不能必之於歆紹不能必之於淵以言乎傾軋則安國不能必之於安石京不能必之於攸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是故贊否親疎之故去來離合之機最不可恃最不可解謂賢者德盛是以來者來合者合乎而否者勢盛則亦如之謂否者德衰是以去者去離者離乎而賢者勢衰則亦如之此所謂最不可恃也謂親者德通是以來者來合者合乎而疏者勢通則亦如之謂疏者德梗是以去者去離者離乎而親者勢梗則亦如之此所謂最不可解也且夫天下之最不可恃君子必有以恃乎其不可恃也天下之最不可解君子必有以解乎其不可解也恃乎其不可恃莫如處之以和體之以恕解乎其不可解莫如固之以靜馴之以常馴賊至而我毋抵鉤距至而我毋設是謂處之以和滿闡至而我毋校雋詭至而我毋反是謂體之以恕紛挐至而我毋捷苟簡至而我毋隨是謂固之以靜憤懣至而我毋留慘痛至而我毋過是謂馴之以常是謂能以詩禮之樂禦不祥是謂能以天地之心感不良是謂能以君子之道藥小人之狂然則子大夫何必用不啻之軀爭小小去來離合於人間而重睚眦肝於客為乎且夫山有猛獸羣物之歸也國有倫魁眾正之望也竊嘗評騰子大夫胸懷伊傅之忠口吐思孟之奧氣包雋亮之偉材奪良猛之奇朝廷而不惟柱石之用公輔而不惟薦紳領袖之求則已不然捨子大夫其誰與歸庸詎知乎向之譏議不停喙者不且久而論定以子大夫體用本末洞徹懇到矣乎庸詎知乎子大夫經權銓沮喪

淨邱子

卷六

七

乎蕭道成孫宋為齊褚淵由司空遷為司徒弟紹勳曰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事而獨不見王安國之事乎安國其兄安石遠倭人呂惠卿銜之以此罷安國而安石弗為救而獨不見蔡京之事乎京前後四當國逮昏貶不任事則其子攸權勢與父相勸遂擢之使去位於乎親莫親於父子友莫友於昆弟而以言乎趨附則向不能必之於歆紹不能必之於淵以言乎傾軋則安國不能必之於安石京不能必之於攸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是故贊否親疎之故去來離合之機最不可恃最不可解謂賢者德盛是以來者來合者合乎而否者勢盛則亦如之謂否者德衰是以去者去離者離乎而賢者勢衰則亦如之此所謂最不可恃也謂親者德通是以來者來合者合乎而疏者勢通則亦如之謂疏者德梗是以去者去離者離乎而親者勢梗則亦如之此所謂最不可解也且夫天下之最不可恃君子必有以恃乎其不可恃也天下之最不可解君子必有以解乎其不可解也恃乎其不可恃莫如處之以和體之以恕解乎其不可解莫如固之以靜馴之以常馴賊至而我毋抵鉤距至而我毋設是謂處之以和滿闡至而我毋校雋詭至而我毋反是謂體之以恕紛挐至而我毋捷苟簡至而我毋隨是謂固之以靜憤懣至而我毋留慘痛至而我毋過是謂馴之以常是謂能以詩禮之樂禦不祥是謂能以天地之心感不良是謂能以君子之道藥小人之狂然則子大夫何必用不啻之軀爭小小去來離合於人間而重睚眦肝於客為乎且夫山有猛獸羣物之歸也國有倫魁眾正之望也竊嘗評騰子大夫胸懷伊傅之忠口吐思孟之奧氣包雋亮之偉材奪良猛之奇朝廷而不惟柱石之用公輔而不惟薦紳領袖之求則已不然捨子大夫其誰與歸庸詎知乎向之譏議不停喙者不且久而論定以子大夫體用本末洞徹懇到矣乎庸詎知乎子大夫經權銓沮喪

之後不且識老而氣沈身詳而心密一旦得其當於家國天下而裨補更無涯涘矣乎庸詎知乎朱魯公子不且肉袒謝罪滄泣而改其前非矣乎不且指九天以爲正願終身以爲好矣乎庸詎知乎羣客不且遷思回慮丐公子以重爲請矣乎不且躡足抗手望子大夫後先而奔奏之矣乎且夫物態猶草木也君子猶春夏也草木有榮有落而春夏無不發生長廢之時物態有高有下而君子無不做儻瑰璋之理願子大夫重仁襲義曾不帶芥旣去矣旣離矣則毋譙讓以聲其醜旣而更來矣更合矣則毋抗拒以塞其誠而獨不見翟公之事乎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於乎客固薄矣而翟公毋乃福乎願子大夫毋蹈其轍而善其後焉大夫曰善哉雖然君子固必有止人於衰之氣象旣置散而

浮邱子 卷六

更收之孰與蚤護持而一致之矣乎蒼眉先生曰是在子大夫之前行而素修也矣而獨不見周公孔子之事乎周公於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以勢而已則周公攝天子而有居東三年之變孔子爲司寇而卒退老杏壇以終其身豈其攝天子而千萬人來居東三年而千萬人皆去爲司寇而三千七十之子合退老杏壇而三千七十之子皆離矣乎如以前行素修而已則周公之千人萬人孔子之三千七十神理脈落直如一人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各招致賓客以數千計者豈不窮污溥惡不足齒列如無一人矣乎於乎千萬人如一人是故可夷可陟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熾也數千人如無一人是故可去可來可合可離而不可使恒其德也願子大夫繕其德性詳其品節厚其包裹慎其

交游修實不修名責躬不責物蓄同不蓄異樹好不樹仇義類足以廣己經訓足以服人鈞陶足以長世倫魁足以帥羣底厲足以存檢莊敬足以持容忠勤足以吐款記注足以明衷甯靜頤一足以固於其節請張變幻足以止於其萌光輝潔白足以徹於其鏡陰賊險狠足以媿於其安安居恬愉足以繫於其樂勞苦患難足以剖於其誠真源活潑足以證於其諦摧殘零落足以止於其宗豈不道德尊而善氣洋溢矣乎大夫乃備恐警伏而謝先生曰自今以往謹當發周情循孔思抗心厲志以奉先生之教督無敢忘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其先生之謂乎





浮邱子卷之七

孟陽湯海秋著

原愛

浮邱子曰君子積學所以明道明道所以辨物辨物所以愛材愛材所以理政理政所以濟時濟時所以庇國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是故天下之材莫不出於君出於相出於師出於友必伏羲然後用六佐必黃帝然後用四相必舜然後用五人必武王然後用亂臣十人天下之材出於君此其微矣爾乃左右王前而與聞官人立政之事唯相是賴必管仲然後識隰朋賢胥無必子產然後識裨諶馮簡子必諸葛亮然後識蔣琬董允必狄仁傑然後識桓彥範張柬之天下之材出於相此其微矣爾乃堯陶問學而參造化之權唯師是賴必仲尼之門然後多王佐之器與奔走後先之材必子真之門然後與閔王霸德力之辨必王通之門然後多將相必歐陽修之門然後

浮邱子卷七

多文章節義之士天下之材出於師此其微矣爾乃游揚聲氣而關天下國家之重唯友是賴必鮑叔牙然後薦管仲必百里奚然後薦蹇叔必呂望然後薦王猛必劉子羽然後薦吳玠天下之材出於友此其微矣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夫謂君子不我遐棄而忍自我遐棄君子乎哉是故為君者不可以不愛材為君而不愛材謂之驚為相者不可以不愛材為相而不愛材謂之匪為師者不可以不愛材為師而不愛材謂之附為友者不可以不愛材為友而不愛材謂之媚積驚則生陰陽水火之警積匪則生禮樂征伐之警積附則生偏文吏成荆棘之警積媚則生借名器長穿荷之警百靈之所以弗集萬邦之所以弗甯則皆於不愛材之一念乎職之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言一念不可以不慎也且夫治其一念所以治天下也去怠從敬所以治其一念也是故為君者不可以不敬天知敬天則毋敢驚毋敢驚則愛材必矣為相

者不可以不敬人知敬人則 敢匪毋敢匪則愛材必矣為師者不可

以不敬道知敬道則毋敢附 敢附則愛材必矣為友者不可以不敬義知敬義則毋敢媚毋敢媚則 愛材必矣是故三代已上有聖君焉天下之材新新如也三代已降無 聖君焉有賢君焉則天下之材不枯無賢相焉有賢師友焉則天下之賢君焉有賢相焉則天下之材不枯無賢相焉有賢師友焉則天下之材不枯有賢師友焉又有賢君相焉則天下之材大不枯無賢君相焉又無賢師友焉則天下之材乃大枯矣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況於材乎是故材者國之寶也愛者忠之寶也能克己者愛材之大本也能得人者愛材之偉倣也凡愛材而不能克己者走聲氣而捷得之樹門戶而私自衛之也走聲氣而捷得之謂之巧樹門戶而私自衛之謂之小借有力以收羣口之譽謂之窵好教告人而漫不知其所提撕箴微謂之矯官爵氣足以籠絡浮華淺佻之士

浮邱子卷七

而亡能用道德之腴潤澤豐美之謂之矯名為好善忘勢實則陰取柔聲輒能便其驕而甚不喜勝己者異己者以滋其不然謂之矯是故公孫宏雖延賢人而惡汲黯之意曹操雖號知人而忌孔融之各嚴武雖交杜甫而召杯酒之釁王安石雖敬程顥而致提刑之貶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於乎既怒矣則惡得謂之同心乎哉既不與賢能正重同其心矣則惡得謂之愛材乎哉凡愛材而不能得人者以未嘗學問之躬而領袖之以其私識鄙見所許與之人而柄藉之也未嘗學問之躬而領袖之謂之望輕其私識鄙見所許與之人而柄藉之謂之勢橫心好之口出之而聞者已竊哂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謂之辱名豈唯非天下之第一流而巧言令色孔王時或出乎其內謂之肆情天下人物咸在操縱翕闔之中而俾器窳媮生者捷足而登先路倘儻非常者走微末櫻衰老而不得一當其可謂之不平社稷血

承爲後友朋膠漆爲先於是制治保邦之獻機亂反正之畧不以屬之  
仁賢乃獨屬之天下所不慕說而已所阿偏之人謂之自傾是故王嘉  
勳念孔光不知其語冠準素善丁謂不知其佞趙鼎深信秦檜不知其  
奸陳循屢薦徐有貞不知其險書曰爾無恥於檢人充耳目之官弛上  
以非先王之典於乎苟弛上以非先王之典矣則惡得謂之不爲檢人  
乎哉苟昵於檢人矣則惡得謂之愛材乎哉且夫于夫人林而求名不  
不可得也有工師焉知名木之所以生巨室之所以成然後奏其伎而  
天下稱良焉百夫守病而進參苓不能做也有醫師焉知病之所以結  
所以瘳然後奏其術而天下稱神焉夫君子天下之所稱工師醫師也  
是故愛羣材如指臂愛奇材如耳目愛大材如心膂愛至材如性命君  
子材矣而杖羣材以奔奏之杖奇材以夸邁之杖大材以幹當之杖至  
材以神明之君子不自材其材而材天下之材此謂愛材而能克己君

浮邱子

卷七

子愛材矣而母以瓊屑充羣材母以欺誕充奇材母以狂劇充大材母  
以優柔充至材君子材天下之材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謂  
愛材而能得人且夫行天一也而神龍行天與毒龍行天或馴或暴或  
利或蓄則有間矣愛材一也而君子愛材與小人愛材與不小人而又  
不足於君子者之愛材或真或賈或始或卒則有間矣是故小人愛材  
與不愛等不小人而不足於君子者之愛材與不君子等今有學相  
馬之術於伯樂者嗜嗜焉而辨鄂鄂焉而不能平也既而其馬一日千  
里焉是爲善學伯樂者矣既而其馬一日不能百里而僵焉即能千里  
者食之不實其腹用之不盡其材焉是爲不善學伯樂者矣是故太上  
以天愛材其次以人愛材其下以愚愛材最下以僞愛材以天愛者成  
其道以人愛者成其名以愚愛者成其似以僞愛者成其傾是故成道  
成者愛材之師也成傾成傾愛材之蠹也詩曰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

夷既得如相爾矣是謂愛材之蠹書曰惟賢能廢官乃和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是謂愛材之師去蠹從師材乃不疵智而有禮交乃不節仁  
而能義忠乃不至毋鄙於交相其親親毋至於患其君王道乃昌國  
乃久長

原憎

浮邱子曰貴必因於堅白賤必因於瀆穢愛必施於君子憎必施於小  
人既憎小人又憎君子好苛比者也無儻識者也寡和平之度者也顛  
倒而莫能自立者也既憎小人又媚小人不律已者也無真肯力者也  
多隱忍曖昧之私者也狡詐而卒以自辱者也昔張說爲承旨朝士多  
趨之王質沈瀛相與言曰吾儕當以請說爲戒無何質潛往說瀛先在  
焉田令孜爲中尉名朝貴飲酒張潛恥於象中拜之乃先謁令孜於隱  
處謝酒焉且夫以請說爲戒以象中拜令孜爲恥此非醉夢之辭而有

浮邱子

卷七

夜氣之存也邪然而質瀛卒不能不請說潛卒不能不飲令孜之酒是  
謂既憎小人又媚小人昔袁盎爲趙談所害沮其參乘乃其見上禮周  
勃甚恭則曰丞相非社稷臣卒有廷尉之禍焉徐有貞因裁制石亨擊  
是以見放乃其倡復辟之舉則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焉且夫以請  
爲不可參求以爲章爲不可不裁制此雖聖智而尸予奪豈能加於其  
意也邪然而勃非談比何以擠於益之一言謙非亨比何以死於有貞  
之手是謂既憎小人又憎君子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吾惡知夫今  
之樹門實以納奔走賣氣炎以生恐惴收徒黨以廣稱譽是何爲者邪  
吾惡知夫今之標忠塞以欺朋儕儂澹泊以嗤仕進違寤寐以作硬語  
是何爲者邪吾惡知夫今之竟階梯而賤行檢工鬼蜮而反常料匿肺  
肝而逃眾覺是何爲者邪譬彼善姪而有私奔之女對丈夫以貞介自  
誓對狂且則不勝其連卷便環焉於乎憎小人而自名之豈非對丈夫

以貞介自誓之謂邪媚小人而自利之豈非對狂且不勝其連卷便穢  
之謂邪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今之席儒名而談功利變祖制而構事  
會判士氣而生暇垢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今之舉大體而騰非毀見  
古心而笑迂闊障獨是而敢誰何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今之眩是非  
以悅義例歷且夕以更品題證首尾以成矛盾是何為者邪譬彼猛火  
起於長林深谷之間蕩除荒穢斯可矣而香草名木珍禽奇獸鈞受其  
焦爛焉於子憎小人而訶止之豈非蕩除荒穢之謂邪憎君子而攻抵  
之豈非香草名木珍禽奇獸鈞受其焦爛之謂邪是何為者邪詩曰我  
思古人俾無訛兮是故古之聖賢善用憎者折其類俾勿恩守其閑俾  
勿遷舜大聖也流其工而命伯禹武大聖也懲黷兼而釋箕子是謂既  
憎小人勿憎君子是謂勿恩閑子大賢也不為季氏宰孟子大賢也不  
與右師言是謂既憎小人勿媚小人是謂勿遷勿恩之謂智勿遷之謂

浮邱子 卷七

斷智且斷是故小人無待心君子無失筭無失筭是故君子交通驩  
若弟兄無待心是故小人畏之若雷電且夫理固有不可握也而論固  
有不可解也我以爲君子交通驩者弟兄小人畏之若雷電邪庸詎  
知乎小人憎君子則護持君子者何其少君子憎小人則力能爲小人  
左右者何其多邪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故  
力能爲小人左右者不曰君子教迪小人則曰君子非毀小人不曰君  
子屏別小人則曰君子傾擠小人是故石顯以蕭望之爲譖想元載以  
顏真卿爲誹謗呂夷簡以范仲淹爲離間嚴嵩以王宗茂爲誣詆此皆  
造亡爲有吹幻成真搦直絃而作曲鈞汚素衣而變黃塵而今之力能  
爲小人左右者何取義焉此必與小人有親故者也有請寄者也有賂  
者也乃至竝無親故竝無請寄竝無賂而浮於聽眚劣於識察則謂小  
人誠受非毀也傾擠也而信之矣此必與君子有仇讐者也有意見者

也乃至竝無仇讐也無意見而管其激印駭其健決則謂君子誠非  
設也頃竝也而信之矣此必其人毋以賢達爲節者也毋以大君之命  
爲重者也毋以人物爲意者也乃至雖以賢達爲節雖以大君之命爲  
重雖以人物爲意而手操高下之枋目眩然疑之辨則謂君子好爲已  
甚因而挫君子之鋒長小人之銳也而顛倒摧錯之矣詩曰兄弟不知  
嗟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是故人心之死久矣其孰醫之而孰詳  
之雖然人心死而君子之心不死也是何也其道足以樹乎其躬其德  
足以實乎其心其氣足以昌乎其言其志足以壹乎其行是故浮雲自  
銷也明月自燭也根莠自凋也嘉禾自新也明月有時而受浮雲之累  
累去而明月自存嘉禾有時而受根莠之累累去而嘉禾自存君子有  
時而受力能爲小人左右者之累累去而君子自存夫累而能存存而  
能永君子之所以大於萬物也是故大於萬物謂之君子小於萬物謂

浮邱子 卷七

之小人夫小於萬物是不得不在大於萬物者操縱欲開之內矣詩曰  
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是故君子而管小人扶清議塞私譽也曾是以  
爲非毀邪君子而維小人扶直道塞曲庇也曾是以爲傾擠邪屈原嫉  
讒語汲黯輕刀筆陸贄斥衆敵蘇軾攻新法此非毀邪清議邪周公誅  
管叔孔子侈少正諸葛亮廢廖立朱熹劾唐仲友此傾擠邪直道邪春  
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今不辨其孰爲鷹  
鷂孰爲鳥雀而擊君子以不適於中殺小人以無所不至無乃不可乎  
且以清議爲不適於中以私譽爲適於中以直道爲不適於中以曲庇  
爲適於中則無乃天下之大謬不然者子清議元氣也直道初心也清  
議如錚直道如鼎元氣如天初心如日而惜子其雜襲晦塞匪一朝一  
夕之故矣自冠履倒而紀綱壞自綱紀壞而世風靡自世風靡而直道  
廢自直道廢而是非移自功利橫而性情汨自性情汨而人材賤自人

利賤而清議降自清議降而好惡反管彼洪水滔天而實敗舟其中其  
豈有不顛覆之理乎雖然洪水可駭而天下之涉江湖者未嘗絕敗舟  
可惜而天下之操舟楫者未嘗窮天垂其變人莫不詢其常也大廷之  
是非可移而通國之是非不可移一代之好惡可反而千歲之好惡不  
可反我債其末人莫不歸其根也無人而無位也則無人而無初心  
也無人而無初心也則無人而無直道也無代而無功德也則無代而  
無元氣也無代而無元氣也則無代而無清議也管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今以大廷而欺通國通國之目視手指至矣以一代之  
欺于歲千歲之目視手指至矣此豈僅如十手十目之比乎然而且蠶  
蠶焉以通國為不足畏以千歲為不足憂以親戚怨咎道塗非議為責  
我本苛以史乘譏刺野老流傳為與我無損是猶車覆於坂而曰匪馬  
之罪衣做於笥而曰匪蟲之罪是何為者邪

浮邱子 卷七

四辨

浮邱子曰太上君子而德術也其次君子而材術也又其次君子而末  
術也又其次君子而曲術也或曰敢問如之何其為君子而德術也曰  
僕不勉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為君  
子而德術也者奉彼莖蘭有郁其香君子之性君子之藏酌彼醴泉有  
澄其潔君子之操君子之別念厥曠居抱道以生天民大人遠蹠與并  
在其度察浩然有成窮斯韜伏達斯緯經皇置輔拂咨汝乃可其服其  
肱以左右我乃糾厥謬乃繩厥愆乃啟乃沃乃植厥根播為德音條為  
純綱自上下有典有常春無淫風夏無怒雷天人合德倚與盛哉入  
箱匡襄出無泄言紀善於君過由己焉訂惟道濟濟惟人招承俊艾  
鸞鳴鸞振一藝一名何或取斯矧乃賢詰帝王所師帝王之師坤乾之  
光好使大木載凌厥霜毋石糝王毋虎從羊毋里之觀先彼姬姜實馬

崇之浮則鎮之百爾君子乃克敬之物則成之己則養之告于皇天亦  
克養之社稷之利子孫之休既其厥功職思其責雖有弗居當可乃止  
願乞骸骨老則虞只青山高高白水洋洋爾有燕漁來止來慶白水洋  
洋青山高高有始有卒上下之交嗜此其為君子而德術者與僕不勉  
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樂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之何其  
為君子而材術也曰僕不勉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  
權而熟察焉其為君子而材術也者山有虎豹爾有龍螭李雲吼風厥  
聲以馳蓋彼樓閣弗如豫章干霄蔽日厥大難量展也君子萬夫之雄  
放言高視四座生風瞻彼嶺嶺維橫婀娜村彼鷹肝實忠實果指麾萬  
有不見端倪中藏精炯外塞侵欺雖有艱鉅挺身先不致告瘁則罔  
所愆雖有危疑乃心則許人不我利神則我與雖有榛梗乃亦偶然去  
壅從通鏡以青天雖有譏詠豈其中人蟻翁自妍他佳自塵日星如爛

浮邱子 卷七

江河橫流爾材爾智誰其爾優爾之經營弗遺細故爾領堆仍據其謬  
誤爾之抽劈乃及文章餘事所苞金玉其相爾倚爾長聖示爾儆飲其  
猛擊予以靜深毋爾爾勝或遇其敵毋爾爾譽或溢其則毋信爾前或  
偵其後毋助爾心或繫其手能爾能柔能陰能陽以施于世俾壽而康  
剛兮弗柔陽兮弗陰有直千古弗知其今嗜此其為君子而材術者與  
僕不勉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樂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  
之何其為君子而末術也曰僕不勉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  
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為君子而末術也者勞勞蠅蠅爾能幾何寒寒  
鴛鴦枉用殊科大之弗職唯細是名瑣瑣視聽拾蠅駘精植行就儒發  
言從謹管彼鎖鑰弗敢以逞進謁于延扉否靡可攝爾威儀靡有媿媿  
退居于室其顏請怡爾爾喜怒云誰之知鹿折其角龜列其腸不爭事  
先於以無殃積慎生應用愚執物為奇為平塞信以誦其在禮樂天地

之根則刑其說弗可以與其在刑政民物之紀則倘其文弗可以理其在豪傑為忠為便則奪其氣教之以忍其在羣情無勇無孝則剔其苦以風諭焉於時之尙靜而不諱外補韓滂內含疵瑕於乎君子弗導厥源無論百世以支目前警彼膏肓厥疾孔多扁鵲弗用藥石則那醫彼燕雀有堂有居風斯傾矣曾不是圖嗚呼此其為君子而未術者與僕不勉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樂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之何其為君子而曲術也曰僕不勉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而兼察焉其為君子而曲術也者彼松之蘿不能上天彼牆之高東西以扇有附斯起有使斯旋有比斯黨有諛斯賢據厥生平未嘗學問爾其智慧屢工爾進惡流無源厥浸孔多智慧無根枝離奈何尙核是非剽竊忠信漁利蘇功以為職分乃鋪乃張乃揚乃厲乃疇厥聲布滿人世乃消乃沮乃閉乃藏乃厥厥心不可比方入告于后其色悲憐

九州疾苦是突是宜出則駟若其坐僚貴賤德象莫敢議方其隆隆造作福禍善則羣飛惡則連坐毒深怨沸濟以柔從此好驥子其援不窮既暴示之又諱藏之既燕私之又游敖之於乎君子未之有極將陸更翔厥馳弗息其盍懲艾以就典刑進之灑濯用醒厥明有言弗信視若贅瘡寶其私智以愚以遊有行弗懼墮彼泥濘雖衣美錦不能完好嘻此其為君子而曲術者與僕不勉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樂而括其說云爾或曰四者之辨豁然明白矣若乃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則如之何曰僕不勉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而兼察焉其為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也者盍進德術之君子詔之曰以爾淳學華佗化邪羣志於爾乎是嘉以爾元氣蘇彼屯蒙廢物於爾乎是豐時則維爾之淑爾乃為民祿次進才術之君子詔之曰施爾智勇救時之窮爾其無若今之慵哉爾血氣相道之可爾其無若今之巨

時則維爾之重爾乃慎厥動次進末術之君子詔之曰徑徑乎奚以為僕僕乎其將焉歸其惟爾爾器宏爾誠爾弗宏弗樹則時其醫爾之惑次進曲術之君子詔之曰踰踰乎奚以為買賢乎不知古之是而今之非其惟爾爾習復爾性爾弗前弗復則罪爾以不砥敬諳此其為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也與僕不勉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樂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旨哉言乎其在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其在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微吾子言其不自於四者之術邪邪邪其在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吾子雖言也其能警動於羣物之聽邪邪邪孰辨邪孰鏡邪孰悔其倒顛而反之正邪孰虛中而行大贊一言為定邪

相經

洋耶子曰相可徵乎曰惡可徵乎曰惡可毋徵乎曰惡可毋徵於今之徵乎於古之徵乎曰於古之徵於則察捷得徵之為古乎於熟覽深思徵之為古乎曰於熟覽深思徵之為古則審聖者醇者以徵相之獨則審頑者醜者以徵相之下則審貴者柄者以徵相之隆則審賤者錮者以徵相之空則審依以徵相之特則審用以徵相之稱則審薦以徵相之宜則審教以徵相之章則審學以徵相之成則審慎以徵相之休則審運以徵相之轉則審習以徵相之流則審非以徵相之差則審肆以徵相之簡則審生以徵相之惡則審殺以徵相之棄則審蔽以徵相之偏則審過以徵相之誣則審跡以徵相之似則審衷以徵相之微則審聲以徵相之蔽則審言以徵相之發則審容以徵相之著則審動以徵相之備則審天時以徵相之通則審地宜以徵相之出此二十六徵者得則姑布于卿失其需唐舉失其斷呂公失其解許負管輅失其辨不甯惟是凡操拾瞻人裁士之唾餘用以操人材之賢否進止凡操人材之賢否

進止用以類創推錯天下之人材者咸奪其迷而啟其悟則窮擲而極言之其可焉其爲人也清而廣大而常智而厚勇而慎恭而止簡而和質而充文而靜廉而平信而通直而剛正而化聖而安神而明則所謂審聖者擇者以徵相之獨必於是焉其爲人也使之察則無巧慧使之舉則無拳勇使之辨則無理道使之謀則無伎能目不閉而已盲耳不塞而已聾體不拘而已攀氣不病而已欺則所謂審頑者觀者以徵相之下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厲章充盈而氣載之須鬚長大而名稱之衣裳翕赫而儀舉之佩玉鏗鏘而步徐之入對於君取收如也嗒嗒如也出接於衆綴綴如也局局如也則所謂審貴者柄者以徵相之隆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貪而好送復而好營淺而好訕佞而好怪不稟訓言不畏憲典不拒私請不塞鄙計幸而蔽也厥罪以盈不幸而暴露也爾乃禦螭彪以危其生則所謂審賤者劍者以徵相之空必於是焉其爲

浮邱子 卷七

人也理大物博不窮於對骨重神寒不衰於久學足以辨惑道足以若非義足以進賢度足以止奸居左右能爲君之重可師而不可友可友而不可臣可臣而不可僕居心膺履能爲君之危可坦易純常而不可使眩可痛哭而不可使佚可死而不可使爲其所不爲也則所謂審依以徵相之特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老成悖固可使鎮紛聽敏齊給可使治煩中正比宜可使服物方皇周挾可使帥羣修身繫行可使屬廉壹志白心可使納忠奇謀勝算可使禦變純終傾聞可使守常優優簡簡可使居內恢恢廣廣可使馭外踴踴涼涼可使執法魚魚雅雅可使導文審審誘誘可使觸邪慙慙懇懇可使愛民則所謂審用以徵相之稱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言毋違衷行毋益節事富毋覲其所與事貴毋賈其所權與之接而知其賢也與之久而知其定也納之君而知其可也施之衆而知其說也是故敬言薦之而匪其夸密書薦之而匪其私

破格薦之而匪其亟出位薦之而匪其敢薦者毋不詳受者毋不果不苟於人是以不道於天也不懈於末是以不溢於巨也見善思遷是以能持風氣之德也見過思懲是以能啟民物之官也與世長慮卻願是以能不謝增荷於難難百折之秋也與我正論直指是以能不慕風義於鉅錙萬變之極也則所謂審薦以徵相之宜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可清河濁可愚可俊導之典則然後文閉之禮義然後中樹之威令然後謹予之職事然後勸劇之師友然後變禁之君相然後與其或已墜下流而藥石之則不肖可以挽而至於中材不則受誤當年而自新之則轉贖可以進而預於吾道則所謂審教以徵相之華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少而誦六藝之文焉壯而行其義焉老而中其節焉得詩之意故斐斐得書之意故條條達得易之意故靜深得禮之意故和平得春秋之意故祇肅涵濡乎寸心而周流乎四體焉饜飮乎古今之腴而蟠踞乎天

浮邱子 卷七

地之大焉馴致其效而不自知其然嘿識其意而不能標其所以然則所謂審學以徵相之成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寵而能降高而能平亟而能制驕而能操功而能忘名而能愚辨而能明義而能和聚而能散益而能損勝而能怯喜而能懼重而能受信而能處愛而能明專而能容毋我小於物喪厥有常毋戰羣情之不然而嬉天以狂則所謂審慎以徵相之休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生中古不上古若也生叔季不中古若也其心性氣質不古若也乃其結病亦不古若也古之心性病也天今之心性病也人古之氣質病也執今之氣質病也妄病天者善可補病人者愚自封病執者有所止病妄者殊不祥則所謂審運以徵相之轉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入芝蘭之室其香郁郁焉入鮑魚之肆其臭汶汶焉鴛鴦一龍其至於天也驟焉航斷港紀績其至於海也無日焉楛守則陋廣游則雅朋好則曲黨善則直

由禮則馴廢法則原性敬則強寡樂則損則所謂審習以微相之流必於是焉其為人也... 選與曰怯疑起曰狹頑固曰鈍偏至曰曲周容曰具色愛曰美肉食曰肥柔橈曰弱突粉曰滑語諛曰佞詐諛曰奸汎剽曰輕跨越曰捷狡憤曰諛誇吃曰買物窮欲曰復削民肥已曰貪居尊陵卑曰驕納諛御曰讒諂習偽成實曰溺棄故就新曰淫顯黑例白曰怪持短論長曰黠蠅食蠅營曰諧蟻投蟬附曰妖如能施此曰忌舞文極法曰刻林取功譽曰巧妄生羽毛曰當勞辟曲私曰頌服約車敬曰賤虧損各實曰濫鄧塞利病曰欺誇張曰勾披猖曰狂踏駭曰雜媒藥曰亂娼笑曰侮勃谿曰戾嘖嘖曰予惜惜曰忿吐吐曰紛卒卒曰迷屑屑曰假後後曰鄙此此曰陋妹妹曰庸庸所謂審非以微相之差必於是焉其為人也好勝而毋量其力好是而毋度其理好名而毋止其符好交而毋擇其友

淨耶子 卷七

好傷人之瑕而毋反其身好發國之竅而毋詳其術純剛純陽其戒孔長腹心之孽服體之傷前行驕騰後有斧折正坐侃盜刺在旁則所討審肆以微相之苗必於是焉其為人也產於涼德辱行之家而聚以非禮無法之族長於荒蕪不根之鄉而遷以飄轉既末之俗無清氣以為之扶養無厚基以為之憑藉則所謂審生以微相之惡必於是焉其為人也心性逆而貌不隨體段隘而隘不折視聽搖而慮不專智慧繁而察不恕記問富而辨不竭機事密而議不入氣力橫而攻不勝名義借而邪不破其造作流言如風如泡其馳送難辭如針如縷其反是獨立如劍如戟其矜才自小如蟻如蠶是聖賢之所不然也雖其突兀也而泰無理矣是帝王之所必誅也雖其遁逃也而卒且中矣則所謂審殺以微相之棄必於是焉其為人也慈愛失之溺寬恕失之縱謙讓失之勞畏惠失之疑雄烈失之躁多其失之繁曾偏失之褻磊落失之既

明察失之盡寇核失之甚廉介失之隘木強失之梗新吻失之深徑露失之單周詳失之遲遲往失之債則所謂審蔽以微相之偏必於是焉其為人也治其大畧其細行其信致其疑明己不明而反晦也治人不治而反午也取所不悅而反犯也素所不然而反涉也擾心之疚而忠孝之所塞仁聖賢人之所憐也遭時譴訶而親戚君臣上下之所不容山川鬼神之所怨也則所謂審過以微相之誣必於是焉其為人也多私而畏欺則飾之以公忠多端而具露則飾之以厚重多忌而畏訪則飾之以宏獎多接而畏濫則飾之以挺特多刻而畏慘則飾之以仁慈多鄙而畏陋則飾之以儒雅多反覆而畏友朋則飾之以信誓多回過而畏君父則飾之以樸誠多閉藏而畏神元則飾之以明白多罪愆而畏天地則飾之以善良則所謂審跡以微相之似必於是焉其為人也深而不可測也曲而不可盡也不冒榮名而不可狎也試之以言乃知其理試之以事乃知其力試之以常乃知其養試之以變乃知其智試之以虞乃知其謹試之以憤乃知其和試之以利乃知其廉試之以害乃知其正試之以大乃知其受試之以小乃知其兼試之以古乃知其與試之以今乃知其詳則所謂審衷以微相之微必於是焉其為人也心從仁則其聲順心從慈則其聲逆心從義則其聲正心從欲則其聲淫心從哀則其聲死心從樂則其聲生心從愛則其聲緩心從惡則其聲急心從喜則其聲揚心從怒則其聲塞心藏於密聲易能密是故壞天下之城府者莫如聲心利於借聲易能借是故斷天下之膠葛者莫如聲有是心必有是聲是故揣擬擬議不能移易者莫如聲有是聲必有是心是故材智辯說不能解脫者莫如聲則所謂審聲以微相之蔽必於是焉其為人也沉潛者其言簡醜醜者其言厚檢括者其言詳側相者其言善儉壹者其言繁謙約者其言和悃愾者其言機碎練者其

淨耶子 卷七

其理試之以事乃知其力試之以常乃知其養試之以變乃知其智試之以虞乃知其謹試之以憤乃知其和試之以利乃知其廉試之以害乃知其正試之以大乃知其受試之以小乃知其兼試之以古乃知其與試之以今乃知其詳則所謂審衷以微相之微必於是焉其為人也心從仁則其聲順心從慈則其聲逆心從義則其聲正心從欲則其聲淫心從哀則其聲死心從樂則其聲生心從愛則其聲緩心從惡則其聲急心從喜則其聲揚心從怒則其聲塞心藏於密聲易能密是故壞天下之城府者莫如聲心利於借聲易能借是故斷天下之膠葛者莫如聲有是心必有是聲是故揣擬擬議不能移易者莫如聲有是聲必有是心是故材智辯說不能解脫者莫如聲則所謂審聲以微相之蔽必於是焉其為人也沉潛者其言簡醜醜者其言厚檢括者其言詳側相者其言善儉壹者其言繁謙約者其言和悃愾者其言機碎練者其

言妄抵觸者其言堅骨鯁者其言直綜覈者其言中側儻者其言偉光  
白者其言亮聰察者其言析主持進止者其言準掉弄是非者其言閉  
畏法尊繩者其言恭離毀撻者其言放倚智隱情者其言晦與人不  
疑者其言達懷誠秉忠者其言實用上行私者其言僞趨事赴功者其  
言警說日歌歲者其言緩拘控者其言僭驗者其言僅煩黷者其言  
促倥傯者其言迫難難者其言澁伶僞者其言子述道者其言悲忼慨  
者其言激沸騰者其言溢揭者其言苛駁虐者其言狂陰賊者其言  
甚警噲者其言悍諄諄者其言醜散羨者其言豔街鬻者其言盡滯滯  
者其言散滯淫者其言低變暗者其言冗咕囁者其言熾刺探者其言  
詭滑稽者其言刺心有所愚而自智之者其言強事有所難而反易之  
者其言畧非其德而掠其美者其言甘無其事而造其誣者其言遁則  
所謂審言以徵相之發必於是焉其爲人也朝廷之容敬則君子情則  
浮邱子 卷七

動以徵相之備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博愛容衆得春氣也否則春之所  
不能潤也立屨京功得秋氣也否則秋之所不能振也長養榮生得夏  
氣也否則夏之所不能廣也哀死恤喪得冬氣也否則冬之所不能激  
也春不能潤則其人不可以定命秋不能振則其人不可以倚杖夏不  
能廣則其人不可以圖大冬不能激則其人不可以計謀則所謂審天  
時以徵相之通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生燕趙則優於美劣於禮生吳越  
則優於智劣於信生齊魯則優於禮劣於智生秦蜀則優於義優於信  
劣於仁生楚粵則優於智優於義劣於禮是故束縛於風土則君子以  
其風土卜其人材變化於人材則君子又以其人材樂其風土則所謂  
審地宜以徵相之出必於是焉故曰此二十六徵者得則始布子卿失  
其雋唐舉失其斷呂公失其解許負管輅失其辨故曰於古之徵非今  
之徵於熟覽深思徵之爲古非則察捷得徵之爲古也孔子曰視其所  
浮邱子 卷七



人乎清淵美風儀善容止而觀其行而裴皮貌繼中人以其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乎爾乃謂諸葛亮身長八尺自比管樂以為凡握艦幹者可恃也爾乃弗謂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定楚國如反手而王莽則巨無霸亡於敗乎晏子長不滿六尺名顯諸侯而田千秋長八尺餘旬奴聞其為相而笑之乎爾乃謂王猛捫頰而談當世之務以為凡擅智辯氣力者可倚杖也爾乃弗謂趙文子喞喞如不出口以奪其國而侵孟效孫叔敖抵掌談論彌似而大亂其乎諸葛恪大口高聲適取覆亡而韓琦聲雌為宋之社稷臣不愧乎爾乃謂李勣喜遺狀貌豐厚者以為不薄命足以成功名也爾乃弗謂韋啟體羸不能跨馬累著戰伐功而安祿山垂肚過刺甘為賊臣乎祝欽明體肥而舞五經掃地而可馬光枯瘠自如天下以為真宰相乎爾乃謂天下之人之賢否進止在皮體顏狀天下之人之肢體顏狀在剝察提得以為照之若日月見之若

浮邱子

卷七

七

昔龜也爾乃弗謂拔一材則天下以為斗筭兼一職則天下以為穿窬竄一策則天下以為醜毒樹一議則天下以為俳笑用人太急責倣太速則天下以為無養辨材太苛進秩太易則天下以為不祥無根而榮無翼而飛則天下以為大駭滅火求鑿倒裳求領則天下以為至愚公道弗章清議弗平官常弗救國柄弗振禮樂弗舉兵刑弗勝朝野弗壹中外弗弁大猷弗爛苦節弗貞人倫弗秩庶物弗存天命弗堯宗祏弗馮山河弗謚鬼神弗靈是非剝察提得之咎而誰咎乎是非肢體顏狀之誤而誰誤乎且夫詹何不能欺以鈞蒲且不能欺以弋歐治不能欺以劍魯般不能欺以材無以則請諷吾二十六徵是為相經

左評

浮邱子曰天下治亂易昉乎日治亂生於賢否賢否生於舉錯舉錯生於愛惡愛惡生於是非於是求治猶射之有鵠也車之有輓軌也鈞之

有輪而耕之有耒也於非求治猶捨鵠而射雖養由無所名其善中矣捨輓軌而車雖造父無所名其善御矣捨輪而鈞雖屠何無所名其益車之魚矣捨耒耜而耕雖後稷無所名其樹藝矣春秋傳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如之何其眩所從也是故是其所以為治治乃開非其所以為亂亂乃閉爾乃非其所以為治則求治而治毋開是其所以為亂則厭亂而亂毋閉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迄有德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言是非明白治乃開亂乃閉也詩曰滄滄說詭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於胡底書曰播棄黎老呢比罪人淫醜肆虐臣下化之言是非紕繆治毋開亂毋閉也是故非其為治是其為亂則君子之所湛思而大愾也所謂非其為治者夫讀書談道所以致用也而稱必典冊舉必儒行挽叔季而敦古處破爛笑而含

浮邱子

卷七

七

至業者謂之腐道德齊禮所以成化也而舉大體結慈念不肯苛細於條教而功之於其所不必功慘破於刑誅而罪之於其所不必罪者謂之儒重義輕利所以正國也而秉道要薄心計不肯錮銖金穀錢帛以自損其氣象之重者謂之粗創利賊害所以為民也而涕泣請命激於顏色熱於肺腑而日夜無能休息於手足兼人所難而毋憚其勞赴人所先而毋嫌其捷者謂之擬中正所以比義也而遇事詳其首尾與物剖其異同情付其然疑守理覈其出入者謂之瑣儉查所以明志也而衣冠不豔以劍輿馬不碩以齊賓從不炫以繁奴僕不驕以取者謂之陋高明所以近陽也而磊磊落落無所芥蒂於曾而意念皆令人聽無所關樞於口而事皆可對人陳說者謂之疏敏快所以及時也而共發一難而先得其解共肩一鉅而必及其成共振一衰而不蹈其故者謂之獵贖給所以勝事也而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細大具舉

者謂之剽剛毅所以衛道也而挺挺大節不與諸俗低昂曲折而氣足以樹其骨足以勝其肉者謂之乖東奔走廢伺候所以固節也而王侯不能下之以其勢公卿不能狎之以其情燕朋燕辟不能堪之以其態者謂之傲仰擊斷礙奸貪所以肅物也而惡無禮於其若則攘臂稱首而逐之於勢不量彼己於事不規利害禍福者謂之謀樹義抗慨所以擺脫恩讐也而犯天下之所深避忌以折其天理人情之不然發天下之所太鑿味以明其國勢民風之必然者謂之狂用情悻悻所以斷酌物也而言行無欺於人而反為其所計誘愛敬無懈於人而反為其所擠墜者謂之鈍抱道坎珂所以摩鍊身世也而有高於豪傑之心不能毋側於妾庸鉅子之末而低回黜淡以俟其時之可為初且弱節堅處以厚著其力之可為者謂之餒吐辭滂溥所以發揮古今也而其指不穆於聖人其味不能入於尋常耳目之好而展其寢食談議之助

浮邱子

卷七

七

則行之裕如不得其賞則言之踴如者謂之誕孝悌所以風諭羣頑也而有隱德於倫物之大蒙垢斯於豪毛之和者謂之嗔直諒所以葆全交好也而得其友則雖吾疏也必拔之雲霓之上失其友則雖吾戚也必抑之塵埃之中者謂之苛天日所以照其懷抱也而寸心只結天日不更知有人世陰霾曲折之狀與夫一切高廉駐眇之雜可以顛倒推錯人者謂之子經制所以及於久遠也而力能區畫久遠不能僥倖於目前苟且枝離之為者謂之緩限華夷鉅奸惡所以布昭聖武也而以生為殺以勞為佚者謂之猛視否泰發悲閔所以維持國是也而其患在數十年之後其言發於衆人不可言之時而逆料之而致其決議圖之而唯恐其不及者謂之備是故下有能治之人而苦於不振上有求治之意而蔽於所謂治所以毋開也於平風皇神鳥也麒麟仁獸也龜龍鱗介之長也椶枏衆材之特也鳳皇不棲其巢則欽鴉來欽鴉來則鳴

浮邱子

卷七

七

以逐逐也而厚為威府欲章故諱欲辨故訥者謂之深潛緩所以失機也而玩日歌戲了不關事者謂之靜短促所以罕濟也而有倚於前無見於後有施於左無及於右者謂之壹柔齷所以養奸也而亟肆繼不平之事不出一言以揀之亟忽反側不堪之人不作一色以止之者謂之恭闕門賈類往來所以請寄也而外借腹心以固結其情內含瑕垢以閃爍其術者謂之偽倚權貴收氣勢所以進取也而操點賈類觀餽非分振檢出奇蹂躪無前者謂之雄摸稜兩可所以工於避就也而苟順物情以延時譽百塞其所謂天地浩然之氣而游於當代以為寡過對大廷不敢鼻白其本心之明而俯於同官以為有度者謂之和翻覆百端所以利於傾軋也而惡其勝亡則毀其文章行誼之非聞其得眾則唱為風謠怨詈之詞者謂之直搗摩勝具所以成其跨越也而望不先於有司百執事之班忽焉駕而加於賢人君子之上列於己不知

洋邱子 卷七

三

其不稱於俗不知其可駭者謂之亨緩輯鄙事所以浮於聽睹也而取材不由於學問訓俗不軌於經常而揣其辭飾其事第足為案牘之備而利祿之唱者謂之雅好為人師漫無鼓鑄所以衰滅人材也而居其席以白為上帥其徒以羣為往攜提稗野以為教言挾持班秩以為籠絡者謂之尊及其生平靡有樹立所以頹廢時望也而千百士流進退高下由己則遂意其所高而進之意其所下而退之則遂號其所進而高之號其所退而下之者謂之允顛黑白所以傷賢哲之心也而理有難開則遂蒙之毋吐我負勢有不採則遂隨之毋觸主忿者謂之順輕喜易怒所以威公卿之度也而所好則挂之齒牙所憎則肆為叱咤而黜狡徑露不特體段者謂之爽外炫金玉中藏敗絮所以滋生朽蠹也而包羞叢垢不令親戚君臣上下聞見底裏而其計謀足以秘之其名聲又足以遂之其容止又足以柔之者謂之練民詐艱難吏歌太平

所以鄣塞利病也而目擊水潦旱乾之慘以百穀用成煩於朝耳聞育風怪雨之聲以四序無違令於野者謂之良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所以逢其惡也而依阿澳混終其身毋忤於顏而適於旁毋損於躬而豐於祿者謂之敬世昇亦昇世降亦降所以小其成也而負聰明才傑之資不力於道德不文於禮樂苟以濟其急功近名之具抑且流為亂修曲出之尤者謂之賢倫絕不悖所以贖亂風俗也而剽竊美譽以蓋其內行之羞負恃崇階以塞其攫心之疚者謂之達交游不別所以枉撓德性也而奏薄伎以取重其上游而羣為之作執駕虛談以恐惕其下寮而羣為之用命者謂之廣鬼蜮所以得罪朝廷也而出入變化不可寸度朝東而暮西詭使而倒行者謂之智胥吏所以欺罔君子也而起刀筆而側過顯舞文法而善周內聽密囑而匿善長飽私賄而縱奸猾者謂之能長寇讐喜調停所以折挫威稜也而齣汗以損節姑息以養癰

洋邱子 卷七

三

者謂之慎席龍榮工禁忌所以釀成患害也而文恬武熙筋弛脈斷毋為數百年之計毋為數十年之計而始始然借不終日之計以自嬉者謂之泰是故上有厭亂之意而不拔其根株下有致亂之人而不詳其至名亂所以毋閉也我聞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則胡不取昔者為是為非之大關鍵而炯戒之且夫昔者有較然之是非而橈惑焉有魁然之是非而堙抑焉有隱然之是非而枝離焉有駭然之是非而飄放焉所謂較然之是非而橈惑者眾著之而妄自用者也所謂魁然之是非而堙抑者壹失之而不可數者也所謂隱然之是非而枝離者苟在席而忘其潰者也所謂駭然之是非而飄放者危宗祏而以為慮者也是故諛榮者左師曹爾龍而用天命人心相怵惕者關龍逢也然而桀於龍逢不謂之是於爾龍不謂之非諛射者雷開而伏於象魏之門請王洗心易行者比干也然而紂於比干不謂之是於開不謂

之非好顯利而不知大難者榮與公諫之者蒞其夫也然而厲王於其夫不謂之是於榮公不謂之非乘國成而不自為政者尹氏刺之者家父也然而幽王於家父不謂之是於尹氏不謂之非非人情不可近者豎刁易牙開方而垂死必欲去之者堯仲也然而桓公於仲不謂之是於三子不謂之非遇事無鉅細皆力爭之者張九齡而柔佞多狡伺候動靜者李林甫也然而元宗於九齡不謂之是於林甫不謂之非恣為詭譎處之不疑者裴延齡而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陸贄也然而德宗於贄不謂之是於延齡不謂之非盜竊威福黜陟由己者嚴嵩而浩氣丹心可倚仗者楊繼盛也然而世宗於繼盛不謂之是於嵩不謂之非其諸較然之是非而撓惑者與其諸象著之而妄自用者與詩曰淫以情濁混其法戒撓惑也受文業者季桓子而魯不可為則抱其道以行者孔子也然而定公於孔子不謂之是於桓子不謂之非博聞

浮邱子

卷七

七

強志明於治亂者屈平而欺於外者張儀惑於內者鄭袖也然而懷王於平不謂之是於儀袖不謂之非以三代之事教始皇者淳于越而至令燒詩書百家語者李斯也然而始皇於越不謂之是於斯不謂之非志在禮樂村堪王佐者賈誼而害之者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也然而漢文於誼不謂之是於絳灌東陽侯馮敬不謂之非善言天人屏黜功利者董仲舒而曲學阿世者公孫宏也然而漢武於仲舒不謂之是於宏不謂之非指切左右不避忌諱者劉蕡而畏中官賄賂不取資策者馮宿賈餗也然而文宗於賈不謂之是於宿餗不謂之非借經術以文奸言務改作以眩羣聽者王安石而斟酌輕重大小之宜培養宗廟社稷之福者司馬光也然而神宗於光不謂之是於安石不謂之非其諸魁然之是非而埋抑者與其諸壘失之而不可數者與書曰德無常師至善為師戒埋抑也度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者伍員而許越行成者

太宰嚭也然而夫差於員不謂之是於嚭不謂之非料沛公必奪天下因鴻門之會欲擊殺之者范增而以身翼蔽沛公者項伯也然而項羽於增不謂之是於伯不謂之非譏刺王氏痛切發於至誠者劉向而阿傅之者谷永杜欽張禹孔光也然而成哀之際於向不謂之是於永欽禹光不謂之非惡劉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者孔恂楊珉而薦為左部師馴致亂我華夏者王潭也然而晉武於恂不謂之是於潭不謂之非沮武昭儀為后置笏殿階叩頭流血者褚遂良而謂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者李勣也然而高宗於遂良不謂之是於勣不謂之非其諸隱然之是非而枝離者與其諸苟祗庸而忘其潰者與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戒枝離也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者樂毅而縱反問者田單代殺將者騎劫也然而惠王於毅不謂之是於單劫不謂之非同心戮力以獎王室者陳蕃竇武而掉弄兵柄濁亂海內者曹節王

浮邱子

卷七

七

甫也然而使靈於善武不謂之是於節甫不謂之非威名甚重足為萬里長城者檀道濟而無故陷殺之者司徒義康也然而文皇於道濟不謂之是於義康不謂之非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所憚者斛律光而借謠言傾之者祖珽也然而後主於光不謂之是於珽不謂之非言駭吐實者蘇威而諱賊以喪隨之國都者宇文述裴蘊也然而煬帝於威不謂之是於述蘊不謂之非爾身奏事乞決和議者秦檜而誓心天地報警復國豪傑向風士卒用命者岳飛也然而高宗於飛不謂之是於檜不謂之非狡黠擅權馴致土木之難者王振而一腔熱血以社稷安危為己任者于謙也然而英宗於謙不謂之是於振不謂之非有膽譽知兵足保遼東者熊廷弼而廷議右王化貞以至於敗者葉向高張鶴鳴也然而憲宗於廷弼不謂之是於向高鶴鳴不謂之非其諸駭然之是非而積放者與其諸危宗祏而以為戲者與書曰為人上者奈

可不敬戒積放也於乎是非猶精氣也治亂猶軀體也昔者猶鏡也精氣於何證之於軀體證之於何證之於鏡證之而已矣是非於何證之於治亂證之於何證之於昔者證之而已矣是故昔者樵惑我其秩之可也昔者堯抑我其宜之可也昔者枝離我其準之可也昔者積放我其振之可也是故彼者我之藥石也昔者今之津梁也且夫秩樵惑宜堯抑莫如智準枝離積放莫如勇智出於學學出於相餉遺相餉遺出於師友師友出於大宗勇出於氣氣出於自擔荷自擔荷出於物則物則出於大造是何也大造能生人者也大宗能教人者也曷言乎其能生人也耳目口鼻是非之所朕兆也曷言乎其能教人也易詩春秋是非之所根極也有耳則知去壅從通有目則知去闇就明有口鼻則知去臭易香是非之機躍如也此大造之功也讀易則知吉凶消長讀詩則知貞姪美刺讀春秋則知刑賞褒譏是非之理裁如也

浮邱子 卷七

七

此大宗之功也且夫大造大宗無時而不揔乎是非言其常也有時而不揔乎是非言其變也發生於養生於奪毋人欲稜之毋物見稜之毋鬼魅之咀嚼變化確之然後是非之心還大造毋勝心奪之毋異言奪之毋氣運之第靡波流奪之然後是非之理還大宗是非之心還大造然後能以天治人是非之理還大宗然後能以古治今以古治今是謂聖是謂賢以天治人是謂神是謂化然而今且是其所以為亂則小大媒孽小大媒孽則不度之人逞先不度之人逞先則羣邪競作羣邪競作則政紛歧政紛歧則靡監震蕩無所底是豈不為君子之所憤怒切齒也邪今且非其所以為治則上下齟差上下齟差則有志之士衰沮有志之士衰沮則取正嫡廢取正嫡廢則國空虛國空虛則緩急非常無可恃是豈不為君子之所咨嗟出涕也邪我聞曰娶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夫娶且然矧乃君子乎君子有立常備能之德有

宗原應變之付有燭照數計之慧有雷厲風行之斷是故儒人私人所不能持之是非愚人婦人所不能究之是非咸於君子受裁焉是問也儒人私人能使物大於我不能使我大於物者也愚人婦人能使事先於心不能使心先於事者也君子不爾也尊卑弗問纖巨弗問而是非離縱君子慎勿廢此斷斷肥瘠弗問禍福弗問而是非汗襟君子慎勿廢此慮慮此為能使我大於物矣此為能持儒人私人所不能持之是非矣日月如故山河如故而是非梗塞君子慎勿廢此恨恨君臣如故民物如故而是非最亂君子慎勿廢此閉閉此為能使心先於事矣此為能究愚人婦人所不能究之是非矣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殤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檢書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於乎處而與覆轍同歸雖與覆轍同歸而不自謂其不然君子不取也且夫好

浮邱子 卷七

七

為咨嗟出涕而不仿羊動浴以自適好為憤怒切齒而不欣芬馨藉以相與者非人之恒情也然而君子且憂且怒鬱律蓬勃而不可解易故也則其憂也非一名一物之憂也則天下之大憂也則其怒也非一身一家之怒也則天下之公怒也天下之大憂是故君子不得不咨嗟出涕天下之公怒是故君子不得不憤怒切齒其所感觸然也彼秋方殺而霜霰下春始牙而雷靈發其能已乎其毋能已乎

柄言上

浮邱子曰天下元氣惡乎繁厥惟君子以其正論唱天下而從之君子惡乎以其正論唱天下而從之厥惟平昔修之乎身被之乎言而効之乎其所開示應響於天下之人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是故君子有輝見洽聞之博有盡性至命之與有剖判商榷之明有發強剛毅之斷其學正然後其理正其理正然後其心正其心正然後其

身正其身正然後其論正是故君子之論貴其正也毋貴其倚多知而無統雜舉而不親君子弗言也類數而失常動襲而無實君子弗言也內之於理不析外之於氣不直君子弗言也存之於己不安施之於物不得其所君子弗言也據其所疑以為所信匿其所偏以為所公執其所非以為所是飾其所壞以為所成君子弗言也託於中庸以教學詭於忠義以教政不足於風操以教行不學於古人以教文君子弗言也流譽流愬不揚其情故而遂成之曹好曹惡不破其徒黨而傳會之君子弗言也其人大橫狡也因而畏其怒進其諛其人強智辨也因而畏其難縱其誤君子弗言也聖賢之學而與道塗無知講之彙傑之事而與委瑣握離商之禮義廉恥之行而與巧敏佞兌之人約之君子弗言也說一事不能和上下之情舉一理不能悉終始之故責一人不能備仁義之用君子弗言也與典謨訓誥一出一入君子弗言也與條教號

浮邱子

卷七

七

令一矛一楯君子弗言也居高而惑其下處中而惑其外君子弗言也而從而退讓其後心師而口不然其人君子弗言也是故君子之論正為貴詩曰許謨定命運猷辰告檄嶺威儀維民之則正之謂也雖然正矣未必其勝之也君子毋自其意氣勝之也自其義理勝之也是故君子之論貴其勝也毋貴其下君子之論出左右吏胥固敢以其狙詐常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為紳士族罔敢以其一知半解難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羣公無以其材能氣聲先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主上降尊嚴而禮之朝聞而夕布施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故舊鄉亞罔不屏其私智近計範我驅馳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遠方小民罔不逃聽其風聲而薰蒸變化其性情則君子勝是故君子之論勝為貴其寬裕從容足以勝其明白洞達足以勝其切循把握足以勝其中和察斷足以勝其無欺偽足以勝其有蓄積足以勝其能自任足以勝其不

遺物足以勝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商命之言提其耳勝之謂也雖然勝之矣未必其定也君子毋自其意必為定也自其精一為定也是故君子之論貴其定也毋貴其移君子之論出左右吏胥固敢以其狙詐當之君子捷揚典章以折其不然社絕苞蘖以生其不敢與之塗楚以滋其不樂如是則左右吏胥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為紳士族罔敢以其一知半解難之君子警稱古今以廣其理周詳理勢以明其用標舉老成以抑其謀恒示誠信以塞其疑如是則為紳士族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羣公不能無所高下於其際然而君子內有以蓄其理深根密極以止其符也外有以柔其氣優游浸漬以疎其悟也深根密極以止其符則罔所移亂優游浸漬以疎其悟則可與有為如是則羣公高下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主上不能無所異同於其見然而君子上有以行其直弗能移於可否之間也下有以守其

浮邱子

卷七

七

懋弗激揚於清濁之際也弗唯諾於可否之間則志弗見奪弗激揚於清濁之際則志弗取怨志弗見奪不能毋捨而從我迹弗取怨不能毋相與以天如是則主上異同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故舊鄉亞有挾而故違之君子毋縱之以其私毋誑之以其便毋露之以其微毋開之以其漸如是則故舊鄉亞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遠方小民無知而大嘩之君子知其賤也與為可操知其愚也與為可親知其暫也與為可恒知其勢也與為可直如是則遠方小民弗能移之是故君子之論定為貴定之於其性故定定之於其學故定定之於其情故定定之於其氣故定定之於其事機錯雜故定定之於其運會遷流故定定之於其獨居孤情故定定之於其羣行俱謂故定不為左右吏胥持其事端不為為紳士族務其體要不為羣公高下欺其遷就為主上異同奪其平生不為故舊鄉亞多其曲折不為遠方小民開其流行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哉心匪庸不可卷也定之謂也是故君子之於能正而后能  
勝能勝而后能定能定而后能帥能帥而后能化能化而后能成能正  
能勝能定此論之始事也帥能化能成此論之終事也夫其始事也  
潛之如江淮河漢而散之如雷霆其終事也噴之如布帛菽粟而因之  
如鼎鑪於予謂萬物者莫廣乎江淮河漢萬物者莫疾乎雷霆利萬  
物者莫妙乎布帛菽粟萬物者莫慶乎鼎鑪而君子以其論與之抗  
不亦偉乎且夫拱把之木我采其華秋風下霜一夕而殫者其本弱也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是故君子之正論猶松柏也有積  
一代不變之正論有積千秋不變之正論有積萬歲不變之正論  
論有目矢石陷水火不變之正論積一代不變之正論足以稽乎一代  
也積千秋不變之正論足以稽乎千秋也積萬歲不變之正論  
足以超乎議笑侮辱也目矢石陷水火不變之正論足以超乎矢石水

浮邱子 卷七

火也稽乎一代也者則賢人之所以講事成者稽乎千秋也者則聖人  
之所以繼天設教超乎議笑侮辱也者則老成之所以思深慮遠超乎  
矢石水火也者則豪傑之所以骨重神寒賢人講事成者則禮樂政刑  
之滙也聖人繼天設教則仁義中正之脈也老成思深慮遠則國勢民  
風之端倪也豪傑骨重神寒則天命人心之藥石也君子觀禮樂政刑  
之滙而不亂親仁義中正之脈而不違揣國勢民風之端倪而不爽發  
天命人心之藥石而不謬方其蓄也將言未言使人懷焉逮其言也將  
為未為使人奮焉逮其為也將功未功使人斷焉逮其功也將徧未徧  
使人疾焉子思曰言而世為天下則是故君子之正論君子之元氣也  
君子之元氣天下之元氣也

柄言中

浮邱子曰所貴乎君子者其行操操其言板板其行開開其言焯焯以

操操者治其乃可以恢恢者治其四旁以開開者為其精神以焯焯者  
為其氣象爽乎精神謂之實流乎氣象謂之名且夫用其實治天下而  
實必有載載之其名故君子不能毋用其名治天下用其行治天下而  
行必有履履之其言故君子不能毋用其言治天下用其名治天下乃  
有名乃有實用其言治天下乃有言乃有行春秋傳曰言不可以已也  
其是之謂矣今也不然思吾言之而眾則其後深也於是說於不言以  
神之思吾多言之而眾滋其然疑也於是說於不多言以蓋之且夫不  
言而成天之叙也不多言而中聖之指也今也不然不言則有十道不  
多言則有十居十道維何三術不言辭而兩乃通於德利於家國是不  
言公私爾乃通於義利於曲祖制不言顛末爾乃通於法利於替官材  
不言真似通乃通於情利於庇禮樂不言污隆爾乃通於學利於墮兵  
刑不言得喪爾乃通於氣利於阮士行不言貞淫爾乃通於節利於忍

浮邱子 卷七

民風不言治亂爾乃通於數利於安陰陽不言休咎爾乃通於天利於  
聚草木不言豐耗爾乃通於物利於蒙十居維何多言則愚世爾乃匿  
其愚居其利多言則醜世爾乃匿其醜居其雅多言則詐世爾乃匿其  
詐居其忠多言則佞世爾乃匿其佞居其仁多言則讓世爾乃匿其讓  
居其良多言則憤世爾乃匿其憤居其和多言則枝世爾乃匿其枝居  
其根多言則滂世爾乃匿其滂居其與多言則指世爾乃匿其指居其  
黎多言則禱世爾乃匿其禱居其登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後心之憂  
矣如匪醉衣今踏道者居者之狀則憂慮其有己乎是故十道則有四  
空十居則有四信四室維何道之亟則有流心而修者室道之亟則無  
長策而舉措室道之亟則納阿偏而忠樂謹論室道之亟則成壅爾而  
四方應印室四道維何居之慎則工描畫而政體爾居之慎則質險深  
而性行爾居之慎則飲醜毒而衽席之地爾居之慎則積瘡疖而社稷

養生應是故秦皇多忌諱之禁刑場對羣臣多不語非洞深也茲所以  
踏其國也商周之盛德而有諸秦穆公之悔過而有晉非繁勞也茲所  
以長其世也孔光不言溫室樹李林甫借仗馬以塞言者非積密也茲  
所以文其奸也李善感不效中外以言為諱司馬光事亡不可對人言  
非勁露也茲所以論其忠也大底可言則言少言不能明己意盡物情  
則多言君子之所不禁也爾乃詭於不言以為神神必疑之詭於不多  
言以蓋天下天下必覆之不能天而擬其不言而成天必呵之不能聖  
而冒其不多言而中聖必晒之毋為神疑毋為天下梗毋為天呵毋為  
聖晒則宜豁然大洗其積而振德之易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  
德是故振十通則有三達振十居則有三底三達維何達於上下古今  
而言謂之龜鑑遠於是非可不可而言謂之葉石達於緩亟輕重而言謂  
之倚杖三底維何底於賢者一言而辨糾紛累千萬言而亦振聾啟聵  
浮邱子卷七

柄言下

浮邱子曰言行之際善敗之所由起也善敗之際古今之所由以分  
也古之君子舍己從人則使人言使人言而底其實則使人行此天下  
所以多能言能行之材也今之君子循例求言則使人言使人言而不  
解其何謂則沮人行此天下所以第聞言者之采而不獲享行者之福  
也且夫言者材之槩也行者材之骨也風霆者言者之采也雨露  
者行者之福也如之何其使人言沮人行也豈唯沮人行甚且然其所  
不然使不能言又不能行者行之甚且夜氣之萌心知其所使非人而  
冀幸其萬一能行之甚且骨鯁之臣大聲暴白其人之不然而既使之

行則故示深重而毋更之其在 小紉之詩曰謀成不從不裁覆用我視  
謀成亦孔之叩是故使知天者言休咎使賊心者造作祈禱以媚上帝  
惡乎行使知地者言險易使昧目者指劃形勢以測四方惡乎行使知  
至術者言王霸使漫無底裏者左右侍從以輔台德惡乎行使知臣道  
者言忠奸使別有肺腸者旦夕奔奏以稱世程惡乎行使知問學者言  
本末使觀文識字動輒錯繆者擲天下之大要惡乎行使知時務者言  
緩亟使拘文控義若無變化者窺天下之大故惡乎行使知人材者言  
高下使徇情成性罔有顧忌者塞天下之清議惡乎行使知民風者言  
汚隆使傾架錯架罔有檢束者偏天下之不祥惡乎行使知兵者言奇  
正使愚昧者帥戎行使知刑者言生殺使便佞者翫國典惡乎行使知  
教者言淺深使虛輒者主訓迪使知養者言厚薄使慘戚者理生聚惡  
乎行昔荀子曰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  
浮邱子卷七

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豈非日人主  
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有所費而禮  
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  
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是故此人言之彼人行之謂之  
傳言一人言之十人行之謂之捏製不聞言而思之聞言而又疑之謂  
之撓滑不能行而恥之能行而又扼之謂之倒顛言不在吾睹記之內  
則駭行不在吾繩尺之內則謂之禍小張所技難者之莠言以敵名  
言諱所親愛者之微行以敵芳行謂之橫突言出於微末則料其不行  
出於貴顯則料其能行謂之剽浮言出於激切則料其不行出於和同  
則料其能行謂之頓熟為世俗之猜疑以為優於言者短於行乃至晒  
賢詰之風議為不足采晒者成之虛語為不足憑謂之頑疎師叔季之  
便宜以為古於言者梗於行乃 聖薄載籍之遺文為不足道薄祖考之



彘訓為不足陳謂之狂劇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傲是故成湯能行伊尹之言武王能行呂望之言小白能行夷吾之言句踐能行范蠡之言漢高祖能行子房之言符堅能行王猛之言詎拔能行崔浩之言唐肅宗能行李泌之言柴氏能行王朴之言蒙古能行耶律楚材之言明太祖能行劉基之言其言行則其君特其君特則其國昌其國昌則其聲聞至今其在抑之詩曰詢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是故夏桀不行伊尹之言商辛不行祖伊之言虞公不行官之奇之言夫差不行伍員之言楚懷王不行屈平之言項羽不行范增之言漢文帝不行賈誼之言唐文宗不行劉蕡之言宋神宗不行蘇軾之言孝宗不行陳亮之言明建文帝不行卓敬之言其言不行則其君不特其君不特則其國不昌其國不昌則其垢辱至今豈唯君哉君猶屋也相猶柱也君猶舟也相猶楫也欲拯其屋

浮邱子 卷七

七

視其柱欲操其舟視其楫是故天下之言不貢於君則貢於天下之行不柄於君則柄於相昔漢祚延於諸葛亮以亮賢相故也亮賢乎爾欤其為人集思廣慮益俾羣下毋遠小嫌難相違礙故亮之言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此亮所以祚漢也宋之禍胎於王安石以安石復相故也安石曷復乎爾欤其為人性彊伎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橫出已意眾不能誦故劉摯劾安石之言曰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愛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此安石所以禍宋也夫羣下恃亮之賢則其言行其言則其相特其相特則其君特其君特則其國昌其國昌則其聲聞至今在廷不勝安石之復則其言不行其言不行則其相不特其相不特則其君不特其君不特則其國不昌其國不昌則其垢辱至今是故言行者天下人

物賢否愚俊之符也君相者天下言行動止起訖之捷也古有能言能行之材而今無有君相之羞也今有能言能行之材既榮惑之又沮格之史乘之譏也是故君子鏡心以知已鏡己以知人鏡理以知言鏡言以知行聖賢之言如山斗豪傑之言如鼎鐘憂患之言如藥石聰察之言如權衡山斗之言不行則乾坤息鼎鐘之言不行則君父賤藥石之言不行則隱痛結權衡之言不行則公義削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有敷奏而無明試功何有焉且夫以功則古者禹皋伊傅其最矣以言則古者仲尼子與其最矣仲尼不得已而有論語子與不得已而有七篇匪能言之不能行之也仲尼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悲夫有禹皋伊傅之才而天阨之以不禹皋伊傅之運而人待之以不禹皋伊傅之禮大而皋者能到之小而陋者能姆之智而妬者能

浮邱子 卷七

七

梗之愚而疑者能持之然而仲尼純如也子與豁如也河之大也以崑崙為源以海為委仲尼子與之大也以二帝三王為源以千世百世為委是故前乎仲尼子與而輔世長民者則皆論語之脈落也則皆七篇之脈落也後乎仲尼子與而尊主庇民者則皆論語之緒餘也則皆七篇之緒餘也是故仲尼子與之言其得行於往古來今也猶其得行於仲尼子與也此仲尼子與不死之精神也往古來今之人其有功於天下國家也猶其有功於仲尼子與也此仲尼子與不死之天地也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仲尼子與則得之矣而竊怪當時親戚君臣上下策蹇驢而罷駟驥寶馬棄而厭鳳皇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浮邱子卷之八

益陽湯鵬海秋著

訓名上

浮邱子曰名可倚杖乎而不問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乎豈唯難副又大杖離破碎之乎詩曰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故有以今之人冒古之人有以今之人冒古之文霍光言伊尹而不終其譽王莽冒周公而不鏡其裏曹操冒文王而不根其素王導冒管夷吾而不詳其用是謂以今之人冒古之人張禹言論語而文其佞胡廣言中庸而濟其柔祝欽明冒五經而售其鄙林栗冒易西銘而騁其毒是謂以今之人冒古之文求其毋冒者而未流之世不可必得是何也陰陽之氣日剝一日則斯代斯人之心日奇一日斯代斯人之心日奇一日則是非有立之故日巧一日是故冒術巧則名愈浮名愈浮則實愈削實愈削則罪愈叢罪愈叢則世愈梗諛惡在其可

浮邱子卷八

以倚仗乎然則名可毋倚仗乎而不問禾秀其穎則實結人洪其道則名歸乎豈唯薦紳士族歸之又極之尊庫中外而孰不慶勉博敬之乎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微是故兩漢之雄而禮孔子拓跋之虞而亦禮孔子趙宋之仁而禮孔子蒙古之陋而亦禮孔子孔子道之宗而名之摠也天地所不能通者唯孔子之道足以通之天地所不能治者唯孔子之名足以治之豈唯孔子爾乃學孔子而不至於孔子者其道其名猶有所能通之治之是故行乎荒裔聽俗之國則司馬入相契丹救其邊吏胡銓抗疏女真聞而失色行乎伎心媚體之君則孝孺杖節文皇俸其弗死守仁講學武宗明其不絆是故其學尊則其道尊其道尊則其名尊其名尊則其身尊則其世尊諛惡在其不可以倚杖乎是故倚杖名者厥失十毋倚杖名者厥失十所謂倚杖名者厥失十一日循辨諛信信不符辨二日循行諛忠忠不

符行三日循學課事不符學四日循材課理理不符材五日循智課

察察不符智六日循勇課舉舉不符勇七日循仁課愛愛不符仁八日循義課果果不符義九日循素課廉廉不符素十日循激課恥恥不符激所謂毋倚杖名者厥失十一日厭奇取庸庸乃遲頤二日厭銳取柔柔乃奸滑三日厭辨取訥訥乃塞塞四日厭文取樸樸乃黷後五日厭狂取靜靜乃偽似六日厭直取曲曲乃遊移七日厭前取卻卻乃應隨八日厭獨取羣羣乃雜汙九日厭故取新新乃蒙蔽十日厭儒取俗俗乃提侵是故女不必皆豔第脂其粉膩之江軀日西施而威復出惡知其然而不然也草不必皆樵樵舉曲第脂其粉膩之江軀日西施而威復出惡天下無香草名木焉惡知其不為己有也契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兔惡知其非必得之數也因噎而廢食因悖而廢息惡知其制乃短長之命也於乎此今之論名之通病也易曰翰音登于天詩曰鶴鳴于九皋聲

浮邱子卷八

聞于天鈞之于天也而雞豈鶴之比乎是何也雞非登天之物則易以爲難貞而西鶴鳴宜聞于天則詩人以爲誠之不可掩鶴可以不登天而掖之使登天則天下以爲無根而騎騰鶴可以聞于天而更擗墜之使不得聞于天則天下以爲有所堙鬱悲叱而不得盡其情是故秦杖李斯可駭漢杖鼂錯可駭唐杖朱朴可駭宋杖郭京可駭明杖魏藻德可駭易駭乎爾以其無根而驕騰也楚荆屈原可惜漢劉賈誼可惜唐劉蕡可惜宋劉陳亮可惜明劉黃道周可惜曷惜乎爾以其有所堙鬱悲叱而不得盡其情也是故君子講於四至之術而已矣四至之術惟何一日讀書攷理知法知戒法戒至然後是非折二日清心寡欲知存知過存過至然後可否嚴三日察言觀色知表知裏表裏至然後愛惡常四日引繩就墨知短知長短長至然後功罪必是故君子能修身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能度實能度實然後能收名能收名然後能

運家理國理天下春秋傳曰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是故名之  
 在家國天下如元圭寶鼎之在宗祏布帛菽粟之在黎蒸也宗祏無元  
 圭寶鼎則物不貴物不貴則禮不共黎蒸無布帛菽粟則俗不宜俗不  
 宜則軀不活以家國天下之大無實至名歸之人則康不屬康不屬則  
 功不成是故伊尹起於莘野尙父遇於渭濱堯仲脫因韓信登壇諸葛  
 不老於南陽景畧無比於江東之數人者以名收以實償少正卯修於  
 魯益成括死於齊趙括徒讀父書殷括實喪晉師房次律不紆唐室之  
 憂王介甫大為宋政之憂之數人者以名收以實償為其以名收以實  
 償也則曰實之功也匪特實之功也不名固不足以實其實也為其以  
 名收以實償也則曰名之罪也匪特名之罪也不實固不足以名其名  
 也曷謂不名不足以實其實也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其謂此也曷謂不實不足以名其名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  
 浮邱子

皆盈其澗也可立而待也其謂此也是故古之享名者在潛居獨處之  
 先明做大驗之後今之享名者在高官厚祿之後苟且彌縫未敗露之  
 先此名之底裏所由一深一淺也古之嚴名者以天地最初之心公道  
 維持之力今之嚴名者以捨天從人之心私智熒辨倒實之力此名之  
 光景所由一升一降也偏至之好不足勢也寡怨之憎不足斷也尋人  
 於跡不足必也度人於臆不足入也是故君子不用有實之名槩名不  
 用無實之名廢名用有實之名槩名勢必非其人而反奉之用無實之  
 名廢名勢必當其人而反忽之非其人而反奉之謂之市當其人而反  
 忽之謂之瞽是故君子不用眾舉之名嗒人不用眾毀之名細人用眾  
 譽之名嗒人勢必逐其流而溺之用眾毀之名細人勢必快其忿而雪  
 之逐其流而溺之謂之頌快其忿而雪之謂之快是故君子不用習見  
 之名信人不用驟聞之名疑人用習見之名信人勢必拘定格之說以

充之用驟聞之名疑人勢必傷異等之名以濫之拘定格之說以充之  
 謂之媒傷異等之氣以濫之謂之濫

訓名中

浮邱子曰名出於實實出於事事出於念凡積美念成美事焉積美事  
 成美名焉凡積醜念成醜事焉積醜事成醜名焉且夫父母生而命之  
 名命美不命醜也即命醜亦出於愛不出於刺也子文生而名曰於菟  
 伯魚生而名曰鯉司馬相如生而名曰犬子王安石生而名曰獯郎其  
 出於愛釣也此本始之名也美醜積而被之名則美自美醜自醜愛自  
 愛刺自刺也此增加之名也且夫增加之名此天下之人日口中自  
 然吐出之名又其心中意中牢固而不可遺忘之名天網之刑實史筆  
 之喪讓舉在其中焉無它出於其所積焉故也種蘭得蘭種艾得艾種  
 浮邱子

橘得橘種枳得枳今謂種艾可以得蘭種枳可以得橘雖或有之君子  
 不信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君子之  
 於名也其嚴乎爾乃淳積成運運積成淑淑積成羣羣積成名是謂慈  
 美之名爾乃澆積成運運積成惡惡積成羣羣積成名是謂穢運之名  
 爾乃材積成望望積成特特積成猷猷積成名是謂倫魁之名爾乃恩  
 積成寵寵積成獨獨積成營營積成名是謂微小之名爾乃氣積成勇  
 勇積成威威積成勝勝積成名是謂英鸞之名爾乃筋積成懦懦積成  
 態態積成敗敗積成名是謂婦地之名爾乃儒積成腴腴積成雅雅積  
 成名是謂妍秘之名爾乃野積成癡癡積成陋陋積成名是謂蕪昧之  
 名爾乃慧積成準準積成捷捷積成名是謂踔絕之名爾乃有積成惑  
 惑積成勉勉積成名是謂憤恥之名爾乃修積成正正積成信信積成  
 揮揮積成名是謂贊詰之名爾乃蔽積成邪邪積成利利積成伎伎積

成名是謂險說之名爾乃義積成剛剛積成固固積成名是謂仇厲之名爾乃習積成柔柔積成隨隨積成名是謂猗遠之名爾乃心積成慈慈積成悅悅積成名是謂善祥之名爾乃法積成慘慘積成毒毒積成名是謂淫酷之名爾乃貴積成敬敬積成名是謂繼重之名爾乃賤積成狎狎積成名是謂垢既之名爾乃儉積成清清積成削削積成苦苦積成名是謂潔白之名爾乃侈積成濁濁積成多多積成肥肥積成名是謂貪婪之名爾乃和積成鈞鈞積成類類積成偉偉積成名是謂關達之名爾乃曲積成狹狹積成實實積成弱弱積成名是謂燥膏之名於乎慈美之名謂物者也襟選之名亂物者也倫魁之名帥物者也仇小之名降物者也英鷲之名起物者也嬌馳之名弃物者也奸秘之名式物者也蕪昧之名恩物者也踣絕之名理物者也憤既之名蔽物者也賢詰之名服物者也險說之名伺物者也仇厲之名束物者也猗遠

浮邱子

卷八

之名遁物者也善祥之名植物者也淫酷之名毒物者也繼重之名鏡物者也垢既之名逐物者也潔白之名鏡物者也貪婪之名盜物者也關達之名開物者也繼重之名垢物者也且夫君子之所謂物則焉往而非君子之所謂己乎君子之所謂名則焉往而非君子之所謂實乎且夫烟雲甘露則以為祥而盲風怪雨則以為蓄此不必通議緯諱陰陽者能之也康莊四達則以為夷而太行呂梁則以為險此不必失方輿畫形勢者能之也毛嫱西施則以為妍而佻侏無鹽則以為媸此不必操藻鑑工可否者能之也不待告而物皆曉不待俛而物皆中不待區之高下而物皆同不待試之然疑而物皆定其本旨甚庸也其機絃其利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於乎此物己之說也此名實之說也是故君子之元氣莫如實天下之公器莫如名聞有以美名美者矣未聞以醜名美者也聞有以醜名醜者矣未聞以美

名醜者也聞有名其美而溢於美之數者矣未聞名不足於美者也聞有名其醜而溢於醜之數者矣未聞名不足於醜者也聞有匿其美而究竟為人訪詢以名之者矣未聞釋其美不以名者也聞有匿其醜而究竟為人掩拾以名之者矣未聞釋其醜不以名者也聞有大力者忌其美而眾擊其美名以名之者矣未聞忌則俱忌者也聞有苟同者佞其醜而眾擊其醜名以名之者矣未聞佞則俱佞者也聞有事跡迹移眾莫知其美而以醜名名美者矣未聞知其美觀其名者也聞有俗表道薄眾莫知其醜而以美名名醜者矣未聞知其醜美其名者也故曰天下之公器莫如名也聞有美實充而能以其名制天下之美者矣未聞美不充能制美者也聞有醜實淨而能以其名杜天下之醜者矣未聞醜不淨能杜醜者也聞有其名可以制美而天下咸斥舞陽羅請為美者矣未聞名可制美以不美應者也聞有其名可以杜醜而天下咸

浮邱子

卷八

感激涕泣勿為醜者矣未聞名可杜醜以必醜應者也聞有天下咸請為美以快君子平日有美之實行者矣未聞蓄有美之實行而不得其當於天下之人者也聞有天下咸勿為醜以快君子平日無醜之實行者矣未聞屬無醜之實行而不得其當於天下之人者也聞有蓄有美與天下同之而天下之人或循其粗述之美或傳其精微之美而有深淺之不同者矣未聞皆粗述而無傳其精微之美者也聞有屬無醜與天下同之而天下之人或艾其枝蔓之醜或拔其根株之醜而有疾徐之不同者矣未聞皆枝蔓而無拔其根株之醜者也聞有我能使天下傳其美一旦不自於我則醜者類者封天下之美而閉之而抱遺文而識淵源者又萃天下之善類而存之幾幾不傳而猶且復傳者矣未聞不自於我不傳其美者也聞有我能使天下拔其醜一旦不自於我則操左道者鼓天下之醜而從之而際末流而挺志氣者又戰天下之左

道而勝之幾幾不拔而猶且復拔者矣未聞不自於我不拔其執者也故曰君子之元氣莫如實也吾聞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雖澤期於見日是故勞莫勞於君子直莫直於斯人久莫久於修實遊莫遊於彼名親莫親於吐斯民以實而便莫便於廷斯民以名業莫業於名在斯民不可蠶蝕而夏莫聚於實在君子不可欺蒙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之於名也其嚴乎是故美名不可借魏名不可襲美名不可假魏名不可坐且夫山莫大於五嶽水莫大於四瀆道莫大於能治亡之名德莫大於能治物之名知美名之不可以借而甘為退讓以爾其所不逮者無志節者也君子慎勿廢此孳孳知美名之不可以借而好為誇詞以自文其所不如者無神明者也君子慎勿廢此抑抑知魏名之不可以襲而忽不及檢而適與為緣者無德操者也君子慎勿廢此職職知魏名之不可以襲而姑使其私而遂與為類者無性行者也君子慎勿廢此踴躍是故君子能修理物則以治己之名以有此具也知美名之不可以假而支吾隱忍而不為別白者無丰采者也君子慎勿廢此履履知美名之不可以假而震動標舉而不為爾餘者無度量者也君子慎勿廢此閑閑知魏名之不可以坐而暴怒急擊而哀矜不至者無仁恕者也君子慎勿廢此愉愉知魏名之不可以坐而縱情恣與而洗剔不至者無智者也君子慎勿廢此局局是故君子能主持風義以治物之名以有此具也治己之名利用吏治物之名利用師治己之名利用神治物之名利用天是故君子名之揔也能為仁義中正之揔然后能為名之揔能為名之揔然后能為物之揔能為物之揔然后名之能事畢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致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之於名也其至乎

訓名下

浮邱子曰聖人以名養天下賢人以名教天下奸人以名戰天下以名養天下何稱焉聖人有其德也則有其名有其名也則有其與有其與也則有其養有其養也則有其用有其用也則皆名乎聖人之名是故舜相堯於高陽氏舉才子八人於高辛氏舉才子八人周公相成王於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孔子相魯雖不昌其用然而當時之士來問業者三千人中心說而誠服者七十人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非以名養天下之謂而誰謂子以名教天下何稱焉賢人有其學也則有其名有其名也則有其與有其與也則有其教有其教也則有其成有其成也則皆名乎賢人之名是故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為七篇以為功於世王通講學則房杜李魏為將相實承有唐三百年之祚韓愈原道其徒自李翱已降雖不能與聞

乎大者而籍滬島郊之屬藉以陶鑄其文章而毋泯威於後代歐陽修好獎借士類雖布衣屏處者率為聞人而聲洵獻轍之屬尤以文章忠義擅天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非以名教天下之謂而誰謂子於乎聖如舜周公孔子不事名者也能教天下者也而吾切切乎其以名養天下也則聖人之精神氣象然也賢如孟子孔子之亞也王通韓愈歐陽修升孔孟之堂而未入其室者也而吾鈞切切乎其以名教天下也則賢人之精神氣象然也舜之精神氣象厚而和平是故能舉十六才子為世利賴者必厚厚和平之聖人然後可周公之精神氣象聰明而廣大是故能使布衣窮巷之士得所依歸者必聰明廣大之聖人然後可孔子之精神氣象中正而篤實是故能使三千七十左周右旋以休以息者必中正篤實之聖人然後可非厚厚和平之聖人必且束縛才子以為不可馳騁而收取庸鈍以為爪牙腹心非聰明廣大

之聖人必且厭惡布衣窮巷以爲無所附音而崇信高官達人以爲武  
緯文經非中正爲實之聖人必且患苦左周右旋不令天下之人聞其  
淺深而好爲深居潛行與一切人材國運亡所關涉是故腐鈍當其寬  
則才子之氣塞才子之氣塞則天下有傷心之風兩高官達人據其要  
則布衣窮巷之價輕布衣窮巷之價輕則天下有體道抱德以死而弗  
留其姓氏於人間深居潛行以爲妙術則左周右旋之脈斷左周右旋  
之脈斷則天下智仁勇莪如林而積於闕絕之勢不能入于淡漠之胸  
是故非舜周公孔子則誰其能以名養天下者乎孟子之精神氣象剛  
毅而能衝道是故萬章公孫丑之徒不顛倒於管晏楊墨縱橫掉闖而  
近於仁義者必得孟子師之然後可王通韓愈歐陽修之精神氣象光  
白而能親人是故唐宋之士粗有成就者必得三子師之然後可是故  
非得孟子以爲之師必且主持其所不可從之邪說姓辭而張皇其所  
浮邱子 卷八

賈誼欲興禮樂悉更秦法則終漢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而龍遂植  
孔融爲海內英俊所信服曹操積不能平則使都慮路粹文致其罪蘇  
軾深思治亂極言無隱王安石滋不悅則使謝景溫論奏其過朱熹講  
學明道本末洞徹韓侂胄大憾不已則引沈繼祖姚愈復擊之而偽學  
之禁甚嚴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非以名戰天下之謂而誰謂乎雖  
然名猶天也忌猶霜也戰而勝猶勝也天有因覆而斷斷者其一時也  
章者其干齡萬代也各有因忌而勝勝者其一時也辱者其干齡萬代  
也名猶水也忌猶閘也戰而勝猶塞也水有因閘而塞違其性也有大  
力者疏濬之而塞者可使流也名有因忌而勝違其性也有大力者擊  
斷之而勝者可使降也取女謂余以善姓乎保母其信乎鸞雀何啻  
乎大鳥其不擊乎曲木而厭繩墨乎匠石能引以爲棟乎夜稞而槍明  
燭之來乎莊士衣冠可廢乎莫邪而鉛刀利乎風胡其謂爾何乎王  
石其糶乎卞和能勿涕淚乎曠服鹽車而驚上驥乎王良肯爲御乎萬  
蕭成林而蘭茝萎於廣野乎固君子之所聘張以太息乎黃鐘毀棄而  
瓦缶雷鳴乎聞者其有憂乎曲矢徒薪無恩澤傾頭爛額爲上客乎無  
乃賤本貴末乎請蜥蜴爲神龍豈惟不識神龍亦不識蜥蜴矣乎泰山  
而彈丸之滄海而一杯之不狂且惑乎鼻目易處知香臭乎紫朱雜廁  
於何服乎是故忌名者險毋忌名者廣戰名者諫毋戰名者靜勝名者  
幻毋勝名者常然而且隘且謀且幻則君子以爲末如之何之勢矣然  
而天下末如之何之勢則必有如之何之何之理矣是故古之善言  
忌者莫如韓愈爾其原毀之言曰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  
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  
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  
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

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而者必說於色矣古之善處名者莫如孔子爾其記金人之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畏之執事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從內憂我智不示人伎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是故處紛紛云云之世善言忌不學而愈則不能燭萬物之情狀不能燭萬物之情狀則以忌爲愛以忌爲愛則彼愈巧而我愈盲彼愈巧我愈盲則擠之禍殃然後醒善處名不學孔子則不能標有道之氣象不能標有道之氣象則與忌爲敵與忌爲敵則彼常捷而我常到彼常捷我常到則魚潰肉爛然後已矣故君子厲己以秋照人以春膏實如歸處名如寄能格共警戒之謂秋能委蛇和煦之謂春不旁修曲出之謂歸不虛非其據之謂寄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故使人忌其名者夸母使人忌其名者約使人戰其名者激母使人戰其名者和使人勝其名者雜母使人勝其名者壹此仁禮之實際愛敬之美報也

釋用

浮邱子曰古之君子體與用並起相濟也相足也今之君子體與用並起相難也相折也用難體曰咄嗟乎子稱必典冊動必規架師必先王友必儒者釣其譽而靡有作也縣其賞而靡有卽也酸其狀而靡有剋也腐其骨而靡有藥也制作文字而靡有裁也鈎據事理而靡有中也有號召徒黨而靡有律也教迪羣愚而靡有醒也在上則緝冕之所不接在下則媮亞之所難容在大則輔拂之所見擯在小則胥吏之所竊逃然而子且峴嶢焉而立斷斷焉而辨畏豈焉而亡所斬必於時之人不亦聞於大較之甚者乎體折用曰咄嗟乎子振必圭組之階走必勢淡之塗慕必王公之好夸必閭里之榮子自茲爾奚所用絮是以謂僕鈎

其譽而靡有作也子自驟爾奚所用擇是以謂僕縣其實而靡有卽也子自流爾奚所用特是以謂僕酸其狀而靡有剋也子自棧爾奚所用珍是以謂僕腐其骨而靡有藥也子自阻爾奚所用古是以謂僕制作文字而靡有裁也子自慣爾奚所用白是以謂僕鈎據事理而靡有中子自盤爾奚所用借是以謂僕號召徒黨而靡有律也子自狹爾奚所用通是以謂僕教迪羣愚而靡有醒也子自阿邑取妍爾是以謂僕爲緝冕之所不接子自比周成好爾是以謂僕爲媮亞之所難容子自揣摩當事愛憎爾是以謂僕爲輔拂之所見擯子自濫用左右耳目爾是以謂僕爲胥吏之所竊逃於子子之謂僕也僕所能受也乃直氣公論之所不受也子之不自謂也子所能忍也乃僕之心惘然其有所大不忍也子且謂僕峴嶢焉而立而固不自謂其沾沾焉而小子子且謂僕斷斷焉而辨而固不自謂其踴踴焉而荷乎子且謂僕畏畏焉而亡所

浮邱子 卷八

斷必於時之人而固不自謂其佻佻焉亡所準於古之則乎蹇窪不生蛟龍培塿不生松栢無乃局於所未曾有乎井甃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無乃大昧難醒乎詩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又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是無乃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乎用又難體曰子大夫之論數矣銳矣雖然子所云古之則僕滋惑焉古有孔子其人者聖人也然而去乎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方春秋之世筮子以其君勸晏子以其君顯而孔子弗如也彼其所稱道全德備之躬孰信焉古有孟子其人者賢人也然而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方戰國之世蘇秦爲從人之長張儀爲衡人之長而孟子弗如也彼其所稱居仁由義之說孰信焉大底實今所嗜者可以昌術也而滿舊所聞者不可以齊眾也超騰智慧以自尚者可與理非常之原也而敦敬切循以自守者不可與量斗室之外

也是故堯曼無孔子之聖而孔子無堯曼之功聖不足於功也儀秦無  
孟子之賢而孟子無儀秦之名賢不足於名也是故聖賢自一軌功名  
自一軌猶孟賁善怒西施善笑各原其性也北風嘶馬南枝巢禽各類  
其情也其不可比率以從事斷斷如矣體又折用曰謂子其盲乎居吾  
語女女以爲聖不足於功邪女盲於聖之爲聖抑又盲於功之爲功女  
以爲賢不足於名邪女盲於賢之爲賢抑又盲於名之爲名女以爲聖  
賢自一軌功名自一軌邪女盲於聖賢功名之木抑又盲於聖賢功名  
之運且夫本無異同運有常變堯曼禹湯文武之能若堯伊傅周邵  
之能臣其德足以傳乎其材足以底乎其績其位足以敷乎其美  
其時足以攷乎其成此聖賢之常功名之常也孔子以聖而衰孟子以  
賢而衰其德足以傳乎其心其位不足以敷乎其美可奈何其材足以  
底乎其績其時不足以攷乎其成可奈何然而六藝之宗不實七篇之

浮邱子 卷八

指尙存有六藝然後古今續然後賢愚式然居民物甯  
民物甯然後兩間實有七篇然後王霸判王霸判然後利義析利義析  
然後孝悌申孝悌申然後先王復是故聖莫聖於六藝賢莫賢於七篇  
功莫功於兩間實名莫名於先王復此聖賢之運之變功名之運之變  
也聖然後有功常亦聖變亦聖常亦功變亦功也賢然後有名常亦賢  
變亦賢常亦名變亦名也功然後有名聖亦功聖亦名也名然後有功  
賢亦名賢亦功也聖楫也功川也非楫而能涉川乎賢露也名草也非  
露而能蘇草乎聖賢天地也功名日月星長江淮河漢也非天地而能  
繫日月星長振江淮河漢乎常康莊也變太行呂梁也行乎康莊而達  
行乎太行呂梁而達不鈞之達乎運風也本於棹也東風吹之則松楫  
千尺不加長西風吹之則松楫千尺不加減不摠之千尺乎然而子且  
詆竊孔孟以爲不足於功也名也於乎孔孟之功名其與堯舜禹湯文

武之能君符堯伊傅周邵之能臣常而變變而常同而異異而同非甚  
明悉其孰能徹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僉兮瑟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喧兮此言孔孟之盛德至善矣乎用又難體曰子大夫於  
孔孟思過半矣雖然堯曼之功可遂廢儀秦之名可遂挫乎廢堯曼之  
功則矣以處乎無功挫儀秦之名則矣以處乎無名乎子大夫取節焉  
可也體又折用曰無聖人之學而後其功者賊功者也無賢人之識而  
章其名者賊名者也是故無功者其罪賊賊功者其罪大無名者其罪  
賊賊名者其罪大是故賊功者功賊亦賊也功大亦賊也賊名者名賊  
亦賊也名大亦賊也是故賊功者作偏焉功又生功焉賊又生賊焉凡  
天下之功其功者亦賊也凡後世之功其功者亦賊也賊名者作偏焉  
名又生名焉賊又生賊焉凡天下之名其名者亦賊也凡後世之名其  
名者亦賊也且夫陽春白雪之曲則高者唱而和者寡折楊皇考之詞

浮邱子 卷八

則卑者唱而和者百其所漸積淫佚然也是故筦子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非不採時也然而罪在器小後之人又從而學其器小焉視筦子又  
加甚焉於是乎有市美言關小數之智有崇名任法慘礪不情之才有  
橫歛急征方輸錯出之擾有弄功欺能之包有奢溢無節之費有益主  
柄作威福之奸有鞅鞅不可爲少至臣之刺有一身二姓視顯事自  
謂權變而不知其爲史乘之恥曼子非不節儉力行也然而罪在不中  
禮後之人又從而學其不中禮焉視曼子又加甚焉於是乎有尙儉爾  
貧之謂有貌慈心假之伏有拘罷拒折之容有夷固僻達勃亂提優之  
病有蕩蔑名分親疎貴賤上下無等之憂蘇秦張儀指麾當世之君非  
不從衡如意也然而罪在傾危後之人又從而學其傾危焉視儀秦又  
加甚焉於是乎有旁辟曲私之請有偷備轉脫之情有妖怪狡猾惑眾  
之技有紛挐推錯之端有摸蘇揜連之術有陶誕笑盜惕悍驕暴之談



有狎侮欺誑搖撓扶抗之態有杯酒失意之憂有睚眦必報之讐有苛評巧詆鍛鍊周內之慘有雕新鑿異說文回波之妙有竄端匿跡使人不可以誰何之詐於乎學筦晏者孔孟之罪人也學儀秦者又筦晏之罪人也人以嬖人罪以嬖罪吾惡知其所終極也且夫一筦一晏此春秋所由不逮於三代也而况千百其器小者乎千百其不中禮者乎抑且千百其加甚於筦晏者乎一秦一儀此戰國所由不逮於春秋也而况千百其傾危者乎抑且千百其加甚於儀秦者乎於乎桃李盈百不如獨柏蕭艾盈千不如寸蘭居斯世也號稱於眾以為斯人之傑也則必使吾世毋為輒近之世則必使吾人毋為弟靡波流之人則必使吾躬毋為遷轉於氣數之躬則必使吾衷毋為進退得喪梳亂惶惑無據之衷然後可哉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言謂筦晏儀秦可以雜設乃心而毒天下者乎用又難體曰子大夫之警筦晏

浮邱子 卷八

儀秦也滋甚矣凡學筦晏儀秦者聞子大夫高論不啻提其耳而深省之矣雖然凡學孔孟而為世所指者則子大夫何以登其罪乎荀卿明王道述禮樂然其徒李斯韓非以其學亂世殺身是不亦得罪於孔孟乎揚雄著太元以優易著法言以優論語然阿莽功德幾於投閣以死是不亦得罪於孔孟矣乎王通中說務致約深言寡理大然方其陳太平十二策於隋文不招而往不問而告輕其道以求售焉是不亦得罪於孔孟矣乎韓愈原道闕見大要然及其平生意嚮不脫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是不亦得罪於孔孟矣乎子大夫誅其學筦晏儀秦者赦其學孔孟而得罪於孔孟者則子大夫何以服其不咸之心乎體又折用曰謂吾之於人也誰誅誰赦誰擊誰薄誰敬誰忤誰驩誰厭惟其是不而已筦晏儀秦之是不徑而露荀揚王韓之是不歧而隱茲吾與女剖其歧而隱者其可焉凡學孔孟者冠必孔孟

也服必孔孟也步必孔孟也趨必孔孟也是為親孔孟而信之講論必孔孟也寤寐必孔孟也是為法孔孟而依之能求之則能知之能從之則能行之能變通之則能利之能鼓舞之則能神之是為資孔孟而自得之親孔孟而肖之者可與樂俗不可與嚮學法孔孟而依之者可與嚮學不可與嚮用資孔孟而自得之者與之嚮學乃不蕪與之嚮用乃不匱不蕪不匱乃可以聖可以賢是故荀也楊也王也韓也學孔孟而不匱且匱者也然而孔孟不蕪也荀揚王韓自蕪也孔孟不匱也荀揚王韓自匱也然而荀揚王韓本亦可以不蕪不匱者也可以不蕪而蕪可以匱而匱可以不蕪治其蕪而蕪可以不匱治其匱而匱可以智察其蕪不蕪匱不匱之界而蕪而匱可以勇爭其蕪不蕪匱不匱之決而蕪而匱故曰是不歧而隱也則大可閉念也今天下譚江河者必溯其崑崙之源而障狂瀾者必求其能治水之人而屬焉孔孟崑崙也荀揚

浮邱子 卷八

王韓障狂瀾以衛江河而不足於力者也以為其不足於力也而遂謂其決江河以魚鼈億萬赤子之命不可也以為其不至於決江河以魚鼈億萬赤子之命而遂謂其與古疏鑿者同功不可也是乃功罪參焉者也周衰道微精氣聚於孔孟而其軼說乃時時見於荀揚王韓此其所由為功於孔孟也孔子不云乎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不云乎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孔孟不果乎其言而實足以優乎其為荀揚王韓不優乎其為而更乃膠乎其用此其所由得罪於孔孟也且夫陰霾久則必有白日之光以照之飛走之族繁則必有紫鳳蒼麟以長伯之是故道之亟復成枝枝之亟復成鬱鬱之亟復成運運之亟復成通通之亟復成材材之亟復成賢賢之亟復成聖聖之亟復成道且夫聖人亟復成道則焉往而不在其布施優裕之內乎言乎其功則衰頹之亟可以復成兵刑

兵刑之亟可以復成禮樂禮樂之亟可以復成皇王言乎其名則廢執之亟可以復成文章文章之亟可以復成性命性命之亟可以復成天地是故君子生荀揚王韓之後而戰孔孟之勝於紛紛紜紜之秋勢不得不踴其識恒其學素其位待其時時至則思發揮孔孟之醜可以庇此世而享聖人賢人之作用可以快此志而償聖人賢人之所欲為而未及為可以雪此言而破疑聖疑賢者之顛倒狂劇而不可解時不至則消搖倚羊于孔孟之樂敘述道意以覺來者焉毋眩於不可毋疑於不然毋墮其末而媿其前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之於孔孟其景仰之矣乎其賞養矣乎於是用無以更難體則亟起謝之曰子大夫休矣僕方狃於習不能以驟更也抑用其長而不敢以他圖也譬諸蠅蠅之轉不離丸蠶蠶之升不離木今欲使蠅蝦代輪扁斲輪能轉丸則遂能轉輪矣乎又欲使蠶殼致神龍行天能升木則遂能升天矣乎是固不能子大夫休矣浮邱子聞斯言也慨然揚糜涕實如雨一坐十起而不知所告語

三術

浮邱子曰三術長謂也一日主術二曰民術三曰官術主術差不可以為人臣子民術差不可以為民父母官術差不可以為有司百執事之長是故君子知主術則知忠知民術則知愛知官術則知嚴知忠則一切壅塞于王者忠之反知愛則一切廢利于民者愛之反知嚴則一切周容于官者嚴之反積此三反則三術耗亂錯繆不可復問矣雖然其所由以耗亂錯繆也必始於官及於民而極於王於其耗亂錯繆之時而申其整理補抹之力則亦始於官及於民而極於王是故白於治忽之原者必自謀其官始必自謀其長以督其有司百執事始凡為有司百執事之長者其性情貴詭諛而賤剛方其謙慧難諛俗而味遂到其

操履納汗履而捐潔淨其材器喜圖活而厭老成於是其所謂有司百執事非與其中之淺深而制之則揣其私之好憎而結之非持其故之短長而驚之則倒其說之黑白而給之例其說之黑白而給之者愚其長之心使不析也持其故之短長而驚之者塞其長之口使不閉也揣其私之好憎而結之者多其長之賴使不疑也聞其中之淺深而制之者厚其長之敬使不衰也故視其長蔑如也左氏之言曰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儘所謂蔑視其長者是邪蔑視其長則毋治其職毋治其職則積為廢墮縱為貪淫廢墮云何問其朝真則弗理號令弗詳吏胥弗儆神元弗饗問其野耕耨弗時紡績弗夜草木弗株烏獸弗馴城郭弗補橋梁弗正關市弗謹堤坊弗完川澤陂池山林後徑弗察水潦旱乾兵戈疫癘弗備疥癩疥癩弗養草竊奸先弗

浮邱子 卷八

誅豎士弗教賢人弗禮婦女游觀弗戒商賈居奇弗罰度量衡石弗壹斗斛權概弗較流弊左服奇技左道弗削盲風怪雨苦霧凍雹弗省貪淫云何問其心風夜必靖以護天地必格以亡問其身官室必崇以秩與馬必庶以壯衣服纂造必麗以新飲食烹割必甘以異妻妾必羣以豔親戚必黨以驕賓客攀涉必紛以云仗僕侍從必捷以驛於乎爾如是則官不以志于官志則民不以德于民德則患氣結而發之也驛主不以憂乎此所謂耗亂錯繆始於官及於民而極於王也凡為有司百執事之長者其性情貴剛方而賤諛諛其智慧料遠到而刪諛俗其操履矢潔淨而捐汗潔其材器喜老成而厭圖活於是其所謂有司百執事欲闕其中之淺深而制之則不敢欲揣其私之好憎而結之則不敢欲持其故之短長而驚之則不敢欲倒其說之黑白而給之則不敢不敢倒其說之黑白而給之者懼其長之義而能辨也不敢持其故之短

長而篤之者懼其長之仁而能斷也。不敢揣其私之好憎而結之者懼其長之細而能防也。不敢闕其中之淺深而制之者懼其長之大而能苞也。故視其長肅如也。左氏之言曰：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規律。儻所謂肅視其長者，是那肅視其長則竟治其職，競治其職則勤勤則恒之政可思也。清白介特之吏可風也。勤勤則恒之政云何？問其朝典則以理號令以詳吏胥以儆神元以察問其野耕耨以時紡績以夜草木以楸鳥獸以馴城郭以補橋梁以正關市以謹堤坊以完川澤陂池山林徑徑以察水潦旱乾兵戈疫病以備務寡孤獨以養草竊奸宄以誅髦士以教賢人以禮婦女游觀以戒商賈居奇以罰度量衡石以壹斗斛權概以較流聲異服奇技左道以削盲風怪雨苦霧凍瘧以省清白介特之吏云何？問其心夙夜必循以省天地必來以復問其身官室必靜

浮邱子 卷八

八

以庫與馬必齊以約衣服纂造必樸以稱飲食烹割必澹以宜妻妾必厚以處親戚必慎以將賓客禁涉必簡以擊伎僕侍從必勤以和於子爾如是則官不以馴乎官馴則民不以恬乎民恬則社稷之福朝廷之瑞舉必由之。主不以訢乎此所謂於其耗亂錯繆之時申其整理補苴之力則亦始於官及於民而極於主也。雖然事固有藉於獨而利於同耗亂錯繆爾其習俗之同也。整理補苴爾其丰稜之獨也。習尚同則取容於官取容於官則羣讚美其為人羣讚美其為人則大力者微聞之大力者微聞之則毋贊問於有道君子之前以泄其故而密實於主以秀其鑑密實於主以矜其鑑則遂以時記注其人而倚杖之記注其人而倚杖之則官有民無翼官有民無翼則維其官蓋賊之荼毒之道路以目而民末由吟言於天子之庭以折其不然。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是則同之為利也矣。丰稜獨則無能苟且

以徇官之好無能苟且以徇官之好則羣排擯其為人羣排擯其為人則必借端誣使激大力者以怒之激大力者以怒之則君非不心胥股肱其人而中於揣摩近似之說中於揣摩近似之說則雖腹裏仁義手調民物而無能取君聽於必然之信無能取君聽於必然之信則往往嘔歌者塞塗巷而左右主前者必欲盜主之柄以去之而后快其厥除異己之心。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是則獨之為難也矣。於乎西施入室嫫母之仇也。巨人在前侏儒之恥也。鳳皇鳴而飲鴆愁六驥騁而驚駘泣同近譽獨近謗譽是謗近非是近信非近疑信近昌疑近敗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君子知其然也是故以浮議付之一曠以公論付之千秋以赤心付之朝廷以直道付之朋友以問學付之聖人賢人以血氣付之愚夫愚婦當使官怨我毋使民怨我甯使官咎我毋使主咎我官怨我厥勢無過廢格沮謀感感聽暗

浮邱子 卷八

八

云爾民怨我則居其上無能飲食教誨之也。居其上無能飲食教誨之則不可以為民父母。不可以為民父母則民且棄於其手且斃於其手。則慚慚并慚慚并則魂喪魂喪則福命折到福命折到則子孫之孽滋甚。官咎我厥勢無過廢格沮謀殘名位云爾。主咎我則居其下無能聰明正直以事之也。居其下無能聰明正直以事之則不可以為人臣子。不可以為人臣子則替為君之罪人替為君之罪人則面目醜面目醜則心理斷心理斷則天人鬱怒天人鬱怒則讀書命世之指謂何是故君子必忠於君然後推其生民之德以愛於民必愛於民然後去其害民之牧以嚴於官必嚴於官然後可以為有司百執事之長可以為有司百執事之長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然後可以為人臣子。夷攷子產尸蒙族樹謗政豈不嚴邪然而能治鄭是故鄭人始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補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終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與三都僂少正豈不嚴邪然而能治魯是故魯人始誦之曰魯哀而苛投之無異芾之魯哀投之無郵終誦之曰衣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衣衣惠我無私子產名賢也孔子大聖也大都用嚴為愛用愛為忠若是是故惟名賢可以用嚴惟大聖可以用嚴名賢用嚴人以爲威我以爲惠大聖用嚴人以爲法我以爲神爾乃商鞅刻薄啟秦人之好殺趙盾峭直教漢吏爲深文周與來俊臣阿賊后以張梯極吉溫羅希與附奸相而布鉗網是豈足爲嚴之云矣乎大底子產孔子已降能用嚴而毋傷於惠毋傷於神者其惟諸葛亮之治蜀乎次則王猛之治苻秦乎史稱亮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懲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史稱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

浮邱子

卷八

三

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素以大治於乎今之代而無亮猛其人則已今之代而有亮猛其人不足多乎爾乃荆公治宋其法足以嚴而不純於學江陵治明其材足以嚴而不純於心是豈足爲亮猛之比矣乎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亮固聖賢之亞猛亦亮之亞而急起直追以雁行之者其誰哉其誰哉

浮邱子卷之九

益陽湯海秋著

祥和上

浮邱子曰揆於道德完於性始之謂中條而達之無所往而不利之謂和故居里巷之側父不和於子則慈孝格兄不和於弟則友恭衰夫不和於相外婦不和於相內則家道隳而神元可之立朝廷之上君子不和於君子則意氣橫小人不和於小人則機穽險君子不和於小人人不和於君子則罔是素而氣數隨之夫捫心弗以神元爲監者其義必淺舉事弗以氣數爲歸者誤世必深故君子察於中以不偏而濟於和以有其始終蓋其遭逢聖哲羽翼翔手梓社稷履巽陰陽本之以智結之以誠樹之以才列之以章進之以言帥之以方實之以事積之以祥有嘉無違心膂股肱一人端平羣傑畢征其容春霽孫讓以舟順時制理匪低匪仰低亦不憐仰亦不強格居官次萬夫之望故四岳九官十二牧和於虞則天工時亮太公用公邵公畢公和於周則武成大告雋夷吾飽叔牙甯戚隰朋賓胥無和於齊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士苟苟偃轡起趙武樂縶魏絳和於晉則諸侯以睦數世煎之其在漢三傑和於前則芟夷秦楚如橫海而掃靈魏平勃和於繼則誅諸呂如去鼠狐其在唐房杜和於前則貞觀事業戡亂比湯武而奏治幾成康姚宋和於繼則景龍開元不與貞觀差其短長其在宋則韓范富歐和於朝而處歷聖德被乎詠歌其在明則塞夏三楊和於朝而仁宣之業斐然與漢之文景同其風故觀霜露則知其和觀草木則知其春觀其人則知其國觀其友則知其小大總一上下雖遠則知其殖萬類而朝百靈故王良之御無顛踏伯牙之琴無死聲匠石之門無棄材扁鵲之方無雜陳古初以德侔治平以人與民以聖而生物以賢而名故上相扶爲樞柱相接爲堂六副之飛及於滄百足俱行而不僵三十幅

共一較夫然后不窮於轉也二十八宿環北辰夫然后明有尊也故風  
雨調而悅情性聖賢集而鋪緯經一行周披享其利者不墜一言和煦  
食其福者如林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  
僂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言君子能以和上為國  
而下為民也若乃植善行仁同厥本原繼以鈕鑄不念厥前一彼一此  
水火區分再接再厲批擊百端或撻其嫌細以為資或蓄其疑似以皮  
寬或括其勳伐以頌亢或改其塗軌以倒顛及其猛省克用洗滌霧威  
塵銷燭以青天初為參商羣聽嘩傳終以金石則用所怒初為狼狽苞  
亂茹辛終以鴛鴦求其友生故邪奚豈不警解狐也然而卒舉振以治  
公門廉頗豈不辱蘭相如也然而相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則頗肉  
位負荆謝罪蕭何豈不與曹參不相能也然而何病則頗首帝前以參  
代己為得之賈復豈不謀殺冠何也然而上為解之則並坐同車關羽

浮邱子 卷九

張飛豈不厭諸葛亮也然而先主申言魚水之義羽飛乃止程普豈不  
陵侮周瑜也然而瑜折節下之則如飲醇醪而醉淳于式豈不夷陸遜  
枉取民人愁擾所在也然而遜詣都則以式為佳更薦之陶侃豈不疑  
灰亮也然而亮引咎自責則與之談燕終日舉兵同起建康狄仁傑豈  
不損裴師德也然而乃服裴公盛德之包容李光弼豈不忿郭子儀也  
然而子儀執手涕泣薦主東伐以張其軍寇準豈不數短王旦也然而  
準終以旦為不可及富弼豈不與韓琦不終好也然而琦使使上壽了  
不見其芥蒂之痕蘇軾平日豈不與范純仁多異也然而上怒軾比先  
帝於漢武則純仁從容自其非謗揚榮豈不嘗短楊士奇也然而士奇  
力為榮解不令帝以小骨介意榮以此媿士奇相得甚懽賀逢聖豈不  
與熊廷弼同里閨而不相能也然而廷弼經畧遼東失事逢聖草疏揭  
白其冤故事有溶於同而消於異人有益於氣而顯於情水可支其流

而歸於海山有連於脈而斷其峯既往而悔其過孰與未來而塞其爭  
將離而守其義孰與乍合而順其經喜怒多端而為人所哂孰與登其  
節以信其衷進退相拒而連世以忠孰與併其力以扶其宗故兩虎不  
可以私鬪比目不可以單行康莊不可以棖梗夏朋不可以不恒故玉  
有玷而可磨我其毋擲諸草芥也舟有同而共濟我其毋視若胡越也  
蘭自為馨松自為幹我知其各有本性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我知其  
相反成功也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暵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非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言君子能尅其不和以歸於和也若  
乃涇渭不同源而流蘭艾不連根而苗驚駭不共食其食鶴鷺不並棲  
其巢心所憎惡口以為招否之賊之快厥詆譎及乎事會各執其標  
橫狡猾不可以要或為山嶽或為風颶或為蓬蒿或為朽木風颶無端  
肆作傾燒山嶽闕頽失其岩巒朽木朽爛成塵以騷掩蔽章斤斧周  
遭於乎明哲古訓是昭身世幾何延受厥臬一勝千負不補毫毛乃付  
蓬粉爾心則焦故屈原不喜上官大夫則投諸汨羅之水賈誼不用旋  
絳灌則賦鵬長沙董仲舒疾公孫宏希世用事則出徙膠西汲黯輕張  
湯則棄居淮陽稽康非薄湯武則鍾會語之大將軍死於非辜廣岳與  
桓溫隙則北伐無功廢為庶人薛道衡不能庫辭下氣則裴蘊誣其負  
才悖逆有無君之心而殺之韓愈李紳爭臺參則李逢吉搆其辭語不  
孫以劫之嚴挺之不齒李林甫則構成其罪以貶之蘇軾滋不悅於王  
安石則通判杭州以外之范祖禹劾安世攻章惇則實諸死地而幾殺  
之劉基短胡惟庸則挾醫行藥以毒之楊繼盛惡張嵩則闖入張經疏  
尾以處決之故純陰純柔其術純陽純剛其病狂一陰一陽其旨閎  
一柔一剛其理昌不屠龜者手不棘不騎虎者膽不懼不逐考父者不  
渴死於塗不學杞人者不憂天傾不隨時又不激物者志操且不怨天

浮邱子 卷九

而歸於海山有連於脈而斷其峯既往而悔其過孰與未來而塞其爭  
將離而守其義孰與乍合而順其經喜怒多端而為人所哂孰與登其  
節以信其衷進退相拒而連世以忠孰與併其力以扶其宗故兩虎不  
可以私鬪比目不可以單行康莊不可以棖梗夏朋不可以不恒故玉  
有玷而可磨我其毋擲諸草芥也舟有同而共濟我其毋視若胡越也  
蘭自為馨松自為幹我知其各有本性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我知其  
相反成功也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暵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非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言君子能尅其不和以歸於和也若  
乃涇渭不同源而流蘭艾不連根而苗驚駭不共食其食鶴鷺不並棲  
其巢心所憎惡口以為招否之賊之快厥詆譎及乎事會各執其標  
橫狡猾不可以要或為山嶽或為風颶或為蓬蒿或為朽木風颶無端  
肆作傾燒山嶽闕頽失其岩巒朽木朽爛成塵以騷掩蔽章斤斧周  
遭於乎明哲古訓是昭身世幾何延受厥臬一勝千負不補毫毛乃付  
蓬粉爾心則焦故屈原不喜上官大夫則投諸汨羅之水賈誼不用旋  
絳灌則賦鵬長沙董仲舒疾公孫宏希世用事則出徙膠西汲黯輕張  
湯則棄居淮陽稽康非薄湯武則鍾會語之大將軍死於非辜廣岳與  
桓溫隙則北伐無功廢為庶人薛道衡不能庫辭下氣則裴蘊誣其負  
才悖逆有無君之心而殺之韓愈李紳爭臺參則李逢吉搆其辭語不  
孫以劫之嚴挺之不齒李林甫則構成其罪以貶之蘇軾滋不悅於王  
安石則通判杭州以外之范祖禹劾安世攻章惇則實諸死地而幾殺  
之劉基短胡惟庸則挾醫行藥以毒之楊繼盛惡張嵩則闖入張經疏  
尾以處決之故純陰純柔其術純陽純剛其病狂一陰一陽其旨閎  
一柔一剛其理昌不屠龜者手不棘不騎虎者膽不懼不逐考父者不  
渴死於塗不學杞人者不憂天傾不隨時又不激物者志操且不怨天

又不尤人者壽命長不我然而我剖辨之者多誘傷不我然而我窮  
明警戒以備之者訪不揚不我然而我懲刈之者多禍殃不我然而我  
窮恭敬縉紳以事之者禍不萌故舟以虛而不觸斃以擊而撞芒澤以  
寒而善蓄木以高而早霜名以危而難守實以聞而彌彰辨以馳而屢  
舛道以妙而勝常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又曰淑慎爾止不愆  
于儀不僭不賦鮮不爲則此言君子能以其和措厥躬於安全之地也  
若乃蛇蝎成性鴆鴆爲羣操黠詐賣其時人少則嬉游壯則險艱窮  
則因依達則飛翺高則相與怒則相吞急則相齟齬則相賊結心伎戾  
載頭且醫雖曰式好有狂其騰故雁涓涓履履同學及其負能相如則涓  
斷膺兩足而驚之而廢乃更死涓於馬陵大樹之下蘇秦張儀亦同學  
及秦死則儀振暴其短李斯韓非亦同學及乎非說秦王以舉趙亡韓  
臣荆魏親齊燕之術則斯諸之下更遣非棄使自殺張耳陳餘相然信

浮邱子 卷九

以死及其據國爭權則耳斬餘於泚水之上鄭寄呂祿相友善及其軍  
於北軍則寄賣友以內周勃覆舉冀州以迎袁紹及疑紹見圖構則  
至淵自殺李林甫韋堅本姻亞相昵比及堅以通滑有寵於上則林甫  
惡之而奪其權呂惠卿傅會王安石建立新法驟至執政及其罷知陳  
州則發安石私書以證其罪石卒徐有貞謀迎上皇及有貞稍裁其  
貪橫則亨等輩擠有貞以放於金甯故宵小不實於信義交游不符於  
典常兩巧不可以並處兩險不可以成行免自謂狡而大獲之惡知其  
爲兔之短而犬之長也鼠自謂碩而狸捕之惡知其爲狸之捷而鼠之  
降也故松柏不生糞壤之側揭車不闢野卉之香智者不飲晏安之毒  
仁者不撤道德之防不受誑誘者名教有定不遭豎奪者禍祿有常不  
丐無名之惠者不聞怨實不作好勝之計者不生寇攘不學小人之學  
者古不削而今不駟不事小人之事者己不厲而國不狂詩曰迨天之

未陰雨微彼柔土綯繆孺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言君子能於未  
然而塞其不和之患也若乃氣節得易遂趨成規徒於厥鑿未理其根  
左榮右度既琴既履諱其垢詭附於仁賢不根之譽夕造展鷹膠膠  
音遂登於天乃其施設悞萌挑誘政事以毒裁肯以仍乃其於惡不受  
研鑽世程以梗身計以便自料不可輒反其骨抑又援他寒其前盟曾  
不一曠東西以紛雲霧兩覆萬怪畢濤故伍子胥進伯嚭及吳越行成  
則齟齬子胥以至於死蕭望之接待鄭朋以意及知其傾邪不與通則  
朋結許史以傾望之王嘉垂死謂贊故孔光不能進以是負國及攷劫  
嘉遂國罔上不道請付廷尉雜治者則光爲之首殷景仁引劉湛共參  
政事及湛入則憤景仁位任踰己而毀景仁陸贄引趙憬入相及憬有  
憾於贄則助裴延翰以罷贄贄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  
其失勢則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李昉待盧多遜以不疑及多遜  
李昉子 卷九

言於上則毀昉不直一錢寇準薦丁謂於李沆及其拂藪之際則寇準  
雷州籍之奇黨歐陽修譏議以悅修及之奇進則許修以自解趙鼎張  
浚成薦秦檜及檜擅國柄則傾陷鼎浚不亡陳循屢薦徐有貞及禮等  
門之功則有貞弗敢循而斥逐內閣諸臣殆盡故料其常弗料其幻者  
碩人之量思其順更思其反者智士之機著鷹仇附飽則遠飛豺狼威  
性食人以肥花有開而笑春風草有茂而喜夏畦心有白而轉晦述有  
比而倏離數有極而必反理有解而適疑天有晴而變陰人有樂而驟  
悲物有微而寢長事有怪而益奇故讀論世所以廣識強恕求仁所  
以誠欺甯仁勝義毋義勝仁所以體物甯爾負我毋我負爾所以壹懷  
大而容之以紓其變祥爲不知之以毋觸其私辭舊德不居之以毋奪  
其談對於衆毋媚笑之以隱其非義之廉恥甯之歲月以諒其悟其不  
悟也毋更警之以自亂其所爲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

甯不來又曰於乎小子告爾爾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此言君子能以其和周旋於傾危之士也若乃說事忼慨談道崢嶸賢人君子樹之風聲標榜所至電疾雷并浸流遂廣靡有紀經是非雜設愚後恣行託於清流啖爾嘉名上曰黨人國有常刑乃爾乃禁乃籍乃陵下曰黨人實所依憑乃湯乃火職思其譽上曰黨人匪邪則狂乃盡乃賊乃蠲乃蠲下曰黨人以匡典常乃古乃今厥斷而偵上下相戰厥施看皇雖則天也由人不祥積氣成戾裂體成創必假巨物有虐以戕故漢以甘陵兩北部之爭而宦官借之捕鉤黨以危漢室唐以牛李構怨而白馬驛之禍凡緒紳不與柔者柳璨誣為朋黨貶死數百人宋以洛蜀朔三黨交惡而章惇蔡京顧國榜奸黨於端門伸其紹述之說以斬盡宋之元氣明以東林黨人更相傾軋而甲申之變不能毋魁其罪於亡國之臣故意見之勝以一時禍患之作以百年門戶之立以二人風尚之非以浮邱子 卷九

千萬人無遠慮者忽於近壞全局者執其偏日行百里而趨之千里者瘦其馬謂室有賊而一炬焚之者喪其椽故處清濁不可以太察謂水火不可以不權總紀綱不可以為怨悖唱文學不可以與毀譽毋聖已感眾毋豫次居前毋借公義以酬私憤毋挾盛氣以宣善言毋展談諱以啟羣小毋肆攻抵以成孤鶩毋使操左道者證儒術之不可為用毋使張眉羅者快善類之靡所不捐毋視性命為贅疣血流薦紳而弗悔毋視時勢為蒼局鼎移姓氏而弗憐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憚憚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君子能戒慎恐懼以不離於和也若乃國勢如寄其亡其亡魚游于釜鷓巢於堂爾憂爾懼則猶有祥雨所憂懼命不於常日將隕矣迺圖其光祇既枯矣迺計其糧邱山不惜鴻毛自強喪心作醜則莫不偃故宋至新法橫行而國危矣而王安石之復日與盈廷戰其然不然至南渡而國更微矣而黃潛善汪彥伯

力排李綱秦檜力排張浚趙鼎以壞其恢復之計至海濱而國更微矣而陳宜中勤以臺諫論人即忠如陸秀夫者先請而後召焉明至遼東不守而國微矣而熊廷弼王化貞不相為用以至於敗至流賊而國更微矣而楊嗣昌不能駭策左良玉進止齟齬賊勢遂橫至福王而國更側勢不削星斗不及者鬼物不辟公義不重者私忿不釋大力不舉者小語不塞故可為而為匪一名一物之謂也不可為而且為之匪一手一足之烈也不可已而不已蓋樹智仁勇為策力也可已而更不已蓋通天地人物為消息也既欲居之母汗之既欲葆之母孺之既欲儀之母死之既欲率之母室之既欲乘之母梗之既欲根之母繁之母抱薪而救火火彌甚毋毀瀆而止水水彌甚毋吞冰而瘞寒寒彌甚毋揚湯而止沸沸彌甚毋拯溺而授之石溺彌甚毋去病而毒以藥病彌甚浮邱子 卷九

故虛藉難而不校勞佚者志慮忠純者也處晦昧而不校短長者體段充實者也處參差而不校愛憎者性行淑均者也處曲折而不校然疑者品節簡易者也不簡易者多端而好詐不淑均者賊心而好狠不充實者擾震駭而好移不忠純者負固而好驕好詐者天所厭好狠者神所怒好移者民所嘩好驕者物所辟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言君子不和則不能收一髮千鈞之力於危急存亡之秋也於乎虎羆狐兔不絕於山蛟龍蝦蟇不絕於海丹砂烏喙竝入名醫小人君子竝列當代我稽於古載證以今曾無誕生君子不生小人之天地天地於是乎為能和矣曾無福庇君子罰必及小人之神元神元於是乎為能和矣曾無盡屠戮小人獨留君子之帝王帝王於是乎為能和矣曾無掖進君子不節取小人之聖賢聖賢於是乎為能和矣能和則能處能處則能化能

化則能福故鎮朝廷莫如福致福莫如和致和莫如中

釋和下

浮邱子曰中庸之言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中則不和不和則不行故天以和成其高地以和永其甯日月以和發其光山川以和飭其靈四時以和調其順五行以和叶其平八音以和宣其鬱五味以和納其馨故君和則氣不闕臣和則職不荒君和則不作智雄不涉駕馭不作智雄則輔拂剖心不涉駕馭則封疆戮力能剖心則輔拂和輔拂和則啟沃共啟沃共則國本貞能戮力則封疆和封疆和則利病共利病共則民願償故君和則臣和臣和則小臣和大臣懼故則小臣造其端以徇所說大臣恒易則小臣壹其職不敢以他大臣噪囂則小臣競其風以關所捷大臣端靜則小臣息其謀不敢以紛拏大臣參差則小臣詭其辨以辟所忌大臣畫一則小臣襄其事

浮邱子

卷九

不敢以疵瑕大臣豪斷則小臣居其間以倚所重大臣謙退則小臣懷其德不敢以頗故小大秩則百官和百官和則萬民和萬民和則萬物和萬民和則慟作息慟作息則無倍畔萬物和則大豐殖大豐殖則無天札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和之至也雖然和之至非同也同之似非和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君不可以苟同於臣臣不可以苟同於君君苟同於臣則遷就而已矣不然則私愛憎而已矣不然則不可振刷而已矣臣苟同於君則阿諛而已矣不然則怯而已矣不然則其中無有而已矣故大臣不可以苟同於小臣小臣不可以苟同於大臣大臣苟同於小臣則供文法舞弄而已矣不然則所好非其材而已矣不然則厭事其事而已矣小臣苟同於大臣則飾和平以結其知而已矣不然則倚勢取快而已矣不然則聽密囑以便私圖而已矣故君臣和者國必昌君臣苟同者國必傷大小之臣和者國必

舉大小之臣皆苟同者國必荒昔晏子言於景公曰君所謂可而有不可

焉臣獻其充以成其可君所謂不可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充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充據亦曰充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是其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於乎晏子之所惡於同和者也子思之所惡於同賦和者也思和者無義類賦和者無血脈無義類者其道夷無血脈者其心死李斯師賢人而苟同於二世公孫治備術而苟同於李武道喪也夫真禹孔光不知進退而苟同於外戚惠卿韓絳不知善敗而苟同於新法心死也夫然而道喪者不自謂喪道之外又生道焉心死者不自謂死心之外又生心焉是何也諱其苟同之道而號於人以為忠厚長者之道也諱其苟同之心而號於人以為純孝稚子之心也凡忠厚長者之道不設畦畛而彼之惡蓋亡歸似之以為惡蓋亡歸大可羞以為忠厚長者轉可敬故道之外又生道焉凡純孝稚子之心不辟機械而彼之頑鈍亡恥似之以為頑鈍亡恥大可恥以為純孝稚子轉可敬故心之外又生心焉然而道之外又生道君子不以為道焉心之外又生心君子不以為心焉是何也忠厚長者今之所謂無用古之所謂有用也純孝稚子今之所謂有差古之所謂無差也凡感天地而通神元靡不自其忠厚長者之道主宰焉被勸焉而彼何知焉方且懷謏迷國謂忠厚長者本不足為及其身敗名裂然後自居長者以塞天下之議故君子不以為道焉凡善道德而施仁義靡不自其純孝稚子之心胎息焉勞醜焉而彼何知焉方且黨奸作勝謂純孝稚子本不足為及其眾神親

浮邱子

卷九



離然後自坐稚子以巧天下之辭故君子不以為心焉君子不以為道則心使之道吾道不以為心則必使之心吾心吾道何道也大道也直道也吾心何心也初心也正心也大道根乎性直道根乎氣初心根乎天正心根乎聖根乎性者能善而不能惡之道根乎氣者能剛而不能柔之道匪苟同之道也根乎天者能存而不能亡之心根乎聖者能豐而不能雜之心匪苟同之心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戒苟同也且夫其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木以為後人也故紆其體適其詞號於當代以為能和而羣無知者又貢其諛詞夸其盛德以為能和而有君子取和因而界畫之是何異於石為虎而木為人也邪

原宗

浮邱子曰親親仁也尊賢義也親賢異體仁義異用左右低昂唯其素定涇清渭濁厥流以分內握明鏡照物如神毋曰親非其親凡枝必歸浮邱子

卷九

其根毋曰親不子其同宗而異其心毋曰親必賢性行材慮其或不然毋曰非親而賢不可倚杖繁古之勛則安所放是故君子私其親以恩毋私其親以政私其親以故毋私其親以兵私其親以政謂之不中私其親以兵謂之不祥伯有歷三世而執政柄於是乎汰後而身不免季平子歷四公而政自出於是乎蘊蓄而民生心故曰私其親以政不中者也鄭伯失教於是乎太叔藉甲兵而不可以為弟衛莊公弗教其子以義方於是乎州吁好兵而不可以為子故曰私其親以兵不祥者也唯政唯兵公天下之物也唯仁唯義公天下之心也公天下之物唯賢者足以提挈之公天下之心唯聖者足以葆固之是故鴻有異川有楫屋有棟馬有轡唯聖唯賢怒乃積聖不得賢百憂集我嘗汎覽古今之故思宗親而壽天下者何其代相踵而人相師也周之天下犬戎橈之始皇仁之而編葛一戰則君臣之義鄭伯先廢之矣漢之天下王莽橈

之曹操亡之而孝景刻薄則吳楚七國先鮮之矣晉之天下五胡橈之劉裕亡之而孝惠昏愚則倫同穎越先自為殘賊之矣唐之天下武曌橈之朱全忠亡之而世民功高則建成元吉先欲誣殺之矣宋之天下遼金橈之蒙古亡之而德昭自刎則晉王先負金匱之誓矣明之天下也先橈之流賊亡之而建文仁弱則燕王先張靖難之軍矣我聞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且夫周漢晉唐宋明之壽亦既賭開之矣爾乃擅政而莫能格君擅兵而莫能衛國匪唯莫格之又阿偏之匪唯阿偏之又汙染之匪唯莫衛之又解弛之匪唯解弛之又燻箱之不通訓典不謹操履不修忠悃不效材實下以壅遏英賢樹立慷慨之氣上以積怨彼若時其風雷雨雹之災內以靈使羣黎百姓怨咨塞路外以騰笑遠裔荒服長厥驕橫者斯何人乎斯何人乎於乎唯宗唯親唯天是稽君子以歌棠棣之詩唯宗唯親唯禮是稽君子以歌行葦之詩

浮邱子

卷九

禮不可降材不必齊天不可擊人不必奇農擇其未女擇其絲瓜粟雖弊毋補以黃狗之皮使羊將狼劣不勝狂蓬蒿代柱乃顛乃偃昔周公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賈生曰諸侯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於乎明德如周公數千年而一人直道如賈生數百年而一人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是故周公可作我則美其勤勞王家周公不作而不周公者梓梓焉又嚼嚼焉我則疑其慘傷國版是何也無周公之材則擅制作以肆粉更而已矣無周公之心則假居攝以成亂賊而已矣賈生可作我則美其痛哭而策宗養賈生不作而不賈生者踰踰焉又躍躍焉我則疑其比周而樹輿援是何也無賈生之識則料諸侯王不及於遠無賈生之骨則與諸侯王交通權成而已矣我聞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夫周公之與不周公賈生之與不賈生此其相去豈直九牛毛云爾乎是故

不問公而問周公者其勢必為新都之攝臨則之變奪天下如反掌豈  
而代之惡聲而抱道憂時不遠其生萬分之一者其勢必為柴奇開章  
客於劉安何晏鄧鳳黨於曹爽助逆謀如從風煽火以毒物如之何  
其可也是故勤勞王家者不可得也慘傷國服者不可使也痛哭而策  
宗藉者不可拒也比周而樹與援者不可開也上下四旁以求仁賢不  
可緩也戒慎恐懼以積風夜不可懈也是故君子修身以知人知人以  
事天

原輔

浮邱子曰國有輔屋有柱柱不力則屋幾覆輔不力則國將傾毋覆屋  
者擇大木毋傾國者擇賢人毋舉肥者舉本質毋浮文妨要者操履存  
毋己意謂可者羣所敬毋計資序者壯其勛是故大廷必有特大君必  
有畏有特足以任重有畏足以格非攷古今而論斷之觀天人而了悟

浮邱子

之排羣疑而發舒之鼓衆愚而禽從之是謂有特裏精白而心膂之秉  
正直而威儀之抑驕蹇而繩墨之洗幽獨而藥石之是謂有畏道力勝  
則毋懼大性行勝則毋桎曲私志量勝則毋懼震駭義氣勝則毋苟  
晏安是謂任重倚杖甚則毋作疑謀破禮甚則毋亂德許與甚則毋  
文譽悔馮依甚則毋就阿偏是謂格非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豈第君子四方為則不其然乎於乎世晚而道降天墜而材捐柄  
藉欺今人血脈媿古賢聖不作周邵就埋淳心已矣遠圖了焉是故  
反乎有特謂之庸反乎有畏謂之狎反乎任重謂之弱反乎格非謂之  
佞庸輔坐尊味狎輔雜姪荒弱輔失事會佞輔亂典常知其一而疑其  
二舉其德而棄其巨貪寵利而毋歸其他是謂坐尊味司候意言而鈞  
其悅破行檢盜名器而忘其醜是謂雜姪荒可安而不可危可靜而不  
可動可守一規而不可指麾萬有可仰從人而不可自出其胸中之

智斷是謂失事會顛黑以為白造無以為有諱四方之是非利病以寬  
主慮塞百喙之諫爭以便己私是謂亂典當於乎國之善敗是在秉鈞  
言為物嚮行為世根毋曰遲晚緊誰是擇毋曰主咎緊誰是承毋曰未  
然妖孽與併毋曰不知其然窺端匿跡愈益分明是故知輔應險靡不  
偵殘膏燭暗靡不惓代龜卜靡不左鳥奪鳳巢靡不傾詩曰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憂心如忭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不其然乎是故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勸懲在史乘淑慝在平生是故君累其  
輔也以四輔之自蔽也亦以四君蔽其輔以四云何鄭簡公用公孫傷  
唯倫是聽齊桓公用管夷吾唯夷吾是聽昭烈用諸葛亮唯亮是聽符  
堅用王猛唯猛是聽是輔也言足以信於君焉能足以重於國焉是故  
有志者聞其風則孰不驩忻鼓舞願為魚水一氣之事焉上所魚水一  
氣者而非其人也則羣聽之所駭也上所魚水一氣者而其人可仰也

浮邱子

則孰不銷其體用本末起而任天下之重焉此為君之要其輔一矣項  
羽用范增與增不終路拔用崔浩與浩不終唐德宗用陸贄與贄不終  
宋真宗用寇準與準不終是輔也謀不能成其成焉材不能盡其施焉  
是故有識者論其事則孰不憤恨太息引為桎梏不入之戒焉上所  
鑒不入者而當其人也則公論之所快也上所桎梏不入者而其人可  
惜也則孰不藉其言論丰采退而居庸人之後焉此為君之要其輔二  
矣房杜相則使斯人由而不知朱朴相則制出而斯人大驚是輔也一  
為衆庶庇焉一為衆庶唾焉是故大君之愛惡不可馮觀乎衆庶而得  
愛惡焉衆庶愛其愛而大君惡其愛衆庶惡其惡而大君愛其惡大君  
云何不孤立衆庶云何不驚動焉此為君之要其輔三矣王安石相則  
交趾書之露布以詆其罪司馬光相則遣手教其邊吏毋聽生事是輔  
也一為外夷媿焉一為外夷敬焉是故中朝之是非不可馮觀乎外夷

而得是非焉外夷是其是而中朝是其非外夷非其非而中朝非其是  
中朝云何不剝落外夷云何不凌昌焉此為君之憂其輔四矣輔之自  
毅以四云何蕭何賈則援曹參諸葛則援蔣琬仁傑賢則援東之士  
安賢則援寇準是輔也於己則榮焉於人則利焉以氣類之感辭吾道  
以天地之心辭吾友以舉能其官辭吾君以普被其澤辭吾代是故大  
力者善援引則賢之後又杖賢焉杖賢者亡不安則庇人材以庇社稷  
焉此為輔之自取一矣公孫好則擠仲舒林甫好則擠九齡秦檜好則  
擠趙鼎惟庸好則擠劉基是輔也於己則削焉於人則梗焉以心跡不  
可暴露處屏異己以文其詐以首尾不可變更處斥大敵以苟其安以  
物我不可周徧處塞賢路以旁其門以禍福不可揣知處結黨人以申  
其誓是故大力者善擠墜則好之後又長奸焉長奸者亡不危則毒人  
材以毒社稷焉此為輔之自取二矣曰瞿方進為通明相曰杜林為任  
淨邱子 卷九

職相曰謝安為風流宰相曰杜景佺李絳為真宰相曰李沆為聖相曰  
杜衍為清白宰相是輔也在當時有譽焉在萬代有譽焉是故可譽則  
譽焉為當時萬代之公道焉雖有之而不居其本實稱之而不受其令名  
而未由焉雖恢奇多聞之辨欲折其不然怨家仇人之口欲拾其不  
可而未由焉此為輔之自取三矣曰田千秋為車丞相曰盧懷慎為伴  
食宰相曰關播為盲宰相曰楊再思為癡宰相曰王欽若為癡相曰丁  
謂為鶴相曰陳升之為瘞相曰王珪為三盲相公曰萬安為萬歲閣老  
曰李春芳嚴訥郭朴袁煒為青詞宰相是輔也在當時有議焉在萬代  
有議焉是故可議則議焉為當時萬代之清議焉雖工閃爍變化以辟其  
鋒則竊皇古述似以止其謗而未由焉雖密遣所親愛以為之解廣張  
捷給有力之口以為之辨而未由焉此為輔之自取四矣詩曰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今言輔自取不可以不嚴也又曰有鸞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言君嚴其輔不明白也君嚴其輔不明白於是求治俞孟賈亂俞  
多辟猶裁衣不擇其工必不冀矣輔自取不嚴於是竊位俞久滔天俞  
甚辟猶器過其量而未不覆必不冀矣是故聞雷而蘇草木乃柔循名  
而鹿輔乃糊繆唯實唯名如矢斯投唯善唯唯敗視汝謀猷善一敗百輔  
恥真蹟善百敗一輔唯底厲有善無敗輔不虛大有輔有君國家乃泰

原傳

浮邱子曰儲貳天下之根本也師傅儲貳之根本也道學師傅之根本  
也凡為師傅容止欲飭以安性行欲淳以善賄記欲賸以詳指歸欲重  
以頌聖狂賢否欲劃以明操捨存亡欲厲以斷上下古近欲係以舉成  
敗利頌欲悉以中此之謂道學實道學實然後足以教於是教之質俾  
勿濼教之文俾勿陋教之行俾勿弛教之言俾勿瘖教之慈詳俾勿苛

浮邱子 卷九

教之謙愿俾勿軼教之謙冲俾勿驕教之精緻俾勿缺教之儉儉俾勿  
隘教之潤澤俾勿枯教之智慧俾勿蠢教之強毅俾勿意雖然教之而  
行不入利用誠於是聞其味莛則誠之聞其燕媾則誠之聞其踴夷踴  
肆則誠之聞其紛輪構扇則誠之聞其昵意於佳使也則誠之聞其縱  
情於考訓也則誠之聞其悅耳於阿諛也則誠之聞其就材於僕選也  
則誠之聞其存心於嫌齋也則誠之聞其刻骨於慘戚也則誠之聞其  
苟簡不中禮義也則誠之聞其滿繻不主忠信也則誠之聞其鬱悼不  
順性命也則誠之聞其刻長不循名分也則誠之昔者舜命夔曰教胃  
子直而溫寬而戾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且夫曲不若直塞不若寬柔不  
若剛煩不若簡此藝之所以教也然而直不足於溫寬不足於栗剛必  
流於虐簡必流於傲此藝之所以教也教不至不可以申輔導誠不至  
不可以塞蔽虧雖然教誠備至矣能化乎能成乎凡化不可以驟成不

可以小化不可以驟云何爲委性驚下者然爾成不可以小云何爲委性驚上者然爾凡委性驚下者積之誠以通之積之勤修以齊之積之年齒歲月以深之積之艱鉅以懲艾之磨礱之積之耳提目驚以精神之積之悔悟而遷思回慮以醒之積之從容漸漬以庶幾其自得之凡委性儻上者樹之文物以廣之樹之品節以媚之樹之德以篤實輝光之樹之材能伎藝以左宜右有之樹之天地民物以兼包併該之樹之天人王霸毫釐杪忽之辨以毋敢恣心而自爲之樹之本末始終以無所不一致之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言凡學人者必因其材而篤而況於儲貳乎是故駁化則梗徐化則悟小成則贖大成則聖雖然能化能成則師傅之事也能擇則禮用師傅者之事也周之昌也文王實使太公望傳太子發而望實有助勞於周秦之賤也始皇實使趙高教胡亥書而高實爲毒於秦是故一藉一

浮邱子 卷九

六

薰厥臭攸分一涇一渭厥流攸逖毋使己意度其然而以古意度其然毋使私議譽其可而以公議譽其可毋使虛聲居其特而以宿望居其特毋使庸末預其選而以博大預其選故曰道學師傅之根本也師傅儲貳之根本也儲貳天下之根本也

原封

浮邱子曰國之倚杖蓋有兩大輔拂治內封壇治外凡爲封壇毋軌晏樂所以練躬毋厭艱大所以理民毋矜急智所以守淳毋積舊染所以作新毋造煩苛所以省事毋就儼鄙所以樹志毋膠意見所以善治毋工粉飾所以底實毋庇私愛所以服物毋數遷怒所以馭氣毋繁書記所以慎交毋崇貨賄所以不悞毋辱儒行所以興賢毋任宵小所以止愆毋構然疑所以白君毋襍醇疵所以格天毋生鸞鳳所以慎動毋顯名分所以存重毋涉養黃所以鎮患毋短幹畧所以揀變是故封壇可

兼輔拂可兼將帥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蓋有取乎兼也曷兼輔拂乎爾凡風雨雷電之作水潦旱乾之成封壇咸自省焉與輔拂之變理陰陽奚以異凡隱忌殫蔽之情摧傷剝落之狀封壇咸上陳焉與輔拂之獻替可否奚以異昔張建封刺史徐州因來朝而吏進忠諫韓琦安撫河北雖在外而不忘王室是謂以封壇兼輔拂曷兼將帥乎爾凡智如源泉而辨繁勞勇如山岳而推梟敢者封壇之特也雖古所稱大將無以過焉凡兵皆爪牙而熟行陣民皆心腹而作忠義者封壇之傲也雖古所稱健將無以過焉昔陶侃都督八州而芟夷魏類神機獨斷王守仁杖節楚粵而掃除寇賊所向無前是謂以封壇兼將帥詩曰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夫水且以彼兼茲而況於封壇乎是故封壇兼輔拂則格君非不忠無人格君非不忠無人則君以之遷善改過而爲德性之福封壇兼將帥則禦君毋不忠無人禦君毋不忠無人則君以之撥亂反正而爲宗祏之福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言乎能兼則能爲福也且夫爲驥不可以一塗驗也爭紼不可以膠柱調也操荀道以量人物賢豪所以不出也處末流而趨風氣聞葦所以得志也故凡封壇而不可以兼輔拂也者則天人體用不具天人體用不具則泥於所熟聞見而苟且補直以小其規摹苟且補直以小其規摹則愚其君而諛太平凡封壇而不可以兼將帥也者則文武材畧不具文武材畧不具則猝遇緩急非常而柔懦怖伏以苟存其喘息柔懦怖伏以苟存其喘息則坐視其民帖於死亡而無如何語曰毋貽盲者鏡毋予矧者履焉有智計與育覽等而俾之杖鉞擊雖以建無前之績者乎是故懸於鏡者福於心肥於肉者弱於骨甘於言者鬼於行考於名者絆於實固於實者絕於天與於接者拂於物震於驟者衰於末舉於細者荒於巨易曰負且乘致

浮邱子 卷九

七

兼輔拂可兼將帥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蓋有取乎兼也曷兼輔拂乎爾凡風雨雷電之作水潦旱乾之成封壇咸自省焉與輔拂之變理陰陽奚以異凡隱忌殫蔽之情摧傷剝落之狀封壇咸上陳焉與輔拂之獻替可否奚以異昔張建封刺史徐州因來朝而吏進忠諫韓琦安撫河北雖在外而不忘王室是謂以封壇兼輔拂曷兼將帥乎爾凡智如源泉而辨繁勞勇如山岳而推梟敢者封壇之特也雖古所稱大將無以過焉凡兵皆爪牙而熟行陣民皆心腹而作忠義者封壇之傲也雖古所稱健將無以過焉昔陶侃都督八州而芟夷魏類神機獨斷王守仁杖節楚粵而掃除寇賊所向無前是謂以封壇兼將帥詩曰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夫水且以彼兼茲而況於封壇乎是故封壇兼輔拂則格君非不忠無人格君非不忠無人則君以之遷善改過而爲德性之福封壇兼將帥則禦君毋不忠無人禦君毋不忠無人則君以之撥亂反正而爲宗祏之福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言乎能兼則能爲福也且夫爲驥不可以一塗驗也爭紼不可以膠柱調也操荀道以量人物賢豪所以不出也處末流而趨風氣聞葦所以得志也故凡封壇而不可以兼輔拂也者則天人體用不具天人體用不具則泥於所熟聞見而苟且補直以小其規摹苟且補直以小其規摹則愚其君而諛太平凡封壇而不可以兼將帥也者則文武材畧不具文武材畧不具則猝遇緩急非常而柔懦怖伏以苟存其喘息柔懦怖伏以苟存其喘息則坐視其民帖於死亡而無如何語曰毋貽盲者鏡毋予矧者履焉有智計與育覽等而俾之杖鉞擊雖以建無前之績者乎是故懸於鏡者福於心肥於肉者弱於骨甘於言者鬼於行考於名者絆於實固於實者絕於天與於接者拂於物震於驟者衰於末舉於細者荒於巨易曰負且乘致

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豈  
思奪之矣是故天下盛治則得矣天下而際中既之運則開井之盜邊  
塞之盜必奮臂大呼塵城擗邑起而與封壇為難封壇能職能力則得  
矣封壇不職不力則盜奪封壇猶反手必橫衝直突連交合東進而與  
朝廷為難大者大戎踣周五胡踣晉契丹踣蒙古踣宋其次張角燒  
漢孫恩燒晉黃巢燒唐李燒明挺劍彎弓揭竿斬木賊義殺信念心  
瞪目鼻鳴蛇飛鹿駭狼顧土崩瓦解車奔舟覆我聞曰不有臭穢則蒼  
蠅不飛是故君子毋罪蒼蠅而罪臭穢毋罪盜而罪朝廷罪封壇也孰  
使盜與封壇為難也者此朝廷不慎簡封壇而好執其左見為能意料  
人涉以大槩為能不繩前人不戒其前事之敗為能浣濯拔拂人而盜  
得以闢其淺深了無懾懾之故孰使朝廷不慎簡封壇也者此左右侍  
從薦其姻亞夸其門徒利其膏腴廣其菴菴第耽耽焉以封壇為美秩  
浮邱子 卷九

而不知其為中外鎖鑰治亂樞機之故孰使盜與朝廷為難也者此封  
壇不能翼戴朝廷而上下古今治亂興衰不詳於學天時苗祥地形利  
頗不詳於心良莠縉借彼己虛實不詳於計而盜得以陸梁放肆其  
所如之故孰使封壇不能翼戴朝廷也者此朝廷未有知人之詰捨品  
節而取福澤捨性行而取狀貌魁梧奇偉捨老成淳樸而取辯對捷給  
捨憂勤而取飲食醉飽踴舞太平直踰踰焉以封壇為兒戲而不知其  
猝膺髮難暴露底裏之故此四故者封壇之所以壞社稷之所以危也  
我聞曰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又曰養癰長疽自生禍殃夫招之而寇恥  
不至養之而禍殃不生不可得也是故封壇與盜為消長者也盜與天  
下國家為消長者也封壇之道長則盜之道消封壇之道消則盜之道  
長天下國家之運長則盜之運消天下國家之運消則盜之運長且夫  
不能逆賊者天也不可忤激者人也不能驟平者勢也不可督亂者分

也危機既發大難不止而遲遲焉不為之所不既要害不嫻技擊不整  
軍令不破敵誘如魚游於沸鼎之中而驚翼於飛幕之上是謂忤激之  
封壇上不振刷國恥下不磨厲士氣而貿貿焉操其懦計拙舉土地可  
割金錢可捐名器可假體統可壞如放猛虎以自衛而倒持太阿之柄  
以授人是謂督亂之封壇是豈唯不能兼輔拂兼將帥已乎夫忤激是  
亦一盜也督亂是亦一盜也是何說也昔萬章惡諸侯不義而取之於  
民猶禦人於國門之外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  
之盡也今有其罪浮於非有而取萬萬者則豈不長其見棄於孟子之  
徒矣乎是故天下盜而盜者無他畏畏除畏誅極而已矣不盜而盜  
者無他畏畏充類至義之盡而已矣悲夫充類盡義此君子之愛書也  
此君子之弓矢斧鉞也君子有讀書論世之識則不得不著悲天閔人  
之心有悲天閔人之心則不得不伸樹好踣驕之力有樹好踣驕之力  
浮邱子 卷九

則不得不行充類盡義之事充忤激者之盡則天下豈復有不可斷送  
之社稷山河充督亂者之盡則天下豈復有不可穢濁之日月星辰夫  
斷送社稷山河穢濁日月星辰天下之盜無大於此而於是乎君子不  
得不以其正言莊論代爰書不得不以其大聲疾呼代弓矢斧鉞不得  
不治忤激督亂之封壇俾天下聞之而色然駭曰與盜同科不得不泔  
朝廷所倚以辦盜之封壇俾朝廷聞之而憬然悟曰與盜同實不得不  
僭局外之身而問局中之盜不得不破羣奉之愚而發獨見之盜不得  
不旁皇乎一世而指方州之盜不得不積乎一曠而料數百年之盜  
而惜乎杖道之公而洗恩私之毒熾幾之先而窮事變之計者蓋亦鮮  
矣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悲夫盜有孔甘之言  
必有大不祥之行君子有信盜之癖必有捐所有以予盜之慘是猶積  
薪而待燃懸斧而招墮吾惡能障其事變之極邪昔鄭莊為周之懿親

而縞葛一戰首獵周綱是盜周也朱溫亦唐之節度而大梁受冊卒仄唐祚是盜唐也吾惡知夫鄭莊朱溫其人者其種類果絕於代邪吾惡知夫獵周綱而仄唐祚之故智不且潛伏於抗激普亂之中邪吾惡知夫心盜之心者不且吐朝廷之情實以媚盜借盜為聲援以危朝廷邪吾惡知夫行盜之術者不且先割據而後莽吞先闢伺而後攘竊邪且夫不可知而可知不可知而不可知之人之事幸而其人其事不至于是也則吾言虛而朝廷有泰山之福不幸而其人其事果至于是也則吾言實而朝廷有非常之禍是故郝疵料韓魏而中諸葛亮料魏延而中王猛料慕容垂而中張九齡料安祿山而中賈默料王文統而中茲五子者借朝廷非常之禍以快其知人論世之明非其願也言未然則愚者哂言必然則智者怒及乎天下之大事去則吾末如之何非其幸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浮邱子

卷九

手

不早辨也是故朝廷不可以毋知人封壇不可以毋立己立己云何日以履道抱德為體以旋乾轉坤為用以修明禮樂為文以力能戮暴除亂削株掘根為武以智勇不離學尚為材以忠孝不負君父為情以名正然後言順言順然後事成為序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為守八者毋執乃可以封壇乃經乃緯乃邦家之光乃兼輔拂乃兼將帥萬夫之望乃鐘乃鼎厥馨無央乃精乃神則罔有戾於風霜

審任

浮邱子曰君子自任以道任人以政任道以學任政以材學不遠則道不明道不明則材不辨材不辨則政不舉政不舉則國不昌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且夫不知人則固不能任人矣不任人則固不能治天下矣上之如堯舜湯武之聖下之如漢唐宋明之令主其古近低昂有別其無獨治天下之理則鈞也是故可以獨治然且與其臣共治之

者聖而昌不可以獨治然且與其臣共治之者賢而詳其君不治勿使其臣治之者傲而荒其君丞欲治使非其人治之者躁而官所謂使非其人治之何稽焉爾乃樹詞華而整儀容則曰此公輔之具也惡知公輔所職者天人陰陽吉凶消長而甘詞華儀容之謂矣乎爾乃析章句而擅膚末則曰此師儒之具也惡知師儒所職者上下古今聖狂出入而豈章句膚末之謂矣乎爾乃理錢穀而折刑獄則曰此封壇之具也惡知封壇所職者山川民物善敗豐耗而豈錢穀刑獄之謂矣乎爾乃傳親戚而修廉善則曰此將帥之具也惡知將帥所職者文武經權操縱欽闢而豈親戚廉善之謂矣乎爾乃樹私愛而廢公論則曰此吾之所真公輔也師儒也封壇也將帥也非夫人人所得議其低昂然不之等者也惡知扶一心一目之橫間執天下議論之口而豈與眾共之謂矣乎爾乃禮大寮而薄下士則曰斯人而不可以公輔也師儒也封壇也將帥也更亡其人可與於家國天下之故者也惡知五當路之榮唾斥草茅伏處曹司末秩之聖詰賢傑而豈與人為善之謂矣乎且夫三代上之聖詰自於世胄者十亡過四五自於草茅伏處而理太平者十常六七焉三代下之賢傑自於親顯者十亡過二三自於曹司末秩而樹豐功碩德明名廣譽者十常五六焉是何也世胄而不聖詰肥甘累之也傲墟累之也草茅伏處而甲於世胄者非天地之心不存非古今之脈不討非臯稷稷契不入非孔曾思孟不為博學而詳說擇善而固守仰觀而俯察內方而外圓體用本末無不具君臣上下無不通是謂聖詰親顯而不賢傑氣炎累之也邊幅累之也曹司末秩而甲於顯顯者無飲食醉飽以薰心意無讒諂面諛以蔽耳目無顛倒然疑以賣名聲無恐惕禍福以摧頽狀滂泪而甯靜保任而戒懼變動而光明曲折而洞深理道事勢無不詳機緘符驗無不合是謂賢傑我不敢知曰

浮邱子

卷九

手

浮邱子曰君子自任以道任人以政任道以學任政以材學不遠則道不明道不明則材不辨材不辨則政不舉政不舉則國不昌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且夫不知人則固不能任人矣不任人則固不能治天下矣上之如堯舜湯武之聖下之如漢唐宋明之令主其古近低昂有別其無獨治天下之理則鈞也是故可以獨治然且與其臣共治之

今之聖詰而必不自於世也我亦不敢知曰今之世也而有刻意厲行實不削而名不辱者也我不敢知曰今之賢傑而必不自於魏顯也我亦不敢知曰今之貌類而有不似此不效於上為國而下為民者也我不敢知曰今之草茅伏處而有聖詰其人也我亦不敢知曰今之草曹司末秩而有賢傑其人也我亦不敢知曰今之曹司末秩而亡賢傑其人可以樹豐功碩德明名廣譽於無既者也且夫玉隱石同珠匿魚腹非玉工珠飾其孰能採之而孰能得之唯人亦然道高者無近用物博者有廣居義壹者無雜設體重者有厚飾是故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粗之不見其有精之不見其無是故溺近而閉遠者智不及席尊而傲車者仁不俱不見知而不悔者我常泰知其人而不與立者世常枯昔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聞之曰可以

浮邱子 卷九

幸

為文矣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子曰其竊位者與夫孔子不處大夫僕之適也而嘉公叔文子能知人忘己也不為柳下惠怨尤也而惡臧文仲蔽賢忘國也此孔子所以風天下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夫孟子不愛舜說諸人以姑息也而知動心忍性不可以少也不謂天不降大任也而舜說諸人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此孟子所以自況其平生也我不敢知曰今有動心忍性如舜說諸人者我亦不敢知曰今亡動心忍性如舜說諸人而積於庫賤之久變而自傷棄於尊嚴之勢卻而不得前孤於援繫而旁門曲實不敢入畏於傾陷而毒心誇口幾不能解免者也我不敢知曰今亡知人忘己如公叔文子者我

亦不敢知曰今有知人忘己如公叔文子而毋涉以大意謂流輩無人毋徇以私心非親故不舉毋匿其性行材慮之所不足致忌克於勝己毋怙其君臣魚水之所有餘工薦達於庫棧者也我不敢知曰今有蔽賢忘國如臧文仲者我亦不敢知曰今亡蔽賢忘國如臧文仲而樹吾道之幟則嘗其為偽學遵先王之法則駭其為狂舉一故之不消彌則倡言朝野為之不靜一言之不傳會則惡其崖岸因而中傷之者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華萋萋雖雖啾啾今有鳳凰而毋借之梧桐有梧桐而不鳳凰者據焉於鳳凰亡損也於天之所以生鳳凰與斯代斯人之所以待鳳凰而為福祿者則何如乎是故善為室者求大木於市而不得不已也則必求之長林深谷而有之善為政者求聖詰賢傑於世曹魏顯而不得不已也則必求之草茅伏處曹司末秩而有之有而不求謂之漏求而不有謂之誣已而不求謂之

浮邱子 卷九

幸

勸求而不已謂之擊非其人不求謂之慎非其人不可謂之最是故不可公輔而彊使之不可師儒而彊使之不可封壇而彊使之不可將帥而彊使之債可公輔而故遲之可師儒而故遲之可封壇而故遲之可將帥而故遲之謂之音聞不公輔者之可公輔悔公輔其不可公輔者聞不師儒者之可師儒悔師儒其不可師儒者聞不封壇者之可封壇悔封壇其不可封壇者聞不將帥者之可將帥悔將帥其不可將帥者謂之轉奪不可公輔者之公輔予可公輔而不公輔者奪不可師儒者之師儒予可師儒而不師儒者奪不可封壇者之封壇予可封壇而不封壇者奪不可將帥者之將帥予可將帥而不將帥者謂之稱天地之寶日星河嶽之所注而公輔之師儒之封壇之將帥之於是其人為不虛生謂之特道德之肩內聖外王之所寄而公輔之師儒之封壇之將帥之於是其人為不虛傳謂之信鏡初心則知禮樂佩直道則知

兵刑體日用則知民物相氣候則知天地而公輔之師儒之封疆之將帥之於是其人爲不負夙夜謂之傑智者則舉其本末愚者則伺其出處近者則量其動靜遠者則問其安否而公輔之師儒之封疆之將帥之於是其人爲不負天下謂之廣是故無所有而欺天下謂之盜有所有而干天下謂之市毋干於天下而我私之謂之隘毋私於我而天下忘之謂之外我蓄積其所有而天下敬之因而光輝之者謂之亨我發摩其所有而天下享之因而福祿之者謂之極爲公輔則天人陰陽吉凶消長在其度內謂之良爲師儒則上下古今聖狂出入在其度內謂之正爲封疆則山川民物善敗豐耗在其度內謂之裕爲將帥則文武經權操縱欲闕在其度內謂之雄可以我而鑄天下之爲公輔可以我而鑄天下之爲師儒可以我而鑄天下之爲封疆可以我而鑄天下之爲將帥鑄焉而勉勉焉而成成焉而齊齊焉而盛者謂之大可以我而

浮邱子

卷九

論

與剝皮是補君子以爲難矣土牛木馬將似而非君子以爲不可倚仗矣巨魚赴壑更見釣之君子以爲不可撓矣僥倖戴山均塗塞海君子以爲不可紀極矣拙工運斤庸醫療病君子以爲不可許與矣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惑夫一身之及於國與社稷之不血食子孫黎民之不能保我軀孰重乎孰輕其有乎

訓史

浮邱子曰記言勳之謂史書善敗之謂史俾今人善敗毋自私自而暴白於千輪萬代焉之謂史俾千輪萬代視今人善敗如不及如探湯焉之謂史俾一其善者百善將歸一其敗者百敗將歸焉之謂史俾百其善者一敗可知百其敗者一善可錄焉之謂史俾百其善一其敗者竟無能數其百恕其一其敗一其善者竟無能捨其百錄其一焉之謂史俾無能數其百恕其一者浮厲以博百善戒一敗無能捨其百錄其一者浮厲以塞百敗充一善焉之謂史是故以聖人之有惡德而畏史以賢人之有小過差而畏史以天子之尊而畏史以諸侯之強大而畏史以姦雄之橫無所不摧靡而畏史以巧佞倭兌之尤無所不慮惡機滑而畏史以婦寺之稍知禮節而畏史以細民淺夫之一念激叩而畏史是故權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天之權掌生殺君之權掌黜陟史之權掌褒譏爾乃應生而殺史於是乎以褒代生應殺而生史於是乎以譏代殺應陟而黜史於是乎以褒代陟應黜而陟史於是乎以譏代黜是故天不兼史史兼天君不兼史史兼君非大聖賢其孰能兼天兼君而無遺憾者乎是故孔子作春秋聖而史朱子修綱目賢而史其他取節云爾者或博而史則網羅得失以成其材或激而史則發揚事物以寄其情或得而史則馳騫文辭以耀其采或簡而史則交除枝葉以繁其體爾乃天運降則史亦降人心降則史更降諱真書似理偏詞半是謂

浮邱子

卷九

論



發史匪醜誇美骨脆語柔是謂後史實不成幹文不成采是謂陋史俗不入今典不古是謂浮史親然後附貴然後稱是謂勢史金然後通帛然後駭是謂利史雜然後備眾然後舉是謂市史請然後書覽然後存是謂奴史邇不井井遠更世世是謂變史俊不察察愚更情情是謂盲史野老錚錚朝評則橫是謂驕史稗編索索國書則政是謂繆史疑史害詐佞史害良陋史害譽浮史害據勢史害實利史害廉市史害實奴史害直鬱史害伸直史害明驕史害敬繆史害正於乎露不揭者天不青鯨不烹者江不平陳言不斧者文不立淺衷不藥者史不成世有君子爾惟時其懲此十二史爾如不懲史何以稱史如不稱世何以明世如不明政何以存政如不存道何以行是故賤其人則賤其史賤其史則賤其世賤其世則賤其政賤其政則賤其道史賤則染翰操紙者之羞也世賤則執樞馭宇者之羞也政賤則讚皇正國者之羞也道賤

浮邱子 卷九

夫

則枕經茹古者之羞也如欲去四賤滌四羞則良史氏盍作乎則良史氏盍作乎

訓使

浮邱子曰國有使使有義行乎八義而缺焉是為八忝行乎八義而傲焉是為八稱孔子曰使乎使乎蓋難其人也八義維何一曰察諛俗採方言則使之二曰弔克荒恤孤窮則使之三曰理獄訟雪冤抑則使之四曰詰奸宄平假擾則使之五曰舉孝秀備官材則使之六曰懲貪墨振吏治則使之七曰禮鄰封結鄉慕則使之八曰祭山川歆神明則使之八忝維何一日智不足以察諛俗採方言則測其著述其隱拾其一遺其百二曰仁不足以弔克荒恤孤窮則美其名虧其實抹其末稿其本三曰辨不足以理獄訟雪冤抑則偏其聽售其欺倒其情豐其毒四曰勇不足以詰奸宄平假擾則短其畧闕其方損其威長其寇五日學

不足以舉孝秀備官材則貢其粗屏其奇選其醜儻其良六曰守不足以懲貪墨振吏治則投其濁塞其清冒其似壞其真七曰信不足以禮鄰封結鄉慕則多其求取其侮挑其怒生其變八曰忠不足以祭山川歆神明則將其薄生其厭違其衷擣其罰九稱維何一日和氣以入之旁搜以廣之拾跡以神之然後能察諛俗採方言二曰推心以感之立制以宜之去害以利之然後能弔克荒恤孤窮三曰度量以比之即事以訪之窮根以治之然後能詰奸宄平假擾五曰服古以深之鏡物以明勝之抵巇以迫之然後能舉孝秀備官材六曰克己以正之敷法以齊之先望以帥之然後能懲貪墨振吏治七曰布公以懾之辭令以敷之年滌污以新之然後能禮鄰封結鄉慕八曰慎獨以盟之威儀以舉之所禱代以承之然後能祭山川歆神明是故古者於使臣還則歌四牡以勞之以申之然後能祭山川歆神明是故古者於使臣還則歌四牡以勞之

浮邱子 卷九

夫

其往也則歌皇華以遣之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我心悲傷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君勞使臣何其摯也皇華之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又曰載馳驅周爰咨謀又曰載馳驅周爰咨度又曰載馳驅周爰咨詢君遣使臣又何其詳也是故主榮其臣則使之願臣毋自辱以辱其主主賢其臣則使之願臣毋自愚以愚其主凡自辱以辱其主者無志節者也凡自愚以愚其主者無材行者也語曰蹇牛折角不能載粟君子不取也是故優於軀幹劣於志節者勿使之優於志節劣於風議者勿使之優於學殖劣於材行者勿使之優於材行劣於德意者勿使之主所溺勿使之國有謗勿使之往而必禍勿使之勞不為功勿使之是故晏嬰不入狗門穆叔重拜皇華陸賈能折椎魯費祿敬佩寶刀賢而使使而榮者也樂所飲酒被執慶封賦詩不知鄰與私買奴婢羅讓莫能指言愚而

使吏而辱者也左氏之言曰遠際不可使晚賊施不可使仰僮僕不可  
更暴沫膏不可使髮髮瘦不可使視聽瘖不可使言聾不可使聽  
昏不可使謀於手凡厥使臣其尚銜乃命爾將乃事毋若遠條厥危  
竟係儒縲賤醫瘖瘖僅昏然以觀於古行人之職

訓令

浮邱子曰與君近孰如相與民近孰如令相不聖君乃差令不賢民乃  
憂是故相可為而不可為也令可為而無不可為也相可為而有不  
可為者君之然疑愛憎無準也是故君子思為相令可為而無不可為  
者民之德怨歸情有準也是故君子樂為令且夫守令固有並重之執  
古之為守也以察令以理民今之為守也祿不足以自贖則不能毋仰  
食於令既仰食於令又欲察令則不能毋生肘腋之虞既生肘腋之虞  
則不得不迂出於不察令既不察令則守為虛設而寄民事於令既

浮邱子卷九

家

寄民事於令則令有權既有權則令之不善者雖肆荼毒於民而守  
莫可如何民既遭令之荼毒則為守者下負其民上負其君是故君子  
甯為令而不為守為守則思其不足以為善也為令則樂其可以捨不  
善而為善也曷樂乎爾哺其飢煦其寒民乃驩迪其愚安其賤民乃練  
塞其濃熄其爭民乃平障其微燭其隱民乃恐忠信以淑之廉恥以激  
之民乃滅風俗乃厲父母以兌之神明以虔之民乃祥宗祏乃昌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風之於草令之於民一而  
已矣是故令之善否民必身之而必心之善百否一民歌其百忘其一  
善百否十民歌其百恕其十善否彊半民歌其半疑其半善不敵否民  
乃嘲有否無善民乃焦狂盜入室物乃朽醜女善淫男乃逃管子曰戒  
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反之而不得以罪民之不情則更  
何顏向以晏然為令焉是故至公唯民至慎唯令為令不慎厥疾在心

選令不慎厥疾在政奴隸而蕃之則奴隸而報之仁賢而敷之則仁賢  
而踐之蕃以奴隸謂之慢報以奴隸謂之橫敷以仁賢謂之厚踐以仁  
賢謂之忠傳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焉有朝廷不思所以樹令而觀其  
社稷人民之寄者乎是故令之善否君必親之而必攷之相必詳之而  
必與之母曰庫未為民福禍母曰疏遠與國休戚母曰不可洗刷非其  
賢者振以恥母曰不可騰器拔其尤者劔以耻善哉宋陳求魯之言曰  
今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自達於朝廷用宋元嘉  
六年為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  
重其權道光武備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於乎求晉之言龜鑑也  
今之視令章芥也章芥不刪不可以植大木龜鑑不拭不可以照幽夜  
國不重令不可期利賦害令不予民不可以安上全下是故阿諛上官  
者辱其躬貪墨不謹削民脂膏者賊其心水旱盜賊蠹寡孤獨廢疾不  
問者毒其民曖昧隱蔽不可告人者禍其子孫詩曰豈命君子民之父母  
母夫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不豈弟不能為父母不待智者而知其  
然也是故治卑父如室不齊治鄰如西門豹治中牟如魯恭治太邠如  
陳寔令之師也國之寶也是故柄國而不重令猶柄家而不愛子也柄  
家者不愛子子不可以毋自愛柄國者不重令令不可以毋自重孔子  
曰不思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生今之世為今之令其唯自求其阿好倖  
於知而妄獵取毋恤於不知而反積薄也乎

浮邱子卷九

家



浮邱子卷之十

益陽湯海秋著

訓吏上

浮邱子曰天下之政易弊乎曰弊於因意而用法因法而用則弊歸於吏胥天下之吏胥易為而權是歸乎曰用法則吏胥擅周內用例則吏胥擅苛比用案則吏胥擅權記於是君臣上下遞謝弗如不得不擊大權以予之雖然君臣上下為而不吏胥是若乎曰不能開誠布公任德而不任法不能旁搜遠紹故古而不攷例不能疏節濶目隨事而不隨案於是以前亂拘苦之習聽轉移高下於吏胥之手而迄不知其所之語曰山雷至柔石為之穿蠅蟲至弱木為之弊於乎吏胥之於政何以異焉且夫天有晝必有夜地有肥必有瘠人有君子必有小人其生也並世其為也並力此君子之所矜膺太息而無如何也古者小

浮邱子卷十

人之種類之氣數不一今也咸短於治吏胥之術途非則好聽不可剖判術短則治習亡與存有此君子之所矜膺稱首而不能已也夫君子之所無如何固君子之所不能已也君子之所不能已固不君子者之所苟焉以技吾者也是故與吏胥表裏作奸者巧而有敗者也即毋與吏胥作奸而官如木偶吏胥如鼠狐俾得文其奸以情視聽者愚而無察者也不善用吏胥反為吏胥用者悔而無及者也即善用吏胥此亦操縱出入之奇而不能俾小人漸仁刷義咸為君子者美而有憾者也是故君子有以處之有以化之維何曰莫若官皆自領其事昔陸贄為更部郎未嘗與都令史諸帝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憲曉曰六十之年不能容都令史為更部郎冠冢公為相議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更以文籍進公問何對曰側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

例耶安用我輩夫懸曉非不詳實也然令史以尊體統也兼公非置用衙官也然例簿以尊名器也苟得郎如懸曉也則令史如虎者舉可唾也苟得相如兼公也則例簿如山者舉可火也孔子曰小人不威不懾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此言有以處之也夫化之維何曰莫若通經為吏昔漢武帝許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元順帝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夫武帝非不創制踰節也而錄卒史者文學之雅懷也順帝非不綱維解弛也而命吏屬者訓典之高義也故通經不必為吏也夏之於上達以致用也而為吏不可以不通經也委之於末流而不汙垢也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言有以化之也夫夫君子而不處之化之則吏胥之毒焉有祀極乎江河日下繁雜障之鳩巢塞天繁雜擄斥之莠藜在田嘉禾無所措焉泥在鈞金在鎔唯甄者治者之所作焉是故官皆自領其事

浮邱子卷十

則吏無智慧無智慧則無揣摩無揣摩則無舞弄無舞弄則無突盜無突盜則無破壞無破壞則天下之元氣實而患氣塞通經為吏則吏有本根有本根則有名檢有名檢則有戒懼有戒懼則有修能有修能則有幹濟有幹濟則天下之出於吏胥者皆人材出於人材者皆儒術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於乎是道也其孰信乎而孰當務之為亟矣乎是故天下之弊莫不積於文恬武熙也起於上無禮下無學也文恬武熙於是官不自領其事而吏以動濟其悍以機警濟其詐以婁試觀驗濟其敗上無禮下無學於是通經為吏之脈斷而吏以陋創其愚以淺易餽其無位以拙尾乞憐餽其貪鄙嗜利無恥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測於乎是弊也其孰挽乎而孰擊斷昌明之矣乎

訓吏下

浮邱子曰今天下咸知吏胥之為毒矣知吏胥之為毒則慮孟子思其

所以徵艾之懲艾之而毒不已則躬操吏胥之事以問執吏胥之奸於  
乎此吏胥之奸所以更奇毒所以更奇橫也宮室有穴而風范之乃欲  
與鼠拉據穴中曰夫如是而風不我范是以風治鼠也不亦盪乎衣裳  
在筒而蟲蔽之乃欲與蟲拉據筒中曰夫如是而蟲不我蔽是以蟲治  
蟲也不亦禡乎傳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故天子之尊公輔  
封疆之所稟命也公輔之尊卿尹曹司之所稟命也封疆之尊監司守  
令之所稟命也今自上下下以簿書為智以期會為信以唯諾為禮以  
苛比為義是帥斯代斯人而操吏胥之事於乎以天子而操吏胥之事  
於是公輔承其流迺以公輔而操吏胥之事矣封疆倣其力迺以封疆  
而操吏胥之事矣以公輔而操吏胥之事於是卿尹承其流迺以卿尹  
而操吏胥之事矣曹司倣其力迺以曹司而操吏胥之事矣以封疆而  
操吏胥之事於是監司承其流迺以監司而操吏胥之事矣守令倣其

浮邱子

卷十

力迺以守令而操吏胥之事矣於乎士各有志不可彊也金在沙而玉  
在泥不可愚也以千百人之操吏胥則必有一人之不操吏胥者以孤  
行其意以一人之不操吏胥則必有千百人之操吏胥者以短其不然  
昔漁父謂屈原曰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  
其糟而啜其醜然而戒其和同振其英特納其險難去其健羨毋為物  
慳毋與時移毋為巨降毋與末齊牢之以搥厚之以阻恬之以情秩之  
以分紳書其辭鏡理其形類傷其目義痛其心窮嘗流涕太息以評騰  
之曰是屑屑者而若此乎此其鋪陳而複駢旁而雜者吏胥之文字已  
爾此其補苴而漏標舉而夸者吏胥之經濟已爾此其調通而合曲折  
而入者吏胥之聰明已爾此其強執而狠倒持而偵者吏胥之斷制已  
爾此其勞皇而恐磨耗而寃者吏胥之繁勞已爾此其奮飛而捷連娟  
而奮者吏胥之亨通已爾此其濡染而及夏延而生者吏胥之威備已

爾此其獎借而起朋比而至者吏胥之人材已爾其在小綿之詩曰國  
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蕭或艾如彼泉流無涸涸以  
敗其在蕩之詩曰如蠅如蟻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倫乎山行是豈不  
為君臣上下立之炯戒矣乎且夫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  
能兼無損於其大也目能視手能操而目不能代手手不能代目無損  
於其各也今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咸不自事其事而操吏胥之事然而  
吏胥常勝君臣上下常不勝吏胥之心機計能常出於君臣上下所繩  
尺之外所意料之外所繩尺之外則增其偽所意料之外則道其非此  
吏胥所以常勝也君臣上下之情故事實不能切在吏胥所掌記之中  
所擬議之中所掌記之中則我常弃而彼常取所擬議之中則我常頓  
而彼常利此君臣上下所以常不勝也積常不勝之勢以至於匱而君  
臣上下之理日以微矣帝常勝之勢以至於目中不復知有君臣上下

浮邱子

卷十

而吏胥之奸滿腹毒滿世矣其在抑之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  
勸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孰謂吏胥而不可以勝之矣乎勝  
之維何曰以吏胥之事還之吏胥以君臣上下之事還之君臣上下以  
大體為規摹以小體為不足杖以公道為服落以私道為不可行游乎  
六莩嗚乎百家我知其弗為吏胥之文字也矣樹乎社稷孕乎民物我  
知其弗為吏胥之經濟也矣察而不剽中而不奇我知其弗為吏胥之  
聰明也矣憤而不沸鉏而不慘我知其弗為吏胥之斷制也矣簡而不  
漏壺而不枯我知其弗為吏胥之繁勞也矣聳而不隨動而不養我知  
其弗為吏胥之亨通也矣入守典則出振丰裁我知其弗為吏胥之風  
尚也矣上闕聖賢次自貴愛我知其弗為吏胥之人材也矣茲入端滑  
迺吏胥所以競弄君臣上下而破其所挾持而不有之出其所以為典  
刑而整齊變化之於是君臣上下常勝而吏胥常不勝夫吏胥之所以

不勝為其勝之以不吏胥之人也勝之以不吏胥之人為其君臣上下咸相為炳成以毋操吏胥之事也昔柳或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諫曰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願察臣言少減煩碎雖經國大計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此為臣下者戒其君上以毋操吏胥之事也唐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為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此為君上者戒其臣下以毋操吏胥之事也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此在上位者戒其羣僚以毋操吏胥之事也諸葛亮躬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古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被誅於位分之體

浮邱子

卷十

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此在下位者戒其長官以毋操吏胥之事也大底相為炳成也則相為匡救也相為匡救也則相為蕩除也相為蕩除也則相為整理也相為整理也則相為扶養也相為扶養也則相為雍容也相為雍容也則相為綿且也是故善醫疾者審脈審方善醫國者審政審人今欲政其政人其人則亡過戒其君臣上下以毋操吏胥云爾是故臣下戒其君上而君上不吏胥矣君上不吏胥然後更胥不援君上以東縛人不援君上以東縛人然後更胥之根株去君上戒其臣下而臣下不吏胥矣臣下不吏胥然後更胥不援臣下以駭使人不援臣下以駭使人然後更胥之枝葉去上位戒其羣僚而羣僚不吏胥矣羣僚不吏胥然後更胥不援羣僚以刺擯人不援羣僚以刺擯人然後更胥之機括去下位戒其長官而長官不吏胥矣長官不吏胥然後更胥不援長官以恐喝人不援長官以恐喝人然後更胥

之氣炎去去吏胥之氣炎然後險心益皆不可抵當者亡有也去吏胥之機括然後詭文造端不可測識者亡有也去吏胥之枝葉然後駢旁側出不可收拾者亡有也去吏胥之根株然後隱忌毒蔽不可捕剔者亡有也四者亡有然後網常振而政教明陰陽和而風雨時也其在角弓之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風允若茲則吏胥何奸之能奇而何毒之能橫矣乎是故以奸鉏奸者搆以正理奸者融以毒弗毒者謀以良約毒者馴

賢貧

浮邱子曰醫貧有道乎曰古者多常民而農居其十之八九今者多浮民而農不過十之三四是故農者不必食食者不必農使食者必農則不農者必力農不農者必力農則業有所開使農者必食則不農者不賊農不農者不賊農則弊有所止弊有所止則民毋敢作為奇言異服

浮邱子

卷十

奸聲亂色羣居野處不奉訓典者業有所開則民毋敢坐仰天家蒙養子又生子孫又生孫不親稼穡艱難者無不奉訓典之民則樸氣存樸氣存則羣知勉羣知勉則物力豐無不親稼穡之民則生理足生理足則目為養自為養則邦本厚如是者國無貧女子不績則逸逸則姪姪則俗壞女子不柔則蠶不畜蠶不畜則繭不成繭不成則布帛不出布帛不出則仰他人絲絮而後衣之仰他人絲絮而後衣之則費倍而不可以常是故君子樹蠶桑母以地教紡績母以族母以地財東南宜之西北亦宜之母以族則貧賤之婦宜之富貴之婦亦宜之使富貴之婦皆紡績則不勞而衣文繡者有儉使西北皆蠶桑則布帛不可勝用而民享其利如是者國無貧井田不可驟復也蓋限民田乎墮隲患其太廣也蓋稽戶口乎稽戶口則析多寡析多寡則節制節制則詳生聚限民田則均貧富均貧富則抑兼并抑兼并則鮮流亡如是者國無

貧民命於天有亨有困穀產於地有豐有耗賦入於君有艱有易是故毋逞有餘毋忘不足毋逞有餘則儲之以待用毋忘不足則用之以補匱儲之以待用則內毋瘠用之以補匱則外毋餽內毋瘠外毋餽則水旱不能使蓄盜賊不能使困水旱不能使蓄則人民利盜賊不能使困則宗祏定人民利宗祏定則萬年之計非一歲之計不終日之計如是者國無貧天下皆王土也民皆赤子也皆王土則肥磽畧同皆赤子則甘苦畧同是故賦無偏重貢無偏輕偏輕者毋加之以明有恩也偏重者毋仍之以明有制也是故拯其急蘇其困必出於有恩有恩必出於有制有制必出於大公大公必出於獨斷能獨斷則民倚杖能大公則民說服民說服則無倍畔民倚杖則無仇結如是者國無貧古之征於民也乘今之征於民也銀是故銀勢積重粟勢積輕銀勢積重則有征愈急督征愈急則民愈恐民愈恐則操銀者登其價以難民登其價以難民則與妻孥子然後已粟勢積輕則赴征愈急赴征愈急則民愈怨民愈怨則粟不足以贖而田不足以守粟不足以贖而田不足以守則作奸犯科然後已是故君子毋弃民所有毋苛民所無毋所獲非所輸所需非所出毋弃民所有則粟不賤毋苛民所無則銀不貴毋所獲非所輸所需非所出則民不窮而賦不誦如是者國無貧常則毋違民時荒則毋索民租毋違民時則民勞於耕毋勞於役毋索民租則民困於歲毋困於君民困於歲則君以其仁政補之毋困於君則民得以其餘力自食焉如是者國無貧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聚則天下之財皆其財民散則天下之財非其財是故府庫之藏毋私山海之利毋伐毋伐山海之利則大度足以致中和大度足以致中和則天與人同其消息毋私府庫之藏則慈德足以夷患難慈德足以夷患難則君與民同其消息君與民同其消息則民皆信君之為我天與人同其消息則

浮邱子 卷一

人必享天之祿於弗休如是者國無貧國必有費費必有冗冗必有積積必有裁積於成則為定例積於人則為活計為定例則裁之費以其體要為活計則裁之費以其次第以次第則不亂以體要則不倚不亂不倚則政必舉而治必成如是者國無貧官禁之用毋濫官府之用毋濫兵衛之用毋濫邊鄙之用毋濫克荒之用毋濫倉卒非常之用毋濫毋濫則用不傷財用不傷財則有流通無耗廢無耗廢則塞其毒塞其毒則能久長有流通則得其理得其理則能廣大如是者國無貧一器之值幾何毋倍其值一役之需幾何毋浮其需凡倍其值浮其需則一增至十增至百增至千增至萬毋倍其值浮其需則萬減至千千減至百百減至十十減至一夫所增則欺偽屏欺偽屏則紫白著紫白著則官常清雷所減則積素多積素多則度支給度支給則國勢強如是者國毋貧官常清雷所減則積素多積素多則度支給度支給則國勢強

浮邱子 卷一

魏毋稅醋毋稅膏糖紙札毋稅蔬果竹木柴薪毋稅金銀珠玉銅鐵沙  
皆毋稅食羊乳牛毋稅魚麥鴨半毋收買毋準貸毋繫囚入繯毋買奴  
輸估是故稅宜減而宜薄者邪治之政也稅彌繁而彌厚者叔季之政  
也邪治之政不可忘叔季之政不可變是故君子取民有常物用物有  
元氣有常物則民不厭於供有元氣則物不窮於出民不厭於供則少  
取之而生多取焉物不窮於出則少用之而生多用焉如是者國無貧  
國家惟正之供俄而百姓欠之矣俄而吏胥蝕之矣俄而州縣侵之矣  
君子罪州縣毋罪吏胥罪毋罪百姓百姓不得已而欠此大可閔  
念也爾乃吏胥剝取百姓而假州縣以肆其威州縣剝取百姓而假吏  
胥以肆其毒是豈可不為之懲艾矣乎爾乃州縣飽饒正供而謗其咎  
於吏胥之作奸吏胥飽饒正供而謗其咎於百姓之通賦是豈可不為  
之擊斷矣乎欲懲艾而擊斷之則莫如令必遂罪必誅罪必誅則州縣

淨邱子

恐州縣恐則知洗心知洗心則毋敢侵州縣毋敢侵則吏胥恐吏胥恐  
則知畏法知畏法則毋敢蝕令必遂則其計已侵已蝕者俾補之其未  
及侵未及蝕者俾謹之補其已侵已蝕非封已也持天下賦入之公也  
謹其未及侵未及蝕非苛物也塞天下蠹入之私也塞天下蠹入之私  
則眾匪銷眾匪銷則偷盜止持天下賦入之公則眾匪銷眾匪銷則輸  
將實如是者國無貧凡兵入駐而置於餉莫如屯田民太繁而高於養  
莫如墾田凡屯田則寓無事為農有事為兵之意是故可使兵耕毋募  
民使耕墾田則有成熟與不成熟之別是故可使熟者起科毋使不熟  
者起科毋募民使耕則宜計兵而投之田計兵而投之田則勤耕耨懶  
耕耨則歲必登歲必登則邊無短糧邊無短糧則國無疲兵毋使不熟  
者起科則宜遷熟補荒而勸之墾遷熟補荒而勸之墾則甚賸累艾賸  
累則業必成業必成則野無曠土無曠土則國無流民如是者國無貧

古者有貢道而無消運今者有消運而兼河海方其載東南之粟白海  
達於西北則海運便既而自河達於西北則河運便而海運能積勢之  
所趨也西北之土雖廣而不以生粟東南之粟雖富而不能毋困於民  
積弊之所及也積弊則不可以復返積弊則猶可以為功為功云何曰西  
北之土可屯可墾也可屯可墾則可以粟可以粟則可以養可以養則  
可以實西北可以實西北則可以實東南之糞糞可以寬東南之糞糞  
則東南數百萬石之粟可以其半致之京師以其半謹而藏之東南以  
其全謹而藏之東南則可以實東南西北實則心骨足心骨足則骨幹  
強骨幹強則不可以拔東南實則肢體足肢體足則血色腴血色腴則  
不可以槁如是者國無貧東南之地水苦盈西北之地水苦竭由溝瀆  
不講而蓄洩不時也由官吏不謀黎丞之生聚而朝廷不課官吏之愛  
養也課官吏之愛養則使官毋壅聽暗於堂而熱於野謀黎丞之生聚  
則使民毋謗災難於歲而力於人是故君子勞其民則思其濟長其地  
則思其宜相其陰陽養其高下本其肥瘠料其通滯東南毋患溝瀆不  
廣患不順水之性以殺其流西北毋患溝瀆不能患守尺寸之地之陋  
不肖疏通水道以滋其利能殺其流則水苦盈者有以洩能滋其利則  
水苦竭者有以蓄水苦盈者有以洩則田廬不犯風濤田廬不犯風濤  
則百姓宜其室家百姓宜其室家則覆轉比於坤乾覆轉比於坤乾則  
羣物無所不育水苦竭者有以蓄則豆麥不犯燥枯豆麥不犯燥枯則  
百姓長其子孫百姓長其子孫則慈愛比於父母慈愛比於父母則仁  
政莫之能禦如是者國無貧天下最溢者唯鹽利最冗設者唯鹽吏  
吏多則商累商多則梟梟多則民搖君子如欲謹正鹽法則鹽吏當  
汰其十之八九鹽吏汰其十之八九則第存司錢糧司鹽戶者若而人  
司鹽戶者計場以知鹽計鹽以歸之商毋問商之所之毋

淨邱子

則使民毋謗災難於歲而力於人是故君子勞其民則思其濟長其地  
則思其宜相其陰陽養其高下本其肥瘠料其通滯東南毋患溝瀆不  
廣患不順水之性以殺其流西北毋患溝瀆不能患守尺寸之地之陋  
不肖疏通水道以滋其利能殺其流則水苦盈者有以洩能滋其利則  
水苦竭者有以蓄水苦盈者有以洩則田廬不犯風濤田廬不犯風濤  
則百姓宜其室家百姓宜其室家則覆轉比於坤乾覆轉比於坤乾則  
羣物無所不育水苦竭者有以蓄則豆麥不犯燥枯豆麥不犯燥枯則  
百姓長其子孫百姓長其子孫則慈愛比於父母慈愛比於父母則仁  
政莫之能禦如是者國無貧天下最溢者唯鹽利最冗設者唯鹽吏  
吏多則商累商多則梟梟多則民搖君子如欲謹正鹽法則鹽吏當  
汰其十之八九鹽吏汰其十之八九則第存司錢糧司鹽戶者若而人  
司鹽戶者計場以知鹽計鹽以歸之商毋問商之所之毋

問商之所之則行地遠則賤價於以厚價賤價於以厚價則果  
失其柄梟失其柄則私化為官私化為官則入課額盈億累萬而不  
可既矣司錢糧者計場以致商計商以致課計課以上之公毋侵課之  
所入毋侵課之所入則律已嚴律已嚴則浮費於以頓革浮費於以頓  
革則官得其柄官得其柄則利不生蠹利不生蠹則天家經費左宜右  
有而不可窮矣如是者國無貧賦有罪之官入不毛之地地不足以生  
財官不足以攷事地不足以生財則地不得不稿落地不得不稿落則  
官不得不拘苦官不足以攷事則官不得不罷輟官不得不罷輟則地  
不得不陵夷是故君子毋驚於廣毋驚於眾毋驚於廣則不核中原之  
粟養沙漠無際之民毋驚於眾則不費鉅萬之俸養間壤不職之員粟  
不移於沙漠則民有餘於粟粟有餘於君俸不費於間壤則官有餘於  
俸俸有餘於國如是者國無貧中外之防不可以毋嚴也取與之節不

浮邱子

卷十

十一

可以毋介也是故君子毋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損中華之利而苟  
與之毋苟取則能直其詞以鉏不順毋苟與則能大其坊以垂無厭塞  
無厭則覬覦銷覬覦則名實理名實理則正大見鉏不順則榛梗化  
榛梗化則民物甯民物甯則豐亨致如是者國無貧俠少言利利常竭  
老成不言利利常存計臣言利利常短大臣不言利利常廣是故存利  
莫如有識廣利莫如有體有識則無投土服伐金銀以犯天忌有體則  
毋鬻官爵削材實以稽人愆切投土服伐金銀則貧不與亂爭蟻毋犯  
天忌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毋鬻官爵削材實則賤不與貴爭塗毋積人  
愆則禮樂舉而兵刑治陰陽和風雨時則百物理昌禮樂舉兵刑治則  
萬民命立萬民命立則潤澤豐美百物理昌則發生長歲如是者國無  
貧四海為富則毋作匹夫之計禮義為重則毋設貨財於心毋設貨財  
於心則政乃新毋作匹夫之計則術乃大是故君子諷周禮則思以禮

制欲諷大學則思以義為利以欲滅禮則肆以禮制欲則教以利為利  
則凶以義為利則吉肆者肥於身以危於國也敬者危於身以肥於國  
也凶者逐於小以畏於巨也吉者舉於巨以全於小也如是者國無貧

刺者

浮邱子曰山之不茂斧斤壞之川之不澄風濤壞之世之不公者壞之  
是故奢者性行之斧斤俗尚之風濤也今欲復古則必去奢今欲去奢  
則必破其十美廢其九名謹其七儼秩其五導教其四本摯其一要十  
美維何服美傷度邪正之門食美傷味通滯之門室美傷材枯苑之門  
器美傷神敬忤之門男美傷老生死之門女美傷順成敗之門爵美傷  
功短長之門祿美傷德純駁之門交美傷賄清濁之門族美傷醜毀譽  
之門九名維何貪天以飽其欲時則名日星之變非時以伐其性時則  
名寒燠之愆席威以抗其勢時則名旱乾之厲柔心以溯其情時則名

浮邱子

卷十

十一

水潦之淫味已以封其私時則名鬼神之壽即事以倍其償時則名道  
路之謠駭民以竭其膏時則名疫癘之慘霖財以啟其爭時則名寇盜  
之警盈福以肥其奉時則名滅亡之禍七儼維何臣子之養儼朝廷是  
為踰等踰等者僭士族之養儼卿相是為陵節陵節者狂商賈之養儼  
官府是為滑心滑心者賤賦畝之養儼市井是為濫狀濫狀者澆婦寺  
之養儼丈夫是為恃寵恃寵者奸俳倡之養儼善良是為喪實喪實者  
竊貧實之養儼富室是為愒命愒命者奢五導維何祖宗不唱者始於  
以導其子孫樸如也君王不唱者始於以導其臣下樸如也公輔不唱  
者始於以導其僚屬樸如也官吏不唱者始於以導其士民樸如也士  
族不唱者始於以導其顯愚樸如也四本維何本之忠信故知誠知誠  
故鋤偽鋤偽故毋奢本之廉恥故知簡故去冗妄冗故毋奢本之  
敬戒故知憂故節樂節樂故毋奢本之甯謐故知靜故靜故



馭動故毋奢一要維何曰其儉乎其儉乎十美毋窮以儉也九名毋  
賊塞以儉也七儉毋傲以儉也五導毋作風以儉也四本毋置成以  
儉也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春秋傳曰儉德之其也侈惡之大也是  
故言乎君道儉而神者帝儉而理者王儉而力者霸儉而謀者彊不儉  
而驕者亡言乎臣道儉而泰者聖人儉而詳者賢人儉而勉者彊不儉  
不儉而汚者雜人言乎國勢民風儉而敦龐者為太古儉而繁白者為  
中古儉不儉戰勝於上下之交者為下古廢儉為奢備染亡極者為不  
古

辨荒

浮邱子曰夫事必稽其積也必審其弊也不稽其積而治其流流莫  
止矣不審其弊而治其置置草補矣是故身已瘠命已懸然後走千百  
里之外而求醫稼已枯歲已荒然後呼天而請雨露之潤此必不得之  
浮邱子一四卷十

數也君子格天以人調氣以理植物以心活萬以一禮樂舉而刑罰清  
綱紀明而號令析陰陽和而風雨時草木茂而鳥獸蕃惡有荒歲邪荒  
氓邪堯之聖也水九年湯之仁也旱七年此曷以也其所前行業修足  
積也既聖矣可以毋水可以水既仁矣可以毋旱可以旱可以水而民  
毋溺可以旱而民毋飢可以溺而民毋怨可以飢而民毋畔可以飢而  
民毋畔者必可以毋飢者也可以溺而民毋怨者必可以毋溺者也可  
以旱而民毋飢者必可以毋旱者也可以水而民毋溺者必可以毋水  
者也人之言曰採荒無善策君子不道也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嘗  
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周室已降荒政屢變於是乎有移民移粟之策有平糶之策有設糜粥  
之策有興工作以聚失業之策君子以為未矣則嘗端居而思焉周以

十二荒政聚萬民而君子以十二荒原治君臣上下之人十二荒原維  
何一曰原陋二曰原傲三曰原諫四曰原詐五曰原碎六曰原苛七曰  
原壘八曰原比九曰原欺十曰原精十一曰原雜十二曰原貪原  
陋生獵古制乃壞國乃卑民乃不振此陋為荒原一原傲生肆已心乃  
大國乃橫民乃不甯此傲為荒原二原諫生囂風尚乃撓國乃移民乃  
不齊此諫為荒原三原詐生詭性始乃枝國乃消民乃不常此詐為荒  
原四原碎生讒名數乃繁國乃微民乃不適此碎為荒原五原苛生慘  
刑用乃烈國乃毒民乃不毓此苛為荒原六原壘生啟門竇乃與國乃  
盲民乃不章此壘為荒原七原比生羣羽黨乃豐國乃紛民乃不衷此  
比為荒原八原欺生謾文貌乃溢國乃飾民乃不入此欺為荒原九原  
精生委精氣乃毀國乃奇民乃不葆此精為荒原十原雜生垢名分乃  
裂國乃辱民乃不補此雜為荒原十一原貪生謀行檢乃虧國乃恥  
浮邱子一四卷十

民乃不根此貪為荒原十二於平牛山之木雖美斧斤伐之則削武  
島之魚雖富網罟累之則空五穀之種雖豐天人奪之則荒爾乃毋罪  
斧斤復曰山之木不自不美也非第不解樹木也誣木甚矣爾乃毋罪網  
罟復曰江之魚不自不富也非第不解魚也誣魚甚矣爾乃毋罪僂於  
天人之際復曰五穀自不豐也非第不能樹藝五穀也誣農甚矣是故  
木不靡則火不出德不降則穢不生虞書之言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學之言曰是故君子先慎  
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是故君子德  
者豐於財荒於德者荒於穀我觀夏商而得其故矣禹固邦本而天下  
富桀好戲劇而天下枯湯修人紀而天下富紂求足欲而天下枯我觀  
漢唐而又得其故矣文帝寬仁而天下富武帝驕縱而天下枯太宗勤  
儉而天下富元宗侈姪而天下枯知德之善敗則知歲之豐耗矣知歲

之豐耗則知民之肥瘠矣知民之肥瘠則知天下之安危矣是故民惡有荒於水民惡有荒於旱民惡有荒於歲民荒以人人荒以救荒荒以運太上治運荒其次治教荒其次治人荒最後治民荒

訓廉

浮邱子曰凡與人家國天下事者蓋其恩有所授也則不能毋以赤心古義酬之事有所錯也則不能毋以精心果力治之赤心古義酬其恩精心果力治其事則不能毋制其私以從公公與私不兩營私則不得復公公則不得復私私其奈何弗廉貴賤富貧各自其命爲之也貴不耀賤則賤不歆貴富不耀貧則貧不歆富不相耀則心不生不相歆則計不亂心不生計不亂則破爲志操名節以肥其躬者亡有也曷其奈何弗廉造物之精英生人之美利毋撻之使獨也毋撻之使獨則必均均則毋豐於己毋膏於人毋豐於己是故不能以其所無爲其所有毋

浮邱子

卷十

五

膏於人是故不能以其所有爲其所無曷其奈何弗廉人心亡厥其必觀造物之精英而備取之奪生人之美利而獨享之則精英必竭獨享之則美利又所必爭精英必竭則造物怒美利必爭則生人怨造物怒則慘不可言生人怨則變不可支曷其奈何弗廉侈心而崇賄者肥其躬也肥其子孫也肥其躬則躬有盡時肥其子孫則子孫無已時躬有盡則將焉享子孫無已則將焉保躬不享子孫不保則賄貴邪德貴邪德貴於賄則其澤數世而不斬賄貴於德則其澤及身而斬曷其奈何弗廉大臣者小臣之所視聽也內臣者外臣之所望風言者也大臣廉則小臣不能毋自愛內臣廉則外臣不能毋自謹小臣自愛外臣自謹則心志清而職事舉曷其奈何弗廉大臣弗廉小臣以其賄先之賄先則舉至賄後則毀至舉至則遷擢毀至則遷擢遷擢由賄先則才能者於廉恥蔑如也遷擢由賄後則德行者於顯榮闕如也才能者

亡廉恥則羣愚傲其爲人德行者亡顯榮則士氣積於不振羣愚傲其爲人則風俗壞士氣積於不振則人心枝風俗壞人心枝則誰氏之憂也曷其奈何弗廉內臣弗廉外臣以其賄通之賄通則有喜賄塞則有怒喜則爲外臣粉飾朝評雖有罪弗得彰焉怒則爲外臣誣詆萬端雖有功弗得彰焉外臣思掩其罪以掠其功則賈其喜以柔其怒內臣思固其交以厚其賄則護其非以揚其功外臣賈其喜柔其怒則朋友愛憎豈不重於朝廷賞罰邪內臣護其非揚其功則壘隔治忽豈不重於朝廷聽視邪愛憎重於賞罰則綱紀裂治忽重於聽視則元氣衰綱紀裂元氣衰則誰氏之咎也曷其奈何弗廉小臣毋自愛則必貪貪則與左右吏胥作奸與左右吏胥作奸則遇事持其短長遇事持其短長則小臣所獲有幾而左右吏胥作奸無窮左右吏胥作奸無窮則積久必敗積久必敗露則所獲有幾者不能毋與左右吏胥坐其刑誅曷其

浮邱子

卷十

六

奈何弗廉外臣毋自謹則必貪貪則括取百姓脂膏以從己之欲從己之欲則養養彌甚養養彌甚則嗜欲橫多嗜欲橫多則外臣括取無已而百姓脂膏有窮百姓脂膏有窮則必積爲怨毒形爲謗訕怨毒謗訕不已則必鬱爲旱乾水溢激爲狂風怒雷旱乾水溢狂風怒雷不已則飢民不能毋爲盜盜不能毋爲亂亂民爲盜盜爲亂則血彼於鋒刃以吐其憤已耳曷其奈何弗廉不情之請非分之財必藉其所密之人投之其所密之人見可欲必不能毋動動必不能毋奢奢者必不能盈其所密之人之願不能盈其所密之人之願則言必泄言必泄則取漸聞取漸聞則愚民憾而士族羞愚民憾則訴之天以邀其死而士族羞則且筆之於書以世其醜曷其奈何弗廉貪者嗜財廉者嗜名貪廉之常也世運駁人才詭則貪廉不能毋變不加厲貪廉變本加厲則貪者嗜財也嗜名也廉者嗜財也嗜名也嗜財更嗜財也嗜名更嗜名則飾之乎儉豈

可風爾乃嗜名更嗜財則飾之子取與有節飾之乎儉壹可風則伎  
 料其偽朋友忘其貪飾之乎取與有節則朋友料其偽朝廷謂其廉  
 友忘其貪則出死力以捍非議朝廷謂其廉則借寵榮以便私計出  
 力捍非議爾乃成其終身之貪無一粟之敗也借寵榮便私計爾乃  
 其近似之廉無刻苦之累也一貪一廉互相為根乍陰乍陽孰則其  
 巧偽以叢蠱或以翮物望以雜國是以捐易其奈何弗廉幾希之界  
 氣之存貪未嘗不省省未嘗不悔也貪又未嘗竟省省又未嘗竟悔也  
 爾乃狂於故則曰不可更也爾乃潰厥聲則曰不可滿洗也勿謂不可  
 更更之而故者新勿謂不可滿洗滿洗之而臭者馨故者新則盜賊倏  
 化為伯夷臭者馨則鮑魚倏化為芝蘭盜賊化為伯夷鮑魚化為芝蘭  
 則為善有力為惡無謂為善有力為惡無謂則凡天下之貪者舉可悔  
 天下之悔者舉可化也曷其奈何弗廉詩禮之宗仁義之傑貪未嘗不  
 浮邱子 卷十

近近未嘗不敬也貪又未嘗竟近近又未嘗竟敬也爾乃危言篤論以  
 激之則曰其慮事過也爾乃正言莊論以曉之則曰其執理腐也勿謂  
 慮事過失其守者身將墮勿謂執理腐失其正者心焉處君子知身之  
 不可墜也故安之知心之不可離其處也故操之安之為泰山之重墮  
 之為鴻毛之輕操之為豪釐之是離之為千里之謬曷其奈何弗廉君  
 子欲化民成俗則整躬帥物欲整躬帥物則壹志壹志行欲壹志行則  
 讀書攷理爾乃弗讀書攷理則曰壹志壹志行攝攝之已矣爾乃弗壹志  
 行則曰整躬帥物逆施之已矣爾乃弗整躬帥物則曰化民成俗虛  
 糜之已矣糜之者虛則不詳施之者逆則不昌攝之者彊則不常曷其  
 奈何弗廉君子欲去迫褻蔽虧之實穴則禁輾轉軛轡之苞苴欲禁輾  
 轉軛轡之苞苴則拒消沮閉藏之請謁爾乃弗拒請謁則曰苞苴禁矣  
 是猶揖彊暴入室中而并其不汚也行乃弗禁苞苴則曰實穴去矣是

猶縱螻蟻穿窗隙防而反揚揚誇其臨川之力也揖彊暴入室中百味  
 其能解乎縱螻蟻穿窗隙防一縷其能存乎曷其奈何弗廉民不能毋  
 供於官也官不能毋取於民也欲取之以廉則用之以舒欲用之以舒  
 則需之以簡用之舒需之簡則戒其宮室妻妾之黷也不然則節其資  
 容燕享之費也不然則剛其輿馬僕從之繁不然則懲其子弟統袴之  
 習也不然則田宅駢填而勿有之不然則繩其珠璣而勿寶之不然則  
 屏棄一切奇邪姪巧而勿作之此七端者禁則官不恣其所取官不恣  
 其所取則民不厭其所供民不厭其所供則官民壹體官民壹體則陰  
 陽和風雨時陰陽和風雨時則年穀順成六畜蕃息年穀順成六畜蕃  
 息則以潤乎民以樹乎君而臣道畢具其奈何弗廉眾皆汝汝我則察  
 察眾皆靡靡我則介介傲眾以獨則疑於不情疑於不情則異已者反  
 唇噬之異已者反唇噬之則無知者一唱而百和之噬之和之者眾則  
 浮邱子 卷十

必不可以動動則首尾如出兩人不動則孤行而有契於天神曷其奈  
 何弗廉誠為廉吏其不若貪吏者三而勝之者一錢帛玩好填戶塞牖  
 不若也名譽標奕起等拜官不若也巧言令色伎藝畢給不若也然而  
 貪吏得其一曠廉吏得其千年得其一曠則身未死而心先亡得其千  
 年則骨朽而名強此謂三不若而一勝之曷其奈何弗廉於乎周官以  
 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  
 六曰廉辨而笮子亦以四維訓於國之人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恥是故古以廉教今以廉承爾乃為聖賢之功臣也上以廉試下以廉  
 持爾乃不為君父之罪人也毋鼠守倉使倉不供毋虎牧牢使牢不繁  
 爾乃造於而福無毒於而世也毋魚鱉自智其淵卒中於餌毋鷹鷂自  
 增其巢卒結於弓爾乃見於而幾無焚於而身也穿舟不可止漏猛獸  
 不可止沸爾乃捐寵利而心自泰也石破不可奪堅丹磨不可奪赤爾

乃結性始而累自芟也曷其奈何弗廉

訓退

浮邱子曰凡可進而盡於退謂之枝可退而己於進更謂之枝凡進無利於世謂之費弗退而並無利於身更謂之費是故古之君子其進難則其望重其退易則其神清今之君子其進易則其望輕其退難則其神濁是故勇於進而懦於退聖人之所羞巧於進而盲於退智士之所憂是故螳螂之臂毋當車轍蝴蝶之喙毋上廟堂亡知而聘者理常窘不能而止者名自滅強少為多者數仍差不飾其有者態毋狂一身之事向枝梧萬族之託力不勝一家之計且榛梗百僚之長羣所驚凡彼足者必道大亡其道焉何能為凡彼成者必德貞亡其德焉枉自肥非公輸而刻鳳我知其不似也非責獲而舉千鈞我知其不斃不止也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以僬僥而戴泰山援不可能以自廷

浮邱子

卷十

七

也是故鶴鶴巢其一枝毋學黃鶴之翱翔蝦鼠飽其一勺毋作鱸鮓之狡猖知彼知己知短知長知小知大知臭知香燭火之微不燭天牛蹄之泔亡尺筋稀稗之賤不乘盛瓶餽之器難周防其在詩曰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故任以鉅而覆塵守以約而安便材以繁而枯槁力以簡而完全慎勿壯其趾而速其顛是故明月善照不能化狐而白其疑西施善笑不能化虎而嚙其怒喜於百者怒於一雷霆之來駭以疾信於前者疑於後振鱗附翼何能久雖有康衢安知不蠅為太行雖有良辰安知不厲為寒光崖削而高厥崩必疾冰入炭室有消無息是故厚味脂膏豐屋生蓄耽耽者哭錚錚者推日不恆中月盈則虧孰審其分以祛其非是故駢者無厭恃其寵者忘其勸泰者自然得不敵者失不敵來者有求今之思者後之仇去者知止善其終者善其始是故萬木之森有秋而墮百蟲之號有冬而蟄鹿折角龜剝腸

善保身者豈有殃鶻避風鳩知雨善見殺者必有處天為覆地為載善處染者無纖芥君以人臣以天善歸真者得其陰出有功處有名善一德者不渝盟生全交死全報善千秋者承為好其在詩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是故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足以為憂也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足以有譽也順之以過實之以賤偉之以施妙之以卷慎勿積其怨而生其孽是故山之大樛豹不一其族海之深龍螭不一其居五都之市不能獨買而三倍其利千金之子不能獨飽而同室飢枯是故一富一貧生厭奪一貴一賤生嫌猜一夸一忌生詬詆一逞一伺生排排劍不在匣生軼折衣不在筭生塵雜門不塞風生簞折牆不塞雨生剛隕思之而不得生計謀居之而不去生告災習之而不察生蠱賊勝之而不畏生狼豺是故可已則已道之中可讓則讓器之公毋為怨府毋與禍鄰賢者而不知幾與不賢者相流俗將毋同涕泣

浮邱子

卷十

七

而不去位與不涕泣貪醉飽將毋同家多係累而身亦委與穢穢吞天將毋同號為推讓而實不至兵殘忍毒物將毋同其在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是故椒蜘蛛之網則飛蟲不入浴風風之池則羣鳥尚羊國無其人我奚託國有其人我所將主弗問焉薦日某矧其問焉心乃降肥而能釣愛而能賊動而能款厚而能章慎勿處其據而格其旁是故五鼎之食何為厭薇蕨之味何為甘楸柗之呈何為見斬芝蘭之逸何為無患不耳治忽者涕不流不聞愛憎者髮不斑不為世驅者魂不棘不護己私者影不單工游泳則笑網罟升擊則則謝籠樊逞疆梁則虞抵敵上崎嶇則墮險巖是故苦莫苦於多端樂莫樂於寡營危莫危於乘鈞安莫安於退耕珍莫珍於骸骨賤莫賤於管縷仁莫仁於歲月慘莫慘於風霜是故崇貨賄者死於利鈞聲名者死於名少而不厚死於察老而不靜死於傾是故死於傾者生於謹死

於察者生於拙死於名者生於藪死於利者生於繁是故繁於萬鐘者  
豐於內藏於一世者顯於後拙於機察者智於福謹於荒裔者健於守  
是故博道體者必恬愉練物情者必澹泊亡畱念者必和平有餘地者  
必寬博其在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是故浮雲  
歛則明月舒其素光圭組捐則山水生其軒昂左居農圃右居樵漁善  
自得者極所如膏梁為薄仁義為厚善為養者靡不有慎弗捨其樂而  
離其咎是故勿壯其趾而速其顛者揣己分者也勿積其愆而生其孽  
者惜主恩者也勿處其據而格其旁者關賢路者也勿捨其樂而離其  
咎者養天年者也鶴與鷺同巢乎孰與魯連卻千金而蹈東海乎兔死  
而狗毋烹乎孰與范蠡游五湖張良從赤松乎膏雨而私一物乎孰與  
請老而薦其仇捐侯印以平故交乎擊石出火能幾時乎孰與東園綺  
季深谷遙遙以娛其老乎能天乎能物外乎能進退綽綽乎能取方醉  
浮邱子

卷十

卷十

主

而我已醒乎能勿今之溺而古之揆乎於乎能醉而不能醒此德性所  
以浮也能今而不能古此風俗所以始也

浮邱子卷之十一

益陽湯鵬海秋著

訓厚上

浮邱子曰凡將化俗靡其德行德流為恩恩流為俗毋削性始毋滅禮  
數毋厭短景毋摭細故削性始則親戚怨滅禮數則師保羞厭短景則  
考長喘抵細故則勲勞匿孔子曰君子為於親則民與於仁故舊不遺  
則民不偷是故多罰之國不足威也屢中之智不足神也水太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好疑人者聞於大較好責人者短於自治以功為明  
勝負相征以計為奇然否乃移厓峭者明川險者濁歲寒多霜物所畏  
也不根之心眾所詭也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故上獵之則下履  
之上虧之則下甚之近山多燥近澤多淫泉隘生枯棘弱生傾德涼生  
異俗急生粉爛彼濼態斯茲醇風是故左與右爭利大與小爭名利不  
必邱山好者變為仇名不必旂常聚訟無時休維彼流心故成難維彼  
洋邱子

卷十

卷十

主

故心故成謂難維彼賊心故成捷維彼毒心故成伺勢所集則羣往矣勢  
所竭則羣去矣詩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又曰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夫  
伏孔艱之心於內則作飄風之狀於外如響斯應其必然矣是故反側  
之言以為中也狂謀之態以為能也專樹門實以為不迂闊也妄生羽  
毛以為不驚頓也美新附汚故交以為不阿所好也欺死友背生盟以  
為各行其是也肺腸之雜始於朋儕暨於君父名義之賤始於薦紳暨  
於市井行檢之差始於濡染暨於蕩度風俗之降始於濼薄暨於衰頹  
我聞牆薄則亟壞繪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是故古今之  
代得喪之林厚而亡者百無一薄而存者十無一天雖高羣飛刺之國  
雖回羣靡破之益斯折羽蜂蠆來攫鬪牙去矣豺虎橫行於乎真薪於  
火誰之咎也揚湯止沸計無得也忠信不樹毋藥民狂靡恥不飭毋過  
民貪官府不輯毋禁民嘩朝廷不先毋伐民愆我聞救寒莫如重裘燠

譬如親水止謗莫如修身有本之令言以憲傳不情之令聞者情焉  
極實發則枝葉害心腹病則肌體棄忠厚衰則宗祏危奸猾興則盜賊  
繁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是故君子身為天下  
龜心為天下胎慎勿慘其中而裂其外裔于往而梗于來

訓厚下

浮邱子曰君子宅心敦樸無間鑿之不削橈之不亂是故致敬愛於父  
兄致和順於妻孥致鈞調於宗族致說美於比閭甯塞其末毋忘其初  
宵循其有毋造其無慘至毋戚毀來毋校在嗣毋爭虛囂毋譏子思曰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是故學有辨而必傳鏡有光而自照戶庭履其  
仁則序序施其教則黨黨其義則僚友熙其說故君子旃旃綏綏周  
旋等夷毋施不忍毋犯不敢毋形不能毋伐不堪施不忍傷人以自傷  
也犯不敢傷人以自傷也形不能傷人以自傷也伐不堪攻人以自攻

浮邱子

卷十一

也毋攻人者天理昌毋傷人者羣所將毋傷人者禮有常毋傷人者其  
味長毋口然而心非之氣類之所以通也毋朝愛而暮惡之德性之所  
以定也毋以罪廢其功聖象羣力之所以成也毋以迹誣其心疑忠疑  
孝之所以章也春秋傳曰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是故  
辨寃白謗信於皎日捍災救患捷於淵弓久要之諾重於泰山無已之  
愛溫於春風是故君子為沼眾為魚君子為木眾為鳥魚不涖不遊鳥  
不木不棲廟堂不窺則鼎彝不納君子不厚則民物不歸君子頭目也  
民物手足也惡有頭目而不關涉手足之理乎哉孟子曰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是故君子與民同樂與民同憂與物同春與物同秋一情  
弗違君子於焉從倚一理弗平君子於焉嗚嗚一利弗創君子於焉疑  
其寤寐一書弗駭君子於焉痛其瘡痍儂佻之狀毋作於上嗛呵之聲  
毋加於下衷曲之私毋遂其非意見之偏毋執其可疑詭詭使毋出於

儒厥文拯法母求一書網世欺天毋術是屬血人肥己毋心是逞是故  
君子天事貴其中人事貴其和風恭辭讓貴其實慈祥豈弟貴其多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君子有暵詒孫子於乎不能為民父母則  
不能詒孫子不能詒孫子則性行之恥是故天執其權雨露多於雷霆  
地產其寶金石堅於草木雨露多謂之不恆金石堅謂之不變不恆不  
變然後謂之法天地法天地然後謂之厚

原教上

浮邱子曰三代而上其教一周秦已降其教三暨乎今也其教五所謂  
其教一儒教是已所謂其教三儒教而外賡以道教釋教是已所謂其  
教五三教而外賡以天主教回教是已且夫儒教肇自孔子儒之脈  
豈其確白孔子邪古之聖人賢人皆儒古之儒皆聞道古之道皆有以  
傳原其次第則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

浮邱子

卷十一

子孔子傳顏子曾子子思子思傳孟軻其出處高下不同其為儒則一  
而已原其宗旨則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孟軻之  
中之誠孟軻之仁義其所從言者不同其道則一而已今之為儒者乃  
別焉其辭淺邪則曰非以求道也為文莫也非以樹文也為梯榮也其  
稍稍標異邪則曰非以求道也為記問也非先博後約也為矜勝也文  
莫皆性梯榮害志記問害理矜勝害氣是故名為儒而實不知儒之次  
第而實不知儒之宗旨而實不知儒之枝蔓而實不知儒之益賊而實  
不知儒之上下古近流遷一氣之處而實不知儒之出入離合毫釐干  
里之差而實不知儒之全體大用變應寬裕之妙而實不知儒之茂實  
英聲方皇周浹之神而實不知儒之所以作所以成而實不知儒之所  
以始所以卒於乎不知儒而為儒與不知儒而不儒厥罪鈞也是則今  
之為儒也矣且夫老子談道以來所漸劇非一人一家之故矣大底為

賢君相者祖其清靜慈儉之言為方士者祖其谷神不死之言為陰謀  
為刑名者祖其欲翕固張欲奪固與之言為放達為清談者祖其禮為  
亂首忠信以薄之言今之為老子者乃別焉以正直為不靜以優柔為  
多福以孤立為不廣以援禦為可安是則祖其塞兌閉門和光同塵之  
言而已以處彊為不利以畏惠為自全以區別為不祥以雜襲為能大  
是則祖其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言而已是則為今之老子也矣且夫  
釋氏之教曰空曰悟空則病其廢也然非超世作達者惡乎空悟則病  
其迷也然非冥心生慧者惡乎悟於理為不祥為不於力則可以為  
難矣今之為釋氏者乃別焉貴而有力者造塔建寺曰吾以致福也賤  
而無狀者刺臂寫經曰吾以抵咎也黠而有辨者高座說法曰吾以勝  
眾也愚而無理者蔑絕天倫曰吾以拔俗也叩其所謂空與悟者並不  
知也是則今之為釋氏也矣且夫天主之號入中國惟有歷年回回入

淨印子 卷十

中國亦惟有歷年其為教也不能如二氏之尊而天主初入中國中國  
之賢智不能撲滅之於是其人大桀小狡其書曰新月盛而山谿海嶠  
僻壤窮鄉之愚氓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稍稍擅智慧能闢何事會之  
姦民少而習焉長而橫焉夫既愚則不復醒既姦則不復良既安則不  
復悔既橫則不復馴於是浸淫積漸而至於操左道懷不軌者不知其  
幾億萬焉回回初入中國中國之君長不能轉徙之於是其種類偏處  
此土窟宅乎西北之奧而蔓延乎東南之廣其為教自主故常而敢於  
奸妄驚戾以膠葛乎斯世斯民之日用飲食而燒滷乎中國之風土人  
物夫窟宅不拔則根實牢蔓延不已則氣勢大膠葛不斷則人心枝桠  
滑不止則風俗壞於是能燭照數計而談天下治亂者不勝其隱然之  
憂也是則今之為天主為回回也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  
天下之大儒一而已而道恩其中釋愚其中天主愚其中回回恩其中

此儒之勢所以常孤也且攻乎儒者浮慕而已而攻乎四教則深信而  
不惑爭前而恐卻此儒之勢所以更孤也天下之民而然然為儒之徒  
者百無過二三而已而道據其半釋據其半天主據其半回回据其半  
此民之氣所以常不清也且非第四教而已而一切無名之教又駢旁  
而別出詰屈而橫行此民之氣所以更不清也且夫濁其源而望流之  
繁在其本而欲景之直不可得也今不崇儒則四教之幟不奪不奪四  
教則一切無名之教之焰不息是故導民之氣莫如正振儒之勢莫如  
勝儒不自勝惟后王君公實扶掖之民不自正惟縉紳先生實模楷之  
后王君公扶掖之儒乃有柄柄乃利利乃化化乃大縉紳先生模楷之  
民乃有身覺乃慎慎乃固固乃久其在域橫之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  
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能扶掖也夫泮水之詩曰翩彼飛鷗集于泮林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能模楷也夫且夫后王君公而不扶掖天下之儒

淨印子 卷十

則秦政阮儒之餘燄而已劉邦罵儒之故態而已阮儒而天下之儒未  
嘗死罵儒而天下之儒未嘗賤是后王君公猶不足為儒之司命也且  
夫縉紳先生而不模楷天下之民則其發烈於阮儒其態醜於罵儒是  
何也天下之民無模楷則無制防無制防則無操履無操履則無性行  
無性行則無血脈必有朝聞儒而說夕聞道釋聞天主聞回回而思之  
者必有外目儒而似內傳道釋傳天主傳回回而親之者必有慢儒而  
佞道釋佞天主佞回回迷不知其非禮者必有咩儒而宗道釋宗天主  
宗回回恬不怪其非道者此豈僅如阮與罵之比乎會謂縉紳先生而  
可苟焉以為之乎其在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遺沮君子如祉亂  
庶遺已言不苟焉以為之者能障橫流而拔亂本也是故漢武帝好神  
仙則谷永不以為然唐憲宗迎佛骨則韓愈不以為然循乎永愈之言  
鈞不離乎儒者之意雖然永開神仙而已愈闢佛骨而已今有揮討堯

舜武周之脈服孔會思孟之言以道德中而為必可致以禮樂文章為必可與以日用飲食為必可安以天地神化必可同然而中處五教並行之世繼又資以一切無名之教其來莫知其根其去莫知其踪其誕昔者吾之道其嚴學吾之人警彼駭嬰兒以人虎狼之羣操白璧以告穿窬之盜而不為所擾擊者幾希矣其在綿之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夫不隕厥問乃其所以能殄厥愠也是故君子子乎其立也確乎其不可拔也息乎其深根甯極也了乎其是也緩乎其止於所也愧乎其有以自得也無后王君公為之氣勢無縉紳先生為之號召無蚍蜉蟻子為之攀援無鷹鷂為之朋比然而勇欲取儒而不實乎儒者繩尺之靡琢之又取祖老子而成鄉原者藥石之又取飯依釋氏妄希福利者唾斥之又取崇奉天王叛亂乃衷者桎梏之刀鋸之又取飲食者好漸染回風者洗濯之又取一切無名之教奔騰結引糜沸

浮邱子 卷十一

熒動者理解之愆艾之豈不敵愈多而力愈單任愈艱而氣愈猛耶且夫敵多而惡相者是謂敵任艱而不自振厲者是謂始以一敵萬而戰勝于異同離合之界者是謂教以身任道捨我其誰毋敢棄毋敢廢者是謂敬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則嘗端居而思焉此三聖一賢之心何心也處今之世心古之心用古之心世今之世其有志而未之逮也耶其不得已而不已也耶

原教下

浮邱子曰天下之故出於人材天下之人材出於教天下之教出於學天下之學出於師春秋衰而仲尼作與其徒教六莪之文聞百王之道於是春秋無人材而仲尼之門有人材七國橫而子與作與其徒悖孝

勇明仁義庫管晏斥儼秦於是七國無人材而子與之門有人材禮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是故攷師之體醇乎其醇者以仲尼子與為斷攷師之用有功於人材有功於天下者以仲尼模範春秋子與模範七國為斷攷仲尼子與所以模範春秋七國者以雜霸游說之非內聖外王之是為斷且夫內聖外王此古今大脈落也此聖賢大綱領也此天地大輔相也此民物大倚仗也然而寥寥千古獨一仲尼子與能知之而能言之雖不自其身行之而固能行之是故子貢師仲尼則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殺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公孫丑師子與則子與告之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夫其師弟所鋪陳者皆內聖外王之典則所許與者皆內聖外王之明微大驗故凡天下畔內聖外王者無所歸焉豈惟無所歸又去其故而就其新焉凡天下疑內聖外王者有所攷焉

浮邱子 卷十一

豈惟有所攷又終身謹懷而勿忘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惟仲尼子與克當此而無憾者乎其他則吾所不敢請也是何也由仲尼而上則大願緣圖亦松子尹濤西王國貨子相之徒為帝王之師而其事荒忽而不傳恐知其內聖邪外王邪由于與而下則荀勗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之徒為當時之師而其旨枝離而不中惡知其果於內聖邪外王邪其又有不荀董楊王韓者則自漢已降師儒大都出於訓故於是抱殘守闕沿訛襲謬恐知內聖外王是何義類邪自隋唐已降師儒大都出於詞章於是夸多鬪奇爭妍負寵恐知內聖外王是何名稱邪其又有欲掩跨荀董楊王韓進而復於仲尼子與之意者則自宋已降師儒大都出於語錄於是濂洛關閩闢其端而蒙古朱明之代凡有志者嗚嗚然而竟其委夫聞其端者其道學之功良偉也而惜乎竟其委者其語錄之習太甚也匪不相知內聖外王之義類之名稱而不實



於底裏不詳於節次者踵相接也到于今更左矣故其師備大都出於四對八比攷其四對八比大都出於剽竊摹擬於是董而習之長而母爭其他焉惑者悻心力而為之智者易為而滿其址焉妄徒而風氣之各執短其充長駕馭草茅而逸居之數于王庭而母有其焉是問也上以四對八比取天下之人既而以古之忠勲望天下之人之心則且實剽竊摹擬者為獻可替否之公輔則且責剽竊摹擬者為修內攘外之封疆則且責剽竊摹擬者為左右後先之有司百執事則何體何用何本何末之有焉下以四對八比供上之求既而梯榮顯工豔奪則且移其剽竊摹擬於官爵利祿權勢氣炎則且移其剽竊摹擬於簿書期會聲言笑貌則且移其剽竊摹擬於金玉錦繡飲食嗜好田園第宅與馬婢妾則何性何情何體何肝之有焉悲夫體用本末既以舛馳性情膽肝又以叵測之人也方其文恬武熙雍容安貼固有令譽家有厚藏

洋印子 卷十

是則四對八比之庸福而已矣遠乎天怒人怨糜爛焦灼國有歸咎家有交謫是則剽竊摹擬之敗局而已矣悲夫享庸福而有福支敗局而不足者試提其耳而告以內聖外王之義類之名稱之底裏之節次則豈不惶遽而大惑也邪悲夫為君而不徹於內聖外王之學堯舜禹湯不取也為臣而不徹於內聖外王之學稷契周邵不取也為師儒而不徹於內聖外王之學仲尼子與不取也登山不於岱觀水不於海則不特瘠饑不以救粟禦寒不以布帛則不恒不特不恒不可以該是故特之甚恒之甚該之甚則莫如心仲尼子與之心學內聖外王之學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如之何其惶遽大惑也悲夫言內聖外王則惶遽大惑也者是不不得為師儒也矣不得為師儒也者是不不得為天下之人材也矣不得為天下之人材也者是不不得為元后元老之藻鑑也矣不得為元后元老之藻鑑也者是不不得為子孫黎民之福也矣不

得為子孫黎民之福也者是不不得不來水潦旱乾兵戈疾疫之慘也矣不得不來水潦旱乾兵戈疾疫之慘也者是不不得不為天地山川上下神祇之罪人也矣悲夫師儒而罪人之揆其致此之由則又豈惟內聖外王是惑云爾抑自大道榛塞而浸淫積漸以至於今日師不出於學而出於位不出於教而出於恩不出於宿昔而出於邂逅不出於潔白而出於賄賂不出於心悅誠服而出於號召不出於擔簦負笈以從而出於輾轉攀援不出於析疑辨難而出於阿其所好不出於老成耆艾而參然號為師則豈非師其所師而非吾之所謂師乎哉是何也方巾闊步而不見性是謂邊幅之師柔聲軟態而不中度是謂拍蠶之師亂修曲出而不由禮是謂昏夜之師縱情恣與而不底實是謂道塗之師天人出入離合不嚴是謂蠶賊之師古今成敗利鈍不熟是謂鸞鳳之

洋印子 卷十

師心無理體主持文教是謂榜中之師肩無擔荷弁冕官寮是謂汗顏之師且夫異人而同情一唱而百和凡今風尚皆然而師弟其最也師以傳弟復為師譬如鳥生雛雛復生鳥樹根生子子復生根展轉相生眷屬不絕展轉相做風氣不絕於是天下無不邊幅拍蠶昏夜道塗蠶賊鸞鳳榜中汗顏之師應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是故委然號為師者不亦可恥之甚矣乎且夫可恥之甚者則必有可憂之甚者可憂之甚者則必有無可如何之甚者矣以明其然也天下之師非其師則必有草茅下士志氣浮動聞道德則疑其偽趨功利則樂其便之憂則必有後生小子無所攷德問業而自習其愚自文其陋之憂則必有少年新進矜材驕辨喪心詭行亟圖跨越以駭羣從之憂則必有五羣六友祖其私見以煽無知鼓其虛儀以鳴當時之憂則必有禮義廉恥衰於譏諷之憂則必有忠信孝悌第工文飾以賣

名聲之憂則必有朝滿暮榮中材而落下流之憂則必有朽耳目以知  
雜事樹爪牙以償宿怨樹腹心以成拙舉之憂則必有蠶士習以及官  
常靈官帝以及民風憲民風以及國脈之憂是故師儒之際天下清濁  
治亂必由之且夫清濁治亂則又有等衰焉漢之天下據於甘陵明之  
天下據於東林凡有師儒則有朋黨有朋黨則有清議有清議則有時  
望有時望則有當路之忌有當路之忌則有擠墜破壞此甘陵東林所  
以爲天下毒也今也無儒實而有師門恩門無朋黨而有鬼蜮無清議  
而有和同無時望而有柄藉無當路之忌而有攀龍鱗附鳳翼之樂無  
擠墜破壞而有消沮閉藏粉飾蠶蝕之巧此又出於甘陵東林之下可  
爲流涕太息而不能已者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且夫人亡而能  
存之此師儒之事也人存然後有國師存然後有人道存然後有師性  
存然後有道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道不可以不盡性子思曰天命之

浮邱子

卷上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  
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知道之謂也  
此盡性之謂也且夫不盡性而語道猶不琢玉而欲成器也不知道而  
好爲人師猶夜行而不以燭也是故君子以天地人物爲己職以詩書  
禮樂易春秋爲己服以末流之運爲己憂以扶世異教磨礪變化爲己  
樂母愷其有俾可與爲善者同之母己其辨俾議吾道撓吾徒者俾之  
毋倡其疑俾有證乎古有得乎心者先之母小其成俾天下國家無所  
往而不得其當者廣之是故君子毅而遂萬而深智而察信而謹參  
若時雨鏗鉤若雷電勵學不知老誨人不知倦有單詞片語以誨之有  
比物連類以誨之有深思密理以誨之有正義直指以誨之有快心披  
寫以誨之有苦心懲勸以誨之有順意敷陳以誨之有逆意鈎摘以誨

之有舉其體段以誨之有循其次第以誨之有披其原起以誨之有料  
其究竟以誨之有啟其關鍵以誨之有舉其樞極以誨之有束其繩墨  
以誨之有化其矜域以誨之有嘉其勲德以誨之有埃其憤悱以誨之  
有導其精進以誨之有滌其汙染以誨之此二十誨者匪直標聲氣以  
實門牆云爾乃所願則鑄人材於師儒之力也則親戚君臣上下雖亂  
而門牆之內自治也則且出其所造之智仁勇藝理天下國家於弟靡  
救流之會而補天地人物之缺陷於帖耳寒心之秋也是何也所造之  
智則討古今通天人之智也所造之仁則庇民物等覆載之仁也所造  
之勇則夷患難振奸辱之勇也所造之藝則正制度詳品節之藝也詩  
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是故我能無教然後  
士皆有造可以門牆內之好智好仁好勇好藝者表斯代斯人之不智  
不仁不勇不藝者而生其新可以門牆內之必智必仁必勇必藝者操

浮邱子

卷上

斯代斯人之或智或仁或勇或藝者而致其定可以門牆內之大智大  
仁大勇大藝者進斯代斯人之小智小仁小勇小藝者而廣其益可以  
門牆內之純智純仁純勇純藝者廢斯代斯人之雜智雜仁雜勇雜藝  
者而塞其害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是故師聖然後弟賢師聖弟賢然後人材有所出人材有所  
出然後禮樂兵刑有所措禮樂兵刑有所措然後遠至邇安遠至邇安  
然後大君忻芬驩大君忻芬驩然後壽命固福祿長壽命固福祿  
長然後能紀功乎當時流譽乎無窮能紀功乎當時流譽乎無窮然後  
俾有天下國家者盡美盡善俾有天下 家者盡美盡善然後毫髮亡  
憾於內聖外王之學書曰若金用汝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早用汝作霖雨此高宗所以命傅說也而致說之所以進戎於王者  
曰道曰德曰教曰學夫道德教學乃國楫霖雨之資是則君子之本志

矣乎是則師範之能事矣乎

辨秀上

浮邱子曰凡天下有內外秀外秀曰場場內秀曰民頑虜驕服體之患也民頑服心之患也是故君子治民先焉治場場焉治民維何古之君子善養民今也失養之民三古之君子善教民今也失教之民三所謂失養之民三一曰田野荒不足以養農人二曰市廛匱不足以養商人三曰徭役賤不足以養工人田野荒不足以養農人則農長飢農長飢則怨毒豐怨毒豐則盜賊起市廛匱不足以養商人則商爭價商爭價則狡滑逞狡滑逞則奸蠹成徭役賤不足以養工人則工徒勞工徒勞則謗讟沸謗讟沸則禍殃來所謂失教之民三一曰父兄愚不能教其子弟二曰師儒頑不能教其朋儕三曰官府廢不能教其眾庶父兄愚不能教其子弟則行無檢行無檢則親匪人親匪人則羽異橫師儒頑不能教其朋儕則言不衷言不衷則操左道操左道則性情鬼官府廢不能教其眾庶則國如狂國如狂則塞治源塞治源則應數降是故商之盛也書曰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言善養也又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言善教也及其衰也書曰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言失養也失教也周之盛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言善養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舉聖斯士言善教也及其衰也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又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失養也失教也鳥莫不仁於鴟梟獸莫不仁於豺狼然鳳凰所以長百鳥也爾乃縱鴟梟使之鳴以為其鳴之不善也固也非鴟梟之罪也麒麟所以長百獸也爾乃縱豺狼使之噬以為其噬之不善也固也非第豺狼之罪也無以柔之則有以激之無以開之則有以招之是故民失養而后輕身家輕身家而后無忌憚

無忌憚而后犯上犯上而后陪國民失教而后蔑軌物蔑軌物而后無廉恥無廉恥而后貪天貪天而后毒世積薪若山真火其下風與火乘玉石焦爛有民而勿教養之無以異於積薪真火也輕身家無忌憚蔑軌物無廉恥無以異於風與火乘也犯上陪國貪天毒世無以異於玉石焦爛也是故秦人仁義不施則成卒起而七崩漢俗妖術誑誘則黃巾亂而郡縣苦唐政聚斂太急則黃巢橫而長安陷明季饑饉煽亂則流賊狂而社稷覆於乎物必先朽也而後蟲生之慎勿誅其為蠹而闢於其物之所由以朽哉治場維何則使虜母謀則使虜母貪則使虜母怨則使虜母貳則使虜母犯則使虜母說使虜母獲則夷夏別夷夏別則出入嚴出入嚴則關同絕使虜母貪則金帛折金帛折則予奪準予奪準則滲漏塞使虜母怨則恩義兼恩義兼則心靡服心靡服則倍畔銷使虜母貳則號令必號令必則聽瞻聽瞻則恭敬作使虜母犯則亭障要亭障要則候望精候望精則通逃使虜母說則兵械利兵械利則擊斷先擊斷先則抵當怯是故古今治虜之術太上懷以誠其次經以武其下示以弱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周制禮樂而越裳來此謂懷以誠殷高伐鬼方以赫厥聲齊桓伐山戎以修厥職此謂經以武漢與匈奴為婚姻數置其使媿宋致契丹以歲幣無解於寇讐此謂示以弱懷以誠者聖經以武者雄示以弱者雌是故古今治虜之術聖則為日月雄則為龍虎雌則為羶疽為日月則靡不照焉為龍虎則靡不震焉為羶疽則靡不匿焉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是故照之不能則且震之以致其恐震之不能則竟匿之以生其敗是故禍莫大於匿之匿之於其所謂名則冠欲庫而履欲尊匿之於其所謂實則彼日肥而我日瘠匿之於其所謂勢則怯成敢而敢成怯匿之於其所謂理則直移曲

而曲移直且夫我幾幾乎卑而亟策其所以尊之我幾幾乎瘠而亟策其所以肥之我幾幾乎怯而亟策其所以敢之我幾幾乎曲而亟策其所以直之此忠臣亮子所為痛哭而陳辭也且夫勇幾幾乎尊而亟策其所以卑之虜幾幾乎肥而亟策其所以瘠之虜幾幾乎敢而亟策其所以怯之虜幾幾乎直而亟策其所以曲之此謀夫猛將所為挺持而出奇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故凡自用其材而謀夫猛將非其材者編而執者也凡自用其情而忠臣亮子非其情者愚而塞者也詩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凡忠臣亮子則曰腐而柔佞不根之說則曰通者悔而叢者也凡謀夫猛將則曰謀而局縮自封之能則曰靜者迷而阱者也吾見其既為虜所乘又為虜所哂也於乎國之有虜猶最毒之螫蠃之奔也慎勿貪燕息而忘益豈揚洪波以繼蠃也哉且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夷夏之防一內一外是故外不可以入而偏處於內

浮邱子 卷十一

內不可以出而巧構於外不然則內外盲凡盲之始其咎在於君臣上下輕引異言異服入吾疆域齊吾叱隸而子又生子孫又生孫於城郭市井之間而周知中國山川險易民物濼淳士卒勁勇倉庫虛實於耳聞目睹沈思密擬之際凡盲之終其咎在於愚民不持風尚奸民不服訓典而說與異言異服者處去其奸而就其穢而忍為父母兄弟妻子所不愛惜之身貪其利而昧其害而敢為明有天地幽有鬼神所不赦宥而必擊慘之人是故淮夷徐戎居中國而為周患劉石符姚居中國而為晉患此外入而偏處於內之蠹賊也韓王信啟匈奴終漢之代而受匈奴之辱郭藥師結女真終宋之代而受女真之辱此內出而巧構於外之鬼域也是故陰陽不化則不順內外不謹則不塞蠹賊不掃則不安鬼域不掘則不測春秋傳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夫欲內修外攘撥亂反正則必唾肉食者而聽君子之所欲為然後可足何也君子之

道讓道也修政刑以固其內則外秀無乘間修德禮以甯其外則內秀無幸心君子之算勝算也外秀借內秀為鼻導則誅內秀以借外秀內秀待外秀為摠引則誅外秀以銷內秀母積聚於其窟結之隱而彌縫於其毒蝕之作毋滿忍於其揭竿之始而踴躍於其蔓延之廣母姑息於其三五乞命之羣而披猖於其鉅萬滔天之罪文為表武為裏智為囊勇為杖聲其罪以擊之破其黨以孤之扼其心椿其喉以棘之焚其寨洗其窟以楚之來勿辟之去勿任之殺勿後之止勿先之暴勿活之稚勿斃之叛勿納之服勿捨之則何秀之不摘而亂之不息邪且夫支離破碎之會則君子又有不主故常之用焉凡誅外秀以銷內秀固其所也外秀積而吾力不能以必誅之則如之何曰白外秀之非天命以破內秀之所倚杖可也白外秀之非我族類以拔擢內秀於吾倫吾物可也白外秀之貪亂荼毒焦心刺目以寒內秀之膽而作其忠憤非常

浮邱子

卷十一

之氣可也凡誅內秀以借外秀固其所也誅之愈急而內秀遁逃而去以助外秀則如之何曰威所不能申者則姑以名號召內秀俾為我氣勢毋為外秀氣勢可也名所不能致者則姑以金飽啖內秀俾為我腹心毋為外秀腹心可也金所不能餌者則姑以死恐嚇內秀俾為我捐其軀命而符於義毋為外秀捐其軀命而又不符於義可也易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不變通不成其為能治內外秀之材也是故以我攻秀者體之精以秀攻秀者用之妙以良攻秀者義之順以秀攻秀者機之微是故君子體一而用萬義嚴而機熟

辨秀下

浮邱子曰人易為而病及肌體也曰爾唯失其謬持焉時則有雙瞽之患時則有跛蹙瘖啞之患易為而病及腹心也曰爾唯失其節宜焉時則有陽狂癡癩之患時則有煩懣勞悻之患然則國家易為而有內外

秀也曰民頑於內匪民則然爾唯失其所以鼓舞斯民者焉時則有眩  
使探囊之患時則有斬木揭竿之患虜騎於外匪虜則然爾唯失其所  
以警服斯虜者焉時則有豺狼之患時則有鯢鯢蝮蛇之患是故周之  
社稷亡于大戎大戎非能亡周也幽王以妾為妻虢石父以佞為忠於  
是乎大戎得起而亡周秦之社稷亡于陳涉陳涉非能亡秦也始皇二  
世以仁義為賊李斯趙高以阿諛從意為賢於是乎陳涉得起而亡秦  
宋之社稷亡于蒙古蒙古非能亡宋也宋以雜進賢奸為家法以媚事  
寇讐為旦夕之安於是乎蒙古得起而亡宋明之社稷亡于流賊流賊  
非能亡明也明以貂璫為爪牙腹心以茶毒為紳士族為能作氣傲於  
是乎流賊得起而亡明是故宮室無燬塵不入國家無弊秀不生農夫  
去秀利其器君子去秀正其經劍不神則鬼不遁經不正則秀不懲以  
朽護朽蟲更穴以邪治邪秀更橫是故狂冒聖庸賢名秀者也好飾

浮邱子 卷十一

忠險飾信名秀者也功則矜過則復名秀者也直則梗曲則通名秀者  
也仁不入情智不入理名秀者也辨不中肯能不中程名秀者也是不  
在賢非不在否名秀者也實不成思罰不成威名秀者也是上驕今而廢  
古往下角術而不學問名秀者也上沿陋而厭變通下循常而苟晏安  
名秀者也上深拱而以自怡下壅隔而不能通名秀者也上偽為而不  
由中下準擬而逢其怒名秀者也上負氣而好勝人下委蛇而與之俱  
名秀者也上發言而莫予違下戰栗而不敢前名秀者也上過災異而  
薄修省下觀流亡而諛太平名秀者也上丁衰末而弛龜勉下積浮游  
而寬思慮名秀者也上棄耆老而樂新進下肥私愛而斬公道名秀者  
也上疑公輔而有後言下歌神聖而無箴規名秀者也上樹封圻而短  
勞能下喜關通而行賄賂名秀者也上賞將帥而非宿望下談韜畧而  
鮮明倣名秀者也上操人才而喜皮相下結主知而工色取名秀者也

上支大厦而用弱植下登鴈剝而拾淺夫名秀者也上播仁言而構形  
以下乘義類而涉術違名秀者也上剛與論而半然疑下封己見而虛  
進止名秀者也上計小利而忘巨害下精剋核而作煩苛名秀者也上  
操速心而多鈍舉下匿僥倖而號老成名秀者也上秘情故而不告人  
下工揣摩而不吐實名秀者也上繁端委而不執一下習流轉而不守  
中名秀者也上居可死而遲擊斷下生鉅器而不相化名秀者也上觀  
緩亟而涉夷猶下致紛紜而不為理名秀者也上混凡特而疏別白下  
懷忌克而俾不通名秀者也上移功罪而坐倒顛下逞報復而成不情  
名秀者也上好記憶細故以薄仁賢下好包藏禍心以賊忠鯁名秀者  
也上好遷就名實以庇奸衰下好推釋成敗以活庸儒名秀者也上好  
倚杖貴顯以柄國是下好夸示富榮以塞羣望名秀者也上好呵斥微  
末以弃羣莠下好創毒酸寒以辱羣布名秀者也上好濫用耳目以侈

浮邱子 卷十一

廣大下好拾人牙慧以飾忠諫名秀者也上好橫施計術以號神奇下  
好巧乘時會以快飛翥名秀者也上好掘株削根而不審積下好騁鋒  
鬪鋒而不持重名秀者也上好廢萬斤億而不量力下好結引馳外而  
不底實名秀者也上好割德任刑以駭無辜下好血人肥己以犯不祥  
名秀者也上好捨夷就險以劫非常下好居卻求前以滋不靜名秀者  
也上好据其所信以成固必下好貢其所惑以助悔尤名秀者也上好  
護其所怯以費調停下好閉其所能以就玩愒名秀者也上好封其所  
昧以厭深致下好更其所聞以從曲指名秀者也上好執其所悞以中  
獨斷下好隱其所料以示旁觀名秀者也秋敘弗悖綱紀弗植號令弗  
壹條教弗詳名秀者也人民弗訓奸細弗誅鄉井弗聯守望弗助名秀  
者也農桑弗勸勤惰弗分商賈弗便有無弗通名秀者也士卒弗練器  
械弗利賢傑弗禮書諾弗情名秀者也道里弗詳巖岵弗憑倉廩弗實

城郭弗完召秀者也山川弗甯鬼神弗靈日星弗時物弗茂召秀者也  
也祖制太荒彝訓則而孝理衰召秀者也女誠太陋宮闈秘而刑于國  
召秀者也家君太疑流言入而天性薄召秀者也同氣太乖細故拾而  
擊斷苛召秀者也宗藩太盛枝葉繁而本實削召秀者也穢稱太屏血  
脈微而挖荷重召秀者也官爵太冗名器毀而朝廷闕召秀者也士氣  
太卑廉恥衰而風俗壞召秀者也門賈太深請寄頻而苞蘖盛召秀者  
也聲色太工巧令積而肺腸雜召秀者也公道太斯愛憎極而黑白俱  
召秀者也本心太弱始末易而矛盾成召秀者也交游太奇勢利馳而  
去來疾召秀者也威儀太嚴冠冕裂而進止狂召秀者也正氣太萎丈  
夫挫而妾婦彊召秀者也古風太薄達人合而親戚捐召秀者也麗宇  
太廣吐納艱而教養窮召秀者也生齒太繁滯染雜而良莠半召秀者  
也禁網太密冤愁閉而罔罔深召秀者也吏胥太巧刀筆熟而鬼蜮騰

浮邱子 卷十一

召秀者也稅斂太苛誅求力而雨露枯召秀者也差役太橫追呼亟而  
雞犬空召秀者也怨咨太結閭閻苦而患氣積召秀者也歌謠太洩市  
井嘩而傳聞疾召秀者也奢刺儉姪破貞召秀者也操扇醇誕亂常召  
秀者也愚議智讒惡俊召秀者也賤傲貴小吞大召秀者也是故君子  
修之乎身證之乎羣毋佚改身秀乃不萌毋恩汝羣秀乃不鄰毋間汝  
精神內養以滌洗其心毋狹汝規摹外秀來歸而同其風其在大禹謨  
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  
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其在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於乎兆民信則內秀銷四夷來則外秀塞竊管細繹謨詰之文  
發其精微之意於乎改過不吝斯其所以信兆民而銷內秀也疑謀勿  
成斯其所以來四夷而塞外秀也然哉然哉如之何勿思哉是故持拙

視直匱水觀平內省不疚靡騫且剛肉腐出鱉魚枯生蠹商敗招尤乃  
損厥祿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是故自治而不治人不治人而人自治者上也能自  
治以治人者次也不足於自治有餘於治人者下也不能自治又不能  
治人下之下矣孔子曰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  
道前定則不窮是故前事而修變至而從容不失尺寸者上也前事而  
幾闕造之變至而震動恪共涕泣悔悟以補其不逮者次也前事而解  
弛變至而未如之何者下也前事而自謂能付度之變至而更遷怒嫁  
禍於左右大小之人下之下矣昔唐德宗遭朱泚之變而陸贄言於德  
宗曰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宋  
仁宗遭元昊之變而韓琦言於仁宗曰外憂之起必始內慮臣請先治  
內患以去外憂於乎費之言龜鑑也琦之言藥石也不有龜鑑爾乃不

浮邱子 卷十一

析於理亂循環之故不有藥石爾乃不謹於內外出入之閑不析於理  
亂循環之故爾乃知憂而不知憂不謹於內外出入之閑爾乃能怒而  
不能懲知憂而不知憂能怒而不能懲爾乃欲感神而動天地靖妖  
孽而延福祚蒙福或焉未見其可也且曷不睹舜文之事乎舜征苗而  
弗格誕敷文德而後格文王伐崇而弗降退修德而後降君子母患敵  
之大於苗崇而患德之小於舜文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屋漏  
愧則山谿海甸亡甯歲矣是故憂天下之秀難而易於心中之秀易而  
難於氣類之秀難而易於政事之秀易而難

諸武上

浮邱子曰兵可談乎曰惡可談乎昔聖帝哲王之摠一區宇也仁慈以  
養之和順以輯之文物以紀之儀容以訓之調陰陽水火以利之相山  
川土物以宜之說詩書禮樂以醒之悖孝弟忠信以淑之其猶有不率



名見其人則結其心厚其與則得其力攷其詳則盡其才納其智則塞其詐用其勇則裁其敢執其正則名其奇棄其短則濟其長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謂謀士攸關善敗也我惟時其儲之儲勁軍云何畜百年不賦之卒而縱任之姑息之此弱萌也無事則士卒饑枯有事則馭之以爲吾用此債勢也聖賢救殘疾之取入必死之地當必不可剋之敵此危道也危道貴孫之債勞貴固之弱萌貴張之其速救而軍殺乃甲冑備乃弓矢鍛乃鋒刃礪乃戈矛其速救而軍明乃烽燧齊乃鼓鞀順乃旂旄熟乃鞍鞵其速救而軍加彼虎豹張乃牙爪如彼飛鳥布乃六翻其速救而軍奮乃龜鏡毋畏其吞敵乃犀象毋受其噬其速救而軍追乃電截乃霜隲乃虹騰乃颯其速救而軍發乃機轉乃圓決乃潰振乃稿其速救而軍拔乃五岳夷乃邱陵其速救而軍執乃千鈞壓乃一卵其速救而軍就

浮邱子

卷十一

乃指揮回乃天地其速救而軍發乃叱咤遁乃鬼神其速救而軍一乃善怒齊乃進止親乃隊伍堅乃壁壘其速救而軍蘇乃勃怒激乃邁往捍乃社稷衛乃王國是故車亡輓輒行不如休手足不利頭目之憂賢子在室強暴改容國有勁軍則莫我敢擾詩曰肅肅兔置核之丁丁越越武夫公侯干城又曰伯兮鳩兮邦之榮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此謂勁軍足視衰旺也我惟時其儲之雖然將材儲矣君子曰母恃有將材謀士儲矣君子曰母恃有謀士勁軍儲矣君子曰母恃有勁軍母恃乎其惟君人者宏降已卑拜之誼授專獨斷之威識超軼絕塵之概運圓活不拘之用無教養失宜之卒有操縱在手之樂然後將材可得而盡不可得而絀也謀士可得而收不可得而借也勁軍可得而使不可得而弛也秦穆公不恥再敗卒用孟明而游漢昭烈不厭三顧以成諸葛之勳將材之盡盡以此也使騎劫代樂毅而中於反間之謀使趙括

代厥頌而償其多金之誘縱祖延殺明月而喪其百勝之威縱秦檜殺鄂王而文以三字之獄將材之絀絀以此也景駒棄張子房而沛公於以路楚與漢桓溫棄王景畧而符堅於以掃蜀平燕謀士之收收以此也聖如阿衡而無能久於夏桀之旁忠如祖伊而無能發於商辛之恐賢如宮之奇而無能排於虞公之滅智如范亞父而無能補於項氏之亡謀士之儲儲以此也晉悼公訓勇力而時使之眾以不驕楚莊王討軍實而申傲之眾以不懦勁軍之使使以此也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而其爲害見於後嗣唐穆宗銷鑪兵不補宋太祖防節鎮坐大而其積弱不能禦勁軍之弛弛以此也是故長國家不可以不嫻於兵戎之畧也雖然長國家則萬萬母恃其嫻於兵戎之畧母恃乎其惟君人者茂正其德以養其性被除其心以繁其節昭明其訓以攷其中保任其躬以固其力尊貴賢庸勳長老以優其等斥諛籍

浮邱子

卷十一

正謬以塞其憂振聾瞶以徹其明柔頑梗以生其慕懷壘夷以獨其化極品物以遂其生原道德以用其極積禮樂以慶其成享鬼神以升其馨配天地以同其流如是則將材無所倚其重謀士無所中其巧勁軍無所利其攻於乎盛哉則又焉用武爲

儲武中

浮邱子曰儲武曷謂也知武之大體而已矣妙用而已矣知武之盡計而已矣當事而已矣知武之明微而已矣曲指而已矣大體有五曰德曰義曰名曰威曰令妙用有八曰發曰應曰料曰問曰仗曰告曰募曰誘蓋計有三曰攻曰防曰練當事有五曰機曰陳曰勢曰志曰計明微有二曰勝曰取曲指有三曰守曰和曰撫德有十二修修元德於隱微是故母中於非辟也修通德於臨蒞是故母從於孽味也修勸德於事



理是故母積於衰頹也修儉德於日用是故母流於匱乏也修名德於  
 文物是故母荒於皇古也修誠德於祭祀是故母怒於神元也修恭德  
 於輔拂是故母梗於忠審也修慎德於羣小是故母甘於柔佞也修盛  
 德於宗藩是故母啟於闕伺也修順德於宮闈是故母召於侮亂也修  
 實德於兆姓是故母問於謳歌也修頌德於遠人是故母歸於來歸也  
 是謂十二修義有十杖杖典義以折敵之驕也杖分義以折敵之亂也  
 杖辨義以折敵之恣也杖時義以折敵之違也杖恩義以折敵之怨也  
 杖信義以折敵之反也杖教義以折敵之非也杖材義以折敵之劣也  
 杖志義以折敵之汚也是謂十杖名有九居居明名可伐闇居令名可  
 伐魏居順名可伐逆居正名可伐倚居黎名可伐貪居讓名可伐競居  
 巨名可伐小居英名可伐賤居休名可伐擾是謂九居威有八必智威  
 必則母敢蒙仁威必則母敢害勇威必則母敢仇信威必則母敢乘風  
 威必則母敢逃交威必則母敢立天威必則母敢倖神威必則母敢厭  
 是謂八必令有十禁軍中母慢令慢令者忌陣軍中母鬱令鬱令者忌  
 梗軍中母貳令貳令者忌橈軍中母僭令僭令者忌偏軍中母議令議  
 令者忌移軍中母違令違令者忌擅軍中母虧令虧令者忌飾軍中母  
 詗令詗令者忌緩軍中母僞令僞令者忌猜軍中母苛令苛令者忌變  
 是謂十忌發有六中彼未發我先發中其味彼遲發我逃發中其緩彼  
 小發我大發中其怯彼偏發我全發中其闕彼難發我易發中其阻彼  
 誤發我善發中其欺是謂六中應有十巧以剛來以剛應者拙以剛來  
 以柔應者巧以堅來以堅應者拙以堅來以取應者巧以擊來以擊應  
 者拙以擊來以徐應者巧以勢來以勢應者拙以勢來以壹應者巧以  
 橫來以橫應者拙以橫來以豎應者巧以奇來以奇應者拙以奇來以  
 拙應者巧以恐來以恐應者拙以恐來以泰應者巧以夸來以夸應者

拙以夸來以適應者巧以魁來以魁應者拙以魁來以未應者巧以實  
 來以實應者拙以實來以虛應者巧是謂十巧料有八兼料彼兼料己  
 者智料敵兼料援者智料愚兼料詐者智料東兼料險者智料長兼料  
 短者智料前兼料卻者智料成兼料敗者智料生兼料死者智是謂八  
 兼間有十二用捕其羽翼厥間用誘披其腹心厥間用誘亂其耳目厥  
 間用閃塞其計議厥間用難誘其貪將厥間用金撓其疑帥厥間用爵  
 致其謀士厥間用信收其怨卒厥間用恩投其左右厥間用僕探其然  
 疑厥間用友嘗其愛憎厥間用女登其吉凶厥間用鬼是謂十二用伏  
 有十可彼見其首不見其尾可以伏彼見其吭不見其脰可以伏彼見  
 其左不見其右可以伏彼見其右不見其左可以伏彼見其廣不見其  
 狹可以伏彼見其高不見其下可以伏彼見其來不見其適可以伏彼  
 見其聯不見其斷可以伏彼見其晝不見其夜可以伏彼見其別不見  
 其混可以伏是謂十可告有四準傳通者準其情故事實以告俾謀者  
 準其士馬資糧以告俾偵者準其出沒動靜以告俾導者準其川澤林  
 箒以告是謂四準募有十賞募能望敵景知敵意者賞有加募能折敵  
 鋒者賞有加募能斫敵圍亂敵眾者賞有加募能焚敵壘搗敵  
 穴者賞有加募能殺敵糧者賞有加募能破敵途退敵歸者賞  
 有加募能啗敵駭離敵情者賞有加募能孤敵援斷敵情者賞有加募  
 能可敵出刺敵頭者賞有加募能招敵降傾敵心者賞有加是謂十賞  
 誘有八致誘之於所不曉而致其愚誘之於所不脫而致其弱誘之於  
 所不忌而致其縱誘之於所不持而致其抗誘之於所不常而致其賊  
 誘之於所不備而致其價誘之於所不勝而致其債誘之於所不顧而  
 致其亡是謂八致致有九詳致於天以詳陰陽審詳致於地以詳曲直  
 險易致於人以詳動輒優劣致於神以詳幽明上下致於物以詳豐耗

淳邱子

卷上

言

淳邱子

卷上

言

休戚放於古以詳得失善敗放於今以詳輕重緩亟放於賢以詳精麤  
表裏放於愚以詳公私同昇是謂九詳防有三止山崗多嶺巒多怨使  
居山崗者有常業使防山崗者無苛政無苛政則怨者止海洋多與奧  
多熱使居海洋者有憚心使防海洋者無秀政無秀政則熱者止邊塞  
多荒荒多梗使附邊塞者有明信使防邊塞者無穢政無穢政則梗者  
止是謂三止練有十四徵練藝以徵其精練器以徵其利練陣以徵其  
整練鋒以徵其捷練任以徵其定練情以徵其擊練氣以徵其直練骨  
以徵其勁練膽以徵其壯練耳以徵其聞練目以徵其見練手以徵其  
搏練足以徵其走練舌以徵其辯是謂十四徵機有十三關關敵之長  
好姪惡貞此敗機關敵之臣黨奸賊賢此敗機關敵之將臣短標長此  
敗機關敵之卒銜冤宿德此敗機關敵之民就功厭機此敗機關敵之  
政亂德毀常此敗機關敵之俗崇貨居奇此敗機關敵之形多動少靜

浮邱子 卷十一

此敗機關敵之物有消無息此敗機關敵之材不能經遠此敗機關敵  
之意萬難持久此敗機關敵之腹日坐飢枯此敗機關敵之運必無代  
與此敗機是謂十三關隙有九乘敵散乘其隙敵單乘其隙敵務乘其  
隙敵墮乘其隙敵慢乘其隙敵驕乘其隙敵謙乘其隙敵貳乘其隙敵  
怖乘其隙是謂九乘勢有八據我據敵據敵據新勢可挫我據舊敵據生  
勢可挫我據利敵據輜勢可挫我據通敵據據阻勢可挫我據要敵據末  
勢可挫我據深敵據淺勢可挫我據強敵據弱勢可挫我據成敵據敗  
勢可挫是謂八據志有十易軍志輕易之重軍志浮易之固軍志易易  
之靜軍志姪易之正軍志怯易之勁軍志玩易之肅軍志竭易之裕軍  
志怨易之和軍志亂易之理軍志分易之合是謂十易計有八出敵好  
暴白我出陰計以攻之敵好峭厲我出便計以攻之敵好愚駭我出於  
計以攻之敵好枝離我出完計以攻之敵好揣摩我出別計以攻之敵

好燒亂找出熟計以攻之敵好并吞我出捷計以攻之敵好苟簡我出  
遠計以攻之是謂八出勝有八券憲而頑者聖勝之則聖為券猛而剽  
者仁勝之則仁為券嫺而陋者大勝之則大為券倘而浮者精勝之則  
精為券野而弛者健勝之則健為券姆而易者莊勝之則莊為券貪而  
靡者儉勝之則儉為券驕而敢者謙勝之則謙為券是謂八券取有五  
弔誅其首弔其從與苛取異誅其猾弔其愚與拚取異誅其叛弔其降  
與偏取異誅其人弔其國與刺取異誅其亂弔其舊與奪取異是謂五  
弔守有十畫畫其地孤而峭者可獨守畫其土廣而稠者可分守畫其  
威積而隨者可鎮守畫其糧久而窘者可屯守畫其民附而新者可戍  
守畫其人繁而雜者可禁守畫其寇去而忘者可臥守畫其賊來而數  
者可擊守畫其衝周而通者可善守畫其城臺而固者可堅守是謂十  
畫和有八與敵畏威則與和掉輕心而提優我則勿與和敵拜恩則與  
和積憾事而怨言我則勿與和敵吐實則與和為虛詞而鼓弄我則勿  
與和敵撤備則與和伏深謀而狙司我則勿與和敵寡需則與和貪重  
利而賸用我則勿與和敵弱植則與和扶勝具而矜夸我則勿與和敵  
無貳則與和蓄他意而疑誤我則勿與和敵有恥則與和負醜顏而嬉  
辱我則勿與和是謂八與撫有八便勦之則兵裂撫之則兵完兵完者  
便勦之則民忤撫之則民安民安者便勦之則我毒撫之則我仁我仁  
者便勦之則彼戾撫之則彼柔彼柔者便勦之而兵不裂撫之而兵更  
完更完者便勦之而民不忤撫之而民更安更安者便勦之而我不毒  
撫之而我更仁更仁者便勦之而彼不戾撫之而彼更柔更柔者便是  
謂八便於乎不知曲指不能寄武不知明微不能振武不知當事不能  
任武不知蚤計不能握武不知妙用不能神武不知大體不能經武孟  
子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

浮邱子 卷十一

此敗機關敵之物有消無息此敗機關敵之材不能經遠此敗機關敵  
之意萬難持久此敗機關敵之腹日坐飢枯此敗機關敵之運必無代  
與此敗機是謂十三關隙有九乘敵散乘其隙敵單乘其隙敵務乘其  
隙敵墮乘其隙敵慢乘其隙敵驕乘其隙敵謙乘其隙敵貳乘其隙敵  
怖乘其隙是謂九乘勢有八據我據敵據敵據新勢可挫我據舊敵據生  
勢可挫我據利敵據輜勢可挫我據通敵據據阻勢可挫我據要敵據末  
勢可挫我據深敵據淺勢可挫我據強敵據弱勢可挫我據成敵據敗  
勢可挫是謂八據志有十易軍志輕易之重軍志浮易之固軍志易易  
之靜軍志姪易之正軍志怯易之勁軍志玩易之肅軍志竭易之裕軍  
志怨易之和軍志亂易之理軍志分易之合是謂十易計有八出敵好  
暴白我出陰計以攻之敵好峭厲我出便計以攻之敵好愚駭我出於  
計以攻之敵好枝離我出完計以攻之敵好揣摩我出別計以攻之敵

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然則武何先也其惟大體乎其惟大體乎

儲武下

浮邱子曰凡武貴審己審敵凡敵貴審備正審緩亟變起有名禍生有牙蓄疑被怒弓矢相加是謂正敵無故而挾無怨而橫氣驕伎詐不可紀經是謂偏敵兩隘相扼兩勁相撐萬一曠扶宗祏以傾是謂亟敵爾來若嫌爾去若鬼倏忽變幻靡有常居是謂緩敵凡遇正敵亟敵貴因敵量將因敵量兵因敵量餉凡遇偏敵緩敵貴將於官高兵於民寓餉於義非淮陰不能賂項羽非李廣不能到匈奴非諸葛不能窘仲達非謝元不能走苻堅是謂因敵量將多能勝勢故李信以二十萬而敗王翦以六十萬而勝抄能勝多故兀尤以十餘萬而敗武穆以五百人

清邱子

卷十一

夫

而勝是謂因敵量兵沛公與諸侯擊楚則命蕭何轉漕關中以給軍光武北征燕代則命寇恂轉輸河內以給軍是謂因敵量餉雖然寒暑異宜天之律也古今異用人之制也執鏡捉形焉能必也守愚塞智枉自置也是故命將而將羞有十不便徵兵而兵劣有七不便轉餉而餉枯有六不便將起貴胃不習艱難不更歷險阻一不便將不諳古兵法不擅方畧不老於行陣二不便將不循循士卒思不足以結其死命三不便將姑息如婦人女子威不足以令其下四不便將無密友為腹心無奇士為畫諾而謀必泄計必左五不便將愚不知用間六不便將氣憤不能先敵而為敵所先七不便將悞不理忠告之言八不便將自私自不與羣下其其功名九不便將猶豫多狐疑是非進止回互胸中而不能決十不便謂將羞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將羞也夫兵習晏安不任伎擊一不便兵不紀律如引亂絲治之愈勞二不便兵貴

姪不道釋驛問里三不便兵受刃令退有後言四不便兵難且梗罔有愛君以衛國家五不便兵不親切於民視其受抄掠劫奪漠然無異吾事六不便兵懾敵威聞聲而散眾望風而奔七不便謂兵劣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下兵劣也夫府庫之財不供三年五年之用一不便左支而右吾以幸而西濬二不便外臣有請輒事受大司農之裁制三不便士卒不飽忠勇不生四不便軍無見糧為敵所聞五不便飢噉骨立之民怨我不能活之德敵能餌之因為敵用而不為我用六不便謂餉枯春秋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餉枯也夫是故君子任將不如任官結兵不如結民籌餉不如倡義其速救而官曰土地隸爾人民賦爾爾何憐乃心力副乃官守乃文乃武爾惟時其講貫之乃陰乃陽爾惟時其消息之敵未來爾惟時其司察之敵來爾惟時其駐除之敵來更去去更來爾惟時其準備之爾

清邱子

卷十一

夫

爾能敵則敬恭畏爾我則銘勒爾爾之不然敵則悔爾我則孝戮爾爾其勉旃是謂寓將於官其速救而民曰田廬墳墓維繫爾父兄親戚網繆爾爾向堅乃挺刃衛乃非繼乃出乃入爾惟時其周防之乃長乃幼爾惟時其聯比之敵未來爾惟時其居則安之業則樂之敵來爾惟時其兵之敵來更去去更來爾惟時其善策應之爾勇爾壯敵則罔敢荼毒爾我則賞資爾爾恒爾始敵則血爾我則捐棄爾爾其勉旃其速救而官若民曰爾私爾家唯爾爾為公為國亦唯爾爾向損乃蓄聚佐乃經費乃多乃勉爾惟時其總覈之乃消乃息爾惟時其斟酌之敵未來爾惟時其倉之庾之藥之德之敵來兵作爾惟時其支給之敵來更去去更來爾惟時其護持毋使敵得之爾使爾盈敵則罔敢疲爾我則罔有周章於爾爾畫爾倍敵則迫蹙爾我則憐爾爾其勉旃是謂寓餉於義於乎守株不可以伺兔契船不可以求劍執一不可以解紛循常

不可以濟變是故命將而將不便者十萬將於官而將便者五凡封圻兼文武材幹有威信服人名實加於上下而譽不足以增毀不足以減事變如其素定而內足以重外足以輕者此將勳也一便也凡提鎮躬練邊郵以熟兵機粹有衝突非常之寇不煩更易貴重而力足以辨不埃歲月之久而思足以平者此將材也二便也凡監司擅智暑森義氣可以出奇而不窮應險而不到者此將器也三便也凡守令能謹其完備固其藩籬惠其善長鈕其奸補內修其禁而猛足以濟其寬外禦其侮而勇足以行其智者此將藥也四便也凡棲遲佐貳之階奔奏弁卒之場而器宇閑深可受大事而不撓亂機鋒迅利可處危地而不自安者此將具也五便也是故徵兵而兵不便者七寓兵於民而兵便者五凡糧餉之虞無事則其暇足以耕有事則力足以戰心足以死者此信兵也一便也凡工賈之羣無事則自食其業有事則莫不同憂其患以

浮邱子

卷十一

赴其間里且出死力以捍護其長上者此奇兵也二便也凡野處之勞無事則修其孝悌忠信有事則其名義足以固其僑伍其材藝足以操其勝算者此精兵也三便也凡婦稚之倫無事則與聞禮教有事則女子能拒強暴童子能抗白刃者此善兵也四便也凡嬉游失業賤行失教之民無事則國家不能不刑格秀禁之有事則且寬之以弄生其感激之以功作其勇猛使之以詐巧其刺探啖之以金結其血誠者此勝兵也五便也是故籌餉而餉不便者六寓餉於義而餉便者五金玉錦繡之藏豈能百年而享之則且作軍志而驪析之山林川澤之產當與天地而消息之則且以補國之不足而母悒之此義之正也一便也

用本土之人湊本土之財用本土之財潤本土之兵不窮搜括而得不因呼號而與不費轉徙而至不防蹙蝕而妥此義之通也二便也將皆本土之將無供頓之費而餉不耗其半兵皆本土之兵無釋駭之費而

餉不耗其半餉不虛耗則盡為行軍尅敵之用盡為行軍尅敵之用則眾皆勇輸將而翹太平此義之激也三便也粟帛重於草木身家重於粟帛氓庶重於身家兵勇重於氓庶自非大不理之人其誰不輸粟帛以贍兵勇賦兵勇以葆氓庶活氓庶以順身家此義之擊也四便也國餉不足則儲義餉以補國餉義餉不足則仍儲國餉以補義餉交相為儲則交相為補交相為補則交相為捍危制勝之具此義之完也五便也於乎天地之道一陰一陽文武之道一弛一張與其繁而無統孰若簡而有方與其謀而無理孰若徐而有章是故仁者如天智者如神己有萬全敵有萬窮萬全曷謂也萬將於官則不將者皆將不將者皆將則將不可勝用將不可勝用則守常固而戰常勝萬兵於民則不兵者皆兵不兵者皆兵則兵不可勝用兵不可勝用則守常安而戰常利萬餉於義則不餉者皆餉不餉者皆餉則餉不可勝用餉不可勝用則守

浮邱子

卷十一

無不便而戰無不濟是謂萬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萬全也夫萬窮曷謂也萬將於官則官佚敵勞官佚敵勞則能乘敵之患能乘敵之患則我常坦而敵常駭萬兵於民則民靜敵動民靜敵動則能持敵之短能持敵之短則我常捷而敵常到萬餉於義則我肥敵枯我肥敵枯則能料敵之斃能料敵之斃則我有人事而敵無天命是謂萬窮孟子子曰失道者寡助萬窮也夫於乎憂有毒而母張之魚游淵而母活之敵萬窮而母逸之己萬全而母捐之果能此道矣則富彊可以立致富彊可以立致則仁義可以徐修仁義可以徐修則禮樂興而乾坤永育

浮邱子卷之十二

益陽湯鵬海秋著

釋憂

浮邱子曰凡天下國家之運有盛太平之時有漸銷耗之時有大震盪悲感之時有小從容蘇息之時凡為天下國家者之心有盛太平而料危亂有漸銷耗而坐觀其變有大震盪悲感而保任戒懼卒賴以全有小從容蘇息而參然自足暨于不枝是故憂多于樂者祥樂多于憂者殃樂生于憂者昌憂生于樂者亡周之始衰犬戎偏之迫其亡也厲秦偏之宋之始衰女直偏之迫其亡也蒙古偏之此天也非人也犬戎偏周周不自強秦繼起周遂不祚女直偏宋宋不自強蒙古繼起宋遂不祚此人也非天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且夫生于憂患則三智生之死于安樂則三愚死之三智難何一日智于理二日智于防三日智于幾觀

浮邱子

卷之十二

乎天道母陰于陽觀乎地道母情攝易觀乎人道母獸嗟人觀乎物道母妖亂常是謂智于理中外有區同或跨越異同有準周或枝吾貴賤有經同或倒實肥瘠有調周或味沒是謂智于防立乎一隅則鏡數區立乎數區則鏡四海立乎一顧則鏡數紀立乎數紀則鏡百代是謂智于幾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屬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匪智之謂也品謂乎三愚難何一日愚于性二曰愚于才三曰愚于勢執兩端以議如執兩節而忠職如執兩端而意教如執兩優柔治氣教如是謂愚于性天人弗擇乃言其議文武弗兼乃委其力彼已弗熟乃通其情善敗弗操乃拙其事是謂愚于才豈之不守而受厥難正之不植而登厥衰先之不理而治厥末慮之不舉而甘厥禍是謂愚于勢春秋傳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匪愚之謂而愚乎是故智者多憂愚天下國家之杖也愚者多安樂天下國家之蠶也彌憂愚則彌多

智勝樂兵刑之所以得其序也彌安樂則彌多愚山川鬼神之所以閱其理也昔趙高以安枕肆意阿二世郭衍以五日一朝勒隋場而望京江都禍出一轍豈非彌安樂則彌多愚乎賈誼以屠火積薪戒文帝幸絳以宵衣旰食勉憲宗而文帝雅有王者規模憲宗號為中興豈非彌憂患則彌多智乎是故暴君暗主不知憂猶可說也慈君察主不知憂不可說也見重走卒不知憂猶可說也羣公婦士不知憂不可說也一計批繆咎止其躬猶可說也一計批繆殊禍宗社不可說也一意假仰誦止其國猶可說也一意假仰騰笑四夷不可說也且夫積之于一計一意而亟之乎無可如何此古今之通患也易曰履霜至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故霜者冰之漸霰者雪之萌輕者重之影小者大之根涓滴可駭矧乃江河乎熾火可畏矧乃燎原乎蟻蝻蜂蟻皆能害人矧乃委肉以當虎狼之饕乎毒蛇斷頭猶欲起立矧乃除腹心之疾而遺其類乎先事不丁了臨事而周章不已者乎當時不汲汲後時而補揀不已晚乎諱偏側而矜大度諱頹墜而設太平豈非無術之甚乎可嘗靡而貪醉飽可流涕而展嘲諷豈復有人之心者存乎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既弗觀地厥足用傷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憂知憂然后有恥有恥然后慮慮然後後攻道論事攻道論事然後務其大者遠者務其大者遠者然後不苟晏安以苟天下國家不苟晏安以苟天下國家然後濳非而理今是濳非而理今是然後名正言順名正言順然後天命人心有所施注天命人心有所施注然後有人有土有財有人有土有財然後無貧無寡無傾無貧無寡無傾然後太平以蒸太平以蒸然後山斷海陸罔不率俾

浮邱子

卷之十二

原刑  
浮邱子曰先王制道德以化不夷也制禮以坊不軌也制刑以誅不法

也是故道德之窮然后禮禮之窮然后刑不得已之苦心也唯禮揅道  
德之窮唯刑揅禮之窮不得已而巳之妙用也昔周官之言曰刑新  
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故善刑者為妙用不善刑  
者為慘戚善赦者為仁政不善赦者為慈懦數赦之主其威必降數赦  
之國其侮必多是故苛事造端騷動中外者罪無赦鈞名市利粉飾奸  
欺者罪無赦不材受任意蝕太平者罪無赦疑詭詭使擠陷忠貞者罪  
無赦開門揖盜毀壞蕃維者罪無赦喪師失律削奪邊境者罪無赦國  
恥不振睚眦自得者罪無赦民困不理瘡痍塞路者罪無赦乃心不測  
輸情強虜者罪無赦流言不止沮撓國是者罪無赦茲十無赦者儻所  
謂刑亂國用重典是邪非邪是故公孫僑治鄭其言曰莫如猛而已矣  
諸葛亮治蜀其言曰慎無赦而已矣先乎僑亮而為之則者則有若管  
夷吾其言曰赦者小利而大害無赦者小害而大利是則夷吾所繇治  
齊而已矣後乎僑亮而為之亞者則有若王景畧其言曰率甯國以理  
治亂邦以法是則景畧所繇治秦而已矣是道也何道也匪純古之道  
而揅時之道也且夫揅時之道管夷吾死唯公孫僑得其意公孫僑死  
唯諸葛亮得其意諸葛亮死唯王景畧得其意景畧死遂難取節焉或  
有剽竊近似者則已大非四君子之神理骨幹矣矧乃背四君子者有  
飾和平以覲福澤有貪姑息以弛憲典有調停德怨以申不情之請有  
彌縫功罪以作亡理之狀出以理乎眾焉不能令眾愛不能令眾畏入  
以贊乎主焉不能令主仁不能令主義不能令主仁者其主必私不能  
令主義者其主必萎必私者多倒持必萎者多拙舉是故可赦勿赦謂  
之虐不可赦而赦謂之縱位兼將相而罪必赦謂之阿眾皆憤怒而我  
獨赦謂之憤可枝解一二人以作三軍之氣而不枝解可放流一二人  
以作百寮之氣滿不放流及乎事機既誤綱紀破壞則屑屑乎以薄罰

隨其後謂之愚名為威稜而上無震動恪共之積名為律令而下有揣  
揅擬議之功及乎怒氣漸平左右闕伺則踰論乎請以寬典隨其後謂  
之弄本有誤國滔天重于邱山之罪而罰其細赦其巨唯赦其巨不足  
以塞其人猖狂無忌之心乃併罰其細亦不足以生其人勉強為善之  
心於是戰栗實越皆成故懲謂之頑同為蠢君賊民萬口抵斥之人而  
罰其一赦其一唯赦其一不足以服天下賢智而能主持是非者乃併  
罰其一亦不足以厲天下庸鄙而不稍自矜奮者於是刀鋸斧鉞皆屬  
浮文謂之素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爾乃無願贖者又從而為之辭  
不亦惑乎書曰哲人惟刑無疆之辭爾乃不思流譽無疆而庇其私以  
危其國不亦悔乎是故包羔飲醇其軀疆茹苦吞辛其軀傷塞違已亂  
其國祥應長奸其國殃周誅管叔是以武庚之叛不害為周漢誅馬  
謾是以街亭之敗不害為漢故曰塞違已亂其國祥唐唯不誅李林甫  
是以祿山之亂唐室幾傾宋唯不誅秦檜是以金人之橫宋業不振故  
曰崇惡長奸其國殃於乎山將闕者馬先避室將成者鷲先來國將祥  
者愚先慶國將殃者智先哀是故君子知剛知柔知春知秋柔以懷之  
剛以礪之春以煦之秋以滌之導之而不從我唯時其據憲典以發之  
聳之而不動我唯時其援天時人事以爭之爭之而不能我唯時其樹  
清議以代鈇鉞之議之而不入我唯時其割激悲痛以涕泣之詩曰憂  
心如惓不敢戲談憂乎憂乎當為誰乎已乎已乎能奈而乎

植節

浮邱子曰國氣旺生於士有節義有節義生於有骨理有骨理生於有  
學識有學識生於有教育有教育生於上執其樞而左右小大遐邇中  
外之士咸振焉國氣衰生於士無節義無節義生於無骨理無骨理生  
於無學識無學識生於無教育無教育生於上塞其塗而左右小大遐

邇中外之士咸泊焉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於  
 乎君子而不豈弟則不作人君子而不作人則無仁賢而國空虛是故  
 養壞不生松柏沮洳不生蛟龍無其食而舉其羸驅必削無其教而帥  
 其士士必輕是故戰國無節義則流橫害之秦無節義則燒書坑儒害  
 之音無節義則祖老莊而廢禮法皆之五代無節義則汙君濁吏秀言  
 穢行害之語曰禾生蠹蠹遺自尅賊焉有漫淳散朴而士成精白乃心  
 者乎是故普驥驥必得駒種橘柚不成積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  
 善養士周至春秋而節義存則守禮主信之力漢人東京而節義昌則  
 植經明行修以扶清義之力宋去五季之陋而節義重則表忠諫以風  
 世倡道學以作聖之力有明二百年之久而節義甲於前代則象  
 養文學激揚忠烈之力語曰一樹百穫者人也焉有桂德履賢而士怪  
 其報者乎是故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存乎相感者也女以毀  
 容為辱士以毀行為德存乎自立者也上之人塞其相感嚴其自立是  
 謂不情下之人弱其自立疎其相感是謂不力禮數薄則生計枝計枝  
 甚則生旁門旁門甚則生狗苟是謂不靜才華鬱則生怨誹怨誹甚則  
 生左道左道甚則生暴政是謂不祥是故素變為元仁者之所流涕也  
 奎化為茅智者之所不意也疾風知勁草奔車測堅石世偽觀善良塗  
 梗出忠赤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是故中心無節他物奪之是為會子之罪  
 人初心曷義旋踵舍之是為孟子之罪人於乎讀會子孟子之書而劉  
 秀華歆馮道王溥其骨者士之憂也幸而弗丁其時則雖有其節而無  
 其亂萬一不然則即與亂相資者國之憂也是故居鄉井而賤行我知  
 其登巖廊而置德也矣事父兄而履禮我知其阿大君而取軌也矣對

朋儕而曲折我知其相好雄而釣悅也矣斷平世而詭隨我知其過  
 盜而包羞也矣小恥弗振我知其大恥甘之如飴也矣一邪弗交我知  
 其百邪超之若鶩也矣審士以知心審心以知事我知其必為兵刑之  
 審也矣審士以知氣審氣以知運我知其必為河山之審也矣

甲戒

浮邱子曰君子不可以無天戒不可以無地戒不可以無神戒不可以  
 無民戒不可以無物戒天有祥有變地有祥有變神有祥有變民有祥  
 有變物有祥有變無天戒則對臨敢對臨敢則欺棄憤欺棄憤則天變  
 至毋忘天戒則對臨懷對臨懷則威格必威格必則天祥至無地戒則  
 履胸蹇履胸蹇則隕越疾隕越疾則地變至毋忘地戒則履胸詳履胸  
 詳則醜畜厚醜畜厚則地祥至無神戒則儀容燥儀容燥則精理隔精  
 理隔則神變至毋忘神戒則儀容肅儀容肅則血脈會血脈會則神祥  
 至無民戒則志氣驕志氣驕則政刑忤政刑忤則民變至毋忘民戒則  
 志氣約志氣約則德禮悖德禮悖則民祥至無物戒則耳目濁耳目濁  
 則邪姪作邪姪作則物變至毋忘物戒則耳目嚴耳目嚴則紫白著紫  
 白著則物祥至於乎戒之哉戒之哉天戒七日曰戒曰月戒曰星戒曰  
 風戒曰雨戒曰雲氣戒曰時敘戒地戒四曰山戒曰川戒曰宮室戒曰  
 金石戒神戒二曰靈神戒曰毒神戒民戒四曰魏民戒曰兀民戒曰啐  
 民戒曰梗民戒物戒三曰草木之妖則戒曰鳥獸之禍則戒曰鱗蟲之  
 孽則戒凡君子所戒則古所戒凡古所戒則今所戒凡今所戒則今所  
 忽凡今所忽則古所蓋凡古所蓋則君子所慎凡君子所慎則君子所  
 戒其在於詩則正月之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  
 跲言天戒也地戒也雲漢之六章曰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言神戒也其  
 在於書則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增匿瑕買瑜則迷毀而自穴之鈞擗而自功之迷毀而自穴之鈞擗而  
自功之則歎皆指其情故眾皆指其情故則應為其笑語為風語應為  
細笑語為風語則在上者不聞而自謂深在上者不聞而自謂深則必  
有不可彌縫收拾之一日於乎戒之戒之凡移過者生於心有所遁心  
有所遁則上微示之而下微伺之上微示之下微伺之則好為兩屬之  
詞好為兩屬之詞則是非操縱由我是非操縱由我則久而自忘其真  
久而自忘其真則遇事苛比遇事苛比則扶勢摺墜扶勢摺墜則舉我  
咎而坐之他舉我咎而坐之他則錮之使不能辯錮之使不能辯則究  
之使不能平究之使不能平則天地山川鬼神之所憐天地山川鬼神  
之所憐則庶人之議所憤庶人之議所憤則史策之所別史策之所別  
則逃其指名於一時而暴其端委於百世千世萬世於乎戒之戒之凡  
襲過者生於心有所仍心有所仍則拘近規拘近規則私積私積私積

洋子

則多破碼多破碼則難整理難整理則務苟安務苟安則禍直前禍直  
前則忠義之氣不作忠義之氣不作則頑懦用事頑懦用事則左計橫  
行左計橫行則大體虧損大體虧損則有疆國而無疆勢有疆勢而無  
疆政有疆國而無疆勢有疆勢而無疆政則禍殃伏於文恬武熙禍殃  
伏於文恬武熙則消息微而憂患深消息微而憂患深則愚者緩而智  
者急愚者緩而智者急則甘口易而措手難甘口易而措手難則流涕  
太息之不已於乎戒之戒之凡雷過者生於心有所埃心有所埃則思  
不銳入思不銳入則力不振起力不振起則日壞一日日壞一日則前  
登臺臺齒登臺則勇枯智索勇枯智索則羣策羣力皆廢羣策羣力  
皆廢則坐視成誤而亡能為坐視成誤而亡能為則浸溥大敗而不可  
止浸溥大敗而不可止則子孫黎民受其病子孫黎民受其病則一息  
之積而階數百年之厲於乎戒之戒之凡利過者生於心有所溺心

有所溺則耳濡目染耳濡目染則意得欲從意得欲從則厭近有德厭  
近有德則羣巧闕伺羣巧闕伺則諛美雜作諛美雜作則數援隆古為  
比數援隆古為比則久而忘其不類久而忘其不類則惟其言而莫予  
違惟其言而莫予違則縱其私而莫予沮縱其私而莫予沮則快其欺  
而莫予陳快其欺而莫予陳則天命人心喪於晏安天命人心喪於晏  
安則衽席之地起兵戎衽席之地起兵戎則無俚之氓咸倍畔無俚之  
氓咸倍畔則執權取守者危執權取守者危則身軀髮膚皆瘡痍身軀  
髮膚皆瘡痍則雖欲滌沈沈痼之疾而萬萬亡及於乎戒之戒之善  
哉陸贄之狀曰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  
之功曰表厥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  
聖君不曰亡過而曰改過宣王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  
賢臣誦賢主不曰亡闕而曰補闕是故有闕毋補則賢理推有過毋改

洋子

則聖路塞毋塞聖路則莫如不自聖母推賢理則莫如使賢為其賢凡  
自聖者過之嫌凡有賢而不為其賢者闕之府是故賢然後補闕補闕  
然後賢聖然後改過改過然後聖江海有濁而無損於深其蕩滌之功  
偉也日月有蝕而無損於圓其照臨之光復也於乎戒之戒之若乃史  
傳所稱則曰商辛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  
又曰秦皇剛自用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攝  
伏讓欺以取容是故商辛為獨夫師非故也秦皇為蓋主不聞過故也  
商辛秦皇死矣而其術其惡不死也是何也凡學堯舜之說業禹湯之  
罪己者則依然不樂乎其心凡學商辛之飾非秦皇之不聞過者則肆  
然大便乎其躬是故商辛之後又商辛金亮其最也秦皇之後又秦皇  
隋煬其最也是何也凡稱金亮者則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凡稱  
秦隋者則曰秦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春秋傳曰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是故君子毋效其所不可覆車之軌不可蹈也覆舟之淵不可游也猶之乎商辛之後不可又商辛金亮之後不可又金亮秦皇之後不可又秦皇隋煬之後不可又隋煬也其道亡它曰母飾非母不聞過而已矣凡飾非則其非必非必則成獨凡不聞過則其過橫過橫則成盤獨則必危盤則必促是猶不事蕩滌而侈江海以爲無濁不修照臨而信日月以爲無蝕蒙竊或焉未見其可也於乎戒之戒之

甲慚

浮邱子曰凡天下顛覆之慘伏於其幾閃於其象慢於其近置於其廣是故君子之智斷貴蚤焉蓄而慎之勝於發矣而后詳之微而障之勝於巨矣而后摧之未及事而理之勝於及事矣而后悔之未及時而塞之勝於及時矣而后懷之春秋傳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焉有智斷弗

浮邱子

卷十一

十一

師君子可以幸世濟變而亡懷悔者乎是故火燎原不可救水覆地不可收膏盲已結不可醫棟橈已凶不可求載破碎而大其輻者愚可晒根枯槁而惜其葉者腐可羞唇焦口燥而后穿井者渴弗解十日不餐而后殖禾者飢弗瘳是故君子無左計無遁情無厲節無流心有遁情者莫實其衷有左計者不攷其成有流心者莫知其鄉有厲節者不得其終是故齊桓本五伯之雄而尸蟲出戶死無與棺二世席全盛之勢而望夷變作偪令自殺符堅本五胡之長而出奔五將兵敗被執隋煬攬域中之大而賊起江都運斤身殲茲四君者豈非溺其勝而弗思其反耶是故君子卽盛思危卽驕思快卽裏思匱卽獨思兩盛而不能思危者必有旦夕之災驕而不能思快者必有醜毒之懷裏而不能思匱者必有腹心之疾獨而不能思兩者必有尾大之勢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矜我躬不閱遄恤我後何其神之處而狀之栗也書曰予臨兆民

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何其義之正而指之直也是故牆隙而高者其崩疾冰霜而見日者其威易中無主而試以多難者其計素外咸關司而料其不濟者其欺作舟覆於河而無維機者必駭愕舉足而履湯炭者必燒灼飾非而拒諫者必有不安聽莠言而犯不祥者必有殘將東而更西者塗必迂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勢必孤口談太平而中藏繆整者天必不通堯舜可爲而不爲不堯舜不可爲而姑且爲者人必不能止之以爲宗製裘而與狐謀其皮者狐乃遁假虎以翼而教其入宮食人者虎乃縱非其材而責以無前之績者乃擊乃盲不見其心而見其面不見其成而姑且待其成者乃庇其私而名其殃是故君亡獨理亡獨亂臣亡等功亡等過亡等功者其功鉅亡等過者其過叢書曰邦之杌杌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是故管夷吾用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亡不足豎刁易牙開方用則五公子

浮邱子

卷十一

十一

爲亂而有餘王景畧用則掃蜀定燕擒代吞涼而亡不足慕容垂用則淝水一舉喪其國都而有餘李勣用則唐變爲武氏張柬之則武氏復變爲唐司馬光用則熙豐之亂變爲元祐之治章惇蔡京用則元祐之治復變爲紹聖之亂是故材之淑慝以微臣之優劣捷於響臣之優劣以微君之然充捷於響君之然充以微事之起訖捷於響事之起訖以微國之得喪捷於響是故愛不可反謗不可遂料不可晚咎不可必罷張九齡而杖李林甫是以有安史之亂罷李綱而杖黃潛善汪彥伯是以有北狩之辱厥愛反也裴度有淮蔡青鄆之功爲皇甫鎛李逢吉所擠寇準有澶淵之功爲王欽若丁謂所擠厥謗遂也吳楚七國已反然後誅黜錯靖難之兵已橫然後黜齊秦黃子澄厥料晚也臺城之困甚矣不悟梁昇之佞興元之難甚矣不悟盧杞之奸厥咎必也愛反由於剽賊剽賊由於亡天謗遂由於撓雜撓雜由於亡人料晚由於愚陋

愚酒出於亡誠咎必由於隱忍隱忍由於亡氣亡天亡人亡誠亡氣如  
之何其能君能國也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是故君子毋敢不聰明警戒震動恪其勤于律已明于任人施于紀綱  
鋪于經綸塞于罅漏完于悖儆鏡于情偽歸于木真其非獨全軀命之  
謂以此孕萬物而長宗祏祚子孫而葆黎民也

乙慚

浮邱子曰政以人理以人狂國以人興以人亡是故樹中正則風雨和  
聳偏曲則詆孽章積善良則山川靈納奸妄則百物荒種枳棘則良田  
敗養稂莠則嘉禾傷乳豺狼則吞噬必縱蛇蝎則毒蝕張易曰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於乎小人用而國家焉有底乎且夫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是故君子必知歷代之所以亡則知非其人者之所以  
不祥夏不亡於商而亡於趙夏商不亡於周而亡於豷廉周不亡於犬

李邱子 卷三

三

戎而亡於申侯秦不亡於成卒而亡於趙高漢不亡於莽操而亡於劉  
秀華歆晉不亡於五胡而亡於何晏王衍隋不亡於唐而亡於虞世基  
封德彝唐不亡於武氏而亡於李勣許敬宗不亡於朱全忠而亡於崔  
允承不亡於蒙古而亡於王安石蔡京明不亡於流賊而亡於劉瑾魏  
忠賢原夫亡之之人大底利祿薰心銳於干進者初指之差也天人憤  
怒不能自雪者竟體之累也毛羽豐滿驕行不顧者厥後之橫也事勢  
驟殺末可如何者乃衷之恥也原夫論亡之者之大底禍變凌波湧  
泣而道者後事之愚也萌芽甫露據理以斷者先覺之智也天步艱難  
委為自然者淺夫之忤也佞臣可斬以厲其餘者壯士之激也其在十  
月之交之七章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其在桑柔  
之三章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言非其人則其國  
隨之以去也是故有國而不得其君者國如寄有君而不得其臣者君

如奇山不必惡豺虎害之川不必橫鯨鯢害之爰不必敗孽子害之君  
不必非稅臣害之是故中材而可為善之君輔以中材以上之臣者昌  
輔以中材以下之臣者亡不學而美質地之君輔以學而后為大臣重  
臣者昌輔以不學而為大臣重臣者亡有恥而好粉飾之君輔以執德  
宏信道篤之臣者昌輔以亟功近名之臣者亡英明而恪改過之君輔  
以發強鯁固之臣者昌輔以唯阿之臣者亡心知憂危而不能振之君  
輔以文經武緯左宜右有之臣者昌輔以罷頓頹頓之臣者亡血氣衰  
而智慧滅之君輔以老成醇粹方皇周挾之臣者昌輔以枯庸卷拙之  
臣者亡詔曰有斧無柯何以自濟是故君非桀紂之暴而臣無龍逢比  
干之忠則桀紂勝君非幽厲之昏而臣無蒯伯家父之賢則幽厲勝君  
非秦皇之好參覈而臣知阿指從意如李斯者不止一人則秦皇勝君  
非漢武之好紛更而臣能面折廷爭如汲黯者會亡一人則漢武勝君

李邱子 卷三

南

非梁武之好邪說而道諛諛貨之臣過於朱異陸驗則梁武勝君非隋  
煬之好姪行而閉善逢惡之臣巧於裴矩郭衍則隋煬勝君非李唐之  
亂亂官壺而協心輔政亡房杜姚宋其人直言亟諫亡魏徵陸贄其人  
賊亂定傾亡郭子儀李光弼其人著道德能文章亡韓愈其人則李唐  
勝君非朱明之荼毒指紳而智擅鉅鈴亡劉基其人身寄國本亡三楊  
其人道尊儒服績楸置場亡王守仁其人氣攝權奸亡楊繼盛黃道周  
其人則朱明勝是為故也運使之然也制使之然也然而君子不以各  
運之不目而以咎制之不詳且夫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物運  
且然矧乃辨材攻績而不詳其制乎是故文法莫慎於吏胥禮教莫淑  
於師儒粉飾莫工於妾婦骨幹莫聳於丈夫君以師儒之道風其臣則  
臣以師儒報其君君以吏胥之道風其臣則臣以吏胥報其君君以丈  
夫之道風其臣則臣以丈夫報其君君以妾婦之道風其臣則臣以妾

婦報其君於子吏胥妾婦之道而以爲制吏胥妾婦之報而以爲量  
竊或焉未見其可也語曰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夫波之上者猶可  
使下矧乃下下乎是故文王曰故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大道之存也不  
吏胥也趙高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而仁義塞吏胥而已矣陳平不  
知錢穀丙吉不問死人三公坐論之道也不吏胥也張湯起刀筆爲公  
卿卒以詐敗吏胥而已矣諸葛亮躬校簿書陶侃檢攝眾事體兼而材  
有餘也不吏胥也楊國忠取習文簿惡吏任之以便己私吏胥而已矣  
寇準擇術官而黜例簿大臣柄政當如是也不吏胥也王安石不諳治  
體而變法度以申己意創條例以梗物情吏胥而已矣於乎苟爲吏胥  
則下下而已矣卓陶色如削瓜仲尼面如蒙俱亡損於聖人之尊也不  
妾婦也蘇秦骨鼻張儀佻背咸掉三寸舌以媚當世之君妾婦而已矣  
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乃其志氣有大過人者不妾婦也何晏爲粉  
浮邱子 卷十一

不眞理道之別眞理道也則吏胥亡所跨越不眞理道也則深淺  
在於吏胥之心而俾師儒職務紛紛期會稍迫智斷稍差應對稍拙  
曰何苦而不吏胥或於是薄經典而師小慧廢禮法而甘賤行捐風昔  
而比匪人猥塗執而收捷得匪唯盡弄其學而學焉又入其中而千變  
萬珍焉是謂師儒化爲吏胥凡爲丈夫有眞骨力與不眞骨力之別眞  
骨力也則妾婦亡所枉撓不其骨力也則低叩在於妾婦之手而俾丈  
夫丰稜府到辨難稍備非毀稍崇甘美稍開輒曰何苦而不妾婦哉於  
是捨昂藏而學孺趨東對激而騰俳笑媚昭晰而入迷芒折崢嶸而坐  
傳會匪惟前後判若兩人焉又取譏於時而母郵其駭焉是謂丈夫化  
爲妾婦於乎自吏胥欺師儒而無義類矣自妾婦欺丈夫而無名分矣  
自師儒化爲吏胥而無文采風流矣自丈夫化爲妾婦而無心腹腎腸  
矣其在小綿之五章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庸  
浮邱子 卷十一

之不其振乎而惜乎其積重也積澹成江積江成河積河成海不可障也積土成阜積阜成山積山成嶽不可鏃也積吏胥成蠹蝕積蠹蝕成忌諱積忌諱成匱敗不可理也積妾婦成妖孽積妖孽成煽誘積煽誘成淪喪不可支也是故鼠狐之亟則不得復為鳳皇鷹隼積勢之亟則不得復為芝草琅玕鬼魅之亟則不得復為裏衣博帶陰禮之亟則不得復為甘露祥雲於乎是帥斯代斯人而趨於必不可為臣之塗也必不可為臣則必不可為君必不可為君則必不可為國是故風不搖則葉不落薪不積則火不然鳥不關則卵不破馬不蹶則車不顛奸言不聽則視聽不眩疑謀不舉則作偽不偏費蠶不開則邊竟不裂殺傷不慘則黔首不寃語曰斧斤所斫瘡痍不息允若茲其能泰然矣乎然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今將大聲疾呼而告之曰吏胥亡天下者也妾婦亡天下者也嗚其受之而嗜其信之是曷故也爾乃曰天實為之矣爾

洋邱子

卷三

乃曰君自為之矣且夫曰君自為之此吏胥妾婦之秘訣也曰天實為之此吏胥妾婦之遁辭也曰君為之我母能違君之命令而不為之我為之而天下不然之君為之而我為之天下即不然之惡能詰之此吏胥妾婦之勝具也曰天為之我母能不在天之氣數之內而不為之我為之而天下不堪之天為之而我為之天下即不堪之惡能怨吾之此吏胥妾婦之敢狀也曰我使之而君為之天下惡知其自我使之我請之而君為之天下即謂其自我請之不謂其自我斷之於是天下以為不然者不之於我而之於君此吏胥妾婦之老計也曰我實致之而天為之天下惡知我之實致之我稍稍懺悔之而天為之天下不第謂我之懺悔之而信我之亡所實致之於是天下以為不堪者不之於我而之於天此吏胥妾婦之妙算也且夫陰莫陰於秘訣遁辭克莫克於勝具敢狀利莫利於老計妙算其在台綸之六章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允若茲則孰職其咎矣乎是故夏罪趙良商罪蜚廉周罪申侯秦罪趙高漢罪秀敢晉罪晏衍隋罪基義唐罪崔李宋罪王蔡明罪劉魏今亡有焉非亡有也而有之而不揚其主名有之而不灼其事實有之而不撤其表裏願未自封自固之藩籬有之而不蘇其君臣上下相然相死之醜毒有之不能得之得之不能治之且夫有之而能得之得之而能治之此君子之所以甄陶小人也是故漢之君子猶攻外戚猶對閹豎唐之君子猶持女后猶捍藩鎮宋之君子猶斥新法猶唾和議明之君子猶犯權相猶折紹瑄是故君子能治小人小人可以化為君子小人即不化為君子君子不可以不治小人此君子之苦心正則也今也不然心知其有之而與為隱忍目瞞其有之而與為閃爍且童走卒惡其有之而貴顯者與為交通權析遠裔荒服晒其有之而暱近者與為棲遲偃仰豈唯弗化之又幸其兩利俱存而弗治之豈

洋邱子

卷三

唯弗治之又廢察存厚而不欲得之豈唯不欲得之又文飾於眾以為未嘗有之故曰今亡有焉雖然非亡有也其在正月之十一章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言有不得冒亡也是故長林必有可除之草曲路必有可駭之津社臣必有可指之罪醜國必有可罪之臣身為社臣而無可指之罪者巧彌縫也時為醜國而無可罪之臣者諛阿媚也巧彌縫者橫其中而孫其外也諛阿媚者護其私而威其公也橫其中而孫其外者羣惡之所傳而獨智之所修也護其私而威其公者一曠之所迷而千秋之所揭也獨智之所修者匪以斧鉞而以豈弟也羣惡之所迷者匪以門戶而以和平也是故雖無可指必有可指欲蓋彌彰是使雖無可罪必有可罪百千其喙不能為解書曰象恭滔天然乎然乎虎而曰我非虎虎乎虎乎其誰汝許乎象食其子而象於人曰我誰其福象乎象乎其誰汝要乎盜跖篋探囊而曰我不為盜盜乎盜

乎其誰不汝謀乎蠱中人於腹而詭其所中之人曰我不負汝蠱乎蠱乎其誰不汝駭沮乎

樹文

浮邱子曰東方有一士焉爬羅稗野之書汎濫耳目之用於記問也博矣於爲文也堆陳襲故而不可以理矣南方有一士焉揣摩當世之尙摹摘詞賦之華於藻采也艷矣於爲文也柔筋緩肉而不可以植矣西方有一士焉游神方體之外恣爲鬼域之談於思也極官冥之致矣於爲文也搗其偏封其愚而不可以訓矣北方有一士焉勞形案牘之中筆其猥瑣之事於譽也擅贈給之能矣於爲文也摭其陋蹈其淺而不可以廣矣中央有一士焉博會儒先之指貌爲有得之言於塗軌也似矣於爲文也膠於心而亡能茹吐之棘於手而亡能闢闢之矣於乎堆陳襲故而不可以理者文而醜者也柔筋緩肉而不可以植者文而淫

浮邱子

卷十一

文

者也搗其偏封其愚而不可以訓者文而妖者也摭其陋蹈其淺而不可以廣者文而市者也膠於心而亡能茹吐之棘於手而亡能闢闢之者文而塊者也文而醜者視其文知其人之反是獨立也文而淫者視其文知其人之阿世取容也文而妖者視其文知其人之畔道傷教也文而市者視其文知其人之亟功近名也文而塊者視其文知其人之形閉中距也是故玉卮無當不可以爲寶蟲葉似字不可以爲文於乎文之艱也如此乎雖然舉眾多之文而種稅之也者則必出其名世之文以模楷之也乎曰所謂名世之文必天地陰陽以爲端億兆民物以爲委千聖以爲脈百世以爲質仁義以爲經緯忠孝以爲表裏喜怒哀愛惡以爲中和因革損益以爲變化天地陰陽以爲端故仰觀俯察燭其幾也億兆民物以爲委故左提右挈結其情也千聖以爲脈故旁搜遠紹悟其大也百世以爲質故良法美意訂其承也仁義以爲經緯故不

出戶庭熟其故也忠孝以爲表裏故不鑿天性徵其備也喜怒哀愛惡以爲中和故正義直指見其心也因革損益以爲變化故錯儀畫制合其則也仰觀俯察燭其幾於是乎有蚤計之言左提右挈結其情於是乎有壹體之言旁搜遠紹悟其大於是乎有不狎塵俗之言良法美意訂其承於是乎有不遷運會之言不出戶庭熟其故於是乎有剖析豪釐之言不鑿天性徵其備於是乎有披瀝血誠之言正義直指見其心於是乎有忼慨滂濞之言錯儀畫制合其則於是乎有疏解調通之言蚤計之言振聾噴也壹體之言塞旁辟也不狎塵俗之言章軌物也不遷運會之言利後嗣也剖析豪釐之言積羣欺也披瀝血誠之言格君非也忼慨滂濞之言信道氣也疏解調通之言濟時艱也能振聾噴也者我知其爲繩墨之文能塞旁辟也者我知其爲準繩之文能章軌物也者我知其爲金玉之文能利後嗣也者我知其爲俎豆之文能積羣欺也者我知其爲風霜之文能格君非也者我知其爲官商之文能信道氣也者我知其爲河岳之文能濟時艱也者我知其爲穀帛之文繩墨之文皓皓乎其白也準繩之文懷懷乎其慟且詳也金玉之文助助乎其式好也俎豆之文翊翊乎其使人敬也風霜之文凜凜乎其不可以干也官商之文懇懇乎其善入而訴訴乎其不可窮也河岳之文泱泱乎轟轟乎其與世無極也穀帛之文油油乎其適於用也是故不於記問而括不摘藻采而工不造官冥而中不夸贈給而足不構形似而明東方之士失其博南方之士失其艷西方之士失其怪北方之士失其瑣中央之士失其腐俄而東方之士又與爲詭詭焉南方之士又與爲僻僻焉西方之士又與爲緯緯焉北方之士又與爲髮髮焉俄而東方之士悔其謬又與爲詆訶焉然而無以損於其文之毫髮焉俄而西方之士悔其謬又與爲掄揚焉南方之士悔其僻悖又與爲切怛焉西方之士悔其

浮邱子

卷十一

文

浮邱子

緯結又與為夷悍焉北方之士悔其嫫媧又與為孫護焉中央之士悔其詆訶又與為標榜焉然而無以加於其文之品目焉無以損者匪爾之發不銳也有固且呵護之固且發明之者也無以加者匪爾之禮不勵也有固且根抵之固且從容之者也其根抵之也以格物窮理其從容之也以存心養性其呵護之也以天神地元其發明之也以後之聖者賢者此名世之文所以可大可大而孰能加之損之乎是故雲龍一重一掩明月不以介意而塵一虛一盈連城不以更價於乎名世之文無與儷也如此乎雖然於今之人無與儷也者則必於古之人有與處也乎曰古之人古之人乃所願則學周公孔子之學志周公孔子之志以文周公孔子之文也周公之文何文也諷邪風則其文勞以思風無逸則其文儼以恪諷周官則其文典以碩諷爾雅則其文澤以潤孔子之文何文也諷繫辭則其文奧以堅諷論語則其文秩以易諷孝經則其文學以盡諷春秋則其文肅以晰孔子已降諷大學之文則曾子析

其次第諷中庸之文則子思淑其心法諷七篇之文則孟子也其本宗孟子已降則諷荀卿氏之文有見於理無見於性則諷仲舒氏之文有見於數無見於理則諷楊雄氏之文有見於奇無見於庸則諷王通氏之文有見於粗無見於精則諷韓愈氏之文有見於表無見於裏雖然荀卿氏董仲舒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修其道而弗完者也舉其說而弗備者也有賈焉無罪焉爾乃諷賈誼氏之文優於救時劣於埃命諷劉向氏之文工於述古拙於討源諷陸贄氏之文詳於舉事闕於闕道雖然賈誼氏劉向氏陸贄氏雖未至於庭也亦不踰其垣也有賈焉無罪焉爾乃諷堯商之文編而自用諷申韓之文慘而自成諷老莊之文縱而自喜諷孫吳之文戢而自名諷鬼谷之文講而不度諷公孫龍之文辯而不倫諷墨晏之文儉而不情諷駢衍之文誕而不實諷淮

南王之文溫而不歸諷抱樸子之文華而不根之文也之人也於周公孔子之藩若柄鑿之不相入水火之不為容也非徒賈焉又加罪焉爾乃諷班馬陳范之文史而雜諷鄒枚潘左之文賦而得諷曹劉鮑謝之文激而諷徐庾盧王之文麗而荒之文也之人也於周公孔子之變若瞶瞶之無知而歸瘖之無言也非徒賈焉又加罪焉雖然賈蓋塞林矣不可謂世無蘭槐菉葹藜藿矣不可謂世無賢傑是故文之為運昌於周公孔子火於秦枝於漢孰隋唐之間而復於宋爾乃諷周濂溪之文醇而雅諷張橫渠之文簡而該諷二程氏之文繁而精諷朱紫陽之文大而正之人也之文也此周公孔子所由以不榛塞而有志量之士所急起直追以馬行之者也我希堯舜禹湯則以周公孔子為津梁我希周公孔子則以周程張朱為津梁而或好尚之溺則意中別出一程朱而非本來之程朱雖黃之亟則謂程朱不可為學而戒其徒毋得復

言程朱華聞說辨巧思馳詆掩程朱而自眩其能乘天作酸喪心病狂肆程朱而不悔其非君子不取也雖然陰陽寒煖不一氣而歲功濟方真鏡補不一名而器用鈞是故學不必與周程張朱兩其塗文不必為勳說為雷同材不必使荀董揚王韓盡出己下文不必不補其其所不能於乎數不窮則理不轉變不極則智不生中不憤則采不發外不陵則界不爭天雖無梯毋廢於登聖雖無涯毋劫於從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鼓之舞之雷霆驅之人皆可為枉用孫之贖之在前忽焉後之片念捐結終身以之千變萬珍慎勿捨之蟠然而為本根墳然而為華萼淵然而為道德書然而為文章其積之久遠而儲與庖冶者可盡而不可盡其鈞之幽深而發皇揚揚者不可量而可量其可盡而不可盡也以其亟於諸子百家之言之不能到也矧乃其為淺見寡聞之人也其不可量而可量也以其為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行而無不可也矧乃

其爲親戚君臣上下之人也是故其篇九十有一其言二十萬有奇其指務在剖析天人王霸發抒體用本末原於經訓證於史策切於家國天下施於無窮其心務在臻於主術臣道護持國勢民風我之所有以公於世而毋敢悖世之所忽以鞭策於我而毋敢漠然是故事莫詳於古先制莫陋於晚近習其積於嬌護心莫敬於學問我則首之以則古上中下而次三要以不雜舉也次十蔽以抹其偏也次甲權次乙權以不失其所憑藉也次白術上下以爲君可望而知臣可述而志則情防疑竇不作也次訓始以前行素修也次訓終以行善備敗也次辨萌以燭於將然未然毋遲頓不及事也次訓化以不拘習蔽虧也次去壅以爲左右小大遐邇中外若一氣之呼吸也次甲穆次乙穆以貴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也次甲匡次乙匡以君臣之際有交修有自修也次釋均上下以能不偏之爲害也次甲私次乙私以用心不可不如天地日月

浮邱子

卷十一

繫天下之重也次釋用以能治己則能治世也次三衡以寬猛不兼不可爲功於今之世也次釋和上下以不黨不爭然後君子也次原宗次原輔次原傳次原封以非股肱心膂之臣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也次審任以戒非其材而處其據也次訓史以祛浮豔也次訓使以不辱命也次訓令以親切於民也次訓史上下以伐蠹賊也次賢貧以止今之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也次刺奢次辨荒以留餘而補不足也次訓廉以爲冒沒輕儇貪而不讓匪官之玷乃心之玷也次訓退以不能者止古今之通義也次訓厚上下以民之無良可憂而更可駭也次原教上下以左道不去則庶民不興師儒不尊則君臣上下不治也次辨莠上下以無禮無學而賊民興國不知其所究竟也次儲武上中下以應薄扞患夷險除穢不惟其力惟其智不惟其運惟其人也次釋憂以驚雀慮室無遠慮則有近憂也次原刑以誅有罪徵有功也次植節以國家

浮邱子

卷十一

也次儒解上中下以聖賢之徒國之寶物之杖也次直解上中下以忠槩論論不可一日而不接於大君之耳也次仁解次禮解以性行不可界於疑似也次訓勞以實濟也次訓通以懲執拘而流於敗壞也次尙變以芟其一切之不然而就其然也次尙特上下以邁心遠圖者能不汨沒於庸眾鶩散也次三疾次三習以世態日非人理日棘不可不持撫之沐浴之也次仕解上下以出身加民貴茂正其德而優其具也次九材以賢愚高下之等如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也次八抑以塞其徑竇振其風尙也次審類以人物一致也次諷羣上下以亟其情僞之所之也次原愛次原憎以情所有而自然之母理所無而倒施之也次四辨以明其異趣不可一概也次相經以貌取不如心度也次左評以物論不可恃吾中有主不可撓也次柄言上中下以是非必出於君子之論斷也次訓名上中下以道薄風頹君子不可無令聞令望以



霜霰之不從，其所驅者然也。羽蟲三百六十之，曰鳳皇，秉仁禮義，負禮向智，蹈信天樞，得則來，饑於廷，人事整則潛，若九夷其所別，曰者然也。華珣萬里去，不息焉，鶴鷗巢林，建者託焉，內斯泰矣，外亡缺焉，肥固充矣，瘠豈捐焉。夫其君臣容與言計，聽從如響，龍驤若魚，水於是乎，君子鋪陳教敷，指塵萬有，寫其寸心之未措於三代之隆，則天下以其文爲周公之文焉。當吾世能用之後之聖者，賢者修明而利濟之可也。若其上下枝梧，邪顛膠折，青蠅營營於其前，螻蛄毒於其後，於是乎君子宅心悲惻，扣音淑淑，庶爲空言之垂用，藉乾坤之陋，則天下以其文爲孔子之文焉。當吾世無能用之後之聖者，賢者鮮明而時措之可也。於乎不用而輒頌以好之者，曲也可用而對勝之，恐不及者，隘也。高吾說以爲衆不徹於聽者，執也。輕吾代以爲無能，左右進止我者，驕也。匪其時而鬱怒者，躁也。有其具而反施，無以爲不如庸人者，故也。

浮邱子 卷上

守先待後而遷於內，撓於外，不克終其業，以承其譽者，弊也。易名實以遷，愈尤者，弱也。虛闕之中而無敢謂周公孔子可爲者，忤也。名爲學周公孔子而無真意者，狂也。灼見周公孔子可爲，乃又計校浮世得失，少多之數者，雜也。是故君子惟其文而已矣。河之廣矣，君子溯於崑崙之源，併之崇矣，君子攷於東方之始，於乎周公孔子而既歟矣。文其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 漢儒通義

漢儒通義序

番禺陳澧撰

漢儒說經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向宋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學發明訓詁可謂盛矣澧以為漢儒義理之說醇實精博蓋聖賢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謹錄其說以為一書漢儒之書十不存一今之所錄又其一隅引伸觸類存乎其人也節錄其文隱者以顯繁者以簡類聚羣分義理自明不必贊一辭也竊冀後之君子祛門戶之偏見誦先儒之遺言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是區區之志也若門戶之見不除或因此而辯同異爭勝負則非澧所敢知矣咸豐六年六月朔日謹序

采錄諸書

子夏易傳

孟氏易章句

京氏易章句

鄭氏易注

荀氏易注

宋氏易注

伏氏尚書大傳

鄭氏注



作周生烈不足爲據故仍錄周氏也所錄諸書今存於世者每條下注篇目無篇目者注卷數以備檢核惟并錄經文者則不必注也其書已佚者先鄭周禮注見於後鄭注諸家論語注見於何氏集解諸家易注見於李氏集解可以依據而無疑其餘則近人輯本每有疏舛今之所錄必取所出之書復加審定或各書並引文有同異則擇善而從每條下注所出之書亦以備檢核也所出之書復有簡略如文選注所稱韓詩不知是韓內傳抑是薛君章句無可辨別則仍之也集眾家之說分類爲書漢有白虎通宋有近

漢儒通義序錄

四

思錄今兼做其例專采經說白虎通之例也題某家之說近思錄之例也每一類中各條次第以義相屬則做初學記之例也其文略同者則附注之不別出也爲余校勘者門人南海桂文烜子明桂文燦子白番禺黎永椿震伯高學耀星儀湘潭胡錫燕伯薊也

目錄

卷一

天地	陰陽
五行	鬼神
人物	

卷二

聖賢	經典
儒士	
傳述	學問

卷三

道	理
心	性
命	情
仁義禮智信	善
德	中和

漢儒通義序錄

五

卷四

君臣	父子
祖孫	兄弟
宗族	夫婦
婦人	師弟

誠實	正直
恭敬	謹慎
言語	容貌
身體	魂魄精神
氣	欲

朋友	
卷五	昏
冠	昏
喪	祭
卷六	
出處	義利
行事	交游
功過	權變
安危吉凶禍福	生死
卷七	
治道	政事
任賢	愛民
財用	學校
禮樂	法度
教化	賞罰
訟獄	刑法
軍旅	救災
防亂	

漢儒通義卷一

番禺陳澧撰集

天地

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

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太平御覽時序部三

易繫辭傳是故易有太極鄭注曰極中之道道和未

分之氣也文選張茂先願志詩注

說文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部一

何氏公羊解詁曰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

起天地天地之始也隱元年解詁

漢儒通義卷一

白虎通曰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

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

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五

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

德生文章地天

荀氏易注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

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為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

秦集

韓詩外傳曰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

息則變化有時矣卷一

宋氏易注曰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泰集解

尚書大傳曰旋璣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璣者幾也

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璣是故旋璣謂

之北極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

鄭氏周禮注曰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

凡以神仕者注

又毛詩箋曰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皇矣箋

趙氏孟子章句曰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

知其所由來滕文公章句上白虎通曰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伐誅

又曰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五行

春秋繁露曰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

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王道通三

陰陽

鄭氏禮記注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鄉飲酒義注

又曰生氣陰陽氣也樂記注

釋名曰陰陰也氣在內與陰也陽陽也氣在外發揚

也天釋

荀氏易注曰陽性欲升陰性欲承泰集解

又曰陽升陰降天道行也乾集解

又曰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坤二卦

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同上

又曰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同上

又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於離而終於坎離坎者

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同上

又曰陰氣往則萬物詘者也陽氣來則萬物信者也

繫辭下集解

尚書大傳曰陽盛則吁茶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

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吁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

萬物之終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

白虎通曰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

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

道也天地

又曰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

陰二陽不能相繼也正三

春秋繁露曰天地之閒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

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

也是天地之閒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

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如天之為

又曰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為寒則凝冰裂地為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循天道

又曰天將陰兩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益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難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同類相動

又曰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漑濟也陰陽終始

又曰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中亦相為陽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為其上陰陽尊陰卑

又曰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同上

又曰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辯在人

又曰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王道通三  
又曰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子而陰氣奪陽氣仁而

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同上

宋氏易注曰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乾集

鄭氏儀禮注曰陽氣主養鄉飲酒禮記注  
白虎通曰陽光所及莫不動也文質

又曰陽道不絕封公侯  
易文言傳陰疑於陽必戰孟氏章句曰陰乃上薄疑似于陽必與陽戰也集解

荀氏易注曰坤性順從不能消乾使集解  
又曰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也序卦集解

說文曰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王部  
又曰系蓍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褻子咳咳之形亥部

五行  
鄭氏尚書大傳注曰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漢書五行志五注  
說文曰又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五部

白虎通曰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

五行

又曰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

勝水也

同上

漢儒通義卷一

六

春秋繁露曰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乘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

天地之行

又曰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

五行之義

鄭氏尚書注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陽

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

洪範正義

鬼神

說文曰禘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祗地祇提出萬物者也

部

又曰鬼人所歸爲鬼

鬼部

毛詩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

靈臺傳

鄭氏論語注曰人神曰鬼

爲政集解

又易注曰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

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爲變精氣謂之神遊魂謂之鬼

漢儒通義卷一

七

繫辭上

又禮記注曰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

山川五祀之屬也

禮運注

又樂記幽則有鬼神注曰助天地成物者也聖人之

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又曰鬼神從天地者也

中庸注

又曰鬼神依人者也

曾子問注

又曰鬼神尚幽闇也

郊特牲注○喪服小記注雜記上注並同○又儀禮士虞禮注

日鬼神尚居幽闇



又曰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禮司下注

又曰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表記注

又箴左氏膏肓曰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尙

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尙

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

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

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

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

害也左傳昭七年正義

又周禮注曰先有功德其鬼有神梓人注

又曰今之巫祝既聞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

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凡以神仕者注

何氏公羊解詁曰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

神成六年解詁

韓詩外傳曰人事倫則順于鬼神三卷

春秋繁露曰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

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

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

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祭義

人物

說文曰天地之性最貴者也人部

又曰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大部

釋名曰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釋形體

春秋繁露曰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

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疾莫能爲仁義唯人

獨能爲仁義物疾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

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

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

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

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

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

旁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尙正正當之是故所

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

之絕於物而參天地人副天數

趙氏孟子章句曰人法天也告子章句上

又章指曰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辟害其閒不希

眾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難婁章句下章指

鄭氏禮記注曰百物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祭義注

又樂記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注曰小大萬物也大者

常存小者隨陽出入

白虎通曰萬物之始莫不自潔文質

又曰物成於三有始有中終封公侯

春秋繁露曰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

就燥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

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

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

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

漢儒通義卷一

十

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帝王之將興

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亾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

相召也同類相動

毛詩傳曰太平則萬物眾多鳥驚傳

漢儒通義卷一終

漢儒通義卷二

番禹陳澧撰集

聖賢

說文曰聖通也耳部○鄭氏禮記鄉飲酒義注同

白虎通曰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

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

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聖人

又曰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視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

生也同上

又曰聖人未沒時聞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

漢儒通義卷二

一

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

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同上

鄭氏禮記注曰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凡人不知中庸注

又曰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為人法從

禮也同上

又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曰景明也有

明行者謂古賢聖也

韓詩外傳曰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

為己為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

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  
 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論也知慮  
 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  
 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  
 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  
 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卷三  
 春秋繁露曰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楚莊王  
 又曰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  
 嫌疑者視聖人深察名號  
 又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  
 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  
 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騫不斃率  
 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郊語  
 趙氏孟子章句曰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  
告子章句上  
 又曰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萬章章句下  
 又曰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  
 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  
 蓋其留意者也同上  
 又曰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盡心章句下

又章指曰上賢之士得聖一槩離婁章句下章指  
 又曰聖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  
 之學孔子也公孫丑章句上章指  
 又曰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  
 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閒雖  
 有此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  
 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盡心章句下章指  
 又題辭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又曰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細  
 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釋典  
 春秋繁露曰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重  
 又曰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  
 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  
 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徧舉其  
 詳也玉杯  
 白虎通曰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  
 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

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

又曰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同上

鄭氏易贊及易論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

漢儒通義卷三

四

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周易正義

又曰易道周普无所不備同上

又六藝論曰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禮記大題正義

又書贊曰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尚書序正義

又儀禮注曰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鄉飲酒禮注又燕禮注同

又詩譜序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罔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又詩譜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鄭鄭衛譜

又曰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小大雅譜

漢儒通義卷三

五

又曰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周頌譜

又禮記注曰詩長人情孔子問居注

何氏公羊解詁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闕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

四方宣十五  
年解詁

毛詩序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風羔  
裘序

又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陂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

漢儒通義卷一

六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

釋名曰禮體也得其事體也儀宜也得事宜也釋典

鄭氏禮序曰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

之曰履禮記大題正義○白虎通禮樂  
曰禮之為言履也可履踐而行

又曰體之謂聖履之為賢同上

又禮記注曰三百三千皆由誠也禮器

春秋繁露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

變之博無不有也十指

又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林竹

又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

止其科非相妨也同上

又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同上

漢儒通義卷二

七

又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楚莊

又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

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

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

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

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

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玉杯

又曰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

則天下盡矣精華

服氏左傳解詁曰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左傳杜氏序正義○哀十四年正義稱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

鄭志曰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

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通典禮五十三

鄭氏起穀梁廢疾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

王之法以教授於世禮記王制正義

賈氏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

法同上

何氏公羊解詁曰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莊十年解詁

漢儒通義卷二

八

又曰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元年解詁

又曰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定元年解詁

註

又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

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禮記中庸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

注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

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摠會之孝經大題正義

白虎通曰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五經

趙氏孟子題辭曰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

又曰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

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

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

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

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

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

者也

又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

漢儒通義卷二

九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

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

說詩也

又曰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

鄭氏駁五經異義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

藝之言蓋不誤也詩黍離正義

釋名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

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釋典

儒

韓詩外傳曰儒者儒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

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五卷

又曰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此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

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同上

漢書卷之十一

十一

鄭氏三禮目錄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禮記儒行正義

又周禮大宰儒以道得民注曰有六藝以教民者又禮記儒行今眾人之命儒也安常以儒相誦病注曰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遺人名為儒而以儒新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

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

孔氏論語傳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雍也集解

趙氏孟子章句曰告子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告子章句上

士

先鄭周禮注曰士謂學士大宰注

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爵

說文曰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士部

漢書卷之十一

十一

毛詩振振鷺傳曰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

韓詩外傳曰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一卷

又曰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眾皆不信斯下矣卷三

趙氏孟子章句曰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滕文公章句下

又章指曰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

滕文公章句下章指

又曰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公孫丑章句下章指

傳述

鄭氏禮記注曰述謂訓其義也樂記注

鄭志曰述者述其古事詩定之方中正義

又曰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詩豳斯正義

鄭氏詩譜序曰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又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

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

又禮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

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元竊觀二三

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

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括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

籍倘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

家世所訓也周禮疏序周禮廢興

何氏公羊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白虎通曰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也知之次也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

所受而已樂禮說文敘曰俗儒鬻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

漢儒通義卷二

妙究洞聖人之微指

又曰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亾也夫蓋非其不知

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

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

而有證稽譏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

春秋繁露曰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



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重政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趙氏章句曰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釋名敘曰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

學問

尚書大傳曰學效也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三

漢儒通義卷二 古

白虎通曰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故學以

治性慮以變情辟雍

說文曰黻覺悟也从教从口口尚朦也曰聲學篆文

數省部教

鄭氏周禮注曰學脩德學道都司馬注

又禮記注曰學禮義之府文王世子注

又曰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學記注

又曰先易後難以漸入同上

又曰學不心解則忘之易同上

又曰思而得之則深同上

又曰時過則思放也同上

又內則博學無方法注曰在志所好也

又禮運講學以耨之注曰存是去非類也

又儒行博學以知服注曰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

知之所言也

又曰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為可則侮

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

無聞縮衣注

論語下學而上達孔傳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集解

又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傳曰為己履而行

漢儒通義卷二 古

之為人徒能言之集解

趙氏孟子章句曰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

餽啜也離婁章句上

又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章句曰

毅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

之張也

又曰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離婁章句下

又章指曰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

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離婁章句下章指

韓詩外傳曰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

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卷四

又曰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卷六

春秋繁露曰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贊

鄭志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詩般正義

又曰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

悉信亦非不信亦非詩生民正義

毛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道其學而成也聽其

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

漢儒通義卷二

六

漢儒通義卷二終

漢儒通義卷三

番禺陳澧撰集

道

趙氏孟子章句曰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絡天地稟授羣生者也公孫

丑章句上

又章指曰聖人之道學而時習盡心章句下章指

鄭氏禮記注曰道謂仁義也樂記注

又周禮大司樂凡有道者注曰道多才藝者

先鄭周禮注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宮正注

漢儒通義卷三

一

釋名曰道導也所以通導萬物也釋言語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

之優無以易也卷十

又曰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

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

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

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卷九

理

說文曰理治玉也玉部

又曰順理也頁部

趙氏孟子章句曰理者得道之理告子章句上

白虎通曰禮義者有分性情

鄭氏禮記注曰理義也喪服四制注

又祭義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注曰理謂言行也

又樂記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曰理容貌之進

止也

又曰理猶性也樂記注

爾雅明明斤斤察也孫氏注曰明明性理之察也邢疏

韓詩外傳曰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

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

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卷三

心

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釋形體

白虎通曰目為心視口為心譚耳為心聽鼻為心嗅

是其支體主也性情

趙氏孟子章句曰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

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

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心者人之

北辰也盡心章句上

春秋繁露曰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

也循天道

又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

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

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

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五行對

又曰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

方一手畫圓莫能成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

一中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

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

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

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

之言也天道無二

韓詩外傳曰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

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

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

高志容眾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息慢操棄則慰之以

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

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

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卷二

又曰防邪禁佚調和心志上同

說文曰殫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

恆也二部

釋名曰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釋言

語

又曰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上同

尚書大傳曰禦思心於有尤鄭注曰尤過也止思心

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者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

鄭氏毛詩箋曰心志定故可自得也羔羊箋

又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箋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

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

性

說文曰惺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心部

白虎通曰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

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

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鈞命決曰情生

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

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性情

又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禮樂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

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

則信土神則知

毛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鄭箋曰天之生眾民其性

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

又曰受性於天不可變也柔柔箋

又曰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為德也抑箋

尚書寬而栗柔而立云云鄭注曰凡人之性有異有

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下相協乃

成其德正義

春秋繁露曰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

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竹林

又曰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

人者也上同

又曰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

可豫而不可去玉杯

毛詩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曰言性與天合也

又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傳曰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

質

趙氏孟子章指曰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

惡異衡高下相懸賢愚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子告

章句上

又曰守正性者為君子隨曲拂者為小人也同上

又曰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

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處矣孟子精之是在

其中同上

又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章句曰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

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又曰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滕文公章句上

又曰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

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

天道之貴善者也盡心章句上

又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章句曰此皆人性之

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

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

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

也

禮記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氣也鄭注曰言人兼此氣性純也

又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

而生者也注曰此言兼氣性之效也

又曰氣順性也樂記注

又中庸變則化注曰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

性善也

春秋繁露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

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深察名號

韓詩外傳曰蠶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

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

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

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卷五

命

鄭氏毛詩箋曰命猶道也維天之命箋

又禮記注曰命猶性也檀弓下注

又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注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

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

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

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

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

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

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  
 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  
 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卷六  
 春秋繁露曰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  
 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命順  
 白虎通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  
 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  
 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  
 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  
 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關無滔天滔天則  
 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  
 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  
 趙氏孟子章句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  
 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  
 也已盡心章句上  
 又曰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死或壽終無  
 二心改易其道死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脩正  
 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同上  
 又曰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公孫丑章句下

又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章句曰此皆命祿遭  
 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  
 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  
 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疊疊不  
 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情  
 說文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心部  
 白虎通曰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  
 以扶成五性性情  
 賈氏左傳解詁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  
 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昭二十五年正義  
 毛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箋曰其情有所法謂喜  
 怒哀樂好惡也  
 鄭氏禮記注曰人情之中外相應問喪注  
 又曰情以陰陽通也禮運注  
 又曰情主利欲也坊記注  
 趙氏孟子章句曰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  
 從之告子章句上  
 春秋繁露曰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  
 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

時受也深察名號

又曰喜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陽尊陰卑

漢儒通義卷三

十

又曰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天辯在人

仁義禮智信

白虎通曰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

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性情

又曰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同上

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台忍也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禮體也得事體也智知也無所不知也

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釋言

韓詩外傳曰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四卷

鄭氏毛詩箋曰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角弓

趙氏孟子章句曰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

漢儒通義卷三

十一

已告子章句下

春秋繁露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關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仁義法

又曰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又曰何謂仁仁者懼怛愛人謹身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又曰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說文曰仁親也从人从二

又曰德仁也

又曰德仁也

又曰仁猶存也

又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曰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

孔氏論語傳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

漢儒通義卷三

包氏論語章句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

趙氏孟子章句曰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

又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章句曰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又章指曰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

韓詩外傳曰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礪則

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

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曰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

天命之度適至是而凶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

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礪仁雖下然聖人

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說文曰詘人所宜也

春秋繁露曰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

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

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趙氏章句曰知義

與不知義之閒耳

漢儒通義卷三



毛詩傳曰執義一則用心固馬鳩傳

又良士瞿瞿傳曰瞿瞿然顧禮義也

禮記大學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鄭注曰言人亦當擇

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

又曰禮主於敬曲禮上注〇何氏公羊文九年解詁曰禮主于敬

又曰禮由人心而已檀弓下注

又曰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檀弓上注

說文曰禮履也部

又曰哲識詞也部

春秋繁露曰何謂之智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知先

漢書通義卷三

十四

規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

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

所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故曰莫急於

智必仁且知

論語知者動包氏章句曰日進故動集解

說文曰儻誠也从人从言會意部

又曰丹青之信言象然部

韓詩外傳曰口惠之人鮮信卷五

善

說文曰善吉也部

釋名曰善演也演盡物理也惡扼也扼困物也釋言

孟子夫道一而已矣趙氏章句曰惟有行善耳

又章指曰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

滕文公章句下章指

韓詩外傳曰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

而形卷一

鄭氏禮記注曰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中庸注

又曰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

事緣人所好來也大學注

何氏公羊解詁曰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

漢書通義卷三

十五

成莊十六年解詁

又曰去惡就善曰進隱元年解詁

又曰善惡相除僖十年解詁

德

說文曰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心部

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釋言

春秋繁露曰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人副天數

賈氏左傳解詁曰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服氏

解詁同〇周禮大司樂疏

易乾元亨利貞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

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  
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  
曰元亨利貞矣集解

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注曰知明於事  
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  
心和不剛不柔

又師氏一曰至德以為道卒二曰敏德以為行卒三  
曰孝德以知逆惡注曰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  
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  
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

漢儒通義卷三 六

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  
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又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師氏注

又大司樂有德者注曰德能躬行者

又尚書注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皋陶謨正義

又易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注曰地雖生萬  
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白照其

德集解

又禮記大學在明明德注曰謂顯明其至德也  
又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曰君子曰新其德常  
盡心力不有餘也

又曰謙者所以成行立德表記注

荀氏易注曰徵忿室慾所以脩德繫辭下集解

毛詩傳曰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芄蘭傳

中和

說文曰中內也从口一上下通部

又曰中正也史部

鄭氏周禮注曰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大司樂注

漢儒通義卷三 七

又三禮目錄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

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禮記

中庸正義

又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注曰中為大本

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又曰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為之中同上

又曰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同上

賈氏左傳解詁曰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史記吳太伯世

家集解

春秋繁露曰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

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循天道又曰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

上同又曰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口寒

漢儒通義卷三 太

勝則氣口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憊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上同韓詩外傳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鬢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

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卷三

趙氏孟子章指曰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公孫丑章句上章指

誠實

說文曰誠信也部言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鄭注曰德性謂

漢儒通義卷三 先

性至誠者問學學誠者也

又曰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上同

趙氏孟子章句曰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

親狎離婁章句上

公羊莊十二年傳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何氏解詁

曰猶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

韓詩外傳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

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

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

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

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

卷六

又曰忠易為禮誠易為辭

卷三

又曰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惟誠

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

誠德之主也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卷四

又曰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凶不

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

也

同上

漢儒通義卷三

三

左氏襄公九年傳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服氏解誼

曰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正義

孔氏論語傳曰凡事莫過於實

衛靈公集解

正直

說文曰正是也从止一以止

正部

春秋繁露曰是非之正取之逆順

深察名號

趙氏孟子章指曰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

可為中

離婁章句下章指

又曰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

告子章句

指

韓詩外傳曰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卷七

毛詩傳曰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

小明傳

鄭氏禮記注曰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

少儀

注

左氏宣十五年傳故文反正為乏服氏解誼曰言人

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

國滅凶是乏絕之道也

正義

恭敬

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也敬警也恆自肅警也

釋言

漢儒通義卷三

三

說文曰肅肅也

心部

又曰肅肅也从攴苟

苟部

又曰首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勺口勺猶慎言也从

羊羊與義善美同意

同上

又曰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肅上戰戰兢兢也肅古

文肅从心从聿

聿部

又曰忠敬也

心部

又曰憚不敬也从心嗛省

同上

鄭氏毛詩箋曰不侮者敬也

行葦箋

又禮記注曰端慤所以為敬也

少儀注

又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上同

又曰人不溺於所敬者繙衣注

又表記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注曰快於無敬心也

謹慎

說文曰謹慎也言部

又曰慎謹也心部

鄭氏禮記注曰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中庸注

又曰慎所可褻乃不溺矣繙衣注

又儀禮注曰雖知猶問之重慎也士昏禮注

又易注曰不慎于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公羊文六年疏

漢儒通義卷三

又毛詩箋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

禍大小忠箋

毛詩傳曰慎小以懲大也民勞傳

韓詩外傳曰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

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前灑敗

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微幸者伐性之斧

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

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徵幸節嗜慾務忠信無

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卷九

又曰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

一日完如金城卷八

又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

妻子察此四者慎終知始同上

趙氏孟子章指曰功毀幾成人在慎終告子章句上章指

言語

鄭氏禮記注曰有言不可以無實表記注

又曰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同上

又曰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繙衣注

又少儀毋身質言語注曰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

所誤也

漢儒通義卷三

又毛詩箋曰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

也巧言箋

荀氏易注曰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

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言有物也家人集解

又曰言出乎身加乎民故慎言語所以養人也頤集解

春秋繁露曰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

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

謂之智必仁且智

趙氏孟子章指曰好言人惡殆非君子離婁章句下章指

韓詩外傳曰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

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卷四

容貌

韓詩外傳曰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卷一禮記玉藻足容重鄭注曰舉欲遲也手容恭注曰高且正也目容端注曰不睇視也口容止注曰不妄動也聲容靜注曰不噦欬也頭容直注曰不傾顧也氣容肅注曰似不息也立容德注曰如有予也色容莊注曰勃如戰色

漢儒通義卷三

三

又曲禮儼若思注曰人之坐思貌必儼然

又曰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若仰則心有異志者與深衣注

又中庸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注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

又毛詩箋曰人以有威儀爲貴相鼠箋

尙書大傳曰禦貌於喬忿鄭注曰止貌之失者在於

去驕忿也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

身體

春秋繁露曰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

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

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

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

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

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

地也人副天數

又曰循天之道以養其身循天之道

又曰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

其中寒煖無失適飢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

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

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

者其壽傷而短同上

趙氏孟子章句曰養身之道當以仁義告子章句上

韓詩外傳曰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

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卷三

又曰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卷一

魂魄精神

白虎通曰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佗佗也行不休也少

陽之氣故動不息於人爲外主於情也魄者猶迫然

著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著人不移主於性也魂

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水之化須待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陽之氣也出入無閒總云支體萬化之卒也性情性

說文曰魂陽氣也魄陰神也鬼部

禮記祭義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注曰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

又尚書大傳注曰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併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續漢書五行志五注

春秋繁露曰和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

漢儒通義卷三 美

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循天之道

又曰治身者以積精為寶通國身

韓詩外傳曰存其精神以補其中卷五

氣

趙氏孟子章句曰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

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公孫丑章句上

又曰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

有者同上

又曰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同上

又曰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滕文公章句下

春秋繁露曰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閒人副天數

又曰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循天之道

又曰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閒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

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

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

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氣多而

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同上

韓詩外傳曰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

漢儒通義卷三 毛

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者亦為身也然身

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

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

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卷八

鄭氏周禮注曰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

者疾醫注

欲

說文曰欲貪欲也欠部

鄭氏禮記注曰欲謂邪淫也樂記注

又曰窮人欲言無所不為同上

又曰性不見物則無欲見物多則欲益眾同上

又曰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同上

又毛詩箋曰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楚箋

論語仁者靜孔傳曰無欲故靜集解

趙氏孟子章句曰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

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告子章句上

又曰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同上

春秋繁露曰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

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

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惟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

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

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

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深察名號

漢儒通義卷三終

漢儒通義卷四

番禹陳澧撰集

君臣

白虎通曰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

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也三綱六紀

何氏公羊解詁曰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莊二十九年解詁

又曰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隱元年解詁

趙氏孟子章句指曰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

裏相應猶若影響離婁章句下章指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

歸美以報其上焉

鄭氏尚書注曰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

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

智洪範正義

又儀禮注曰臣道直方燕禮注

又毛詩箋曰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

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假樂箋

又曰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有駭箋

又曰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皇皇者華箋

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



毛詩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何氏公羊解詁曰臣不得壅塞君命倍二十八

又曰諫有五一日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

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諫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莊二十四

白虎通曰諫者何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

漢儒通義卷四

二

行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

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

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

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闕諫者禮也

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

也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指其事而諫此信之性

也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

為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諫

韓詩外傳曰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誘諫為下懦為死

卷八

又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卷四

趙氏孟子章句曰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無輔弼之

義安得為大丈夫也滕文公

鄭氏禮記注曰近臣亦當規君疾憂檀弓

又曲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曰君臣有義則合無

義則離

又曰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表記

漢儒通義卷四

三

毛詩傳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小國

服氏左傳解詁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

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君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

父子

白虎通曰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

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三綱

說文曰月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又

又曰養子使作善也去

鄭氏禮記注曰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皆義

又曰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禮曲

注上

韓詩曰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

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

反敷之葦蒲風至蒲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

其病也文選陳孔璋檄吳將部曲文注

又外傳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

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

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

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婢內以定之信承親授

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

漢儒通義卷四

四

此為人父之道也卷七

趙氏孟子章指曰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萬章章句

指上章

又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告子章句

指下章

白虎通曰人生所以泣何本一榦而分得氣異息故

泣重離母之義也名姓

鄭氏儀禮注曰兒生三月鬻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

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

小之心既夕禮記注

又禮記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注曰尊者存以多飾為孝

又曰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坊記注

又曰不以己善駁親之過同上

又曰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哀公問注

又文王世子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注曰孝子恆兢兢

又毛詩箋曰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然以為不可

斯須無也蓼莪箋

又是用作歌將母來論箋曰人之思恆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漢儒通義卷四

五

孔氏論語傳曰父在子不得自專學而集解

毛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傳曰父之所樹已尚不敢

不恭敬

祖孫

白虎通曰賢者子孫類多賢封公侯

鄭氏毛詩箋曰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有駟箋

又曰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早麓箋

又禮記注曰賢者子孫恆能法其先父德行郊特牲注

又曰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禮運注

毛詩孝思維則傳曰則其先人也

趙氏孟子章句曰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離婁章句下

又章指曰五世一體上下通流離婁章句下章指

兄弟

毛詩傳曰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也勝帖傳

又曰兄弟尚恩常棟傳

白虎通曰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三綱六紀

趙氏孟子章句曰悌順也滕文公章句下

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釋言語

宗族

鄭氏毛詩箋曰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常棟箋

宗族

鄭氏禮記注曰宗者祖禰之正體喪服小記注

又駁五經異義曰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

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白虎通曰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

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

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

羣弟通其有無所紀理族人者也宗族

又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

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

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同上

又曰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

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

為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

人後者為之子封公侯

何氏公羊解詁曰族所以有宗者為調族理親疏令

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為大宗

旁統者為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

本也莊二十四年解詁

尚書大傳曰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不醉而

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

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

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

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

至也儀禮經傳通解家禮五○毛詩湛露傳曰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

不出是深宗也

鄭氏毛詩箋曰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

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楚茨箋

又曰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常棣箋

又曰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

親之望易以成怨角弓箋

夫婦

白虎通曰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

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三綱六紀

說文曰養婦與夫齊者也从女从中从又又持事妻

職也女部

毛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

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

漢儒通義卷四

八

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

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曰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

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

又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雞鳴傳

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

蔽隱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

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

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

儀以刺時後漢書明帝紀注

毛詩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

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鄭曰

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又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

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又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

爾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氏易注曰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恆集解

又儀禮注曰妾謂夫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喪服注

漢儒通義卷四

九

又周禮注曰君子不苟於色天官序官世婦注

婦人

白虎通曰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

夫夫浸從子也嫁娶○又傳篇曰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

隨夫之行

說文曰婦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女部

毛詩有女如玉傳曰德如玉也鄭箋曰如玉者取其

堅而潔白

又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曰女德貞靜而有法度

乃可說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曰自防如城隅

又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箋曰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卒末無隆殺也

又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為戒

又周禮注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九嬪注○又禮記昏義注曰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枲也

又曰婦職謂織紵組紃縫線之事內宰注

漢儒通義卷四

十

又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舅婦順也注曰供養之禮主於孝順

何氏公羊解詁曰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服脩為贄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服脩取其斷斷

自脩正莊二十四年解詁

毛詩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葛覃序

又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采芣序

又曰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采芣序

又曰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也何彼儂矣序

又曰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樛木序

又曰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孟斯序

又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小星序

又曰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勝備數媵遇

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江沱序

白虎通曰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

嫉之原妾嫁

漢儒通義卷四

十一

何氏公羊解詁曰朝廷侈於妒上婦人侈於妒下成

又曰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莊二年解詁

鄭氏毛詩箋曰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儀禮又儀禮

士昏禮注曰婦人無外事

又無非無儀箋曰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

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又曰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

靜故多謀慮乃亂國瞻卬箋

又易注曰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後漢書楊震傳注

毛詩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傳

又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伯兮傳○又采綠傳曰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韓詩外傳曰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卷九

鄭氏易注曰有順德子必賢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

師弟

周禮大宰師以賢得民鄭注曰有德行以教民者

又曰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地官序官師氏注

又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大司徒注

漢儒通義卷四

十二

又禮記注曰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學記注

又曰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曲禮上注

春秋繁露曰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

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

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玉杯

白虎通曰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辟雍

又曰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

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

隆服入則經出則否喪服

朋友

毛詩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伐木

又傳曰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伐木

傳

又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傳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鄭氏毛詩箋曰安甯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常棣

又忘我大德箋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又終和且平箋曰以可否相增減曰和

漢儒通義卷四

十三

又周禮注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大司徒注

又儀禮喪服記朋友麻注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

恩

又禮記注曰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少儀注

又曰小人微利其友無常也緇衣注

白虎通曰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

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財通而不計

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三綱六紀

包氏論語章句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

以禮親顏淵集解

又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云云章句曰友交當如

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子張集解

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文選謝叔源游西池詩注

漢儒通義卷四

古

漢儒通義卷四終

漢儒通義卷五

番禺陳澧撰集

冠

周禮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鄭注曰親其恩成其性

儀禮士冠禮筮于席門鄭注曰冠必筮曰於席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

又主人戒賓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

又曰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禮記

漢儒通義卷五

注

白虎通曰所以有冠者何冠者帷也所以帷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冠

又曰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紉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名

何氏公羊解詁曰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

所以養貞一也信九年解詁

昏

何氏公羊解詁曰嫁娶當慕賢者傳元年解詁

毛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曰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

耦

易姤女壯勿用取女鄭注曰女壯如是壯健以淫故

不可娶婦人以婉婉為其德也集解

又儀禮注曰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

士昏禮注

毛詩宜其室家傳曰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又曰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傳

漢儒通義卷五

二

白虎通曰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

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

一時足以成矣嫁娶

又曰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

禰也同上

鄭氏三禮目錄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

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經典釋文儀禮音義

何氏公羊解詁曰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

也於廟者告本也隱二年解詁

又莊十九年傳諸侯不再娶解詁曰不再娶者所以

節人情開勝路

喪

鄭氏三禮目錄曰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人之辭

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人之耳儀禮喪服疏○白虎通崩葬曰不直言死稱喪

者何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

白虎通曰服者恩從內發喪服

又曰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

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

誠也布衰裳麻經箭筭繩纒苴杖為略及卒經者亦

示也故摠而載之示有喪也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

漢儒通義卷五

三

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

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

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

者以其不能病也同上

鄭氏儀禮注曰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

哀感無所不在喪服記注

又士喪禮徹饌設于序西南注曰為求神於庭孝子

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

又既夕禮記燕養饌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曰孝子

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



又曰喪事主哀不主敬禮注

又曰凡為喪事略也同上

白虎通曰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

造崩

趙氏孟子章句曰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

也公孫丑章句下

何氏公羊解詁曰禮卒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

致哀而已禮三年解詁

孔氏論語傳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學而集解

鄭氏周禮注曰墓冢坐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春官序官

漢儒通義卷五

墓大

又禮記注曰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曲禮上注

又曰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至於親

以此日以其哀心如喪時祭義注

又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注曰尊者在不敢

盡禮於私喪也

祭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

虞而立主以事之禮八通典

何氏公羊解詁曰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

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為之立宗廟以鬼享之

廟之為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禮二年解詁

春秋繁露曰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

乃知重祭事祭義

又曰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同上

毛詩君婦莫莫傳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

禮記祭義虛中以治之鄭注曰虛中言不兼念餘事

又曰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祭義注

又曰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

雜記

漢儒通義卷五

毛詩先祖是皇神保是饗鄭箋曰皇睢也先祖以孝

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睢之其鬼神又安而饗其

祭祀楚茨箋

又曰孝子則獲福信南山箋

又發公羊墨守曰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

而已不求其為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

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

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己心外亦

有所福之義也禮記禮器正義

鄭志曰答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周禮設六祈之科

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所有為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上同

漢儒通義卷五

六

漢儒通義卷五終

漢儒通義卷六

番禺陳澧撰集

出處

說文曰仕學也部人

服氏左傳解詁曰宦學也禮記曲禮上正義

易履象傳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荀注曰素履者謂布

衣之士未得居位獨行禮義不失其正故无咎也集解

周氏論語章句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鄉黨集解

趙氏孟子章指曰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

子不許滕文公章句下章指

漢儒通義卷六

十一

又曰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

公孫丑章句下章指

又曰內定常滿鸞鷟無憂盡心章句上章指

又曰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

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亾小人事也告子章句上章指

又曰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

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萬章章句上章指

鄭氏易注曰其進以漸則遠如忌之害遯集解

又禮記注曰祿勝已則近貪已勝祿則近廉坊記注

又曰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表記注

白虎通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

京師

又曰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

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跛踣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

者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

致仕

薛氏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

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

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注

又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章句曰

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

漢儒通義卷六

二

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

為此祿仕

後漢書周磐傳注

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

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

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

之謂也

卷一

又曰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

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

卷五

論語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氏章句曰卷而懷謂

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集解

鄭氏毛詩箋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箋

又其虛其邪既亟且且箋曰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

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

此也

北風箋

又易明夷利艱貞注曰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

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无幹事政以避小

人之害也

集解

又剝象傳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注曰陰氣侵陽上

漢儒通義卷六

三

至於五萬物需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

君子不可有所之

集解

又困德之辯也注曰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

濫德於是別也

集解

又曰君子雖困居險能說是以通而无咎也

困集解

易屯象傳君子以經論荀注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

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

集解

又曰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

困集解

毛詩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序

義利

春秋繁露曰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英王

又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

漢儒通義卷六

四

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聖人事明義以昭耀其所聞故民不陷

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身之養

韓詩外傳曰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

卷一

又曰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

而名彰也

同上

趙氏孟子章指曰廉者招福濁者速禍

盡心章句下章指

又曰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公孫丑章句下章指

毛詩如賈三倍君子是識鄭箋曰賈物而有三倍之

漢儒通義卷六

五

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賈氏左傳解詁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饕

服氏解詁同文十八年

正義

易何校滅耳凶荀注曰上以不正侵欲无已奪取異家惡積而不可弇罪大而不可解故宜凶矣

集解

行事

說文曰事傳也

史部

釋名曰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

釋言

韓詩外傳曰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

不失四卷

又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同上

孔氏論語傳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顏淵集解

鄭氏禮記注曰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坊記注

又曰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大學注

又曰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緇衣注

又曰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表記注

又周禮注曰事有常次則不偏置鄉師注

又毛詩箋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四牡箋

又曰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無將

大車箋

交游

韓詩外傳曰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

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

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

仁之質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人

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六卷

又曰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

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諛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

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

強禦同上

又曰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

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

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

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

二卷

又曰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

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

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卷四

孔氏論語傳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為政集解

毛詩傳曰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

愈危角弓傳

子夏易傳曰凶者生乎乖爭比集傳

鄭氏毛詩箋曰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

又儀禮注曰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鄉射禮注

又曰賓客之道進宜難也同上

又禮記注曰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少儀注

又曰妄相服習終或爭訟同上

又曰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表記注

又曰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表記注

又曰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  
方耳同上

又曰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  
不責以人所不能中庸注○又檀弓注  
曰不責於人所不能

又曰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  
不敢以忿言來也祭義注

又曰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儒行注

又曰臨眾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謀事不以己小勝

自矜大也不以賢者並眾不自重愛也不以道衰廢

壞己志也同上

漢儒通義卷六

八

又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云云注曰之適也譬

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

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情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

反以喻已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

孟子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云云趙

氏章句曰先從已始卒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

未之有也

又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章句曰告子為人勇

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  
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

又子豈好辯哉章句曰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  
辯之也

又孟子為卿於齊云云章指曰言道不合者不相與  
言王驪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

之但不與言

又曰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

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離婁章句  
下章指

又曰正己信心不思眾口眾口誼譁大聖所有况於

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盡心章句  
下章指

又曰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梁惠王章  
句下章指

韓詩曰讒言緣閒而起文選范蔚宗  
宦者傳論注

鄭氏毛詩箋曰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

者得誅女也桑柔箋

又曰小人爭知而讓過小園箋

又易小人剝廬注曰小人傲狠當剝徹廬舍而去周  
禮人

易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荀注曰獨行

請一爻獨上與陰相應為陰所施故遇雨也雖為陰

所濡能愠不說得无咎也集解

功過

釋名曰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名明也名實事使分

明也釋言

韓詩外傳曰窮則有名通則有功卷四

又曰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卷九

毛詩傳曰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小宛傳

鄭氏禮記注曰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表記

注

又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

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同上

又曰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唯聖人無過同上

漢書通義卷六

又毛詩箋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堯

何氏公羊解詁曰功足以除惡僖九年

又曰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為賢也桓十一年解詁

權變

趙氏孟子章句曰權者反經而善也離婁章句上

又章指曰大王去邪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

竝故曰擇而處之也梁惠子章句下章指

鄭志曰權非禮之正權者由心通典禮五十五

春秋繁露曰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

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

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

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

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

為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

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玉英

又曰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

之域故雖死以終弗為也同上

又曰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前正

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竹林

安危吉凶禍福

漢書通義卷六

鄭氏禮記注曰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禮運注

又儀禮注曰賢者恆吉禮注

又易至于八月有凶注曰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則

將凶故戒以凶也臨集

釋名曰吉實也有善實也凶空也就空也釋言

荀氏易注曰處高居盛必當復危既濟集解

韓詩外傳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

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

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

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為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

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卷四

春秋繁露曰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

之者吉玉英

又曰人之言醜去烟鳴羽去眯慈石取鐵頸金取火

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燕

夷生於燕橋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

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已有之矣或者吉凶禍

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

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

漢儒通義卷六

三

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

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閭閻者不見其

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

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主罰所以別者閭

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

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

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

人之言亦可畏也語郊

又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福之卒生於憂而禍起於

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林竹

趙氏孟子章句曰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公孫丑章句上

又章指曰改行飭躬福則至矣離婁章句上章指

又曰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盡心章句

下章指

又曰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上同

禮記曲禮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鄭注曰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

生死

鄭氏禮記注曰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

禮運注

漢儒通義卷六

三

又曰君子曰終終其成功文王世子注

毛詩交交黃鳥止于棘傳曰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

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

白虎通曰死乃諡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

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諡

春秋繁露曰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林竹

韓詩外傳曰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

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

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

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



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竝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阮窮而不憚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漢儒通義卷六

古

漢儒通義卷六終

漢儒通義卷七

番禺陳澧撰集

治道

毛詩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

板傳

春秋繁露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王道通三

尚書欽明文思鄭注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

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

正義

又允恭克讓注曰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

同上

漢儒通義卷七

一

又毛詩箋曰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

由也

賁箋

又曰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有駟箋

又曰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

小明箋

又曰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

鳴鳩箋

又曰王道尚信

下武箋

又曰王德之道成於信

同上

何氏公羊解詁曰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桓十四年解詁

又曰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

莊三十一

毛詩序曰周公道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也七月序

又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鳥驚序

又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魚麗序

趙氏孟子章指曰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梁惠

王章句下章指

又曰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同上

又天下之卒在國云云章句曰是則本正則立本傾

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

先鄭周禮注曰各有所職而百事舉天官序官注

漢儒通義卷七

尙書大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

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

荀氏易注曰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

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

異也陸集解

韓詩外傳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

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

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

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

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

而存矣卷二

又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

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

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紕失以隴惡講御習射以

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

以益強卷八

鄭氏禮記注曰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中庸注

又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

盡於此大學注

又曰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表記注

漢儒通義卷七

白虎通曰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

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

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教

趙氏孟子章句曰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

道滕文公上章句

又曰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

三皇之道也同上

政事

何氏公羊解詁曰政莫大於正始隱元年解詁

又曰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同上

尚書大傳曰七政謂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

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史記天官書索隱

又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

也故八政先食文選潘安仁蕭田賦注

韓詩外傳曰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

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卷七

鄭氏周禮注曰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夏官序官注

又毛詩綱紀四方箋曰以罔罔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又追琢其章箋曰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

漢儒通義卷七

四

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

又禮記注曰政之要盡於禮之義郊特牲注

又緇衣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注曰為政亦

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又尚書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注曰夫射者張弓

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

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正義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服氏解誼曰今日當

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正義

趙氏孟子章句曰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義

上章句

又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章句曰

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

又為之兆也章句曰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

以次治之

春秋繁露曰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暘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通也

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為弗作而成也人之

所為亦當弗作而極也凡有與者稍稍上之以遷順

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故曰君子以人治

漢儒通義卷七

五

人僅能愿此之謂也義

又曰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

陽道制命天地之行

鄭氏箴左氏膏肓曰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

知其小者左傳昭四年正義

又毛詩箋曰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柳

又曰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上同

又東人之子職勞不來云云箋曰自此章以下言周

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眾官廢職如是而已

又曰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孟民

又曰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民勞

又曰王之為政當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小園

又曰謀事者眾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上同

毛詩序曰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檜風羔裘序

又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東方未明序

又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傳曰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

又曰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小宛傳

又曰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檜風羔裘傳

任賢

白虎通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封公侯

春秋繁露曰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眾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眾

漢儒通義卷七

六

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立元神

又曰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離合

毛詩序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南山有臺序

鄭氏儀禮注曰大平之治以賢者為本鄉飲酒禮注

又毛詩箋曰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南山有臺箋

又曰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上同

又曰任賢故逸也卷阿箋

又曰人君為政無疆於得賢人抑箋

又曰得賢人則國家彊矣烈文箋

又曰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桑扈箋

漢儒通義卷七

七

又禮記注曰明君乃能得人中庸注

又周禮小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瀆六曰廉辨注曰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解于位也

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

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

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  
為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  
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亾之  
主以隸為佐卷五

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  
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  
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定之方

又曰馬肥疆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有駟  
鄭氏毛詩箋曰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

侯伯鳴鳩

漢儒通義卷七

八

又曰碩人有御亂御眾之德可任為王臣簡兮

又曰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衡門

又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南有嘉魚

又曰王當屈體以待賢者卷阿

又曰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同上

趙氏孟子章指曰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

下者無遺策舉及眾者無廢功也公孫丑章

又曰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滕文公章

又曰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

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器善惡之致不可察

哉梁惠王章  
句下章指

春秋繁露曰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  
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惛惛於前世之  
興亾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  
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亾小者以亂危其  
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  
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  
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  
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  
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此吾所惛惛而悲

漢儒通義卷七

九

者也精

何氏公羊解詁曰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

故常用不免桓二年

又曰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

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

稷之所以危亾隱元年

鄭氏毛詩箋曰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正月

又曰官非其人則職廢新父

又昏椽靡共潰潰回適箋曰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

潰然維邪是行召戩

毛詩傳曰皋皋頑不知道也訛訛窳不供事也召傳

又曰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相傳

趙氏孟子章句曰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其鄉原之

徒梁惠王下章句

又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同上

韓詩外傳曰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

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

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關於上臣

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

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四卷

漢儒通義卷七

愛民

趙氏孟子章句曰王道先得民心梁惠王章句上

鄭氏周禮注曰為政以順民為本也書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

以百姓心為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大

注夫

又曰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檀人注

又毛詩箋曰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

根本民勞箋

又曰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誦之心息如行平易之

政則民乖爭之情去節南山箋

又曰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吳天有成箋

命箋

又曰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

恕之角弓箋

又尚書注曰無妄動動則擾民史記夏本紀集解

又尚書大傳注曰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

之心人心逆則怨續漢書五行志一注

又禮記注曰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喻人

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

漢儒通義卷七

所尊亦如溺矣緇衣注

又曰民失其業則窮窮斯盜禮運注

又易注曰人君之道以益下為德益集解

何氏公羊解詁曰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

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

宣十五年解詁

趙氏孟子章句指曰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梁惠王章句上章指

又曰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

響自然也梁惠王章句下章指

毛詩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無衣傳

又曰闢有桃其實之殺國有民得其力闢有桃傳

又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

匪風傳

孔氏論語傳曰民安則國富季氏集解

易繫于包桑京氏章句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

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集解

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廬而見天

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

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

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

漢書卷七

三

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

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飢渴苦血

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

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

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

卷三

又曰無使下情不上通上

又曰善御者不忌其馬善射者不忌其弓善為上者

不忌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

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卷四

又曰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

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

弗為用弗為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

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不可得也夫危削滅

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卷五

春秋繁露曰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兪序

財用

何氏公羊解詁曰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

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

四曰通財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成元年解

漢書卷七

三

荀氏易注曰尊卑貴賤衣食有差謂之理財繫辭下集解

鄭氏禮記注曰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禮記注

又周禮注曰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

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外府注

又曰玩好非治國之用大府注

又易注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

之所致後漢書王符傳注

又毛詩契契寤歎哀我憚人箋曰譚大夫契契憂苦

又毛詩契契寤歎哀我憚人箋曰譚大夫契契憂苦

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

韓詩外傳曰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失其位也卷五

春秋繁露曰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

漢儒通義卷七

古

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制度

又曰利者盜之卒也安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卒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天道施

春秋隱公五年公觀魚于棠何氏解詁曰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

又桓十五年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解詁曰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

趙氏孟子章句曰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梁惠王上

學校

五經異義曰韓詩說辟靡者天子之學圃如璧壘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詩靈臺正義

韓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氏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

鄭氏禮記注曰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學記注

漢儒通義卷七

古

又王制樂正崇四術注曰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

又曰造士注曰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

又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曰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

又毛詩箋曰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思齊箋

又儀禮注曰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大射儀注

又曰國以多德行道藝為榮鄉射禮注



白虎通曰若既收藏皆入教學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雍辟

毛詩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菁者莪

又曰亂世則學校不脩焉子衿

禮樂

毛詩傳曰禮樂不可一日而廢子衿

何氏公羊解詁曰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

漢儒通義卷七

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

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鍾磬未曾離於

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

辟也隱五年

春秋繁露曰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

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知樂志哀而

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

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

能備而偏行之謂有質而無文雖弗子能禮尚少善

之玉杯

孔氏論語傳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

淫刑濫罰子路

鄭氏周禮注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

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大司徒注

又禮記注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

也害在倦略樂記

又曰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同上

又中庸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注曰言作禮樂者必

漢儒通義卷七

聖人在天子之位

白虎通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

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禮樂

韓詩外傳曰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

文者也卷五

又曰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卒也威行之道也功

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

社稷也卷四

又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卷一

又曰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

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

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

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王無禮則死亾無日矣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同上

毛詩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

國焉

又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傳曰白露凝反為霜然後歲

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鄭箋曰喻眾民之不從襄公

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

又傳曰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伐柯傳

趙氏孟子章句曰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滕文公章句上

又章指曰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

盡心章句下章指

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鄭注曰典常也經也法也

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

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

又曰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均土

注

鄭氏禮記注曰禮許儉不非無也曲禮上注

又曰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燕義注

又曰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月令注

又曰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

德所以實禮行也仲尼燕居注

又曰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樂記注

又曰樂由人心禮記上注

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情之所自有也通鑑綱目前編三

春秋繁露曰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楚莊王

何氏公羊解詁曰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

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

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

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

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官足以協萬民凡

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

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

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

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通流精

神存爾雅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隱五年解詁

先鄭周禮注曰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

大宗伯注

漢儒通義卷七

九

又曰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同上

白虎通曰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

樂禮

又曰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同上

五經異義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

躑躅之聲使淫過矣禮記樂記正義

法度

鄭氏禮記注曰聖人制事必有法度深衣注

又毛詩靡聖管管箋曰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

心自恣

漢書禮志卷七

二十

尚書大傳曰禦王極於宗始鄭注曰止王極之失者

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

說文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寸部

何氏公羊解詁曰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信二十

先鄭周禮注曰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大宗伯注

春秋繁露曰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

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

為暴此眾入之情也聖者則於眾入之情見亂之所

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

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

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

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

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

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

以難治也制度

又曰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

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為治

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同上

又曰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

多貨無其祿不敢用其財制服

漢書禮志卷七

主

鄭氏周禮注曰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大司徒注

又曰權衡不得有輕重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合方氏注

教化

鄭氏禮記注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經解注

又曰教由孝順生也祭統注

又曰教化之卒尊賢尚齒而已鄉飲酒義注

又曰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中庸注

又曰民知禮則易教禮運注

又曰民之從君如影逐表緇衣注

又毛詩箋曰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上之化下不

一第... 九 ...

可不慎角弓

孔氏論語傳曰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子路集解

趙氏孟子章指曰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

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

以為名也告子章句下章指

韓詩外傳曰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

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

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

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

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

漢儒通義卷七

主

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隔民

孔易非虛辭也卷五

春秋繁露曰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

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

安其情也天道施

又曰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

可以致治保位權

又曰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

匹夫之義足以化也深察名號

趙氏孟子章句曰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離婁章句

上

鄭氏毛詩箋曰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

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都人士箋

白虎通曰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刑五

毛詩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焉

賞罰

春秋繁露曰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

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

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

漢儒通義卷七

主

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

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

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踴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

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

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

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

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

以畏罰而不可過也保位權

又曰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

之煩孽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

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  
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  
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考功名

又曰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  
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  
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  
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  
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之矣我  
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  
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

漢儒通義卷七

三

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

之聖人威德所生

又曰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格合根

何氏公羊解詁曰明君案見勞授賞則眾譽不能進

無功案見惡行誅則眾讒不能退無罪隱三年解詁

韓詩外傳曰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

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卷三

又曰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

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

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

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  
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  
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  
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  
不脩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  
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  
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  
之則卷六

訟獄

何氏公羊解詁曰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倍二

漢儒通義卷七

三

尚書大傳曰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  
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

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

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太平御覽刑法部五

鄭氏周禮注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

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

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小司寇注

又曰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同上

又曰圍土者獄城也獄必圍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

情古之治獄閉於出之注比長

春秋繁露曰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開理迷眾與教相妨精華

刑法

說文曰懲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廌部

鄭氏三禮目錄曰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

周禮司寇疏

又周禮注曰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于象魏布憲于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

漢儒通義卷七

兵

寇縣書則亦縣之于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

重故屢丁甯焉注布憲

又曰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注司救

又禮記注曰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注繡衣

又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注王制

又毛詩雨雪漙漙見睍曰消箋曰喻小人雖多王若

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

以然者人心皆樂善

公羊莊十二年傳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何氏解詁

曰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

宋氏易注曰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

淫濫明而无威不能伏物噬嗑集解

趙氏孟子章句曰為天理民王法不曲盡心章句上

又曰當慎行大辟之罪梁惠王章句下

春秋繁露曰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

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

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

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

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

如陽之多於陰也陰陽義

漢儒通義卷七

若

又曰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暖

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

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

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義基

韓詩外傳曰傳曰水濁則魚噞合苛則民亂城峭則

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

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

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

延及四海卷一

軍旅

韓詩外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  
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  
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  
為有民卷四

尚書大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  
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儀禮鄉射禮記注

鄭氏周禮注曰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大司馬注

又曰伍兩卒旅師軍皆眾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  
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

漢書卷七

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

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小司徒注

又易王用三驅失前禽注曰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  
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

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  
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

者不禦皆為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道左傳桓四年正義

又尚書注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詩大明正義

又禮記注曰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

少儀注

白虎通曰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  
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

大夫也三軍何氏公羊襄十九年解詁曰禮兵不從中御外

又曰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  
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同

毛詩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采薇傳

何氏公羊解詁曰積聚師眾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  
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桓十三年解詁

漢書卷七

又曰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哀九年解詁

又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  
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

暴而不仁也桓七年解詁

又曰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僖元年解詁

鄭氏論語注曰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衛公集

救災  
白虎通曰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謹告人君覺悟其  
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災變

鄭氏尚書大傳注曰維凶咎之般已成故天垂變異

以示人也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

又毛詩箋曰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瞻卯

春秋繁露曰凡災異之卒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

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

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

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必仁且知

又曰春秋至意有二端不卒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

與論裁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

之處誠知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

聖人所獨立也二端

漢儒通義卷七

三

又曰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

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

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

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

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

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同類相動

何氏公羊解詁曰僖公飭過求已六月澍雨宣公復

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

察其意傳三年解詁

又曰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傳十六年解詁

防亂

釋名曰治值也物皆值其所也亂渾也釋言

易既濟象傳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荀注曰六爻既

正必當復亂故君子象之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亂

也集解

春秋繁露曰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

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

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眾隄防之類也制度

又曰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

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

之時春秋之時春秋之志也仁義法

鄭氏禮記注曰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

財三者亂之原禮運注

又尚書注曰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

此陷於滅亾之道詩鄭風羔裘正義

又毛詩箋曰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

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亾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

也桑扈箋

韓詩外傳曰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

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荻淺未必拔也飄風興暴雨



陸則擬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亾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擬其泣矣何嗟及矣卷二

又曰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亾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亾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

漢儒通義卷七

五

是以前車覆也卷五

又曰道存則國存道亾則國亾同上

又曰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卷六

毛詩傳曰治日少而亂日多卷六

又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桑柔傳

趙氏孟子章句曰國無禮義必亾離婁章句上

又章指曰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滕文公章句下

漢儒通義卷七終

先生昔著此書錫燕在廣州與校讎之役嘗手鈔一本攜歸長沙近以夷寇陷廣州城來省先生於橫沙村舍適此書刻成乃覆校一過而書其後焉先生早年讀漢儒書中年讀宋儒書實事求是取門戶爭勝之說以為漢儒之書固有宋儒之理此書所錄如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公羊何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即濂溪太極圖說之意其與程朱之說同者尤不可舉舉讀者當自得之此書初彙凡三千條而刪存者止此此固在精不在多然亦有有意刪之者兩漢諸儒之書如

漢儒通義卷七

一

孟京易說存者寥寥猶采錄一二而馬融之說則不采也其於一家之書何氏公羊注則采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癡疾則不采也其於一字之義白虎通訓臣為堅則采之說文訓臣為牽則不采也此於人品學術及今世之弊各有微意存於文字之外至於所采錄者則意義明顯矣其排比次第取一義之相屬尤取兩義之相輔如傳述篇采春秋繁露孟子趙注二條兼而存之無偏尚之弊蓋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說會萃精要以成一家之書而其論撰之意嘗為錫燕言之宜附記於後且錫燕此行得見先生於

亂離之際而此書又得刻成尤不可不記也時戊午  
七月弟子長沙胡錫燕謹書於橫沙之崇雅樓

漢儒通義跋

粵東省城西湖街  
富文齋承刻刷印

一一

漢儒通義 跋



# 姚江學辨

咸豐九年夏月  
刊于長沙

姚江學辨卷一

湘鄉羅澤南仲嶽

丁亥九月陽明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

姚江學辨

滯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工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累故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盡去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底德洪之見是我為其次立法底相取為資中人以上下皆可引入於道

昔人謂佛經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吾謂陽明傳習錄大學問論學諸書亦可以一言蔽之曰無善無惡無善無惡陽明所不常言也其說本之告子出之佛氏常言之則顯入於異端而不得託於吾儒也然

而千言萬語闡明致良知之旨究皆發明無善無惡之旨陰實尊崇夫外氏陽欲篡位於儒宗也盍觀天泉之一證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陽明教德洪之言也夫既以心之體爲無善無惡矣則意知物之有善有惡皆足爲本體之累必如汝中之說盡舉而歸之無而後心之本體可復陽明則謂汝中所言是接利根人底與德洪所說是爲其次立法以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工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故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噫亦何其言之自相矛盾耶夫人之爲學祇欲復其

姚江學辨

二

本體而已卽爲其次立法亦使之由其次至於利根而已雖曰資有不同教亦因之而異要不能於本體之外改廢繩墨以示人如陽明之言豈利根之人可令還其本體其次則能於本體之外做工夫乎豈今日暫使爲善他日始教以無善乎他日復其無善之本體始舉今日所爲之善而棄之乎且棄善易也爲善難也其次不免有習心在雖以性善示之猶難遽望其善況以善爲本體之所無使之勉強以從事彼將甘爲其所難勉強爲善以有礙於本體乎亦將樂爲其易蓋去其善以還其本體乎其說出不惟得罪於吾儒亦必不見

信於其徒矣嗟乎自無善無惡之教行爲其學者率多言本體不言工夫夫吾儒之學有本體斯有工夫者也維皇降衷厥有恆性日用事物莫非道之所在故必格物致知窮之有以極其精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之不以充其量工夫有一毫之不至本體卽有一毫之不盡是本體之外無工夫工夫正所以完其本體也知本體爲至善卽工夫卽本體矣以無善爲本體有本體無工夫矣以工夫適足爲本體累也雖假爲善去惡之言以遮蓋其頭面實崇無善無惡之教以大張其宗風掃除學問捐棄實修使天下之士盡不

姚江學辨

三

知蕩檢喻閑之爲非其爲世道人心之憂可勝言哉或謂天泉一證非陽明之言不知無善無惡見於傳習錄者不一而足其所以教人者實不出此四字之窠臼知此則陽明之書可以一覽而知矣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原頭上說有自流弊上說者總而言之祇是一箇性但所見有淺深耳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底發用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底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底譬如眼有喜

時眼有怒時眼直視就是看底眼微視就是覷底眼總而言之祇是一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時底眼見得看底眼就說未嘗有覷底眼皆是執定一邊就知是錯

古人言性者多矣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佛氏謂性無善惡能生善惡其說之不同如冰炭之不相入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有難以兩存者陽明皆是之何哉彼蓋謂告子佛氏從本體源頭上說者也孟子荀楊從發用流弊上說者也本體雖無善惡原不妨發用之雜糅發用雖有善惡究無礙本體之空寂故說

姚江學辨

四

性無善惡也得性善性惡亦得其意固主乎告子佛氏而又兼取荀楊以破孟子性善之說耳夫性善之旨古聖賢論之詳矣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衷者善也性而無善惟后綏猷不幾拂於性乎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者庸言庸行五達道九經之屬善也性而無善道何以曰率性乎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又明言天之以善賦於人而人得之以爲性者性而無善繼之者果何物乎蓋善者由於天命之本然惡者實爲後起之物欲孟子揭明此旨慇懃示人欲人知古聖先王立法度垂典

章制禮樂正綱常作君作師以爲天下萬世則者皆順乎人性之固有非矯揉造作於其間是必爲善去惡然後可以全其性而不失此孟子之所以有功於萬世也陽明悖古聖之明訓信外氏之邪說謂性之本體無善無惡發用也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是則天下之爲仁爲義爲忠臣爲孝子爲信友爲悌弟皆非本體所固有不過因乎意念之所動也爲奸爲宄爲盜賊爲寇攘爲篡逆亦發用上所自有也聖如堯舜於性何與暴如嬴楊於性何傷不將率天下之人淪三綱教九法至於人將相食而不止哉且夫體用一致者也有是體而

姚江學辨

五

後有是有是用遂知其有是體觀禾苗之暢茂斯知其所播之種觀枝葉之榮盛斯知其所植之根今謂本體爲無善又謂發用上可以爲善是體與用原不相關卽此以詰已知說之難通矣人猶尊而信之弗思耳

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曰惻隱恭敬羞惡是非是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

問近來工夫雖若暫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陽明先生曰爾卻要懸空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

陽明以仁義禮智爲表德爲因已發而有此卽有善有惡意

之動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也仁義禮智性之德也其在天也曰元亨利貞運行則為春夏秋冬之序其賦於人也曰仁義禮智發用則為惻隱恭敬羞惡是非之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蓋惟有此實理具於心而後有此端緒著於外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因已發而有者也表也仁義禮智未發之中也大本也此由於天命之自然而為萬事之主宰者陽明獨以為表德以為因已發而有是則仁義禮智非我固有也是則仁義禮智由外鑠我也天下之人孰有肯為仁為

姚江學辨

六

義為禮為智者乎天下之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者孰肯反而為仁義禮智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正此之言耳嗟乎以仁義禮智非性之固有則凡求理於心便以為理障矣理既不具於心則事物之感應皆為外起留心事物便以為事障矣以理為障故以格物窮理為求之於外也以事為障故不能不厭動以求靜也吾見其為達摩之傳法沙門護法善神而已噫嘻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

之是非為體

聖賢之學有體有用無用則體不著無體則用無所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達道者大本之所發未有無大本而其道可達者夫萬物之感我無定者也我之應物有定者也感我以是吾即吾心之理術之有以知其為是則遂以是應之感我以非吾即吾心之理度之有以知其為非則遂以為非而去之感無定而應有定應有定以吾心之本體有定也今日曰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則是一家無主而以往來之賓客為主其家可得齊乎天

姚江學辨

七

下無君而以四海之豪傑與四方之寇盜為君天下可得乎無星之秤無寸之尺龍龍侗侗任天下之輕重長短低昂進退於秤尺之上將以何者為準乎且夫感應之理既非理之所本有則天下之是者亦不必指以為是天下之非者不必別其為非如太虛中之浮雲聚散或往或來皆與蒼蒼者無涉安得不至於大決藩籬猖狂自恣哉夫口目耳鼻各有當然之則者也今概目之曰無體是有物而無則矣聲色臭味其不至為一身之害者幾希

陽明先生曰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祇得如此說若見得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氣者理之運用理者氣之條理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也

孟子言性善後世論性者紛紛不一至宋儒分言義理之性氣質之性道始大明於天下蓋人性皆善因乎義理之同然其心有善惡之不同者氣質各殊故也雖曰天命之理不離乎氣之中要之理自理氣自氣實有不相蒙者陽明曰性卽

姚江學辨

八

氣氣卽性又曰氣者理之運用理者氣之條理是告子之生之謂性矣佛氏之作用是性矣烏足與言性哉嘗讀孟子之書雖未明言氣質之性而其言性與氣者亦甚多矣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惜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謂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也夜氣卽仁義豈人之違禽獸不遠者無仁義亦無夜氣乎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謂養其浩然之氣足以配道義而行之也道義卽氣何以謂之配乎王子之居移氣卽爲移理何以不如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孟舍之守氣卽爲守理何以不如曾子之守約乎是一是二固不待辨而

明矣且也理卽是氣則血氣未定卽爲理之未定血氣方剛卽爲理之方剛血氣旣衰卽爲理之旣衰君子之戒色戒關戒得亦甚覺其不順乎理也已陽明不然宋儒之分言氣質以爲理卽是氣獨不思乎孔孟之言理與氣早已判然也哉且夫理至一者也氣不一者也氣運有古今道不以古今而殊也風氣有南北理不以南北而異也氣數有壽夭窮通理不以壽夭窮通而增減也氣稟有智愚賢否理不以智愚賢否而加損也果如陽明之言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其稟氣之清者故其理亦善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其稟氣之惡者

姚江學辨

九

卽其理之惡也中人之性可以爲善可以爲惡亦其理之有善有惡也凡天下之人有躁氣有暴氣有乖氣有戾氣有情慢之氣尊張之氣邪靡之氣噍殺之氣皆不得謂之爲非理矣匪特主持風氣挽回氣運與自立乎氣數之學可以不必卽變化氣質之功亦可以不用矣尙得成其爲人乎哉夫學陽明之學者無論矣明儒之中亦有力詆陽明爲禪爲佛者而於理氣合一之說終不敢以爲非抑亦未之思耶或問晦菴先生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說何如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



曰諸君要識我立言底宗旨我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祇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尊周攘夷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人卻說他做得當理祇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關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

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自矩心自心矣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自心仁自仁矣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姚江學辨

十

仁義禮智是心不得謂之根於心矣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理義不可謂之心亦如芻豢不可謂之口矣心也者理之次舍也萬事萬物之理莫不具於其中事物之來心順此理以應之故張子心統性情之說爲最密陽明獨謂心卽是理蓋不知性之所以爲性與心之所以爲心耳今夫性有善無惡者也心有善有惡者也曰慈祥曰恭敬曰裁制曰精明心之能順乎理而不失者也曰殘忍曰放肆曰柔懦曰昏昧心之賊乎理而不顧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直混善與惡而爲性矣朝廷之立政所以賞善人誅惡人也今指善人

而譽之曰汝心固若是之公且正也彼則曰吾順乎理之自然也指惡人而責之曰汝心何若是之忍且暴也彼亦曰吾任乎理之自然也將舉惡人而寬之乎天下之爲姦爲盜不可禁矣將舉而刑之乎是又逆其理矣蓋以其心卽理故也至謂五霸之尊周攘夷人卻說他當理祇心未純往往慕其所爲要外面做得好看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自知此說似矣不知分心與理爲二猶可執理以誅五霸之心也以心與理爲一則公心是理私心亦是理烏得謂行仁者得乎理之自然假仁者非其性之固有乎彼謂分心

姚江學辨

十一

與理爲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自知吾恐以心與理爲一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可謂之非矣况夫五霸之尊攘特竊仁義之似者以欺天下而其所行實未嘗乎仁義春秋無義戰孰有說他做得當理者哉聖賢之學古人或謂之道學或謂之理學以此心奉乎道與理而行之也明儒之學則自名之曰心學凡聖賢之所謂道與理者皆足爲本體之礙障正達摩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欲觀陽明之學者可不卽此而辨之哉

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祇是此心純乎天

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生求

陽明先生自南郡以來凡教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

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

讀古人書當知其意旨之所在不知其意旨之所在則於其言之是者固無以識其真言之似是而非者亦無以知其蔽其蔽莫知遂不免爲其說之所動而爲古人所欺失節之士口未嘗不談忠義也貪婪之夫語未嘗不及廉潔也惟能觀

姚江學辨

十一

其生平之所行與其中心之所安則其人之品詣心術遂昭著而不可掩陽明之教人也不嘗曰至善乎不嘗曰存天理去人欲乎夫天理者萬事萬物之理也至善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事事物物做到恰好處也理本於天具於心散見於萬事萬物無理則事物無其則無事物則理無由見孔子教人不嘗言天理也究之其終日所言者無非天理之所在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天理也言忠信行篤敬言天理也入孝出弟謹言慎行汎愛親仁言天理也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言天理也行之於身物物悉見乎天

則推之於世事事悉彰乎天性言甚近道甚切也舍事物而

別有天理則孔子之所言所行皆出天理之外矣陽明令人存天理去人欲終不指天理爲何如又言至善只是純夫天理之極不必求之於事物則其所謂天理者果何物哉問嘗卽其言思之而後知其所謂天理者非吾所謂天理也其所謂至善者非吾所謂至善也良知卽是天理此非陽明之言乎無善無惡卽是至善此非陽明之言乎蓋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者祇是養得此心極虛極靈光明洞徹瑩淨淨一塵不染一絲不掛外來事物不稍著於胸中及乎事物之至吾

姚江學辨

十二

心之明覺自能照之夢幻泡影皆不足爲本體之累此是陽明正眼法藏也聖賢之言天理皆實故可卽事物指點陽明之言天理皆虛實難以言語形容且顯言之則人直目爲外氏矣然而其所以不言者正其所以顯言之耳嗟乎佛氏諱言天理者也言之則指爲理障矣陽明好言天理者也其所言者仍不出佛氏之空虛矣竊我之言談彼之道所謂愈近似愈亂真也可畏也哉

陽明曰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卽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昏昧放逸流於非僻

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

明道謂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也

良知者心之本體即所謂恆照者也

爾那一點良知自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祇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亡這裏何等穩當快樂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元妙今看原是人人自有底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聖人只是一能之耳

姚江學辨

一

能處正是良知眾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人要知道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費卻多少辭說今幸點出此意真是直截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求索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之道至此已是十分說得下落但恐學者不肯實去用力耳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辛王汝止侍坐因歎先生自征甯藩以來天下謗議益眾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

之者日眾有言先生之學益明故為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郡以後同志信從者日眾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郡以前尚有些子鄉愿底意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

良知二字本之孟子曷病耶曰非良知二字之病陽明所言之良知有病也陽明所言之良知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人之為人有心有性有情仁義性也愛敬情也知愛知敬者心

姚江學辨

一

也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即得天地精英之氣而為心心之為物虛靈不昧性之具於其中者能燭照而不差事物之來心即運此理以應之能知者氣之靈也所知者心之理也孟子言良知隨明之曰知愛其親知敬其長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欲人即此知之自然者以見仁義為吾性之固有非謂良知即天理也四子之書言知者多矣曰知德曰知道曰知禮曰知止曰知性知天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性此指理而言也未有以知為理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即本體蓋誤認氣為理矣誤認心為性矣孟子之言豈如是哉且也人稟

二五之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故其心之所知有或廣或狹之各異稟氣之最清者知之所及自能徹始徹終其次則其氣不能極清故其知不能極明人無不知愛其親也愛中之條理孰能悉周人無不知敬其兄也敬中之儀節豈能盡照知愛知敬者天性之同然有不能盡知者氣稟之有限也試即天下之人觀之事有知其大綱而不能知其細微者矣有知其一偏而不知其全量者矣且有語以一理多方導之而不能悟者矣投以一事竟日思之而不能會者矣彼其心豈無良知哉特以資有所蔽而不能遽知耳孟子言知言知性

姚江學辨

去

言博學詳說嘗示人以學問之道蓋必有學而後可以充其知固未嘗以此良知遽欲人廢學也陽明則謂人人有此良知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且謂至誠之聰明睿知是人人皆有底誠如是天下皆聖人矣天下皆生知矣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其言甚謬矣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言不足信矣何以古今來昏昧者若此其多聖人若此其少乎捐棄學問徒恃良知孟子之言又豈如是哉然則陽明之於良知何津津言之不置耶曰陽明之學佛氏之學也陽明之良知即佛氏之本覺也佛者覺也覺有始覺

有本覺本覺者常住不動真性如如者也始覺者由悟而入者也佛經多言慧言智曰真識曰善知識曰藏識海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識宅皆指其本體而言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故以慧知言本體也陽明奉此邪說自以爲絕大神通曰良知即天理即本體真性如如之本覺也曰覺得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都是消融由悟而入之始覺也達摩不立言語文字即心即佛陽明掃除學問主良知以立教是爲謹守孟子之言乎抑亦悖叛孟子之道而入達摩之室乎顏子沒而聖學亡孟子之學久爲良

姚江學辨

去

知家所鄙棄不過借此二字以遮蓋佛氏頭面已耳故曰陽明所言之良知非孟子所言之良知也陽明自南郡以來始以致良知爲宗旨前此猶未溺於此乎曰陽明自幼即篤信二氏特未於孔孟書中得此二字以爲改頭換面之具故屢費辭說而猶不能明其意及其辭之既窮又不能遁入舊說此陽明自謂有鄉愿底意思也及此二字入手遂不難舉孔孟程朱之旨盡納之佛氏矣不亦無忌憚之甚哉孟子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是無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陽明謂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四端不已遺其三耶曰陽明以知覺爲性故以良知爲本體止以是非之心言之固與孟子之四端異卽此是非之心一言亦有迥異於孟子者孟子言是非之心情也情發於性內有此智之理故外有此是非之心也陽明是非之心亦從良知發用上說而其本體則是無善無惡人所以有是非之心者不過此心虛靈之照非謂

姚江學辨

六

有箇智之理存於中也故其言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所謂無知者心之體無善無惡故亦無所謂知也無不知者此心之虛靈自能照見一切不待深窮理之功也嗟乎日固無心於照物也大地萬物原非日之本體所有也聖人不能不有心於知也萬事燦陳其理實具於心故必格之有以極其精窮之有以盡其量而後可以行之不差也舍其實有矜其虛見其爲道之害者豈淺鮮哉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際透明皆是日光所

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

或問聖人之喜怒哀懼於心而繫於物與陽明七情不可有所著不蒸同乎曰不同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也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也喜怒哀樂之理具於心事至物來則順其理以應之發而皆中節者無太過亦無不及也陽明之於七

姚江學辨

九

情惟順其自然之流行不可分別善惡是投我之所喜則喜之不必問其喜之當不當也逢我之所怒則怒之不必問其怒之宜不宜也必分別其如何可喜而後喜如何可怒而後怒則其心著於喜怒哀懼矣分別其如何不可喜則不喜如何不可怒則不怒則其心著於不喜不怒矣以喜怒哀懼一著便足爲本體之累也觀其雲霧日光之喻雲霧之紛擾於太虛於日無與也七情之起滅於心中與無善無惡之本體無干情不本於性故或善或惡皆無所害安得不至於任情而縱欲哉至謂纔有著時良知便自會覺吾不知其所謂覺者何也覺

其為善為惡乎則是分別善惡矣分別善惡是不免有所著矣覺其有所著乎吾見人有一朝之怒忘其身以及其親而不自禁者矣有流連荒亡自恣其樂而不自反者矣事物當前驚惶失措而不自持者矣其良知何在乎其良知何不自覺其所著乎徒恃良知之所照吾恐覺者或有所覺不覺者仍終其身而不覺也其覺者即有所覺而欲動情勝又復陷於不覺也欲其一一中於節詎可得與佛氏以見聞知覺為性者也而其說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懼其著也佛氏以離情遺覺為入道之門故欲一切離之離之非絕無見聞知

姚江學辨

三

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故見聞知覺亦無害也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蓋謂此耳陽明之說本此何可與聖人之喜怒同論哉  
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慎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又曰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戒慎恐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

不是昏憤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老至少更無無念時也此是慎獨工夫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人必有靜時之存養而後能精動時之省察當其靜也寂然凝定即動之理所由存而事物未交不得遽謂之動及其動也物來順應即靜之理所以發而事物既交不得復謂之靜或動或靜莫非天命之流行其候則各有不同者戒慎恐懼體道之全功也自其所睹所聞至於不睹不聞莫不時深其戒懼

姚江學辨

三

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之際所謂戒謹恐懼者亦惟收斂此心以存天命之本然心未著於事物尚不得謂之為念故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也陽明謂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人心無無念時是則人之一心有動而無靜矣有已發而無未發矣有感而遂通而無寂然不動矣古之聖人何必如是分言之乎至謂戒懼之念是天機不息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以戒懼為不可息是也以念為不可息則是人心無靜時矣又曰若要無念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是昏睡之

時即為無念之時天命之息已不待死而後然矣即以其實較之其矛盾可勝誥哉然則陽明之心不常著於事物而無靜之時聖曰陽明之所謂念者非著於事物之念也彼嘗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是私念即好念頭亦著不得念之在事物者不善即惡豈有於好念私念之外別有所謂念者蓋彼之為學祇是覘著此心靈明不令昏蔽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事物之念萌即令克去稍有疏忽則此無善無惡之本體便不免為事物所累所謂不可無念者此也為其學者緒山龍溪東廓明水皆守其已發

姚江學辨

三

未發原非兩候之說一切以知覺播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收斂之時雙江念菴惟欲守此未發之中而以歸寂為宗王氏之學遂成聚訟此與陽明宗旨不免異同而其弊皆自陽明開之也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常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

雖妄念之發而良知無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本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

姚江學辨

三

動也從欲則雖槁木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又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已發未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已發未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

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已發未發說箇已發未發原不妨原有箇已發未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祇是寂天寞地陽明之言真是神出鬼沒不可捉摸曰理無動者則似良知祇可言靜不可言動矣曰常知常照則似祇可言動不可言靜矣曰動未嘗不靜靜未嘗不動已發在未發之中未發在已發之中似動靜合而為一矣曰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則似良知在於動靜之外而別為一物矣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動靜又似以理欲分矣信此則礙彼信彼則礙此亦何其言之不一耶苟識得其宗旨之所在其說亦有不難辨者陽明之宗旨何也心之本體無善無惡故亦無動無靜其有動有靜者因乎事物之來去與本體無與者也其曰理無動者本性虛寂善惡兩無不與物來不隨事往即佛氏之所謂常住不動真性如如者也其曰常知常照者良知之靈明炯炯無一息不照即佛氏之以日月燈喻法曰昱於晝月昱於夜燈光常昱於晝夜也其曰靜未嘗不動動未

嘗不靜已發在未發之中未發在已發之中者良知本體常住不動而其靈明亦常照不息如燈之火恆定其光常徹動靜無兩候已發未發無兩時也其曰有事無事感通寂然可以言動靜良知不可以動靜分者寂然無事之際本體凝定萬慮俱泯而其靈明之炯炯自若不以無事而有滅也所謂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也有事感通之際良知所照隨物現形而其本體之不動自若不以有事而有加也所謂既扣時原是寂天寞地也蓋有事無事之動靜與本體原無加損如燈之燃於室有物來照光亦如是無物來照光亦如是故曰

真見得無已發未發說箇有已發未發亦不妨也至謂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其說尤易惑人不知其所謂循理者蓋以良知為天理也依此良知以應物而心絕不著於物故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所謂從欲者心著在事物上也心著於動固為本體之障即著於靜亦為本體之累故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識得他底宗旨雖反覆百變而終不離其宗大珠和尚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設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若此之謂也夫性即理也動靜者心



也人心一靜則理與之俱靜人心一動則理與之俱動理與事物不可視為兩極而動與靜不可合為一時陽明獨如是顛倒言之者總之視事物為外鑠而欲養此空寂之本體使不至於著耳此豈聖人之教也哉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工夫否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卻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眾會見否眾曰見之復以手指

姚江學辨

未

入袖問曰眾還見否眾曰未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聞陽明先生曰手指有見不見爾之見性常在入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馳驟不在不睹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睹不聞上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閑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見聞為累哉  
季彭山曰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游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與焉因論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義先師指手中筯示余曰見否對曰見既而隱筯桌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余私

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

中庸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雖不睹不聞之時不敢稍有所忽非以不睹不聞為本體也以不睹不聞為本體即無善無惡之說也夫人之本體雖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睹而萬事萬物之理實無一毫之不備詩言無臭無聲必曰上天之載易言無思無為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子言無極必曰太極蓋至無之中實有至有者存凡夫天下之可聞者莫非此不聞之理為貫注凡夫天下之可睹者莫非此不睹之理所流

姚江學辨

未

行故不睹不聞之時固宜深其存養而可睹可聞之時尤宜致其省察此為體用一原動靜一致者也陽明以不睹不聞為本體以戒慎恐懼為工夫所謂戒慎恐懼者不過照管此不睹不聞之體不令著於事物常睹其所不睹不可於不睹上更涉一毫睹常聞其所不聞不可於不聞上更涉一毫聞見聞稍著便為本體之累其曰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者不過極言其工夫之簡易於不睹不聞之外更無工夫可做耳聖賢之學豈如是之虛寂哉觀其以筯隱桌下示不睹不聞之旨與佛家以指藏袖中

示見性之功同一衣鉢佛家之意欲人於無中覓性靈不可  
向有上著色相陽明之意欲人於不睹不聞上做工夫不可  
向有睹有聞上馳驟也雖欲不謂之禪其可得乎

佛氏不著相而實著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佛怕父子累卻  
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  
著相便須逃避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  
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陽明之學與佛氏有異乎曰有佛氏怕著相逃卻父子君臣  
夫婦陽明不怕著相猶在父子君臣夫婦之中也然則有同

姚江學辨

五

與曰有佛氏說空寂事物有著便爲罣礙所以父子君臣夫  
婦必欲從而棄之陽明說良知惟恃此一心之靈明以應萬  
物卽終日應酬此心之空寂者自在所謂不著父子君臣夫  
婦的相者隨物現形如鏡中花日在父子君臣夫婦之中父  
子君臣夫婦仍與本體無干也佛氏乘虛入中國其始猶有  
人倫後始去之而其爲教亦有頑空真空之別頑空則槁木  
死灰真空則攝眾有而應變故曰終日喫飯不曾咬一粒終  
日著衣不曾掛一絲又曰除卻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  
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意蓋謂此心能不著

於物卽應物亦自無妨特以其道既主於枯寂故一味棄之  
而不顧耳陽明欲以吾儒之道揜佛氏之失而又仍以佛氏  
之心行吾儒之道其不著相正所謂不咬一粒不掛一絲也  
正所謂隨順世緣無罣礙也其有父子君臣夫婦雖與佛氏  
異而其所以視夫父子君臣夫婦者實與佛氏同矣彌近似  
彌亂真不誠然哉吾儒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者率性之自然也陽明所謂父子還他以仁君臣還他以義  
夫婦還他以別者是非吾性之固有有此事來卽以此還他  
也讀其書者其勿爲他所瞞卽則得矣

姚江學辨

五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  
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卽  
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  
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有箇私自  
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

道一而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  
爲老百姓之所以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庸有二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佛氏之本來面目空也寂也  
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人心最靈莫不有知惟有此至理具

於中故有此良知發於外今日佛氏之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試問其本來面目會亦有親親之仁乎會亦有敬兄之義乎格物致知窮吾心所以應物之理也今日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試問其所謂常惺惺者會亦有修身之功乎會亦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乎知者見知仁者見仁雖祇各見一偏猶在道之內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亦在人倫之中也至如釋老之教棄三綱絕五常已顯叛乎大道矣今日釋之爲釋老之爲老皆是道試問道在三綱五常之中乎抑亦舍三綱五常別有所謂道乎夫吾儒之於

姚江學辨

幸

佛老猶薰蕕之異器也猶人與獸之不可同羣也慕乎彼即叛乎此逃乎此即歸乎彼其道固無有些子似者屏佛老於吾儒之外猶可即吾儒之道以辨其失也混便老於吾儒之中吾見天下之人皆相率而入於佛老矣以佛老之道即吾儒之道也且將以吾儒之道猶有所不及於佛老也滅五常棄三綱非此言啓之也哉陳清瀾曰陽明一生講學只是尊信達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爲一誠哉是言也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

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不外乎是矣

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僊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歲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力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

姚江學辨

幸

人稟天地之精氣以生其數有長短之不同故其年有壽夭之各異天之所定固有非人力所能爭者去嗜慾定心氣寡言笑禁忿怒節飲食亦可保和而延壽斷喪不施精神乃固適享乎所受於天之數而盡也非於數之外有所加也穀之貯於倉也省食之可久妄耗之不可久久暫雖殊穀之數一也未有長食之長不盡者膏之炷於燈也小燃之則可久大燃之則易竭大小雖殊膏之數一也未有長燃之長不盡者天地之大有息猶必有消況人所稟之氣之微者哉且人之有五官百骸者質也運行於官骸之中而無一息之或間者

氣也宰乎氣者理也無理氣無所宰無質氣無所附仙家矜  
長生之術輕棄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棄理也棄理禽  
獸也冀尸解以飛昇棄質也棄質則其氣已無所附履安得  
尙如生前之聲音笑貌遊遊於太虛之表也哉陽明不明乎  
此反謂精一之精乃精神之精愛養精神卽作聖之功亦不  
外是是虞廷之授受惟欲愛養精神遂可以允執厥中矣又  
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仙家長生之說亦  
在其中是中庸之工夫惟欲神住氣住精住遂可以致中和  
而位天地育萬物矣溺方士之妄旨至欲牽合聖賢之書以

姚江學辨

三

飾之又豈待智明之士而後知其說之邪誠哉至於顏子三  
十二歲而卒至今未亡斯言又更訛異是殆惑於形有死生  
真性常存之邪論也與噫嘻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  
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家說無從出  
離生死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  
色便於本體上有障礙聖人祇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  
子意思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大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  
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貌聲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

流行未嘗作得天地障礙聖人祇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  
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未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  
作得良知的障礙

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  
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見聖人下一截陽明  
曰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聖人大中至  
正之道徹上徹下直是一截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天地萬物皆實理之所爲也理至虛也而有至實者存理至  
無也而有至有者在故天得此理有以成其爲天地得此理

姚江學辨

三

有以成其爲地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得此理有以成其爲日  
月風雷山川民物人稟天地之精英以生性之具於其中者  
爲最明蘊之爲五常之德發之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  
施之爲視聽言動與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則由是  
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由是而贊化育參天地莫不因此理之  
自然者爲之綱維於其間分雖殊理實一也是故聖人者順  
此真實之理以達其用於天下民彝物則所以常存於宇宙  
也仙佛者滅此真實之理而陷溺於虛空日用倫常所以盡  
去之而不顧也今其言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

一毫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是實以聖賢之真實而爲佛老之空虛也誠如是是必掃天下之至實而盡歸之於虛滅天下之至有而盡歸之於無矣卽令不盡掃之盡滅之而其所以視此至實至有者皆爲外鑠而不出於性之本然矣匪特口耳鼻舌身意及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可以棄之而不顧卽天之運地之載日月之照臨風雷之鼓盪山川之流峙民物之蕃生皆歸夢幻而適見其多事矣充陽明之說是不至毀滅天地消融民物而不已也豈其然哉夫仙家說長生佛家說脫離生死苦海此固背叛

姚江學辨

書

天理以自私自利者也然莊子外形骸一死生養生之說已爲其所不屑言佛家以阿羅漢獨了死生爲下乘運載無邊得無上菩提爲上乘則超免輪迴猶佛說之最低者卽教仙家不言長生佛家不言脫離生死苦海其所以爲教者與聖人之道同乎異乎舍其虛無之大罪徒責其長生輪迴之私利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耳至謂儒者之教與仙家長生久視誘人入道佛家之出離生死誘人入道徹上徹下原自一貫是不僅聖人之道無異於佛老之虛無而其所以自私自利者亦與之無別矣言之不經亦至此極哉陽明自幼酷

好二氏十七歲入樞柱宮見有道者叩之得聞養生之術後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巖險訪之因論最一上乘乃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三十七歲居龍場驛中夜悟大學格物之旨始謂大學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五十歲居南昌始揭良知之學教人自謂千聖相傳一點骨血聖賢實有之旨盡從而變亂之蓋其浸淫於二氏者深矣人苟不深格致之功確見聖道之所在不爲邪說所亂者幾希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姚江學辨

書

姚江學辨卷二

湘鄉羅澤南仲

大學者先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故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

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

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

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

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

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

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餓殍而必有

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

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

一體者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

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

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

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亦既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

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

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甚至有

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而其一體

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

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

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

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也曰明明德者立其萬物

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

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

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天下

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

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

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

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及至於山川鬼神草木鳥獸

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

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

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

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

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

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而應變

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乃是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

易之

易之

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乃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民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

姚江學辨

二

三

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員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員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曰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陽明大學問主良知之學者所奉爲玉律金科者也謂明明德者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其言不亦大而該其功不亦簡而易與曰天地之大一理

而已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地萬物所以與人爲一體者以人與物所稟之氣皆天地之氣所稟之理皆天地之理初未嘗有所或異者也然人之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理之一也人與萬物各自爲一體者分之殊也惟其理一則必物我之無間惟其分殊則必功修之各盡大學首言明明德者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理之具於心者昭靈不昧事物之來自能有以應之特以氣拘物蔽理遂有時而不明故必格物致知以啓其明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盡其明之實此盡己之性而後可以盡人

姚江學辨

二

四

之性盡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也陽明言大人之學徒卽此心之靈昭不昧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見鳥獸之哀鳴鯨鯢而不忍見草木之摧折而憫恤見瓦石之毀壞而顧惜以明其萬物一體之仁而不及乎吾心所具之理與人物所共得天地之理則其所以言明德者已不實而其所以言萬物一體者亦未能見其所以然矣至謂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親民乃所以明明德是則大學工夫祇於待人接物之時求其爾我之不分也求其形骸之無間也匪特吾儒格致之學爲其所不屑言卽亡之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亦不

害其為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之懷矣亦不害其為大人之學矣何其待人與物若是之厚待己若是之疎乎自天子以至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為本謂明德必在於新民治之不已無其本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謂明德必在於親民經胡不曰明明德在親民乎是固足已見其言之謬矣程朱依傳文作新民之言易經文親民為新民極與大學之旨相照合新民者所以滌其舊染之污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吾盡吾仁矣必使一家之人皆與仁一國之人皆與仁天下之人皆與仁而後可謂明仁之德於天下非謂吾能

姚江學辨

五

仁之而遂已也吾盡吾讓矣必使一家之人皆與讓一國之人皆與讓天下之人皆與讓而後可謂明讓之德於天下非謂吾能讓之而遂已也上老老則必欲民之與孝上長長則必欲民之與弟上恤孤則必欲民之不倍己德未明固難望民之新亡德既明尤必推己及人使之莫不即於新此家之所以必曰齊國之所以必曰治天下之所以必曰平也今日親民則惟吾之心無間於形骸而已吾之心無分乎爾我而已吾無骨肉相殘戕物圯類而已吾不以利害相攻忿怒相激而已民之污有未滌不必為之滌也民之性有未復不

為之復也是尚得謂之齊家乎哉尚得謂之治國乎哉尚得謂之平天下乎哉天下萬物一體之道遂如是而盡其量哉嘗即其說讀之尤有大謬於道者其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是猶由吾之父兄以及天下人之父兄也又曰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是則吾之父兄與天下人之父兄全無分別矣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親曰仁

姚江學辨

六

曰愛施之固自有差等也陽明於家於國於天下概謂之曰親不已流於墨氏之兼愛乎不顯率人人於無父之教乎幾何而不淪於禽獸也若夫至善者明德新民各有其至善也明德有明德之事新民有新民之事物物各有定理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之私欲斯為止於至善今乃以其所謂良知者為至善徒恃此心之虛靈以應萬事而吾心所具之理一掃而空之理既非吾性之固有則事亦為外來之應迹一求乎事物之理則便以為揣摩便以為測度便以為私意小智便以為擬議增損於其間誠如是必盡屏天下之事



物而後不爲本體之障礙矣觀其所言似流於墨氏究其實實不出二氏之虛寂耳夫二氏固非欲明其明德者也使果欲明德必不失之虛罔空寂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五霸固非欲親其民者也使果欲新民必不失之權謀術數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陽明謂二氏欲明明德五霸欲親民其說已不當矣且以良知爲至善是陽明雖有家國天下之施究難掩其虛罔空寂則其所以施於家國天下者恐終不免於權謀術數矣自謂共能接二帝三王之傳又誰信之也哉

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其實只

姚江學辨

二

七

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而心之本體則無不正也何從而加正之功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

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致知乎良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與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與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

姚江學辨

二

八

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耳何則意念之所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

致其良知亦豈影得身歸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言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

姚江學辨

二

九

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而實去之無有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知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恨而自歉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毋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闕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明明德綱也格致誠正修目也目雖有五只完得明明德一事明德雖一工夫實各有其節次必此五者之兼盡而後明德始明身曰修心曰正意曰誠知曰致物曰格節節有工夫在此功之不可闕也曰先曰而後工夫如是之循循做去此序之不可亂也陽明謂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

姚江學辨

十

只是一事條理工夫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夫既是一物大學已先言箇明德矣何必復言許多名目乎既是一事大學已先言箇明明德矣何必復言許多節次乎是明明德於天下一節亦幾贅而又贅矣試即其所謂一物者而論之其曰心為身之主宰可也曰身為心之形體不可也心之為體目而多竅人之神明實寓之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也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固皆此一心為之貫注要之心自心耳目口鼻手足自為耳目口鼻手足不得謂耳目口鼻即是心也夫以心意知為一物似也意

即心之意念知即心之知覺也然心主全體而言該動靜者也意則就其發動處言也意是主張做這事知是精察此事之是非是亦各有所屬矣若夫格物之物陽明已訓之爲事矣事固非身心意知也又以意之所在之事謂之物釋之謂事即我之意不知事既發之於意則必行之於身身果與事爲二乎亦即與事爲一乎又試即其所謂格致誠正修是一事而論之曰誠曰正憑一心之存察也曰修則在一身之酬酢威儀也理無內外之殊工夫實有內外之辨固有不可渾同者至於誠正修行上工夫也格致知上工夫也知之與行

姚江學辨

二

七

古聖賢無不分晰言之今乃創爲良知之說謂良知自然昭明靈覺善與吾心之良知自知之不善與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大學之道並無俟擴充其知識不知人之一心莫不有本然之理即莫不有自然之知惟其氣稟有清濁故其知識有廣狹人之良知不過識其大略不能洞燭其精微也茲無論良知之不可恃也既曰良知善即知其爲善惡即知其爲惡則良知無待於致矣良知猶待於致不得謂之良知矣今其訓致知曰意念之所發良知既知其爲善不誠以好之則昧知善之良知也意念之所發良知既知其爲不善不誠以惡

之則昧知不善之良知也惟誠好之而誠惡之始不自欺其所知是直以誠意之誠而訓致知之致矣且必先誠其意而後可以致知矣大學何以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乎既致吾之良知以誠意正心而修身大學工夫至此已無餘蘊以上更推不去矣陽明訓格物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與其所以訓修身曰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其說已無分別矣試即其說而衍之曰格物者爲善去惡也爲善去惡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爲善去

姚江學辨

二

七

惡大學之言果如是之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乎反覆思維不惟其理大謬於聖賢即文義固無一可通者也昔人謂宋儒樂言分晰明儒樂言渾同夫宋儒非樂分晰也理一而分殊不知乎理之一無以見人道之大原不辨乎分之殊則理之一者亦莫可捉摸也豈僅宋儒樂言分晰哉古今聖賢亦莫不言之也試觀陽明之所欲渾同者知行合一也博約合一也理氣合一也心性合一也動靜合一也已發未發合一也明德新民合一也格致誠正修合一也其所欲合一者自宋儒始分言之乎抑自古聖賢分言之 古聖賢必分言之者

欲其一完諸實際也陽明必渾同言之者必如是而後可以託空歸寂也樂簡易賡實修自謂闡堯舜之正傳爲孔氏之心印誣聖賢乎抑亦自誣耳有心世教者能不爲之懼哉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新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

姚江學辨

二

三

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格物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詞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虛與支與妄其去至善也遠矣合之以經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夫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已矣

大學一書舊雜於戴記中有錯簡有缺文朱子訂之補之聖

經賢傳昭若日星後世有志聖道者因得見古人爲學次第陽明謂合之以經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必去分章而復舊本庶幾復見聖人之心是蓋欲以邪說亂正道也間嘗取古本讀之自大學之道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詞簡而義晰意盡而神完已不容更增一字矣下忽接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不惟意不相承亦且文不相屬古聖賢之書有如是之湊裂者乎誠意者大學八條目之一耳人當格致之後自修工夫卽從此處下手然亦不過在心之發動上用功下面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

姚江學辨

二

十四

夫在今觀古本所載自所謂誠其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以後卽接以瞻彼淇澳二節恂慄威儀預言正心修身之功矣親賢樂利預言治國平天下之道矣下又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於信是明德新民止至善盡括入誠意一目矣又接以聽訟一節知本之謂附於所謂誠意之內矣誠如古本大學當以誠意爲明新至善之綱何至以明新至善爲綱乎當以格致正修齊治平爲誠意之目何至以誠意列於八條目之中乎以前証後以後印前固無一相合者朱子取克明德以下與淇澳二節釋明新止至善取聽訟一節釋

本末與篇首三綱領及知止二節言本末始終之序相發明固有確乎其不可易者若夫格物致知大學列於八條目之首觀夫所謂誠其意者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家在修其身云云各條俱有發揮豈獨於格物致知無一語及之乎且古本既有此謂知之至也一句與下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文法一例則格物致知必有傳以釋之亦昭昭矣朱子從而補之其詞豈盡合乎原文其理則罔悖乎聖道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惟精格致也惟一誠正修也孔子曰擇善而固執之曰不

姚江學辨

二

十五

明乎善不誠乎身擇善明善格致也固執誠正修也孟子曰知言養氣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修也先聖後聖古今一揆朱子補傳匪僅取程子之意其道實本於舜禹孔孟誠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陽明必欲去今本而復古本弗思耳觀其古本敍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也其與大學先後之序固已迥不相符矣且大學之要不在於誠意而實在於致知如其所論必增入一箇良字而後其邪說始可伸何大學遺卻箇緊要之

字不以一言相發明直待千百年後一陽明出始從而補入之乎彼以朱子之補傳爲益離吾則謂彼之補利良知爲太妄也嗟乎欲廢格物致知之學故以補傳爲益離欲混明德新民之道故以分章爲可去後之學者猶欲尊而信之不亦惑之甚哉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

姚江學辨

二

十六

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與亦在吾心之良知與其或不可以從之井與其或可以手而援之與凡此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與亦果出於吾心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爲二之非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即物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

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

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纔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待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將箇要緊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箇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如此小差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要補箇敬字

姚江學辨

七

那裏要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即物窮理朱子以釋格物顛撲不破陽明詆之爲告子之外義不知事物散在天下理則具於一心即天下之物以窮吾心之理內也非外也故事父有事父之理吾即事父之事以窮吾心所以事父之理非求孝之理於親之身以裨益吾之理也事君有事君之理吾即事君之事以窮吾心所以事君之理非求忠之理於君之身以裨益吾之理也義也者因事而制宜者也因事制宜不得謂之爲外即物窮理又何疑其爲外也哉且夫忠孝之理根於天性遇父而孝遇君而忠此

理固無不在即未思父之時孝親之心未發未遇君之時忠君之心未發此心所具忠孝之理亦無不在其有不能忠不能孝者特特於利欲之私非其天命之本然當平旦清明之時亦必有自然之發露而不可遏者雖或蔽錮之甚其理終莫之或滅也今日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是子臣之道特隨吾心爲有無孝者其性未必孝不過偶欲孝而後孝忠者其性未必忠不過偶欲忠而後忠矣理具於心忠孝悉本於性成心即是理忠孝皆任乎心生啓天

姚江學辨

六

下外視彝倫之禍者實此言作之備耳至謂新本之窮格事物之理茫茫蕩蕩都無歸著必須添箇敬字方纔牽扯到身心上來夫即物窮理窮吾心所具之理也窮吾身所當爲之理也尚何待於牽扯乎大學釋止至善引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止至善是大學之極功敬止已該新民之全量大學已揭敬之一字示人曷嘗將一箇要緊字落了待千餘年後要人補出乎今日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直不解其所謂任意譏彈言皆無稽亦何其粗率之甚耶

日乎問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

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性情須能盡己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

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友早晚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至勞神成疾當初說他直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成疾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居夷三年能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工夫決然以聖人爲人可到

姚江學辨

二

五

程子九條言格物之功罔不切於身心此條謂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非欲人不窮身心家國天下之道而徒留心於一草一木以矜博洽也特以一草一木各有至理取之必有其道用之必有其節亦不可不審察耳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故仁民之心重且長愛物之心輕且短非不欲重且長也物與我既同生而弗類則其愛之之勢亦有不能徧及者其格物也亦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道窮之必極其精究之必盡其量而於草木鳥獸亦惟察其所以取之用之之道而已蓋其所以格之者即格我

所以愛之之方不格其理則必有不得其宜者矣使謂草木鳥獸不必致察則孔子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不亦無所裨益也哉若夫亭前竹子之說不過陽明設言以嘲格致之學者耳彼將格生竹子之道乎萬物稟天地之氣以生形形色色莫非孕此二五之精不必獨卽竹子格之也其格竹子之用乎則彰明較著不勞如此之審索也以智慧之陽明七日尙不解竹子之道陽明何若是之愚乎以不學而知之良知七日尙不解竹子之理良知何若是之昏乎以不肯格物之陽明於日用倫常不肯稍爲窮究於一竹子竟格至七日而成病又何舍其所當格而格其所不必格者乎此嬉笑怒罵之言實未嘗有其事耳

姚江學辨

二

三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平治祇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問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

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嘗思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嗚呼陽明之詭秘至此又不覺盡露矣好善惡惡陽明之權詞也心之本體原無一物陽明之真詮也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情之正也大學誠意而後又有正心一段工夫者蓋人過得誠意一關所好所惡已皆準之天理特恐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情一有之而不察事前將迎事後凝滯此心不能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意雖已誠心猶不可謂之正誠意誠此好惡也正心卽正此好惡也豈有誠意遂著意好善惡惡

姚江學辨

二

三

正心遂不著意好善惡惡乎書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作私好私惡耳詎有於其所當好者亦不必好於其所當惡者亦不必惡乎不著意好善惡惡則好惡非出於中心之誠尙得謂之正心乎哉佛氏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著塵埃陽明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之說蓋本諸此彼既溺於佛氏使直說空說虛人猶共知其學之偏也乃欲假好善惡惡爲善去惡之言以襲吾儒之似而其本意嘗含而不露直待守衡再三問之始一吐其底裏誠中形外終有不可以欺人者吾恐儒者見之固知其歸於空寂卽佛者見

之亦將笑其說之多事矣果奚益哉

先王謂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中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

是私念著不得便好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中添燃一燈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

姚江學辨

二

三

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如樹之萌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灑脫何等簡易性有善而無惡者也人之必去惡念者以其能戕賊此心也善念卽天命之流行矣陽明謂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私念著不得卽善念頭亦著不得益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本體空寂原無一物惡念固本心之賊善念亦外鑠之物也無善無惡斯爲至善既去惡念已除一障復添善念是



又增一障也凡忠念孝念弟念信念禮義念廉恥念必盡掃之而後本體可復也夫念之善者如眼中之精光也精光遠燭即眼之本體所施非如金玉屑非眼中之所有也善念者如日之精光也精光下照即日之本體所流露非如燃燈日中非日之所本有也陽明以善念爲眼中之金玉屑日光中之添燃一燈是謂善非性之本有矣顏淵問爲仁孔子不言克己爲仁曰克己復禮爲仁蓋克己後尤須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也人之爲學如治田然去稂莠固所以培嘉禾然稂莠既去猶必勤灌溉盡栽培始得嘉禾之暢茂非一去稂莠

姚江學辨

二

重

而禾遂碩也如治國然去寇盜固所以保人民然寇盜既除猶必制田里以養民生設學校以復民性興仁興讓底於至治非一去寇盜遂無事也能滅一分人欲固能復得一分天理然天理者一本而萬殊事物各有當然之則必須精察力行方能中乎矩矱是人欲雖滅而天理中尙有工夫在也佛氏清淨儘有無私心者終不可謂之道未復乎理故也在本體上論至善無惡不可言增亦不可以言減在工夫上論去惡則日求其滅滅之又滅以至於無則本體不雜矣爲善則日求其增增之又增以至於無所不用其極則本體乃

充矣非有增於本體之外也始猶未能盡善增則善量可復孟子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也陽明謂吾輩用功不求日增只欲日減減去惡念便已千了百當不復向天理上做工夫自矜灑脫自矜簡易不知已倒戈於禪和矣噫

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所以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原來止是一箇工夫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如今說知行合

姚江學辨

二

重

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知是行底主意行是知底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是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是有知在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夫人必有飲食之心然後知食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人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險易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先知路歧之險易耶

知是知其所以行不是空空一箇知行卽行其所已知不是  
冥冥然而行知行二者固相資而不可缺者也然而知是知  
行是行有不可混而爲一者陽明本佛氏之不立言語文字  
直從心上做工夫苦古人說知處多拈良知二字以掃之又  
苦古人知行並說處多創爲知行合一之說以混之其曰行  
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可也人必欲行之至而後爲知之眞  
談虎色變以其曾爲虎傷也其曰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  
將使人張其虛見矜其覺悟遂以爲絕大神通不復用力於  
踐履矣况夫行之明覺精察亦必先有格致之功而後不至

姚江學辨

五

於差誤未有惜然行去遂自能明覺精察者夫食味之美惡  
固必待人口而後知然必先知孰爲可食孰爲不可食而後  
食之得其宜不然將以鴆爲可飲而不知其毒以砒爲可飼  
而不明其害矣路歧之險易固必身親履歷而後知然必先  
知某路可以之荆揚某路可以達幽薊而後行之得其道不  
然欲之東而將誤於西欲之南而將誤於北矣不行不可以  
實其知不知亦無由善其行不事問學徒欲措之於行事安  
得不至於以非禮爲禮以非義爲義哉然則陽明爲欲廢知  
故創爲知行合一之說而其所重者惟在於行與曰非也彼

自有所謂知行合一者非聖賢之所謂知行也蓋其爲學只  
在心地上用功見得此心本體歷歷孤明炯然瑩然此卽是  
其知處常念此心本體歷歷孤明不涉見聞不累事物此卽  
是其行處卽知卽行原無分別若夫事物之來憑此良知做  
去隨物現形此心毫無所著此是他無上妙法其欲人廢知  
者正欲人廢行耳不然聖賢致知之功只是欲知所行之得  
失耳誠欲行之眞切篤實安得不先致知也哉讀陽明之書  
者勿爲其所欺焉可矣

姚江學辨

五

問博約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  
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祇是要此一心純是天理要  
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  
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  
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箇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底工  
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只是  
一物博文卽是約禮底工夫陽明此言蓋欲伸知行合一之  
邪說強聖賢之書以就之也夫孝弟謹信親愛天理之發見  
可見者也何以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子以四教文行忠

信行即天理之發見可見者也何以必先文而後行乎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既猶人何又曰行未有得乎是欲合之恐有所不能合者且其言曰要此心純乎天理須在理之發見處用功發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發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誠如是發見於治人民時就在治人民上學發見於理社稷時就在理社稷上學子路何必讀書之言極為有理孔子斥之為佞不已過哉夫讀聖賢之書必虛心涵泳以觀其義理之所在強立意遷古人之語而就之以快一時之議論是真孔子之所謂佞者也至理自在

姚江學辨

七

天壤豈果強詞之所能奪者哉

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

格物之功固不必舉天下而盡窮之而後可以盡吾心之理也今日格之明日格之窮索既久自有豁然貫通之候雖事

有為前人所未行思議所未及者一到面前亦可以權其輕重而為之以合乎中正之則故事有常有變格其理之常者而變者始可因時而制宜道有經有權格其理之經者而權者始可隨地而協義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其人不可以言此今謂天下之人皆可不道問學惟以此一念之良知遂可權輕重之宜亦談何容易也耶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雖前無為之者然舜生知也武優入聖域者也如此之事固不待考之往迹自可以度其輕重然古今如舜

姚江學辨

七

武者曾有幾人遂可援之為例使天下皆不學問耶况舜之前典墳有書武之前謨誥具在豈遂無典可讀舜有四岳薦之朝武有十臣佐其成豈遂無人可問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猶然焉知舜與武王遂不深窮理之功哉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生而知之也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也若夫禮樂刑政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

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爲希聖之方與

齊宣之時明堂尙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尙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非能以不忍人之心

姚江學辨

无

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也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靡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輕重也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註載尹氏之說謂生而可知者義理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彼非以義理自義理禮樂名物自禮樂名物爲兩不相涉者也生而知之者氣稟清明故於天下之義理無不昭著於心胸若夫

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固皆義理之所在但禮樂既經古人之制作節文度數必待考而後明名物燦陳於宇宙事變迭生於古今亦必爲目之所及見耳之所及聞始能洞悉其詳文王生知之聖也未有不事窮求能晰虞夏商周之制度孔子生知之聖也未必不待稽考遂能遍悉宇內之事物問禮老聃學琴師襄殷勤諮訪不害其爲生知之聖特以資性明睿凡事一經考求遂能洞知其精微較他人易曉耳豈以有所未知遂不得爲生知也哉大禮與天地同和大樂與天地同節名物實道理所充周事變關古今之治亂孰謂無關於

姚江學辨

三

作聖之功而爲聖人所不求知者哉今日惟當求知此義理禮樂名物實非作聖之功是判義理與禮樂名物之類爲二矣且古聖人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皆出於義理之外而凡韶樂武樂及夏殷周三代之禮孔子之學之言之皆見其爲多事矣其說詎可通與若謂君非聖王雖有明堂辟靡亦不足以治天下其說是矣然而聖王首出欲巡侯國則必爲之立明堂欲講學明倫則必爲之設辟靡巡狩學校是亦政典之大者雖治天下之本不徒恃乎法制而必在乎君德然未有置一切法制全不講求遂可以治天下者孟子曰徒善不

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君子之學固必明乎義理內以治身心外以治家國天下明體達用斯爲大人之學徒沾沾於度數節目考核精詳而不及乎義理之精微此後世記誦者之所爲固爲無本然必棄禮樂法度概不討論又豈君子之用心哉

馬子莘問修道之謂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說何如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似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

姚江學辨

二

三

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人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而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

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是亦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吾儒之學以性爲至實故其所以言道者只在日用事物之當然外氏以性爲至虛故其所以言道者只歸於空寂而不及於事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子章句或問言之明且盡矣修道者卽修此日用倫常之道也人之性道雖同氣稟或異聖人因其道之當然者而品節之以爲天下法章句訓修爲品節之者是爲之辨其親疎之殺爲之

姚江學辨

二

三

分其貴賤之等爲之制度文爲使人有所守而不失爲之開導禁止使人有以別而不差俾天下之智者愚者皆有以復其天命之本然而無過不及之失非謂性道有不完全從而增減之也禮樂刑政之屬章句所包者甚廣凡天下一切事物皆在其內陽明謂非子思之本旨則是禮樂刑政非道之所在乎亦將舍卻禮樂刑政別求其道於元渺虛無乎下面說戒慎恐懼雖未及於禮樂刑政不知致中卽所以養禮樂刑政之原致和卽所以達禮樂刑政之用禮樂刑政實本乎天命之本然而發於人情之同然者安有舍卻禮樂刑政而

可以育萬物位天地者哉觀其所以釋修道之謂教謂教即天道至教之教教即性即道原無分則不知性道與教雖皆同此一理而天所命於人者爲性順乎性之自然以見於日用倫常者爲道修此道以示人爲教其名義自各有不同矣子思言率性之謂道非謂性即道也言修道之謂教非謂道即教也使性道教全無分別又何必爲是贅說乎至謂修爲修道以仁之修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而下未能率性於道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不思智愚賢不肖既有所過不及矣是必賴聖人之因

姚江學辨

二

書

道立教以爲天下後世法而後天下資稟之偏者皆得有所則倣以祛其過不及之弊若謂不待聖人之教自能有以修之吾恐其所修者仍各就其偏者倣去不能有以協於中矣自誠明謂之性堯舜性之之性也天命之謂性指天所賦之理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而人者也修道之謂教修其道以教人者也篇首三句祇以釋性道教之名義非以辨誠者與誠之者之品詣陽明必欲強而同之孰知其有不可強者哉嗟乎佛老以空爲性以無爲道以清淨寂滅爲教經朱子辨之而始明陽明又欲從而亂之聖道復不明於天下者誰之

答與

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縣知州之知知

姚江學辨

二

書

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夭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猶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壽不貳猶以夭壽貳其心者也猶以夭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尙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

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所未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

盡心一章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立其事知天而不以死壽貳其心智之盡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集註固是顛撲不破陽明欲以盡心知性

姚江學辨

卷

知天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事天爲學知利行之事死壽不貳修身以俟爲困知勉行之事亦何其言之謬耶彼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心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也人欲盡乎心之全量必窮此心所具之理而後心可得而盡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心與性已明明分言之何得謂盡其心卽是盡其性哉天者理之所從出也知天者所以知其理也今日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夫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矣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矣知天則天之事亦皆己之事風雲雷雨由

我而鼓盪日月星辰由我而旋運鳥獸草木由我而發育山河大地由我而奠定吾恐生知安行之聖人亦不能知天此等事矣天下至誠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亦不過謂其能贊天地之化育能與天地參孰有稱其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者哉至謂死壽不貳修身以俟爲困知勉行之事說尤難通夫不以死生爲悅戚而惟修身以俟命此大賢以上事也陽明曲爲之說曰今使之死壽不貳是猶以死壽貳其心者也吾不知其所謂使之者果誰使之耶又曰修身以俟天命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吾不知其平日未知天命者果

姚江學辨

卷

何從見之耶又曰俟之云者則尙未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也吾不知其所謂猶有所俟者俟知天命耶抑亦俟天命之至耶夫天命未知是當卽求其知固無所用其俟也若謂俟天命之至命尙未知又安能居易以俟命哉又曰立命之立是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所未嘗有今始建立之謂吾又不知其所謂建立者立氣數之命耶抑能自立於氣數之中耶壽夭窮通人生自有定數此固不可謂昔未嘗有今始建立也若謂昔未能有以自立今能自立於氣數之中遇貧賤則能自立於貧賤遇富

貴則能自立於富貴遇患難則能自立於患難遇安樂則能自立於安樂此身一日不死即能盡吾一日之道任他位置皆能有以自樹此是何等地位何等力量曾是因知勉行之學者遠能臻此哉曾是未知天命之所在者遠能臻此也哉陽明之爲此說者欲人廢格物致知之學也欲廢格致之學故以知性知天爲知州知縣之知矣以知性天爲生知安行之事故不得不強殫壽不貳修身以俟爲困知勉行之事矣爲伸一己之邪說至屈聖賢之言而就之天下萬世安能盡爲所欺哉

姚江學辨

三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令人好博之心觀之卻是聖人教人差了

以好博之心解經不可也謂解經即是好博尤不可也好博之不可者如後世考据之家泛覽羣書自矜博洽徇外誇多毫無關於身心其識愈多其心愈昏非聖賢之學也若夫探義理之精微窮聖賢之蘊奧究其當然復究其所以然以之體於身心則爲修德之要功以之達於國家則爲經世之大用此聖學入德之門非好博也不博則其理有所不明也是

故五經者聖道之所寄也詩以言性情書以道政事周易備陰陽之消長春秋明治世之大法周官儀禮古先王之制度文爲備載其中讀其書可以明聖人之道明其道即以晰吾心之理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曰學詩乎學禮乎又曰小子何莫學乎詩又曰五十以學易聖人教人嘗欲人窮經以致用曷嘗欲屏棄經籍以爲簡易之規哉夫聖賢之所謂簡易者循乎天理之自然無所矯造於其間不爲勞攘不爲艱險也非謂天理之所當知者而亦不求其知天理之所當爲者而不求其能也陽明以解經爲好博爲非聖賢

姚江學辨

三

簡易之規是特以佛氏之空寂言聖賢之簡易奚可哉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語謎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春秋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某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欲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於存天理去人欲之學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與乎滅天理底事又安肯詳以示人長亂導奸也  
詩非孔子之舊本矣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蓋淫佚之詞世俗所喜傳於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姚江學辨

卷

春秋一書聖人卽二百四十年行事筆則筆削則削以定其事之是非而垂萬世之法戒而其事之源委自必觀傳而後明聖人非厭魯史舊文詳載奸亂之事故削之以杜其禍也欲人知某事爲可法某事爲可戒筆之削之以寓其褒貶也陽明謂已書弑君書伐國何必更問其弑君伐國之詳一切縱欲滅理之事聖人必不肯詳以示人以長亂而導奸誠如所論則春秋之詞雖簡亦既明書其弑君矣明書其伐國矣豈遂不足以長亂而導奸乎是聖人必掃滅古今之惡事使天下之人耳不得而聞口不得而言而後可以正一世之人

心又何必明書其惡以示天下萬世乎哉詩之爲義朱子論之特詳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二語可以括三百篇之大旨而發忠無邪之蘊陽明謂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是雅樂鄭衛之詩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不知太史採詩以觀民風欲以觀民風之邪正也使徒採其詩之善者而去其惡者民風亦無由而觀矣詩可以觀以觀其得失也使有勸而無懲學者亦何由而觀之聖人之放鄭聲也不令其聲奏之於郊廟朝會以其能溺人聽也而不刪其詩者欲以見風俗之邪正使人知有所戒也

姚江學辨

早

又何疑其爲世儒之附會以足三百之數哉詩與春秋二經聖人所以善惡並存者原以昭古今之法戒使謂詩之淫亂者必刪去而不可存則春秋之弑君伐國聖人亦不必筆之於書矣陽明之學喜簡而厭繁春秋經聖人之筆削則不敢議遂謂傳可以不存詩有鄭衛之風遂謂是後儒之附會總之欲人措其心於語言文字之外不復窮經以致用耳豈有他哉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花時

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便是草木瓦石之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以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原是與人一體體必有主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雲雷雨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姚江學辨

二

望

人之與物同稟此天地之理以成性同稟此天地之氣以成形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故五穀可以養人藥石可以治病以同此氣故也然其理雖一而其氣則有靈明頑蠢之不同故物之與人有絕不相通者夫飛禽走獸有血氣斯有知覺也草木則無知覺矣巖谷之花自開自落不以無人看而寂然不以有人看而感通陽明謂未看花時花與人心同歸於寂至看花時花色便明白起來果何從見其明白乎草木猶有生機者也瓦礫則無生機矣頑質蠢愧冥然罔覺碎之則痛癢無關存之亦情意皆絕陽明謂草木瓦石之良知卽是人

之良知果何從見瓦石之有良知乎蓋陽明之學本之釋氏其以天下無心外之物此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

真心中物也巖花開落與心無關則花在心外矣不得不曲言花色一時明白也以良知爲天理此佛氏之以知覺爲性也草木瓦石無良知則天下有性外之物矣不得不言草木瓦石之有良知也不知性屬乎理知屬乎氣氣既不同靈頑各別花色卽不明白固無害於此氣此理之同草木瓦石雖無知亦無害於此氣此理之一陽明矜言萬物一體實不明乎萬物一體之道故其言遂如是之牽強耳大珠和尚曰黃

姚江學辨

二

望

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還能應用彼以般若法身在黃花翠竹之外蓋亦不知此氣此理之同故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誠哉是言也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九川臥病虔州先生曰病物亦難格覺得何如曰工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工夫樂非心之本體也情也本體其性也喜怒哀樂未發其理渾

其於中未嘗偏於喜未嘗偏於怒未嘗偏於哀樂故謂之中此本體也及其既發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樂而哀樂則喜怒哀樂莫非其本體之所流露樂之時還他樂不必說樂之中有箇哀哀之時還他哀不必說哀之中有箇樂以其皆出於情之自然亦皆原於性之本然也是故人之哭也發於情之不自禁哀痛之心迫切於中自不覺其涕之流自不覺其聲之失非謂欲求吾心之樂須是大哭一番也雖曰此心安處即是樂人當大哭之時又豈計及乎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哉陽明謂人遇大故須大哭一番方樂樂是心之

姚江學辨

聖

本體雖哭而心之本體不動是則人之哭泣皆由外面做作與本體會無干涉大故之來不過偶為流涕偶為失聲此心之樂仍如故耳倘得謂之人哉倘得謂之人情哉若夫人之有疾生死之所係也死生有命固必聽之於天不必過為憂惱然亦必戒懼保養不可稍有所疎曰常快活乃是工夫亦不免用情之太矯也

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變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故智善揣摩人情無一息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窺見得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

古今樂言良知者莫陽明若也古今來之誣良知者亦莫陽明若也良知者本乎天理之自然而出者也仁也自能知其為仁義也自能知其為義斯謂之良知機械變詐不循乎理之當然良知之賊也古之人性道精明義理昭著陰謀詭譎概不敢用而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詐與不信亦自能先覺之能充其良知之量故也張儀蘇秦妾婦之道也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肯綮妾婦中之慧而黠者也三代而還正學不行事變之來人多師其故智以僥倖成功是以禮義日見其喪亡人心日見其偷薄其所以錮蔽此良知者甚非淺鮮陽明

姚江學辨

聖

於儀秦之智稱之為聖人之資稱之為窺見良知妙用亦何其相賞之甚耶蓋陽明以虛為性不肯講求義理惟憑此心良知矜為妙用自闔自關自舒自卷自以為絕大神通是以於儀秦之故智不禁津津樂道之孰知其所以揣摩人情者正所以戕賊其天理哉宸濠之變陽明之功鉅矣為國擒賊其志可謂忠矣嘗考其成功之由陽明聞濠反恐其徑趨兩京為兩廣提督軍門火牌云率狼達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濠見檄果疑未發又欲離濠之將士也作賊心腹李仕實劉養正偽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偽狀濠偵獲之

是以疑養正而不信其謀大功之成皆因用反問之力深聞而多疑故無一不中肯綮耳除逆勦賊此固忠勇之舉無可議者而其作用則儀秦之故智也嗚呼陽明其亦善用權術者與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天理人情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

姚江學辨

聖

如是則曠豈不感動底豫則曠既還輒乃致國請戮曠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曠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使之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曠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則君君臣臣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以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衛輒之亂胡氏謂夫子正名必上請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

郢而立之夫則曠殺母出奔得罪於父者也輒據國拒父者也皆為無父之人皆不可以有國廢輒而立郢此正天理人情之至也陽明日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為政我就先去廢他非天理人情是蓋忘其逆倫之大罪而感其致敬之私恩也觀其所以正名之道謂子與輒為政必能化輒致國於其父夫子調和其間曠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輒乃故為推讓請之天子告之方伯以顯其致國於父之意待羣臣百姓請之告之然後輒乃復位尊曠為太公陽明之意既欲名之必正又欲保輒之不廢是始之感化乎輒者已隱挾一復立

姚江學辨

樂

之意使之暫迎乎父也繼之調和乎曠者又隱示以漢室立太公之意使之遜位於其子也是夫子處人父子之間不能待之以至誠而徒以術彌縫於其際矣且其事亦有難行者則曠能殺母者也又欲與子爭國者其人之難化可知矣出公一迎豈遂能感動底豫如大舜之於瞽瞍乎况挾一復立輒之意以致國於其父其意先已不誠以不誠之意感難化之父焉保其決不肯受仍以命輒乎設使則曠歸國而即自居其位不復以國命輒斯時其復輔輒以爭乎名之不正較前更甚矣其將任曠為之乎則輒之待子為政致敬盡禮

子遽從而廢之又以為非天理人情矣吾知陽明處此其計必窮而難施也夫蒯瞶殺母出奔既為其君父之所逐是不可迎以歸國瞶既不可歸國則輒自不可以孫而禰祖無論陽明之說勢有所不能行也即令可行又豈大聖人之所肯為者哉然則胡氏之說其終可行乎曰其言似迂而難行其理實正而不可易但夫子正名之舉必定於未仕之先而不謀於既仕之後夫無父之國聖人所決不肯仕者也既仕輒而為政亦必不能廢輒而立郢者也惟輒既欲用子先自有愛敬聖人之心夫子必將以天經地義綱常名分之所在為

姚江學辨

二

聖

之開導其天良輒苟良心不死自必悔然自悟自知不可以為人而後夫子徐與之議其處之之道夫欲據其位則父子之倫滅欲全父子之倫則不可一日安其位天理人欲此際不能兩立為輒之計惟有棄國而逃以聽羣臣百姓與夫天子方伯之所為此泰伯伯夷所以為千古之令範也向使輒無悔悟之心夫子必不仕衛輒無棄國而逃之舉夫子亦必不仕衛誠如所言然後夫子秉衛之政協衛之羣臣百姓請於方伯天子而立郢以主社稷庶乎名可得而正言可得而順矣或曰晉為方伯曾欲納蒯瞶者也輒逃而晉必納瞶如

之何曰夫子正名晉知瞶之不可立如欲納之則請命於天子率羣臣百姓拒之可也公子郢終不肯立如之何曰郢之不肯立者以內有輒外有瞶知立之必不能無事也且彼自謂有亡人之子在亦不知立輒之非矣夫子正名則輒與瞶各服其罪郢亦知己之可立且有天子之命在郢亦不能辭也萬一郢終不立則更擇一宗室之賢者立之可耳聖人因時制宜其所為固非恆情可測然如此而行於理固自無礙豈若陽明之說徒以術行乎其間也哉

姚江學辨

二

吳

答羅整庵先生書曰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氏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

下於今日之尊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嗷嗷於其間噫可哀  
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  
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  
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  
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眾方嘻嘻之中獨出涕嗟  
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蹙額疾首以為憂此其非狂病喪心殆  
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  
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  
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矣

姚江學辨

二

古今之深詆朱子者莫如王陽明一人也人皆謂其致良知  
之說與朱子格物致知異而不知其所以與朱子異者不僅  
在格物致知也夫不僅格物致知與朱子異何獨於朱子之  
格致詆之如是之深耶曰凡朱子之所言者皆古聖賢之所  
已言者也古聖賢已言之則不敢直詆之格物致知大學缺  
其傳朱子獨補其亡故遂以為亂聖賢之旨而悖大學之道  
不遺餘力以詆之也然則陽明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又何在  
與曰其本體異也其大用異也體用之異可得而辨與曰朱  
子以性為有善無惡陽明以性為無善無惡也朱子以性為

理心不可謂之性陽明以心為性吾心之靈覺即天理也朱  
子以仁義禮智為性之本然陽明以仁義禮智為心之表德  
也此本體之所以異也若夫善念之發朱子以為率性陽明  
則謂心體上著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惡惡朱子以為皆務  
決去而求必得之陽明則謂心之本體本無一物著意去好  
善惡惡又是多了這分意思也萬事萬物朱子以其理皆具  
於心日用倫常各有當然之則陽明則以事物為外來之感  
應與心體無涉以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為揣摩測度於其  
外也此大用之所以異也蓋惟性善則實實則萬事無不實

姚江學辨

三

故必下學上達而後能優入乎聖域此格物致知所以為明  
善之要也性無善則虛虛則萬事無不虛故一悟本體即是  
工夫此即物窮理陽明所以視之為外也兩家意旨如冰炭  
之不相入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勢有不可兩立者向使  
僅格物致知與朱子異所以言全體大用者無不同則所以  
不同者雖偏而其所以同者尚不失為聖賢之道孰知南轅  
北轍其相懸殊已至於此哉嗟乎古之佛老猶在吾儒之外  
也後世之佛老則在吾儒之中以其陽儒而陰釋也昔之陽  
儒陰釋猶以佛老之理隱託乎聖賢之道也今之陽儒陰釋

則直以聖賢之道折入於佛老之中是故孔孟之言不敢直  
詆之也則創為一說以解之謂孔孟之道即吾之道也朱子  
之言可以直詆之也斥朱為洪水而不惜毀朱為猛獸而不  
顧以己之詆朱比孟子之闢楊闢墨而不慙以朱子之道非  
孔孟之道所以異於吾之道也無如當時崇尚朱子者多也  
當時之推尊朱子者至也一日舉而闢之無以杜天下之口  
乃錄其言之與己相似者著為朱子晚年定論謂朱子悟後  
之論實與吾道相脗合今觀其書有於全文中摘錄其一段  
而首尾之異己者去之矣有朱子中年之書指為晚年者矣

姚江學辨

聖

天不知其晚年而誤以為晚年可也觀其答整菴曰中間年  
歲早晚誠有未考是又明知其非晚年之書誣之以欺人也  
嗟乎陽明欲以此欺當時耶當年已不可欺矣欲以此欺後  
世耶朱子之書具在又安得為其所欺哉夫朱子之道孔孟  
之道也格致之旨孔孟之嫡傳也孔孟之精微非朱子無以  
發濂洛之蘊奧非朱子無以明掃功利排佛老推陷肅清義  
精仁熟此功直在萬世也孔子之聖不以無人議而有加朱  
子之道不以有人言而或損乃欲以佛老之虛寂毀聖賢之  
功修曾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  
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  
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  
體用一原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已隨事精察而  
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說未盡

人之稟資有清濁故其間道有難易顏子聰睿於道之本原  
易見惟能加以博文約禮之功所以優入乎聖域曾點能見  
大意而不肯用下學工夫未免流於狂曾子魯於道體  
之一處初難體會而其性誠篤故於其用處能精察而力行

姚江學辨

聖

之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故以一貫詔之聖人教人  
原是因材施教而篤驟語之以太高不惟其論不能入且將有礙  
等之弊此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  
一貫之旨惟曾子能言下領悟而門人不知之職是故耳陽  
明謂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知用功之要故語之是未深下  
學之功而遽詔之以上達矣夫人之學不患本體上不明只  
患工夫之不至工夫不至於本體終有虧也不患理一處不  
合只患分殊處有差則理之一者不完也未至真積力久之  
候而驟語之以一貫則其所謂一貫者不幾空虛而無據哉

至謂體用一原體未立用安從生其說似矣不知聖賢所謂體用一致者是言乎性情之德有此大本存於中故有此達道著於外也若夫用功之序則必由麤而及精由博而反約不歷階級超凡入聖豈聖人教人之法哉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人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黃誠甫問女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見聞上

姚江學辨

書

用功顏子在心體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也

顏曾思孟濂洛關閩皆學孔子之學而得其傳者也陽明謂顏子沒而聖學亡何所見而云然耶曰欲知陽明之言當識陽明之學陽明之所謂聖學者心學也即禪學也禪家溺心空虛求道於恍惚窈冥之域如有一物懸空而在炯炯光明非有非無遂自以爲明心見性陽明惑於其說因見喟然一歎高堅前後恍惚不可爲狀如有所立卓爾似莫罄其形容之妙即謂道之全體盡見而爲聖學之正派顏子以後諸賢

其語無類於禪機者遂不得而與焉不知聖人之道昭著於人倫日用未嘗不可以語人顏子之高堅前後蓋見道之無往而不在所立卓爾亦即在日用行事間得之非所謂窈冥昏默者陽明舍實有之至理而慕渺茫之虛見其所以推尊顏子者正所以厚誣顏子耳夫顏子之學固聖賢之嫡派也博文約禮二語直自將生平功修盡情說出所以造至於一間未達境地亦皆奉此二語做到曾子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明善誠身孟子之知言養氣以至宋儒之所以上承道統者莫不從這裏做工夫先聖後聖本同一揆造詣雖有不同

姚江學辨

書

其得孔孟之傳則一今日顏子歿而聖學亡是不特濂洛關閩未聞大道即曾思孟子亦非真儒猖狂無忌至斯已極邪淫之說究何損於聖賢之真哉至謂聞一知十顏子在心地上用功子貢猶在見聞上用功彼蓋謂顏子見得此心炯炯虛明自能照見一切不事聞知超凡入聖子貢之多學而識皆外道耳嗚呼其亦不思也已

聖人之所以爲聖祇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色足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之不同猶



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文武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力才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不同而色足皆同皆可謂之精金

孔子之聖先民未有賢於堯舜遠矣宰我言之孟子述之蓋其為聖雖同事功則有異堯舜之道行於一時孔子之教實已及於萬世也陽明精金之喻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禹湯文武猶七八千鎰謂其純乎天理則同其才力有不同也夫謂純乎天理則同此說似矣然如伯夷之清未免於隘此心雖無一毫私欲而其於天理上究未做到恰好處孔子聖之

姚江學辨

卷二

時者也自無此病夷之於孔子正當於天理上見其中不中之異不徒於才力上爭分兩也且孔子之德固至盛也而其才力亦冠絕乎古今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此是何等才識何等力量向使得位行政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擬之唐虞之盛治有過之無不及者陽明謂孔子之才力較堯舜為不及果何所見而云然哉噫吾知之矣孔子之學下學而上達者也陽明之學言頓悟者也良知訣竅自謂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不歷階級便可超凡入聖孔子自言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

心所欲不踰矩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其所以語人者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曰講學曰講習曰多見多聞以良知之學較之孔子猶不免囿於見聞著於事物難言乎點鐵而成金矣書言堯舜之德初不及於學問此所以有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之評耳且其所謂聖人純乎天理則同者亦不過謂聖人之良知炯炯內照毫無蔽曷嘗於事事物物之理見聖之所以為聖哉嗟乎以佛氏之邪說定聖人之品詣佛之道是則孔子之道非雖擬之為九千鎰猶是陽明之過譽矣噫嘻

姚江學辨

卷二

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為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為是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其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  
啓萬世輕妄之弊者莫如陽明之言也凡人未至於聖人之域則其所以求諸己者當以聖言為依歸蓋以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夫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不敢以為非似也道無往而不在雖孺子之歌芻蕘之論亦有裨於身心也然必曰求諸理而得則可耳徒謂求諸心而

得安知非我心之先差而彼之言適中其所見乎以盜蹠之心則必契盜蹠之言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而出於盜蹠亦不以爲非矣以佛老之心則必契佛老之言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而出於佛老亦不以爲非矣不求之理而求之心烏得不至於差謬哉至謂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其言尤大悖學者之於義理也詎可以一心而妄斷必當以聖言爲折衷求諸吾心而以爲是聖人或以爲非則必悉審聖人之所非以破吾心之所是求諸吾心而以爲非聖人或以爲是則必精察聖人之所是以釋吾心

姚江學辨

卷七

之所非一求之而不得則再求之而不得則三四以求之至如是而猶不得則暫且置之以俟他日之詳審亦終不敢以聖人爲非而我心之所見爲是也苟不能然求諸心而不得雖孔子之言亦不可信安得不至於自私自用憑恃智巧逞弄聰明侮先聖薄六經以至毫無忌憚而不止哉其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不如反求之切夫人之所以反求諸己者亦反求一己之身心能不悖於理否能不畔夫聖人之道否曾子之自反正曾子之篤信聖人處又豈不信聖人之道徒自反求諸心也哉自良知之說

行宗其教者率皆註腳六經蔑視聖賢鄧定宇曰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人問其故曰畢竟天也多動了一下其輕妄之氣不特聖人不足學天地亦不足道矣古人云其父行劫其子必至殺人定宇之言非陽明有以啓之也哉

蒸蒸又不格姦本註說象已漸進於義不至大爲奸惡舜徵庸後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奸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人以善薰蒸不去正他奸惡凡文過掩惡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欲殺己亦是好象之心太急此

姚江學辨

卷七

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在責他人所以致得克諧

聖如堯舜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桀紂之下惡無盡

謨蓋之事先儒疑其無此孟子因萬章問舜不知象之殺己故就其所問而答之不及辨其事之真僞也蒸蒸又不格姦蔡註謂舜能使象漸進於善不至大爲奸惡其說甚是陽明謂舜只是自進於善不去格他奸惡夫四岳之薦舜既曰克諧以孝豈象之心猶未稍悟奸惡之心尙如故乎豈舜有未進於善至是始進於善乎至謂舜初時致得象欲殺舜亦是

要象好的心太急此是舜之過處夫責善賊恩知道者弗爲舜以生知之聖明庶物察人倫雖其望弟之心至切亦必感之有道不至於賊恩也要象好之心太急致得象欲殺之是象本無殺舜之心因舜激之而後然是罪在舜不僅在象矣又曰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在責人是前此只知責人不知責己矣因弟之欲殺始知責己而進於善是前此尙未進於善矣尙得成其爲舜乎哉嗟夫顏子沒而聖學亡曾思而下不足道矣堯舜萬鑑孔子九千鑑是孔子之分兩猶不足矣象之殺舜舜亦是有過處且曰聖如堯舜堯舜之上

姚江學辨

堯

善無盡惡如桀紂桀紂之下惡無盡是堯舜亦未愜陽明之心矣屈指今古曾無有一人當我意者無以其佛子釋典云上天下地惟我獨尊陽明其庶幾於此與

# 校邠廬抗議

光緒十年冬  
雕于豫章

## 校邠廬抗議序

昔賈生之策治安痛哭流涕長太息噫何其甚哉古今能成敗天下者法而已矣漢興未久文帝謙讓特法不立與不行爲病孰鉅我

國家重熙累洽二百餘年固無法不立亦有法必行久之習於寬大陰構陽煽驕官猥吏鼓其機神姦巨蠹叢其隙外與法相市內與法相遁於是除害無法而營私則有法守官無法而厲民則有法民茫然不知其何謂之法法遂不能制運極變生一切便宜從事建大功立大業未嘗不越於常法之外然而於法初無害也誠以此時取法之善者復之其不善者更改之整齊之求無悖於立法之初意其勢甚便則天下

## 校邠廬抗議

陳序

可以少休夫無法而立之法易耳法立而格不能行若有法而愈無法是法者怨之府而禍之媒也假令賈生處此恐痛哭不止於一二而流涕長太息不止於六七矣嗟乎吾於林一先生之抗議所以皇皇四顧而不能已也議凡四十篇大旨明法以善世求行法非求變法其有變者必其有以行者矣吾聞之傳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蓋上之人揆道以揆法下之人守法以守道法者適於道之由也否則傳又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廉恥不修紀綱不明又何與於天下之大計哉方今時事尙云棘矣元氣不盡復奸宄不盡絕敵國外患方且狙伺而狼顧苟無以安民生固民心其何以堪安之固之將奈何不壞法而已矣不壞法將奈何

時時奉法而每事必求其實而已矣且夫四夷之於中國常若不及而不勝者也乃彼則既富既強夫亦恃有法耳吾聞其所為書有曰萬國公法者彼能以法約束其民彼且將以法鉗制人國我不立法自強彼以其法肆然於我法之上智窮能索我且折入彼法以為法雖賈生所謂蹶盤辟靡厝火積薪其可憤可慮豈有若此者嗟乎能漠然而不一動其心哉先生自定其顯志堂集取此議登其半以有所避忌存錄其半於家予謂所議皆為法說皆為天下說非於世有所憎愛也况其事亦莫能諱故勸培之同年盡刻之賈生之策亦稍稍施於景武之朝矣漢置於今日必將不朽於異時且使昔議常明於人人或有心者變通吾意而隱寓於常行之法

校邠廬抗議

陳序

二

之中其於天下殆不無少補矣光緒甲申春二月年家子陳寶琛謹序

校邠廬抗議自序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為疏闊疑為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千餘年而蕩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爭之而勢恆不勝迨乎經歷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嘗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試略舉數事言之以億萬人自養則有餘以一人養千百人則不足觀於今日奉君上則民力竭養兵勇則民力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車徒馬牛甲兵出自民間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澤宮射御何以登六藝觀於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曉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視古為少倍徒而當一

校邠廬抗議

自序

三

視古轉多觀於今日浮收累民而始知聖人百畝而徹之法之善也土宜出於地而無窮遠物限於地而難致觀於今日運道阻

天庾空而始知聖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為民天有食斯有民水為穀母治田先治水觀於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饑而始知聖人盡力溝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汙在人才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之善也郵治必先親睦百行莫先孝弟觀於今日期功陌路富貴貧賤不相恤而始知聖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遠堂高筭疏有體九重萬里呼籲誰聞觀於今日諫諍設專官民隱不上達而始知聖人懸鞞建

鐸庶人傳語之法之善也權所屬則末秩亦將逞志用不贍則中材不能無求觀於今日俸薄官貪而始知聖人分田制祿之法之善也天下有億萬不齊之事端古今無範圍不過之法律觀於今日則例猥瑣案牘繁多而始知聖人不鑄刑書之法之善也開邊拓土石田不耕長駕遠馭鞭長莫及觀於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聖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術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錮觀於今日器用苦窳借資夷裔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此類尙多更僕難數然則爲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校邠廬抗議自序

四

者不必論復之善而難復卽不得以其難而不復况復之善而又易復更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

後聖之若合符節矣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獵於艱難情僞者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且屏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爲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無言責懷欲陳之而未有路懼遂泯沒爰以避地暇日筆之於書用後漢趙壹傳語名之曰抗議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則非言者之過而千慮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無一可行存之以質同志云爾

咸豐十一年冬十月吳縣馮桂芬自序

校邠廬抗議 自序 卷上目錄

校邠廬抗議目錄

卷上

吳縣馮桂芬林一箸

- 公黜陟議
- 汰冗員議
- 免迴避議
- 厚養廉議
- 許自陳議
- 復鄉職議
- 易吏胥議
- 省則例議
- 杜虧空議
- 校邠廬抗議上卷目錄
- 改捐例議
- 繪地圖議
- 均賦稅議
- 稽早潦議
- 興水利議
- 改河道議
- 勸樹桑議
- 折南漕議
- 利淮鹺議
- 改土貢議
- 罷關征議

校邪廬抗議卷上

吳縣馮桂芬林一著

公黜陟議

今試泛論取人者將重文字乎將重才德乎則必曰才德重矣將重一二人之私見乎將重千百人之公論乎則必曰公論重矣然而自漢以來取人之法薦剡策試百其途要不外試之以文字舉之以數大臣豈不以才德虛而無據公論又散而無紀不得不舍之而憑文字憑私見哉而不知其斷不足以待人也人第知劉蕡下第江東不知為文字之不足憑夫豈知通籍後之黜陟乃並不足憑之文字而無之自枚卜以下無非取人於容貌語言奔走之間例舉之而例用之雖

校邪廬抗議上卷

公論皆知為斗筭無足算者年遷歲擢無何而參鼎鉉無何而擁節旄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論說從不聞曰某德可大貴某才可大貴但聞曰某命某相可大貴夫至言命言相而其效可親矣於乎奚怪其不能得人哉欲求變計非虛者實之散者一之不可堯典曰師錫師者眾也禮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民者亦眾詞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眾論之法經傳文簡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獨彰明較著則其事可意會也道在以明會推之法廣而用之又以今保舉之法反而用之會推必重臣之貴今廣之於庶僚保舉為長吏之權今移之於下位責成京官自中書以上皆歲舉六部

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舉多少為先後遇應升缺列上其無舉者不得列又令歲舉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請升缺用其舉多者若用舉少者則必言其故候

欽定外官則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紳及諸生各鄉正副董耆老歲舉同知以下巡檢以上一人上之郡郡覈其得舉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輿論折衷之許刪不許增造冊奏聞有缺以次保升一不與上司以權而參劾之權則與之夫鄉人皆好惡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於官則未有鄉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鄉人皆惡而非劣員者故此法至當不易至各官考績宜首以所舉得人與否為功罪以重其事

校邪廬抗議上卷

所謂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論者如此另議通籍後不得再試又議考官學政皆由公舉即無庸考試差他如詩文傳播膾炙人口者宜詞苑風裁峻整臆識兼優者宜諫垣文筆敏捷記識無遺者宜樞廷通達治化機警絕人者宜外任皆可隨事分舉公論所在豈不勝於一日之試哉

汰冗員議

周禮設官分職鄭註謂各有所職而百事舉有是官始能舉是事無是官即不能舉是事而後是官不可廢不然者皆冗員也國家多一冗員不特多一糜廩祿之人即多一賸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債國是之人亦何苦而設此累民累國之一位哉今之冗員多矣不冗於小冗於大不冗於閒冗於要不冗於一二冗於十百試備言之一漕運衙門夫南漕三百餘萬石耳彼富商大賈挾數百萬之資致數千里之遠踰山涉淵艱難險阻有數倍於運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勢什伍之衛而不患不達矧煌煌然天庾正供耶脫無漕督以下各官經過之地有郡縣有營汛有河員莫非王臣將袖手而聽其校邪廬抗議

上卷

三

不達耶 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賈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於理不可通者此類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馬領行臺開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豈不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職不知何所為也攷漕營始於明隆慶間漕撫方廉為備倭患而設厥後因而不刪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轄衛弁三百標兵二千煖衣飽食安坐無事將約束水手耶萬艘綿延千百里鞭長不及將傲備不虞耶不足以當肱腋探囊之盜矧其大者然則糜費 國帑需索漕船之外無餘事矣是為一最大冗官至糧道一官於公事無絲毫之益歲一臨倉責州縣陋規取盈而去州縣倚為護符彈壓生監恫喝平民以為陋規之酬然則所謂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縣助州縣魚肉小民

而已此外又有督糧同知管糧通判主簿之類皆坐食漕規不與漕務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河務衙門兩河歲修五百萬實用不過十之一二耳其餘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聞馴謹河員常以十之三辦工貪冒者遞減甚有非搶險不使一錢者夫既不辦工自以并歸地方為便至河兵之制創自 國朝初設時其人皆諳習水性持土石與波濤爭勝合龍下埽不失尺寸故辦工不調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無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各關監督體統與督撫埒糜費繁多故視道府兼管之關徵收倍細織造公事更簡故諺謂之吃飯官至各口監督稅課更少能如另議概撤各關大善校邪廬抗議

上卷

四

即不能儘可歸督撫委員兼理康熙六年以王熙言裁關差歸井地方官此監督織造之必宜全裁者也一鹽務衙門鹽鐵置使由來已久運使固不可省至鹽政領之督撫已足至運同運副提舉等官或有或無毫無深義大使似州縣非州縣亦兩歧惟各場遼闊不可無官可移吏目巡檢駐劄兼理鹽事但存運同或運副一人為運使之屬驅策奔走可矣此鹽務中同副等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督撫司道攻郡縣之始守令而已令準古大小候守準古方伯連帥其官重矣後世始設監臨官守權漸輕至有道有司有督撫而守令等於輿臺非重親民官之道也督撫始於明不常置後乃為專官總督多至十二人巡撫多至二十九人



國朝多并省而例亦不一督撫或並設或偏設並設者不必治偏設者不必不治是督撫可省其一  
大省督兼撫如直隸等省小省撫兼督如山西等省為便各直省以布政司為主又設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過視成按劾久無其實可并之布政又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鹽糧各分一職無非贅疣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設一員兼兩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於督撫至郡縣皆以各設一副為限制此督撫司道以下各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京官六卿九列後先奔走備員品而壯觀瞻帝者上儀固不能概從簡陋且從古已然宜仍舊貫惟東宮不設安用官屬詹事府可併歸翰林院以副名實科道為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八十人之中

校邪廬抗議 上卷

五

仗馬寒蟬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減額之半而許科甲出身之中書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八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遺補闕之攸資無可采耶亦詢事考言之一法其餘閒曹亦減其半內務府糜費更多必應大減康熙二年裁苑馬寺三十七年編檢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內不能補闕者概裁上林苑令回籍充山長一以廣教化一以示體卹為兩得之術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內外武職王公將軍都統之外提督十三人總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準部回部新疆各官亦太多率多養尊處優惡勞好逸能糜帑不能殺賊宜無論大小皆減其半此內外武職之必宜量裁者也恭攷會典內外文武官共二萬七千餘員其編檢庶吉士侍衛以及準

部回部官無定員者不與焉我

朝設官於古不為多而大官之多為漢以來所未有

國家鼎盛之時物力豐盈雍容揖讓無形之弊人所不覺今則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蕪者而節費固其小焉者也

校邪廬抗議 上卷

木

免迴避議

事有顯背三代聖人之制釀民生無形之害開胥吏無窮之利沿襲數百年墨守之為金科玉律而不知變者莫如官員迴避本省之例成周三代世家草澤俱仕於其國維楚有材晉實用之變也非常也漢之朱買臣唐之張漢周宋之范仲淹皆守本郡明代始有南北選之例後遂定為迴避本省不聞明之治勝於古之治也為此說者不過曰官於本地關說之徑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攜便而已不知營私固易舉發亦倍易阿比固多責備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孫室家之所託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非一官傳舍之比鄉評之可畏甚於輿論愚則以為官於本地較之他鄉倍宜自愛

校邠廬抗議

上卷

七

自重亦大情也至於遠仕之害昔人多有言之者舟車驢馬人夫之費其給之也非斥產即揭債其償之也非國帑即民膏到官之後言語之不通風土之不諳利弊則咨訪無從獄訟則詞聽無術不得不倚奸胥為耳目循宿弊以步趨於國計民生損乎益乎況乎關說之徑路難通則轉多因緣之輩矣恩怨之嫌疑不涉則彌無忌憚之心矣囊橐之取攜不易則更益齎送之費矣人果賢耶不可待之以不肖人果不肖耶仍無以禁其不肖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莫此為甚今制惟親老告近為天理人情之至然亦多為條目有年歲之限有次丁有無之別稍不合即謂之規避遠省曾亦思國家之設官取其能治民乎取其能行遠乎慎孰甚焉且又

何以處夫句通書吏遷就以求合者乎竊以為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簡者不論外府廳州縣各官用宋政和無過三十驛之法三十里無論有親無親皆選近省縣丞以下不出省復古鄉亭之職庶幾參古制今國民交益矣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八

厚養廉議

左氏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其今日之謂乎外官自督撫以至典史某缺肥歲贏若干某缺瘠歲賠若干所謂肥瘠者皆陋規之屬揚揚然習於人口不以爲怪驟聞之幾疑官名爲市肆之名吁可嘆也余友無錫王大令恩毅嘗問一江蘇官論山陽泰興之肥瘠吾蘇有三陽鹽園泰興縣肆大令素樸愿誤會爲此二肆言時館林文忠署語聞文忠亦爲之撫大小京官莫不仰給於外官之別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大抵大官之廉者僅足不廉者有餘小官則皆不足不足則揭債母十歲三其子子復爲母十年外簡數已鉅萬債家相隨不去猶冀其潔清自好乎選人亦然選人在部尤無謂擬令在籍候選於吏治無損

校邪廬抗議上卷

九

末然則非本性之貪 國家迫之使不得不貪也而猶且設爲空虛不用之律例凡俸祿外絲毫有取皆不枉法賊以綜核名實之法治之曹局一空矣 朝廷果不知耶抑知之而故縱邪夫王道不外人情士從田開來寒士居多雖在一命之微莫不有父母之養妻子之贍宮室與馬衣裘僕從之需親戚故舊之賙郵官愈大則用愈多外官體統較尊加以延幕友賞吏役費用數倍於京官大都京官翰林部曹歲需千金遞加之至一品當萬金外官養廉本數較厚牧令視本數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撫二三倍皆不可少之數惟如數以與之而猶有執法營私致干憲典者斯真貪人矣於是可設爲厲禁京官取外官一錢上司取屬員一錢官取所部

一錢殺無赦夫而後吏治始可講也或曰數得母太多乎曰此聖人之法也周官司祿文佚無可攷王制孟子猶存其略以禮記疏稱大國卿祿食二百八十八人計之大國君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三萬二千畝之入也次國君祿食二千四百百六十八人二萬四千畝之入也小國君祿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一萬六千畝之入也今之州縣古小侯也小侯之祿殆不啻萬金何贏之有漢制太守號二千石實食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實食一千石王制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孟子元士視子男是古制京官之祿重於外漢制則輕於外視三代已減唐宋更減元初不制祿世祖時定太師俸一百四十貫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貫以下有差祿薄無甚於元者明初四品以上俸鈔三百貫後又定正一品米

校邪廬抗議上卷

十

八十七石以下有差 國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廢折米折鈔之目雍正二年耗羨歸公加給養廉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何不遂復三代之舊也或曰費得母不支乎曰另議廣汰冗員人數已少停漕運減河工所省千百萬已不患不足況吏治既肅百弊皆捐中飽一除積欠自少數年之後所得必有踰乎所費者矣又文獻通考俸祿下有職田之目列代皆有之宋史職官志諸路職官皆有職田所以養廉也卽養廉之名所自始日知錄稱明初尙存今議厚給養廉宜籌復職田縣若干畝紳士徵其租供本州縣養廉次上司次本籍京官亦古采地遺意也

許自陳議

夫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子稱之左氏傳以選事爲非後世動以私意度人遂不許人自擇官非三代聖人開誠布公之道也夫選事固不可用違其才亦不可與其用違其才不如選事京官乞外自古所有而功令無之惟進士出身之主事書許改歸班選知縣則又何也外官自願內補自知其不宜於外耳其中無他而功令亦無之至開例則無所不可又何以說竊以爲進士引見之先願就京職者宜聽其陳明而刪去改歸班之例至於難進易退君子嘉之概以爲惡勞好逸忘致身之義不亦過乎無疾稱疾古人所有不以爲欺罔也即承平敷歷數十年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十一

一旦有事引疾而去在其人爲負 國家而自 國家言之則此等惟怯關茸之徒正宜屏逐之使避賢者路安用束縛馳驟坐令竭蹶債事哉冠帶閑住不復叙用足矣法過重尙恐其戀棧誤公也其不許辭者惟煙瘴及一切苦差煙瘴宜用地近年壯之人五十受代苦差宜分二途爲筋力之苦宜專簡年壯者爲匱乏之苦 國家宜贍之使不苦亦仁至義盡之道矣

復鄉職議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則不能齊億萬以統於一而天下爭不分治則不能推一以及乎億萬而天下亂柳宗元封建論云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合之說也封建之合不如郡縣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縣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不能獨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獨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獨治一郡任之縣令縣令不能獨治一縣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說也顧氏炎武曰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蓋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小官所以治民分而又分其數不能不多其位不能不小今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十二

世治民之官頗少矣縣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廣馭千百萬戶之眾其能家至戶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飽饑甘苦哉至今以下各官非贊選即吏員流品既雜志趣多庸加以閒關跋涉千里萬里而來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犬馬於富民魚肉乎貧民視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然則今之小官如顧氏之說更多其數患不滋甚耶不知顧氏之意固欲復古鄉亭之職也攷周制鄉大夫之下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下有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鄰長以鄉人爲之皆官也以今十萬戶之州縣計之當有鄉遂大夫十州長縣正五十閭胥里宰五千比長鄰長二萬五千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

教化齊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以鄉人爲之亦皆官也以今方二百里之州縣計之當有三老嗇夫游徼各四十亭長四百視周已大減然猶之多也隋文始一切罷之蓋亦一時矯枉過正之舉乃遂爲萬世定制今州縣設佐四五人撥二三人分治各鄉至都圖則有地保地總司民事其流品在平民之下論者亦知其不足爲治也於是其有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長百家一保正一鄉一保長然率視爲具文詔書憲檄絡繹旁午而卒不行則行之而亦無效軍興以來各省團練民勇有圖董有總董大同小異顧行之轉視保甲爲有效然則其故可思也地保等賤役也甲長等猶之賤役也皆非官也團董紳士也非官而近於官者也惟官能治民

校邠廬抗議 上卷

三

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遞進之法不亦買櫝而還珠乎吾甚不解論保甲者謂得周官遺意則何不徑師周公乃必以隋文爲主而周公爲輔也茲爲之酌古斟今折衷周漢之法縣留一丞或簿爲副駐城各圖滿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書姓名保舉一人交公所彙核擇其得舉最多者用之皆以諸生以下爲限不爲官不立署不設儀仗以本地土神祠爲公所民有爭訟副董會里中耆老於神前環而聽其辭副董折中公論而斷焉理曲者責之罰之不服則送正董會同兩造族正公聽如前又不服送巡檢罪至五刑送縣其不由董而達巡檢或縣者皆謂之越訴

今州縣門或署越訴皆五十蓋指越里老而訴州縣非謂越州縣而

訴刑詳見日知錄然則里不與理緝捕關正副董指引而不老聽斷小事固舊制矣與責成徵收由正副董勸導而不與涉手滿五千家地廣人稀之縣量設一巡檢全乎爲官如今制惟以鄰郡二三百里內無山川開阻之地諸生幕職薦舉者爲之丞簿由巡檢升除丞簿月給養廉三五十金巡檢半之正董薪水月十金副董半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異績殊譽功德在閭里者許入薦舉有過者隨時黜之見令丞簿尉用紳士禮文用照會有罪卽與凡民同如是則真能親民真能治民犬小相維遠近相聯無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責實之功有事而行團練更得偕作同仇之力風俗有不日新教化有不日上哉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四

此處為空欄，僅有垂直分隔線。

易吏胥議

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於奴隸矣後世權勢又莫貴於吏至今日而駕於公卿矣冊府元龜唐元和中敕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進士與虧禮教被科罰皆謂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實錄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吏之賤舊矣至近日江蘇州縣漕書鬪人更迭為之衣冠不與齒其賤也如彼而權勢之盛則又莫盛於今日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於是乎其權遂出於宰相大臣之上其貴也又如此夫所謂可不可者部費之到不到也漢書云所欲生則與生比所欲死則與死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圭

比專指廷尉言今則轉於吏戶兵工四部為甚無他利之所存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數十人車馬宮室衣服妻妾之奉均於王侯內外交結隱語郵書往來旁午輦金暮夜蹤跡詭秘莫能得其賊私都數嘗與一紹興人擬議吏部四司歲約三百萬兵部官少而費更鉅戶部有鹽漕工部有河工計四部歲不下千萬外省大小衙門人數尤眾婪贓更多更不啻千萬究銀所從來 國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亂誰為之亦官與吏耳而吏視官為甚顧氏炎武謂之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繼以噬 國無足怪獨怪 國家之必養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盡殺不可然非一殺之而即已也殺一虎狼

復養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復用也明矣攷

周禮太宰陳其殷置其輔鄭註殷眾也謂眾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輔非賤簡之名又與士同列知古不以吏為賤役漢武帝時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詔諸司令史考滿者令試一經吏宜通經古之道也元時小吏可致宰執臺諫明亦有吏員累官卿貳者況鍾為郡尤有賢名中葉以後始賤吏不用非初制也錢氏大昕曰元時士人皆樂為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於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而吏遂無所用旨哉斯言今日之用吏殆以 國計民生全付之奴隸盜賊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即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賤中於人心驟尊之清流猶不就也竊以為既如前

校邠廬抗議

上卷

末

議改例之後案牘減大半外官可并其事於幕而名之曰幕職略仿唐制與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閒之人為之由郡縣學山長擇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學中平歷三試不中式者送郡縣充選兼準應試九年無過叙丞簿官候選始脫試籍丞倅佐貳等官於郡縣分聘一大吏及部院皆由郡縣擇其尤上之今制惟軍機處不設吏以章京治文書蘇拉僅供奔走之役故流弊較少亦部院可以幕職代書吏之證也此幕職一途與科目薦舉二途並用惟不得入翰林及為大學士稍示區別其餘遷擢無稍軒輊又薦舉可不由諸生而幕職不得不由諸生著為令如此則人知自重舞文黷貨之風庶幾少衰息乎

省則例議

談者謂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於乎盡之矣夫例何以設曰為治天下也例之大綱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於條目愈勘愈細其始若難若合其繼風馬牛不相及其終則鄭聲謔語不知所云遂於宗旨大相背謬偶一道破無不啞然失笑者試以吏部言之丁憂服闋稽覈月日是也命官親供之不信乃憑之里鄰之結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驛之文劉文清服闋到京命駁之特旨准署近年驛梗選人以服闋文不到扣選者不知凡幾外官赴選更有本籍驗看之條服闋者亦然其理安在猶是人也三年中非驟能衰老若謂哀毀滅性舉動改常設有其人曾閔之流也方將旌之

校邪廬抗議上卷

七

以風厲天下而驗看何為者如有甄別豈非冤抑既無甄別曷取具文旗員道府服闋引見蒙則以為以禮去官正宜分別內外用之例同優加體卹實缺勿開缺候補勿扣資服闋赴官自遞親供即任事如常惟逾限期年不至者開缺扣資其餘繁文一切可刪又如親老告近是也願親年六十五以上准告近則年六十四之親不向隅乎家無次丁准告近則有次丁而或篤疾或遠出或不慧雖有如無者不向隅乎而且迎養在寓有別迎親送親假有別告養告近而服闋者有別剖晰可謂精矣而於人情動多窒碍惟有一切以欺應之始可無事設有老病之親而年歲不合例又不得無疾稱疾至誠無偽者處此計無所出將齋浴涕洟以赴官邪方寸已亂曠官瘵職曾何

益於國家也然則非以防其欺乃以導其欺也不特導其欺且以逼其欺也其於治天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惟於胥吏則為大利之所在而例固非吏為之也 朝廷為之也朝廷亦何德於吏而必為之濬利源哉偶舉二事他事可知他部可知大凡治病者必探其病根而除之而後病可已吏之病根安在在例案太繁而已宜簡詣習吏事大小員數人細繹會典則例等書摩存其要名之曰簡明則例每部不得逾二十萬言舊冊存之舊例舊案無論遠近一切燬之以新例頒發大小官員惟徧戒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兩可者卿貳督撫以理斷之傳曰用人勿疑卿貳督撫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無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轉信吏

校邪廬抗議上卷

末

也慎孰甚焉至咨移詳札實叙處無可簡略其首尾複述套語皆刪之並頒一成式無論上下行文書呈狀紙長闊若干寸格長闊若干寸葉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一之令可裝為一帙照例知照事月一報一類為一冊按行續寫文從極簡以不能損一字為準連葉用騎縫印板心署年月日又各署皆創一公事表仿諸史表式別類分門事經月緯如目錄然使易於稽考亦一便也夫二十萬言不過兩帙縱中材暮齒不習吏事亦能通曉即仍用吏吏已無權況可不用今日之吏也

杜虧空議

今直省積欠之數以千萬計前此未有也積欠之故在於虧空虧空之故在於挪移挪移之故在於漫無稽考以一縣之主獨操出納之權下車之日公用後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舊通新欠之交集大抵有收管而無開除惟所指揮莫敢過問迨上司知之而虧空久矣於是因虧空而清查清查一次虧空又增多一次徒費筆墨無益 帑藏欲杜虧空惟有寬既往而嚴將來之一法清查之後刪去攤賠弊政力能彌補者以一年為限即以限滿日實在之數為定各員論罪視常例未減嗣後如有虧空一錢者殺無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冊公之於眾大堂左右按日揭榜舊管新收列左

校邠廬抗議

上卷

九

開除實在列右其法務詳務盡如徵收某都圖某戶錢糧若干必書細數收銀後本日給串本日列榜月終用活字板印徵信錄四柱冊百本備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圖紳士惟徧如某戶完糧而榜冊不列者許揭府立與重賞有經手解領開除之款與榜冊數不符赴揭者亦如之大吏宜用漢高馳入趙壁奪張耳韓信印符之法非時遣員飛騎察之有弊者論如法至地方公款如義倉之類以紳富領之而州縣登其數富民無侵蝕之理而官紳水火成積習必無庇護且可節州縣句稽之煩此杜虧空之法也雖然必前議十倍養廉之法行此說始可行不然者終不行強行之必多方以肆其荼毒害有甚於虧空者可畏也

改捐例議

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鳳鳴叩闕進所為尚書題論

上溫詔褒之其任官惟賢一論頗傳誦京師有曰國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參半也用捐班則專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義為招特假以為名下以利市三倍為券將務求其實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賄賂必厚交結必廣趨避必熟上司必愛悅部吏必護持又曰與其開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開捐則將為貧民億萬家之勒派其害普與其開捐不如加賦有形有限之加賦其害近開捐則將為無形無限之加賦其害遠抉開捐之弊可謂至矣平心論校邠廬抗議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十

之實苛論也 國朝捐班亦有李公世傑傅公孫諸人安得謂專用小人乎願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於千百中難矣近十年來捐途多而吏治益壞吏治壞而世變益亟世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亂召亂之道也居今日而論治誠以停止捐輸為第一義 國朝自招民知縣以來時開捐例皆暫行而非常行道光咸豐兩朝 御極之初即首停捐例厥後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請始又舉行固知開捐非 列聖意也顧今軍務未戡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商鞅賜民爵



為輕名器之漸漢釐錯從而鬻爵甚於鞅矣至入貲補吏創於漢武濫於東漢及晉縣延於唐宋元而幾絕於明景泰元年始命輪納者給冠帶二年令世襲武職四年令生員納粟補國子生如是而已然則必欲為權宜之計無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貧者得賣與人漢時亦有民得賣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今捐輸之推廣無孔不入獨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獎有賣與人之實而必設為中表至戚之限明尊以欺何為者至郎中道員之貴一縣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禮哉是亦一問也應請留封典虛銜二者倍蓰其捐數許於若干年內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與更仿令丞抗禮之制明定禮節以榮之韓氏莢曾有此議實行之無

校邪虛抗議

上卷

圭

弊者彼諸夷以利為國富商輒與大酋敵體而絕無入仕之路一犯法則朝為坐上客夕為階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禮無弊之一證其實職升銜加級及貢監一切停止現任有政績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薦舉其餘無論實缺候補候選皆視原輪銀數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曉然知非往時甫停復開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無所冀倖無所需待將羣然淬厲鼓舞於正途斯官方可以澄敘人材可以奮興矣

繪地圖議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固王政之先務也史記蕭何傳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宋史袁燮傳燮為江陰尉常平使令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徵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此言都圖之始嘉定縣志圖即里也以每圖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都圖之宜有圖舊矣今江西南州縣有魚鱗冊猶沿其制惟有明以前繪圖不知計里開方之法圖與地不能密合無甚足用大氏不審乎偏東西經度北極高下緯度不可以繪千里萬里之大圖不審乎

校邪虛抗議

上卷

圭

羅經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繪百里十里之小圖而繪小圖視繪大圖更難以無顯然之天度可據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設有差忒便不能鉤心鬪角陽湖李氏向尺一十八枚圖繪頗準繪嫌其繁重今定一簡易之法如後請下之各直省州縣如法繪畫任取本州縣一城門左旁立一石柱為主柱即為起數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縱橫綫以一里三百六十步為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內為一圖容田五百四十畝各圖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為本柱以千字文為號勒於其上柱徑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識適當山水市舍則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補之繪圖則用約方二尺之紙十步為一格縱橫各三十六

格則一里內阡陌廬舍纖悉可畢具如是而地之廣袤著矣  
更用水平測量高下即以主柱所傍城門之石檻為地平起  
數之根以繫各圖石柱而得各圖立柱之地高下於城檻之  
數又徧測本柱前後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內高下於  
本圖之數又徧測東西南北毘連州縣城檻之高下而得各  
城檻高下於本城檻之數以之入圖則以著色為識別凡高  
下於城檻在一尺內者不著色其餘分數色以一尺為一色  
至若干尺以上則概為一色高山土阜又別為一色仍識若  
干尺於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此圖既成為用甚大一  
用以均賦稅一用以稽旱潦一用以興水利一用以改河道  
詳後議

校邠廬抗議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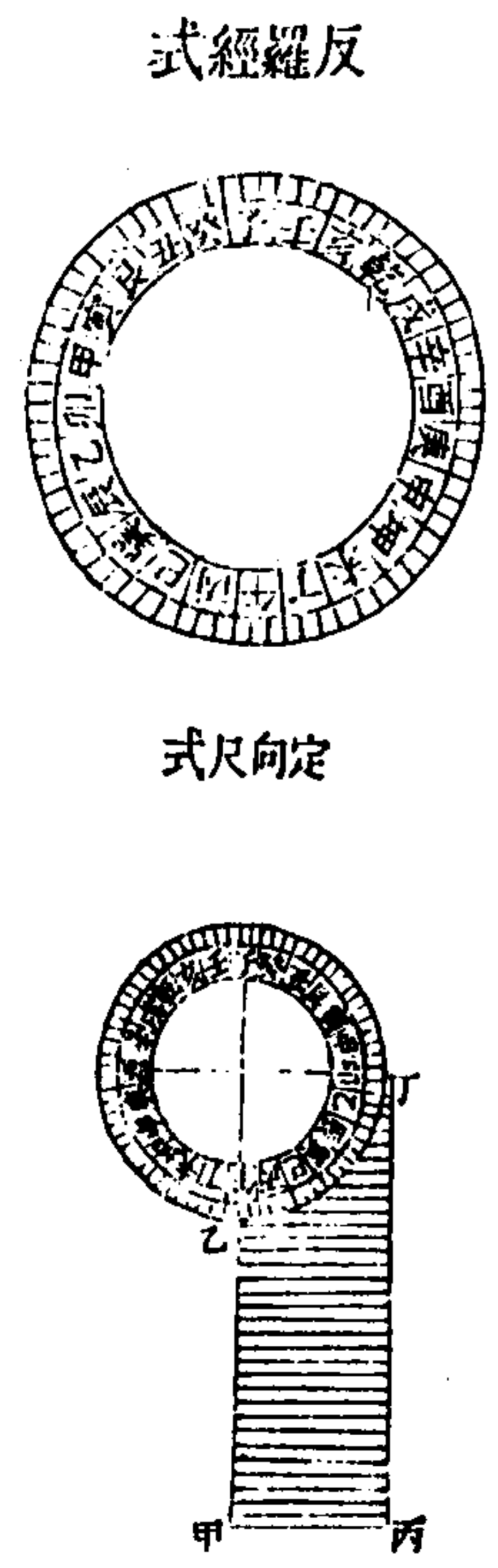
附繪地圖法

法造反羅經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綫兩綫空際  
綫看是七十二向實得一百四十四向之用不必更分三  
百六十度轉易舛混○一向分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少  
一子兼癸太一子癸一癸兼子太一癸兼子少餘又造定  
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二度半又造定  
向尺如界尺式首用圓盤即正羅經邊分若干綫與反羅  
經相準中作十字綫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釘合於尺上  
仍令活動可以旋轉尺上作中綫如甲乙尺邊任刻細分  
如丙丁又造圖紙用朱絲作正方格格之大小準定向尺  
細分任以十分或二十分為一格量地之法用反羅經居  
子向午對所欲量之地視鍼頭所指即知何向此用反羅  
用軟步弓量定若干尺至轉灣處止即簿錄某向共若干

步是為一節嗣轉他向皆如之凡一轉為一節清丈田畝  
逐坵四面皆用此法馭之其簡法又有三一曰人行計步  
先較準本人行步若干當弓步丈尺若干即計行步之數  
為準一曰車行計輪先量準輪周若干尺任於輪之一幅  
作識但以輪行若干周計之三法中此為最的一曰舟行計舫先  
較準行若干舫當若干步惟風水順逆所差甚多宜隨時  
消息之此法止能御直綫不能御弧綫遇弧形之地宜於  
具大氏止繪地圖三法已足清丈田畝則必以弓步實量  
得數始密至畫圖之法先於圖紙上占位作一定點為起  
手之地復於定向尺首圓盤上取所記某向綫移指中綫  
甲乙並將尺邊丙位移動就定點上仍審上層十字綫上子

校邠廬抗議 上卷

下午地圖本上與紙格勿稍偏斜乃循尺邊於定點上丙  
位起按分繪畫甲乙為向綫丙丁為綫既與是為一節續繪  
次節即於前綫之末接起後綫以下皆如之即圖成矣



均賦稅議

曷言乎繪圖以均賦稅也賦稅不均由於經界不正其來久矣

宋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稅宋史食貨志明

萬曆八年度民田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截補欽定通鑑綱目三編

康熙十五年命御史二員詣河南山東履畝清丈山東明藩

田以五百四十步為畝今照民地概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皇

朝文獻乾隆十五年申弓步盈縮之禁部議惟直隸奉天遵

部弓尺並無參差至山東河南可見康熙十五年山西江西

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或以三尺二三四尺五寸至七

尺五寸為一弓或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為一畝長蘆

鹽場三尺八寸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九十弓為

一畝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為一畝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

弓為畝倘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缺額小於舊用之

弓勢必須履畝加征一時驟難更張應無庸議嗣後有新漲

新墾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仍用本處之弓大清不特

朝廷寬大之恩卓乎不可及亦見當時部臣深明大體有如

此惟是舊田新田截然為二終非同律度量衡之意也惜嘗

時不將各省田畝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減其賦以就之不

尤善之善者乎今吳田一畝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

八折者林文忠公疏稿見興水利議所謂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者

此也蓋自宋以來所謂清丈者無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議

羅盤定向四隅立柱之法為之範圍有零數無都數可分不

可合或盈或縮甚或隱匿百弊叢生丈書泥於柳田闕狹折

為二可或一或餘可類推又遇嶮山宜用圓維求面術亦

丈書所未必知蘇州府志載吳縣辨清丈久之以山多難丈

中寢可為笑柄故丈田亦必不能若網在綱必至治絲而勢

略知算術不可專恃丈書

誠如前議繪圖之法而用之然後明定畝數北省有六畝為

為一繩等名用顧氏炎武所議以一縣之丈地敷一縣之糧

目亦應刪除見朱子

科見日即朱子通縣均紐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之法文集卷

十九條奏按畝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賦之

論旨不得藉口田多絲毫增額如是則豪強無欺隱良懦無

賠累矣又舊例各縣稅則至數十等之多於

國無益於民非徒無益而於吏胥隱射轉換則大有益圖成

之後地形高下水口遠近犁然在目應請各州縣就境內用

校邪廬抗議上卷

宋法分五等定稅亦絕弊之善術又日知錄所列州縣有去

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外即鄰境者有縣境隔越如周禮所

謂華離之地者按圖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謂平天下是之謂

天下國家可均

稽旱潦議

曷言乎繪圖以稽旱潦也州縣一遇水旱吏胥卽有注荒費之目有費卽荒無費卽熟官卽臨鄉親勘四顧茫然發縱指示一聽諸吏雖勘如不勘也前議繪圖之法所謂石柱卽今水則碑之製吳江垂虹亭有水則碑二並不徧布各鄉又無比較之率則其用僅與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驗石柱披地圖今日不雨則若干圖將旱明日又不雨則又若干圖將旱水加一寸則若干圖將淹水又加一寸則又若干圖將淹坐廣厦細旃之上固已了然於胸中舟輿旣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鄉而四鄉可知脫有不合則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難隨時修濬尙何前弊之有

校邨廬抗議

上卷

卷

興水利議

曷言乎繪圖以興水利也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生齒數倍乾嘉時而生敷之士不加闢於是乎有受其饑之人弱者溝壑強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篋大焉斬木揭竿矣客或語余曰英吉利縱橫數百里國耳惟能涉重洋不遠萬里墾田拓土放生息愈繁國用愈足中華無是故貧其言違矣雖然近將棄之奚論乎遠夫一畝之稻可以活一人十畝之梁若麥亦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餘萬頃會典乾隆四十二年數通典田制萬八千二百頃爲數轉多惟九州疆域及步法畝法無確據未可遽加比較至漢以下歷代墾田數多少懸殊杜氏謂史近之種稻之田半焉其餘豈盡不宜稻哉職方氏宜稻之

校邨廬抗議

上卷

卷

州七今僅存荆揚亦後世百度廢弛之確證也西北地脈深厚勝於東南塗泥之土而所種止梁麥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匯一片汪洋不宜梁麥夫宜稻而種梁麥已折十人之食爲一人之食况井不能種梁麥乎然則地之棄也多矣吾民之天闕也亦多矣庶而求富莫若推廣稻田林文忠公輯西北水利說備采宋元明以來何承矩等數十家言蒙嘗與編校之役文忠又自爲疏藁大指言西北可種稻卽東南可減漕當自直隸東境多水之區始蔡云竊維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奉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爲萬年計竊願更有進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賢親王總理糧輔水利營田不數年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徵至今論者想遺跡稱道弗絕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克托邨守徵集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

應舉田歷議行皆有成績國朝諸臣章疏文騰指陳直  
 蘇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為米二石五  
 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為米二石五  
 矣蘇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為米二石五  
 千餘頃等屬正耗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則為米二石五  
 石之米如無二萬頃即出河間永平道化四府州可  
 作水田必無虞短細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道化四府州可  
 延為葦蕩若行溝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鄭直  
 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前於道論直隸地方若矣職是  
 故如仿雍正年無成田之日前於道論直隸地方若矣職是  
 工本若萬石或先酌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而  
 九運之折便可停造十隻此後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  
 半之數而蘇南漕以爲歸還原壘工本及續壘得力用  
 輔如能多益善則南漕折徵銀兩解京而後復職是  
 報運凡漕務中例給銀米所省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  
 更可大為撙節上以裕國下以便民皆成之可卜者因  
 漕船由漸而減不慮駁散水手之難而漕弊不禁自絕更  
 校邪廬抗議上卷

宣廟當國某尼之  
 召對亦未及事遂不果行惟稿有云若待眾水全治而後營  
 田則無成田之日竊獨以爲不然即不能眾水全治亦當擇  
 要先治蓋未聞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賢親王嘗試行有效  
 矣何以一廢不復舉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別  
 脈絡之不分測量高下得此遺彼不能擇要而治耳水不治  
 而爲田或田其高區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  
 見功因噎廢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誠如前議繪圖則源流脈  
 絡儘可敷然後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棄

者棄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資蓄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洩  
 梁麥亦倍收矣三次始可成田此說前人所未及宜參洗  
 不獨此也即以東南言之同一高區近水者易厚遠水者難  
 厚吾鄉西郊貞山麓先大夫塋左側有田數十頃地高而遠  
 澆復其舊次年大旱田得中收成迥異甚有所謂鑊底潭者  
 收里人大悅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異甚有所謂鑊底潭者  
 窪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汎溢一不雨即乾涸皆溝洫不修  
 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濬澆瘠之變爲膏腴者多矣

校邪廬抗議上卷

此處為空白欄位，可能為原書留白或待續內容。

改河道議

曷言乎繪圖以改河道也漢賈讓治河下策云繕完故隄增  
庫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數語以為金科  
玉律竭天下之膏血以奉之

國病而民亦病為萬世計者奚忍安此嗚呼以催科聽訟為  
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壞以增庫培薄為治河之道而河壞庸  
人誤國一而已矣近者十年三決前所未聞蓋由雲梯關淤  
淺入海不暢自近二三十年來為甚吾鄉王司馬熙文之言  
曰道光末少時侍吾父蘭儀同知署署瀕河隄高於檻一二  
尺髻鬣之事如目前耳後三十年而予攝是職署門外東西  
來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隄巍峩踞綽楔上準此逆推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圭

國初豈水由地中行乎必不然矣詢之老吏云三十年中初  
年歲高三寸遞加至今歲高一尺內外此近年加淤之信而  
有徵者蓋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  
繕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萬不可用計必出於改道既欲改  
道當求一勞永逸之道而改之決矣癸丑以來決河由大清  
河入海此奪濟也大清橋畔有坊康熙年間刊聯中有岳色  
河聲字蓋借用韋莊詩心如嶽色留秦地而以泰山為嶽濟  
為河而不知濟之不可稱河也在今日則土人以為識謂河  
流自此定不必別求改道然亦宜審其高下而始能知其宜  
因與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用西人刷沙之法法用千匹馬大  
上可下於潮退時下其輪使附於沙而轉之沙四飛隨潮而  
法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黃河水性湍急更無處不宜自下流

迤邐而上積日累月鑿而不舍雖欲復由地中行之舊不難  
此不特黃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運河徒陽等處亦可用  
且東南水利久不治數日之霖積月不退宜於通潮各海口  
如法濬之使下流迅駛則上流雖不濬而自有一落千丈強  
半功倍之效治河之書如行水金鑑之類汗牛充棟率多紙  
上空談難資實用夫為下必因川澤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審  
高下始者諸書間及測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從未有普徧  
測量之說亦由不知其法爾應請下前議繪圖法於直隸河  
南山東三省徧測各州縣高下縮為一圖乃擇其窪下遠城  
郭之地聯為一綫以達於海誠數百年之利也近世論治河  
者靳氏輔夏氏駟諸人痛詆讓策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河  
名何以為此說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會修太原為修  
隄九澤既破為隄破然則禹又一絲也考說文破阪也一曰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圭

沱也詩彼澤之陂毛傳陂澤障也澤障即沱蓋水旁淺灘故  
蒲荷生之豈隄之謂邪至高平曰原與治水尤無涉其不足  
辨明矣周髀算經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  
也漢趙君卿注云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  
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句  
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學而其法不傳  
元郭守敬算學名家史稱其習水利巧思絕人陳水利六事  
又十有一事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  
差又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百里間各為測量地  
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  
必用算學而其法又不傳然亦可見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米五米貼運米給還米等也繕軍田租也漕河工費也漕督糧道以下員弁兵丁公私費用也雖不能得其確數大約去劉說不遠乃其歸宿爲每石易銀一兩之用此又可爲長太息者也則何如按照成案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解京發餉直截了當有增無減兵心必大喜惟是領折買食可以相安者仍以歲有南糧二百餘萬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驟少此二百萬石實米則一切雜糧騰貴兵丁領折之後何從買食計二百萬石可食六七十萬人是六七十萬人無所得食矣此宜爲之地者也今議京通津三處招商運糧宜於免門關稅外援糧船帶免他稅之例定爲運糧若干石准免他稅若干著爲令仍以時查報糧數務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數不

校邠廬抗議

上卷

畫

足則設法招徠或用鹽務倡導故事以足之諺云價高招遠客都門百貨所集卽川滇閩廣之產尙可咄嗟立辦一旦南糧不來米價貴卽雜糧隨之而貴又有帶免他稅之例近畿雜糧連檣擊穀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飽米麥雜糧同歸一飽且玉田豐潤等縣產米不少近更有牛莊米南運上海者本不患無米況近來商賈路窄一聞北地價貴必趨之若鶩更不患無米但令市中有米卽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等一年之蓄按年糶陳糶新爲有備無患之計則轉勝於從前之年銷年款而成萬全之策矣如是則南民所完之數卽北兵所得之數 國家無毫釐之損閭閻節齋送之資而且所謂漕項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計之奚啻千萬兩大利

民大利國何憚而不爲哉或曰海運行之十餘年有效蓋仍舊貫不知一行海運不特多出運費且上倉運滬一交涉於官吏之手百端折耗雖簡於河運仍復不少兩湖江安九鉅雖出自民間而其歸宿爲每石易銀一兩之用又何苦令萬家膏血多擲虛牝耶至於前議稻田利興則數年之後無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運一廢不可復稍有識者卽知之而咸豐九年樞臣猶請復河運噫尙何言哉

校邠廬抗議

上卷

畫



利淮議

顧氏炎武據李雯議鹽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天下皆私鹽矣謂其說鑿鑿可行又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之句又以崑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鹽為掩耳盜鐘之政其意蓋欲撤一切疆界以實其不問所之法似亦探本窮源之論余少時讀而善之洎後修鹽法志於揚州又躬履鹽場始知李說書生之見也淮南鹽價每斤約銀五六釐課約銀一分淮北官定鹽價每斤銀一釐五毫課約銀六釐是所謂一稅直俄頃而舉鹽價三倍之五倍之也誰則願經此一稅者利之所在人人趨之竈戶商戶船戶兵役百執事等無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況官亦庸足

校邠廬抗議 上卷

恃乎濱海數百里港汊百出白蘆黃葦一望無際村落場竈零星散布於其間不漏於近署漏於遠地矣不漏於晴霽漏於陰雨矣不漏於白晝漏於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時可禁當下一轉語曰天下皆官鹽天下皆私鹽矣國初雖無裕利而課額已不少其時百物皆賤鹽價必有賤無貴情事宜相等李氏乃為此說母乃慎乎票鹽之始明史食貨志載嘉靖中山東兩浙令山商每百斤納稅八分給之票每年收銀二千餘兩浙江鹽法志則稱嘉靖中兩浙巡鹽御史李遂行票引於黃巖等場每張照鹽三百斤置票九萬張又稱厥後漸廣是又不止九萬張之數計九萬張已得銀二三萬兩所謂廣者山東猶不與明史所載殊未盡魏氏源票照記僅引

表

明史則考之不審也此近於就場定稅特不能不問所之為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陸公建瀛於淮南踵行之亦兩網全課悉舉為數年所未有而嘗毀蜂起則綱領是而條目非也今議鹽法舍是更無良策亦於票鹽中求其盡善斯可矣其法有四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藪也票法已從簡易然尚有可議者減引而轉帶乙也挽上六間也儀徵改捆也桐城等江運八岸仍歸專商也宜一切剷除之於三江營一帶相地立局為交稅及場船交鹽江船受鹽之所每綱仍用舊額一百三十九萬餘引加八岸七萬餘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兩包就場定捆以後經卡掣驗永不改捆酌定正雜課經費一律定額其湖運淮北天長一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岸亦宜歸并淮南照高寶食鹽辦理運商凡招三種一自場運江一自江運岸一自岸運各州縣無論官紳軍民皆準承運凡舊商舊引概不轉轉一平減賦則也票法宗旨在於輕本敵私能敵私則前綱早竣後綱繼之鹽出於海而無窮與稍多何害利歸於官而不絕取稍少何害不能敵私則私鹽占之利不歸官鹽溢於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冊課目斤稅幾及一分實已過重辛亥改章亦以其過重每引加帶乙二百斤為今之計莫如奏芟帑利參價二款帑本早沒於舊商帑利轉責之新販舊商稅整可以分參若干兩新商稅零不能析參若干分徒使價出商資參歸官稟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順而帑利百餘萬厥數更鉅實滯銷之原必應刪難以輕成本一製造洋船也

表

擬造容五六百墩

可容鹽二千餘引

輪船十安慶九江漢口三處牽

算月得往來三歲得往來三十六凡運鹽七八十萬引更用

舟尾繫舟之法即全綱可舉又回舟可帶米二三百萬石統

計往來舟直視江船常價有減無增而運行之速則十倍且

輪船質堅力猛所遇輒糜碎海口捕盜往往見盜船即前觸

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計無便於此者一廣建鹽倉也向來運

鹽舟笨而遲到岸已須累月守賣動輒經年多一日停泊即

多一日費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輪散輪

還相為弊且今議洋船運鹽工食更鉅有不可停泊之勢一

入於倉則防範易於舟僦直少於舟且可時其貴賤酌其緩

亟而多寡其運數令各場各地永無多鹽缺鹽之患凡鹽一

校邠廬抗議 上卷

堯

年之後質堅不復淋漓向時鹽船守候本須逾年是即久儲

倉中虧折僅等三江營安慶九江漢口四處皆濱江於建倉

甚便乃從來不聞議及何耶或又曰鹽課中有按丁加斤之

目則鹽課之數原準丁數今以各省地丁三千萬鹽課六百

萬計之鹽課當地丁十之二徑於地丁中加十之二為鹽課

亦簡易之法不知賦稅之事減順而加逆非萬全之道且果

行之異日度支稍乏必議重徵鹽稅是適為稅政之地未敢

輕於立論也至兩淮引地課額居天下大半兩淮舉而餘可

勿論矣

改土貢議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兩損而歸於中飽有專蠹國不

蠹民官吏轉率民以蠹國者營兵也河工也鹽務中諸色人

等也有專蠹民不蠹國者錢糧也近蘇省年年災緩正供減而浮費轉增則亦兼蠹國

有國與民交蠹者關也貢也而關之弊難除貢之弊易除夫

任土作貢古之制也禹貢周官所紀詳矣我朝定鼎之初

特詔蠲除故明各道額解物產戶工二部則例稱歲需上

供令有司支款購解不責之民間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惟

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能不蠹國蠹民而歸於中飽者所宜亟

為變通矣夫貢之弊大抵藩庫給有餘之價內外書吏多方

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則斂眾商錢以濟之謂之貼差其有

校邠廬抗議 上卷

罕

例價本不足者亦令眾商賠貼或令著名脂膏之員賠貼然

賠貼於本物者微賠貼於中飽者鉅此其大較也而自監督

織造承辦者兼以擾民其弊倍甚試以一事言之蘇州歲貢

龍衣一篋輒支千金用萬斛舟具儀衛由運河北上日行數

里遇民舟闌之索錢以舟之大小為差民船避之如寇賊逾

江淮則民風悍稍斂跡值水涸舍舟而陸則盡棄儀衛捆載

小車下但曳小旗曰上用而已然則前之鋪張揚厲何為

邪又余往歲典廣西試撫部祥符周公之琦屬寄撫吏與部

吏書一元寶一詢之則曰廣西土貢麩粉歲額數斤質下致

遠輒微變但致印紙局吏購京麩封完進之以元寶充各費

歲以為常余聞之喟然曰一細事而欺罔賄賂無不至大者

遠者何如也今議變通之法京師為萬商淵藪後價購采何物不有攷 會典所列戶工二部土貢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蘇之銅錫木蠟桐油之類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馬及米廣西之馬之類皆宜刪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師又不時有者始由其地進納可由本省引見各官及本籍病痊服關各官帶解尙何前弊之有哉

校邪廬抗議 上卷

聖

罷關征議

諺云關無善政今驗之而信過而不留散而無紀主關者不能一一臨視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諳貨值之不別隱匿轉換之不可知雖視猶不視也於是乎寄耳目於一切之人自儻從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絳人等商吏不相識其居關人日拉絳千百輩之身家妻子攢食於一關矣聞粵海故事司關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兩籤押四人半之餘執事及各小口長隨以千數有差此固非他關所有然浮費之多莫甚於關亦可想見至完稅之法試以所聞澆野關一端言之運米百石者關吏教之報三十石驗過則云實米四十石應倍罰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實報百石所費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

校邪廬抗議 上卷

聖

賦之數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國之所入者一關稅之數民之所出者十而國之所入者一然而州縣浮收往往滋事而關稅則否者農心齊商心不齊也農不可他適不可徙業商可他適可徙業也農不能增其獲以償賦商能增其價以償稅也農之所謂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謂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關之弊不甚病商而轉以蠹 國承平既久生齒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廣以理言之關稅宜倍增乃數十年來徵數日絀虧空日多轉不及曩時所定戶工二部四百六十萬之額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嘗閱英國財賦志略咸豐二年歲入四千八百餘萬內關稅一千八百餘萬又云六年歲入七千餘萬不言關稅若干一通事云七千餘萬中關稅

之增最多夫彼國通商增廣固不止中華而中華實大宗彼增而我無增不惟無增而且益減何哉不實徵不實解也夫彼之能實徵實解者吾見之江海關矣貨物進口鬼役持帳來易我單即憑單令我役運岸不問運單中所無之一物亦不問自運一物亦有奸商漏稅當別論夫以今日之夷欲若以吾吏吾商處之必十漏七八我亦無如何而彼不為也於我關如此即於彼關可知往嘗謂洋錢重七錢三分實紋六錢五分餘鉛八分中國行用輒當銀八錢以上其中國仿造者雖無鉛亦不行何則識其為夷製即可信其有實銀六錢五分若彼雜以銅鉛亦非我所能識別而彼決不為是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銀餅初亦便用未幾即質雜市中析之為零銀銀餅遂廢又今夷市我購彼貨先銀後貨彼購我貨先貨後銀甚有奇取名目與貨後輒揚帆西去一年為期贏縮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斷不敢與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雖蠻貊可行不謂蠻貊能信我乃為蠻貊所行可為太息今觀於關務而益慨然於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夫我之不能信為隱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驟欲其洗心革面斷有所不能莫若舉各關而盡撤之京門則復譏而不征之法以稅額入諸釐捐以代各關責成地方官會同紳董治之釐捐立法尚新依為蠹蟲者宜少即亦散而無紀尚非過而不留脫有弊竇有踪跡可尋有人證可指比之關政彼善於此特不得多設卡棚招引關蠹無關之名有關

校邠廬抗議 上卷

聖

之實而已且釐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而周禮有關市之征是其法必始於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孟子欲復文王之治以復古雖以周公之法而不謂然也即今制固亦有關征無市征也落地稅以濟關增釐捐而關市並征矣釐捐之弊恐將如宋陳遵之經制錢翁彥國之總制錢流毒無窮擇一而廢之又曷可緩哉

校邠廬抗議 上卷

聖

校邠廬抗議卷上

受業徐敦仁校字

校邠廬抗議目錄

卷下

吳縣馮桂芬林一著

籌國用議

節經費議

重酒酤議

稽戶口議

壹權量議

收貧民議

復陳詩議

復宗法議

重儒官議

校邠廬抗議下卷目錄

改科舉議

改會試議

廣取士議

崇節儉議

停武試議

減兵額議

嚴盜課議

重專對議

采西學議

製洋器議

善馭夷議

校邠廬抗議卷下

吳縣馮桂芬林一著

籌國用議

古不以銀為幣唐時用銀不過蠻市明初用鈔用錢禁用銀中葉後銀始通行顧氏炎武著論用錢廢銀意在復古余往時見銀價日貴農田出穀而國課徵銀準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嘗不以顧氏之論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從此以銀為幣之勢已定雖五帝三王復起不能改也已蓋今以合地球九萬里為一大天下中國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銀而其一不用銀猶之十有七省用銀而一省不用銀行乎不行乎曩嘗謂市易之事貴徵賤賤徵貴勢

校邠廬抗議下卷

之所趨有莫適為主而一成不可變者即如鈔幣一法雖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嚴刑峻法曾不足動其毫末徵諸古而皆然驗之今而益信且夫鈔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則銀且盡為諸夷所有一旦有事鈔幣無從支銀百萬資財俄頃片楮而銀之重中於人心權勢遂盡移於有銀之諸夷幾何不為閩省前年之事行鈔令下閩省發銀若干萬立官店以司出納凡以鈔支錢者無折無扣鈔遂通行兵餉數十萬皆領鈔不支銀他款亦然與之僅以無事此一鑒然則居今日而言裕國宜何從曰仍無踰亦行鈔幣之一鑒然則居今日而言裕國宜何從曰仍無踰於農桑之常說而佐以樹茶開礦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議又不獨西北也大江以南之農恆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情山左舒君夢齡宰皖北以地多曠土募江蘇人教民耕之明洪武三

年從蘇松嘉湖杭州無業者田臨濠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資糧以遺之三年不征稅續徙者亦如是當是時徙民最多民輒曰必爾始得食甯餓死耳噫何論東豫哉是宜勸之董之務有以變之俾無曠土而後已且也東南諸省兵燹之後流離死亡所在皆是子遺餘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細必有受其飢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濟之或用馬或用火輪機一人可耕百畝或曰我中華向來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備趁者無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論之頗非地窄民稠之舊則此器不可常用而可嘗用也又中國積歲兵荒絲市減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購數倍往時故蠶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嘗謂古無棉布以麻葛爲布故老者非帛不煖而桑與農並重至拔茶樹桑傳爲善政更校邠廬抗議 下卷

二

由當時以絹爲幣之故自木棉入中國似蠶桑非貧民急務矣然由今日觀之則茶桑又並爲富國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貿易歲四五千萬而絲茶爲大宗彼以鴉片洋貨相抵猶不足必以銀補之設使彼有鴉片我無絲茶中國早不支矣勸桑亦具前議至茶宜於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處若推廣種茶其利不可勝計開礦一事或疑礦稅病民礦徒擾民且礙風水不知風水渺茫之說非經國者所宜言開礦非利其稅即經費之外全以與民不失爲藏富之道礦徒非賊比在駕馭得人而已諸夷以開礦爲常政不聞滋事且夷書有云中國地多遺利設我不開而彼開之坐視其相載而去將若之何又夷書動言鴉片害人宜禁將來和議旣固理曉諸夷

彼禁販運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斬之舊令亦未嘗不可徐議之也裕 國之道不外乎此

校邠廬抗議 下卷

三

節經費議

國家經費有常惟宗祿無定額 會典諸書奉恩將軍以上俸數皆不錄聞近來歲支三百餘萬十倍於 國初此宜與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後諸史所紀待宗室寢薄至有明而極本朝親親之誼遠邁前古非臣下所敢輕議惟是二百年開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將至數千萬況萬年有道之長乎固知將來之必出於限制何如早為之限制限制之法亦無過禮所謂親親之殺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莊田以易銀米斯萬世無弊矣至八旗生齒日繁世復一世尤難億計孳生無窮兵額有定其何以支恐養之適所以窘之也周之豐鎬亦盡井田漢之豐沛無過賜復不聞

校邠廬抗議

下卷

四

龍興舊區世世子孫皆仰食縣官之理應請撥 留都畿輔西北口閒田仿照乾嘉閒伊犁錫伯營之法推廣駐防臂力及格者為兵不及者為農分地興屯成熟之後永為世業勿惑於止能荷戈不能荷鋤欺罔之說康熙七年四願別置田產長子孫者聽其外任罷官及因依親族不願回京者亦聽惟孳生年歲吞旗存案以備稽考誠今日之至計也抑更有議者我 朝自薩爾濟一役之後 大兵所至天下無敵洎乎雍乾 禁旅之威猶震海內假令今日有此兵十萬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內訌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麗膏粱多而藜藿少染漢兵習氣而殆過之另議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舉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滿漢一律正

以此也夫 禁旅至重宜極天下之選不得以旗籍而遷就之應請於親軍護軍前鋒健銳火器等三營中嚴加甄別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於綠營中挑補班於旗兵下以示區別斯循名責實之道得矣

校邠廬抗議

下卷

五

重酒酤議

酒禁由來已古禹疏儀狄酒誥懲羣飲周官司疏禁以屬游  
飲食於市者漢初羣飲者罰金武帝時桑宏羊始榷酒酤而  
酒禁廢惟武侯治蜀禁酒嚴道無醉人餘不聞焉王應麟謂  
榷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無他食為民天酒為食蠹統五  
穀約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為率統萬民約之以十人而  
一飲飲亦一斤有半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億萬  
眾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饑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  
凡民間日用飲食起居貿易一切細故相沿已久習為故常  
者一旦欲反之雖臨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終  
於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聞不達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

校邠廬抗議

下卷

本

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適所以擾之而迄  
無以禁之雍正間嘗禁銅先定三品以上準用銅器嗣又改  
為一品乾隆初尙書海望疏以禁銅不效請弛禁亦嘗嚴酒  
禁乾隆初孫公嘉淦奏罷之疏中言直隸省一年中被繫者  
千數百人不勝其株累而釀酤如故  
世宗朝當鼎盛之時整齊嚴肅中外類若宜可以令行禁止  
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師也又何論近年煙禁  
乎愚竊以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釐捐本抽百分之一  
獨酒可令噸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罰經三四釐捐  
而酒值倍矣使貧者不能不節飲尤貧者不能不止飲但得  
減釀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無弊者也至

收捐有效宜量減五穀棉布之捐尤宜廣戒飲之諭加酤酒  
之律宴饗之事為之節制沈湎之人勿登薦剡使天下曉然  
知  
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孫疏有云不釀酒則梁粟棄地  
轉以病民猶之言賭場妓館貧民轉移執事賴以得食成何  
議論邪是無足辨

校邠廬抗議

下卷

七



稽戶口議

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意在均其役而已蓋田則稅之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初為算賦為後世地丁銀之始民年十五而算口賦二十而傳給徭役是既稅之且役之矣今地丁并於田賦南省徭役亦并於田賦取諸民也簡不可謂非今勝於古於是煙戶門牌則以意造之遂無從周知戶口之數其弊也民輕去其鄉五方雜處逋逃為數名捕關提十不獲一是謂有利即有弊另議復宗法復鄉職以族人而周知本族人數以鄉董而周知本鄉人數事必不難宜由部頒一照式人與一照鄉董造冊州縣鈐印男女一律貴賤一律如舊曰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令藏弄之若貢單捐

校邠廬抗議

下卷

九

照然滋生物故關鄉董出行流寓亦如之老子曰至治之極老死不相往來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在今日已不可行有此一法他鄉可執禁以譏奸宄游民庶幾少衰息乎或疑案牘之煩曰蒙諸議所省案牘不知凡幾所增亦僅耳且古法也無可疑也

壹權量議

虞書曰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古帝王皆視為開國成務之大端即商君治秦尚知平斗桶權衡丈尺贏政李斯亦以度量明壹為兢兢今度則有工部尺匠尺之別衡則有庫平曹平二兩平等之別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更各省不同見上均賦稅議其不壹甚矣宜合天下度量衡而壹之部頒鐵尺鐵斤鐵斛通行各直省從前諸名目不得復用用者以違制論凡內外官上下行文書之外如一切試卷尺寸行數字數咸宜一律以示整齊亦平天下之一端也

校邠廬抗議

下卷

九

收貧民議

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嘗博覽夷書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棄之也一荷蘭國有養貧教貧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紳輒收之老幼殘疾入養局廩之而已少壯入教局有嚴師又絕有力量其所能為而日與之程不中程者痛責之中程而後已國人子弟有不率者輒曰逐汝汝且入教貧局子弟輒警為之改行以是國無游民無饑民一端顛國設小書院無數不入院者官必強之有不入書院之刑有父兄縱子弟不入書院之刑以是國無不識字之民二事皆見米人禱理哲所著地球說略中余又屬及門管生嗣復詢之夷士益得其詳於乎善哉所謂禮失而求諸野

校邠廬抗議下卷

者其是之謂乎以三代聖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資之之法州黨有相賙相拯之誼國家有振窮恤貧之令乞人之名見於春秋以後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黨庠術序徧於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學問安所得不學之人而刑之二國之事猶操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後世而言則可謂知本也已今江浙等省頗有善堂義學義莊之設而未徧制亦未盡善他省或并無之另議推廣義莊更宜飭郡縣普建善堂與義莊相輔而行官為定制擇紳領其事立養老室恤廢室育嬰室讀書室嚴教室一如義莊法以補無力義莊之不逮嚴教室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藝嚴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頑梗凡民間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賭博鬪毆

竊賊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滿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願保領者釋之別設化良局專收妓女擇老婦誠樸者教之紡織三年保釋亦如之期於境無游民無饑民無妓女乃已夫民窮為匪亦不教不養使然耳及陷於刑辟治之者盡法而止不復過問而為匪者如故也坐竊賊以流徙即為遠地之竊賊逐娼妓使出境即為鄰縣之娼妓何如養之教之使不竊不妓之為盡善也堂堂禮義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至官強民入塾中國所難行惟責成族正稽察族人有十五以下不讀書十五以上不習業者稱其有無而罰之仍令入善堂讀書習業亦善法也或曰貧民且糜至何以給之是不然此舉實禁錮耳衣食之瑟縮使令

校邠廬抗議下卷

之苛暴所不待言其人至瑟縮苛暴之不畏可憐憫孰甚正仁人君子所不忍棄也且吾知其為數之必不甚多矣

復陳詩議

如後世之言詩止以爲吟咏性情之用聖人何以與易書禮樂春秋並列爲經謂可被管弦薦寢廟而變風變雅又何爲者嘗體味羣經而始知詩者民風升降之龜鑑政治張弛之本原也禮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康成曰陳諸國之詩將以知其缺失聖人蓋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詩通之旁攷傳記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而備訊喉春秋時晉文聽輿人之誦子產不毀鄉校無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微而顯婉而諷莫善於詩後世以爲迂闊而廢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積不能通也上與下不宜狎狎則主權不尊太阿倒持而亂生

校邪虛抗議

下卷

圭

上與下又不宜隔隔則民隱不聞蒙氣乘辟而亂又生三代以下召亂之源不外兩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厲風行以督之下所甚惡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於是乎鸞鷟可以不分鹿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爲清宴嗷鳴可以爲嵩呼五尺童子皆以爲不然而上猶以爲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習與京朝官處絕不知外省情事大吏習與僚屬處絕不知民間情事甚至州縣習與募吏丁役處亦絕不知民間情事蒙生不愚直閒爲大吏及州縣縱言民間疾苦多愕然謂聞所未聞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另議重儒官復鄉職公選舉亦爲通上下之情起見今議復陳詩之法宜令郡縣舉貢生監平日有學有行者作爲竹

枝詞新樂府之類鈔送山長擇其尤積藏其原本錄副隱名送學政進呈國學由祭酒進呈候

皇上採擇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學政上其名而賞之無效者無罰詩中關係重大而祭酒學政不錄者有罰九州之大萬口之眾果有甚苦之政甚惡之人宜必有長言詠歎以及之者矣夫文人結習感時觸事莫或使之猶將矢口成吟今有賞以動其奮興無罰以絕其顧忌不顯主名使無叢怨之慮不諱姓名使無告密之嫌導之使言如是有不明目張膽直言無諱乎願或謂何不逕復有明舉貢生監許上書故事則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漢王咸舉幡太學下上書抹鮑宣陳蕃率諸生入承明門白大將軍無罪晉嵇康將刑太學生請

校邪虛抗議

下卷

圭

以爲師唐魯儒等詣闕留陽城宋陳東率諸生請用李綱殺蔡京等百世之下猶稱之然柳宗元與諸生書論留陽城事極言向時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惡言鬪訟諸習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以爲時異人異周密癸辛雜識稱景定之末三學橫恣至與人主抗權動以坑儒惡聲加之賈似道作相亦無如何惟以恩給之爲之加餐錢寬科場恩例及賈去上書讚美挽留有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時太學有善亦有弊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時脫稍假以權有不爲唐宋之爲者幾希今僅許其陳詩不令呼羣引類以啟黨援不令投匭擊鼓以近訐訟庶幾無流弊乎又今制民有冤亦許叩關京控願民不敢爲驚民不知爲大率奸

民始爲之故虛者十之九實者十之一迨交原審衙門覆讞則并其一而虛之坐誣而已加等而已而沈寃遂以終古然此特一人一家之寃也浸假而一鄉寃浸假而一境寃於是乎驚民倡奸民從愿民爲所脅而大亂以作亦上下不通之弊陳詩之法行卽有一人一家之寃斷無一鄉一境之寃矣事有似迂實切似閒實要似小實大者此類是也要亦行古之道也

校邠廬抗議 下卷

古

復宗法議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廢不可復後人頗有議復之者竊以爲復井田封建不如復宗法宗法者佐

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亂民非生而爲亂民也不養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養教之責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所謂教不能家至戶到尊而不親廣而不切父兄親矣切矣或無父無兄或父兄不才民於是乎失所依惟立爲宗子以養之教之則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遠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從寬而宗子可從嚴也宗法實能彌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詩曰君之宗之公劉立國之始卽以君與宗並重左氏傳晉執戎蠻子以界

校邠廬抗議 下卷

五

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正與公劉詩相表裏蓋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維繫之而其合也彌固嬴政并天下始與井田封建俱廢秦亡之後叔孫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漸滅不可復故漢初知徙大姓借其財力實邊實陵邑而不知復宗法魏晉知立圖譜局而不知復宗法唐重門第至以宰相領圖譜事而不知復宗法惟宋范文正創爲義莊今世踵行者列於旌典又令甲長子沒必立承重孫二事頗得宗法遺意自可因勢利導爲推廣義莊之令有一姓卽立一莊爲薦饗合食治事之地莊制分立養老室恤養室育嬰室凡族之寡孤獨入焉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焉養病室篤疾者入焉又立嚴

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復古禮宗子死族人為之服  
 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又有宗婦死夫雖母在為之斬衰三年則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約議○公於乾隆中及撫江西有此行矣  
 獄連及祠戶遂一律毀祠追譜與公意正相反族正以貴貴為主安陽許三禮議先進士次舉貢生監貴同則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族約以賢賢為主皆由合族公舉如今義莊主奉法無力建莊者假廟寺為之嫁娶喪葬以告入塾習業以告應試以告游學經商以告分居徙居置產斥產以告有孝弟節烈或敗行以告一切有事於官府以告無力者隨事資之一莊以千人為限逾千人者分一支莊增一族約單門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許立莊無力者擇所附如

校邠廬抗議

下卷

吳則同出泰伯之類又如昌黎所謂何與韓同姓為近之類無可附者則合數百人為一總莊亦領以莊正莊約期於億萬戶皆有所隸而止周禮宗以族得民賅詞也有謂庶人無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莊之後敦勸集資令經費充贍另議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為獎勵立莊之用夫宗法既為養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於國家甚大膺茲上賞不為過也竊以為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一宗法行而盜賊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恥孰不畏刑罰盜賊之甘於扞法網者迫於饑寒而已宗法既行民無饑寒自重犯法大傳云愛百姓故刑罰中顧氏炎武為之說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於庶

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財用足顧氏曰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日聯兄弟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饑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物此志也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竊此二語以聚無賴之民始則濟其不足終則括其有餘鄉愚無知狃目前之利陷於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誰不願以其從教主者從宗子哉一宗法行而爭訟械鬪之事可不作今山東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強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結黨呼羣橫行鄉里小則糾訟乾隆中江西諸大族多互訟輒釀大獄巡撫大則械鬪廣而居強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結黨呼羣橫行鄉里小則糾訟轉德至疏請禁止毀祠追譜可謂因噎廢食大則械鬪廣

校邠廬抗議

下卷

最多近為害甚鉅皆其族之不肖者號召之夫一族中豈無賢者無權無責閉戶不與聞而已宗法既行則賢者有權有責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難以家法治之哉一宗法行而保甲社倉團練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隸為主是億萬戶固已若網在綱條分縷析於是以保甲為經宗法為緯一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倉易於釀資變則團練易於合力論者謂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於家然後可聚之於國宗法為先者聚之於家也保甲為後者聚之於國也彼商鞅什伍連坐之法亦其時同并未盡離宗法未盡壞之證如後世之民無常居五方雜處比鄰或不相識顧欲與以連坐鞅雖酷亦勢

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即廢宗法小人舉動往往如此今保甲諸法之不行者以無宗法為之先也尚書黎民於變時雍始於親九族詩以關雎麟趾為王化之始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學齊家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天子自齊其一家為治平之始億萬姓各齊其億萬家為治平之終而已矣

校邠廬抗議 下卷

末

重儒官議

先儒言師道立則善人多師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諸生以百數僅識面者廩生耳增附皆陌路歲時斂學租候伺學使者按部爭新生之費諸生獲譴為州縣典守如獄掾此外無事絕無所謂教育人才之意於乎師道之不講久矣無他位既卑權亦微流品近益雜漢成帝詔所謂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者也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為最余所見湖南之岳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禮禮賓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臬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獨惜其所習不過舉業不及經史所治不過文藝不及道

校邠廬抗議 下卷

九

德而楚南多才往往發跡其中矧能由是而進於經史道德也哉考宋史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蓋書院也厥後因其制為學校然則學校之初固如是後乃陵夷衰微以迄於今也朱子曰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為之陸氏世儀曰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常品惟德是視顧氏炎武曰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又曰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為師而無隸於仕籍昔賢論說如彼今時情事如此愚以為惟合書院學校為一而後師道可尊人材可振也移書院於明倫堂側建精廬可容一二百人郡縣主之省會則督撫學政主

之春秋祀事及學政試事歸州縣出納瑣屑領以城紳合通  
 學之人而教之舉貢願至者與焉同其甲乙童生則簡其尤  
 者與焉異其甲乙擇師之法勿由官定令諸生各推本郡及  
 鄰郡鄉先生有經師人師之望者一人官覈其所推最多者  
 聘之不論官大小皆與大吏抗禮示尊師也厚諸生廩餼居  
 院者為內課使足以代訓蒙不能居院者為外課半之月官  
 課一親詣以重其典有事則改日師大課一小課一家遠又  
 不能居院者為附課季一課不給餼非游學連三季不至者  
 山長告於學政而黜之有敗行亦然小過降童舍期而復之  
 篤疾給冠帶愈而復之其黜陟略用宋元明三舍積分法而  
 變通之法以大課名次并計以得數少多為先後造積分冊  
 校邠廬抗議下卷

隨課升降歲終簡其積分居最而品行亦優者數人送學政  
 參定之以次貢入太學經歲科十試凡十五年而出書院願  
 留者仍聽行之數年文風不日上士習不丕變者未之聞也  
 或曰文風固進矣士習何與焉曰亦在擇師得人而已師得  
 其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芳臭  
 氣澤之所及有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者夫聞風猶將興起况  
 同堂乎且夫觀人之法不惟暫惟常不惟顯惟微不惟矜惟  
 忽而能見於常於微於忽獨有朝夕與居之人責之以保舉  
 其有濫焉倖焉者鮮矣豈與夫一人之薦牘一日之文字所  
 可同年語哉於是太學中人皆天下之選非一百八金之流  
 可比司成諸職必極天下之選始足副人望亦宜由諸生公

推翰林官請  
 簡列屋以容千人為率廩之如郡縣居監讀書三年與之官  
 所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彬彬乎盛矣哉

校邠廬抗議下卷

三

改科舉議

昔年侍飲先師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時文取士所取非所用  
坐有龍巖饒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謾曰君  
為明祖所給矣明祖以梟雄陰鷲猜忌馭天下懼天下瑰偉  
絕特之士起而與為難以為經義詩賦皆將借徑於讀書稽  
古不啻傳虎以翼終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錮生人之心  
思材力不能復為讀書稽古有用之學者莫善於時文故毅  
然用之其事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宋英雄入毅  
之術其心為始皇焚書坑儒之心抑之以點名搜索防弊之  
法以折其廉恥揚之以鹿鳴瓊林優異之典以生其歆羨三  
年一科今科失而來科可得一科復一科轉瞬而其人已老

校邠廬抗議下卷

幸

不能為我患而明祖之願畢矣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  
造就天下之人才君為此論明祖得毋胡盧地下乎於是文  
忠舉盃相屬曰奇論宜浮一大白君狂態果如昔一笑而罷  
余小冠末坐不敢置一詞退而思之洪武中嘗停科目十年  
繼又與吏員薦舉並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尙書監生  
擢布政使登進之優殆過之其專用科目在隆慶以後固知  
孝廉非正論也且有明國初之時文未嘗不根柢經史胎  
息唐宋古文章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鹵莽為之嘉道以降  
漸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來遂若探繆然極工不必得極拙  
不必失繆種流傳非一朝夕之故斷不可復以之取士窮變  
變通此其時矣曠覽前古取士之法屢變而得人輩出莫能

軒輊論者謂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  
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罷舉詩序曰惟其所尚又  
舉移而從之可謂通論何以言之蓋以考試取士不過別其  
聰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試者經義聰明智巧即用之經義  
所試者詞賦聰明智巧即用之詞賦故法異而所得仍同然  
所試之事太易則聰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攷八股始於  
王安石令呂惠卿王雱所撰熙甯大義式元祐閒中書省即  
言工拙不相遠難以考試蓋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時文而易  
更極矣顧氏炎武謂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誠哉是言  
蓋難則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  
知難而退而覬倖之人少矣難則工拙可以眾著中材以上

校邠廬抗議下卷

幸

有實至名歸之效益願其因難見巧而奮勉之人多矣且也  
多一攻苦之時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時多一鍵戶之人即少  
一營求奔競之人文風振焉士習亦端焉而司衡校者優劣  
易以識別不致朱碧之迷離高下難以任心無敢黑白之顛  
倒亦難之效也至於所謂難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經解古  
學策問三者而已宜以經解為第一場經學為主凡考据在  
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學算學附焉經學宜先漢而後宋無他  
宋空而漢實宋易而漢難也以策論為第二場史學為主凡  
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學為第三場散文駢體文賦各  
體詩各一首宋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  
布檄箴銘贊頌序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體  
制一今三場各一主考而分校之蓋合校則有所偏重其弊



必至以一藝之優劣爲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場各舉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軍機進呈發部彙爲一冊以得保之多少爲先後屆期部擬前列而異籍者十人聽 簡多擬以備 簡以絕流弊不擬者勿 簡以示大公局試事宜一如舊制惟體製既多懷挾無益搜檢可視舊加嚴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與罰三場各編各號分送三考官各視原額倍中送監臨官核其三優者作爲舉人兩優者作爲副貢一優者從其廩增附之舊而作爲廩貢增貢附貢次科副貢得一優廩增附貢得兩優皆準遞升不論經策古學一體并計蓋專精與兼長亦足相抵也會試一切如鄉試法而以三優者爲貢士兩優一優爲副榜如校那廩抗議下卷

中正榜謄錄之法下科準并計 殿試亦分三場而刪覆試朝考仍得相準惟減其篇數令窮日之力足辦 欽派讀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彙核首列三優次列兩優一優皆以經策古三者間列周而復始卽爲長榜分三甲進呈 欽定臚傳授職如舊儀至學政令大小京官舉三事兼長者爲之亦不論省分官職之大小童生縣府試三場不覆試以歸簡易學政試三場皆分取倍原額提調彙校以三優者爲附生兩優一優爲附生仍籍之與下屆并計生員則於新章初試後卽序三優兩優一優造冊以後歷試皆并計優之多少隨試而變又與山長保優冊參互定冊學政主之惟山長不保優者不與貢遇有拔優恩歲貢及廩增闕皆按冊序補拔優

恩歲貢考試皆省之經歲科十試各從其廩增附之舊而作爲廩監增監附監準出學其捐貢捐監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師者令寄大宛應試一如原籍以人數定額生員許并計原資咨回原籍者亦如之凡國學天下學校書院皆用三事并試通籍後不得再試 國家進賢將以治 國安民而求之文字中祇以儔人無從識別爲此不得已之法登諸 朝矣試以事矣方將磨厲以經世之具而猶令其留戀佔畢何爲者夫待宴賦詩賞花釣魚從容文雅猶是虞廷賡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題局試古之所無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繫眼鏡習楷書甚無謂也自散館大考試差御史軍機中書學正等試可一切停罷矣

校那廩抗議下卷

五

改會試議

國家將收養士之報宜求恤士之方四民中士最貴亦最貧商賈無論已農工勤力類能自給獨安分讀書之士修羊所入輒不足以贍八口平日之苦已逾平民及應試則舟車廬舍糗糧以及代館事備試卷隨在需費其苦又甚焉省試途較遠時較久其苦倍甚焉至會試則必棄置平日傭書之地聚糧治裝開關跋涉數千里經時逾年勞費十倍其苦益甚焉計集闕下數千人素封便家十不一二中人之產往往為之中落況寒素乎諺謂舉人為破家之子亡命之徒又云舉人老盤川少不虛也借貸不足繼以典質典質不足繼以干求弱者暮夜乞憐丐富貴之潤強者鄉曲武斷分官吏之肥校邪廬抗議

下卷

美

寡廉鮮恥壞法亂紀習為固然得志則移以蒞官安望其為國為民乎不得志則益縱恣無所不為黃巢李巖輩特其尤甚者耳其間循分自愛者有裹足不前而已遠省舉人一試不中或畢生不能望國門雖有皋夔伊呂之才不且終身屏棄哉此事有害於士無利於國其究也大害仍歸於國在上者所宜動心也竊意生監驟得舉人論其進階在舉人得貢士之上功令可異鄉試考官以舉人之權何不可以貢士之權并昇之應請鄉試榜發後一月即於省闈借地會試定為若而人取一人一切如鄉試法中式者始令進京殿試是亦卹士之一道也

廣取士議

明初取人之法三途並用科目也吏員也薦舉也可謂廣矣獨惜其所以行此三者之未善也專重時文用科舉之未善也流品不別用吏員之未善也至於薦舉之權宜用眾不宜用獨宜用下不宜用上歷代用人大都宰相舉百僚長官舉屬吏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宰相以一人之耳目收天下之賢才遺固十八九濫亦十二三至屬吏則其途至狹隘其事至尋常例保之而例用之耳二者皆不足以得人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郡縣各置大中正似乎用眾矣用下矣然以一人而定千百人之品依然獨也大中正不得糾舉依然上也宜乎其不公不明也今欲於科目之外推廣取士之法幕職校邪廬抗議

下卷

美

已具前議又宜令各州縣在籍在京在外各紳及諸生各鄉正副董各舉才德出眾者一人皆取數奇不遇公論稱屈者及才德上上文學中下者聞及於巖處隱淪從不應試者奇材異能別有絕技者州縣覈其得舉最多者一二人申大吏會同學政山長博采輿論簡其尤列入薦牘諸生賞舉人舉人賞貢士一體會試殿試三年一行是則薦舉之權用眾不用獨用下不用上宜亦可十得八九矣

崇節儉議

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從古無以奢昌而以儉敗者詩葛履蟋蟀刺儉不中禮禮曰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皆有為言之也非通論也乃適以藉好奢者之口貽害於風俗人心甚大善乎論語曰禮與其奢也甯儉好奢者可無辭矣全盛之天下猶宜儉何況凋殘承平之天下猶宜儉何況兵革比者軍興十年戒嚴徧天下徵調供億賦車籍馬行齋居送遠近騷然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轉餽餓殍在衢菜色在室天下之貧於茲極矣欲有以保黎民甦元氣變醜養瘠惟有一於儉而已禮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履馬不常秣於乎此

校邠廬抗議

下卷

天

何時乎豈僅靡敝之謂乎惟是驕淫矜夸習與性成閒有一省一郡一縣完善之區俗尚即如故殘破之區稍稍安輯亦漸即如故非有以挽回之不可然而其法實難將勸導之邪必不從將懲創之邪擾民之害大梁武帝所謂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者未始非確論且奢亦無甚大罪法窮而汔於不從計惟有躬行以化之奢儉之端無過宮室車馬飲食衣服四者宮室車馬逾制者尚少飲食無可禁是禁奢以衣服為第一義帝堯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韓非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漢文帝身衣弋絺漢書文帝紀東道傳今帝之身自衣阜綿文侯屢見自是實事我朝世崇儉德度越前代

上方服御不能更為抑損今議王公以下大小百官一概衣布錦繡纂組或為裘衣或為賤者之服不得為公服或曰得無非國體乎夫衛文國君猶布衣廷臣何害漢文天子僅弋絺廷臣可知貴人衣布則俗必重布重布則一切文飾皆不稱不言儉而自歸於儉矣又衣之可奢莫裘若千金萬金無底止宜禁反裘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言表裘在衣外可鄙裘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詩意乃一望而見之詞皆古反裘之證然秦漢以下即無之似可禁斷并貂裘之制亦從刪此亦崇儉一善術也

校邠廬抗議

下卷

天

停武試議

天下有優劣高下顯然為眾目共知共見雖親愛不能阿私雖仇讐不能沮抑無可倖亦莫或屈者莫如武事凡弓力之強弱射中之多寡非文藝之無定評比也自順治十二年復行武 殿試遂與文科一一相準視漢六郡良家羽林期門唐翹關負重之選殆於過之選舉之法不可謂不備宜乎網羅天下豪俊而無或遺矣乃事竟有大不然者何哉則以右文左武之見太重而循名責實之道不講也承平日久文吏視武弁如奴僕郭隗曰馮几據杖眇視指使剝斯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武科一途衣冠之族不屑與一也力士多出藜藿而試事之費十倍於文寒校邠廬抗議下卷

幸

素不能與二也武試有教師輩斷非其素識無門可入窮鄉僻壤不得與三也所取之途既狹故所得之才不真試以常人之有文學者十人與十文生校其勝文生者究少以常人之有勇力者十人與十武生校其勝武生者比比皆是矣雖舉人進士亦然當世為大將立功者行伍多而科甲少武科之不得人視文科尤甚故武職以行伍為正途而科甲不與顯與 國家設科之意不合而沿襲具文何為者夫優劣高下既有一定之數何取乎一日之短長何取乎一人之衡校何取乎關防之瑣碎何取乎考試之勞費宜停罷大小一切武試一歸之薦舉仍有進士舉人生員為出身之名專以膂力為高下不與選階而綠營之遷擢必由之法由兵部明

定一格力舉若干斤者為生員若干斤者為舉人若干斤者為進士無論滿漢直省一律遴選無定額令各州縣於書煙戶門牌時凡有成年以上力能舉若干等斤者造冊由縣而府而督撫學政考驗符合皆登之冊禮之如文士刪一切前跪報名等例其中進士選者給咨送部引 見授職內用者留京營學習外用者回省營學習餘分別作為舉人生員皆留營學習序補弁兵額其不願留營願仍就士農工商舊業者雖狀元授職後亦聽逾時願至者亦聽三年一舉著為令嗣後綠營弁兵無出身者不得補凡以武改文者武生作為附生舉人以上作為附生一體肄業皆仍其章服或曰專以膂力為高下何也曰此就其易見而難強者用之也旁涉於校邠廬抗議下卷

幸

馬步弓刀即有一日之短長即有幸有不幸不如專憑膂力為一定不可易或又曰不與選階何也曰專憑膂力可為兵不可為將可為裨將不可為大將或兇悍或貪黷或膽不足臨陣或智不足制敵或才不足馭下雖有膂力猶之不可用也歸營學習令上司廉察之昭其慎也或又曰不分省分又無定額何也曰文試之就地定額無定評也顯然有定評而顛倒高下此何理也余嘗遇順德府一武童百人之敵以射中不及數三黜於小試而吾吳與試即取中猶不及額聖人之治天下曰平若是者平乎不平乎或又曰聽其以武改文何也曰宋嘉定十年始定武舉不得應文試是武舉應文試古之道也庶幾有文武全才出其間漸可復文武不分之舊

或又曰聽其來去自如何也曰此牢籠天下勇士之術也驍  
雄悍鷙之徒輒多不喜束縛故不肯就我又其人往往不事  
生產至他日迫饑寒流而為匪雖欲就我而不能今於弱冠  
之初以舉人進士之榮名為招明示以無所束縛必欣然就  
我迫饑寒既至更無不就我之理是有餘者以虛文糜之不  
足者以實惠撫之始有餘而繼不足者則又預為之地以待  
之吾知甘於為匪者少矣一轉移間舉前三弊而一空之有  
科目之榮無武夫之辱衣冠何至不屑一也按戶而求不遺  
僻遠二也不經教師無所浮費三也如此則羅致既廣不特  
干城腹心之選可收實效兼可以清伏莽之源而弭無形之  
患矣

校邪廬抗議 下卷

三

減兵額議

減兵額而增兵糧前人持此論者頗多有謂不可減者當時  
或以為老成持重之見夫固謂一旦有事冀倖得力於萬一  
也至今日而其效可觀矣粵賊所到完城纔百中之一二皆  
得力於勇天下大營凡四五皆募勇居多官兵每營不及萬  
然則平日所謂養兵百萬者安在雖至愚亦知其必當減矣  
天下兵凡百萬其守汛者二十萬十五五零星散處不便  
操演而有緝捕防守之責然為數既少實亦不能緝捕不能  
防守是宜全汰者也各營大都虛額十之三甚或四五老弱  
十之一炊爨灑掃之夫十之一實可備行陣者不及半另議  
以武生充兵有數善焉人有名籍有年貌虛額老弱不能冒

校邪廬抗議 下卷

三

而又肯為炊爨灑掃之役諸弊不絕而自絕應請無論大  
小官弁水陸馬步大加并省以三分存一為準而口糧則三  
倍其舊示 朝廷非為省餉起見有不三軍挾纊哉且夫分  
文武分兵農後世之陋也兵之中又分水陸陸之陋者也當  
合而一之分則見少合則見多又如別議仿造洋船計十八  
省最遠之程兩月可達援應既速即人數可減且行軍以練  
膽為先而坐坐無事何以試之惟風波之險與戰陣之險正  
等造船之後宜令各弁兵輪流駕駛報聘西洋各國其有畏  
縮不前及倉皇失措者汰之正練膽之一法也夫英法兩國  
兵三十萬已橫行七八萬里外俄羅斯地窄而長需兵宜多  
亦無過六十萬然則中國兵三四十萬不為少矣

嚴盜課議

從來天下之亂每自多盜始涓涓不絕流為江河為虺不推為蛇若何粵匪擒匪其明證已盜賊之課可不嚴乎一縣之大百里至三五百里耳其當衝要者尤少文武足以聯其勢民人足以助其力商賈足以濟其費清查保甲以絕其巢窟訓練丁壯以作其聲威多耳目以防之厚賞勞以購之勤護送以伺之時或聘技勇作賈裝以誘之但使中材之吏盡心盡力何盜不可治宜嚴其課所治期年內盜發至再而三不獲者文武皆褫職禁錮終身諱盜者殺無赦盜風其少息乎或曰今課非不嚴正以過嚴故諱盜漢沈命法羣盜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吏畏誅校邪廬抗議

下卷

壽

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蓋自漢時已然不如寬其課使不必諱則發覺多而盜可少不知此眉睫之論也境有盜無盜萬目昭彰此而可諱即其時之政教可知噫三代以下君民隔而上下之情不通也其流弊非一端矣道又在反其本

重專對議

春秋時以善辭令為學問之一端若臧文仲子產之類代有其人夫子論士品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居於孝弟信果之上又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見當時專對之重列國以後此學遂廢間有如富弼曹利用諸人止一人一事豔為美談蓋不為專才久矣今海外諸夷一春秋時之列國也不特形勢同即風氣亦相近焉勢力相高而言必稱理論詐相尚而口必道信兩軍交戰不廢通使一旦淪平居然與國亦復大侵小強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聞有不論理不論信如戰國時事者然則居今日而言經濟應對之才又曷可少哉如吉爾杭阿公甲寅上海之事

校邪廬抗議

下卷

壽

洋涇西營卒戲洋涇殺夷女二卒亦傷二人其明日夷從賊攻我入營潰餘布政使吉爾杭阿公十有一營未動抵暮一赫蹄來略言弁兵某等百許人犯吾界殺我人盡今夕縛以來不者詰朝且臨若十有一營百許人者皆我良將勁兵也公以示劉君存厚曰今日事可見是日不可戰吾欲法汾陽軍見虜帥偏師熾夷場吾死不恨劉君曰能次晨公從四騎抵君能帥偏師熾夷場吾死不恨劉君曰能次晨公從四騎抵理事官阿里國門阿里國拒不見強之而後出便申前語公曰安有我大皇帝兵勇而可無故殺之者乎獨殺吉某則可吾戴吾頭來矣延頸作就狀阿里國大笑曰何至是公因曰兵勇犯若界曲在我若以一介之使索此罪人敢不從命今與逆賊比而攻我曲在若矣貴國不惟曲直之是講天寶鑑之非吉某所畏也而戰而己勝負何常之有阿里國無以對卒定約通好而還咸豐四年三月十日事也僉曰是役也大軍獲全蘇省安堵皆吉公一言之力通商二十年來善馭夷者莫吉公若戊午津門之議有一吉公必不至是是專對得人之效也昔漢武帝詔察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者於古有徵於今尤亟應請

特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有口辯膽氣機牙肆應之人時賜  
召對以驗之量予差遣以試之用備他日通商大臣之選庶  
幾折衝樽俎毋致隕越貽羞矣

校邪廬抗議 下卷

美

采西學議

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國曰九州之  
志謂之九邱詩列十五國之風鄭康成譜序云欲知源流清  
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  
則旁行以觀之孔子作春秋有取於百二十國寶書伊古儒  
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綜上下縱橫以爲學者也顧今之  
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經有四極四和與半年爲  
晝半年爲夜等說後人不得其解周禮職方疏神農以上有  
大九州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騶衍談天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當時疑爲荒  
唐之言顧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卽西海彼時已習於人

校邪廬抗議 下卷

美

口職方外紀等書已入中國顧氏或未見或見而不信皆未  
可知今則地球九萬里莫非舟車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禮疏  
騶衍所稱一一實其地據西人輿圖所列不下百國此百國  
中經譯之書惟明末意大里亞及今英吉利兩國書凡數十  
種其述耶穌教者率猥鄙無足道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  
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阨塞風土  
物產多中人所不及昔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子產能舉  
晉國實沈臺駘之故列國猶有其人可以中華大一統之邦  
而無之乎亦學士之羞也今之習於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  
市井佻達游閒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爲之其質魯其  
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

通夷語開識夷字僅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學問乎惟彼亦不足於若輩特設義學招貧苦童穉兼習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沾暨穎悟者絕少余嘗於吾鄉村塾義塾中物色異敏之士數十年而又漸染於夷場習氣故所得仍與若輩等今欲采西學宜於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章倍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一切西學皆從算學不學算今欲采西學自不可不學算或出西人十歲外無人師西人或師內地人之知算者俱可聞英華書院墨海書院藏書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進書千餘種存方略館宜發院擇其有理者譯之由是而歷算之術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尙象之法兼綜條貫輪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

校邠廬抗議

下卷

素

歷法從古無數十年不變之理今時憲以乾隆甲子爲元承用已逾百年漸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舊法進退其數不足依據必求所以正之聞西人見用地動新術與天行密合是可資以授時又如河工前造百龍搜沙之器以無效而輟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法用千匹馬大火輪置船旁附於沙而轉之沙四飛隨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黃河水性湍急更無處不宜自下流逸而上積日累月鏗而不可舍雖欲復由地中行之舊不難此不特黃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運河徒陽等處亦可用且東南水利久不治數日之霖積月不退宜於通潮各海口如法濬之使下流迅駛則上流雖不濬而自有一落千丈強之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可資以行水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其他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與焉三年之後諸文章童於諸國書應口成誦

者許補本學諸生如有神明變化能實見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請賞給舉人如前議中國多秀民必有出於夷而轉勝於夷者誠今日論學一要務矣夫學問者經濟所從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後王本荀子爲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愚以爲在今日又宜曰鑒諸國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來彼曾之習我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我

校邠廬抗議

下卷

堯

朝章吏治輿地民情類能言之而我都護以下之於彼國則暮然無所知相形之下能無愧乎於是乎不得不寄耳目於蠢愚謬妄之通事詞氣輕重緩急轉輾傳述失其本指幾何不以小嫌釀大衅夫馭夷爲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樞紐付之若輩無怪彼己之不知情僞之不識議和議戰迄不得其要領此國家之隱憂也此議行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多則必有正人君子通達治體者出其中然後得其要領而馭之地理全志作於癸丑年書中於日本國記其欺侮亞墨利加觸石漁船時思報復於安南國極惡其議防之嚴權稅之重於緬甸國亦有胥吏橫征之怨未幾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見緩靖邊陲道又在是如謂六合之內論而不議封故見而限咫聞恐古博物君子必不爾也



製洋器議

有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衝冠髮  
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  
小夷也以地球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或云二百三  
十如圓周積計之大海三分去一實為方一里者十三億五  
千萬我

大清國北自興安嶺南至崖州距四十三度計萬七百餘里  
東自庫頁島西至噶什喀爾距七十七度計萬九千餘里截  
贏補縮約南北八千里東西萬一千里為方一里者八千八  
百萬是一國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也餘百許國俄英法  
米為大據英人地里全志稽之我中華幅員八倍於俄十倍  
校邠廬抗議下卷

於米百倍於法二百倍於英但就本國言地之大如是五洲  
之內日用百需無求於他國而自足者獨有一中華地之善  
又如雖彼中輿地書必以中華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  
國最大天時地利物產無不甲於地球而已而今顧視然屈  
於四國之下者則非天時地利物產之不如也人實不如耳  
彼人非供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  
中華扶輿靈秀磅礴而鬱積巢燧羲軒數神聖前民利用所  
創始諸夷晚出何嘗不竊我緒餘人又奚不如則非天賦人  
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賦人以不如可恥也可恥而無可  
為也人自不如尤可恥也然可恥而有可為也如恥之莫如  
自強夫所謂不如實不如也忌嫉之無益文飾之不能勉強

之無庸向時中國積習長技俱無所施道在實知其不如之  
所在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  
乎人而已矣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  
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  
求以上諸惟

皇上振刷紀綱一轉移間耳此無待於夷者也至於軍旅之  
事船堅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夷人練兵首重行步  
尺行若干步又較定鐘表若干分秒行若干步十人一律行  
軍時兩路齊舉其間雖流矢洞穿無礙陣法之整實勝於我  
然豈我不能為之乎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古  
法本如是亦禮失求野之一證又以左傳視其亂之說言  
乘馬之步亦齊也而人材健壯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  
得其一故難勝北兵亦能有進無退是我得其二故閒勝粵

校邠廬抗議下卷  
人軍械半購諸夷而不備并能進無退是我得其二有半  
故半勝然即良將勁兵因械於敵如天之福十戰十勝而彼  
能來我不能往犁庭掃闔固無其事後患正無已時而況乎  
勝負未可知也得三與得二有半究有閒也何如全乎其為  
得三之相當也果全乎其為得三不特主客異形勞逸異勢  
且我有可以窮追之道彼有懼我報復之心殆不啻相當焉  
斯百戰百勝之術矣夫得三之效亦道在反求而無待於夷  
然則有待於夷者獨船堅礮利一事耳魏氏源論馭夷其曰  
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無論語言文字之不通往來聘問之不  
習忽欲以疏閒親萬不可行且是欲以戰國視諸夷而不知  
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見夷書新聞紙不少不宜為此說

蓋其生平學術喜自居於縱橫家故有此蔽愚則以爲不能  
自強徒逞譎詭適足取敗而已獨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爲  
得之夫九州之大億萬眾之心思材力殫精竭慮於一器而  
謂竟無能之者吾誰欺惟是輪槌之巧至難也非上知不能  
爲也巧鑊之役至賤也雖中材不屑爲也願爲者不能爲能  
爲者不屑爲必不合之勢矣此所以讓諸夷以獨能也道在  
重其事尊其選特設一科以待能者宜於通商各口撥款設  
船礮局聘夷人數名招內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眾匠  
工成與夷製無辨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出夷製之上者賞  
給進士一體 殿試廩其匠倍徒勿令他適夫 國家重科  
目中於人心久矣聰明智巧之士窮老盡氣銷磨於時文試

校邠廬抗議 下卷

聖

帖楷書無用之事又優劣得失無定數而莫肯從業者以上  
之重之也今令分其半以從事於制器尙象之途優則得劣  
則失劃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時文試帖楷書之賞夫誰不樂  
聞且其人有過人之稟何不可以餘力治文學講吏治較之  
捐輸所得不猶愈乎即較之時文試帖楷書所得不猶愈乎  
即如另議改定科舉而是科卻可並行不悖中華之聰明智  
巧必在諸夷之上往時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  
有殊尤異敏出新意於西法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  
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昔吳受乘車戰  
陣之法於晉而爭長於晉趙武靈爲胡服而勝胡近事俄夷  
有比達王者微服備於英局三年盡得其巧技國遂勃興安

南巡羅等國近來皆能仿造西洋船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  
國都求通市許之未幾日本亦駕火輪船十數徧歷西洋報  
聘各國多所要約諸國知其意亦許之日本蕞爾國耳尙知  
發憤爲雄獨我大國將納汙含垢以終古哉孟子曰國家閒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又以敵國外患同於法家拂士尹鐸曰  
委土可以爲師保今者諸夷互市聚於中土適有此和好無  
事之閒隙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也不於此急起乘之祇逐  
天休命後悔晚矣或曰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知用夷禮春  
秋貶之今之所議毋乃非聖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謂攘者  
必實有以攘之非虛憍之氣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試問何具  
以攘之所謂不用者亦實見其不足用非迂闊之論也夫世

校邠廬抗議 下卷

聖

變代嬗質趨文拙趨巧其勢然也時憲之厯鐘表槍礮之器  
皆西瀛也居今日而據六厯以頒朔修刻漏以稽時挾弩矢  
以臨戎曰吾不用夷禮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禮也用之  
乃所以攘之也以經費言之軍械之價常十倍然利鈍所分  
勝敗係之固當別論輪船亦然彼則一年而一運此則一  
年而一二十運移往時鹽船糧船費用改造輪船即百船已  
不止千船之用無事可以運鹽轉粟有事可以調兵赴援呼  
應奔走無不捷豈特十倍之利哉或曰購船雇人何如曰不  
可能造能修能用則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用修不能用則  
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轉漕而一日可令我饑餓  
以之通鹽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

覆溺倉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敵國遂為實事而購值不貲  
歲修不貲賞犒不貲使令之不便駕馭之不易其小焉者也  
是尙不如借兵雇船之為愈也借兵雇船皆暫也非常也目  
前固無隙故可暫也日後豈能必無隙故不可常也終以自  
造自修自用之為無弊也夫而後內可以盪平區宇夫而後  
外可以雄長瀛寰夫而後可以復本有之強夫而後可以雪  
從前之恥夫而後完然為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正  
本清源之治久安長治之規可從容議也夫窮兵黷武非聖  
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隱然之威戰可必克也  
不戰亦可屈人也而我中華始可自立於天下不然者有可  
自強之道暴棄之而不知惜有可雪恥之道隱忍之而不知

校邪廬抗議 下卷

器

所為計亦不獨俄英法米之為慮也我中華且將為天下萬  
國所魚肉何以堪之此賈生之所為痛哭流涕者也

善馭夷議

今 國家以夷務為第一要政而勦賊次之何也賊可滅夷  
不可滅也一夷滅百夷不俱滅也一夷滅代以一夷仍不滅  
也一夷為一夷所滅而一夷彌強不如不滅也盛衰倚伏之  
說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務仍自若  
然則馭夷之道可不講乎馭夷之道不講宜戰反和宜和反  
戰而夷務壞忽和忽戰而夷務壞戰不一於戰和不一於和  
而夷務更壞今既議和宜一於和坦然以至誠待之猜嫌疑  
忌之跡一切無所用耳屬於垣鐘聞於外無益事機適啟瑕  
釁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  
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以今日

校邪廬抗議 下卷

器

行之直所謂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者也然則將一切曲  
從乎曰非也愚正以為曲從其外猜嫌疑忌其中之非計也  
夷人動輒稱理吾即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理可從從  
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諸夷不知三綱而尙知一信非真  
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國羣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  
吉勇烈之事見重專即能為理屈之明證然則和可久恃乎  
曰難言也蓋嘗博采旁咨而知諸夷不能無異志而目前數  
年中則未也中華為地球第一大國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  
宜百國所垂涎年來徧繪地圖輟跡及乎滇黔川陝其意何  
居然而目前必無事者則以俄英法米四國地醜德齊外睦  
內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發也俄與英法講和未久咸豐三  
年俄伐

土耳其欲滅之英法及俄國地利險要丁那救之至六年三月始  
議和凡連兵四年大小數十戰陣亡及黑海邊應風冬凍夏  
疫死者俄數十萬人英法十米嘗大困於英隆中英與法構  
英久練餉苛急米人不能堪思推華盛頓為帥拒英法亦世  
構兵破倫死之後始和其於他國亦無歲無戰爭要其終  
講和多而兼并少故諸夷多千年數百年舊國諸夷惟米新  
哥開國當唐懿宗時英威廉開國當宋英宗時法路易開國  
當宋理宗時諸小國亦多長至日本自周惠王時至今不  
易姓與西不特兼并難即臣屬亦不易何則諸夷意中各有  
一彼國獨強即我國將弱之心故一國有急難無論遠近諸  
國輒助之蓋不僅輔車唇齒之說英嘗助俄伐土耳其埃及  
後悔之英志云坐令土弱  
俄疆至今為梗其意可見其識見遠出乎秦時六國之上如土耳其欲并  
希臘俄英法救之俄欲并土耳其西班牙欲并摩洛哥皆英

校邠廬抗議下卷

哭

法救之迄歸於和彼於小國猶爾況敢覬覦一大國哉津門  
戊午之事發端於英輒率三國而來者無他不敢專其利  
也懼三國之議其後也庚申之事得當即已者亦懼俄米之  
議其後也可取而忽舍可進而忽退夫安有興師動眾開關  
跋涉八萬里之遠無端而去無端而復來哉不待智者而知  
其不然矣故曰目前必無事也可以坦然無疑也將來四國  
之交既固協以謀我或四國自相鬪一國勝而三國為所制  
而後及於我然四國之相讐勝於讐我交必不能固而自鬪  
則為日必不遠可慮也又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與  
英屬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可慮也俄境東自興安嶺西  
至科布多毘連者數千里近聞俄夷蹤跡已及綏芬河一帶

距長白吉林不甚遠更可慮也然則前議自強之道誠不可  
須臾緩矣不自強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強而無事幸也而不  
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以速之使有事也自強而有事則  
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強而即可弭之使無事也自強而無事  
則我不為禍始即中外生靈之福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為  
哉

校邠廬抗議下卷

望

校邠廬抗議卷下

受業徐敦仁校字

校邠廬抗議四十篇 先大夫庚申年避地滬上作有  
索觀者輒錄副以去甲戌 先大夫見背不肖等校刻  
顯志堂稿刊十四議於集中其初藁及手定本俱藏於  
家己卯芳植筮仕江右先後蒙 邊潤民中丞 陳伯  
潛閣學 潘偉如中丞索此書並屬付梓乃於今冬開  
雕既成適兄芳緝寄津郡刻本至持校此本字句互有  
不同皆 先大夫當時所自竄易蓋各有所本而非意  
爲增損也光緒十年十有一月男芳植謹識

夜繼光  
奉神參鑄

甌雅堂藏板

治平通議  
序  
許苞署

序

上古神靈首出開天立極慎六合析八紘立乎中央而化馳無外察倫明物一原於道道渾於事衍於數而寄於法與時舒卷不可方物時移勢易法或窳而不變則道散而無統道散法窳斯亂成矣顧其亂也朝野之間規時勢攷古制則亂極而又治書史以來四千年間時局三變治術遞更日封建日郡縣日通商此繫乎時局也而君師師儒之局即轄乎其間治術從此遂分今古法雖國異而代不同而道則終古不易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固未之有異也則論道經邦講議之功尚焉封建之初政教修明生其下者順帝則食舊

治平通議

德睢睢盱盱竦身而載視聽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天下既已治矣治則無可議也封建既裂而郡縣起古法於是蕩掃無遺諸子百家于時立說各以蠡測管窺之見自託為知言見道溢湧騰起遂成一處士橫議之天下而先聖之道遂從此長夜已悲夫聖清勃興囊括宇內而通商之局適成攷泰西各國講富強工製造雖形下而頗進乎道且各國皆設議院尙深得古人議事以制之旨通商啟而議院開局遂大變則時為之也時變矣而猶欲襲先業守舊教恭己無為坐致治平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其不得適也必矣古之聖人知其然也好問察言無遺小大故懸鞞設鐸善

旌諫鼓不絕於道而又設輜軒之使以周知上下之情凡以求其通也三代以降君師之局變而為師儒蓋古者以道制治後世始一切皆持以法孔子生周之季不忍先王之道將墜於地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六經垂教萬世門弟子間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道統之傳訖於孔子而師儒之局遂開漢承秦後去古未遠一一大儒如賈誼桓寬劉向揚雄王符仲長統徐幹之倫皆嘗著說集論力規古治而江都董氏尤為通博而得其正自是以後於隋得河汾王氏於宋得安定胡氏而吾永嘉先生實得其傳有其志與學矣惜皆無專書於道未昌有明瓊山邱氏衍補大學始翹起而講治

卷首序

二

平使古大學之教先王之道見尊於世不至惑於功利浮淺者邱氏以外不多觀焉其間非無闕博之儒勤求典禮如三通作者然考古則有餘論治則未切博而寡要實亦未見其果通也他如賈誼王吉二劉向二蘇威父子高景王朴安石之徒庶幾遇矣或行之而未果與行之而助暴債事使三代後不克早親聖人之治者殆數或限之矣蓋運會之始網緼元氣首鍾於上故竄聰作后君而兼師及泰極而否則賢人隱而下多魁奇閎達之材儒始以道得民運積既久貞下起元扶輿清淑之氣始盡發無遺君相竅領於上師儒播擻於下驅駟元化自上下下厥道大光將昆蟲草木咸得其所一統

之盛比跡泰康此其時乎間嘗上下古今之際時局治術之變約俱二千年而大轉皆亡秦當其衝而聖清開其朔天人合發數過時可非偶然也虬甌東之鄙人也生永嘉先生後七百年矣聞道遲暮敢自附於作者之林特以生長

中朝涵濡

聖教曷其知覺頗欲述帝憲明王制遂其立達之願躋斯民於仁壽懷此亦有年矣值此車書大同上下求治雖與計偕不得隨漢氏文學公車後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與公卿辨議其指意因積心愁慮規切時勢綜貫政要僭為此書其

卷首序

三

於古今治術之間蓋兢兢焉嗚呼當吾世而苟見諸施行使虬親見其盛益得以匡所不逮固為吾道之幸如不然者世有元鑑之士申王道據古法博綜數術貴是而同今古欲修新聖人書者倘不沒其欲利人之功比于芻蕘其亦將有取焉時

光緒十有九年歲在昭陽大荒落陽月東甌陳虬志三撰

治平通議總目

經世博議 四卷

救時要議 一卷

東遊條議 一卷

治平三議 一卷

蟄廬文畧 一卷

卷首總目

四

經世博議序

聞之呂覽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  
以持國世移時易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  
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然則法者  
治之具王者制法而不為法所制欲法先王亦法其所  
以為法而已上古之時鴻濛初判人物雜處狂狂獠獠  
有聖人出為之制衣冠禮樂之節修明政教牖其知覺  
範吾大同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廣運無疆雖以  
之治萬世可也學術不明大道分裂於是百家諸子競  
以其所見牒衍成書簧鼓一時然用其術亦頗足以救  
弊持傾則時為之也將聖人亦不能無取焉通商以來

卷一序

時局大變拳毛深準自古侏儻不通中國者羣挾其智  
巧技能與吾爭聲名文物之盛尋其所治皆僅得六經  
諸子之緒餘乃或立足致富強亦可見吾中國聖人之  
教普也況乎其更有精焉者乎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  
淮南亦云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  
可以正治矣天下豈有常法哉故曰變古未可非循俗  
未足多亦慎其所變求不悖聖人之法而已矣時光緒  
十八年歲次壬辰冬月陳虬志三書於瑞安城東虞池  
之蟄廬



治平通議卷一目錄

經世博議

卷一

法天

變法

變法一

變法二

變法三

變法四

變法五

變法六上

卷一目錄

變法六下

變法七

新定職官九品表

卷二

變法八

變法九

變法十

變法十一上

變法十一下

變法十二上

變法十二下

變法十三

保民

卷三

治河上

治河中

治河下

卷四

籌海

籌邊

腹地廣置木路議

擬建洛陽為西京議

卷一目錄

擬援公法許高麗為局外之國議

治法在嚴刑賞議

法天

天果無常乎其而春而夏而秋而冬固歷萬古而不異也天果有常乎何古今星紀之異中外氣候之殊相去不可以倍蓰計大造若幾不能以自主天之無常歲差之異也法果可變乎其三綱五常雖極千祀而難革也法果不可變乎何官家民主君主古今中西之異局也法之變國勢驅之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遊其宇者莫不隨其寒暑風雨之節栩栩以生于予以死大造無私所以化成王者以兵刑禮樂驅使天下羈民以德

卷一

圈民以制以藐焉中處之身親臨萬民之上天下喁然從風畏其神亦服其教也故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為治不同同歸於道而已乃衛鞅王安石之徒起而議變法持之甚堅成之甚效而禍亦甚烈者何哉蓋變法以自營其私則背天理之公下情不通則上天不佑乖君民一體之義昧天人一氣之原任法而不順理雖有趙武靈魏孝文之為君率任百衛鞅王安石之徒執法以號天下未有不紀而敗者也迨法窮弊生禍亂既成乃歸咎於變法夏商周以來其未造之所以失豈皆由於變法所致耶不知所以變與變之不得其道耳夫所貴乎王者操天下之利權調劑以彌其缺陷而

已固無所私也故任地者霸得人者王法天者帝

變法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蓋言其盛也乃與顏淵論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顯乖乎不肯不違之旨者抑何也蓋風氣無十年而不轉法制無百年而不變因勢利導則民自化儒術當矣乃漢初以黃老治蜀漢以申韓興若易其時則亂矣民主官天下也公矣乃美利堅以民主而治俄羅斯以擇賢而亂俄貝德第章國不傳子而擇賢實開華盛頓之先未百一政廢舊年保羅乃復傳子舊制立長而女不得嗣統若狃其說則悖矣然則法由水也注之方孟而方注之圓區而圓隨器而轉移而吾惟務得其平而已裘皮以禦寒絺綌

卷一

以禦暑若冬而病温非禮褻裳衣不能效溝渠以潴水陡聞以備澇若大潦時至非決掘隄防不為功欲圖自強首在變法

變法一

皇上法天愛民容保無疆當先躬節儉之化歲定天祿之數內廷御用纖悉不外假裁內務府織造等官其朝廟一切度支儀制可按部分辦孟子言君十卿祿蓋古昔盛朝君皆制祿載在禮經可推而知也沈彤作周官十卿祿之說稱王自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婦官女給事王宮士庶子之食皆於王所自食中給近美利堅伯理璽天京外職官秩德歲俸四萬圓蓋僅視中國督撫之數改稱曰祿古制京官秩同者祿皆一體酌定俸廉之數改稱曰祿古制京官之

任內應辦事務准開支公項繁劇處所增添員數內官以吏戶禮兵刑工分屬外官以省道縣為綱官設九品文曰正武曰從滿漢一例內外陞轉裁併改設以省繁惑罷宰相而重六部裁官銜而復三公稱都察院隆以師禮不任職事皆得入告出御史以巡各省如此則綱舉矣九品之法一命以上皆得入告出御史以巡各省如此則綱舉矣九品之法文則太師太傅太保六部尚書各省總督為一品六部正卿外省御史稱某省監察御史為二品六部少卿各道刺史為三品省設使四曰宣慰主吏戶禮兵刑工四科曰刑獄主刑二四經歷主雜曰檢法糾察全與京秩郎中均為四品知縣為五品在內則各部員外郎主事為六品在外則試用縣道以下設宣慰刑獄經歷檢法四副使內為

令史則皆七品縣以下曰判官主刑曰主簿主錢曰典獄主捕曰推官主雜曰巡檢主察縣內事務與內之司務則皆八品九品則在內曰給事在外曰吏目皆令入流其陞轉之法知縣必由主事試用始得陞補知縣以上則內外對轉庶敷歷中外得以練達朝野掌故武職則分禁省為二軍內分九品曰將軍曰都統曰副都統曰參領曰遊擊曰守備曰校尉曰千總曰百總外則改都統為提督改副都統為總兵改參領為鎮城都督遊擊以下同官止八等禁軍統於兵部省軍統於總督縣設守備以下四等道設鎮城都督以下六等省設提督以下八等武皆自轄其所屬一統於文有事檄道縣聽調遣重

卷一

三

提督鎮城都督守備之權使皆得自以軍法治其所部罷武科重行伍內外守備以上則參用文職一歸兵部於是裁各寺科道於內省藩臬守牧於外汰冗員設專司損益古今之制按部改設一倣周禮惟京師另設都察院衙門主以三公中設議員三十六人每部各六不拘品級任官公舉練達公正者國有大事議定始行試辦有效視大小加恩賞賚其緣事添設辦事之大臣是為欽差分辦者為隨員皆量給薪俸制定乃修改政典勒為大清新法頒行內外

變法二

卷一

四

縣一代理一切政治刑賞而印官主其成歲終冊報本管上司而已遇有大事得專摺奏事另設判官主簿與獄推官分治縣事其驛尉開曹等官皆以九品吏目為之是為文職武則設守備校尉千總百總等官以資守禦員數視所治廣狹增設辟秀才為吏目分科辦事裁教諭訓導興書院聘致仕鄉宦有名望者為祭酒如今稱先生傷漢五經博士例邑無貴賤皆入官學不准私就師師無出身者不准教授費則出於公捐縣各設議院大事集議而行凡薦辟刑殺人皆先狀其事實於議院有不實不盡者改正又設巡檢一秩視判官巡視境內檢舉利弊以達於縣縣再下議院由縣而上則為本道刺史

考成而已道設檢法副使監視縣令賢否以六條計吏  
薦辟當儀制肅田疇關盜竊清訟獄平製造與上治狀  
於總督省設監察御史秩二品巡按所屬視黜陟之當  
否省道各屯練軍備非常三年大計有黜陟乖方者聽  
平民詣闕上告得實總督刺史以下本管官皆治以失  
察應得之罪夫今之縣令古諸侯也地大者數百里少  
者亦不下百餘里乃丞尉以下如贅瘤而無所事事府  
道以上又節節掣肘束縛之使不得少行其意而且遷  
調無常官舍如奕雖戴星出入猶恐不給倘欲其奏絃  
歌鳴琴之績哉故講富強當首重縣令始

變法三

卷一

五

如此則大綱畧舉矣尚有為綱中之綱者則科目之法  
宜變也夫科目者人材之所出治體之所係也今所習  
非所用宜一切罷去改設五科曰藝學科曰射曰算射  
取中的算試九章曰西學科分光學電學汽學礦學化  
學方言學六門試以圖說繙譯曰國學科頌 大清  
會典六部則例 皇朝三通試以疏判曰史學科取  
御批通鑑集覽當另刊皇朝新史頒行學官試以  
策論曰古學科經則五經周禮語孟八經子則管孫墨  
商呂氏五家試以墨義備五場者始得錄如此則由淺  
入深實事求是國無異學士皆全材治平之道基此矣  
縣試拔尤取入邑庠曰庠生庠而試於道曰廩生廩而

試於省曰舉人舉而貢於京錄者曰進士皆三年一考  
定期三月朔頒文格圖式於學依問直對不取詞章楷  
法已仕已進十年而不能通者給原品頂戴勒休稱前  
進士舉廩庠生做此所取之士即分充部曹及京外七  
八九品等職取進額數約逾品職三分之二另立陰陽  
學醫學不以設科五年一考取其尤者舉以為師給單  
准行十年大考優者得食祿秩九品食祿滿十年與大  
計課最得增秩但不得逾七品以示限制京外一例禁  
私學犯者以枉法論

變法四

卷一

六

網舉矣而目亦有不得而畧者一曰戶口詔戶部籍天  
下戶口分四等未及十六者曰少十六以上曰壯三十  
六以上曰大五十六以上曰老隋制設黃小中丁老五  
等今既免丁之役故僅  
分四等以婦女一例填帖張於門首家自為戶父子已  
周知民數婦女一例填帖張於門首家自為戶父子已  
分析者統於長房人口舊稱丁者謂可應役也故未  
及十六有不丁之目辭甚不  
順茲取古人八口之  
家及漢世口錢義每帖總計一戶四等男婦共若干  
并註明逃亡物故謂本年  
新死者新增縣歲造冊存檔三年狀  
其總數以上於道道於省省達於戶部如此非特賦  
稅保甲配鹽等項法無可隱而其間老少強弱之形南  
北男女之數與凡死生婚嫁皆可按籍而稽矣攷之周  
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  
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下落其死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此貴賤老幼廢疾九州男女之異司徒職方所以能舉其職歟

變法五

一曰稅則國家歲入有常猝逢意外之需不得不取資於捐輸釐餉然皆一取之於民也捐輸則報効於國者千取償於下者萬釐餉則民輸於官者十官得於民者一餘悉供漁利之徒中飽耳宜一切罷去而做古租庸調制與泰西招牌稅等法而變通出之田地分則科銀僅征數分而富民坐收十倍百倍之利名為減賦以蘇民力然此實繼富之政於貧民毫無益也一店新開地

卷一

七

方之抽分雜役之抽豐筵席之糜費均有不免而並無涓滴奉上此亦非情理之平也擬定四項之賦於田曰

田餉分上中下三等地稅區為九等人口賦照戶口冊分四等奇糧丁外有軍丁屯丁匠丁醫丁衙丁站丁土丁漁戶寄莊丁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著為額征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三年從直撫李維鈞議丁銀攤入田糧之內然至乾隆四十五年直省人已二店日牌銀萬七千七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一口牙帖之式如歲出不敷則酌加先期榜示國家誠能於吾民之養生送死諸大端百計先彌其闕則挹彼注茲多取之而不為厲尙何竭澤之足慮哉

變法六上

一曰農政井田之法猝不可復矣於是水心葉氏倡為

買官田之說大為黃氏東發所譏其說辨矣虬謂可就近日瀕海之塗田閩廣兩浙等處迎水之沙田江南通州及廣東等處失主之山田江浙等處報而未墾者悉籍之官官自招佃塗但有微漲刁紳土棍輒預向場衛處所爭先首報數年報至百畝以上者是不廢一文可坐收千餘金之利官僅收三分上者稅銀而已利之所在豪強佔墾從而械鬥死傷者歲有所聞另開屯田於邊塞屯田本使衛所僅坐收稅銀而得錢另開屯田於澤國架木為垣而附封泥於已宜另修屯政葑田於澤國架木為垣而附封泥於不淹因地土之宜廣求樹藝之法十年之後而官祿不假外求矣夫田有主而欲井而入官與田在民而官自向買勢或有所難行情或有所不順今施之於天生淨漲無主官荒舊黃河故道淤廢未墾者尤多水鄉澤國又奚憚而不為哉

卷一

八

哉

變法六下

一曰限田自井田之法廢富者動連阡陌而貧者或無立錐之地於是有為限民田之說者虬謂平民辛苦起家尙屬自食其力其富宜也唯士人一行作吏即滿載而歸產業多從貪墨所得不可不為之定限法令印官服政之初着地方官查其實在產業店業冊報備核區九品為九等不許違限定賞格聽告發得實籍其家富民入貲封為尙義郎論品頂戴奉朝請嚴定品制衣服官室冠婚喪祭不使踰越則多財無所用而兼并之風或庶乎熄矣

變法七

一日鹺法嗚呼鹺政之不綱至今日而極矣平民禁把持行市而獨任票商之壟斷且商亦未見其利也輸之於官者一費之於私者七而商僅收其二乃尚有倒綱滯銷折閱者而吾民則已全受十分之害綱鹽票鹽票始陶文毅行之於淮北繼陸建瀛行之於淮南後左官文襄行之於閩浙票鹽由是漸廣其實明時已有之官運川省商運事同一例然則上下孳孳日夕所講求者祇以供狼胥蠹吏之魚肉已耳豈計之得哉農而耕商而貨不以爲非獨至販鹽之平民不守引岸輒目曰私曰梟夫背公曰私不孝曰梟民自出其資本逐什一之利爲事畜之資安得率稱爲私爲梟文報中竟有稱粵私閩私潞私川私

卷一

九

私梟鹽梟梟徒者實可駭異光天化日之下至罔利之安得突有此稱名不正而言不順一至於此奸商飭法之猾吏反勸之縱之而獨若有甚恨於鹽販之徒務欲盡致之法販而爲張九四譚阿招蔡牽也者殺之可也販而爲衣食計驅而戮之母亦有不安於心者歟古今議鹽法者夥矣顧氏炎武據李雯議鹽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所之此祖劉晏之法而不知持其後者也故主者半而駁者亦半主之者道光時御史卓秉恬光祿寺卿梁中靖翰林院侍講學士顧德麟太史鼎臣駁之者襄平蔣相國鹽政福森安化陶文毅馮桂芬然皆得失參半邱氏濬謂令官給鹽盤任民自煮每盤以一引爲則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此變桑孔之術而不知隘其利途之旨也或謂諸場廣袤數百里火伏有先後

勢不能逐竈而驗猶其淺焉者也然則鹺政遂無善策乎日亦斟酌古今參而用之可耳攷明制有戶口支給之鹽令戶口赴鹽運司關支食鹽而納米鈔男子成丁婦人大口各支鹽四觔五兩納米八升六合五鈔不成丁小口半之計口授鹽法似密矣然實倣自朱子朱子嘗奏浙東鹽課狀稱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然其弊也官鹽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朱子乃謂有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夫納稅而給鹽則鹽必足今鹽亡而稅在便於上則有之恐民未必以爲便也朱子賢者乃亦爲此言耶明

卷一

十

則後鹽亦不復支而納米鈔如故夫既日請鹽於官而收其錢鈔乃又令其食私是重累吾民也宋鹽錢二稅之制不可考明則口納米八升六合零以每石今制四千四百之價計之此就吾溫折徵而論已人納鹽課錢三百八十文矣平民八口之家其何以堪然則法當何如日擬定制每口稅鹽課錢三分僅於產鹽之所如池鐵井配鹽較大之處如蛋戶醬酌大小定爲稅則而任令商竈自行煎運綱舉目張似亦變通之一法也攷 皇朝文獻通考乾隆四十五年總計直省人口已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一口今滋生日版圖漸闢據道光時林文忠摺稱湖北湖南兩省報部人數約共五千萬人有零屆今五十餘年加以新疆臺灣又設行

省則各直省滋若以每日三分為率已足抵今鹽課之  
 生又當日數矣若以每日三分為率已足抵今鹽課之  
 所入百兩而四川不與焉蓋鹽課實居天下財賦四之  
 一課銀歸縣收納縣設主簿一二員而裁鹽院各官省  
 一切緝私兵勇輪船與凡卡局等員經費則商販之力  
 自紓矣姚瑩謂緝私一項歲常數十萬大抵有名無實此蓋僅就當時兩淮而言蓋斷其私  
 於利藪之所在毋論不肖官吏扶同作弊資以自利縱  
 令認真查辦而大利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其糾黨持  
 械拚命走私皆可逆料兵少而販多故勢常不及其得  
 規賣放者有之其惜死故縱者實亦有之若改行新法  
 每戶出錢無多官可按簿而稽胥吏不致橫加酷派即  
 有拖欠究不至多蓋法行則鹽價自平聞之湖廣江西

卷一

七

安徽之食准鹽市價每劬制錢六七十文晉省官運官  
 銷每劬制錢三十五文然短折秤兩攙和泥水實僅得  
 六七兩此已見前則且七八十文矣其實出產之鹽本  
 不甚貴據各處文報皆僅一二文與吾溫場價不殊自  
 數文蓋漸有層層盤剝始有此數耳自來理鹽政者動  
 以恤商便民裕課為辭其實皆自欺欺君紙上空文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未見其真能知治道也或曰舊時  
 鹽課已攤入地丁今又格外議增恐賦稅之事減順而  
 加逆且果行之異日必有再議重增鹽稅者是適為他  
 日秕政之地其說何如曰此書生撐持門面之迂談非  
 識事務者之通論也攤課之舉 聖恩浩蕩民久已

不識不知况吾 朝輕徭薄賦迥異前朝今稅雖增而  
 價實減開切曉諭上下均得其便何不可行之有為問  
 今日之釐捐關稅取之於商乎抑仍取之於民也火起  
 於室當之者無噍類不亟求曲突徙薪之策乃鯁鯁然  
 慮執爨為引火之煤是當令天下復燧人以前之治不  
 火食而後可未為知言也鹽筴之正管子以之富國而  
 後世乃適以病民利權所在旁落於奸商中飽於蠹吏  
 縣官不復過問而惟一切苟且鹵莽之是圖倘何富國  
 之可言哉倘何富國之可言哉噫

卷一

七

今天下鹽課約千餘萬往前引商皆令先繳課銀之  
 半若散之各場則場戶非殷商可比若隨鹽隨稅責  
 令商販先輸全課成本增重屢屆實無此辦法害實  
 不可勝言且一稅之後不復問其所之是課銀當全  
 責之場戶任令按季分繳則場戶竈丁類無多產些  
 小賦糧或多抗欠鹽課大綱安能應繳况官既責之  
 場戶場戶不能不仍取之商販無論商販勢不能行  
 縱令商販挪移抵課則場戶持有課銀在手不復計  
 及繳課之時青苗遺毒往事可鑒也若法窮計生場  
 戶亦令商販按季分繳萬一商販倒折是當全輸之  
 場戶也官墊民欠已非政體乃令疲場墊散販之欠





經世博議卷二

治平通議二

東甌陳虬志三

變法八

一曰漕政漕運之與其昉自禹貢乎禹平水土任土作貢乃九州之終皆言達河蓋不僅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而已朱子亦云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始有漕運之名晉設督運御史始有漕運之官自是以來陸運海運河運法雖屢變然皆以京畿而仰給於外省終非計之得也請施權宜之計而籌經久之策非統歸海運改徵折色京通建倉畿輔興屯不可何言之海運起於秦秦欲攻匈奴使負海之郡轉輸北河而定於

卷二

元史食貨志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明永樂十三年疏會通河故道成至元二十六年法敷明永樂十三年疏會通河故道成至元二十六年法敷北至臨清賜名會通河便河運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始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河遂淤至是命尙書宋禮疏復始罷海運嗣是以後遂行河運道光時以清口淤澱陶文毅始倡行海運同治四年從部臣議復試行河運由是河海並運而實以海運爲便黃河北行南行皆穿運河而過漕艘待汛分溜必須借黃濟運於是運以借黃而淤黃以濟運而決歲修堵合費實不貲而漕項之耗折不與焉此海運之便也漕項本不全徵本色所徵者特東南數省耳聞南漕每石費銀十八金據嘉慶中協辦大學士劉權之

疏魏氏雖歷駁其誤然旋爲馮氏所糾正矣虬按秦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文時賈誼上疏謂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到京旗丁領米易錢合之費不輕而致也蓋自古已然然到京旗丁領米易錢合銀一兩買雜糧充食折給已久是每石十八兩歸宿爲易銀一兩之用此真林一馮氏所謂可長太息者也今蠟茶藥材等方物實多折徵解部但分存其名而已蓋都門百貨充牣何求不獲此改徵折色之便也隋煬帝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是積米多至二千六百四十萬石矣今擬於京通各置大厰貯米一千二百萬石爲三年之蓄折徵既行則酌裁兌費提存入官清釐牛象章京之耗羨歸公添給丁糧探買倉米復仿漢人入粟補吏之法惟準虛銜封典皆實令以米

卷二

上兌如此則丁得增餉民得減賦國家無絲毫之損而天庾豐足太倉之粟已紅陳不涸矣此京通建倉之必不可緩者也畿輔水利言者不一李氏祖陶據包氏說作漕糧開屯議又引海鹽朱尙齋太守之言謂畫地爲四區區百萬畝以開方計之但爲方八十里已得田四百二十四萬畝計其歲入已足抵南漕四百萬石之額然此尙畫餅之談也彼僅知地方八十里已足四百二十四萬畝之數而不知墾費將安出乎然則奈何曰請以千畝爲一區分區四千二百四十考古井田區田遺制修復營田水利府雍正四年設命怡親王董其事周制乾隆時嘗特旨修復李氏擇農部領其事詳勘地謂王僅開三百餘畝者欠考

勢繪圖扞界逐年分辦蓋區分則地易闢畝少則墾易  
集復做康熙時墾田補官之制康熙十年準貢監生員  
試其文義通者以縣丞用不能通曉者以百總用一百  
項以上文義通者以知縣用不能通曉者以守備用一百  
損益其數六品而止捐輸不得太官墾則分年而辦招  
墾則按圖而集裁漕運漕標以下各官歲可節存廉俸  
經費數百萬以為墾費期以十年當無有不辦者田闢  
矣倉將安施聞每厥大者僅容千石是當另置萬餘厥  
矣費又奚出口漕艘大小以萬餘計每年給油艙銀五  
兩三年給小修銀二十兩折造尤鉅如變艘為厥畧可  
相當此畿輔開屯萬不可忽者也盍亦加之意乎遼金  
元初皆與自北方未聞越大河而南資飛輓以自衛蓋  
漕運起而燕冀之水利始廢今誠取四策而次第行之  
則根本壯而皇圖固民力紓而元氣厚萬邦作貢不難  
矣尚奚事區區東南數省哉

卷二

三

搭附輪船之弊一害免矣若改折徵之半按月採買  
每月僅購十餘萬石往歲吾郡備糶米商雲集四十  
時每石不過四日中進米四十萬餘石價極昂  
四千餘文非全數取辦於一時况旗丁居十分之  
八九折徵之半尚不足敷折給採買尚可從省則二  
害自除既非派員購辦三害自無其刺刺萬餘言請  
規復河運者祇欲施其設地洞引汶水濟運之下策  
耳博而寡要其丁氏之謂乎

變法九

一曰圍法近日錢幣日窮為救時之說者僉以通行楮  
幣之議進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實即周禮質劑之遺吳  
縣諸生王塗著鈔幣芻言具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  
便之說且言果欲行鈔必盡廢天下之銀然後可行魏  
氏源駁之甚力以為有十不便而無一便言宜做鑄西  
洋之銀錢兼行古時之玉幣貝幣說人人殊將奚適而  
從曰鈔幣之設本以便民而非以罔利今欲以空鈔易  
實銀是以奸僧賺錢之術施之於國計支絀之時示人  
以欺強人以從雖衛鞅復生無能為也宜備成本若干  
與鈔票相輔而行省道縣各設寶鈔局郎官銀號使民可納  
錢換鈔入鈔取錢勿欲者聽出入之間官為量收徵息  
陸氏世儀如此則上下均受利益而無扞格不通之弊  
亦有此議如魏氏之言自鑄銀錢則是其欲復玉貝二幣則非圍  
法隨時代為轉移首以順人情為本魏氏既知漢武帝

卷二

四

造白金三品增價而民廢不用又言白鹿皮為籠利以古準今其必不行乃欲復古玉貝二幣此亦知二五而昧於十例也虬愚以謂宜於省會各碼頭較大處所設局鑄金銀銅三品錢分兩一定可即照今洋式鑄成本管上司察驗如成色不符厥罪烹錢價漲跌悉隨時值否則金銀賤則市價高擡金銀貴則成本暗折是倒授人以太阿也錢價五日詳報道省如今兩道視其漲跌而酌行提撥如大漲跌可請撥省會各局應銷禁元寶銀錠小錢洋錢不用有盜鑄者殺無赦以中國君主自有之利權坐令私鑄充斥於下洋錢滲漏於外魏源謂洋錢鎔淨銀僅入錢譬如世家右族家計漸窘猶視米鹽為瑣屑縱令

卷二

五

其子姓揮霍佈施日涸利源而不顧迺亟然謀貿易講畜牧未始為得也一闕之市錢肆林立其勢非能自開採鼓鑄也轉移之間坐收毫息猶足以起業豈有幅員二萬餘里之廣而司農持籌尚有仰屋而歎之日也

變法十

一曰禮節蘇氏轍曰周以文章繁縟之禮柔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氣故其言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廢為至弱之國為墨之說者曰國有七患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此其一也又曰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勿為然則大禮必簡欲講富強宜刪禮節夫禮非一端可盡也試舉其概一日與服衣冠

參用西制趙武靈王之改胡服本朝之儀節一從簡易卑幼見尊長皆僅一揖立而白事文武皆令騎馬禁乘車坐轎隨從不得過四人唯朝賀衙參閱兵諸大典朝儀輿服當遵國典以存告朔餼羊之意一日昏喪昏以著代喪以送死禮皆不廢顧文勝則情漓而禮反無所麗擬婚嫁禁奩費酒食六禮僅取問名親迎宋儒孜孜六禮首刪問名而徑改三月廟貧富不得逾三十千敢見為三日此豈復知禮意哉周禮凡嫁女娶子入幣以妝奩遺者罰鍰充嬰堂公費純帛無過五兩是古已矣喪事以哀為主以葬為歸禁浮屠真鏹定期三月而葬百日獲髮後得墨衣任事准考試補官嫁娶未葬者不得與參夏制及軍營滿州各例省奪情之議三年

卷二

六

服滿釋吉而未葬者罪之已仕革職未仕褫衣頂四民墨衣充力徭官為貶貲營葬葬畢而除宋河南程氏願賢者也其言亦曰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又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視當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斯言也可謂知禮之情矣而向未得禮之用也夫禮者經世之大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通陰陽消息之機察風土剛柔之異原天理順人情損益百王張弛隆殺勒為典禮皆足以定一朝之制而救當時之弊故五帝不相襲禮而同歸於治何其精也蓋通其原則為聖功修其制則為王道矯其弊亦不失為霸術虬嘗謂禮束人筋骸而固肌膚者也故非強有力者不行在易之大壯雷在天上君子以

非禮勿履實取震雷之厲而繼以天行之健也蓋上後天下澤履以立禮之體震上乾下大壯以盡禮之用後世議禮諸儒皆僅知於燦然者見天秩之有序不復深通其創制顯庸之大旨於是三千三百盡付諸曲臺綿葛之徒競善為容而禮之用微矣嗚呼安得聖人復起與之詳議因革之方哉

變法十一上

一曰營務兵重務也亦危事也非力不舉非膽不壯非技不精而實非壯年不能辨日操不能成請易古法黜洋操而於水陸重新操之制力之途三日臂日足日身舉刀以練臂設三等六十八十百斤為準須隻手高擊旋轉自如為則不及者汰過者存記奪標以練足先於平原極遠設一標能先到奪標為上練實以日夜行百里者為下二百里者為

卷二

七

中三百里躍溝以練身溝以一文二丈三丈為則此之謂力成蹊千仞之危峯樵採者熟視若無睹臨萬頃之洪濤榜人徑行而不懼所素習也若易地則各喪其所守矣故膽非練不壯乘女牆而趨臥桅頭而安炮火夾擊而勿亂風濤逆捲而不迷斯膽成矣旋繚糾柁舟師之要技也宜令各兵皆習泗水以伏水久駕舟各兵須能自掉小庶暫為優劣駕舟舟門於洪濤中庶應變有其材弓箭鎗炮牌牌行伍之正技也宜補令投石以遠以度打旗大旗手宜專練方精騎馬須令習踰高如踰城然各兵亦不可不習騎馬騎禿馬踰高上樹如此而水陸二軍成矣然此皆非壯年不能行請定限年之制人年十六以上至三十六者方准補戰兵違限者退戰作守已赴戰者給戰糧四十六以上則勒休保

甲鄉團一例倣演然後講束伍應敵之法出奇設伏之計得其人而將之五年之後可無敵於天下矣

變法十一下

禁兵省兵道兵皆戰兵也蓋以備非常而梭巡所屬今入伍者類多習業之徒借名糧以衛身家計餉銀以當產值月費糧米即可免操私頂私替勒定糧價此弊甚溫為甚每名向索八九十元近經卞制軍札飭整頓猶私定每名三十五元費用十五元有終身入伍不識較場為何地者如此欲望兵之精其可得乎宜定限地之法凡補伍者須離家在百里以外今文職教官營弁都守以下准就近皆非計也考補以技省道各軍每年調三之一分巡所屬以其二為駐防更番休息三年一輪視轄境

卷二

八

廣輪為駐札日數之久暫巡而過其家賞假免操兵行禁騷擾水軍則常駐各汛不准上岸南北梭巡以肅洋面而熟水道近吾邑水師副將有畏風濤者屆會哨則坐轎紆道三日而前禁營船演炮可發一嘆庶有濟乎夫養兵以衛民非借民以充兵泰西人皆兵猶得古人寓兵於農之遺意而中國乃兵民不分是直無一兵之用矣蒙犬羊以虎皮驅而使鬪猛獸勝負之形蓋不待智者而始決矣

變法十二上

一日刑律嗚呼古今治法備矣患在不行不患其不至也而獨有一事為堯舜以來四千年中聖君賢相所未及講明協中者則刑法是已殺人者死抵之者誠當矣

於已死者復何裨焉金作贖刑恤之者誠至矣於被陷者又何甘焉且抵矣又何以處愍不畏死與一殺數人者乎即贖矣何以處貧而無力與多財縱暴者乎生光天化日之中作奸犯科以自陷於囹圄桎梏縲紲不為過而乃夏則給蒲扇冬則施棉衣囚糧藥餌各有差於囚信乎其有恩矣而還問被陷之家一譴之成傾其家而不足所得恤埋不足供么麼走卒之使費死無以葬生無以養是囚死其一而官乃殺其一家死者而有知也其飲泣叫號於冥冥中者三法司亦幸而不聞耳使有得於五聽之外者其將果何以為心哉請定律為三條今律例太繁徒日殺人者致死傷人者成廢誤人壞名供吏胥舞文耳

卷二

九

已得實者聽問官分別議擬用刑刑亦有二殺人者杖而官傷人者笞而鈇左足皆墨其背而髡其首僧尼均令戒防逃逸誤人者扑而墨衣監禁匝月瘡未愈者驗明展限二月皆罰令親身力苦定率抵錢扣存貯庫每年於犯事之日按提責辦於犯事處所荷杖徇於境內三日抵足罰款始行責赦尋常辭訟酌定訟費証者着賠無力者充力役留抵不准以私財抵贖有私逸私替者追回十日一比取見血三月後照常徭役凡被陷者按月官皆廩給其家以二十年為率日若此將遂廢大辟乎曰可夫天地以好生為德人無知而殺人吾亦以其無知而殺之是亦殺人類也人被殺而吾不知恤其家

人殺人而吾僅從戮其身平民冤抑不得伸積之既久皆足以傷天地之和而致陰陽之沴相讐相殺兵戈之劫未有艾也不甯唯是好勇鬥狠之徒其發惡而魄強雖死而實能為厲困之辱之磨之策之柔之導之以漸消其傑驚不馴之氣使憬然而生其悔悟庶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化梟為良無刑之治或可幾乎聞之濶者取則於水也故大易之象而坎主律今水運已臨此以古推得同治三年已亥水運考古得水運者如唐堯商太甲周武王宣王秦始皇漢明帝唐高宗宋太祖理宗明世宗諸君皆當有重修庭堅之職者數十年後吾說其亦將有所施也夫

變法十二下

卷三

十

今日擾害平民之類不一而訟師其首也出入衙署交結書差羽翼既成輒日肆魚肉善良之計被陷之家其親友雖有諳成律懷公憤者亦怵於幫訟之嫌不克自伸其氣非無嚴明之官長招告暗訪然所懲者狐狸而已豺狼固無如何也請參西法明正律師之目令平民詰告各延律師應訊律師無功名者不准呈無律師者不收訊定律師一例科斷語其指要厥利凡五人得公為律師律師必有身家則必深明定例嚇詐敲索圖告不圖訊之弊自除利一庸惡險詐之棍徒不必設法拿辦人自無從過問利二原被各破錢鈔而訟師唯知坐收漁人之利謀事之不忠術因之愈壞使之一例科

罪或自能檢制其利三律師許其上堂則親友矜者儘  
可自占律師日久自無所得此不禁之禁其利四上下  
皆明定例則徇私枉法之吏不得自肆其利五舉直錯  
枉化莠為良所謂以人治人絜矩之道或亦講治平者  
之一術乎

變法十三

一曰工政國家自各口通商以來凡十九處皆知自  
強之道首在理財於是海上之招商局開平之鐵路摸  
河之金廠粵閩之船政礦務兩湖之鐵政局皆次第舉  
行願辦之近二十年矣而權其得失或入不償出者則  
以要領之未得也夫利出一孔者富事屬眾擊者舉今

卷二

七

誠欲與泰西爭衡而收其利權則虬不敏請以六事進  
一裕財用太西百廢具舉億兆之數嗟咄立辦商則各  
設公司近人鍾氏謂西國每立公司必稟請國家由商  
部派員查勘事實可憑利亦操券始准開辦每  
一公司由各股東公保董事十二人由眾董事再推總  
辦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於中總辦受成於各  
董各董受成於各股東上下籍君則預借國債有太西每  
制耳目昭著自然無由生君則預借國債有太西每  
必告貸民財息僅數釐故各國皆有國債即富強如俄  
考一千八百七十年單其出利之債共存一千二百三  
十三兆二千八百七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九銀羅波  
存五百六十八兆四千六百七十七萬二千九百九  
之債共三十九兆四千五百七十七萬二千九百九  
總計債銀一千八百四十一兆二千七百六十四銀  
羅波羅今又二千八百四十一兆二千七百六十四銀  
下然皆在數千兆以上乃民皆不疑者以各國雖有上  
錯誤不妨藏人已俱沾利益財力既厚故能以大而併  
富於國也

鈔局即官銀號以裕利源定率以一分為息填單註明

某年給還存積較鉅者准將關卡稅釐劃交上下既孚

官民一氣則保險信局鐵路礦務織布等局官力所未

及辦者可准華商包開許其專利若干年須預定貨物  
價值不准嗣

後壟斷財源既濬利途自闢此誠保國裕商之至策也

一興製造有能自出新意製器利用者造成報官給照

酌准專利年分其或確能利國者准世其業物勒工名

圖成建議而無力自措者官為按驗核議出示招股泰

西工即為士中國士不知工故勢常不及非真智巧之

遜西人也若遵前議設科參用西學取士則以士為師

以工為徒引伸做製十年之後謂製造不及泰西者吾

卷二

七

不信也一獎工商工商圖私利也然因其私以濟吾之  
公裕國利民則獎勵之道亦有不可廢者工創物商銷  
貨皆令有籍可稽給照存執註明三  
代籍貫每人總銷至百萬  
者以稅則三分為率是國家已收其稅銀三百兩矣宜  
獎以九品二百萬者八品三百萬者七品四百萬者六  
品而止皆賜以利民即志乘列名逾四萬萬者爵以通  
侯錫名裕國國史列傳此亦漢武賞卜式意也一講懋  
遷百工之事遷地為良今中國習用洋貨其實中國之  
器玩西人亦嗜之若渴也絲茶大黃無論矣此外如蘇  
州之顧繡處州之凍石江西之瓷器西人皆嘖嘖稱賞  
苟再能設局採購各省新奇可喜之器玩載以出洋當

可獲利復設商務各官以總其事開商報局刺取西國  
器用之習尙與其製作之大概價值之情形附以圖說  
內地小件附銷者准報官搭賣併小為大交商運銷所  
得羨餘公同勻分如此則百千之貨皆可外達五州人  
人覓利於外洋風氣一開而內地之財不可勝用矣聞  
之道光末歲鴉片行時中國銀錢輸入外洋者八百萬  
今洋貨廣銷每歲漏出者且四萬萬據光緒十三年洋  
關稅冊中國通商  
共十九口岸出入口稅釐二  
千七百一十六萬七千兩長此不返其何以國若大  
興商務有報館以通其消息有保險以防其耗折有官  
局以劑其盈虧因利而行或可少修補牢之策歟一開  
新埠泰西每次換約輒求添設口岸其得一埠極力經

卷二

三

營置洋房開馬路整飭華麗出人意表以故百貨輻輳  
士女如雲商務因之日起而彼得坐收十倍百倍房租  
之利若另於二十七埠鄰近之處參以形家旺氣之說  
扼要別開新埠一做洋式彼高鼻深目之徒當亦噤無  
所施也一撫華商華民散在泰西各國者以南洋二十  
餘埠百餘萬人計之據戊子粵督  
張香帥疏當不下千餘萬其間  
挾鉅貲尚名義者所在而有近西國凌虐吾民無所不  
至英俄美法德皆有禁止華工之議或禁設領事英吉  
利  
或增重人稅法蘭  
西美尤無道設計焚燒蓋祖龍之暴不  
是過矣同為皇家赤子一任其推之溝壑坐之塗炭叫  
天無辜曾莫之援母亦君臨萬國者有所不忍聞者乎

夫華工之久在西國者於製造機器礦務諸西學濡染  
既深當能得其指要若誠能於此時特飭各欽使曉以  
禍福因勢利導設法招回內地自行開採鑄造徒其餘  
部署以實邊擇尤授以冠帶越鳥巢枝胡馬依風當有  
歌頌鼠而來歸者為湯武毆民此其時乎泰西力求通  
商中國亦從此而得其格致之學近又力驅華工將自  
此而并與其製造之利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時不可失  
願與權國是者借箸籌之

保民

卷二

古

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管敬仲曰下令如流水  
之原者令順民心也古之為治者殺之而不怨多取之  
而不為虐翳豈無道哉亦視吾民之所甚苦者蠲去其  
弊病養欲給力求保民之實而已時則有若嬰堂粥  
廠棲流所藥局醫院官渡清節堂皆官為設惠民局主  
一切善事如恤埋棺  
木借錢等均是擇紳董其事中國各善堂皆徒博豪  
民無告者當分住各廠給以資本令自食力其實在病  
廢者方准其虛糜如嬰堂棲流所清節堂萬不可令其  
計其歲入以致壞有用之身官渡儘可取錢唯貧民免輸  
實莫妙於借錢局不妨起息入口之家若得數貫錢為  
資本日贏百數即無憂此莫大之善舉也至掩骼埋  
骸施棺拾木尤仁政所不可忽不徒澤及費則攤之各  
舖戶蓋治國以保富為要保富以恤貧為先人貧而吾

不能獨富也國貧而吾不能徒治也誠得良有司休息  
生養煦之以仁摩之以義民也激發天良有輸將恐後  
耳尙瑣瑣計及於錙銖哉夫州縣官一事之善去思之  
碑遺愛之祠且不憚劇金從事蓋三代直道猶有存也  
封建之初君爲民謀而恐無以遂其生故井田學校之  
制計之甚詳郡縣以來民爲君謀而恐無以保其生故  
安內攘外之策籌之宜豫自五州通商以來時局又一  
大變如風雨之颯至火燄之熾發稍不爲防將魚爛鼎  
沸生民之禍有爲吾口所不忍言者出水火而欲登之  
衽席則太史公所謂六家之學實亦有不得而偏廢者  
保民而王在斟酌用之可矣

卷二

五

治平通議卷二終

經世博議卷三

東甌陳虬志三

治河上

黃河發源西域邈迤五千餘里而至內地水利所在實  
開九功之先昔者神禹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遂轉洪荒  
而爲平成法具於禹貢而道則原於洪範漢魏以後師  
墮汨之智昧畎澮之制於是全河之利盡失而濱河居  
民蕙昏墊之災者數千年而靡有定然殷憂啓聖而貞  
下起元去害興利此其時乎故虬愚請以三策進  
導源葱嶺橫繞北徼率順水性循山入江扼中朝內外  
之防開塞外富強之源以治河爲防邊此策之上也何

卷三

則山以水爲用水以山爲體故水以界山山以攝水欲  
明水道先攷山脈天下之山以西藏極西之岡底斯山  
爲祖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主事勝住偕喇嘛楚爾  
丈頂上沁等國得之山周一百四十餘里高出衆山百餘  
直陝西西甯府注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六十里  
四分極出地三度居天下之脊衆山皆其分脈分幹  
有四西北向者爲僧格喀巴布山蜿蜒起伏以趨西域  
抵吉布察克山而結葱嶺魏源海國圖志謂崑崙即葱  
底斯山所謂河源出阿壽達者乃葱嶺脊上之大龍池  
証引甚辨唯疑後藏之水多南流入海不知岡底斯山  
相近亦有四大山其北自僧格喀巴布山而西北爲岡  
里木孫諸山繞阿里而北二千五百餘里入喀齊圖山  
行必有水特不入自葱嶺而東又分爲三大幹北幹由  
中國故未之攷耳葱嶺分趨東北循烏什之貢古魯克阿克蘇之穆蘇爾



達巴罕庫車之丁谷山諸地之北至於伊犁格登山在  
伊犁西南東北行踰鄂爾和綽爾山循察爾古爾依特山  
百餘里東行起阿爾泰山即古金山一作直趨肯特山而結於  
外大興安嶺阿爾泰山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外與  
陽水皆西南流其中幹則由騰格里山空格斯山東  
故斷為北大幹南行過喀喇沙爾起博爾圖達巴罕循吐魯蕃羅卜淖  
爾東行起祁連山遶套外為賀蘭陰山經歸化城宣府  
至獨石口外之多倫泊而起內興安嶺東入遼左起長  
白山回龍穿海陸行而結泰山白山聖祖仁皇帝謂長  
綫而結高麗一幹北折至盛京復西行而南至金州旅  
順口之鐵山穿海而結泰山故泰山面西南而背東北  
此案汝泗水皆西流亦其一證口唐一行創山河兩戒  
之說謂北戒自三危積石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者誤

卷三

不知積石為北戒之南幹朝鮮為北戒之中幹而北幹  
實當以外興安嶺為紀口魏源以祁連山為北幹而北幹  
天山之脈不相屬者誤山脈以界水為斷祁連山自喀  
喇沙爾所循之羅卜淖爾小包兩騰海達布遜池大通  
河皆其大界水之歷歷不爽者和闐北距葉爾羌七百  
里南行二十日即後藏東皆戈壁沮洳之場遷迤而至  
河其由天山直趨哈密者餘支也中幹龍脈腰落而起  
關而哈密支盡於布隆吉河松筠以祁連山也其南幹  
之陽為土魯番哈密蓋誤以天山當祁連山也其南幹  
則由葉爾羌經和闐尼莽依山東南行而起巴顏喀喇  
山一云即古崑崙山今河源之所出也在星宿海西三  
百里東北至河州界積石關計二千七百餘里齊召  
南謂其脈西北至金沙江南界石關計二千七百餘里齊  
源出藏北江為南條源出藏南巴顏喀喇山後有那木  
齊圖烏蘭木倫河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循阿拉克沙  
二大河以為之界故確定其來自和闐循阿拉克沙  
爾山過大積石山入終南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  
而結恒山少水多恒山三面界水桑乾滹沱二大河以

卷三

及涇河沙河滋河諸小河層層鎖鑰又焉往魏源但  
知北幹有二故誤以中幹之脈原於三危積石一行誤  
以北幹之南幹為北戒故誤以太行之脈東循塞垣而  
至朝鮮口所稱中南二幹均就北大幹而分非今堪輿  
家所言三大此其概也然則北幹水道可得而言矣議  
由天山北路伊犁河西北圖爾根河起逾博羅拉達河  
庫爾喀刺烏蘇河安集海河和爾廓斯河葦河烏隴古  
河布爾干河德倫時河錫拉河墨特河推河塔楚河翁  
金河循達爾罕山北麓入喀嚕倫河塔爾河穿戈壁百  
數十里通科勒蘇河達敖嫩河入黑龍江其由天山南  
路者則由葱嶺循烏什城河沿開都河博斯騰泊入阿  
爾輝河托克遜河蒲昌海哈密河布隆吉河過花海子  
入居延澤穿陰山達搭楚河曲曲入江雖開鑿河道滙  
巨川堵支流費固不貲然河成實子孫萬世之利也曰  
其扼中朝內外之防奈何曰近者俄人逼處吾後踰興  
安嶺而南與吾爭東省三江之利又西北新疆之地膏  
腴盡為所占東西橫亘萬餘里防不勝防若能特開新  
河挖土築堤以置鐵路征兵運餉一水上下俄雖強不  
足慮也蓋山險既失則當退而守河夫宋太祖之經營  
河朔也雄縣等界皆令多植榆柳以防敵騎之衝突秦  
始皇亦特築萬里長城以遏強胡此皆嚴中外之防明  
利害之機况以治河為防邊實一舉兩得之計乎其開  
西北富強之源奈何曰西北為秦隴之屏障燕晉之藩  
籬自新疆開設行省以來佈置亦畧當矣然省不過數

十縣城不過數十莊地曠人稀難驟望其生聚蓋沮洳  
戈壁之場八畜俱困故皆裹足不前耳若大開河道使  
舟車直達則地大物博懋遷自眾將來練兵籌餉不患  
無措且由此大修屯政而吾圍固矣願或者難之曰北  
路如葦河烏隴古河推河塔楚河之間皆隔有古金山  
杭愛山等麓布隆吉居延澤東行有陰山以爲之阻又  
況瀚海之沙積天山之戈壁又豈可借巨靈五丁之力  
哉曰地利未轉萬人不能濬一湖風氣既開匹夫可以  
達五洲往者葡萄牙於印度西南界之孟買開鑿海港  
建立城邑通行市舶近法人海理色朴以蘇爾士湖橫  
連亞細亞阿非利加二洲以一人之力鑿而開之聞其

卷三

四

子又將鑿巴拿馬分南北美利堅爲二蓋泰西機器百  
出穴山而啓鐵路入海而穿電線今昔異時又豈可以  
一隅之見自局哉然則今日非常之舉亦患其無資耳  
不患其無具也或又曰今國帑告匱費將安出曰招內  
地流民以實邊准其自占地利託太西豪商以包工許  
其酌操利權經之營之十年之後河道大開沙漠之地  
水草沃饒富庶可坐致也或又謂漢武帝時齊人延年  
已有徙河塞外之議或謂陰山大脊必不可踰瀚海砂  
磧必不可疏今吾子所陳得毋撫齊人之剩說而爲通  
人所見呵歎曰延年之言也可按圖書觀地形準高下  
開大河東注之海則關東長無水災是僅知徙河關外

內地即可無憂實不明當日水土之性北中支幹之界  
誠不免或人之譏然或所說亦一貉之見也瀚海者洪  
荒以前大河之舊大界水也自神禹舍陰山而鑿龍門  
截中幹之界水東入內地於是漠北之地始盡成砂磧  
龍門可鑿陰山獨不可踰乎有以知其不然矣或又曰  
如吾子所議良然豈神禹當日亦見不及此歟曰非也  
唐虞之時地僅九州荆揚邊地視同甌脫故禹僅就中  
幹之水鑿龍門使歸內地而又於冀兗下流播爲九河  
所以漠北水利不甚計慮蓋秦漢以前地氣鍾於西北  
內地魏晉以下東南始盛沿及金元漸趨塞垣東北此  
天時地利人事之自然而然者非真聖人之知有不足

卷三

五

也或又曰今者回匪初平哥老會黨又所在而有民情  
浮動當持之以靜猝有非常之舉其不爲元氏賈魯河  
之續者幾希曰元氏之亡亡於國政之不綱非石人之  
謠所能動也文作靈臺而庶民子來秦築阿房而戍卒  
揭竿固別有所以致之也况全河外徙則內河可壅之  
田當以億萬計仿軍屯之例使人得占田自力拔尤使  
衛邊以招撫爲解散卽以解散爲招募利益豈有涯哉  
或又曰河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  
明恐難更改英明如漢武亦爲是言將吾子之說終不  
可行乎曰是又不然河自周定王五年南徙碣磔遂漸  
移而東已非復禹之故道矣自是以來三千年中屢修

屢決害靡有止夫河自鄭州以下南流東徙皆其故道何厯考遷徙大抵決而北者十之八決而南者十之二蓋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一十餘年其南行者僅五百一十九年據光緒十三年翁同龢等疏故蘭儀銅瓦廂決後仍改道北趨蓋山不離祖水必歸壑亦可曉然於北幹之水終不能以人力挽之使南也天地之氣以漸而開河源之說始自張騫唐宋以來談者如夢元世祖遣都實窮四閱月始僅至阿喇腦兒至本朝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勝住等直窮至阿里以西三百里而真源始得蓋天算輿地皆厯久愈明近者英人之治印度河一日之內水可漲漲五丈德人之治蘭因河源流二千四百里水濁多泥亦籍機器埃及之治奈而

卷三

六

河建開他如意大利奧國等國水患皆突過黃河今皆一例順軌或者五德之說水運將興以古三元法推得水運詳此所著四海自此遂永慶安瀾乎是在有志澄清者次第舉而措之其可也

治河中

天地有不涸之倉國家有莫大之利則內地之礦務塞外之河防是矣礦務之利近稍稍有知之者而河防則從未之及夫內外蒙古起自元初已六百年矣以文武之聖東遷以後國勢孱弱尙不能自立况亡國遺裔其為再實之木乎比聞其俗趨便易少機警習喇嘛教吸鴉片煙奄奄無氣息其不肖者至狗偷鼠竊無所不為

朝廷雖設有辦事大臣增添卡倫然戍兵無幾僅足供更番候望之用而已其甚者亦且相從而靡蓋俗之不振甚矣蒙古之衰敵之所喜而吾之所甚憂也卧疲羊於餓虎之旁籠乾鵠於饑鷹之側欲求其不噬其可得乎故欲收為唇齒之益當重以腹心之寄非大興水利而實邊防不可擬堵黃河南行故道使由河套北路圖爾根河東北行達德布色黑河繞墨灰圖驛踰納林河循察罕鄂博入昭哈河堵東洋河達七七哈那河踰哈那台河沿哈拉馬蘇河改穿內務府鑲黃旗牛羣牧場循察漢托羅海嶺北麓疏烏蘭克勒大馬庫朝古者五河為數不及百里堵五可兒河而滙五河之水入烏蘭

卷三

七

城上都河北流轉東復折而南浮於庫兒奇勒河於郭家屯北堵灤水截使東北行循郭里嶺東行穿蝦蟆嶺入英金河沿西刺木倫河達大遼水入海疏鑿水道改寬河身厥利有八而形家之說亦寓焉矣萬里來源環衛神京外固長城以作金湯其利一區內外蒙古為水陸二防以外蒙古為江北之濡須淮南之合肥舟車四達接應利便其利二黃河自鄭州合龍以後時有決口隨其北行之性則畿輔有漸車之慮挽就東行故道則東南無安堵之期若改道使出河套則河身盡占為田隄捻悉令種植五年之後富可敵國其利三水草沃饒荒漠之地頓致富強備邊之道莫大乎此其利四地關

人眾貨物充牣關外鐵路由此大開其利五全河外徙則秦晉究豫四省水利不能不開開渠置閘人自為力四省之地可期富庶其利六河工歲修之費往時定五百萬近經裁節猶六十萬而意外之費不與焉乾隆四十六年青龍岡之役費銀二千萬嘉慶十六年上諭河南近年以來年年漫口前此已費三千餘萬今鄭州之役奏銷亦一千二百萬度支有常而漏卮無底病國厲民曷其有極若全河北徙百弊盡蠲其利七俄國近於西比利亞新造鐵路橫亘新疆蒙古東三省上策或難猝行得此河亦可少折其鋒昔粵捻諸逆竄擾曹濟幾無虛日然未能過黃河一步以河為防不無少補其利八若夫形家之說雖為體國者所不道然濶東瀝西周公亦嘗借之以

卷三

八

營洛而朱子亦云冀州正是天地間好風水但仍誤以中發來故取前若大河北通上都則萬里來源纏後而為蔭龍之水大小遼河為領龍之順水津門七十二沽為到局之逆水旅順登萊對插海中為固局之水纏護聚會永壯皇圖此豈復漢晉中興後之國祚所可擬其萬一哉夫古稱博求能浚川疏河及徵能治河者皆謂其熟悉形勢而參以時局之人不然修隄築壩之工鑿掃戩水之法此河上老卒之事耳尙有待於求而徵之哉循北幹大界水之舊順地脉而循天紀竟神禹四千年來未竟之功故謂之上策若夫據中外之形勢固國家之基業利及萬里功在當時故曰中策也試言下策

治河下

河自神禹奠定以後六百餘年至商始有水患然不過遷都以避之非有潰決漂沒之痛也周秦以來河患史不絕書至本朝尤夥順治間河南為甚康熙六十年決詹家口乾隆十八年決銅山四十六年決蘭陽嘉慶朝河南屢決靡費至三千餘萬道光二十六年決開封次年又決中牟咸豐三年決河南蘭儀銅瓦廂徑入大清河遂復北行故道同治七年決榮澤四月決十月決侯家林漫南旺湖始分入南運壬申二月堵合十二年決石莊戶張支門漫牛頭河始由南陽河徑入運河十四年三月堵合莊普建南隄北流新定光緒四年大清河兩岸旁決小

卷三

九

口不一至丁亥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鄭州上南廳之決口寬三百餘丈尤為百餘年來所僅見而近之為河防之說者其書汗牛充棟其說膏潤液美究其治法不外鑿掃築壩戩水圈埧重隄放淤包灘下掃與修九河之遺跡復南行之故道而已而大旨不出乎漢賈讓增高陪薄勞費無已之下策潘季馴東水歸槽借水掃沙之成規然其法固具在也何患仍未已乎嗚呼治河其果無善策耶何昏墊之災終不能免也夫善解鬪者批亢而擣虛善滅火者曲突而徙薪河雖決於東南然其源固自西北來也聞之黃河入境至榆林府府谷縣北水深不過八九尺至榆林府西納入無定各河則水添至

一丈一二尺至孟門壺口納入汾絳各河則水添至一丈三四尺至西安府三河口納入渭涇澮灃各河又至華陰納入北洛河則水添至一丈八九尺出潼關至河南鞏縣納入伊洛二河則水添至二丈三四尺至武涉縣納入沁丹各河則水添至二丈六七尺至鄭州則已受大支河十六道小支河一百六十餘道除五十里故三沉之期黃河頓漲數丈而橫決不免矣斯言也蓋得之陳君繼本云君字華亭本浙山陰人幕遊陝西二十餘年矣刻意考求河道與寅來東條於濟南陳河橋遇其言治法亦言請於山西陝西河南等處歸入黃河之大小支流添建水閘以時啟閉殺水上流之勢此亦不刊之論也夫昔禹之治河也下流既播為九

卷三

河而又濬眈距川乃孔子稱其盡力而孟子贊其無事意豈相妨哉誠以水出高原而實以海為尾閭若能於上下流分殺其勢則水自順軌此道本易明也後世味溝洫之制萬川歸為一派下流不分支河不得不為增庫陪薄束水歸槽借水刷沙之策水由地上行已謂之害今河身日淤齊河等縣水皆高出城上水地脉也張脉債與人事當有隱釀其害而不覺者豈僅潰決放濫之失哉考古西北水利之書鄭白二渠無論矣他如召信臣之造鉗廬陂在穰增田至二萬頃後魏裴延儻之修督亢渠范陽溉田百餘萬頃魏刁雍之鑿艾山河富平溉官私田四萬頃唐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

田六千餘頃唐武德中宋程師孟引河水淤京東西沿下田九千餘頃至明徐貞明萬曆時御史陳西汪應蛟時巡撫皆劇言西北水利此皆載在史策班班可考今盍一做其法乎曰請問上流蓄水放淤之法曰當於內地上流多濬大渠相地形之高下定渠底之淺深下流設石閘以時節宣離閘數里先築小壩一二處不必過高底視閘口畧深留淤不使外放蓋水性潤下盛漲之來所挾泥沙皆從地底而下非從水面而過有小壩以為之濬其漫出壩上由閘入河者水當漸清矣內地既開設殺不必以疑多渠水勢自沿渠居民歲使淘沙挖泥各一次若多窪下之地更可做重堤放淤之法漸成高阜法具治河各

卷三

書可考而知也曰下流多開支河是固然矣近有請分黃入馬頰河者僅六百三里耳樞臣勘議約挑河築堤之費已三百餘萬兩而遷徙村戶五百七十六村墳墓七百餘塚估買民田六萬餘畝一切之費皆不與焉支河之開談何容易曰上流既廣穿大渠蓄水則水勢自減而所謂支河者口不必其過寬原議口寬隄不必其過高地價夫工均可從省又安可以難自阻哉近全河北趨所恃為尾閭之洩者僅東省利津縣之牡蠣嘴而已虬愚擬請仍張曜舊議於齊河以下李家岸趙莊之間引河使入徒駭計地不使由流鍾口入海更於章邱縣東山頭店東通灤河匯澣山泊入小清河此其概也水以

為性南者不曰黃潮衝擊久自成淤淤高則倒灌橫決  
必再開支河故往者雲梯關積淤高至六七丈故河改而北趨近聞  
牡蠣嘴又漸淤矣然亦他日之雲梯關也禦之之法將  
奈何曰出口之淤由中溜挾泥沙而出潮水性鹹而力  
勁頂衝而入剛柔相搏陰陽相盪故積淤必堅鐵門關  
鐵板沙亦即此理故鹹水淡水相今擬於出口之外唇  
錯之處所生魚蝦必味厚而性剛束竹為椿扞作三角形斜入海中挑水移溜則害自除  
試申其說聞之大海捕魚之法扞竹為扞相間數尺蓋  
潮水值竹則逼流入網視溜勢之大小為扞竹之遠近  
此即河工減水壩之遺意若能量口門之寬狹作角形  
之長短則大溜由中直趨出海而潮水之迎溜而來者  
自分趨於兩邊所有沙泥皆直出而積於出口之外海  
風潮鼓盪橫衝斜齧海中流淤安從凝積此計之上也  
有逼溜分潮之功無開淤束沙之患費省而功大有利  
而無害一得之愚或亦有可取者乎或疑河流過大竹  
以柔制剛以輕運重之法熟子之捷竹即近日之稽掃  
力皆勝於磚石不出里門之儒真有多思不得其故者  
況此策得行上流既殺其勢支河又多分其流各口西  
所出之水視今日當減十之七八又何不能禦之有西  
北之廣渠既開東省之支河盛啓誠於此時於汾水發  
源處使繞管涔山東麓通入潯沱河清北幹南條之脉  
與畿輔大利之源雍正四年設營田水利命怡親王  
數年之間得水田六千頃設京東京西京南天津四局  
成規具在盍推而廣之乎窮其原於未入關之上竟其  
委於既出口之下實事求是水利或自此大興乎或曰

鯨墜洪水五行何以汨陳箕子言彞倫攸叙道備於洪  
範九疇願聞其說曰剖判以來一氣生人而水為之祖  
地球之上地得三分故王者不修祭祀時則有水災據後漢  
志郊天用元酒亦取報本之義也禮本於大一其降曰  
說郊天用元酒亦取報本之義也命故元酒之尚不  
用衰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蓋水為天一  
之氣所生故即取其氣以交於天實非此則不能交其  
義甚精非僅貴質而已故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漢唐以來解經家皆未見及此嗚呼此禮樂之所以不  
復興也水於卦屬坎於人屬腎坎為律而腎為命水不順  
軌則天紀亂而地脉紊人生其中則性情隱為改變而  
失其常度律奸而命無以立六極備而三德微矣然則  
布五事立五紀修八政豈能外水而治哉故洪範九疇  
獨詳治水道原於範而治具於禹貢一經一緯皇極之  
所以建也蓋禹之明德遠矣民免其魚猶其小焉者耳  
嗚呼安得神禹復出使得陳說五行大義從童律庚辰  
後一探陰騭之原乎雖然維皇錫福富壽可期拭目以  
俟其清可也

經世博議卷四

治平通議四

東甌陳虬志三

籌海

國家慎重海疆於南北洋各設兵輪又特創海軍衙門以爲之統顧宏綱雖舉而目則未詳謹採摭諸說畧參末議敢再以六事進一定洋汛沿海自廣東樂會縣起接安南界萬四千里而北抵鴨綠江朝鮮界衛所櫛比營汛鱗次密則密矣然以當今日之西師則螳臂類也海疆委命於舟師乃將弁則浮冒尅扣船竄兵單不之顧終日營營皆侵上剝下之計軍國大事未嘗有絲毫慮焉瑞拆造塔波管船報款三千兩某協僅費包工千兩乾沒其二船成底薄不敢哨洋安放內港待修而已今年

卷四

聞屆大修之期又可領費二千兩往歲大修安三管船領費五百兩司房扣去五十兩包工一百兩餘三百五十兩則副將都守四六均分船未放洋而滲不堪堪瑞安額設水師一百六十名歲需餉約三千兩近副將都守扣去二千兩無復舊規瑞安如此其餘可知某協性畏風虬嘗謂天下有兩等乘騎踰嶺而過烽火營更可一嘆肝壞極關吏營官也然則今日之水師將弁直孫恩徐道覆徐海汪直之徒耳此可爲痛哭者也虬請罷沿海防汛更營制設兵輪分海疆爲四近制以煙臺南洋轄於直隸總督南自成山以北至遼瀋爲北洋而設洋轄於兩江總督自威海衛在文登縣北九十里至煙提督行署於登州之威海衛在文登縣北九十里至煙北洋僅知嚴防旅順其地實地不利如威海有險可憑攻守均便也近險隘處處設燈施電報分建砲臺築鐵馬頭立水師學堂遂成北洋成山以南至閩之五虎門爲雄鎮以之添建行署儘便成山以南至閩之五虎門爲東洋而設提督行署於浙之招寶山五虎門以南至廣

東樂會縣爲南洋而設提督行署於瓊州每洋各設水師提督一南北梭巡按季輪防使得於平時練習南北沙水風線內港另籌魚圍海軍以備不虞再練外洋水師一枝遊駛新加坡蘇門答臘等處無事則保護華民出洋有事則斷其歸路形格勢禁此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經費稍裕自備兵商巡船數號每年環球一周商以貿易兵以測量糾合公司逐漸添置五年之後謂富強無期者吾不信也一設經畧四洋既設水師提督矣宜就海軍衙門中特簡經畧大臣以轄之斟酌長江水師營制添設將弁而做西法考補致太西各國兵輪之制由四副三副二副大副而後陞至船主皆親身駕駛以

卷四

技而陞不階別級無棄材無躓等故技以考校而愈精今宜破除積習超補一皆以技四提督皆歸經畧節制旅順臺灣各設經畧大臣行署分駐半年旅順東達朝與煙臺一水相對洋面僅六百里耳誠北洋大門戶也國家經營費逾數百萬近漸廢棄然地利終不可失也夏秋南北遊巡校閱水操而海軍成矣夫英美德法各國其國都不足當中國數省地越重洋八萬里稱雄海上者恃有戰艦之力耳此不可不求所以制之也一製兵船近日籌海防者均以鐵甲船爲急致太西各強國皆有鐵甲數十號似中國不可不爲之備然一船之費數在百萬金以上且仍購自外洋是拾其所棄攻其所出駕御稍不如法直齋盜糧耳非計之得也虬謂禦敵

之道當以柔制剛以小制大岳武穆之破楊太林文忠之困義律未聞皆以輪舟與之相角也本國兵輪以外可畧購英之磁船僅二十餘英之快船近英國阿摩船快炮鐵甲魚雷數號餘悉編取蚊子小舟以漁勇為均不足恃價未詳數號餘悉編取蚊子小舟以漁勇為之蜂屯蟻附四散遊徼相機而動困之於水使不得銳意登陸則鼯鼠之技窮矣夫西師之來不過十數艘耳併力禦之於外洋上策也魏源海國圖志謂守外洋不河此亦淮陰侯背水陣張仁愿受降城之遺意也如守內不善用之則自挾其籬籬能無開門揖盜之慮耶縱之入內合各洋之師孰為正兵孰為應援孰為後襲四面包抄以逸待勞聚而殲之亦其次也中國不求自精其製造之法一一購之外洋講求三十年其成就乃竟若

卷四

此則事事過守成規不能變法改制之所致也一改砲臺扼之於外海則有兵輪禦之於內港則恃砲臺近日為砲臺議者夥矣然僅保護臺基升降砲位而止耳夫番船之來其快如風少縱即逝是一臺僅供一砲之用也且砲力之里數本有定率敵若購求視吾畧遠之炮先施以轟擊吾臺是一臺并無一砲之用也以死禦活勢常不及然則奈何日於沿江地段較長扼要必由之處平築鐵路二道砲座皆施活架隨船上下左右更換如此則砲位無定敵難轟擊炮不必多而沿江有備更能自製礮彈戰船礮彈必須自製左文襄光緒十一年近守口之礮彈皆購自外洋久必損缺萬一有事各國既守公法一概停賣則由難而少由少而無誠有不堪

設想者擬就舊船廠開拓加增興工鑄造雖經始之費需銀五六萬兩而從此不向外洋買砲即以前之費亦不無餘云如法演放何太西之足慮哉砲臺之設力之重數築基穩固方可演放大有因雨傾圮之虞也記光緒十四五年間兩處砲臺有因雨傾圮之虞震坤以不覆屋按英法各國砲臺之法也此固因法當位以太西之精按英法各國砲臺之法也此固因法砲所燃不覆屋按英法各國砲臺之法也此固因法其無山之處則畧於山凹故能自蔽穴山以障此因砲如今式砲臺分內外上下三層而中層空而頂層向內砲法諸遠視但見大土堆而按美法各國砲臺之法宜取用亦最便日擊擊透土難於透木故欲阻彈者土牆最廣濬濠河挖土培城此舉兩得之計急宜未雨綢繆也一編漁團左文襄之督江南也值中法失和創辦漁團後大憲以辦理者之滋弊也遂概行停辦此謂漁團

卷四

必不可撤可汰水師各兵就漁戶中挑選丁壯補充足額練成海軍其餘丁倣照江南舊章設立漁團局給以薪水各授以操練之法沿海七省十萬人不難致也不急為之地其傑而有材者恐不免有楚材晉用之慮矣一開海山國初懲臺灣之亂懼奸民之濟匪也定遷海之令於是瀕海居民皆令內徙海中各與不准搭蓋承平日久禁網遂寬縣胥管弁資為利藪而國家無絲毫之益也他如山東之砣磯島北隍城島江南之大小洋山浙之普陀山大小落伽山閩之大小柑山等處島嶼紛出大者容千數戶小亦數百戶誠為一一經理添設官汛陞科起稅可即以其費充海軍之需夫鄭經之據



臺灣張煌言之守南田許朝光吳平明海寇之巢穴南澳皆乘明季清初多事之秋竭十數年之力僅乃克之今內寇外患蠢焉欲動先事之謀其烏能已豈可遷延不決致再為澳門香港之續哉朝廷於沿海防務致之未嘗不力購鐵甲設礮臺南北二洋水師又定為會操之制亦似能自振作者乃議及海戰則皆如談虎色變者以事事僅知摹仿門面未嘗深求其命脉弊病之所在極力整頓改絃更張實事求是之故也吁洋務豈易言哉

籌邊

今日邊防之急者東北則保滿蒙以衛本根西南則護

卷四

五

衛藏以固藩籬虬愚以謂宜倣籌海遺意特設四部經畧大臣各練騎步數萬輔以鐵路以為策應遊擊之師用人行軍朝廷不拘以文法資格予以全權使得便宜行事而邊防始可言矣國家自各口通商以來泰西各大邦闖然而來吾國然諸夷癘疥也俄羅斯則心腹之疾也俄與我接壤之區東西幾二萬里近又築西卑里亞鐵路可由俄京而達東省俄若用兵於吾必當數道分出以疲吾師東則出琿春以窺吾東三省西則出倭穆司克以窺吾新疆伊犁約近俄南由俄都近畿而託里二千穆司克而恰克圖斜探蒙古而窺吾直北之邊託穆司克至恰克圖約二千里距比得堡四千一百八十五里然鐵路數日程耳其逼高麗出黑海以

牽制各國者又皆必至之勢此不可不豫為之防也西藏地處邊徼東界滇蜀四川雅州府打箭爐廳及雲南之瀾江怒江東北界青海西北踰大戈壁伊犁南界怒夷西至巴達克山痕都斯坦計橫袤五六千里環印度而接緬甸為西南之藩籬俄近屢遣使臣相視藏地此可為寒心者也 朝廷雖設有駐藏大臣然額設馬步兵六萬四千而駐防綠營兵僅六百有奇蒙古駐防亦不過三十九族餘皆唐古忒土兵也全藏所轄六十八城亦僅官舍民居塹山建碣而已僧多於民者十之七相安無事羈縻之可也強鄰壓境其能以數千騎裸壩黑帳禦之乎議分東北西及三藏為四部而各設經

卷四

六

畧大臣以為控制東部則東起混同江及吉林盛京全省轄境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瀚海內蒙古六盟之地屬焉而駐東部經畧於伯都訥城北則東起黑龍江全省轄境西界阿爾泰山北界俄羅斯南界瀚海而外蒙古四盟地屬焉與東部轄境作輔車之依而駐北部經畧大臣於土謝圖西部則東起阿爾泰山西盡新疆北界俄羅斯南以喀什噶爾河塔里木河為界而駐西部經畧大臣於塔爾巴哈台而三部舊屬之辦事參贊大臣皆擇形勢所在增改為將軍都統順天府尹新疆巡撫與蒙古王皆受約束聽節制三藏則併駐藏大臣為經畧而駐後藏之札什倫布以便四面策應北

轄青海和闐東通滇蜀增損三部之法布置得宜於以  
開拓緬甸印度不難也英俄雖狡其能禁我之所欲爲  
哉其舉辟用人之法則擇取京外滿漢曉暢兵事通達  
邊務耐勤苦者使之嫻習所部內外語言文字以備邊  
材而設駕部郎參贊等職駕部郎則分巡所部凡邊郵  
之險塞防務之張弛將領士馬之賢否強弱一一周知  
假以舉劾之權優者後入爲參贊以規畫機宜駕部郎  
參贊無定員人數視所部廣輪到部未三年者不得補  
已補者不得改調別部及內省勤幹久任者俟宋人五  
等之制計功給屯田爲世祿示激勸年屆六十者經畧  
各官皆告退夫滿蒙全境攻者謂丁口約得四百餘萬

卷四

回疆又聞不下三百萬益以三藏之衆與屯保甲因卡  
倫鄂博之舊築土城掘重濠樹雜木以防敵騎之衝突  
又授滋生宗室以散秩招外洋華工以實邊徙內地囚  
犯以墾荒繩以兵法使之成軍生聚教訓期以歲年將  
農服先疇官有世祿以守爲戰二十年後北庭南部非  
復俄英有矣國事倉皇之際類皆設鎮分藩冀收捍衛  
之力然守禦無資將率無方張空拳而鬥戰士勝負之  
形有不待兵交而可決者夫治國之道有備無患用兵  
之策先發制人吾不能禁敵之不來要在吾有以制之  
而已朝廷於東省新置防務亦似力求整頓而各部則  
置若罔聞然試問今日之卡倫鄂博其能當士克柏興

七

卷四

八

敵騎之衝突否乎內外蒙古台吉班禪達賴丁布木其  
能當噶噶林掘爾亞非士之理財治兵否乎辦事大臣  
徒擁虛號其能號召羽士雲馳電掣使左右轟擊東西  
馳突如他邦鐵道電線之利便否乎新疆東省固若金  
湯力能自守無事後路之策應否乎敵騎四出各處驛  
騷防不勝防禦無可禦敵人一旦狡焉思逞將遂任其  
長驅直入已乎盜者穴牆掘壁隆隆有聲而主人猶鼾  
睡在牀思禦之於堂除之間何其憊也吾朝之於俄英  
皆有可取之勢而均失之於前準噶爾之強也徵諸屬  
國控弦之士數十萬 聖祖三駕親征盡降其部落  
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  
里不以此時沿烏爾會河直取俄都此計之失也道光  
二十年廣東禁煙之議起罷英吉利互市泰西之與英  
警者美法皆請助兵船爲國効力俄羅斯亦欲約中國  
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廓爾喀亦白駐藏大臣願率  
部兵攻東印度英夷皇然四顧有岌岌之勢不以此時  
直取印度又其失也雖然昭烈不云乎事機之來甯有  
終極果能應之於後未爲晚也夫 聖祖之收雅克  
薩尼布楚二城也經兩朝 聖人數十年之力始克  
力驅羅利 高宗之征緬甸也用兵二十餘年始歸  
屬國定十年一貢之期其征廓爾喀也用兵三年始克  
深入今俄踰興安嶺與吾劃黑龍江而守緬甸廓爾喀

相繼折入於英而西藏又有錫金之釐准通商締造昔何其艱難守成又何其不易東隅既失其可不以魯陽之戈為桑榆之計哉或曰眾建親賢分藩宗室計亦良得不知封建之制創制需時當行之於全盛無事之日應變救猝似以添設經畧為當然勝國之季亦嘗特設經畧矣關門內外西北一隅千餘里之地而有總督四巡撫六總兵八防務不可謂之不密弊在十羊九牧事權不一且廣甯巡撫擁兵十四萬而熊經畧關上無一卒失在有經畧而不知所以用豈經畧之果無益哉是在得人而已嗚呼時變之來近在眉睫而議者猶築室道謀畏難偷安一任其鼎沸糜爛而不為之計如秦越

卷四

九

人之視肥瘠漠然不以動其心國事將奚賴哉雖然祖宗玉斧之所區金甌之所奠固將遺孫子以萬世之利今一旦拱手而讓之於人吾意天下之大必當有起而議其事者姑以吾說發其凡可也

腹地廣置木路議

嗚呼鐵路之在今日其真不可以已乎近之為富強計者動曰築礮臺更練營設商局精製造然無鐵路以為之緯則呼應不靈終歸無用鐵路其終不可以已乎願或者謂腹地之設鐵路籌費不易養路須資宜先就通商口岸舉行蒙獨以謂鐵路者軍國之大計非商工之末務當視輪舟不及之處宜先由西北而後及於東南

鐵路之費誠鉅矣無已則請先以木路進攷木路之始有新金山人馬斯孟於其地初開行鐵路之時勸用木路以引火輪車作書一卷極言木路之利便普刺薩又試之於倫敦嘗以杉木為條長約九尺方六寸其火輪車重十三噸所牽五座客車各重二噸每日行十點鐘平常之速每點鐘行七十五里可行八千次而並無損傷至木路火輪車之價與一切修費約省鐵路一半有奇且成路所費之時又約為鐵路三分之一譯其舊說參之時局其利有十能速成利一成費大省利二銷磨甚少利三能易行灣曲之路與斜路利四如正輪忽斷則輔輪能受車體之重行甚穩當利五車行時並不搖

卷四

十

動且不發響利六因各項之費用少則運客之價可便而主人易於得利利七木條內地各足無須洋鐵財不外滲利八木作土工易做民無失業利九木廠視鐵廠簡易天淵便利速成利十有此十利胡不做而行之其取道之法請由宛平良鄉涿州正定計六百里出井陘計一百五里壽陽榆次至山西太原計四百里循汾河南下而至潼關計一千另達西安計二百里過商州商南鄖陽而迄襄陽計一千一之江陵計五百以為幹地計長四千一百六十四里再由西安至咸陽西北由興平乾州達甘肅臯蘭西南由興平武功沔縣達成都此備之於西北也復由潼關循黃河東行至鄭州歸德以及宿州而以宿

州爲一匯由宿州滁州北上歷滕縣濟甯德州景州保定達通州以衛神京再由宿州鳳陽歷滁州江浦達江甯由江甯北達揚州南達江蘇而止於浙江如此而東南之聲勢壯矣復由鄭州至鄆城歷遂平應山下達武昌再由鄭州許州陳州太和壽州廬江而至安慶由安慶至九江達南昌再由九江東行至鉛山廣信玉山左達浙江左達福建復由九江南下至臨江由新淦達廣東由新喻袁州達廣西星羅碁布節節可通而全路成矣夫泰西各國皆有鐵路數萬里其成皆近在數十年之內有開必先甯可畏難而自畫哉蒙之爲是說也取道似紆用費似繁然實有深意存乎其間焉歐邦之

卷四

七

初鐵路也其始祇取便商而後乃假之行軍中國則當以軍務爲急而輔以運載東南沿海臨江之區既設有海軍長江水師矣輪舟四達形勢利便似不慮其單弱所可慮者獨西北之策應不靈耳萬一江海道梗輪舟之利與敵共之則倚爲臂指之助者非秦晉川楚之兵而誰耶古來兵衝四要之區得之則足以制人失之皆足爲吾患初中國從來未有之舉朝廷不憚持以全力乃僅斤斤於目前養路之費不顧將來之全局非計之得也且養路亦不患其無資也西北膏腴之地素稱天府特無鐵路以開其風氣耳利豈真薄於東南哉全路猝不易辦當先舉幹路計長不過四千餘里若徑改烏

斜更可縮省木路既視鐵路省費過半當不過一千餘萬期以三年每年僅需三百餘萬似不患費無所出口然則費果將安出乎曰國家度支有常近歲出不復可計當另籌裕財之法若俟臨時而始議費款未有不急切從事者使由吾前各說先爲之地則以天下之財辦天下之事尙何有支絀之日哉夫泰西各國其歲計可攷而知也開辦之初可先就幹地次第舉行而後及支路山徑過峻水道較闊猝難施功者不必穴山架橋視平地告竣始行從事目前尙可省費十分之七而人已大得其便利利源稍裕再易鐵路當易爲力全路若成輔以輪舟十八行省之兵徵調往返不旬日而鷹至闕

卷四

七

下靖內寇禦外夷節餉需裕利源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豈非萬世不拔之基哉夫秦皇之備胡也特築萬里長城近俄人亦新添鐵路計長七千餘里合之中國亦不下萬餘里豈有以堂堂中國四千餘年聲名文物之邦甘自局於一隅而不思急爲變計哉蓋有非常之人而始有非常之功在變通行之而已

擬建洛陽爲西京議

國家發祥遼左應運入關遠法軒轅近沿元明定鼎燕京 天戈橫指幾盡亞洲 神謀睿斷遂爲中國四千年來帝王所未有然憂盛而危明者聖居安而忘危者殆此愚以爲欲固祖宗萬年之基當廣漢唐兩京

之法請擇根本重地改建洛陽以為西京開鐵路練兵  
勇備器械廣積貯另簡親王鎮守以曲突徙薪之計為  
深根固蒂之謀 皇上又做熱河避暑故事裁減鹵  
簿歲 幸其地緯武經文增其式廓則我國家萬年  
之基鞏於磐石矣何則成周之興也武王都鎬而成王  
旋建洛邑宋仁宗慶歷二年范仲淹請修東京就以為  
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鑿輿或出  
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夫成王聖主也慶歷  
盛時也而周公仲淹豈真知有東遷南渡之舉而為此  
蟲足兔窟之謀哉蓋卜年卜世思患預防先天下之憂  
而憂謀國之道固如是也今俄羅斯踰興安嶺而南劃

卷四

三

江為界逼近東三省而且左盼高麗右耽蒙古倭奴又  
屢欲跳梁萬一狡焉思逞徧師直入將遂以都城為瀆  
淵之舉乎此可為寒心者也日其必以洛陽奈何日自  
來談形勝者曰太原曰長安曰金陵曰武昌曰洛陽此  
皆歷來王伯之基然形勝之論係乎時局各海口自通  
商以來輪舟直達長江之險已與敵人共之故金陵武  
昌不足恃也太原長安僻處西北在今日僅為自守之  
國欲以規復東南難矣洛陽居天下之中形勢利便而  
且遠離海口無引敵之患雖四衝之地以守則不足而  
進則可以從事湖湘退可入關自衛鐵道一成佐以火  
車輪舟則秦晉吳楚之師可指日而膺至闕下所謂以

守為戰以退為進又何外敵之足慮哉或曰東三省不  
既有 興京 盛京矣乎日本朝東省之二京雖  
非僅有邵豐沛之比然遼瀋門庭也洛陽寢室也有國  
有家者金玉寶藏之守其在門庭乎抑在寢室乎此固  
不待智者而可決矣

擬援公法許高麗為局外之國議

高麗我屬國也於藩封中臣服最久貢獻每年不絕崇  
二年封李倣為朝鮮國王賜高宗純皇帝嘗御書東藩  
繩美賜之自光緒初年樞臣偶失檢公法准與各國通  
商聽其自立和約 按萬國公法與人立約惟自主之國  
按之國書則本為朝貢之邦例以公法則幾失保護之

卷四

西

權於是俄夷誘之於北倭奴瞞之於東逆番煽之於內  
西人穆麟德德尼使高 國王亦遂岌岌四顧首鼠持兩  
端一誤再誤聽歸俄邦保護此真聚六州之鐵不足以  
鑄大錯者也朝廷舊雖設有駐防之師然國境東西二  
千里南北四千里為道者八統郡凡四十一府三十三  
州三十八縣七十三面環海北界鴨綠江而且釜山仁  
川元山三口開埠以來五洲兵商輪馳穀擊防不勝防  
非僅豆滿江月尾島水源馬山浦諸險要而已也夫日  
俄之欲逞志於高麗也屢矣 日本明萬曆時征服國旁  
年渡海直逼王京朝鮮使來告急乃命李如松等討之  
互有勝敗久之其關白死諸倭兵始退關白者華言宰  
相也時其名為信長為下所殺光緒甲申洪英俄攻高  
植之亂日人又直入皇京名為保護實則劫掠



已耳許以局外而中朝仍不失保護之權公之萬國而  
太西可遂均五州之勢環球之安危繫焉豈僅中高唇  
齒之慮而已哉

虬嘗議聯五洲設一大公法會於五印度主持公法  
取其地居東半球之中也若准以易理朝鮮其次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易明夷稱內

志箕子以之而陳疇演範三十年後上離用事明夷

獨受朝鮮之封必非無意之九三將起而應之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吾說或亦  
將有所施乎

治法在嚴刑賞議

法果可恃乎何以周公官禮之精未千祀而壞法果不

卷四

七

可恃乎何以管仲衛鞅之材不數載而興然則法者治  
之具而尚有所以濟法者道何在在法天之刑德以嚴  
賞罰而已春氣至則艸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或使之  
也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棄灰徙木之信  
偽矣而秦可霸烹阿封卽墨之舉晚矣而齊亦治其霸  
也其治也皆以能行其法也舟行而致吳越車行而適  
燕秦人有所利而吾乃可裹足而至藏鏹在審不敢攫  
遺糧棲畝不敢拾人有所懾而吾乃可高枕而臥賞罰  
者馭世之大權國勢之盛衰繫焉市集之墟貿易無方  
里塾之師功課不立猶不能以有成况國乎國不必其  
強弱法存則張人不必其賢否法行則理攷之古今參

之中外固有歷歷其不爽者 國家忠厚開基失在

有賞而無罰宜大申禁令一持以法有不次之賞然後

可以奔走天下之豪傑有不測之誅然後可以駕馭天

下之英雄漢宣帝之詔膠東相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雖堯舜猶不能以化天下夫宣帝非真能求治者而言

則是臯陶之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命討皆稱天而行明人主之不得而私也息

息為天地贊化育事事為民生謀利病廓然大公奉三

無私故王者一喜而天下春一怒而天下秋亦法天之

刑德嚴賞罰而已其於治也幾矣

卷四

六

治平通議卷四 終

救時要議序

學者生孔子後皆稱儒術自秦漢來未之敢異而太史公論六家要旨獨曰儒者博而寡要果何說也蓋儒道其常而子權其變故諸子之功救變與六經同譬之於醫儒為梁肉子為藥石無病而服藥石與病而強梁肉人心無生矣孔子曰學在四夷猶信荀子曰法後王豈非以時哉時也者如四方八位十二節二十四度各有教令順逆存亡皆意當為之消息焉可慢也 國家自通商以來局又大變華夷雜處巧力相高有未可概以儒術治者則諸子近法亦將有取焉夫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鄒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循表而導溺

卷五序

契舟以求劍自謂能法古不知時已徙矣而法不徙烏在其能儒也撫時感事因掇其要為救時要議一卷備借箸者他日芻蕘之採焉時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冬月陳虬志三書於瑞安城東之蟄廬

治平通議卷五目錄

救時要議

議目

設官鈔以下富策

定國債

開新埠

墾荒地

興地利

廣商務

遷流民

招華工

卷五目錄

汰僧尼

稅妓博

搜伏利

彙公產

開鼓鑄

權度支

更服制以下強策

簡禮節

變營制

扼要塞

開鐵路



改礮臺

廣司官

併督撫

弛女足

求材官

限文童

練僧兵

禁煙酒

限姬妾

優老臣

廣外藩

卷五 目錄

開議院

以下治策

廣言路

更制舉

培人材

廣方言

整書院

嚴舉主

疏閒曹

定戶口

權盈虛

嚴嫁娶

定喪葬

彙祀典

正詞戲

新耳目

申諾命

卷五 目錄

救時要議

治平通議五

東甌陳虬志三

議目

何以立國曰富何以禦夷曰強何以致富強曰在治人  
人不自自治之以法富之策十有四設官鈔定國債開  
新埠墾荒地興地利廣商務遷流民招華工汰僧尼稅  
妓博搜伏利彙公產開鼓鑄權度支強之策十有六更  
服制簡禮節變營制扼要塞開鐵路改礮臺廣司官併  
督撫弛女足求材官限文童練僧兵禁煙酒限姬妾優  
老臣廣外藩富矣強矣非人不自治治之法開議院廣言  
路更制舉培人材廣方言整書院嚴舉主疏開曹定戶

卷五

口權盈虛嚴嫁娶定喪葬彙祀典正詞戲新耳目申誥  
戒目亦凡十有六治不必其果通要在救時之窮刪繁  
舉要請言其畧

設官鈔 以下富策

何謂設官鈔今商民百金以上即就錢莊換票其實錢  
莊銀號之倒閉者月有所聞何如省府州縣各設官銀  
號使上下均沾其利益尙爲便民裕國之要着乎

定國債

何謂定國債攷泰西各國每有大事必告貸民財息多  
不過六釐故各國皆有國債均在數千萬以上無論君  
主民主國事雖有移易而債息則皆一例措償今若稍

增其息註明年限許持鈔票向附近州縣支領若官銀  
號更便  
則藏富於國當亦殷富所樂從也

開新埠

何謂開新埠泰西各國每次換約輒求添設口岸其得  
一埠極力經營置洋房開馬路整飭華麗出人意表以  
故百貨輻輳士女如雲商務因之日起而彼得坐收十  
倍百倍房租車稅之利其實地氣無三十年而不變若  
參用形家言於各埠近處另開新埠風氣一開洋商皆  
將俯而受屢此亦人棄我取致人而不致於人理財治  
兵之道二而一者也

墾荒地

卷五

何謂墾荒地東南人浮於地而西北則曠土尙多其實  
東南荒僻未墾之處亦尙不少宜令戶部分飭司員協  
同省委各官逐處履勘招民佃種地方官督勸居民赴  
佃量給遣費到佃後官給籽種三年始行科則當無有  
不樂從者若邊外興屯尤爲攘外之要策

興地利

何謂興地利地利之在中國者即種植尙多未盡瓜果  
桑麻竹木非如藥材之當確守道地今地氣變遷即道  
地亦未盡可守近  
日本廣種藥材而東洋近田少人多則示以區田之法  
充斤市肆每年獲利無算  
場地荒闊則爲講溝洫之制水澤之區皆可植桑內地  
塘塍須種雜樹若能相土宜而廣藥材則利益更大每

省各派精通化學植物學者巡視轄境專辦其事視有成效冊報存檔優以不次之賞其利未可以億計也

廣商務

何謂廣商務。修工政。廣製造。似可杜洋人外滲之利。然機器之學。步趨泰西。彼因吾躬。勢常不及。雖精其術。收效尙在數十年之後。爲今之計。莫如廣修洋船。爭利於彼都。蓋懋遷之事。遷地爲良。新奇可喜。中西一理。宜飭出洋大臣。刺取西國器用之習尙。與價值之情形。附以圖說。函致商局。又廣搜內地玩好之物。開其風氣。能自整洋船者。官爲減稅保護。酌加獎勵。小件附銷。准報官搭賣。公正無欺。而商民勸矣。天地之氣。無往不復。自通

卷三

商以來。中國利源日竭。流入外洋者。歲幾四千萬。此據十六年江海關造報。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而言。進口貨值銀一兆七千九百餘兩。出口貨值銀八千七百餘兩。以難口之入。爲牛後之出。長此不返。其何以國設法挽回。或亦天人合應之期乎。

遷流民

何謂遷流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故安集流民。不可不先爲之防。近遇災荒。流民輒千百成羣。所過州縣。沿途糾擾。其荒僻之鄉。則大肆劫掠。宜於西北及關外等處。安插使有定所。督令墾荒食力。

招華工

何謂招華工。華工之散在外洋者。不下數百萬。近美國

行基利例。驅逐華工。聞華工之在彼都。富或逾百萬。宜特簡大臣。廣爲招徠。處以關外等處。隨其貲財。區爲數等。使之興屯。招佃。劃地而守。做土司之例。世襲其地。以實邊陲。此不可失之時也。其有仍樂經商者。由商局設法保護。調劑將吾圍固。而洋務興保。庶保富之道。其在。此乎。

汰僧尼

何謂汰僧尼。開奸盜之路。爲邪淫之媒。其今日之僧尼。乎其確守清規者。千不遇一。道場施捨。使天下有用之資財。盡供其慾壑。不止爲曠業之游民。已也。若勢不能去。宜修祖宗定例。以示限制。年逾四十。方准招徒。

卷五

一人未四十。卽行招受。及招受不止一人。皆照違合律。笞五十。虬謂披剃後。當卽就本師。求戒頂。上施艾丸。六穴。庶逃犯盜賊。不得混充。如年十六以上。而必求出家者。則先報官。闔割幽閉。而後許披剃。

稅妓博

何謂稅妓博。妓博法所當禁。而勢無可止。其場面較大。之區。官吏皆有所染。指何如。明正其稅。則之爲得乎。禁私倡私博。犯者重罰。其緩或曰。稅及妓博。恐傷國體。不知趙宋有官妓之名。廣東收闈。姓之費。此皆載之史冊。達之天聽。况鴉片公班。明知爲害人之物。而洋藥稅釐。特嚴者。亦因時制宜之策也。尙何疑於妓博之不可稅。

哉

搜伏利

何謂搜伏利曰五金礦曰煤曰礬曰硝曰磺曰腦曰鹽曰製糖此皆山澤自然之利所在皆具但有衰旺耳誠得精於此道者到處履勘廣開利源而財不可勝用矣

彙公產

何謂彙公產無論宗祠廟宇及一切公項善堂皆令公舉董事報縣註冊各董約計歲入之數酌提二成交官銀號代為生息俟本利積有千金仍行發還本處着其逐漸添設善堂如育嬰恤嫠施醫捨藥瘞園粥廠各以其所積次第舉行先行之於一族一隅而後廣之於一

卷五

邑一縣數十年後舉國無貧民矣

開鼓鑄

何謂開鼓鑄今洋錢私錢充斥市肆而國法失其利法當嚴私錢之禁通飭各直省勒限收賣私錢分等給價限滿而仍有攙和行使者初犯重罰其錢再犯則嚴刑以治之設官兼銜主其事蓋禁私鑄則法或有所窮嚴私錢則勢自易及事固有節流而源自塞者銀錢來自外洋利多外滲宜自行仿造併添金銀而開洋亦多備焉近開洋多來自日本曩聞西報稱長崎一帶鑄錢銀局每日趕造約八萬元可知其獲利之厚鑄錢自以雲南為便利可即令就地開鑄做閩省例重以八鑄運給各省而省京銅之運費

權度支

何謂權度支量入為出理財之要務而於今日之國勢則有不盡可行者國家歲入有常而意外之出款究非可定近歲入六千餘萬雖視前驟增聞欠洋債亦尚二千餘萬皇上宜躬節儉之化會計出入之數大加整頓施之下者嚴其浮濫施之已者力歸樽節泰西議院歲終約計明年出款之數攤之稅則似宜可做其制擬定四項之賦於田曰田餉可僅分上地曰地稅九區為人曰口賦照戶口冊分四等錄彙核各省大吏年終奏報人數摺片單等稱乾隆六年名口至道光二十四年共四億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千九百九十四名口每十年內添人八次至一京六兆人計至多六京五兆人減人兩次至少三兆人至多七兆人計至多六京五兆人減人兩次至少三兆人至多七兆人

卷五

均牽扯每十年內添二京七兆一億人約合添一大省分之入屆今光緒十八年又積五十年當又添一垓三京五兆五億合前約人五萬五千餘人每人一分為率歲可驟增銀五百萬兩餘視稅釐半歸中飽者得失較然店日牌銀牙帖之式如歲出不敷則酌加先期榜示國家不於無事之日先權度支萬有意外而一切苟且之政起矣此不可不急思變計也

更服制以下強策

何謂更服制趙武靈王之改胡服本朝之不守明制皆深得自強之道蓋褒衣博帶甚不便於操作且隱消其精悍之氣故便服一切宜用西制施以等級唯朝賀衙參諸大典一遵國制

簡禮節

何謂簡禮節自古興王崛起及豪傑不羈之材無不備  
儻寬簡蓋繁文縟節非所以待權奇任大之器今上下  
苦於儀注人材遂爾不振宜一從簡易卑幼見尊長皆  
僅一揖立而白事文武皆令騎從禁乘車坐轎

變營制

何謂變營制粵匪之亂皆謂綠營不可復用而專事募  
勇其實無賴之徒烏合之眾不可以當節制之師狂用  
其說必將有中其毒者綠營非真不可用但當整率之  
耳請照博議變法十一上營務條以練兵而將官皆當  
畧通文義須輯一韜鈴簡明之書使令平日講習而非  
親歷行間者不得補主帥

卷三

扼要塞

何謂扼要塞禦海寇者當於沿江各築長堤堤以沙土  
為之不必過高基闊數丈外削而內斜堤上植竹木內  
設長溝溝畔栽樹而再緯以活駁臺約地二里再設一  
溝以多為妙非僅防敵亦資水利禦內寇者視形勢便  
利數村為一堡堡設土城而各鄉之隘口則築大土城  
以堵其入寇之路酌提團勇以為守城外皆設深溝溝  
畔不必栽樹蓋海寇誘令登岸則內外隔斷而敵氣自  
喪土寇施以堅壁則四面受敵且盜糧無資是謂以守  
為戰策之上者也若籌海籌邊議另詳經世博議編

開鐵路

何謂開鐵路鐵路者行軍之要務輔以商務為養路之  
費經世博議卷四有腹地廣置木路議可攷也全路猝  
不易辦則由潼關循河東行至鄭州由鄭州至鄆城歷  
遂平應山下達漢口與津通三百里此路必不可緩此  
路若成輔以輪舟則聲勢自壯而內地無單弱之虞矣

改礮臺

何謂改礮臺近日扼要之區多築礮臺然以虬視之皆  
無用也非徒無益而且有害夫番舶之來其快如風少  
縱即逝是一臺僅供一礮之用也且礮力之里數本有  
定率敵若購求視吾畧遠之礮先施以轟擊吾臺是一  
臺并無一礮之用也以死禦活勢常不及平時既假礮

卷五

八

臺以張聲威一有疎失全軍喪氣敵若據吾臺假吾礮  
用以反攻則子無虛着而害不可勝言矣法當於扼要  
必由之處分設數臺畧如今式臺中空而圓磚石向內  
砌畢外四圍皆倍以土留礮眼護以大堤平築鐵路二  
道木路可礮座皆施活架隨船上下左右更換如此則礮  
位無定敵難轟擊礮不必多而沿堤有備此策之上也  
按西書礮法諸說謂礮彈透土難於透木故欲阻若再  
礮者土牆最宜但須築之甚厚則大礮不能透過若再  
能因山為臺如泰西諸國法更佳

廣司官

何謂廣司官山鄉寫遠之區教令不及易致抗糧滋事  
宜廣置分司而督令嚴行保甲及徵糧事

併督撫

韓子曰。吳起之教楚悼王曰。損不急之枝官。謂非要急之官也。若急而枝。則害尤大矣。今內既設六部矣。而復重出卿寺。外既設三司矣。而復重出各道。皆枝也。林一馮氏嘗起而議汰冗員。謂如漕運河運鹽務各衙門。及內務府各關監督等官。皆可裁汰。虬謂今既不能變法更制。則各員各有專責。勢難一掃而空。究其流弊。尚不過贅疣糜祿已耳。於軍國大計無礙也。莫甚於督撫當併不併。督撫事皆樞要。名分敵體。同城辦事。易致猜嫌。憤悞以督謂無能耶。何令兼轄數省。以督為能耶。何須巡撫留之。皆足為累。十羊九牧。猶屬其淺。如湖北廣東

雲南三省巡撫。皆可裁歸總督。以一事權。

弛女足

何謂弛女足。泰西男女入學。故材亦相等。山鄉女多大足。故可代工作。裹足之禁不嚴。承平之日。已漸遏其生機。中國生人根基漸弱。未亂離之秋。無異坑之死地。宜嚴禁裹足。又設女學。以拔取其材。分等錄用。此自強之道也。且以中國丁口約五萬萬。今無故自棄其半於無用。欲求爭雄於泰西。其可得乎。

求材官

何謂求材官。有智勇過人。精神異常者。宜加物色。以備錄用。

限女童

何謂限女童。今之謀富強者。皆謂游民宜汰。然尚有為游民之最者。女童是也。一縣之中。應試多者。千數少亦數百。而學額曾無十分之一。新舊相繼。是中國長有此數百萬無用之士。蠹安得不弱。不弱唯是。是文童既無實學。又無別業。不得不以訓蒙自給。以一訓十計之中國。又增將來數千萬之謬種。敗壞人材。化強為弱。莫此為甚。宜定限年之制。年二十五而未入庠者。皆勒令改習別業。年十六尚未習業。一體勒限。違者罰苦徭。

練僧兵

何謂練僧兵。僧尼若猝不能去。可即因而用之。緇流飽

卷五

暖縱慾。日以拳勇自衛者。十人中而九其躡健。迥出兵勇之上。可曉以大義。示以激勸。亦可收其指臂之効。昔唐太宗曾以少林僧兵破王世充。其明徵也。令其中傑出者。練成一軍。假以義僧軍之名。使之自率所屬。以備軍旅。不可謂無姚少師。其人在也。

禁煙酒

何謂禁煙酒。煙酒耗散真氣。漸滅人之熱度。積久皆覺委頓。欲振刷精神。首宜此禁。內地禁栽種。進口重釐稅。所以禁煙酒。則不許致醉。犯者罰重。緩職官犯煙酒。發煙瘴充軍。

限姬妾

何謂限姬妾傷精之事不一而房勞為甚人不幸中年無子許置一妾三年而仍無所出者退還其妾准再置職官一例犯者重治其罪唯優游林下者聽便蓄置不在此例

優老臣

何謂優老臣人生精神有限健者亦僅能供二十年之用若年屆六十者概令休致無任衰庸久得戀棧國有大事安車聘令參議

廣外藩

何謂廣外藩今宗室滋生日眾宜令挈眷遠徙外洋隆以親王之號優給皇俸儲為他日曲沃椒聊之用元氏

卷五

廣建宗藩今蒙古回藏尚皆多其遺亂自古宗室之久盛從無其匹

開議院以下治策

何謂開議院泰西各有議院以通上下之情顧其制繁重中國粹難倣行宜變通其法令各直省札飭州縣一例初設議院可即就所有書院或寺觀歸併改設大榜其座國家地方遇有興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題限五日議繳但陳利害不取文理議式附下為承議某某事竊其弊害有幾實係謂多稽少似難舉擇尤議行院中列行口口年月日某部某處某某謹議

廣言路

何謂廣言路古時設鐸懸鞀善旌諫鼓無非求通民情故夏書日工執藝事以諫今制外而督撫內而科道始得言事以中國人民之眾事務之繁可以言事者不過百人安望治理宜令內官自司員編檢外官自各道以上各許直陳時事不由本官直達通政司若遇大事變則下詔求言無論軍民概許上書

更制舉

何謂更制舉帖括碎不可更則請以策問為頭場策凡六道即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內掌故時務出題發問庶平時有所肄習臨期方不至茫無頭緒

培人材

卷五

何謂培人材日內臣日外臣日使臣日邊臣國家皆資以有事內臣宜令堂官按月一課試以策論外臣令道府按季彙其門簿而默次其材具之高下為大計地使臣周歷外洋宜多帶學生廣其識見非任參贊者不得充欽使非充學生者不得舉參贊尤要者令隱訪華民之在外洋傑而材者予以誥敕使以兵法部勒華民而欽使為之保護萬一有事即可率之以行邊臣議另詳經世博議卷四籌邊篇

廣方言

何謂廣方言學聘方言教習一人生員不諳方言西學不得補廩食餼行之數年而中外一切語言文字無扞

格不通之患矣

整書院

何謂整書院今書院所在多有聘請山長按月課試名為造士其實所益無幾虬謂延師不如購書聽人自擇宜備洋報各縣宜各設大書院稍籌經費為游學之資凡游學者由地方官給照所到書院酌助路費

嚴舉主

何謂嚴舉主科目資格既不足以得人則薦舉之法有不可廢者愚謂薦舉當求實績職官則臚其治行士庶當考其著述庶詢事考言一洗私援虛聲之弊然非嚴定舉主之刑賞則夤緣標榜仍恐冒濫多而真材終不出也

卷五

出也

疏間曹

何謂疏間曹內而詞林部曹外而候補各員數歲不得差皆有臣朔饑欲死之慮虬謂宜定制翰林未開坊者不准考差而編檢另試一場策其高下補鄉會之同考官及各省學政之幕賓而翰林清矣部曹無所事事宜遣出其半分發各省各以其部之事與剔利弊又特設分巡之職使之周歷州縣以濟道府之不及而部曹清矣候補者將用以為道府州縣也宜令藩臬道府州縣各置幫辦數員任以一切而任官但主其成坐嘯畫諾無傷也庶精神有餘而事治夫設官以經國也乃先不

能自給其身尙望其宣勞於君國哉

定戶口

何謂定戶口國朝自地丁併入田畝後所報丁口冊皆約計其數多不以實宜逐歲轉造冊報蓋保甲放賑稅則科派皆從此出不可不嚴其法且可以知民生之登耗

權盈虛

何謂權盈虛州縣每年於出產客貨之進出當皆令有籍可稽而吾乃可施其進退之計

嚴嫁娶

何謂嚴嫁娶婚嫁之糜費至今日而極多者數千金少

卷五

西

亦數十金其費數百金者則視為尋常無足異宜令嫁女之家不得以奩遺娶婦者自備新衣一襲輿接新婦其敢再以片絲銖金私遺者罰入嬰堂充費聽告發以二成充賞特司以主其事

定喪葬

何謂定喪葬官設殯宮及義塚數處家中不許停柩宜令移置殯宮三年而未葬者入義塚

彙祀典

何謂彙祀典今淫祠充滿天下而廟祀正神與名宦鄉賢反無過問宜罷淫祠而改祀名宦鄉賢須令教官禮科每祠疏其生前功德及不朽之故禮宜廟食者榜之



神座。蓋聰明正直之氣。久鬱不伸。淫昏恣暴之鬼。皆能出而為厲。故彙正祀典。不獨教忠教孝。可以作民志氣。實足隱消疵癘於無形。此亦變理之要務也。

正詞戲

何謂正詞戲。唱書曰詞。梨園曰戲。仍俗稱也。勢無可廢。宜刺取史傳中忠孝節廉急公尚義確有其人者。節為傳本。改令肄習。以作男女之氣。而一切長慾道淫與無稽鄙野者。設禁以治之。

新耳目

何謂新耳目。國家勵精圖治。與民更始。上下皆當振刷精神。而耳目不可不新。宜更官制。以振國憲。變要塞。以

宋五

五

控敵謀。又為之齊冠服。以昭等威。定啟閉。以節筋力。而一切服飾。旗幟。階涂。耳目所接之處。皆當煥然一新。有蒸蒸日上之勢。中興之機。庶有望乎。

申誥命

何謂申誥命。祖宗百戰而得天下。經數朝。聖人戡定夷疆。始克拓地萬里。今邊境日削。諸夷又屢肆要挾。此上下臣工。臥薪嘗膽之日。非粉飾太平之時。各宜激發天良。孜孜圖治。昔唐莊宗負三矢以前驅。近法人圖拿破倫被敗之形。皆國讐未復。觸目驚心。激厲上下之至意。宜令有司於宣講。聖諭之餘。告以外寇窺伺。內匪未靖。天災時行。萬一有事。則上下均受其害。

不可不先圖自強而 皇上亦當下罪己之詔。日以國事夷氛。詔監史。如夫差故事。將一成一旅。古藉以興。況以中國行省二十有三。丁口四百餘兆。主聖臣賢。上下戮力。大一統之治。何難再見哉。

宋五

五

治平通議卷五終

東遊條議序

光緒庚寅春明被放道出山左時勤果張公方開府濟南公號稱能得士幕府皆一時傑虬條陳八事摳衣入幕縱談經世略大蒙欵接敬禮有加所以慰留之者甚至訂重來約瀕行發傳牌一面令沿途各防營一體派撥兵勇護送異數也歸自海上聞伯氏之喪匍匐南下而先太孺人旋於秋間棄養苦塊餘生不復知有人世事而公次年又有騎箕之命嗚呼痛哉昔人謂得一知己死可不恨况賞識者為有氣力之當代偉人哉豈虬不足與於斯道之數耶何奪吾張公之速也遭家多難學植荒落恐不復堪為世用有辜吾公相知之雅因錄為此卷以誌一時之遇或不僅一人一世事乎時光緒十有八年歲次壬辰冬月陳虬志三書於瑞安城東塾廬

卷六 序

治平通議卷六目錄

東遊條議

上東撫張宮保書

擬設議院以通下情

大開賓館以收人材

嚴課州縣以責成效

分任佐雜以策末秩

酌提羨銀以濟同官

廣置幕賓以挽積弊

鈐束賤役以安商賈

變通交鈔以齊風俗

卷六 目錄

東遊條議

治平通議六

東甌陳虬志三

上東撫張宮保書 庚寅五月

虬白虬聞今日為經世之學者動曰欲天下長治久安非復古法行封建不可然則罷縣以來天下果無治耶為救時之說者每扼腕太息而言曰今紀綱壞極矣非大變法不可然則四千年中獨商鞅王安石為得耶乃太公封齊三月報政而魯公則遲之三年夫齊魯接壤也二公皆聖人也何論治亦各不同乎然則緩急張弛果自有其道在耶虬甌東鄙士閱歷未深何敢妄論天下大計願維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生平頗有論述冀

卷六

以芻蕘一得之長為朝廷收鉛刀之用乃九度槐黃始離席帽春明一戰鍛羽空回鬱鬱無可言者將屆出都長沙徐師愆憑來東以為公當代偉人也若可紆道一見以抒其胸中所欲言虬受命不敢違日昨搢衣進謁命延入內出其幕府諸君上下議論使虬得恢廣其見聞激發其志氣幸甚聞虬有治平通議各書且言將來當為代付劄氏勤勤懇懇儀文備至如父兄師長之慰勉其子弟虬何人斯躬逢此遇且感且悚不知所措頗以倉猝不獲盡言退因條陳八事酌古準今以因為勸無過高之論無難行之事如蒙採納一轉移間當立有起色幸留意焉昔漢文帝漢之賢君也亦曰卑之無甚

高論度吾所可行者誠以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倘微言可錄立見措施或節潤入告請 旨飭下各直省置臣一例舉行使虬數十年伏案講求之苦心得於吾身親見其盛則感且不朽虬元髮始燥即事舉業弱冠以前治詞章訓詁二十以後留心經世旋以過勞得咯血不寐疾旁攻歧黃家言歷試不售折而之他遁入釋老百姓之書略皆寓目年逾立境始專心身心性命之學思范文正良相良醫之旨一意於醫治之又十年矣自分駑駘之質不復堪為世用留心撰述冀成一家之言然於國計民生與地方一切利害每有見聞輒振觸而不能自己伏櫪之志仍未忘也踰伏里閭無

卷六

所事事又秉性慙直遇事敢言與世多忤居嘗撫髀感慨以謂茫茫海內終當有知吾者己卯客遊金陵以文字受知於沈文肅公頗蒙獎借旋以試事回浙而文肅遂有騎箕之命身世遇合之間有足慨者昔韓荆州尋常一刺史耳李白乃言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請賜階前尺寸地吐萬言為快蘇子由之上韓樞密也言此來於山見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於人見歐陽公而以未見樞密為恨虬雖才不及李白而所歷之境雅近子由荆州不足道而公則固今日之韓太傅也聞吾朝有林少穆江岷樵左季高三先生者當其平居落落好大言志趣豁然也陶文毅曾文正駱文忠三

公一見卽能相識如此無似豈敢遽望三先生然遼東出豕亦頗自詫其白頭意欲求陶曾駱三公者一見以决行止舍公其尙誰屬耶如虬材尙可造當歸而鍊其筋骨養其知慧徐以增益其所不能期爲吾公供他日馳驅之用若材具福澤不足以肩天下事則虬不朽之業自在將謝絕人事閉門下關窮年矻矻求所謂立言之舉職當繕成清本郵請指正息壤在彼亦將於吾公有厚望焉虬年四十矣尙未有子行將爲似續之計又手創利濟醫院猝難畢工家門二十餘口歲需五百餘金倚虬以活然鼯鼠之技尙能自衛此來並無所求誠欲得公一言决終身行止以去耳吾公其許之否行有

卷六

三

日矣將游泰岱尋東封遺址登日觀最高處左右四顧慷慨悲歌招齊魯二公之靈起而翼公以甸海宇蒼生幸甚天下幸甚狂瞽之言罔識忌諱語多逾分幸原宥焉再署中如有東三省及新疆黃河等圖爲外間所未有者禱賜數幀以壓歸裝則不盡之望也

一曰初設議院以通下情

國家威德覃敷懷柔所至泰西各國競以長技入輸當道諸公師問官之意旣節取其寸長以爲土壤涓流之助如礦務鐵路電線製造諸法以及廣方言館水師武備等學堂皆一一倣行虬愚以謂泰西富疆之道在有議政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未議院之設中土木

聞然其法則固吾中國法也攷之傳記黃帝有明堂之議實卽今議院之權輿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鄭子產不毀鄉校其知此義矣蓋古聖鐸鞀之設輶軒之使皆誘之使言凡以求通下情而已今牧令以數千里外語言不通之人貿貿然親臨其上父事兄事猝不得其要領不得不委之無識之吏胥於是施其鬼域狡獪之計朦蔽長官嚇詐平民上下壅格而弊不可勝言矣請於省垣外札飭各州縣一例初設議政院卽就所有書院或僧道寺觀歸併改設大榜其座與民更始一年四課每季一考於書院經古之外另策以近時利弊疾苦所在與興革按撫之方論議策答隨

卷六

四

題而施卷面令直書姓名不准捏名冒替拔取前列數名不時延請入署慰問勸勉遇有大事則尅期集議輕輿減從親臨議院與地方父老周咨詳問互相駁辨議定而後行務使上下之間煦煦味味如家人父子之自議其私則詩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雖三代之盛不難復也泰西云乎哉

一曰大開賓館以收人材

我朝沿前明舊制以帖括取士士之懷異材者常苦格於有司之繩尺温温無所試軍興以來宰輔疆臣膺五等之封建千古之業者有不盡由於科目於是有志之士爭濯磨砥礪冀以功名自見雲蒸霞蔚人材輩出實

為亘古所未有昔日之材常患其少今時之材日見其  
多虬以謂材少可慨材多尤可慮今俄羅斯橫亘東西  
蝦夷島海參崴皆為所占鐵路四達逼近東三省朝鮮  
頗聞近有異議倭奴常蠢蠢欲動西南又有英法緬甸  
越南之役實然四顧有識寒心則收羅人材尤今日切  
務中之切務也三年蓄艾十載樹木在直省疆臣當無  
不知以臣事君之道虬愚願鯁鯁過慮者以為 國  
家厚澤深仁淪肌浹髓垂三百年士食舊德斷無不感  
激涕零願効馳驅之用然人情巨測萬一有不逞之徒  
如張元徐海牛李其人者鋌而走險則曷臣盱食之日  
方長矣請於省垣及有海關道處開翹材館以鼓舞而

卷六

五

羈縻之則於求賢之中寓弭患之意此誠一舉兩得之  
計也或謂經費太絀位置實難又將奈何虬謂大臣之  
視人材當如父兄之得佳子弟甯減其家常不急之浮  
費培植以使成材斷無久任其埋沒之理夫人抱不世  
之志為人所難為挾策遠來其為衣食計則可憐其為  
國家計則可感甯有唐唐中國遂無涓滴以蘇尋尺之  
鱗也况以天下之人材辦天下之大事當無有不與之  
利不給之虞彼人材者肯一籌莫展彈鋏求魚甘受當  
途之豢養乎哉知必不然矣宮保當代龍門求賢若渴  
歸者如巨魚赴壑鱗甲稍異者無不燒尾而去此固公  
平昔所優為似可無庸再及願特樹風聲為各直省置

臣勸故敢再以元公三沐待士之誠阿衡一夫不獲之  
思為公進

宋太宗使南唐諸臣脩太平御覽饒有深意虬謂可  
即就今日之書局詳定章程擇取切用易銷民間罕  
見之本委令局員分任校勘實事求是札發各州縣  
就近督銷并可移資外省各局彼此滙兌則於興利  
養賢之中寓振作人材之術亦開源之一道也

一曰嚴課州縣以責成效

牧令親民之官也牧令得其人則曷吏坐高其成而天  
下治矣漢宣帝有言與我治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今  
天下牧令之賢者練達有守實事求是固自不乏人而

卷六

六

恒怯闕茸公事積壓者亦復時見當嚴行督課不得以  
空文詳報請飭令印官於到任後尅期下鄉攜帶圖志  
輕車減從巡閱境內一週所到之處延衿耆問疾苦與  
一切利弊所在採訪入冊復修召伯棠舍之典就近放  
告案情較輕者即予訊結重者方令來縣對簿回署後  
擇其應先行禁革與辦者赴議政院集議舉行條列其  
籌辦之法年月之期限三月內申詳此蓋就各處地方  
情形不同者而論也更有為闔屬所當一例遵行者凡  
六事焉視教官舉報優劣之式劣者三日地痞日訟棍  
日猾吏閱實勿遽加以刑勒令出具改過自新現習何  
業甘結有再犯者治之以法無赦三者當榜其名於衙

署之門首十年無犯消去名字以還其廉恥唯猾吏則當禁錮終身永遠不准更名入卯此除暴之法也勸善之方科亦有三日經明行修卓然人師曰孝親睦族獨敦古道曰急公好義力激頽風訪聞確實擇尤旌表其門歲時存問以示優異到任後一例冊報三者皆指舉貢及平民以下而言若紳宦則固無籍激勸矣歲終着將興革各項事務各造四柱清冊彙詳存檔備核任滿而應辦事件未了者協同新任留辦交卸後不得遽行回籍若此則州縣無不興之利無不成之事三年之後百廢具舉人材起地利出而富強之術在是矣通曰官印官解任後盤項一清即可置身事外任內與革事宜一切聽之後任履新者每多自換局面置前不理往往

卷六

七

往功敗垂成甚為可惜更有以官為市者將屆任滿力勸公舉冀以善後為久任之計故當於稟報時觀其任事之久暫核功程近日常場習氣太深嗜好太重皆足為風俗人心之害庸者視為傳舍貪者居為利藪名為知州知縣問以刑名錢穀則皆平勃宰相材也在任十年有不識地方廣輪之數終年有不坐堂皇者酣眠晏起終日昏昏如登場傀儡冠盃需人吸鴉片煙打馬戰牌裝腔扯架作官樣文字已耳嗚呼剝削下民之脂膏斷傷國家之元氣終亦自剝絕其種類而已習俗所移賢者不免醉生夢死曾莫之省虬謂其貪者可恨其庸者尤可矜也由吾之說推而行之將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則公之造福於天下國家者豈有涯哉

一日分任佐雜以策未秩

今之牧令非盡不賢也其拘謹者亦能留心公事顧慮分患者成疲精慮神治官文書鯁鯁恐不得當午夜數起如承州之說捕蛇然不過錢刑兩端而已他利害不及計亦不違計也虬謂知州之下有同判知縣之下有丞尉在今日尤閒冗之尤者顧朝命所在不可遽行裁減宜因而假之以事權分州縣之職守以策副貳之精神變贅癆為臂指計莫善於此矣今判丞尉簿之結銜皆兼有水利河防鹽糧驛務諸色目而尋其所治與歲入之俸曾不得與州縣吏爭一日之利權無怪其煩首結氣坐私衙打屈棒甘為豪富奴隸州縣四季雖代報

卷六

八

有並無擅受民情之結然此特其文焉而已非真實事也彼既不能自重朝廷大吏亦遂以不甚愛惜之官視之雜流之壞於斯已極夫人有一命之責即當為朝廷効片長之用豈可令逍遙閒署終日哦松養成無用之身哉其甚者直冠帶狼虎縱之以搏噬平民耳可怖也法窮則變是所望於柄國鈞者

教官之在今日亦贅癆也宜責其徵收文獻舉報優劣有不實不盡者論如例

一日酌提羨銀以濟同官

古者封建之法行分田制祿宦不出鄉身膺一命即俯仰寬饒上中下士祿以次登無所謂缺之肥瘠實亦不

必計也今則不然需次之員遠者萬餘里近亦不下數千里傾家挈室間關赴省歲週不得差則富者告貸而貧者典鬻幸得補缺矣而初任每多試以簡缺盤項先虧責後賠前私債既充加以公項公私交迫進退狼狽壽命不長累及妻孥宦海蹉跎如墮鬼道嗚呼可憫也其缺之肥者一人奉公百家仰食如屠沽張市非不熱鬧徒供人飽名雖優肥滲漏亦多然則今日之宦途無往而非荆棘已非大加釐剔而調劑之不可缺之肥瘠省異而郡不同而甘雲貴為最瘠而易於得缺江浙多優而難題補然頗易得差豫閩山東以及川省多係中廣東臺灣近經釐定漸不如前至如浙之嘉湖等縣江之上海南匯華亭江陰安微之宣城蕪湖湖北之漢陽陝西之臨潼寶雞有視簡缺相去廿餘倍者安免因循休儒之慨此皆就見聞所及而言並未見有楷墨尚屬道聽之談

卷六

九

然倍徒之理請札飭各州縣手實羨餘分上中下三缺則實有之請札飭各州縣手實羨餘分上中下三缺下者免議中上酌提羨餘解省歸公以濟需次人員之用憶左文襄公撫湖曾將糧糶耗羨大加裁革僅留少許歸入平餘解省充公蓋州縣今日之挪移即不免他日之虧空將來公捐私墊仍皆取之同官與其攤賠於後何如推解於先况肥缺既經上司抽提則投靠者自少一切無謂浪費之應酬亦可從而大減通盤計較損或無多似亦實心報國者所不吾訾也夫人當儒素窮居之時量入為出可守昔賢一介不取不與之節然分金多取鮑叔不以管氏為貪觀人之道抑亦別有在焉迨一入仕途苟可自顧其身家得以其餘分潤於鄉黨宗族即當為國家効犬馬之勞不當

為子孫作馬牛之計今之為州縣者需次則衣食常苦不給得缺則酣豢無所不至同為國家倚顧之人吾處其肥人當其瘠易地而思毋亦有耿耿於心者乎治國之道不外均平是在大力者主持之而已

一曰廣置幕賓以挽積弊

嗚呼今日之天下胥吏之天下也患在士大夫不諳吏治始虬嘗謂欲天下長治久安必盡革胥吏拔取廩增附分曹辦事做漢人自置掾吏之例京秩自司官上至部院陞補皆以其曹不得外轉庶得以專門久任練達公事今變法之議既不能施之今日當飭令州縣於議院之中延聘廉樸曉大體者為幕賓而移胥吏之權每

卷六

十

有稟報着其另紙簽明係某人主稿旁註履歷庶上司平時得以熟識其人收為夾袋之資而人亦得以自奮於功名不敢以苟簡之心施之案牘今儒者一履仕版所習非所用公牘文字不得不諉之胥吏且檔案山積非資熟手不能查核故此輩遂得以久踞衙署昔人所謂官無封建更有封建誠慨乎其言之也嗣後印官交卸皆着幕賓約纂牧令須知如歷城則日兩冊一以移交後任卷並未詳及治法一以解省彙訂摘要刊給需次各員肄習五年一彙按部增入又何必以吏為師出斯相之下策哉李斯所稱以吏為師吏本是儒與今日州縣大小各衙門一切文報皆主之吏本官并不知其中作何語臨發署紙尾而已

一日鈴束賤役以安商賈

商賈挾百金之值出里門數武即不能自致其力於是水行需舟陸行需車日與篙工轎埠夫頭挑脚為緣此輩皆無賴小人見有衣服異常語言不同遠來之客輒任意留難把持嚇勒冀飽其慾壑而後止而為其所苦者以主客勢常不敵誰甘以隋珠彈雀輕於一試且或以荒僻之地無可投訴縱蒙即理而所費已多故皆隱忍吞聲默受其虧折而已夫王政之大不遺細物將興之國賓至如歸此豈無道以處之哉法當令舟車轎馬之類概行烙牌懸掛詳書其里居姓名年齒而派委以司其事設匾招告商船烙牌已有新章江湖小船亦當一例挑夫扁担烙字鹽公堂之禁私

朱六

梟亦曾行之口但不可官為定價過多則羣相爭役過少則農忙無人應役暗中阻礙反致主客兩傷市井一切物值官但可治其已甚過煩則擾矣 旅店門首着照門牌式改懸大粉牌一面幫伙須令繫有腰牌方准入房使行李往來者萬一稍有異常之挫折可以默識姓名向區投書重懲一二而道路始帖然矣天下事有雖公而不可歸之官辦者有雖瑣而必當歸之官辦者嬰堂也義渡也粥廠也醫院也文成會也借錢局也或名因利局甚便貧民與夫地方一切義舉均當委之公正練達之紳董地方官不得從而掣肘但獎勵其成而已一歸之官則董紳輒不得自由徃往良法美意僅足供里胥土豪牟利之數而實際之及民少矣由虬前說事雖猥瑣似非政體所在然周

官三百六十屬虞衡柞雍之各有掌泉炭茶蠶之各有

司顧獨詳於治下者誠知此道也若夫北方之鑄容鑄近日常成勢未聞直東兩省不過百餘金 卽南方之包頭宜悉籍之於官而仿仿戶之例給帖杜私弊懸牌令人視而可識此等亦有公私之別私者北方謂之臭鞦臭鞦為草之誤今時人以物之劣者為草其實草又為雌之誤蓋對雄而言也其在南方則有吃白食爛脚分倒路死諸名目此皆在嚴明官長一紙之力耳萬家生佛一路福星公盍加之意乎

一日變通交鈔以齊風俗

國家聲教遠訖琛賚來朝比戶可封固宜道一而風同矣乃錢法反錯出而無統虬甚感焉用銅其正也而晉閩間或有徑用鐵錢者當一其正也而直東兩省則有

朱六

當二當十之目雖稱當十其實亦止當二至攪和私鑄私鑄則有白板砂壳剪邊新砂鸞眼等名目甚有用粗劣厚指染以砂油攪夾行使者此事頗駭聽聞底短陌自古有之今則千文有扣去六文者有或大錢南省錢凡三等有淨錢即制錢也有通淨者有通錢制錢則有九折或有八五折者則又郡異而縣不同至於銀一也而有紋銀高銀松江銀規銀對冲銀紋銀為最松江次之規銀則但據以入算對冲則市舖所作售偽介手錢銀之間又有所謂番錢者來自外洋故又曰洋錢流入內地歲耗不貲唯浙東間用坤洋係台人趙坤呈準開鑄然僅行之鄰近數郡出省則廢此外名目則有鷹洋面作鳥形亦曰鳥洋本出美國故稱英洋或云出墨西哥國未可知是蘇淨即花邊洋本洋即鬼番日本洋正書開洋對開四開以



至十六 糙洋即各洋打截者刮洋重僅四錢者等項又有夾銅  
開者 洋悉數 江南則向行蘇淨安徽則獨用本洋糙刮僅可  
不能終 施諸甌閩雜洋但可行於滬瀆此為異也銅錢銀洋之  
所籍以權輕重者等子也乃京師所用之市平視庫平  
每兩弱四分山東所用之濟平視庫平每兩弱一分六  
釐是濟平又強於市平二分四釐也至於漕平規平蘭  
平川平湘平廣平諸目紛歧雜出閩中則有福建等又無能一  
一數矣客行資千金馳萬里稍不留神核計南北往返  
數月後囊中物無事而坐耗其半矣此亦今日病民之  
一大端也虬愚以謂天下大計當令直省開鑄當一大  
錢楊石帥督閩開卯與通行銀蚌面以雙龍為號而官  
錢以八分五釐為率

卷六

設鈔庫以濟銀錢之窮李爾根曾有官銀號之議為言  
行萬一慶支偶細接濟未前大可持此以為挹注之原  
況頃治八年亦嘗每歲造鈔十二萬後以國用充裕而  
止咸豐初年京秩亦嘗搭放鈔票所行等碼一以庫平  
此皆祖制成案之應應可徵者 為準准此似亦同量衡之要舉也然茲事重大非倉猝  
所可言請遵戶部開源節流二十四條中令滙兌號商  
給帖與陸桴亭之議札飭各州縣及碼頭較大舟車孔  
道之處設立官銀號而派委以主其事陸之言曰當於  
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州縣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本  
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  
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桴亭本朝  
之賢者也其言如此則虬之說庸亦有可採者乎虬謂

今日理財之法有三有商賈橫取之利有官吏中飽之  
利有國家隱伏之利此皆於下無損而有損於上今一  
孔之儒突聞理財之說便以乘孔相詬朝廷安望有振  
興之日乎又嘗綜論中西大勢以為富強之道利權二  
者而已太西實能搜其利於權之所不及權在而利愈  
興中國不能行其權於利之所在利散而權將替富強  
權利之間天下之大局繫焉蓋所貴帝王者宅中治外  
轉移天下之利權調之使平而已無所私如是而已公  
誠行之一省而効將請 旨飭下各直省置臣一例  
奉行則國寶流通無遠勿屆有不鼓舞驩欣共慶大同  
之盛哉

卷六

右都八事皆就今日量吏及牧令所得行者約畧言  
之而大旨尤在賞信罰必以持其後今天下之病萎  
稿極矣振之雷霆以達其陽氣潤之雨露以遂其生  
機未有不勃勃起色者若夫河工善後之宜山左形  
勢之議則公歷試諸艱身經百戰老成碩畫豈下士  
所能贊其高深况虬初來山左閱歷未真何敢撫拾  
陳言以影嚮之談干布鼓雷門之誚故概不贅論云

治平通議卷六

治平三議序

治平三議者虬癸未病中之所為書也虬昆季五人局  
關枕葑自相師友皆薄有時望而尤以幼弟叔和為翹  
楚器宇軒翥開敏邁諸兄羣冀倚成以事業壬午春以  
病療亡虬時悲不欲生顧影子子嗒然若喪其軀歲暮  
遂病病幾死呻吟卧牀簀者二百餘日藥鼎茶鐺昕夕  
相對蓋裘葛忽忽已兩更矣自維先世隱德勿曜幸有  
子能讀書矣而皆未見用不克大陳氏閭恐一旦溘先  
朝露爾然與草木同腐長此寂寂何以慰先靈於地下  
念生平稽述皆皇王經世略烏可令斬焉無傳乃於癸  
未之秋鏤膚鑽髮伏枕晝被口繹以詔四弟國琳筆之  
於書病尋愈磨丹漬墨竟不能再加筆削爰補十科表  
於後行焉雖恢張綱目於今未必盡可通然大抵袖元  
皇極牒闡聖功洞然於民物登耗人材否泰之故體羣  
經剖諸子損益中西欲為治術嶽立儒先間要亦一家  
之學有足多者錄而存之或天不欲其遽死使增益所  
不能終得聞乎內聖外王之旨吾兄弟異日當更有進  
焉未炯也名山石室待乎其人姑以此錄先為之券云  
時光緒十年歲次甲申春王月陳虬志三書於瑞安城  
東之利濟堂

卷一 序

治平通議卷七目錄

- 治平三議
- 宗法議
- 封建議
- 大一統議
- 十科表一
- 十科表二
- 三公七等十科表三

卷二 目錄

治平三議卷七

治平通議七

東甌陳虬志三

宗法議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然則欲治天下者亦務其親者近者而已矣天下之子無不孝也天下之弟無不弟也父無不慈也兄無不友也以父兄之無不慈不友也而子弟乃有不孝不弟何則甚愛則狎甚狎則犯子弟而狎犯其上斯亂成矣然則親近而無法雖與之天下猶不能以一朝居也欲善其道則莫如宗法法於一鄉之中姓立宗子一人而復設宗正以為之輔凡事皆決於宗

卷七

正朝廷皆給以圖印文曰某鄉某氏宗子之印宗子以長

宗正則以德由闔族公舉宗正以下設宗史一宗卒二

皆為制俸宗各設祠前以聽訟獄歲器物後以處鰥寡

孤獨之無後者乃制為冠婚喪繼之法凡男子年十六

父兄為告於宗子乃擇吉加冠於宗祠宗史祝未冠者

不得議婚違者髡其首沒入為奴素問上古天真論夫至精神溢陰陽和故能有子婚之法男自十九以上

女自十七以上至三十皆可婚之時婚定三月而遣嫁

屆期增具新衣一襲奠雁以迎新婦禁奩費違者籍其

資於宗而火其無用者凡議婚先時遺嫁後期者則離

異罪其家督如男女無行年三十無與為婚者男沒入

為奴女沒入為妾娶三月而廟見無婦道者還準再醮

醮再被還者亦沒為妾古人三月反馬煞有深意宋儒

其無婦道哉垂三出兩去之法以制室家婦忤逆翁姑

虐待前妻子與辱詈丈夫者出丈夫而交匪類與習下

流無恥者婦得自請去交匪類謂行劫偷盜入教黨下

此皆與本婦罪名名節有關於故得自請去不可妄列多

款致有以妻乘夫之病按古秋胡與晏子之御及朱賣

臣之妻皆有下堂求去請去之冠婚之禮所以遂人之

生而喪繼則於送死之中寓親睦之意焉父母年五十

者皆當為製棺槨後事先事者聽而宗子復多設以待

不時之需五服之喪有不舉者罪之禁僧道佛事喪服

擬別以冠履帶三事凡斬衰用麻齋衰用苧五等

大功用線爵紼已小功用布總服用黑布葬以三月

為限違者宗子則以族葬之法行之柩不得露宿於外

未葬者不得相嫁娶犯者科以不孝之刑停柩在堂而

此實不祥之大者以骨內至親而露宿其柩行婚嫁吉禮

於外視同陌路此豈復仁人孝子之心哉禮大宗不

可絕小宗可絕今變通其制唯同父之子始得相繼繼

不異祖所以睦兄弟也大宗則不拘未娶者不繼繼而

復絕者不再繼繼者不兼祧無後者沒入其貲於宗而

喪葬祠墓之事則一主於宗子歲四月中月宗子率族人

會祭於宗祠先期三日集射以興賢能射取其志正體

便他日游藝之基中選者得與執事祭畢列坐以齒宣講令甲

無使或忘凡刑有十輕刑五重刑五曰朴以治罷輒曰

鞭以治頑梗曰笞以治鬪毆曰枷以治毆傷曰黥以治

傷人成廢者凡傷人成廢者別視輕重以曰瞳以止博  
吸洋煙者同科按瞳刑非古也然古實有是法史記刑  
軻傳漢始皇善高漸離擊筑重赦之乃瞳其目字本作  
推前漢五行志高后支離成夫人手足推其眼以為人  
翦註推謂敲擊去其精也類篇瞳失明也義本相仍漢  
書翟方進傳多事推為姦利者王莽傳豪吏得民奉而  
播之知霍霍古多相通索隱謂瞳以馬矢熏令失明恐  
非本義亭林願氏謂當復官以止奸復曰宮以止奸曰  
別以止盜曰經曰殺則皆死刑殺人者死賜死曰經戮  
死曰殺經以處誤殺以處故凡黥之法初犯刺背再刺  
臂三刺面面而再犯者經毆辱長者初即刺臂視平人  
加一等不孝者初即刺面再犯則殺而梟其首以徇誣  
告者坐輕刑宗子得自決之重刑則勘實而上於朝閱  
實其罪乃麗於刑宗設小學女學各一師則命自朝廷

凡俸糧皆取給於朝官曰俸民曰糧計一宗田畝糧賦  
應出之數而扣足俸糧納其餘於鈔科歲終則核計闔  
族丁男及衛丁若干人分三等未及十六為幼丁六十  
以上為老丁餘為壯丁壯丁八  
人選一載其名字身材生日  
計開除新增而已十六  
年而一更造冊以上於兵科朝廷有事則下其符於宗  
子宗子復推其法於各房房有長長以率其房而專其  
責於家督如宗子不能自舉其職者聽詣闕告免禁錮  
終身而攝以宗正此其法也一閔之市有鬥焉者他人  
勢格理禁而不能止臨之以父兄則其氛自息者情輸  
於所親氣阻於所尊人也而天動焉矣盤庚之誥曰古  
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匪罰其在詩

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其知此道矣後世宗法不立而  
天下亦能少安者胥吏之天下耳豈足以語天德王道  
之大哉

封建議

議者曰封建不行故宗法不立予則曰宗法既立然後  
可議封建上古之世狂狂獠獠自人其人迨生齒繁而  
倫序定然後人有其家於是先王下坎上坤取象乎比  
設為萬國以封建諸侯然則由己以及人由親以及疎  
天下者固一家之所積也今乃曰宗法由於封建嗚呼  
此非探本之論也今宗法已立矣而封建之道復何如  
夫道亦視宗法所未及者推而廣之而已矣法以今省

府廳縣之大小為公侯伯子男等國國有君君有傅曰  
太師太傅太保是謂三公凡國之大事君以為然三公  
以為否則格不行君以為然三公或然或否則詔本科  
太宰及左議曹等參議謀眾乃從國設十科曰歷曰醫  
曰農曰工曰禮曰樂曰刑曰兵曰訓曰鈔另詳於表坊  
後首曰歷者欽若之初政敬授之急務故首之醫者  
皆生理陰陽登民仁壽故以為次農以養人工以利用  
工夫子策南富庶之後始繼以二科而通商之事則增於  
訓者道也謂以道自任也左氏傳故禮樂刑兵又次之  
之書書康誥謂惟外庶子訓人鄭注訓人師長蓋上自  
天子下至庶人錢糾關失宜揚文鄭注訓人師長蓋上自  
十日鈔會稽國用流通貨泉宜設專科故以為殿科凡  
六等曰太宰曰少宰曰左議曹曰右議曹曰司曰給事  
給事則初升於鄉學者即所謂一命之士也凡銓選各

以其科科設司六給事通六司乃得升司司五轉乃得至議曹各司以上各以三年為任未任滿者不得調少宰以上則不計事有損益司上其事於議曹議定曹牒其事於少宰少宰乃簡其要者著為書頒賜給事使肄習之太宰以馭吏議曹以下皆主於太宰少宰以上則君主之此黜陟之法也一命之士倍農夫之所入祿約五十千司三其祿議曹則倍之左議曹以上各以其一登合三公之所入當其君之祿此制祿之法也自三公至給事厥等凡七鄉自士以下曰農曰工曰商曰生通畧次墨而無指有罪曰隸曰奴指有罪等亦有七所以明上下別流品也國君一娶五女后一嬪四取備五姓議曹以上

得置二妾諸司以下置妾一此制等之法也官制既定然後井田學校可次第而復焉顧或者難之曰今井田法廢已數千年矣一旦欲復其法非壞人廬舍夷人塚墓其法不行又有為之說者曰今之時貧者無立錫富者連阡陌今欲計戶分田為貧者計固得矣其如富者之不便何井田不復而欲復古學校之法吾知其難也然此皆非所慮也夫善用古法者師其意而不襲其迹相地形之廣狹以損益其溝洫去公田之法而定什一之賦又安在非井也入田百畝以上者封為下庶長千畝者為中庶長萬畝者為上庶長上庶長之秩視議曹下庶長視分司歲時得奉朝請而免其子孫徭役各有

差上庶長三代中庶長如是則富者有所勸矣學校之制鄉各有宗法改今之宗有小學所以習幼儀也十二而入鄉學則教讀司領其事教以六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今御已先傳子請以購射備舞拳勇等法當之三年汰其無用者使歸農學成則教讀司給以單而貢於朝分科肄業乃處以給事任之五年而燕老君親臨之六十以上各賜鳩杖以年之旬為差凡此皆學校中所有事也於是復設為三稅之法以御國用田有租說文租田賦也長箋且古租市有廬諸物即舍之稅王制市廛而稅於泉府注廛市者貨賾舍不稅人各有賦說文賦也周禮天官太宰以八則率出泉也爾雅釋言賦量也計三項之所入以其三十注賦稅所以評量亦是此義

之一貢於天子以其九為羨餘而以其餘制國用不足則加賦而一切公旬徭役與夫關市鹽鐵雜稅胥免焉國朝仁皇帝有永不加賦之論故軍興以來實官需爵設關立卡無所不至而獨不敢議及加賦其實科派雖多僅供得吏奸胥中飽而已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然則君去庶民僅六等耳其尊非獨絕於人也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君為制祿然則祿之外君不得有所私矣後世名法家倡為尊君之說於是乾綱獨攬居其位者輒以犬馬之道馭其臣民威福自專復侈然日從事於聲色苑囿狗馬之娛而篡

一第... 升... 0 反...

弑之禍烈矣唯以世及之尊歸之於君以絕覲覲復以  
獻替之權還之保傅以綜綱紀有君之尊無君之禍有  
治民之實無厲民之患所謂於封建之中寓傳賢之意  
者此也由其道行之雖百世可也然則封建宗法亦一  
而已矣

大一統議

或問於陳子曰史稱黃帝之時地過日月之表意者聖  
德廣運覆載無遺今中西一家偶俱無猜電機所發杪  
忽萬里聲教之訖無遠勿屆環地球以遊半載可週蓋  
駭駭乎有大一統之勢矣敢問其道何如陳子曰唯唯  
吾聞孟軻氏有言天下之定定于一蓋七曜齊明光不

卷二

七

敵日百川競流終歸於海何則萬國並建天必篤生非  
常神聖之人與天地合撰與日月合明使之憲章往古  
開闢中外初古今未有之盛治故於萬國之中羣推以  
為君然居是位者豈惟是異微號改正朔議明堂講辟  
雍制郊祀之禮已哉非德足以綏遠威足以止暴必不  
能長駕遠馭使天下翕然從風法當損益十科之法以  
治王畿而復約於東西半球之中設監二各隆以王爵  
文曰宣文駐印度武曰靖武駐美國文則頒正朔行夏  
齊冠服常服可如其俗通鈔法均量衡同文字文有四  
日番書曰華番草書小篆多主形番書多主聲各有義  
理亦不可沒草書華番皆有當另勒成書以便遵行今  
定凡朝賀大事當用小篆尋常公牘華夷各如其舊行  
通行可用草書隸變古楷入俗均屬字妖橫行燬棄正

音讀當另勒韻書刪經史經收古注而約採後儒之說  
史之近正者一切雜拉燒之不必以祖龍遺法為病也開學術融會中西  
修公法酌修中西通以齊天下之耳目以一萬民之心  
志蓋道一風同固王者之隆軌也王歲出巡歸乃頒來  
年之歷於各國而上各國之貢稅於天子元旦則設御  
座以受各國之朝賀焉武則統率各國之衛丁井出一  
習擊刺是為衛丁以備非常無事則各居本國有事則飛檄兵  
科二宰統之以行諸侯有篡弑叛逆不庭者監內各國  
共討之夷其城郭分為數小國銷天下之鎗礮有繳而  
未盡及私鼓鑄者十家同坐此其大較也然後廣輪舟  
鐵道之制以通中外之氣國有水旱饑荒不能自賑者

卷二

八

詳其狀於二王勘實檄取鄰粟以先賑徐行奏請帑銀  
以還鄰國餘如河防海運以及不時興革之費皆均攤  
於各國而朝廷派大臣以掌之凡此皆以為吾民也故  
聖人之治天下也操天下之利權而調劑其盈歛以天  
下之利還之天下而已無所私焉夫聖人之為是兢兢  
者豈無故哉以為天之生斯民也粗衣糲食苟率其常  
皆各有其百年之用迨嗜欲勝而本真喪人始有逆折  
者矣攻取繁而殺運開人始有橫死者矣造物能生人  
而不能必人之生於是誕生聖主俾以聰明勇智使出  
吾民於水火而登之以衽席而猶慮尙有擾吾民之生  
者故分田制祿立國設監使上下各相安於無事負嶠



醫科		太宰	少宰	左議曹	右議曹	蘭臺司	掌大小男婦之病	歲終冊報以定考成	保嬰司	掌小兒痘疹之病	兼理嬰堂事務	外科司	掌瘍科正骨之事	工推弩以調嬰	孩精灸以起	瘡廢	象龍司
						給事											

農科		太宰	少宰	左議曹	右議曹	墾田司	掌農工之政	物土宜以廣種	植精化學以培地力	清塲司	掌山塲河塘之事	水利司	掌水利之事	種植司	掌種植之事	相土宜以植名	木搜隙地以蒔	雜樹	畜牧司	掌畜牧之事	家畜雞三雄一	
						給事																



禮部	太宰	卷七	工科	太宰								
	少宰			少宰								
	左議曹			左議曹								
	右議曹			右議曹								
	儀制司			營繕司								
給事	給事	給事	給事	給事								
				掌中外通商進出口貿易之事	掌營繕製造之事	禁淫巧懲違制	商務司	青苗司	井共畜牛羊豕各二	雌二鷲鴨鵝便		
				清市司	礦務司	機器司	考工司	掌機器之事	掌給貸籽種之事	春放秋收酌收	徵息一主以穀	不準折錢
				掌開礦之事	掌市街貿易之事	掌機器之事	掌工作之事					

樂科	太宰	卷七	禮	太宰							
	少宰			少宰							
	左議曹			左議曹							
	右議曹			右議曹							
	協律司			文定司							
給事	給事	給事	給事	給事							
				掌撰述樂章之事	掌婚嫁之事	主客司	文定司	祠祭司	誥勅司	譜牒司	掌朝野五禮之制
				行人司	象胥司	繙譯司	鴻臚司	掌四裔職貢之禮	掌誥勅之事	掌譜牒之事	掌朝野五禮之制
				掌輜軒之事	掌中外語言文字之事	掌譯外番各部文字之事	掌宣講唱贊之事				

刑科		兵科	
太宰	少宰	太宰	少宰
左議曹右議曹		左議曹右議曹	
慎刑司	律例司	稽察司	提牢司
掌赦恤之典	掌比例駁案之事	掌稽察獄囚工作之事	掌管獄卒囚犯衣糧之事
承訊司	督捕司	方畧司	安插司
掌訊究刑名之事	掌督捕盜賊之事	掌方畧之事	掌安插之事
保甲司	給事	給事	保甲司
掌保甲之事			掌保甲之事

卷七

十五

訓科		鈔科	
太宰	少宰	太宰	少宰
左議曹右議曹		左議曹右議曹	
巡徼司	擊刺司	起居司	教讀司
掌巡徼之事	掌擊刺之事	掌紀註之事	掌鄉學教讀之事
驛務司	顧問司	宣講司	採聽司
掌驛務之事	掌備顧問之事	掌宣講經史之事	掌採聽時事以備獻替
封事司	給事	職方司	給事
掌劾諷之事		掌與圖戶口之數	

卷七

十五



蟄廬文畧序

虬少孤廢學聞道遲暮願生平於書無不好於文亦無所不學學焉而間得其近似輒亦頗自喜久而始悟其非夫文者心之華也學成氣充而文生焉若斤斤於義法聲調之間摹繪劈績以為工品斯下矣學者不求之性情根本之地而徒緣飾經術摭摭語錄自託為因文見道未為知言也予既不甚留意於文亦不自珍惜遂聽其散佚或以為請曰先生於文雖未為工然固先生之學術性情志趣氣象之所流露文不必存先生不可以無傳乃偉其言雍獮其蕪雜無用者錄為蟄廬文集若干卷茲復刺取其有涉於經世者十數篇附於治

卷八 序

平通議後都一卷別署曰蟄廬文畧侏儒觀一節亦可以得其概矣文云乎哉時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冬月陳虬志三書於瑞安城東之蟄廬

治平通議卷八目錄

蟄廬文畧

善舉儘可計利以圖擴充說

醫院議

女嬰堂議

溫郡捐變文成會議

記同人集事

擬廣心蘭書院藏書引

溫州出口土產宜設公司議

樂清東西二鄉宜急設保甲局議

瑞安廣濬北湖條議

卷八 目錄

斗山陳氏睦族四議

均子篇

求志社記

史法章

書校邠廬抗議後

書顏氏學記後

蟄廬文畧

洽平通議八

東國陳虬志三

善舉儘可計利以圖擴充說

人性之善猶火之附薪無以發之則不明善在行不在言在實不在名而實非彊有力者不能行雖行亦不廣以財分人愈分則愈少以火分人愈分則愈廣故君子慎所分今天下善堂眾矣皆惑乎為善不可計利之說故開辦之始皆踴躍輸捐其繼也皆以費絀而止虬謂可捐則逐年加增而開辦之始則儘可權其子母以為久遠之計如醫院嬰堂議均見義渡兩岸排姓年齒岸口各設錢櫃擇誠人司其事而榜其上曰此為某渡定例需錢每人幾文貨物照數留難重載向受其害

宋八

特設義渡以便行人人數一定放籌照行特告仕商照舊施錢積有餘資置船救生再以其餘接修橋梁偶失攜帶儘可勿輸本借錢局行於餘姚或曰因利局皆不係義渡無籍區區借錢局取息茲議人以二千為率五日一收三月而畢每日應繳二十文計息可謂重矣然人得二千文為母每日應所贏子錢約可得數百入口之家即可無錢本利帶繳限滿而費本長留矣局中造冊後遇家道隆裕者亦當令其自清節堂俟子能娶婦或在堂二十年或先送出堂行酌捐清節堂俟子能娶婦或在堂二十年或先送出堂十方准發婦出堂每日亦令繳工錢三十文子嗣與起者勸隨量捐助堂費發婦終日無事易起外心否則日事經齋流為廢疾院亦當少收其左道為害更甚廢疾院亦當少收其等類勢非一地所可了一時所能辦則欲擴而充之當必有道矣非開常捐收工價不可夫人當危急之時力有不贍而吾為之濟其厄可也若彼力尙能自拔乃竟使之囚首待哺報効無門終其身受嗟來之惠永無遷善之日豈立法之

初意哉所貴乎善舉者充其量由一隅而達之天下修其法由一時而被之百世不欲獨居君子之名隱為錢虜破慳囊明為無告謀利賴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使人人皆得以自勵庶乎可矣乃昧者惑乎義利之說輒疑二者不可得兼不知心乎利則無義非利心乎義則無利非義以天下之利公之天下而已無所私即酌收薪不傷水亦屬取廉一一入行之為學術舉世效之為風俗將善氣洋溢蒸為太和翺飛岐息各得其所體天地好生之仁彌堯舜猶病之憾所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沛然莫之能禦善與人同其猶足多哉甲申

宋八

疾病人所時有而命懸於醫醫關人之生死而道貴精然非幼學壯行則技必不專而實非建院以督之不可院設前後二廳翼以長廊廊左為診室右為藥房便民餘貲購置公產以其息為捨藥之資後以處學徒又建閣藏書以其餘修置客房待遠來之就診養病者植花木飾亭沼為怡養地舉通博有志學者董其事肄業學徒擇取聰穎子弟十二歲以上者優其廩給假以十年以五年習醫籍五年覽羣經嚴立程課而學成矣院中潤筆之資視常行酌減貧者免人設號簿午前在院輪值午後各自出診日以十五人為限在院滿十年者視所入醫資多少不足三十六千則院中代為補足其數每人歲計所入提

還二成歸院充公費公費除添給薪水外以皆永爲例權其利益厥凡有八醫道專精貽誤自少利益一書籍師友隨處獲益修德進業人得自立利益二院設藥房考驗本草得其泡製收藏之法不特僞藥可捐亦且深諳物性別資啟悟利益三院設客房以便養病既可免其投親租寓之煩又可省其遠地延師之費況有花木亭沼頤養性情病當易愈利益四減潤出診病家既省醫藥之費醫者又得薪水之便人已兩利利益五學徒在院一滿十年每年即可坐致三十六千節省者可紓內顧專心志學利益六院醫工便庸醫自絕醫道消長民命所關利益七院中既得良師益友附驥益彰道苟

卷八

不朽俎豆長留利益八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十全其六猶爲下工故周禮醫師隸於天官誠重其事也醫道不明雜流競進於是州澤無識之徒以生人之道爲殺人之具毒流禍積曾莫之悟一二才智之士振興其間者亦復著述之功深診治之日少如性理經濟家言鑿空易奇徵實多謬而軒岐之道幾乎熄矣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僚之九基之射庖丁之解牛特一藝之微耳然皆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况其爲身家之重性命之微可漫然從事遽令其操刀使割耶在有志變理者廣之而已吾意天心仁愛禍不終窮必將篤生神聖以甦斯民於醫院乎卜之甲申 虬曩借陳 介石 孝廉何志石

明經陳栗菴茂才於瑞安城東初建校  
濟醫院一俟工竣刊發章程以便做行

女嬰堂議

育嬰善政也辦之者往往不得其法男孩尙易爲功女嬰每苦無術虐之如鴉豕之如豕人遂視嬰堂如廢疾院縱至出堂之後或取爲假女養媳鄰右親申亦恥爲伍終其身不能自拔人數過多經費不充於是朝暮更張或刻削衣糧或暗任販賣其隱遭病枉而死者又不凡幾則直以濟人之所爲坑人之場蒙甚傷焉議於城市隱僻之地公建一堂即就寺宇五楹兩座翼以長廊并溷園廁咸皆修廣令可供百人之用地坑式可臥多人又多開小堂中自雇壯盛乳婦乳期以十月爲率隔以洩炭氣

卷八

濟以粥糜洋乳先後輪哺每婦可養十嬰十月之後即更替濟以洋乳故須用乳婦十名每名計工食三十千每嬰五千合以使用費歲約千金當裕如矣措資之法選勸殷實鋪戶日捐數錢中戶米月數升皆分約里千戶歲一千貫不難致也俟堂中公積罰銀每年積女嬰六歲以後漸督以女工十一歲則每日令繳計工作錢十文每年各加五文每日加至三十文即止不加年以十月爲限能自動作蓄積者有獎年屆十三各令夜課文史及算數書則千字文百家姓蒙求女以二更爲限則延樸誠老成儒士五年董事親試優劣各加賞罰定期十九歲而遣嫁須令壻家捐堂費三十千嫁後每年

勸出堂捐三元以為折禮夫家子嗣殷實者勸其續捐以廣堂產統計每人自入堂以至出嫁堂中約需百五六十千今所得之數畧可相抵計十八年後便可賺得堂捐三千元每年約遣十人歲又可得堂捐折禮等共六七百元三十年後堂中歲可坐致千金不患其無措矣蓋此舉有數善焉收其身價而吾不傷廉繳足堂費而人無辜恩予以更生之路開其自新之門善一女嬰聰穎者五年夜課即一生受用不盡人爭求娶善二督作女工每日限錢則自趨勤儉目前既可消其邪念即為他日持家張本善三勤幹善搏節者約計嫁期約有私蓄數十千婿家并無破鈔善四女嬰既畧識書將來

卷八

五

即可教子誦讀可省父師數年之力善五人人視為天堂不致猥棄并可令良家婦女附課善六堂產既裕遂漸推行俗美風良蒸為郅治善七嗚呼父母能生之勢不能自存此人道之窮所無可如何者也吾力能收養而顧使之淪為異類蠢然爭雞鶩之食恤恤乎終其身與孤貧殘疾等毋亦仁人君子所畫焉心傷者乎吾郡嬰堂各縣皆有每年出數皆在千金以上外省市鎮之墟數萬金嗟咄立辨費又不患其無出此在一轉移間耳亦何憚而不為哉

甲申

溫郡捐變文成會議

吾郡離省治一千餘里去京師里約近五千由郡東西

路行皆歷旬日始得達省垣通商以來輪舟雖通費亦相埒往者大比之年縣不過十數人於是好事者勸為文成會以資川費郡人士以為便然法多未備因僭為末議四條以備蒐採一日籌捐捐分三項曰義捐則初次所開辦者法視尋常一切捐數勸令輸助不得勉強不捐者聽俟將來集有鉅貲改為興文社立祠尸祝勸始之人嗣有急公好義能自輸三百千以上者一例增祀社中勒碑匾詳列義捐姓氏以垂久遠曰學捐每年取入庠者核其冊銀學費之數酌捐數成歸公歲約可得百千上下曰仕捐宦成後無論貧富總計從前所得鄉會川資皆當一一還繳其宦囊較裕者另行公同議

卷八

六

捐舊法無常年之捐且有放無收經費支絀始一續捐其中遺漏苛派皆所不免實非情理之平學捐仕捐似不可少且可以杜他日續捐之煩瑣一日存管捐數既集多者宜置田產擇地建倉少者散存各典逐年清算而經管之人當優給以薪水舊法輪管並無薪水明似節省實隱多侵蝕富者既勢難代庖貧者又不免染指惟補給薪水方可責其實心任事一日給放每屆計子錢若干先提二成存貯餘數方行分給鄉試多者不得過十元會試多者不得過五十元約助川資三分之一每人各具領字一紙刻印填領存司事處備核扣發二成每人所少無幾而大宗則銖積寸累二十年後不可勝

用矣舊法盡數分給有多至四五十元者會中既乏公積且易長假薄子弟旅寓浪費之端欲與文教轉壞土習非計之得也吾鄉鄉會舊後一切用費甚鉅約需三四百千勢難獨減或即於扣存二成中酌發新貴數成一曰公費須合全郡為之每縣各將應發文成另提二成以為公用之費春秋兩試客期約過百日人數又將盈千死病在所不免脫有意外其畧知醫道與患者之親友皆將疲於奔命各有難言之隱痛議就本郡延請時醫三數人赴省設局以便延接如病故一應醫藥喪費皆局中代為先辦回郡計息繳還無力者聽同道相恤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且既有公費即可暗省私助人已兩利便如何之夫功名者造物

卷八

磨礪斯人之具惟稍難始可得之其過於便利者未為幸也且前人川資之設助困非以繼富恐相形之見絀也貧富故渾於無形一體分給習焉不察遂有視於固然者亦可謂失其本心矣人縱不能慷慨好施為鄉里稱首願令清白之躬隱受嗟來之食負疚入地揆之古人一介不取能無慙焉善持其後可也吾樂文成壞極矣近又創為畫地之議而虬祖居在西鄉鄉多義豪當有起而任其事者因作此議以詒之癸巳

記同人集事

吾友君君儻有奇氣慨然有四方之志而託其家室於虬虬無中人產而雅多親好力常不瞻因

集同人之與君有連者人歲出洋五元以資周轉不足則虬自任之名曰同人集取易繫辭斷金義也事雖為舉而法頗有足多者因併記之法聯同人為十分每分歲出洋五元定期拈鬪輪收已得值者歲恆出洋十元以五十元歸值收餘入公積十年而畢計每分出洋五十元收數亦足相抵若得善為經紀者歲以二分為息即可得公積洋四百元約可置田四五十畝定章輪值永為各家世業或疑得值之人歲出十元慮將不繼不知得洋五十歲可別贏子錢十元即購置田產雲江以南可得五畝不患費無所出若畏煩累自占後者聽輪集一週每人共有公私田產十畝若人生平手

卷八

舉五集即可得業田半頃人已兩利斯亦惠而不費之一端也是集以為首而介石志石栗菴棣生樸山及虬遇值收則舉而先俾之於君蓋六年後君亦當緩緩歸矣歸另捐入公積可券也吾鄉舊有緩急每多集親友為成會之舉有至公法於首會外另聯十人年一會如欲集錢百千一會出錢十四千五百每會遞減一千第十會僅出五百而一會每兼五會二會每兼六會或再以三四兼七八約二人互派以劑其平所謂至公也人數數目皆先預定收期出數序輪無差如過輪收之人則首會代補其數蓋出人和合歲出十千定期擲骰子為彩以彩多者先得值定例等會名目亦頗公便但無公積以免爭端故日和合等會名目亦頗公便但無公積以持其後無論會畢一闕而散而世風澆薄竟有中道罷舉者人遂視為畏途惟鄉間猶爰類記以供擇宜而用



者借箸之助云 壬辰

擬廣心蘭書院藏書引

瑞安值全浙盡處由省垣東南行歷婺括萬山入東甌而縣治屹然斗出濱大江風氣阻上郡故邑鮮以文學功名自見其嶽奇英多之士皆苦無書可讀邑既鮮藏書家非雅有故者又不易借一瓶之艱與荆州等蓋得書之難古今有同慨也吾友許拙學先生於光緒壬申嘗首創心蘭書社同人以為便時池廣文竹君林香史金韜甫兩上舍周苴衫林菊君兩茂材及虬兄弟仲實左右之定議之初人約二十家家先出錢十五千合三百千購置書籍續置有隔江塗田數十畝歲近又可

卷八

得息數十千益務恢廣自開辦以來積二十一年矣尋常文史畧可足用餉遺甚夥於是鄉里皆知有書社雲江以南漸有仿行者而拙學已先於丙戌赴道山不及見矣拙學堅定有志操於社事持之尤力慎重不輕舉而虬務為開拓之論嘗被裁抑君死而尼之者尤眾然使君若稍緩須臾亦當久告成矣議行之始仲兄即於是年舉癸酉拔萃科歲紀一週登賢書者踵相接乙酉則胡鶴汀福臣戊子則周仲龍拱藻已丑 恩科則虬倖綴榜末辛卯則邵梅笛慶章胡蓉村調元本年癸巳 恩科則陳介石徽宸蔣茂才星漁嗣君屏侯作藩二十人中五科之內蟬聯鵲起不可謂非稽古之力

也社友以社事之有成也促虬與何志石明經及介石栗菴等落成其事刻已得地於邑之東北隅面城臨水基可二畝餘會毗連有精廬寺僧淫縱為檀越陳氏子姓所逐虬及門張生煜卿聳令歸社遂成諾刻議改為心蘭書院公之合邑另行集議轉訂章程以竟拙學之志吾鄉南宋永嘉之學稱極盛然皆得之師友講肄之功屆今七百餘年山川之氣鬱久必發必將有慷慨闕達之材起而重修其學廣僕等所不逮者於書院乎基之諸君子得無意耶是為引 癸巳

温州出口土產宜設公司議

温州自守之國也雜糧魚鹽麻桑油鐵皆足自衛而出

卷八

產實苦無多閩郡出口之貨以藥材茶礬甌柑為四大宗歲約百數萬金近年類多折閱蓋無公司以持之也擬請練達紳富主其事一切出口貨物皆分設公司郡城上海各設一局揀正貨物平定價目分次出口以我馭人而不為人所馭方可稍持利權即如甌柑一項外商以進口之少也輒故意驟漲其價及至貨物一齊遂即從而大跌則致於人之故也三項之中尚屬吾郡特產茶則無論印度東洋俄美等邦日漸廣植即就內地而論吾甌亦不敵鄂省之夥宜聘請練茶師先於郡局自行嚴揀分等裝箱務使甌茶着實可靠庶甌庄名目大振將來獲益可無算也其公司之法當畧為變通

郡城設局收買不得故意刻削致礙士民願入股分者  
 先將貨物按時酌值計數給與股票由局運貨到滬滬  
 局自行分等另議價目綜計本值及一應局用外須極  
 節此為公司 所贏子錢若干照數派還以昭大信管子  
 成敗概無 所謂利出一孔者富可務券矣再為定私銷之禁官先  
 出示曉諭如有公司各項貨物違禁私運出口者准報  
 官查拏卽以其物充賞費關卡巡丁及旂長汛兵一例  
 提訊重究不貸如再有走私者到地公司先行賤價以  
 窘之當無有再不入股者矣通商以來天下大局皆以  
 強併弱以大併小久而不知變計將土產小販日窘中  
 國利源日竭長此不返將何以國當道諸公有國計民

卷八

生之責者亦盍加之意乎獨温州乎哉己丑

樂清東西二鄉宜急設保甲局議

樂清縣分東西二鄉東鄉界合太及永嘉之相西溪民  
 俗獷悍每多劫掠敲索搶奪之案月有所聞西鄉地多  
 財富而所苦者則在地痞惡丐宜各設保甲局以為之  
 衛東鄉村各為局局舉正副董各一瞭望一人司更二  
 人局勇二十名均帶器械合二十五人闔村輪值畧籌  
 油燭火藥之費如何村有警卽令舉火為號鳴金放炮  
 各局齊應皆自守隘口各穿勇衣為識不必追剿頃刻  
 之間闔鄉齊出堵截賊難飛越自無漏網矣傍山沿海  
 等處宜先約定地段某處有警某某等村局勇當搶先

齊列山麓江干堵其歸路如遇不測除報官請卹列入  
 義勇祠外另行酌助喪費其途路被索者許附近報局  
 查究西鄉尚無劫掠之風可數村合設一局有索賴平  
 皆畏訟累及惡丐衣服若平民到處兇勒錢米甚有糾  
 忍氣被勒及惡丐索去六七千者後遂視為定額  
 擾者許報局代為送官究辦免其訟費以杜澆風而殷  
 富之家亦當於平日以恩義結其村民蓋謀國以保富  
 為先保富以安貧為要人貧而我勢不能獨富也欲得  
 守助之益宜廣收受之策寓井田於保甲其猶足壯矣  
 哉己丑 近吾友呂文起大令於郡城設立  
 保甲局人頗稱便借向未廣之各鄉耳

瑞安廣濬北湖條議

瑞城之水發源於城北之集雲山合大小二溪湖流屈

卷八

曲入東池北兩水門交於署前之正陽橋文廟近在署  
 故吾邑文 分左右二流匯出東水門東行至九里復折  
 而北與郡城之水會而洩於東山內院門三間闊二丈  
 闊一丈一尺此去冬與仲上塢名永蔭河新開內院門  
 筋兄及諸友履勘而得者南河即通海一丈二尺一寸水出  
 口在天盤乙外院門間南河九尺四寸出口在天盤二丈  
 一丈出口在天盤巽間南河九尺四寸出口在天盤巽  
 場橋即龜山院門間南河九尺四寸出口在天盤巽  
 門國初時湖流深廣舟行繞山麓北上可直至嶺腳慶  
 至頭確道咸以來滋生日眾梯山為田如棋枰博野盤  
 壘至山巔夏秋時潦溪流迅急挾沙石而下全湖渾濁  
 陡漲入城廂故道遂淤登高四望中流一線濂濂如長  
 溝而已早潦均受其害再久不濬下口日漲如遇大水  
南西嶼等處皆將有倒灌之虞

往歲治前大火城內乾涸救火水龍皆臨河袖手始漸  
有議開濬者虬不敏因僭為末議十二條冀供當事者  
之採擇焉日設局日商功日籌捐日出土日束沙日包  
工此為開辦之次第而大旨則以包工為要着尤當設  
局以善其後善後又約分數事曰丈田日護堤日設準  
日繪圖日計簿日立廟都十二條倘不以葑菲見遺於  
濬務或不無小補云一日設局擬擇寬敞地如忠義廟  
等處設局公舉練達有名望者為董事又選副董二人  
司會計司事數人供弓算測繪立向分捐督工便復勘  
及皮藏物件另雇局工十數名為工頭總董外皆給薪  
水吾鄉公事向無薪水易致富者濫竿材者強欲故難  
責以考成名雖博節實易侵蝕為地方謀久遠之利

卷八

三

似不宜惜此小費季路受拯溺之令各有地段職事不  
牛不以為過安得賢者一倡其風得推諉弊混功成勒碑記姓氏一日商功開辦之始當  
先就湖身畫段測量萬不可先行濬丈則舉事之始  
過於紛更不特畏難易止且防孽分鬆土新堅土  
漲淤計分幾段共長若干丈湖分開狹  
二道闊者面開廣一丈八尺底廣一丈二尺八寸狹者  
減三之一皆以深九尺六寸為率潭面各徑三丈六尺  
深皆一丈九尺二寸上周十丈八尺中周九丈二尺  
四寸五分下周七丈六尺九寸核計應開之湖當出土若干尺每工日出幾方每方統駁  
百尺以九章商功之法開濬方有把握不至茫無頭緒吾邑  
皆不知商功之法往往以  
糜費過多而草草了事一日籌捐捐分三項曰山廠  
聞約千餘家須查十按戶派工一例捐錢准其以工相  
二都地保門牌冊

抵切勿派工致令老弱日田畝聞近萬數須細核十二  
抵數有候商功章程每畝業佃各輸若干斤不必分等日城廂聞約四千餘  
家亦須查保甲大戶捐銀中戶輸米設米關按  
月一收下戶免又當另借公  
款或罰以為先事之舉而城廂湖道則令遵照局章畫  
段自濬局中派司事以督之一日出土縣龍發脈於集  
雲山內堂龍虎第一山蟠其左趙家山踞其右而左苦  
其龍神之短右苦其巖石之醜宜於第一山就近出土  
池東接築沙邱以避牛臥嶺之凹風庶高家陽等處方  
可生聚高家陽本大村落  
近歲漸無人煙趙家山就近出土遮培巖石  
直至外陶尖兩處廣栽松檜柳杉務使蓊鬱成林湖岸  
兩傍各開長堤上廣四尺二寸下廣四尺八寸高五尺

卷八

四

四寸每丈計可占土  
二百四十三尺而不盡之土則以西門外竹排頭  
江邊為尾間先行捷木施以椿楸雜料而後填築沙土  
大可墾田置屋切勿堵塞小狹及填百歲坊之新  
潭蓋此潭尚宜接通大湖為妙土則宜間用牛板車如省城西與  
載貨車式為便利一日束沙山  
作勢無可禁預當設法以堵新漲宜濬舊潭以為束沙  
入潭之舉查全湖舊有深潭數處舊湖水法確有深意  
河埭橋之水不使直  
趨第一山必令新道折而西北行繞高橋決逆流入東  
洋湖則第一山以南皆城橫水之局而又多設深潭瀦  
水令氣不直洩蓋出今當一一修復約共數處非唯瀦  
水過駛實形家所忌水備旱兼取束沙放淤西舉則牛角潭南舉則趙家山  
前河埭橋則牛輓屯此潭  
尤要高家陽則牛溪潭牛臥嶺前  
則李姓墓前龍池蓋五處首受沙淤潭底前後當築小

壩高一丈九尺二寸令與湖底平防沙漲則沙石皆先  
及五潭而後汎及湖身以每潭中周九丈二尺四寸五  
分下周七丈六尺九寸深一丈九尺二寸計之可受沙  
淤一千一百五十尺另四寸計五潭所積約近六千尺  
每歲可僅就五潭挽洶數次較易為力此外如沙城頭  
高橋澹口四板橋坎舊有三雕橋底東垵橋後菱湖陳  
府廟北皆當一體修復如勢難遍舉則趙家山前牛軛  
甩牛溪潭沙城頭雕橋底陳府廟北六處必不可少此  
其要也一日包工所謂包工非令畫段包濬也宜令局  
工數人自行先濬一處約每工日可出土幾方每船可  
載幾千斤刻其大木為議然後分段令濬計船給值出土近遠

卷八

五

做此須就籌捐所及之處招工不可遠募以示調劑蓋  
千鋪齊施耳目難周實以包工為利便但當令就近居  
民包估出土萬不可畫段計值統令地豪概行承濬致  
礙局章而施工之先後則以出土出水之遠近為次全  
湖告竣然後細按鱗冊清丈凡民田被濬者照時值給  
價舊係湖身者入局招佃此謂丈田沿堤皆令栽樹以  
護堤身全湖日久方無移佔之虞堤在東者宜桃柳在  
西者宜梅櫟而皆間以桑竹烏柏禁攀折畫地招佃承  
管不特四時掩映可增風景儘可兼收其值以裕經費  
此謂護堤城廂旱乾固由來源不旺然亦各隄門走洩  
過甚所至宜於治前及貧管橋與各隄門處所詳定水

則轉設開夫示以啟閉之節違者重究首告給賞從前  
得規隄門日啟以便捕捉走私夏秋水滿之時大湖灌  
入稻田被浸不少苦無舉告去冬虬借友人曾燕卿廣  
禁此風少革呈此謂設準邑乘水道舊無全圖宜分北湖  
城廂為二圖開方測繪存局備稽考此謂繪圖辦過工  
程一應夫工錢捐等項以及分段督工姓氏一一彙清  
登簿轉派司事十數人常年輪管湖務此謂計簿吾邑  
祠宇甚多而獨無水神亦非思源之道宜就河埭橋等  
處立廟以祀水神湖田堤產概充廟祀廟勒吉金以垂  
久遠此謂立廟管子曰利陂溝潰泥滯通鬱閉此謂遺  
之以利其實水之為用尚不盡此蠲疴癘消瘴悍息火  
患振文風一皆主之於水蓋水為天一之氣所生人寓

卷八

六

其間涵濡沐浴動與天游故古人水正設官府事修和  
釀成於變之化若能參用形家之術修改湖道更以其  
法遍及各鄉一例開濬利賴尤無窮哉辛巳

斗山陳氏睦族四議

唐天寶間有姓陳氏官永嘉郡經學博士諱竹屋公者  
清溪郡沙岸人也實為吾宗來歐之始遷祖五世而太  
域公廬墓簫臺轉徙樂成二十一世孫松齋公諱當明  
弘治正德時參瑞安三港幕吏遂遷瑞安顧三地皆無  
宗祠保受救葬關如也屆虬三十二世矣譜又久失修  
光緒壬午虬乃創訂宗譜詳定義例為譜者二十序論  
凡十數萬言五易稿而始克於己丑藏事願舊散佚者

尤不能盡紀也又葺為陳氏譜畧六卷將先梓行為收族計續創建祠置倉族葬宗祀四議願輸百金為倡有尼之者事未果行因存其議以俟徐圖建祠之法須擇寬做地前置義倉後設義學以便耕讀義學又分二等

曰村學曰蒙學村學則僅取日用諸書留心解說如百姓

千字文蒙求急就章小學韻語勿學須知三才畧等數部三年之後儘可應酬蒙學

則擇取聰穎子弟望其大成每年酌提公款添置書籍義倉之法春放秋還加息二成收放一皆以穀不准以錢相抵蓋穀春時多貴秋收易賤名雖收息暗實無損而大宗又歲可得贏此即社倉青苗之優劣實係赤貧另行量助族葬之法當擇平垵地數畝每畝可厝百餘

卷八

七

棺區為數等畧按行次以待貧不能自舉者隙地仍可種桑及烏柏等樹收其餘息備用宗祀之法所以綿世德也人無百年富無十世君子之澤有時或斬其有子姓衰微祠墓坵墟者即在行道猶為畫傷况吾宗人然勢不能遍及也今畧參宗法之意以為尚義者勸凡捐輸祠產計值百金以上者歲祭三百金者派人墓祭數逾千金則三十年一修其墓永為常例不論子嗣有無皆主於宗子凡此數議非錢不辦議設宗輸之目曰丁曰稅丁則八每三分不分男女稅則畝收五斤佃者減半歲永為常核計所入先提二成不許動支別置一倉名曰盈餘另開一簿經理得宜族中善舉積久皆可次第舉行此

嘗謂無論公私世業皆當扣存二成做社倉積穀收息法三十年後天下無貧民矣其四民廢疾不能自存者計口給食如此則仁睦之心油然而生范氏義田不能專美於前矣庚寅

均子篇

古聖制禮事可義起治平有基齊家為首誠以王化之原本於門內故父子夫婦昆弟屬五達道此而勿講違論參贊晚近澆漓父子夫婦尚多循分友于之風漸至圓如追念昔人形影聲響之喻同案傳服之論輒用慨然僕為此懼特創均子之說庶連枝同氣寒暖可均雖備離離豈未可繩武他氏垂之家訓冀後吾者永共遵焉

卷八

六

焉攷之古法小宗可絕大宗則否今俗皆立繼意猶近厚國朝定制一主親愛然爭繼奪產身後頻聞一訟之與傾家破產手足參商視同胡越覆宗絕祀曾莫之顧固由末俗天性之薄抑以先無良法以劑之也法如兄弟三人甲乙及丙共得七子丁戊己庚辛壬與癸不拘親生須令丁庚癸為甲子戊辛己壬分後乙丙統以所生先後為次歲週斷乳即令繼養女子伯仲悉從一例按序不足可行兼祧獨子無後間取五服以濟其窮約舉此法有數善焉天顯之義勢難戶曉若知子嗣即出昆弟則人樂多昆友愛倍篤一善也家道成敗半由婦人陰教不修刑于易阻若易子而撫子姪一體妯娌之

間自然無間二善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父母生子各  
冀其成若同父之子無慮乏嗣親心大慰非惟勸悌兼  
可致孝三善也子女繁多類耗家財一均之後產自無  
偏嗣續家產兩免向隅且可暗杜爭產之風四善也長  
房之子常長各房昭穆之間長幼秩然且繼不異祖將  
親親尊祖動乎天性五善也變通宗法井田之意均其  
勞苦同厥安樂蚩蚩之氓皆將勉爲孝子悌弟民日遷  
善而不自知風同道一邛治可期六善也僕少遭孤露  
先嚴七叔弱齡見背遷瑞以來傳世十數羣從兄弟僅  
止七八門祚衰微怒焉心傷年逾立境猶虛膝下季弟  
幼學未婚又殂倉卒立繼未協倫序昆季之間勢無可

卷八

九

改有後吾者可遵斯旨如乖吾趣春秋麥飯吾必弗飲  
雖違越禮教見呵儒先而一得之愚願謂擷經之精執  
聖之權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孫子其於世道人心亦良  
有裨知我罪我又何計焉癸未

求志社記

始吾讀桃花源記而悲之悲夫以淵明之賢坐視典午  
之覆神州陸沉而莫之援徒鑿空爲避地計何遇之窮  
也後讀顧况莽墟賦乃始恤恤然疑以爲吾國豈亦真  
有所謂桃源其地耶雖然粵之嶺楚之洞閩臺之生番  
狂狃獠獠自爲君長不復知人間世有神聖皇王事臥  
倨倨興眈眈縱長年大老亦古裸國民類耳奚貴哉吾

友許子拙學負經世材久不得志嘗欲率同志爲入山  
舉擬其名曰安樂村而囑虬讓其事虬維吾儕生長  
天朝踐土食毛垂三百年值此車書大同而欲長守  
渾噩非計也請改其名曰求志取隱居求志義而做古  
法以二十五家爲一社衆皆曰善將擇三十二都之鹿  
窠而託焉議合社各穿布衣示同方戒羅綺惟在外宦  
學者不禁社中設大院五楹三座中堂榜曰求志堂東  
西序爲住房做滿州防營式房各三楹界以門牆前後  
簷下皆闢小門直達大堂前後左右各十二座擇中設  
閣如譙樓輪值鳴角其上定啟閉爨食之節中設神龕  
祀各姓之祖先廂以處社長堂前爲門門有廳廳左右

卷八

十

有塾備幼讀塾後左以置書籍右以置倉困堂後有室  
便婦女工作室外又設草廠而一切確厠雜物與曝場  
皆具焉周繚以土垣去院門百餘武外當入境隘處建  
柵署曰求志社門前夾植松柏檜槐就近結小廬以  
便過客小憩及歸里者更衣之所然後開田疇修溪塘  
藝瓜果植花木約地三頃費萬餘金家出五百貫而事  
舉矣社推一人爲長便約束爲定冠婚喪葬四禮冠以  
十六爲斷喪仍三年之制婚則男女二八皆當婚歲以  
二月之吉父母取男女無喪病事故符年限者不推筭  
書名氏男配律女配呂枚卜於祠堂男女各按長幼之  
序次第卜吉卜定旬日壻家具新衣一襲問名刪六禮

禁奩費省合婚之說擇吉成禮葬則做族葬之例按序  
平列墓前修植蔭木勒碑碣社選司會一人採辦二人  
教讀二人按班輪值皆給薪水計口給食米大口一升  
小口五合其一應魚鹽瑣屑之事均各自便交採辦搭  
買公派家不足以自贍與有四方之志者准外出而社  
中代為經紀其家無父母室人之願疾病死亡之累可  
耕可樵可仕可止可來可去身世俛仰翛然自得生人  
之樂備矣不僅唯是河汾之業綿蕝之場皆將於斯社  
基之上以紆君國之憂下以傳之其人當是時友朋文  
物極一時盛許子拙學外如林子香史王子小雲金子  
韜甫池子次滂陳子介石何子志石及虬兄仲舩弟季

卷八

三

未間皆能修明絕學供世馳驅自天官輿地典禮樂律  
文章掌故以及算數醫卜書畫篆刻擊刺騎射等術無  
不各輸所長挾一藝以自贍中更世故事未果行拙學  
出游江淮鬱鬱無所遇不幸遂死香史小雲又先後殂  
謝死者長已矣存者又復如儒墨之異趨為世所指摘  
不克堅守舊約而社事遂散方事之盛也布衣之名藉  
甚時流有氣力者頗不便其所為爭構為布衣黨之名  
庚寅北上座師太史陳公首相詰問蓋都下亦皆知有  
東國布衣矣歸自京師忌者尤眾虬恐踵明季諸社之  
禍罹及友朋眇胡禹禿首變初服而吾志亦漸荒矣雖  
然使虬異日得稍自見周旋世故十數年後猶將按圖

訪故址剪榛葺開宅里重啟講堂彈琴詠歌與二三故  
人衣冠揖讓其間仰視天際犬吠雲間雞鳴樹巔楓林  
械械作長嘯聲彷彿若有見風車雲馬囊書矢軒軒而  
來者得毋拙學諸友之靈陰相予成則劔佩歛衽肅拜  
而前曰菟裘猶在幸吾子毋忘夙昔幽明共之使千秋  
萬世後永知吾國有求志片土喜可知也不然四海之  
內百世之下必當有同聲歎者古今人胡遽不相及乎  
社事告成於春秋雞豚之局分吾瓣香則區區不死之  
心終當於此中託魂魄焉如不沒其葦路創議之功則  
願舉盃酒相酌曰先生歸來乎息壤在彼請先書此記  
以為之券壬辰

卷八

三

史法章

古史之興肇乎倉頡宣尼筆削迺有春秋邱明受經創  
為傳體年經月緯一主編年龍門繼簡始為紀傳各史  
因循遂沿不改揆其始作人自為傳不相雜廁總會人  
物區詳易覽亦有足多其時漢氏初興去古未遠公私  
學術尙少分門列之一傳自無不賅魏晉以降英彥彙  
起一人之身兼有數長若施以獨傳則踏駁無倫苛以  
文體遂乖史法於是載筆之徒類多刪削詳其所畧畧  
其所詳疏闊之譏殆難免焉似宜參用編年如名先年  
譜畧施小傳次其履歷分年綴事不取文言庶文無泛  
論按實而書詳實準當可稱史則其儒林循吏職官等

目可做班氏古今人表區爲九等鈞元提要以示龜鑑  
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雖殊古式自謂頗得事  
序一得之愚冀有採焉 丙子

書校邠廬抗議後

右抗議二卷吳縣馮林一宮允所著書也宮允自序稱  
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獵於艱難情僞者三十年一官  
無言責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鄉居時創小大戶均賦議  
輒中僉壬所忌蓋當時顧亦未有好之者嗣讀顯志堂  
集知宮允於辛酉壬戌在滬設會防局襄籌防勦繼又  
定入院乞師之策東南大局賴以旋轉又與當道詳減  
東吳浮賦歿後鄉人追念前勞籲請奏建專祠旋蒙

卷八

三

俞允夫儒者任道之重著書用世皆完吾分內事原  
不冀異日之馨香然有陰行者必有昭名當時謠咏之  
徒媚嫉性成百計以撓其議者卒無損乎毫末乃有志  
竟成俎豆之報且近在身後而遺書亦遂稍稍見採於  
世士之懷材不遇汶汶於當時者亦何患無見伸之一  
日哉議凡四十九條與拙著治平通議頗多異同然各  
有宗旨並存可也夜廬燈火意有所感爰書以自勵 戊子

書顏氏學記後

顏氏聖人之徒也而其學不能無所省金滕之策曰不  
若且多材多藝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卽周孔之教亦

曷嘗以通博爲諱哉勞形神杜聰明孜孜趨時欲規三  
代之盛殆出入於孔墨間而不能自去其宥者雖然世  
方役役於詞章訓詁義理之學鄙經制爲粗疏坐視世  
變而莫之措尋其所志苟以標宗派立師承邀俎豆而  
已亦安得如先生者振興其間一掃而空懸聖鵠以爲  
之招哉顏氏居今又二百餘年矣時移勢易風氣日開  
車書之盛實有爲古先知能所不及者若通其部益廓  
而大之其於聖學也幾矣 癸巳

卷八

三

治平通議卷八 終

東詠古齋刻字





子集卷之四 序

顏氏學記序

同治十年 梁于台城山館 會稽趙之謙書

顏氏學記序

盟年十四於敏齋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願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為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為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辨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

記序

為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闕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搆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怒勇如己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搆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為備於是卒條次為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為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

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為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為孝子為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願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皆以善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推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願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已巳六月辛亥日戴望

記序

顏氏學記卷一 習齋一

戴望述

處士顏先生元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景為齋朱翁義子遂姓朱為齋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歲東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為諸生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學神傳導引術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妾乃益折節為學朱翁以訟遇先生被繫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嘗耗絕息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媪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既翁要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譏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媪卒泣血哀毀幾殆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外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百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夕一盥米夕一盥米會之無算家禮刪太無算句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會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會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履始會茶果飯素會哭無時家禮改為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為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師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曰習體習樂

記十

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嘗曰  
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  
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  
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既歸宗欲尋  
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遠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  
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  
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  
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  
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  
明晦責實在子敢以天生之身儉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  
卜肆於開封得人甚眾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商水李子

記一

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  
敬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  
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淡相結使其三  
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  
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  
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旁皇良久鷓鴣舞  
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  
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環  
玕迷別公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通素  
傑無貴賤莫不淡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泐先王爲苟道嘗推  
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  
舉而鎔之自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

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  
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  
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  
堂舍悉沒人跡始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  
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  
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  
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計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  
私諡曰文孝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  
奇逢靈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詰邢州才孝廉包蓋晉張  
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其學者爲蘇王譽粹泐  
乾先生年三十卽與泐乾其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慳  
逐時自勸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哇

記一

步之閒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  
危貧厄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塔王源編先  
生年譜二卷鍾鏐輯言行錄二卷關異錄二卷先生之學確守  
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  
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  
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  
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  
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  
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  
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禘二氏而不自知也  
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  
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

氣質之性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為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即罪才矣是岐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為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即所謂倍徒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取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

記一

學之而愧未能後備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曰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即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弟子以競業為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觀先生之書即瞽瞍之以為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并孔孟之言而反之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且羣經教學成法昭昭具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為先以靜坐讀書為學功哉而後人以習

行為難且於古經之稍近與曠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齊之六經之列重而習之先入為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舊章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彼偽言偽行詭薄僥倖之徒相率冒為程朱之學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偽言偽行而許先生為諍友可斷斷無疑也子既次先生遺言又為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四存編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為治也他如子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

記一

五

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傳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似乎高遠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泆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禪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為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會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身得以

天道性命書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但仿佛口角各自以為孔顏復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為後覺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挾精與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竝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

記一

六

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為吾門人皆為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浹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義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啟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之道斷不忍終此乾坤直如此而已也

也  
由道  
下存學編

大學首三言吾信為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為明德以之齊治則為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

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一二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遠自謂傳孔孟矣一時其尊為孔孟焉嗣起者以為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為能彷彿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仞人皆以為大儒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為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

記一

七

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且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治未之有改是以能保合太和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門人者庸言庸行禮樂具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治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曾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具體是以萬世承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為宗旨以靜坐

讀書為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為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為事業嗣之者若真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為一世宗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為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坐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為宗旨以為善惡為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接孟子之傳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為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

記一

九

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竝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真許薛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為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

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為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為宰某達某執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戚孫徵君知統錄有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勿執平生之見

記一

九

解以誤天下後世可也明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襍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疑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願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先生合而同意甚盛然元竊以為朱陸即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為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為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為聖道生民長歎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元徵君孫鍾漢唐章句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

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昌熾大道淪亾宋儒之興善矣乃脩精注解猶章句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為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為此懼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善存性編明離質無以見性天之生人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為此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毀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如此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醫醫得所尊奉為依歸斯道幸甚與太倉陸道誠書

記十

十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子抱病復患足創不能赴學惟坐臥榻錄存學編聞王子泐乾來會強步至齋出所錄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為多讀書之辯余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如禮樂嫻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余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為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嫻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如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子曰人皆三公孰為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

灸摩砭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執讀詳說以為子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為術家之粗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外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為從事方脈藥餌鍼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為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鍼灸摩砭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為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為儒也王子曰藝學到精孰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之習耳必欲見之何為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關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

記一

七

儉讓侃侃閎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乃自髫髻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為淺淡耳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為若為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管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者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送實學不為為目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即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天地是謂盡人道而外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為臣為子若



都袖手高坐君父之事復誰問哉撫卷歎息久之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愈往會王子因論傳言復聞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聞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諸歷象何以孤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鉅艾耕耦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為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學辨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公召公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

記一

三

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君蓋未之思耳世但見幽平之衰而未實攷其列國情勢民風也且以春秋之末其為周七百年矣祇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人心風俗豈漢唐後所可仿佛哉王子曰終見執學粗柰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為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懽忻鼓舞曰昨所引子產一言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能悉理予曰計畝人以為納事然父命而不能悉理亦缺於子道矣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孰固也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

如龐士元非百里才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子曰孔子棄田委吏無不可為若位不稱材便辭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胄驕浮不能持大體目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於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為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專以多讀書為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行越一日子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渣滓只靜敬以求

記一

三

懲忿窒欲便覺忿欲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息口語及紙上論議皆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實事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淡恩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即六藝乎子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為是也子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語如洒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弦指微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引童子將命云云正是道藪一致耳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所問為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耳不及此者盍為一端一

節之實無為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委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為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身容素乎哉學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益美才也晚弱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外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儒與禪異者正在微始微終體用一致故童子即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子貢自幼為之不厭其淺而聞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難而廢學

記一

五

今明叔才氣明辨達世務誠為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為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勿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回視所長者皆不足戀身得不入於禪也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會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性理書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益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况身乎况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燕甚扞格一籌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

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濶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遠燭理甚明混道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神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記一

五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濶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宏濶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議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濶矣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汙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澹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沒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為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倦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子情之篤而義之重如此迨後有宋程朱不惟自任以繼孔子之統在當日門人亦

以為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弟子矣而其後  
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開勇僕孺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  
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知伊川生時門人已  
如此其相負也活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遺學者凋落相率而從  
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其後亦流於禪也非因二程  
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漢乎  
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為教者去佛不遠也程  
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  
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  
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道燕適越之異安在其彌近理也孟  
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  
知由已失孔子之教亦不自反矣

記一

六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  
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  
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  
是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為當時將只  
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  
彼亦未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  
才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  
道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种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墳土  
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書  
而不可為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為急何不曰當時龜  
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益身分亦

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但言擇將相皆令  
何人為耶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  
何如耳是明將經濟事勢讓與聖賢尚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  
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  
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  
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獨不思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  
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為司寇墮三都會夾谷  
無不尚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  
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作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  
故亂就之云 問或者疑龜山為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  
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

記一

七

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  
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聖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作人苟且  
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  
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  
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諸公只好說體面話非如  
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  
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汲京亾微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  
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  
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議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  
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取得明道教人綱領

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  
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  
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  
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  
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  
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  
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閒燦著者皆文  
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  
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分析  
之精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  
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

記一

大

數之閒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  
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  
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道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  
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道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爲近孔門學教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  
下稍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  
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揚  
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  
可敬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  
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  
所見功候未到即強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  
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眾也此固歎知道之

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  
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  
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亦  
何必人人語以性道而始爲至乎則橫渠之門人即使皆以刑  
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即空  
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  
奈何盡力太極河洛諸書誤此歲月迨老而著家禮又多自嫌  
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  
門諸公不知式刑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  
公孔子之意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記一

元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紙報君恩未嘗  
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  
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  
在經傳子罕言仁命性道不可得聞于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  
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  
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  
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  
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揚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  
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儒如萬石  
君家法真三代遺風而史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偏在

訓詁辭華之流目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為游揚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子納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乎朱子已云補填難姑弗為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攷其與門人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纂修外生以之或其所云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

記一

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向處沾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竝觀求一箇是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為學也只就資質所向處沾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何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沾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竝觀求一箇是信如此言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為之一指迷也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為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但論其言語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

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鑄亦不易幾也自戰國橫議重以秦人之焚坑東漢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靜悟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白日當空不惟列宿眾星不顯其光即月與五星亦為之掩若當下句之時一行星在天四國仰之如日然矣故夢奠之後羣推有子為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為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如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守先待後使人望為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公所可比也近迄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祀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母求之歎斂宰我之短喪何可從祀子曰君未之恩耳子子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大木然雖枝節少缺仍是有用之巨材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徒於語言文字標榜耳王子曰然

記一

主

李延平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甚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管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講誦為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有宋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耶何孔門之多事耶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

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還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為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國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子

記一

重

路毋有尚不可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汭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二帝昇金以汭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外降稍長即多能鄙事至老設教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

不為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身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相去幾何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於奔馳若一

記一

重

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僊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視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燕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懸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淡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存心養性之功哉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為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

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為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閒著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記一

語

以此知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洗濯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閒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之告朱也

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

延平謂朱子曰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見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為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教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為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為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通透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為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窮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為道明德立不問作瑣瑣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為精一者既廢教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卒時所能奏效身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鉅也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備

記一

語

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窮其歸趣

今世為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語錄亦不可觀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不能滌此歧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能出彼入此故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子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委弱至甲辰年得交王子助子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大故哀毀廬中廢業期年忽知子不

宜承重哀稱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上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為後二千年先儒救參禪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思其不及又勇暇問其誤否哉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議而昧天理之真僭僭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辟固陋自以為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

記一

美

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息者幾分魯孔子承周末文勝之際灼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

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絕少言語至於天道生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與鼓動一時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淡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定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息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駁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

記一

美

年經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為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并有樊遲者相與其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厥聞之謂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槩見也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解而闢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息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禪於荀楊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講解係於漢唐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有志於學者承

記一

云

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勇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其窮理也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始以孰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

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閒讀書者眾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及其理明義精善淡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云入而事君則必息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賅矣僕不必詳辨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質對則其學宗之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虛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禪佛老之學虛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切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

記一

云

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動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雜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浮

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注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所以益盛而道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曰道在是勇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將謂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遵先生讀書之序果已無理不可精無事不

記一

三

可處否乎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也爛孰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徵求中節營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溟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實有不待辨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問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孰夫子遜

記一

三

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卽以此約心出卽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贊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是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如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響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

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聞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遇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著久而思渾資淡而行孰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閉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

記一

卷一

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以行之如不用亦可全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迹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與無實功於聖道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橫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所以召僞學之名也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

性謂卽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稜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

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爾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

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強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

記一

卷一

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切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泥

又不足朱子之章句誦讀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

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

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候糧車

馬傷脾胃者之獲亦縮沙也哉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脅動底亦便清白只是虛更無底算而不學則殆正為無底算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答是以奮動愈多頗有底算或問讀講著述雖是倚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算否子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算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己心亦難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算只因原以講解為學而以行為觀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行

記一

言

者亦不純孰不如學而時習身心道藝一致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為學即此為行即此為教舉而措之即此為治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為章句矣身呼吾安得一聖門徒眾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孰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定喪服杖經之制祭時婦人亦不饋祭穀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言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腓等皆削去之如此類難以勝述不可見哉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縱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鏗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為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皆程朱兩門亦

記一

言

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嘗得敬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即灑掃主敬致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言律審固罄控點黷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公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程子曰大凡學問問之知之皆不為得  
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可策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  
問之知之皆不為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  
和躬習實踐淡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  
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  
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以養心又  
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與古人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  
人都無不怠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得盡傳只今日可得而  
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

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  
善人恐養之不浹且固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或於異端苟無是三  
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洗濯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  
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緬勤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  
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  
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  
即言親民勇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即是要作大匠身得謂  
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子曰

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陳進  
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龜山楊氏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  
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  
不轉貫虱而斷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  
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為甚差但說學必宜習甚暢  
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切天理若  
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還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  
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切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  
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  
專用力於此以為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為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  
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  
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忠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忠性天不可聞是何主  
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  
免為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  
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作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  
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為耳即將就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  
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  
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  
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凶  
乎而乃集小學也注大學也何為也哉

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  
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就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孰義理不由人不習孰閒事也今若一  
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博奕飲酒等不為即誦讀章句著  
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  
就義理作用處制為六藝使人日習孰之若只在書本上尋義

理雖亦羈縻此心不恣別事但放卻書本即無理會耳

或問為學如何作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  
綱亦有節目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

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  
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

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  
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

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為學如何作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切要之問乃惟左  
支右吾說門面語何也大綱節目數語尚可敷衍至於不是安  
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便是蒙  
混夫古人教法某年拜勺某年拜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

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  
言之矣既又說歸讀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就選  
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  
之身情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  
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  
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  
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開宗明義第一言尚且不  
從況其餘乎

顏氏學記卷一

記一

疑

顏氏學記卷二 習齋二

習齋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為佛氏六賊之說浸亂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身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唯唯唯唯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唯唯唯唯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唯唯唯唯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祗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

記二

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觀而惡始名焉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以下存性編朱子原亦識性但為佛氏所染為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易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命而盡職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

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觀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染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見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變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成若地平天成乃吾性全量故謂變化氣質為善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時而益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理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稟異氣質即有稟異之性愚賤氣質即有愚賤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賤決不能為稟異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辯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明明

記二

以將孟子語皆費率合來就已說今即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其見有心者可其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為性乎非正以惡為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激湍淵澗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借水喻性中者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

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為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為善若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秉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變而不見變其所不當變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變而不見變其所不當變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善惡被引而為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為偽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為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良心時見不純為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秉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侮奪

記二

殘忍而所性之義不可知矣成其偽飾諂媚與夫姦邪小慧而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身呼禱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支百骸可為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幣而汗為黑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汙者雖故質尚存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慾本性自狂止視反不力力之聞耳聾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陷產失歸田樸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蹤固圍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即習染極凶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氣之說則亦依希之見而已矣性說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

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鳥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鳥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各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為不義愛無節文而為無禮愛昏其明而為不智皆一誤為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

記二

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涂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惡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為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為仁義遠人以為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厚厲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



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即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

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為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為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蒸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為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歛歛豈不成其不立之惡乎仁

記二

五

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家樓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子以為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路人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歛歛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義禮智猶是也孰觀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系而且舍氣質無以行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為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

可有志者實以是為學為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善性乃再見於今日矣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子曰孝子之情淡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間耳

記二

六

以不中節為非亦可但以為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也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 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己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心生正指人生以

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會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警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趙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教晉揚會我始生而知其必滅幸活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為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為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殺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為惡耳今即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為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禱乎氣質而言之

記二

七

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禱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為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言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為金俱相若也惟其有等差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質性皆於性相近一言括之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括之故曰非才之罪非天

之降才爾殊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謬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人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

記一

八

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善哉書記勿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賢舍己從人矣殊不知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為佛氏所惑又不知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耳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為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

慎乎 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原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涂歧路別無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絕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為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動突雖是動突然亦是性也朱子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美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記二

九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夫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便是惡身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邪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邪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為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為屈原一流人其下頽不知學則輕者為姑息重者為貪溺味罔然其貪溺味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為後起為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為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

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為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為海瑞一流人其下頽不知學則輕者為傲岸絕物重者為很毒殘暴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為後起為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為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析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美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美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妄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記二

十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既云氣質之性便是四端之性別無二種則惡字從何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自然偏不可謂為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稊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寮然正長固君命也丞貳獨非君命乎惟僭偽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或黃或白與色有錯雜者獨非本色乎惟為汙泥所染非本色耳今乃舉丞貳與僭偽同誅以純色錯采與汙泥並棄是惟正長為君命全美為本色惟堯舜孔孟為性善也身乎可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

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水流至海而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即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載惠山泉於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篋中上面傾水從篋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使漸如

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着力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氣有清濁譬如箸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為為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以罩燈火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為拆去且何以拆去 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

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為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禾既成苗時即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為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氣質竝誣性其初向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楊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楊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眾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楊以來諸家

記二

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間音欣然著論坐世而天下之為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為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為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鬻貨者氣稟之性也殺父殺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賊而囚父兄子弟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為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楊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慮不及乃太聖人之世未遺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即此為存心即此為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為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為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為精形體為繁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為吾性害之

記一

三

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辨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會折倒告子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

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竝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為物之則乎大約宋儒切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拙是以舍古人大府六藝之學而高言性命也子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為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謬誤况禮樂之精博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分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汗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

記二

十四

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為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為孟子所辭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於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為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楊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楊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汗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

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靈而能為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為汙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能不為此懼乎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氏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瞭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為不足解惑見為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記二

十五

宋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

程朱志為學者也即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息何為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為氣質之性別孟子為本來之性自以為新發之秘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為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正如三五之月去日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為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課程朱則如未旬之夜一明星百其時譬然之星既不足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即儼然自居於日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

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躐等力之所至見斯至勇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為多學而識直待坐老學淡方得聞性與天道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驚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為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或曰昔儒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鄭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取養十年決治不能舉也倘遇明主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息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目為今計莫要於

記二

十六

九典五德矣除制茲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邑輕賦稅時工役靖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節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為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為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為君者

濟時以存治編

嘗讀禮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為臣不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向矣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自唐宋試之以無用之詩文上輒曰選士曰校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而府府而行省行省而京師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身呼奴之邪盜

之邪無論庸輩不足有為即有二傑士迫於出仕氣喪入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局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尚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甘酸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取天下也觀之宋明漢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放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俗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觀德可敦俗才堪蒞政者公議舉之狀書某某淡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即以幣車迎為六事佐賓吏人俱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狀書某令淡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即薦之公朝餘仍

記二

留為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狀書某守淡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即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治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不肖者受上罰則公論所歸請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真矣即有一二勉強為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閒必重自斂飭即品行未粹者亦釐而可用矣為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重徵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千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

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弟自明帝作備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神僊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為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經由四方戒異服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俱歸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置寺觀巨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恆產幼者歸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弊有為異言惑眾者誅五曰防後有藏佛氏經卷者誅獻者有賞六曰杜原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淡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訟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

記二

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惡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兆姓無絕嗣之慘徵休召祥蓂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逃亾之巢穴驅游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靖異

佛輕視此身以目口鼻心意為六賊故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大要欲全其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說則天下無性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未聞聖人之言性未見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

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則無  
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賦其形則賦其性矣  
卽以耳目論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  
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竟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  
表也孔子視息明聽息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明者目之性也  
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  
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警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  
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通  
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警吾耳賊在聲不在耳  
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竟之聲  
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慮咸若是推之父子君

記二

五

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  
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幻天地君親而不懼小之  
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以爲虛靈不昧猶瞽者坐暗  
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自謂妙悟  
可謂妄矣安在其洞徹萬象也哉且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  
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啖鷹舍身餒  
虎何其傾倒錯亂也哉以下存人編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  
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  
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  
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淡何也人  
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

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  
以事爲不禱以劬念敬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  
如鏡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豫燭未來或邪  
妄相感人物小有微應愈應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于  
皮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故身歷而知其爲不足據也  
天地閒豈有不流動之水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  
動一箸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裏花水中月信足以娛人心  
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卽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  
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  
靜之理念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矣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  
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  
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仁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

記二

五

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兼合內外成人已通  
身世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  
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徵吾性之德全矣以觀空中  
洞照猶腐草之螢目何足道哉

顏氏學記卷二



顏氏學記卷三 習齋三

戴聖述

先生八歲就外傳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劔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立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益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即不同也

以下李瑋王源所撰年譜

朱翁為先生謀賄入岸先生哭不食曰寧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情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商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息而天地昭矣縣幕友孫明大奇之迎見如上賓騎馭輒下

記三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奇書言道不外飲會男女應事接物之閒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即己身離道僕之為下輕誣以蕭曹即君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悚然每向人道之

同王恣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賊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下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偽官已而賊敗 清師入眾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嘗集二十一史兵略為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為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

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善通鑑獨觀亦多為論

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

丙午三十二歲除夕寫先儒主稱周茂叔為先聖瑛案先生亦嘗稱朱子為聖人即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為真也

天下小過聖人必為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為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自驗無事時種種禳念皆屬生平間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恣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為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生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

記三

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世有聰明慧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恣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閑習技藝而邦家多怨乘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託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即為空虛即為支離

王恣乾憚學習六藝先生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談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籠近幸也以廷杖詔獄挫辱士大夫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為罪徒也

誰復敵愾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為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偪不有管仲孰為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所以不得不抑之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鞞矣猶云靈質刑衛已亾矣猶云羞管虛言已蠢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率門人習射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息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有求文者謝以儀卻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責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

記三

者矣今蠶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會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卻此有謂也不可恣也體常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矣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目聰明支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脩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脩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寶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

行也如某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汝使十九家仍為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會之否則一夫可也

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會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錄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款以律易御禮律書為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為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

記三

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案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即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為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臚決襟玉革帶淡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箭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或簫磬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戴冠博帶坐目坐如泥瑤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靜坐或執書伊吾或對談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研棗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王恣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

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虛凡為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墜地但有志者即互相鼓舞以相勉於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攝人短此何意也

教瑛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讓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卻襍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履未孰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瑛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為之日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日權略其實此權字即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淡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於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同甫所為扼腕也僕以為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記三

瑛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為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為禮時之宜也

勇遠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欲注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奈之何不胥天下而為婦人女子乎

謂夏希舜曰羅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即我之罪羅何惡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即我之惡惡字更苦更精益求精猶有事實可指惡則竝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必我心中不可感動者在也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為道舍事物以為學者故德行孰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即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誦誦焉

可潤哉

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瑛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教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為名言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方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竝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於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記三

一日晏起因恩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委情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違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恩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情愈慙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請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與禮樂

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令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令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必於湛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訟日敗兵若以銖稱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囊也

內篤敬而外肅容體之根心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

文章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定其心而後言自無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

先生曰唐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忠立之奏始乃為世害至今乎

凡罪皆本於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即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浚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其勉之

有一夫不能下亦做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偽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

唔那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為閒署不知人才為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脩身布教之道

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蝗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峰晤孫徵君子五君揚七君子十一君夔具雞酒祭徵君

哭之拜歌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弔彭餓夫墓酌以酒盃漱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蔭千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為是否程朱非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為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未化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無獲屣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以所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為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淡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蔭千以車馬贈行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峰高隱力學

見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眾

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如效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遺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於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為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注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注解託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涂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述而性命不得問孔子不幾為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

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忽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  
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  
比也後儒以文墨為文以虛理為體將博學改為博讀博講博  
著不又天淵之分那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  
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於人前矯強也  
故一聖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息四教六藝  
為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脩是無身也九息之不謹是無心  
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無道也六藝之不習是無學也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脩道即在性上脩故為學必先操存  
方為有主先生曰是脩性非脩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  
倫日用為教故曰脩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見為六行而

記三

實事為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即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  
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汝母乃於大學先後之序有素乎仲誠  
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  
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于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  
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  
孔子學於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問與達皆其兀然  
靜存不觀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  
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亾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  
議論三者之閒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  
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為遂非之柄殊不慮孔門為學而講後

人以講為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為出脫先儒藩籬不知仍  
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  
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  
諾

返那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  
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  
人兵閒二事扣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  
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尚  
未至邪乾行語塞

借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脩六德  
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於天下所以親也  
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為學教然則何者為若所

記三

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  
操存也

觀濠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為宗旨  
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說而儒名存實亾矣評曰見確如  
此乃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  
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使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  
見之是亦無用此益傷吾心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  
歎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亾沾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  
致也

謂濠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于存性存學所言大  
異宋明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於先

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為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原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他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狂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於孔孟墜也即合於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為先儒文飾曰未墜哉

教儼曰人之不為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為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為聖不在此吾黨須先於小節用功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邪曉事者皆不辦事邪愚謬至此不亾得乎

記三

十一

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清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為俗吏所為惟建書院輯語錄為賢異乎此者其黨必擠之為小人異時必為國家莫大之禍不在與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

王法乾為定州過割地畝於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為主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具信夫

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侍講修撰等官為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歎也

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

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為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為興衰

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錢從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為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講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及太公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陳水陸諸戰法并射御技藝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詁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

記三

十一

東曰理學齋課主靜持敬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北空二齋左處債介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履六間容車騎東為更衣亭西為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為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孔子討陳恆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卻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隄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閱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於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擯矣乃自宋儒出而諸英俊胥不得與於吾道異哉

非禮勿視四句向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於禮也天下歸仁即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專過也皆復於禮也

著宋史評為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晝夜誦讀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自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保甲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即當時至元祐開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為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倦焉流涕夏本朱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其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

記三

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又倍是宋何以為國奉以歲幣求其容我為君宋何以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為此豈得已哉辟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間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荆公為難極詬之曰奸曰邪竝不與之商確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樺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母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讎而韓富司馬等皆當忍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矣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

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立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倘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為罪狀遂傳旨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忘君父之讎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廢為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指挂乾坤者為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辨侂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象世知岳飛之忠象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

記三

謂為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讎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昇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上憲辛棄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以燕可見當時人即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諡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漢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偽學犯文人之淡惡目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沈錮釋老而自居於直接孔孟欲人不貶之得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偽乎而遂淡疾之也至於指數其奸除貶偽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郭

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無一察焉不其冤哉

偶觀宋孫贇宋時二傳歎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錮疾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異世傷哉

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還藏於密乃洗去心之汙染還然自藏

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贊之以無敵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

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

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作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壘積而

至於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

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

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嗟謂

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

論語敬事而信等語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天下豈有異學不可有偽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

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王恣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觀朱子語錄見其於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於秦檜也雖從天

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于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

爲植秀鏡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李錫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

之天矣

語杜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令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

能粗細者曰不必是聖人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

學得一端亦可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

興乎

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恣乾皆天生俊傑

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賢智之禍大至如呂新吾

陸道威材識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先生間某不分父勞歎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事兄服

勞奉養令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

時文取士之害靜坐爲學之弊也

大興王源介搆執贊從學先生辭不受因請乃受之曰文升剛

主道吾友之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首身錄



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於周孔之道者豈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身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恣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阜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燕邊風雨正黃昏藜藿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漢軍崔瑒奕若來同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亾也亾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亾也亾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記三

上

與門人言博藝脩河恣曰北人祇息除水患不患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在名世身官居哉儻以留宋儒必悅使觀宋注果明程子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歎曰程朱之學勇得冒孔孟之學哉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卽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茲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顏氏學記卷三

記三

上

顏氏學記卷四 恕谷一

戴聖述

學正李先生塔

李先生塔字剛主別字恕谷其先世本小興州人明初有進忠者徙保定府之蠡縣遂為蠡人父明性有學行高隱不仕學者稱爲孝愨先生同時習齋顏先生倡明聖學孝愨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奇齡先生年二十餘爲諸生既承習齋教自治甚嚴仿習齋爲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不爲文飾而於田賦郊社禘祫宗廟諸禮及諸史志所載經世諸務與古帝王治績可爲法者考校甚備錄其語曰廖忞編以待用由是學大進孝愨使先生奉其妾母

記四

居縣中率其四弟讀書而自與適居鄉相距二十餘里每朔望前日薄莫必徒步至鄉問父安否夙興乃還嘗曰孝愨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未能也乃纂集古人事親之禮以時省視鮮膏醴稻竭力以養而自食粗糲不使親知其友趙錫之重先生行而問其貧閒數日輒使人饋粟肉於孝愨詭言先生所遺孝愨不知也年二十六遭孝愨喪擗踊哀慕如孺子三日不食寢苦枕凶斂葬虞祭皆如禮服闋後以康熙三十九年庚午舉於鄉已至京師左都御史吳公涵聘主其家命其子弟從先生學六藝且爲刊所著大學辨業其時名公卿如徐少宰秉義王相國揆許侍郎三禮皆過先生論學安谿李文貞公光地爲直隸巡撫聞先生名欲延致之命其門人庶常徐元夢道意且欲持先生所著書往曰李公虛左以待先生先生盍不往

見先生堅辭曰部民也往見非義卒不往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競集京師無不樂交先生者母進士永光寶翰林克勤招集同人共爲講會先生與焉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屯田水利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諸公悚聽久之相顧謂曰乾坤賴此不毀也而鄞萬處士斯同尤篤服先生爲特序大學辨業以爲學之指歸在是他日與先生攷論禮制握先生手曰天下學者唯君與下走耳太原閻生未足多也萬亦夙有講會每會皆達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列坐而聽一日會講於紹靈會館先生亦往眾請問郊社萬君向眾揖先生曰此豈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子敢望今且後郊社請先言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辨業之旨歷歷數陳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

記四

者諸君有志無自外矣於是代州馮壘三原溫德裕大興劉有餘宛平郭金湯金城皆因先生以私淑習齋之學金湯字子堅金城字子固也與先生交尤厚子堅爲浙桐鄉令聘先生往一歲使者三至既往舉邑以聽期年政教大行先生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置側室每出游必遣役齎資斧以從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恐後其優禮如此故人楊勤慎修令陝西富平亦敦請先生往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慎修以師禮事先生先生曰富平亂國也治之當以嚴教之禁鬪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弱行之如桐鄉時民俗遂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慎修從先生言百廢具舉聞而學者聞風而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陳者屬集居諭年先生以省親欲行慎修固留先生不允士民饗送者十餘

里不絕慎修曰上下皆知動能屈先生先生固忍行乎歐欽位下既自西歸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始遷居博野修習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游日眾遠方郵書請正絡繹不絕先生接引甚殷未嘗稍有矜色嘗曰學者當肅其九容使身心修整袪妄戒昏則天君湛如而更習為有用之學聖道其不遠矣安裕太倉兩相國將以先生學行薦於朝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而陞以幣再來聘先生皆力辭後遂稱病篤隱居治農圃年七十五卒於家雍正十一年正月朔日也門人馮辰到調贊等上私諡曰文子先生子習仁先卒次習中習禮皆能承其家學始先生問樂蕭山毛氏毛嘗推許為蓋世儒者意欲使先生盡從其學後以論格物不合而毛遂作大學逸講箋以攻習齋并詆周禮為非周公書不足信桐城

記四

方侍郎苞與先生交至厚嘗使子道章從學先生而方固信程朱以習齋復聖門舊章為非每相見先生正論侃侃方無辭而還後先生沒方不俟其子孫之請為作墓志於先生德業一無所詳而唯載先生與崑繩及方論學同異且謂先生因方言改其師法又與人書稱浙學之壞始黃梨洲氏北學之壞則始於習齋故先生門人咸縣劉用可淡非之謂其純構虛辭誣及外友今觀先生遺書知用可之言為然也先生承習齋教以躬行為先不尚空文著述晚年因問道者眾又身不見用始寄於書所著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二卷郊社考辨一卷擬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詩春秋孟子

傳注學射御書數錄田賦考辨宗廟考辨婦給考辨瘞念編閱史邨視平書訂運心編覽天主書辨等書皆藏於家渴辰到朝贊其纂先生年譜四卷嘉慶中先生裔孫錫為重訂焉

習仁字長人恕谷先生長子也自幼孝友未成童即有巨人之志嘗仿先生立日譜嚴立課程晝所習行夜必籍之方侍郎苞使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恕谷亦遣習仁以師禮禮之後侍郎苞作李伯子哀辭謂其承親事師交友跬步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子弟中未見如斯人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土風南中人士亦間其風而慕之乃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間南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會侍郎以戴名世南山集案全家被逮願以金陵田宅居恕谷恕谷乃使習仁與妻附友人舟先之至天津疾

記四

作將暫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反為歸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吾不能成父志而外命也遂於康熙六十年八月卒年二十有四恕谷哭之慟曰天不使吾南也已矣為作行略見集中

李氏遺書

大戴禮係傳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戴禮履小節勇束髮而就大學學大戴勇履大節勇而買說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履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履大節業大道之文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貴賤異也至學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為得其正而班氏

會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由小入大從易入難百朱子乃自立一說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八字隸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不慮內則為學之大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賈之年幼其能乎且六藝者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小學之事之所以然蔡清遠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脩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但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而已誠正脩身說此事不入然則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何也夫格物致知以誠正脩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

記四

五

功非二事也書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鎛鈹也誠正脩齊治平其用耒耜鎛鈹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鎛鈹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以下大學魯論與於詩章朱子集注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倉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為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即幼學也然會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為小學者何也蓋內則

所記為學次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藝之學禮祗學幼儀樂祗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事以書為小學目

大學一篇明大學成已成物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為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已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后由知以行成已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身為本蓋正心脩身明明德也皆所以脩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則先後晰矣此謂知本

記四

六

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慎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慎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脩密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大雅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即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己之意誠而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脩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脩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後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不在則身

不可脩也齊家在脩其身者身之用情有碎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爲父子兄弟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具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則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脩齊條但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可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致推致也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於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

記四

七

皆訓至又孔叢子諫格虎賦顏先生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親民也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脩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習其事造其極也致知在格物者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故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白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在作書者之時大學教法尙在不必言也惟恐學者浮游其物而用之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謂學外復有

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汎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即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即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格物非學而何

或問朱元晦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

記四

八

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

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或問大學 瑛案人即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洒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間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何間於年少長邪乃問者曰從事小學并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 敬為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即在誠正脩齊治平內聖經所謂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與至謝氏惺惺然則本之僧瑞巖者也豈聖學與

記四

九

自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慎獨曰心在曰慎德即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未當得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為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為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為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為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閑持守堅定涵養純孰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為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况小子何年洒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為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

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孰是孩提而神聖矣尙需大學之教耶 瑛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為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為涵養為操存曰純孰已久不更可疑乎 子夏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注曰本謂誠意正心也蓋小學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善性之旨卻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後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後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與

記四

十

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切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為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為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為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為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與曰非也好學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兩事也蓋學於平日為學行於臨事為行如今贊禮先事演禮

謂之學至供祭會賓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為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為學矣皆與聖經不合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問格物之義固執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會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間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尚未盡而欲先知天命不亦逆乎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脩齊治平皆能矣而尚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

記四

十一

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邪朱子孟子注以知性知天為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為誠意正心脩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為上達即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下學不真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个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即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躐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慎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

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逐著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皆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為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之恣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偏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為願能乎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

記四

十二

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性理六藝大學之實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觀內則為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不可補填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誠意正心者皆何功與況既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已是以禮樂為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矧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實按之

皆勞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彫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个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得儀節是當

記四

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卽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後得卽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卽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棄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且曰溫清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易言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紛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廢語乃言考究禮節身用學問思辨是何言與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

之至陽明則直抹殺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刀蒙吉張武承等之摺擊之也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作兩個亦是要人見个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說一个行己自有知在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真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通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執則知其路方真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

記四

於明善是也今日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致足矣何必又言誠正脩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脩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 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 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懣好樂失在有所字非并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 以無善無惡為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為善去惡為格物則致知後之誠意為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并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為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為者方為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以方之問甚有理足正陽明之說夫事為即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為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為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為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為事為乎曰不特

記四

見於事為者為丈夫見於事為如孝弟親愛誰曰為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遇詰者理難分疏即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錄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脫未淨者至陽明則居之不諱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冒洞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邪況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乎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為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已之物耳目是也今指

已之耳目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為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邪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竝未染指而即坐以盜名定為賊物邪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葷韭菘蒜等會及視疾入內等事以為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為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邪不可通矣先儒指人心為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即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為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

記四

聞焉則必待學者也聞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即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寶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開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為用功之先後耳王艮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為知至知本即格物也格物本末即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觀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

知語爲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  
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  
末然皆可謂之物格乎知至乎以淺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已  
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  
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  
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  
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  
自明且觀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  
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  
知所先後邪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脩身爲本而言則格  
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  
道但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大劃然

記四

不可紊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素其先後邪 物格知  
至豈尙不知脩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並言之然格致實有學  
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王良以格物爲即  
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  
致知傳學者已不愜其說其徒王柏又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  
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格致傳崔銑高攀龍又改瞻  
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良  
又以脩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學法而疑誠  
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  
此 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  
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脩恂慄威  
儀誠正脩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後意自在正脩齊治平矣然意欲  
正脩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脩齊治平也如惡惡臭  
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慮之際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鬼  
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欺其意乎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  
也既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尙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即果有  
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  
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餘  
若意見則見解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稟念閒事冗  
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  
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互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攝者

記四

一妄者息矣此外又有忠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愆度之又在意  
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後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  
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  
爲苟且所謂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後可  
正脩齊治平也故前以脩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  
之本爲惡之意即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  
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  
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  
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靜又訓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  
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清矣若解

意為統貫明親之意不劃然與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念慮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 文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懣等而不脩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脩也反覆以明脩身在正心也

中庸戒懼即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觀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觀聞以至其觀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慎獨同此而微異此慎獨謂慎則不敢欺中庸慎獨謂慎則不乖於節致和也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謂心無靜時只一慎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觀聞非靜與分

記四

靜於動而以主靜為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與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中庸所謂戒懼慎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脩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原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為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慎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賢賢易色章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百子夏之言矯枉過正程子弟子入則孝章解曰不

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為重讀書為輕是矣然古學非專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詠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脩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一二自然則學者即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者即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子弟父兄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脩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各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後

記四

儒多以辭章為文繙讀為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清定省之儀為學行溫清定省之儀為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為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為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身分本末緩急邪 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然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為小行為大分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即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為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攷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

通於政事與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以下聖學規纂○論語

吾十有五章 此夫子下學上達之實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

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

達後僑職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為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

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即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

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與乃理與事

分也亦誤也

博學於文章 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

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之以禮則統

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

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而身世實用

其功效先儒以博文為格物致知約禮為克己復禮甚得即如

記四

孺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

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為博學即如專學一數九章以

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為學夫子責

之可見讀書為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

雖無理而能強據一理以屈人者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

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為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

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為迂意同謂學而不

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

專讀書邪故其言不待辯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

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尙何佞之云

樊遲請學稼章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

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為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為上正士之位與不學為上之事不惟失聖學並有歎於士矣

衛靈公問陳章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亂將作矣不知以

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

子為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毋有何以對季氏曰軍

旅學之於孔子邪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頌伐費人而墮之不

用陳邪

子曰賜也章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

然敬如子貢尙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

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

記四

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

學之定於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

之聰明豈衰如充耳者而夫子問之尙爾疑信不決邪

大哉聖人之道章 鄭康成注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為政在人

也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

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為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

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顏先生謂

禮即道也惟至德之人疑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

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

旨哉言乎 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

夫子言禮與其奢也盍儉會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

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卻缺以六府三事為德

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之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賢出政為禮子太叔亦以指讓周旋為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為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大司徒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禮記中

子曰吾說夏禮至從周 夏禮言說殷禮言學者夏非時制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即為學非誤與

仁人心也章 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為明親也奚為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脩身為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為頓悟之學則非矣孟子

舜典帝曰夔節 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 朱子曰古者教法

記四

三

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此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緩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大全 元晦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鍊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周禮大司徒鄉三物 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真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為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真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為行節

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脩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六藝為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射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注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為貿亂至何晏注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辨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為多能小藝與道德仁藝又自不同論語并求之藝孔氏訓為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為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為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即德也行即此行也文即藝也

記四

三

大司樂職 堪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脩內禮以脩外之言觀之益信

王制司徒 案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帥月吉讀法及春秋祭誦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鄙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即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乃實教實學選士

之良法也

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一節 合語即後文養老禮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注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脩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說堂入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內則子能會會 四十始仕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即其所學身有所謂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為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脩其

記四

匡

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實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惟試誦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大學為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為司成館祭酒為大司成司業為少司成博士為司成宣業後又改為成均監總之亦主於誦讀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十一百三物四術愈

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息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 息勇游房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為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為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槩遂覺所入有合自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對民談性測天乎可向之詠詩作文排比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不能無樂軍旅之事惟持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

記四

匡

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為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性今雖歧涂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尚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尚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昏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誦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即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多其人矣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竝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觀此

盛與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尙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明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恣奪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尙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曰移風易俗道不及待有如此邪且六藝所取之人卽不盡善卽或有偽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曷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卽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豈不善勇且明之洪武固

記四

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尙可緩乎

宋豫聞瑾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聞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聞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氏之教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聞沈吟因問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槩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闢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

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闢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聞默然又問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聞曰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乎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聞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皆歸一禮乃我輩正務目論學

甲宗宋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

記四

去事物專求心性予聞之曰言思忠貌思恭念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卽心性也未有公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忝耳聰性何在忝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有公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忝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錢塘王草之復禮視子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注補其首則論學卽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以衰衛而王孫賈仲叔圍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左氏春秋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勇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爲德行卽德

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即以豆爲陳習兵子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況陽明之兵豈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禮聖道以他涂耳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亾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恭條請曰古者殺青絲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遺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郁郁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

記四

五

之若周禮已亾而勇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遺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重心而知禮子太叔曼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蓋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亾邪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興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況曰亾邪禮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重禮教然行之既久不無差失孔子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非謂士喪禮之在國者盡失而此後始有也若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邪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散亾矣然其言乃指班爵

祿之一端非槩指周禮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亾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所學廢國之人安於其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亾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亾尙何載焉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亾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曰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儀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與高堂生博士即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

記四

五

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亾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羣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邪况其引綱細目亦非懸空所能撰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閒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氏與公穀即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房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摺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闕之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邪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



賓主介俱皆正向明季易為隅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靡粹  
弊之類蓋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質又豐儉遂分先後  
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  
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錯簡脫落者亦或  
有之但不可定為戰國人作也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  
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  
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漢文時  
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高  
堂生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為  
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即間有嗜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  
脩已治人之事舍是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  
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繹其中可見此三書

記四

臣

者百世不可廢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  
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  
紛然且指為偽是必禮法蕩然變人類為禽獸而後快也不亦  
可懼之甚與子云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  
亂亦未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匹七八矣先生脩明禮樂有  
功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尚祈一更正焉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  
論周禮至春秋已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興問曰朱子以藝為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  
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即  
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  
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向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  
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中焉是異端自以為中也

樂記曰射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  
邪又曰游於藝今注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莊粗迹也曰姑  
論射乎人心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  
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  
之趣也有是道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  
高奇之言耳今以為學術其遺誤後世不亦甚哉

鄞縣萬季野斯同閱子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  
藝為物學習為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  
子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于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  
學尚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  
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井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  
必不與老農老圃並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與且言此

記四

臣

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為實事難備故治賦為宰聖  
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  
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管廷耀問學子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  
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  
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  
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秉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子曰非教人  
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為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  
即如人曰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  
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為主而宮商音律入耳  
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

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竣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為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御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予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警師日舉則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為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敬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記四

邢州王成休經邦知子南歸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荆公青苗法可行然乎成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服為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貸貨國服為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焉夫今之耆老官不甚縣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即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使其事繇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徧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為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而已而安州馮繪生夢徵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為息然尚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

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子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

歸德周崑來尋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脩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與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並進且迭進焉非列其資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平治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即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為我冀可對曰吾學養禮乃來乎粹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即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即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為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記四

從孫會遠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為我言格物須就當前切要者格之如親有疾則藥餌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即立格焉為農則格農為士則格士見有疾則格藥餌見遠行則格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脩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其時草堂虛心淡以為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襍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即躐及幽淡高遠也乎

竇靜庵克勤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慎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為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為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既曰整齊嚴肅以敬為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

眾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備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禱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為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面壁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為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慎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虛而用虛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襍必入歧路矣

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為仁有裁制為義恭敬之心為禮辨是非為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為是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

記四

為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嫺與郵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脩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論語之文行忠信文即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脩道之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為

下學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為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途徑異端曲學身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雖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顏氏學記卷四

記四

戴聖述

卦爻之象與占不可分繫辭傳曰設卦觀象六十四卦皆象也繫辭傳而明吉凶六十四卦之辭皆占也平居所玩之辭即卜筮所玩之占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易者象也蓋文王周公所繫之辭皆象也而遇其辭者即以爲占焉本義分象占爲二則聖人明曰象以言象而首乾卦元亨利貞四字祇論占不設象謂之何邪潛龍勿用觀下象傳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明作一句讀明以无用即指潛龍言今分潛龍爲象勿用爲占母乃非經旨乎如坤初之履霜堅冰至上之龍戰于野明明皆象不可言占朱子亦以爲占即在內然則他卦他又何必分象占乎且占亦無定矣如

記五

明夷初九以于飛垂翼爲象于行不會有言爲占則占出行者可也而占鳥雀者不又當以于飛垂翼爲占而于行不會有言爲象乎何以分易以下周易傳注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故蔡墨曰乾之姤潛龍勿用游吉曰復之頤迷復凶朱震易傳載陸績曰陽在初稱初九太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太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初三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爲象九六爲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故蘇軾亦言卦主靜爻主動是爻論變古法也然而玩索爻辭論變者十一二不論變者十八九何也以卦有材則爻亦有材聖人解象其材以待占者本爻之爻互舉對勘則變化无窮若必每爻先立變辭則一卦變六十四卦禊蹟莫舉不可以爲六爻辭矣

顏習齋先生曰舊解乾乾惕若爲晝夜惕焉未析也終日乾乾者晝則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之學也夕惕若者夜无事作則用操存省察之功也傳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曰行事則非後儒之講學徒口目者可冒矣

理氣心性後儒之習談也易則不多言氣惟曰乾陽物坤陰物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論語以仁知孝弟禮樂爲道備一及心一及性而无言理者惟曰敬事執事敬唐虞于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成周于六德六行六藝曰三物與後儒虛實大有分矣

記五

漢焦延壽有一陰一陽自姤復五陰五陽自夬剝之說宋人因之爲卦變仲氏易因之爲推易大約謂一陽五陰之卦皆自復剝而來一陰五陽之卦皆自姤夬而來二陽四陰之卦皆自臨觀而來二陰四陽之卦皆自大壯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而來朱子以爲非作易本旨乃卦成後有此象其言近是如兩人對閱高下互分二木相勸枝節參錯爲卜筮觀玩之一助亦可而以諸卦自復剝等來則斷不可乾坤生六子一因重之六十四卦皆具易有師卦自復卦來訟卦自遯卦來之理邪且六子助天地以生萬物者也而震巽坎離艮兌反生自臨觀等卦則俱甚矣以至干寶謂乾之初九自復來九二自臨來諸卦反生乾坤更顛倒凌亂之極矣易可訓邪至來知德又專歸反對名之曰綜夫反對見于禊卦本屬經義但專以此解往來諸辭則其說有難盡通者如賁與噬嗑反對賁象曰柔來而文剛來注曰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柔指離之陰卦剛則艮之陽卦分剛上而文柔來注曰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

文柔剛指震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夫噬嗑上卦為離下卦為震是亦可曰柔文剛剛文柔矣且分字何解猶是一陽一陰之卦祇一倒觀竝無移動何以言分

一陽來復為復三陽交陰為泰臨二陽上進已過于復則陰退順可以相感未至于泰則陰尚盛未即相交其于陰也有臨之象勇故禘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陽與陰也二陽漸浸而長以臨乎陰內說而外順二剛得中而五柔相應大亨以正非行健之天道乎雖然有長則必有消試取臨一反觀之則觀卦也就畫卦取象臨卦象夏正十二月為二陽之月以至正月三陽二月四陽三月五陽四月六陽五月一陰六月二陰七月三陰八月四陰正合觀卦已陰長而陽消矣凶矣而為時豈久也哉聖人于陽長而即畏其消如此乾坤交而生六子六子合而

記五

生萬物自然之理明載聖經朱漢上易傳六十四卦相生圖謂乾坤一交而為姤復再交而為遯臨三交而為否泰以變諸卦是古聖之作六十四卦也先有乾坤二六畫卦乃以乾坤交而為姤復六卦再以姤復六卦變而為師比等五十六卦則是乾坤生姤復六卦非乾坤生震巽六子五十六卦為姤復六卦所變非六十四卦為乾坤六子所重也盡背聖言矣

復則亨矣以反易觀之乾陽窮剝于艮之上而反生于震之下下為震行上為坤順是反動而以順行也則陽自出而入復于无疾雖坤朋尚來而順以行之則无咎夫一陰一陽道也今陽反而復于道自剝盡為坤剝上一爻歷坤六爻共得七爻一爻當一日七日而來復天行消息盈虛之自然也然則與剝反觀剝順而止此順而行矣剝小人長此剛長矣小人長故不利攸

往剛長故利有攸往矣夫復者反動即反生也生生之謂易六十四卦皆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心祇一生也而可見者莫過于一陽之初生无往不復有漸必積為物不二乾知大始復不其見天地之心乎 朱子卦變圖復剝臨觀等互相往來仲氏易謂其禘亂也宗朱升十辟卦變圖以剝復等十辟卦為聚卦祇可易為他卦不受他卦易謂十卦象傳內竝无剛柔往來諸辭可證然復卦明曰七日來復剛反何嘗无剛柔往來辭邪則聚卦與易分卦受易之說不必泥矣

一陰一陽分立兩道也一陰一陽迭運一道也其繼續不已造化流轉者乃陰陽本然之善也韓康伯注曰道者何无之稱也在陰為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陰陽雖殊無一以待之蘇氏易傳曰聖人知道之難言借陰陽以言之陰陽未

記五

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道之似也又曰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朱氏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又曰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則道也又宗程張論性曰性有義理有氣質義理皆善氣質有善有惡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論性不論氣質其言未備信如諸說則改聖經曰無之謂道一陰一陽不謂之道繼之者有善有惡而性成焉可乎明與聖經反則何不直攻之闢之而乃為之注解乎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明以陰陽仁義皆為道矣而曰不是道將仁義亦非道乎陰陽剛柔仁義其實也謂之道者名也如甲有身實也呼甲身曰長人其名也今謂甲身不是長人長人

在甲身先所以為甲身者也其可通乎在天道為元亨利貞在  
人性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非氣乎仁義禮智不可見而發為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氣之用乎性心生也心非氣質而何以  
陰陽之氣之流行也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今乃分理道  
別為一物曰理道善而氣惡不亦誕乎夫以無為宗出於莊老  
韓蘇明主之朱子闇惑之而詆孟子反聖言異哉

大衍之數所以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者以其原為天地之數  
也天數有五二三五七九也地數有五二四六八十也而一三  
五七九同為奇二四六八十同為偶是五位相得乃由天數一  
三五七九合之為二十有五地數二四六八十合之為三十則  
天地之數各有所合共五十有五夫天地之數以五為率故五  
帝五方五常五品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皆以五十其五為五十

記五

五

則數終矣如君子小人之澤以五世王者之興以五百年言極  
數不過是也而合天地之數實五十又五所謂終則有始天行  
也而筮用成數猶陰陽用老象以終則必變也故釋公有五而  
用五十卜筮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以此也五數小衍也五十之  
數大衍也大衍之數本於天地之數故上言大衍五十而下直  
接以天數五地數五五十有五以釋之將天一地二反置後文  
復起詰端宋人不知妄為移易且有謂大衍非文王事者母乃  
侮聖言與

鄭康成注天一地二章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  
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相  
成也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  
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

與天五并然其說不始康成楊雄太玄以三八為木四九為金  
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呂不韋月令曰木數八火數七  
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蓋自戰國末即有其說矣而實與易道  
刺謬繫辭曰乾大生坤廣生皆生也而成在其中觀坤曰資生  
即曰成物可見也不則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或可曰天生而地  
成今乃天地各分生成各有生成是何說乎且天三生而二成  
地三成而二生何以言之水木土何以當生于天而成于地火  
金何以當生于地而成于天金木皆地生若曰木天生者得天  
氣也則何物不需天氣者取火于日空中有火火不實生于天  
乎土之生似當先于金木而反居五夫五行之配一二三四五  
何居或謂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因據之  
為相生之數則洪範枚舉不容无序非為生成也不然五事一

記五

六

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豈亦先生貌後生言以及  
視聽思乎夫土即地也豈有地猶無土待生水火木金後而天  
乃生之乎地之成土即以地成地乎況六七八九十之數復何  
自焉後人以此演河洛圖太極為生人生物之原乃聖經祇有  
五十五數以為大衍之本而並不及五行生成一語豈經旨亦  
尚有闕漏邪其為穿鑿附會灼無疑也故五德相禪之妄高拱  
本語明辨之五行生成之說非易道郭雉亦言之且五行配八  
卦加以生克更為經聞之毛河右云以卦義言離為火坎為  
水巽為木矣然震為雷不為木艮為山不為土兌為澤不為金  
即乾之為金不過與為玉並言非專屬金也以卦位言則震木  
兌金離火坎水似矣然而坤不是火艮不是水有四正而无四  
維即曰坤艮屬土正合五行然何以水火各一卦而金木與土

則各有復卦且何以中央之土反無卦位也以卦數言則天一為坎地二為離天三為震地四為兌而乾巽艮坤則又以六七八九就天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為五十反為卦數所不取夫參同契云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五今卦有合五而无正五如金水為一五木火為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何以反不及也至宋人太極圖專論五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更無理矣王崑繩曰五行生克始于鄒衍而成于漢劉向班固然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于金石獨木也故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漂萍自者笑其妄以為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虛空何物可恢為大塊也克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克木也吾見克土者金木之克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要之天地無不生無不克

記五

七

萬物消長乎陰陽也若五行生克謬矣哉蒙按金木水火土始見於大禹謨然與穀稱六府不稱五行甘誓始言五行而不詳其目至洪範乃有五行物數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是皆流行人閒最大而適用者有此五物猶夏書言財貨藏于是而謂之府也故左氏考工記並名曰五材非謂握自帝天而能生萬物也宋人太極圖乃謂五氣順布化生人物則金木較之人微且頑矣乃能生人豈有是乎若謂四時配五行天有五緯星氣實生人則地有一物天有一星如少微四輔類非星氣能生人也王良傳說以人得名能生人邪四時配五行亦後儒約略象物之說月令春盛德在木乃言春之盛德種之于木非言木有盛德而生春之物也夏秋冬之于火金水亦然且此經所未有也至以天地生成配易卦謂天一

生水為坎一地二生火為離二天三生木為震三地四生金為兌四因以地六成水并列西北為乾六天七成火并列東南為巽七地八成木并列東北為艮八天九成金并列西南為坤九則乾為天為老陽九數何其俱乎乾天稱父坤地稱母以生萬物而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六子動之撓之燥之潤之說之終始之陰陽化育之道盡矣今術數家但知宗後人五行生物不知大易此其所以為小道也五行之物散見于易或以易无五行又非也但五行者言已成之五行也五行不可言生克而有與與如白虎防風為使與也木香見火无功也世誤以象為生目

記五

八

乃可用四十九策分而為二有奇有偶也是有太極乃生兩儀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為二以象兩無太極則五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偶无奇耦兩儀也何以象兩兩儀生乃可挂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是兩儀生四象也七為少陽象春八為少陰象秋九為老陽象夏六為老陰象冬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若不分兩儀則合四十九策揲之祇餘一而陰陽老少之四象无由見矣何以象四時四象生則九變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是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則六十四卦具矣有八卦而吉凶可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矣易圖明辨曰此段兩言四象朱子以此四象為聖人畫卦之次第以後四象為揲著所得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文相連不遠豈容有二解哉前後皆

言筮占太極節為覆明大衍無疑也 朱子宗道士陳搏先天圖以此節為聖人作卦次第其易學啟蒙圖先一圖為太極而上加一奇一偶兩畫為太極生兩儀一奇一偶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曰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為兩儀生四象四象各二畫上又各加一奇一偶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出勇為四象生八卦以上又各加一奇一偶為四畫卦十六又各加一奇一偶為五畫卦三十二又各加一奇一偶為六畫卦而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始至坤三十二卦共六十四卦出勇加一倍其上更有七畫八畫無窮畫卦有言無圖本義載此圖又不作畫但以黑為陰白為陽累而上黑白相間六層乃以震四離三兌二乾一圓轉于左為數往者順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圓轉于右為知來者逆為伏羲先天八卦圖又以六十四卦橫

記五

九

圖截為兩節北起復由東離盡卯中而南至乾盡午中亦為數往者順南接姤由酉坎盡酉中而北至坤盡子中亦為知來者逆為伏羲六十四卦圖又以橫圖斷為八節東自復而西至无妄八卦為一層下東自明夷而西同人八卦為一層又下東自臨而西履八卦為一層又下東自泰而西乾八卦為一層乃上西自姤而東至升八卦為一層又上西自訟而東師八卦為一層又上西自遯而東謙八卦為一層又上西自否而東坤八卦為一層乾始西北坤盡東南為伏羲六十四卦方圖而圓圖又分卦氣自復一陽生冬至十一月半盡震離之十六卦然後得臨春分二月半又盡兌之八卦然後得泰立夏四月初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一卦至夬皆為五種五月初遂接乾始為夏至五月半自此又盡巽坎之十六卦然後得遯秋分八月半又

盡艮之八卦然後得否立冬十月初又隔四卦得觀又隔一卦得剝皆為大雪十一月初遂接坤復為冬至以上皆先天圖本義載于經首曰此非某說乃康節說非康節說乃希夷說非希夷說乃孔子之說但儒者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始反于易而說始明身呼朱子曾不慮陳搏為方外之流而遂誣指為孔子之說耶孔子曰庖犧始作八卦是易自作卦起未嘗聞自太極始也且作卦奇偶畫也太極圓圖非畫矣非孔子之說一孔子曰兩儀生四象畫以九六七八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為四象然即揲四中著策之事在畫卦因卦後非未作八卦而先有四象也何者老變而少不變竝從已成之卦而推故仲氏易曰乾為老陽非老陽而後乾也坤為老陰非老陰而後坤也非孔子之說二孔子曰成象之謂

記五

十

乾則先畫乾效法之謂坤則次畫坤皆三畫卦以象三才未聞有一畫兩畫止而謂之陽儀陰儀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者非孔子之說三孔子曰震一索而得男則又次畫震巽一索而得女又次畫巽坎再索而得男又次畫坎離再索而得女又次畫離艮三索而得男又次畫艮兌三索而得女又次畫兌而八卦畢是為作卦之序從未聞其序為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仲氏易曰乾父坤母合生六子今何以父子母女竝生且六子俱先母生少女先中女中女先長女生世有此事乎于一索再索之義盡失矣非孔子之說四孔子曰八卦成列因而重之是畫八卦後不更作卦祇因一卦而重以八卦故但曰作八卦不言作六十四卦也如乾重乾為乾乾重坤為泰乾重震為大壯乾重巽為小畜乾重坎為需乾重離為大有乾重



艮為大畜乾重兌為夫以下七卦皆然而六十四卦學今連翻  
累畫豈因重哉非孔子之說五經但有八卦六十四卦今忽有  
四畫五畫卦何以聖人不為之名也且于三才何取焉非孔子  
之說六爻辭以一畫為初不稱一明无前于此者矣以六畫為  
上不稱六明无後于此者矣故說卦曰兼三才而兩之易六畫  
而成卦今以為六畫後尚有七畫八畫无窮畫卦明背聖言且  
果如此則六十四卦之理未盡也非孔子之說七孔子曰震東  
方巽東南離南方致役乎坤說言乎兌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  
此八卦方位即言伏羲之八卦也今強坐之曰此文王後天八  
卦而揆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為  
伏羲先天八卦以經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  
相射附會之然此論八卦相錯之象竝无南北方隅一字而可

記五

強以己意誣經乎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坎  
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為橐籥朱子注云乾坤為爐鼎  
位乎上下坎離升降于其間如車軸之轉轂以運輸一上而一  
下也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艮與兌也橐籥囊籥其管也熊與  
可曰先後天圖參同契皆具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  
中陽實離中陰虛則仍為乾坤故丹家謂之還元是不惟先天  
方位為異端之學即後天圖依傍說卦方位而亦借為修煉用  
與聖經若風馬牛朱子注參同契恐人譏議自詭其名曰空同  
道士鄒訢及著啟蒙又署名曰雲臺真逸是朱子明知其為道  
士之說明自附于道士而乃以亂聖經指為孔子說邪其非八  
也說卦言萬物出震齊巽見離養坤說兌戰乾歸坎成終成始  
于艮雖祇有兌正秋一語而春夏冬俱見矣此聖言无可易者

今先天卦氣何其舛也或問朱子卦氣陽生陰生始何疏而終  
何密臨二陽生為冬十二月卦乃在春分二月半泰三陽正月  
卦乃在立夏四月初推之一槩乖反朱子亦不能答曰未得其  
說容更思之又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  
話不可交互求合身呼是何言也羲文有二易邪四時運行萬  
古不易易有伏羲配以此卦而文王又配以彼卦者且十二月  
辟卦為漢儒說尚非聖言若兌正秋諸語則孔子之言羲文易  
象者矣兌正秋也而今為春辰月矣乾秋冬之閒也而今為夏  
午月矣艮終乎物而始乎物冬春之閒也今為秋戌月矣八卦  
皆顛四時皆亂乃誣曰此孔子之說其非九也胡臆明曰先天  
圖以自震至乾為順數己生之卦自巽至坤為逆推未生之卦  
然則經曰易逆數也豈專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兌離震乎丹

記五

家講順逆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即抽坎填離也與易何與而  
牽之汗穢聖言邪其非十也至本義圖但以黑白分陰陽更可  
怪異豈伏羲畫卦時左執黑筆右執粉筆邪抑六十四卦俱无  
畫黑白之中遂分初二三四五上耶且白畫之陽固奇而黑畫  
之陰亦奇邪何強作事至是  
陳搏又有太極圖傳之周茂叔見於朱震進易說表然程子兄  
弟親學于周與邵堯夫為友而不及太極先天一言朱子乃又  
表章太極圖以為學宗其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文化生萬物亦附會于太極生兩儀之文當時陸子  
靜張欽夫林黃中皆不以為然毛河右著太極圖說遺議以辯  
之略曰太極圖二氏學也其圖竊取魏伯陽參同契中水火匡



也此時人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辨易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又交感而化生萬物... 精妙之極... 五行之序... 天地之氣...

記五

五

專指人無化生異類之事曰性... 矣神已矣... 其物而成... 矣日聖人定之... 矣日聖人定之... 矣日聖人定之... 矣日聖人定之...

為書而朱子宗勇五十五點者一六複于北二七複于南三八... 復于東四九複于西五居中十複于上下... 六入為足中有五无十皆奇白偶黑毛河右著原舛編以辯之... 略曰宋人圖書之偽有確證勇宋濂王禕輩雖非之而未考也... 陳搏之河圖非即鄭康成大衍注天一生水于北一段文乎然... 斷不得為河圖也何者康成河出圖洛出書注云河圖有九篇... 洛書有六篇若河圖即天地生成之數則康成自注何不直指... 曰河圖即前生成一二之數是也乃毫不及而別指為篇冊其... 无與也明矣洛書亦然乃易緯乾鑿度太乙下九宮法也乾鑿... 度下篇有以一陰一陽合為十五之說六八為陰七九為陽七... 遂有太乙下九宮法取陰陽卦數五數以行九宮... 九宮而數其法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 知非古聖之書殆嘗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太乙每四乃還... 漢世道家所作嘗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太乙每四乃還... 為四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也為太乙居之所此天數... 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 始坎中男始之言无偏也坎自此而從于坤宮坤南為河圖... 坎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從于坤宮坤南為河圖... 坎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從于坤宮坤南為河圖... 坎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從于坤宮坤南為河圖...

記五

五

艮宮北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從離宮南離中女也行則周... 宮北艮乾父也又自此而從兌宮南兌少女也又自此而從... 長女所行半矣乃還者也遂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 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東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西巽... 巽何也七卦數不合宮數一往巽而九非離何也二西兌何也... 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東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西巽... 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東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西巽... 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東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西巽... 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東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西巽...

矣乃上游息于太乙天乙之庭而升于紫宮太乙不常居卦位之中故五則息于中央至是則行從坎始公從離終皆坎離水火之書也而其法則合于陰陽十五之數坎北數一為履一坤南數九為戴九震東數三為左三巽西數七為右七離二西南兌四東南則二為右肩四為左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則六為右足八為左足中央數五為太乙之數而太乙四周不復再息中央而上升則太乙之數遂止于五數而无十數勇從橫交互皆得十五其說如此而未嘗曰此洛書假曰洛書則緯書具在其于九宮篇後又曰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日以建紀辟者君主也謂攝主十二月之也何也夫康成之注行數而別釋河圖與易緯之言宮法而別引洛書二者正相符矣按朱子曰易本是象可為特見但自王弼掃象而後程傳專言理朱子不甚滿之而象數無傳適當

記五

時儒宗周邵皆出于道士陳搏傳壽涯輩有此附易妄圖遂引置易首而不知陷于異端是朱子之不幸也後人无考見本義首載此反若義文之易皆從此河洛先天諸圖而起者一誤盡誤禍斯烈矣觀大傳天生神物與仰則觀象于天二段則伏羲作易无物不察即當日真河圖洛書亦僅與天生神物鳥獸之文同為感觸之一端耳今不玩易而但觀蒼龜身獸即盡易乎溺圖書者何以異是

天地固有否泰往來而尊卑之位一定艮山兌澤分據而運氣山伏氣于澤澤蒸氣于山為雲為嵐為泉為雨震雷巽風各體而相薄出于地行于天風叫號而迫雷雷旬旬而從風咸恆損益四卦可觀水火之性則不能對發而相射也火上水下炎上者上潤下者下日未濟又火上澤下日睽謂不相射而違忤也

水上火下炎上者上入于水潤下者下入于火曰既濟水火有形无質相濟則水火為一不相射也又火下澤上曰革象曰水火相息非水下而息火即火上而息水更革而不相射也非是相濟即相革故又曰水火相逮以水火之卦雖可對列而水火之物无能對據也應朱訓不相射為不相入不相犯害明與經文相濟相息背矣是定位也乾坤相錯通氣也艮兌相錯相薄也震巽相錯不相射也坎離相錯重而六十四卦皆相錯也此節文義甚明宋人忽以道士陳搏先天之圖潤之謂之伏羲八卦方位夫經文但曰天地定位未嘗曰乾南坤北也但曰山澤通氣未嘗曰艮西北兌東南也但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未嘗曰震東北巽西南離東坎西也而強誣聖言可乎且伏羲文王同此八卦而誣曰此伏羲八卦帝出乎震一節為文王八卦何所據乎文王曰先天而天弗

記五

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大人行乾之事也與道士修煉之術何異而竊取為名乎王文中擬經亦屬疑議之事宋人遂比之操莽今強纂聖經以入異端較之擬經何如也

乾坤繫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為四門坎離震兌四方卦為四正有云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雖緯書不可信然亦見兩漢時皆以帝出乎震章所言時位為義畫原義至文王繫解坤之西南得朋言坤蹇之不利東北言艮而孔子詳說于此是自古聖聖相傳八卦方位時氣皆屬一致乃邵子為陳搏所誤朱子又為邵子所誤妄以乾南坤北為義卦方位于此乃曰未詳身呼切賊為主遇主而反不識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嘆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外亦不虛生故曰可矣道猶路

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之本也三綱五常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以下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顏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教使民率由乎三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於三綱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目目惑蕩其心息此不可使知也自聖學失傳乃謂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尋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壞矣

克伐怨欲四者人心所易流制之不行抑難矣若即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克己復禮內有存養心性如承實祭之功外有萬物一體立人達人之事不但中心遏欲而已也宋儒專以心中無欲爲仁故佛老亦得以無欲溷之

記五

九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後儒於古人文以禮樂之學漫不致習而徒強揆力索或曰從容玩味其不入於空虛者幾何聖人蓋前知其弊故以身示教焉然聖人之徒思僅無益以思在禮樂名物但虛而不實後儒之徒思則有害以入於測性猜天將躐等而陷異端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末先學始也本後學卒也若始卒當前皆具其惟天生之聖人乎而何以責小子按聖門不輕言上達固也即下學亦有次序先博文而後約禮先幼儀謹信而後慎獨正心乃後儒教人先講心性誣人誣世甚矣

德者性之仁義禮智也明明見於詩書明而又明也即下文曰新又新學脩惇慤威儀之功也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明明德之象也親如保赤子也養也教也止者至於是而不遷

也至善中也如佛老之空虛以爲明心見性獲霸之權術以爲治平非善也以下大明德親民之具物也如禮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本也齊民以禮末也事其物事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章明其德於天下也如書所言光被四表是也脩身即下文忿忿恐懼好樂憂患之用視聽會息之事皆脩之使無愆差如禮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聲容靜口容止目容端手容恭足容重皆脩身也心身之主也正即下文心在也謂正在中也不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敬以直內則有以檢身而後身可脩也意心之所之也欲爲脩齊治平之事也誠者欲爲脩齊治平也則如好好色欲不爲不脩齊治平也則如惡惡臭不苟且或中止或外飾而自欺也如是則意定於一

記五

九

而后放心可求也知心之覺也致推極也知脩齊治平何爲至善何爲非至善明其當止之處而后意可得而誠也物大學中之物如三物四術脩齊治平之具上文物有本末是也格至也學習其物必至其域造其極也論語博學於文是也博學於文則明親之道知矣知而後可誠意以正其心而行之於身於家於國與天下也論語所謂約我以禮齊民以禮也

心以檢身百體就職脩身即該正心也明明德也脩身爲齊治平之本即明德爲親民之本也明物有本末也不言終始者即見先後內也國與天下非所薄而較之親親則所薄矣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又言厚家爲國與天下之本愈見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本末不可倒加此則知本在脩身以明德此謂知本則知至善之所止明德必脩身則不混

於空虛親民由脩身則不誤於襟霸此謂知之至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陽德為仁禮陰德為義智疑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即性之仁敬長即性之義夏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脩道之教也性即後文三達德道即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然百庸也以下中庸

記五

一無所覩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然此須臾之未發性本在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本隕矣故君子存存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公也

喜樂為陽怒哀為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愷惻及物即仁有節文即禮有斷制即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而哀樂即智凡願為者皆喜之類也不願為者怒之類也快意者樂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以至於其視其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中肆應是致中也慎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在不敬其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已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潛乎品彙成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變養政事之位育也脩道之極功也致中即論語造次顛沛心不違仁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睿者思之深入也目聰目明心思睿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異學心如止水寒潭幻照無實用與淵泉時出正相反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易上文睿以聖者思作睿睿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寬裕溫柔仁德發強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禮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即此也

馮樞天曰集注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效先覺所為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今不之用何也曰集注旁襟膚泛不明言學之正途乃聖學之所以歧也無論他經即以論語言數章而後即曰學文則文非正學之所在乎朱子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也與詩立

記五

禮成樂文以禮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聖門論學確有指實矣溯之天命歸於盡性則上達之事非下學也即學兼知行亦未明晰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其言尚是蓋學有可即見於行者如日用動靜之禮是也有不能即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略是也且即日用之禮如手恭足重正立執顏之類可即學即行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但為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為行不可即以學為行故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為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獨置之若遺以致處無學術出無政事世道民命無所託賴豈小失哉以下傳

李文長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亦不用何也曰據

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即行也動必以禮謂之行非禮不動謂之守一也

脩身以道五達道也脩道以仁三達德也專言仁者知勇義禮皆統於仁也

誠實也充也孟子所謂返身而萬物皆備于我也身之本誠者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本天而自誠者乃不勉不怠而從容中道之聖人也盡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辨以擇善而明篤行以固執而誠者也

有弗學如學兵者不學農而學兵弗至於能不措置也

誠者天德王道備矣天德天命之謂性也王道率性之謂道也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性誠如湯詒所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也明如泰誓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

記五

德也自上脩明其道以使人誠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

人倫也誠如詩小雅所言民之質矣稱爲爾德也是王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上文言至誠之道已乃贊其大而歸之以禮以見崇禮之爲亟也聖人即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自率由謂之道自規物謂之禮尊德性者存其心著其性以事天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精微者極深研幾也極高明者知崇效天也道中庸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溫故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知新者差等百王損益因心也終以敦篤純厚全其至誠而崇禮以宰制萬物裁成天地勇朱注以洋洋三句爲道大無外優優三句爲道小無內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曰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非聖道也

其語意視人知甚輕矣如此自不必慍非而字轉文義也聖學視人知甚重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成已即以成物非不欲應人知也乃不知勇安乎慍矣然廣土眾民之欲定四海民之樂即不得遂而所性不移一無慍怒非德成何以幾此

趙漸達問曰本根本也根立枝葉自生乃程子又訓本爲始以孝弟爲第一坎仁民第二坎愛物第三坎世有一坎立而二坎三坎生者乎曰然仁即言仁民愛物也不必率及性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言愛曰能使枉者直程子必訓仁爲性則孝弟難言爲性之本遂訓本爲始且因而道其詞曰性中祇有仁義禮知而已何嘗有孝弟不惟與孟子愛親敬長不學而能相反而率天下之人而稱孝弟者恐自此言始矣

記五

五

天之矩日以理氣爲談柄而究無了義曰理氣不可分而爲二又曰先有是理後有是氣則又是二矣其曰太極是理陰陽是氣太極生兩儀爲理生氣則老氏道生天地之說矣不知聖經言道無在陰陽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道者乃陰陽剛柔仁義之通名不在陰陽仁義前也在天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則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玉有脈理地有分理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見於事性具於心命出於天亦條理之義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物以前則鑄鐵成錯矣即如愛之理自幼觀之以爲愛之道理云爾虛字也及觀朱子自訓乃滋之惑曰理是根愛是苗猶糖之甜醋之

酸大糖甜醋酸即其性即此物非糖醋為根酸甜為苗也亦非酸甜為根糖酸為苗也仁性即愛非別有一理為根而變為苗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即仁也即愛也即不忍也即性即情也必以愛為專言情而曰有一理根在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章但論所存未及為政請問事非政事乎曰非但此也即朱注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納事亦具矣曰事則本末畢舉矣顏先生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為政先儒斷不冬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懼覺卑事功不知不覺遂為此語也

語宋涵可曰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事也程子訓主一無過粗言之猶通謂為此事

記五

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乃難事言敬矣且為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過者亦有未盡者醫者善聽醫者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過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並用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又非可以主一無過言也

問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與曰君子無事之敬有二一其所不覩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未來須臾之頃故曰不可須臾離也一向晦冥息夢寐持敬曰夕惕若然正敬事功純乃如此非卻事以為敬也

問何以見難事言敬也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無過謝氏言常惺惺恣尹氏言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由是以誠正修齊治平是似先事後非難事言敬與其持敬

之功曰半日靜坐何嘗善事與四明潘用微曰必有事之謂敬非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所謂敬乎

語惺敬夫曰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過乃靜之訓非敬之訓也蓋自太極圖說以主靜立人極其後不惟楊龜山李延平靜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議其似坐禪入定也即程子與游揚等講學忽然閉目端坐門人候之雪煖尺餘乃醒試慮從古聖賢有此境邪

問集注以安處善樂循理解富而好禮不用何也曰好禮如衛武公內而威儀話言外而告命兵戎微而爾室屋漏顯而灑掃友朋行之有具動必以禮日求儆戒視但無驕者大進矣若安處善樂循理貧而樂者獨不然乎何以分焉

記五

庚

問溫故知新不從集注何也曰朱子曰溫故不知新只記硬本子聞見難富記誦難勤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義則其所謂溫故者祇在讀書而知新者即其所謂一旦豁然貫通非古人操履襟服敬孫時敏之謂也況子夏曰月無忘其所學溫故也日知其所以知新也明分二事且中庸朱注故新亦分二事何必於此而合之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為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即禪宗不特在頓也程朱好誦讀重惺覺故悟欲漸陸王輕誦讀專惺覺故悟欲頓蓋視程朱又甚耳潘用微曰悟者從未有是境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為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覺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之旨天淵分矣

問張氏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以為無計功謀利之心



何如曰後學迂弱無能皆以此語誤之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語具春秋絲露班書誤急為計宋儒遂遵此為學術以為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忍得親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然則用兵而不計兵之勝孔子好謀而成非矣耕田而不計田之收帝王春祈秋報皆為冀利貪得者矣康子但無使民敬忠以勸之具目非謂其使之之言非也敬忠且無論在上者不使民勤於為善安用上為

記五

五

寡君無所稽首則稽首拜君之禮也是其敬之如君不敢以臣禮待之明矣孔子刪書存之固以為當矣太甲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祀周公蓋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不敢以臣子待者太甲成王之道也若謂天子之尊必不可施於臣則堯舜竟以天子與臣舜禹竟受天子之讓愈大非矣程啟生問素絢章不用集注請詳示之曰一以其誤引考工記也考工記後素功素采色也非素地也施粉采在後也非素在指上衣山龍華蟲作繪為言孔疏云祭服玄纁為之故時稱玄袞未聞白素作朝祭服也一以非經文也後素素在後也今云素地在先須改云後於素矣一以禮後於忠信非教也聖人教人以禮為要曰克己復禮約之以禮今乃曰禮後於忠信不幾

如莊老言禮義忠信之薄乎蓋詩言素以為絢謂國色素豔拭之豔然濯之皎然是為絢飾子夏之疑則謂素乃天成非絢飾也子證以繪事言繪事後加素采則素即名為絢飾亦何不可夫解素之可為絢而曰後則天生之素見於後之拭濯不可以蒙不絜猶性出之禮而周公制之孔門學之皆有後起之功釋回增美不可已也夫子言後素未嘗慮及此故贊以起于馮樞天問曰集注引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白非指素地歟曰注疏有明訓矣謂甘亦一味而能受他味之和白亦一色而能受他色之采忠信乃禮之實具非與禮為二物而忠信在先禮在後也

記五

五

王文定時方十四五歲未得先有宮人以慰后如若曰王季宮人則國君之子年方幼少何至為之慮擇配至於寤寐反側且宮人者非宦寺則宮女也琴瑟鐘鼓豈其分所可為者乃謂得性情之正則性情之正在宦寺宮女矣王業基之宦寺宮女矣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其以宦寺宮女為恣矣序謂后如恩進窈窕之祿賢未得而憂既得其事宗廟樂行而樂何其風雅可感可歌似不必為新說也問吳氏論子產是否曰行己事上替民使民盡人臣之事矣子產皆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孔子而下第一人也乃吳械刻責之曰但言有君子之道四則其餘未至矣請問四者之外是何事而子產未合君子之道乎朱注如樊遲粗鄙近利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等語皆無據而詆先賢又朱子謂學而時習之

看來好支離陸子謂有若為人孝弟數章自幼覺其支離則視聖賢無一可尊信矣豈誠分道揚鑿者耶

國公玉問宋儒尋樂樂果何在曰孔顏之樂聖經有明訓矣論語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之字皆指道言則樂道也孔子自居好學曰樂以忘憂則樂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則樂道之得行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入孝出弟之樂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守先王道之樂也教育天下英才待後學之樂也皆樂道也周茂叔乃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今亦不敢妄為之說若說樂道便粗加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以至陸子靜曰未知博學个甚麼審問个甚麼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見得那物事方能時習又曰孟子道性善須看因何理會一个性善作甚麼一派禪悅藏鈞

記五

設謎乃附孔顏之樂學者不可不辨也

問集注游藝為小物為末為輕何如曰庚子冬如江南適魚門江盜校士訖有一士曰李正芳陳請鄭公以顏習齋之學訓士鄭公批云習齋學重六藝但道為本藝為末恐人舍本而趨末也李生來質余曰達卷黨人稱孔子博學孔子擇居射御是以射御為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而子游以為學道是以禮樂為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其實事則曰藝集注道藝分本末誤也自古有以禮樂為末者乎記曰禮樂不斯須忘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忝乎孔子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然鄭公未可尤也蓋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漢唐重師

承即然矣何尤

問用行舍藏注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注如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懼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重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軍曷為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問卑宋人之輕忝武備又可見矣此其所以屈膝於金源也

問子言民不可使知程子改為不能使知而曰若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矣何如曰使民愚者霸王之心也使民智者迂儒之見也考三代教民之恣惟有正月朔日縣治象之恣於象魏使士民觀十日而斂之且狗以木鐸曰不用恣者國有常刑此外則教士而使民觀感即以教民故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孟子論教民祇在庠序學校王制簡民之不

記五

帥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使其觀勇是也無專取農工商而教之者教之則論以事如月令戒其容止婦女無觀以勸農事之類無專取民而與之空講道理者故驅而之善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從欲以治也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自明有講聖諭一事取眾講說忠孝之所以然乃道學講學之習所連而及也究之愚者莫能領解智者啟其穿鑿而民俗日遠於古朝歌夕散擾民廢事乃知不可使知之訓不可改也

問子絕四注何如曰聖人大而化之心體直同天地乃以物欲牽引循環無窮八字考其有無恐以常人之量窺聖人矣問集注以私欲訓已不用之何也曰己訓私欲從無此解且下文即曰為仁由己一訓私欲一訓我身頃刻異訓可乎聖門專

重學禮宋儒專言公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公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勇遂使二氏翦除六賊之說得以相讓始以私欲為賊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氣質為賊而攻伐之是戕賊人以為仁義也其害可勝道哉顏先生曰今人非禮一讀勿視一讀言不視非禮也經文則非禮勿視作一讀言視必以禮也虛實之判若天淵矣故集注不言天下歸仁而解曰天下稱仁亦虛亦小矣

問心常存故事不苟不用之何也曰為之難之字指仁字難即仁者先難之難言為仁難言自切何其明切加一存心於為事先豈聖言尚待沾補邪

語王帶存曰集注以禰祖為名不正誤也輒名不正在於拒父

記五

至

若禰祖則從古有之商太甲以孫繼湯周桓王以孫繼平王祖必入禰廟未聞新祔之君有空禰廟而并祖廟者魯僖公以兄繼閔公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閔公懿王亦必入禰廟以不入禰廟則廟中并無一弟廟姪廟可入也魯文公時當遷閔祖廟而祔僖公於禰而文公欲尊其父竟遷閔廟主躋禰於祖謂之逆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會謂閔居禰廟久僖即其子也公羊傳曰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謂僖空禰者而先之閔為祖者而後之也穀梁傳曰是無昭穆也是無祖也謂閔空遷昭而仍禰廟在穆僖當祔穆而躋祖廟在昭不尊閔無祖也是則高曾祖禰四廟以次遞遷祧必在昭祔必在穆新祔者不論其世次為父為祖為兄弟為姪為孫而皆祔之禰廟乃廟次一定之禮且亦者舊為君而新君曾為臣雖兄弟與叔父皆臣也以臣

繼君則猶子之繼父矣亦傳位一定之情出公不祔祖於禰而何耐矣

問三友三樂集注言相反不用何也曰此作時文伎倆也聖人立言豈為瑣瑣比偶哉況以注文觀之飾威儀似不諒何以反直工媚說似不直何以反諒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宴樂何知節乎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驕樂者尚欲聞善乎真樂則淫溺而狎小人驕樂佚遊者不狎小人乎

謂三弟曰朱子云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即在事中心曰理在事上是理別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為理乎且聖道祇在其然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道學專重所以然故曰不見那物事

記五

至

不能時習與異端竊竊冥冥其中有物等語不同一旨乎

問朱注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目豈吾儒盡性之學哉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即心也今何分心性為二也曰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以氣質言也性以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即在氣質無二物也異端滅公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為心已心非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謂方鐵壺曰主敬存誠誠意正心入道之門戶然向解皆誤主一無適乃主靜之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真實無妄乃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統明親意者知正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為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為也意

定然後可正脩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焉正心兼動靜有念有事無念無事時時敬慎使天君肅然中處也若朱注以意為心之發則心統動靜誠意即屬正心功夫經何以分為二事也況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屬誠意則正心之功僅發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為正心則異端之玄牝白業又非聖學矣鐵壺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此其是矣

語三弟曰誠意歸之慎獨者言獨中既有此為道之意則當兢兢然如對天地而泄鬼神不可以不誠也朱注以審易慎以幾易獨非經文矣且審幾者何也以為善惡之幾則率性而發祇有善而無惡格物致知後之意亦何至期於為惡若如時解為欺慊之幾則意在為善本惡而即誠於為善公惡如好色惡臭或不誠而曰姑勿為姑勿為皆轉念非幾矣周子通書曰誠無

記五

五

為幾善惡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正本周子乃世專詆陽明何也

陳容安問性道朱注皆統人物言傳注專言人何也曰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道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此性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與慎獨學者每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覩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觀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為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覩不聞推至其覩其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己不覩聞之時人所易忘息修容固為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

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遠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日向讓朱注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覩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問此豁然矣

謂馮樞天曰宋儒分存者省察為二事不知存者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得之先立其大即存者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省察存者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即存者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者則心能覺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為周子所誤周子為壽涯陳搏所誤以主靜為存者遂分之為靜存動察矣

記五

五

則回之為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真知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圖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為虛字而其所任之致知為誦誦為惺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真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言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

謂吳穎長曰朱注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真字出二氏無妄無虛偽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四德充萬善集故曰善信充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輝光曰新其德中庸申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豈僅民之為質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有皆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如王介甫司馬君實一造新

恣一變新恣過激而致敗朱元晦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  
激惡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謂哉  
劉士友問自誠明節不用朱注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脩  
道一名兩解殊為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注曰由教而入是當  
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問季白問朱注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  
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為天道  
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為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  
且故至誠無息即承上文成已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  
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即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  
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強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閱中庸傳注評曰大旨不差第開捷徑朱子曰

記五

五

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埽記誦詞章村學究之窠曰快  
則快矣如捷徑何

曰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  
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善述陸譏之曰支離陸重  
心地澄澈朱譏之曰捷徑以其斥空間見直指性天為頓悟為  
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襟服以孫以摩操  
心肯身遷善改過日慎月厲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  
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為捷非  
信口之言乎

傳注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  
百是也評曰中庸隱怪是賢知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為隱怪乎程子教人靜坐撻會性天

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張橫渠曰思天地之  
理有所得即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  
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聰目明當然也必有所以  
然非正兩目為耳有所以耳者為三目之說乎而乃主之而不  
以為過乎

評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駁思量祇是讀書  
粗賢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評曰埽記誦村學究之窠曰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  
為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何也歸命夔敦子  
直而溫寬而栗氣質可謂純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知廉  
勇敏文以禮樂未嘗言如何伊吾緝閱也未明以來儒者各立  
門戶一間異己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結黨修怨害於家凶於

記五

五

國其氣質之駁為何如者豈專讀書不納之過邪陸稼書任靈  
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  
刊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詬厲及征喀爾旦撫院將命稼書  
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于昆子昆荅書云些須小  
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  
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觀其闢陸王躐等  
性天之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即駁程朱者也乃一主一奴此  
尚歸之讀書不納邪抑有所蔽遂不自知邪

評云素必當作素素隱知者行怪賢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解必以漢書引之作素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漢書  
曰好問近乎知意好學又訛乎至以素隱為知行怪為賢亦自  
可通然朱注分配有不妥者四書臆言曰幼時聞先敦諭兄講

哀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未能釋然先兄無以應顏先生曰朱注天地位承致中萬物育承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功用出於自然朱注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曰見天曰動難以解矣

傳注云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矜饗之至如體之評曰不如訓幹事爲妥

曰如朱注說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其見要以物伸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日神月鬼

記五

五

潮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魄即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即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靜爲鬼身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人人而兼神鬼矣人靜而嘿即指之曰鬼則教人半日靜坐乃使之學爲鬼也且若是則觸目入耳當前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況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即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即鬼神則鬼神可度不須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閒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即神也又曰游魂爲變言人死則浮魂游揚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眾生必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骸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陽於上爲昭明爲焄

高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贊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即游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其爲制也則先王制國丘方澤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其上如在左右神之格思即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遵孔門下學上達之教躐等而求性天而又失其義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今言鬼神又恍惚如此乃知知性知天不可以強揆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注云祭法有虞氏祖禘禘以下寧禘敬康句甚躡牛督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尙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

記五

五

是宗廟饗之也評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曰曾見翁評禮記宗后梁王氏等說刪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之習今復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原即在監門備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備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瞽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內也毛河右有言曰蔡氏注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索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祭注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證堯廟正

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嘗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嘗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為宗廟矣且蓋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招九成觀之則禹為舜與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於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旌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注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為誰祖誰考天下有注經如是者乎據案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

記五

堯

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為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曰祖顓頊矣向來闕義可以豁然傳注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評曰堯發明

曰愚注虛靈前知四字謬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今教曰堯發明蓋以為必如朱注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閒乃能有以察其機為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為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訓誠曰無私偽論學問曰公私存理論治道曰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然細研聖賢之學公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即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公私也出門使民如承寶祭修己以敬也非公私也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為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陶樂淑存心養

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戡亂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漁私之云況異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向何私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公瞽色屏六賊專重制私而為無父無君之教豈聖學而無私盡之乎

評崇禮為亟曰不然

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即約所博之文也則聖學惟一禮矣內外合知行盡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視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虛矣晉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解經之失而已哉

記五

堯

傳注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出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同非聖道也評曰用古不拘曰孟子云誦堯之言堯也誦桀之言桀也乃用異端之言以亂道皆不拘乎

顏氏學記卷五

廬陵劉佐禹治知校某

戴聖述

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搏往來其  
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實為二氏潛  
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為窺見性天為漢  
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於  
天下也宋儒於訓詁之外加以體切性天遂直居傳道而於聖  
道乃南轅而北轍矣於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  
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為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真元品明  
載之易無此也一偽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幽王之難已  
失而宋之陳搏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  
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

記六

朝劉牧長民以為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注生數就成數依  
五方圖之為洛書偽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夔魁  
同象之譏也一靜坐聖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  
則幾幾乎釋氏跌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為先明與聖門不可  
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  
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  
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  
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  
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為務則偏考三代教法未之見  
也故自居道學而於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日

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真知為重言人  
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  
以為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為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  
議其為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  
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同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  
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注經講性天者為  
道學遂相率為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  
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誦讀為學矣上顏先生書 以下文集  
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明之矣  
曰知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  
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踐形者踐其肅又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

記六

故孔子詔為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論崇德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參  
前倚衡是謂之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極  
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為尊德性也即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  
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勇學焉不之駭也故曰  
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  
已與亂性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  
以頓悟為宗或教人以性為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是後儒之  
尊德性非聖學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係傳篇曰古者年八歲出  
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列  
為學次第自能會會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  
士以三物孔門傳習由以治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



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以估量為專業也即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目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驚於誦讀著述何為哉孔子刪定乃末年不見用恐先王既遠大道就湮故刪赫就簡以詔後世使其效吾行而行非謂襲吾言而言也況言之似是而非以誤來學者乎則後儒之問學非古聖之道問學也

上許西山先生書

先生前贈塔以四字曰主敬循禮塔以為千聖百王之學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即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納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息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內則為主敬以敬範外則

記六

三

為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功矣彼靜坐頓悟章句口耳則吾儒之歧途也

與寶靜

子向於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於我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真與不真務盡其說今子果慨然有所敷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剖焉謂余好讀作損精神此顏先生之言而子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緜閱事多自幼為之長未能脫吾人精力有幾可繙之紙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漸柔漸畏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解說故默聽之但吾之緜閱亦為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缺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勢弗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於古而可參以近日西人諸

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孰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為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日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也無變易者然殷路周冕異樂孔子且以考究為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僂躡其考議之當急為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誰質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至于言絕名又言祇見名之可惡蓋惟恐予之有名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予於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僑野汝輩少學寡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已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於

記六

四

為外狗名則天性之誠必滿將為鄉愿為華士此所以皇然內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盪者也然以名為可惡可絕則又不可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愠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無名也故曰無實邀譽者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遇否而為避禍計非遁道也

答三弟

堪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匱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為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可為此語乎七十之人尚以父兄為憾爾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官已久即無康成注亦未必必何力之有若論其注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隨適亂經耳即如言禮以圓丘方澤宗廟為三大禘先生

以爲是乎身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傳首云少爲鄉  
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下云公  
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  
遽曰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學受禮詩書  
博綜六藝時之俊傑百家竝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昭烈帝  
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則長於  
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融之  
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  
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絀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其境  
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  
興之後賈逵范滂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弘深古學遂明  
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括囊

記六

五

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其用識緯間有之然不可言全  
據緯術也稱三禘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而遂詬其生  
平也塔於宋儒每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溺世  
道衰微卽如我輩不爲宋儒所錮矣而尚有迂闊尙淪懦弱尙  
染浮文尙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受宋儒毒致  
之也則爲所錮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不牽其  
行謂得失皆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  
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其勉之復惺舉  
格物之物卽周禮之三物而人多疑之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  
觀但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爲行禮樂兵農爲藝試問天  
下之物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者外乎道  
原於天事習於學二帝三王擇民之秀者爲士使之入學習六

藝之事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姓名異而  
事則一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  
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  
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  
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  
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  
魚爛河決生民塗炭身呼是誰生厲階哉與方靈  
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坐道學不過三者一玩照內  
地一持身不大傾蹟一誦讀著書遂自謂今世上品夫誠今世  
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  
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爲二氏所禡而失聖門戒  
慎存養之旨也不大傾蹟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之士而無

記六

六

當於聖門中行狂狷之三品也至於誦讀乃學中之一事而著  
書乃見道不行託之論著之事聖門所習者不外禮樂兵農令  
但兀兀窮年埋首故紙舉世目道學爲迂闊無用而已亦以迂  
闊自居大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與與張韓  
易爲人事而作也孔子於大象如天地健順震雷屯難而必曰  
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  
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注易至壬辰而成嗟乎易入  
漆城乃二千年於茲矣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夢如而視其象  
忸怩徵其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測天道之書  
於是陳搏龍圖劉牧鈞隱邵雍皇極經世竝起揆無極推先天  
不唯易道入於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  
竄聖經而易之不亾脈脈如縷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

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為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卦即屬人事文王彖辭於乾繫以元亨利貞猶天道人事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勿用利見大人乾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勿論如復遯泰否明屬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即天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於此問其溫清定省不盡問其繼志述事不能而專思其父母如何有身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且以妄駭目之矣而謂之孝乎況天與人亦各有其事天之事在化育人之事在經綸天而不為天之事而欲代人經綸則天工廢人而不為人之事而專

記六

七

測天化育則人績荒天工廢則乾坤毀人績荒則宇宙亂故天地人交相為贊而亦各不相能三極之道也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易教也舉性天而歸諸人事也引而近之也程氏則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楊氏則曰教人以性為先此非易教也舉道行而歸諸性天也推而遠之也其言似同其旨乃異豪釐之差千里之謬學術世運於此焉分不可不察也子弱冠受學於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為教及壯遊入浙問樂於河右毛先生為子言及易辨河洛太極之非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於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注一卦駭然若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公之斯世以其期寡過共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周易傳注序

搆幼讀詩書三禮雖僞解錯互而徐而求之尙可得其本旨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為不可解舊說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尙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列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適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如周以來編年紀傳諸書何一非書其事而褒貶自見也乃至坐莫而忽有所觀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

記六

八

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數十事為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為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為文或一句為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為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觀其義而子奪褒貶昭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巨竊取者也且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般昏觀享啗喪葬祭祀蒐狩與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獎隆替釐然可考孔子為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平之治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澁切善明者

此也因借爲傳注以質天下後世春秋傳注序

論語傳注成作而歎曰於戲吾乃今而知孔子之所以爲萬世師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所自居者好古敏求斯文在茲其教人學則詩書禮樂兵農行則孝弟仁義忠信篤敬莫可易矣而其爲後世坊又何知之神慮之遠也不語上不言性天罕言命仁則知後世專以論性談天爲事者誤矣其論誦詩也曰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則知後世專以誦讀爲學者左矣且存心養性竝不之及惟教之言忠信行篤敬存養自在其中又子夏以洒掃應對進退之末爲始以本爲卒是不惟上達不輕傳卽下學亦循循有序則知立本以及末與立本而末自舉之說皆過矣使後之儒者世守其傳而不變少則習幼儀務謹信長則禮樂不斯須去身求志以此達道以此不驚高遠

記六

九

不徒佔舉禮樂何由凶躬行何由衰興端何由昌熾民物何由沈淪而學術道傳何由日歧而日墮哉大學中庸則論語之疏義也論語言明親之道已具而晝然羅列其先後則在大學孔子始於下學終以一貫始於志學能立不惑終以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學者原有達天之候但躐等求之必作竅語躐它涂故聖人慎焉至于恩時性天之說莽起不實指之橫議或世何所折衷故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而中實以子臣弟友禮則威儀使知高遠必自卑過上達不離下學皆庸常非隱怪而聖道上下盡矣無可加矣出此卽異端矣堪承先孝慈命游習齋先生之門教以從事下學今忽忽老矣乃見聖道如此故妄言之以俟後之學者論語傳注序

堪自幼從先孝慈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往謁習齋先生學

六藝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確格如史記般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閱當世講學諸公則宗晦庵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荆峴張武承斷斷弗相下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堪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堪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明親止善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當時學中成法具在丁丑重如浙戊寅五月至杭州旅次展興忽解物卽大學中之物格卽可如程朱訓爲至卽學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返證之六經歷歷可據而先儒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盞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令格物不明則學之

記六

十

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無以承往聖之道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亦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卽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歧而不合而堪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不前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論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文江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顧彼踰明儒繼之又分歧涂迄於今取論陳警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憑己臆徧考諸經以爲準的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揚推以從事也大學辨業序

大學辨業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具

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今自朱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閭戶誦矣五尺學童皆知明親為道然而古法荒蕪帖括盛行鮮能知大學中有所謂三物者至講學之士其有名者問以禮樂亦多茫然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邪其日講明親者何物邪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取經中言學者合為一編試起而觀之愚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為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邪則固曰吾學孔孟之學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勢殊不可行於今日邪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聖經學規纂序

記六

十一

閱之殊郭廓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朝覲皆壯年強仕時也以至居相告老諸則皆非僮幼事且何分於大學焉或曰小學使之先知其理耳奚必事之為子樓起立曰子漫語乎抑將以誤學術也論語曰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大戴禮曰八歲入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未嘗言履明理也且朱氏曰小學學其事大學究其理子又曰小學以明理吾見窮理談性者接踵而幼而學儀習舞長而禮樂兵農以履事者寥寥也毋乃階之為厲小學則然考內則八年及十五前教有成法晦翁亦曾采入小學固可信者乃徧尋昔人流傳儀節實之復纂四字語於首俾幼童誦之即學習之行之知行並進庶蒙養而已端乎小學精業序中庸論為下不倍曰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而論語乃載孔子答顏淵問為邦夏時般路周冕進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議

制考文行其事也孔顏則辯論之以待君相之用如後世策事之類昔年讀中說見王仲淹獻太平十二策心竊慕之而惜其書之不傳也漢儒以周官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之張子亦云儒者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今幸際太平之世明目達四聰令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為下之義矣因準周官為太平策七篇以俟君子擬太平策序戊辰冬習齋先生過瑛而陽寓里指所著存學編曰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為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為之序曰古之學一今之學勞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何其甚也古之為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學之道六德六行六藝為學之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為學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為

記六

十二

學之時治已則順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而宇內和平賴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守其所向以為道古聖教人成法罕過而問者加之佛老棄閒而起以清淨虛無亂聖人之心性詞華之士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有所廓清從而為其所禡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禪互相譏訶古學亦皆不能復豈責人則明自知則暗與抑世運日趨於耗而實學衰亾賢者亦不能自主與先生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原流管謂孔子刪定孟子論性為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為主冠昏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雖不得其全得一節焉則習置日記以考道德行藝得以自勉失則誠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身呼二

千年墜緒犁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邪昔孟子陳學校遺於  
周末韓氏以爲制度亡失空言無補況今太聖蓋遠學者分  
於旁涂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太古年紀莫可究詰先生獨  
起而力任之誠見其孤且危而岌岌焉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  
則必返今之虛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  
意於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可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  
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皆用力習行復古道以正今失  
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位育皆學中事  
矣學何如其大而所聞者何如其鉅邪吾以知先生之所著非  
徒然也

顏先生存  
學編序

三代而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世之學者  
曠則知其然與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咏秉彝美山甫也

記六

三

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後罕言天道性命孟  
子時言者焚然不得已始明性善羣議始息荀楊韓李而下言  
性之說復人人殊而尤多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  
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  
三代孔孟之教洽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空幻之談得  
與吾儒浸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誘而牟利漁色  
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  
論紛出半信半疑於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洽豈可以輕變與今  
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先生出才甚大思甚睿志卓而守嚴遠  
於程朱陸王近於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  
遺緒作存性編謂理即氣之理氣即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  
全萬有不齊而皆出於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於是孟子言性

善之旨始著教人踐形以爲存養勿躐言性天於是佛氏寂守  
心性以形氣爲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謂非二千年後卓然特  
起以明聖道者與堦從游久頗於提命之餘窺其領要一日命  
堦作序曰子知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  
可以序矣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言爲天下萬世慮先生不  
得已之苦心蓋三致慮勇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己是將  
以天道性命爲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也哉

存性  
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  
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風俗奚  
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  
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歎也七制而後古洽

記六

四

漸湮宋明而後徒文具有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  
堪搯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以  
以天下之大士馬之眾一旦強寇卒發如魚爛瓦解不可收拾  
今日之張李昔日之黃巢也官軍西出賊已東趨秦蜀楚豫至  
於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  
患驟起亦必不至若此其慘也其爲士者平居則專帖括工揣  
摩上者履事詞章或著語錄閉戶俯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  
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武夫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  
世也乎三物賓興之世學即所用用即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  
又何怪先生之俯仰而三歎也先生自幼而壯備嘗孤苦隻身  
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時不在民物一日與堦語及天下  
事敗壞至此堦不覺泣下先生曰此仁心也自是動有啟示堦

因得粗知其略以為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為後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有為於世三代之治何不可以再見而乃徒託空言豈天使開其端而俟之後人邪吾復不能知之矣

存治編序

先生三行編序存性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護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塔從游後問而說之著廖念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取略考究歷有年所及塔出游四方辯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為易而人安口餘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為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燕

記六

注

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尚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公侯之子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雖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主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為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奪國徒空言耳未聞後時之以不朝服誅也況於晚近雖有良治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竊以為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即諸侯也而黃巢亦流寇豈係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自封建始也五封建之殘民亦未必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尚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

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徒幸而其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在今日殺人以逞盈野盈城豈遞流寇乎然流寇之變而封建遲則其兵爭必數百年不止而生民之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為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即立治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七戊寅客浙中得太倉陸道威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即郡縣久任之意質之先生先生曰可矣而非王道也商推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而先生沒矣嗚呼此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

存治編書後

記六

注

顏先生述三行編訖人將得復性力學蒙治也慊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鳴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之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鷲翁畫幹垣削屢夜豨穴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入圍兩寇肩逐于夏拔矛下格而還周之冥氏掌攻猛獸歐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為論俗文號曰喚迷塗及釋迦佛贊解與張京兆議類為存人編嗚呼先生之心迫矣

存人編序

塔弱冠聞吾鄉楊板山學樂於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漢後以及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於是太息以為古樂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於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

於太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為主授  
五管九管七始十二律之恣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  
皆有管人管調之以律皆可為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籌管數累  
黍較尺主客轉轉使舉世茫然自居於瘖啞以為古樂不可復  
是言衣會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會之制皆取諸  
易因爭執乾坤以為衣裳描畫小過以為杵臼令人惶惑莫解  
駭衣會為神奇而太之飢且寒相尋以瘦也豈不異哉塔獲遇  
先生自覺心怡意解風灑乎古樂若在前矣惟是先生樂錄  
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竭力學精進遠  
遜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

毛氏樂錄

梁少保夢龍為安平劉戶部鑑作墓表載嘉靖二十九年俺荅  
犯順直逼神京援兵四集城下戶部選曹屬給餉皆畏避劉公

記六

七

奮然請行衝鋒抵大通橋餉以給嗟乎公加於人無算矣當時  
兵火燎原大掠城外號哭之聲徹於西內舉朝震恐世宗詔犒  
勤王師牛酒不知所出部文往復始得數餅開倉發粟囊囊釜  
飯一無所措士多餓殍嗟乎以中葉全盛太祖太宗之神威未  
遠而惶惑無具至於如此所謂部進鄉舉舉若若素揣摩以  
應朝廷者是何物也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八比應試  
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於神於舉業不唯聖道之禮樂  
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擗管呻吟自矜  
有學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  
利兵之一日卒之盜賊竄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  
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為之慚且慟也

部錄  
表後

書明  
劉戶

習齋先生善居喪不惟倚廬聖室寢苫枕由務入規矩即側坐  
專坐諸節皆謹守以至功總喪所謂三不會再不會者皆怒  
遵至服闋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尊造其殯宮或墓哭獻  
乃除他人皆不能也

揮泉問士喪  
禮就直序

吾儒正涂有二一日儲學一日練才何謂儲學禮樂兵農是也  
何謂練才選此禮樂兵農者是也

送張少文  
北上序

自後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緘經閉目眛內疑於緇流而但  
期名理不求治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葦月三年大人事  
備之道一概削落流至今日滋以廣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則  
竊道聽以為撰著乾坤之禍將未知所止矣

送古季子西  
歸秦中序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為乾坤四靈昔吳三桂畔聘一名  
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鑄圖章者在戲下方擗刀筆曰某畫某

記六

六

傳某波某法問以軍事視而不言無何被虜外名士之禍至此  
極矣

孫氏詩  
林序

自未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毒不明不誠何者  
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禮樂兵農官職地  
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為粗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  
無質據且執理自是遂好武斷如朱氏謂太伯不從太王窮商  
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沿至明代遞作偽書偽說如敗衣行荆  
棘逐處孔漏蓋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間有特出之士  
又皆夜郎自大故卒無當於道也

傳氏族  
譜序

伏幾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世守之不可別立名目一  
立輒誤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內為體外為用自治為立  
體及人為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質之經言不如是



也心之官則思慮非用乎自治而行仁義盡孝弟不見於用乎  
臨民之道德莊蒞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為體者如易曰正  
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為體者中庸體  
物體羣臣易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也公孫丑謂子夏子  
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冉閔子具體而微體謂德行政事言語  
文學也體即具用也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有體無用是謂  
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痿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謂有有用  
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  
矣攷之古書惟老子以無為體以有為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為  
其所熒也朱子注太極圖說以中與仁與感為太極之用正與  
義與寂為太極之體其注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  
配感而為用正義配寂而為體耶此兩顧依違之說也論宋人分體用

記六

足下謂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此言大非一長一技豈易  
能哉卞莊子之勇戚武仲之知見許聖門蓋由基之射造父之  
御傳名至今祗在一長一技不特此也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  
如禹益水火不兼君此時最宜習者刑名而鄙視之夫臯陶明  
刑三代畫一蕭何造律唐宋是規知明處當談何容易而以宋  
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此見若不痛洗不能入道也若舉

顏氏學記卷六

商城楊鐸石鄉校栞

顏氏學記卷七 怒谷四

戴聖述

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  
此而子迺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祗在好在質高又  
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詰窮年所學者吾一問  
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以下馮  
贊所撰  
先生二十歲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  
與書吏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間顏習齋先生為聖人之學因同訪於  
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內方  
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愚豈人所可

記七

及邪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淡以習齋學習六藝為是  
遂卻入比專正學  
先生質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願言言有繼悉迴護  
即不願行不能告人即為苟且迴護即為文過苟且則近利文  
過則作偽乃高談聖賢則驚名義利誠偽名實君子小人之分  
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為  
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尙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  
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  
者況後學有志邪間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邪日陳堯舜於前  
無所用之

作日記凡例一以習六藝為學日有常功不備書一身之過惡  
直書一孝之難也日求孝道往往悖矣得罪必書一詎不書人

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雖悉不書有闕得失者必書孝慈書日記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張自天遺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不慈即子有不孝自天曰辱嘗願直受之曰未也語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淡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即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披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恕矣疏矣非孝也又曰變繼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日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日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厚不知天下之偏厚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厚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忝此則仁

記七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眾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先生泣下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卽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竝失其二  
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慈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  
聞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師尊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朝廷莊而家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立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

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卽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卽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尙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

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過毅武言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人虛見意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創百孔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徇環省察精則力行動力行動則省察益精聞朱氏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沾一中卽是五行眞亂道也

記七

書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樞笑一謹言一勿作輕佻語婦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聞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淡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倉先生主通功易事  
史記言孔子溫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抗慨悲歌上者爲屈賈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至傳槍浚刀浚言一室者天下梯階一室不安置有浚况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救

以容物公繁儀

南溟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為令也備知勇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暑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會糶甘蔬火耗襍派俱捐三時攜乾餼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監以嘗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牆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則傳烽相救而教農則立田畯教倫則立鄉約習武則立總練會可足俗可濟民可強亦小廉矣

南溟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徒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思人諛我

記七

四

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張豐村來拜尚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以此物此志也

陳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關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呈道於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道異古四術三物仕即其學學即其仕今學徒佔學非所用用賣治平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中岳問處事曰在閱歷滿腹學問而無閱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刑名二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用採獎偏任則弊隨之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賈曰孔子時以拜賜後儒無置議若後人有此則必論其饋豚即當不受而往拜遇塗皆為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子請遂從而與釜庚若以一介不與救之不為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于鍾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為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益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愈二道也借之為行道之機三道也即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夙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存此萬世之身豈為莠莠也乎

記七

五

病然其意程朱即有之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為人之太極太極即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即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有惡非即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先生至杭州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草堂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王三子當以孔孟為斷合於孔孟三子即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即同歸無取也

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勸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慮有益於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目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錢穀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於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

尤欲切於時者此也

鎮江虞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即道其德才近何學即學其學

王草堂來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為而無不為等語則禠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不已分矯誤聖賢詮注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勇約聖日同拜河右竝拜其子遠宗極演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歷數後人遂誤執以為樂不求聲而求數爭執厥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子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展定聲錄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為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於五聲加二變為七聲加四清為九聲於合二變以押五

記七

六

曆四清為七調於吹簫指授色譜已乃展樂錄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清為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立調於而總以聲為主定聲以簫笛為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於將秉燭乃拜謝教辭出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復思之不可解以兩儀為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為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何容有物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堪謂太極者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兩儀者分而為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遞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著

之故也觀前有與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詞房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仍闡大衍之數者統惟教之

王成休來問家祠安主禮答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正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立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為曾室右對曾少還南為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為禰室皆南向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還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竝踞也相背也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即古昭穆合會之次而祖位少還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記七

七

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聞道延才保身崑繩詩曰宇宙久凌替大道焉論區儒生事訓詰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燕關於廢興宋儒談性命高視漢與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習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撮其英願以經世事甘心讓豪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三王規模甚宏遠體用何精強不得施於世善書坐典堯堯徒在帖墨遂以稱儒風我本鷲下資兼之所遇窮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卻慕伊呂績當嗟朱陸江魚遊或在淵九皋聽鶴鳴井渫可用汲修綆無庸瓶自與李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

薄山澤原相邇李子生齋吾懿訓本家承師傳得絕學一洗羣  
言空三物以為緯四教以為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  
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即此為脩齊即此造平成乾坤開豁日  
月森精鋳俯仰千古開儒術何夢夢夏苗被往路宿務披荒垆  
滑滑隴頭泥嚶嚶草根蟲蕭然茅屋下歡笑溫形容為我傾稅  
酒為我調醴羹懷抱兩男兒左右三弟兄高歌見懷葛秩秩何  
雅雅示我牀頭書閣部及五公家藏孫高陽王五公壁上列山  
川梅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  
冰兢更訪顏公里枳落遮頰鶴息翳羽高虎伏龍紋張黃石  
曳素履龐公偃匡林乃知李子學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  
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義皇自從繼莊歿獨行歎學憚  
於今得李子枯藤依長松枯藤無榮華長松長杖苓願得扶持

記七

八

力矯矯凌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涕沾膺臨歧復徘徊握手還  
丁寧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惕悚身心大道須揚明求才  
濟世運寬舒養元精再拜受君言勸為肺腑銘努力各自愛無  
為負餘齡千秋以為期皎日陳丹衷  
敬甫曰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  
人學術之歧以此錯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即學也不學何  
知焉  
將刊大學辨業念萬君季野負重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  
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除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  
先生負聖學正傳某少受學於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  
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老悞然於心既而同學競起攻  
之某遂置學不講曰子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

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途也乃為辨業作序曰大學  
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  
實事於明親之道勇爾其法維何即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  
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序皆以此為教故族師  
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  
司徒即以實與之典學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為法  
易施其為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  
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  
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  
致而誠正脩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  
物為大學之三物或以為窮理或以為正事或以為并格外誘  
或以為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於大學之正

記七

九

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凌躐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  
學蓋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  
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即三物也義吾恕谷李子示予  
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即謂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即學習禮  
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  
而卓識揆詣為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  
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  
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  
以之造士者即以此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於萬  
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  
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為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即以三  
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為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

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為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為異途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實與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子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己也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於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先生是之

先生以家口眾恩儀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豎稱數世不分至於宗族數百口同會夫同會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於家

記七

十

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會或疾病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即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子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恒怨歎疾咨非細故也張公教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離叛可想矣是尚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為定禮矣鶴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會不語既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坐佩而立頽躬而坐躬躬恂恂黜賢吝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子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

禍益迫矣尚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

以崑崙學易不可不盡言乃與以書略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上筮而即以變訓爻可據也至於伏體即對易倒體即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彖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背也

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為甲十家為保十家為鄉鄉之長有正有峻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為官一分土置山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任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衛以一途為陞降不以他途禡之別賢否為舉錯不

記七

十二

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藩學教而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遺之歸縣分兼科及禮樂農政兵訟刑罰蠶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為士以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與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還再選其餘羨卒為鄉兵至於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內矣人兩日用左則右目注於左用右則左目注於右並用則合為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掃為格物非也

若洲曰行道而不辨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辨先儒者在章句顏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辨若洲曰

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日又不然能攻賊則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賊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謂先生立諸俗先生曰守道諸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為天下萬世守道雖生於禍福不移也

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為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為大將矣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目聰目明踐目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踐形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目目之用空其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空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空九靜坐觀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空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為正學一

記七

陷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

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借無所為憂是之謂樂

觀邸報知吳公匪庵卒哭之吳公諱通浙江石門人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為正揚於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

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嘆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漸澆擬言於兩院請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空言乎且僕非其人

也不日東歸矣必己之

見崑自淮寄來書曰寥寥六字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楚水未知其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耶弟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於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於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為後人開途而啟鑰哉夫何朱紫陽為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聞邪說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為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為歎惜痛恨無怪願先生謂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替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為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闢倒而別立一說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嘗讀易通言五

記七

卷句句與之辯正使人曉然知其為異端所亂庶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共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業則六藝既夙未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佔舉目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

謂長舉曰君於目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聽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為矣長舉曰瀟瀟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日此異端所謂點聽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於視聽用功乎

慎修商徵收先生為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阜不到乃差拘

柳號完銀始釋蓋公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嚴慄則恣行不然不如仍舊

之商州嘆商洛天險沈青山聞先生至出迎入署晤陶甄夫甄夫出所著熊蹯傳言般蹯蹯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嘆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語長舉曰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善心必善為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為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為學必為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忝其病盡不能入道也

溫益修寓蠡城同憚皋聞往視之二子皆言聞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為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記七

古

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即許為聖人之徒如必待大聖大賢而後可辨楊墨則楊墨之昌熾愈無所止矣辟之猛獸倉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皋聞曰然

語古葵季榮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略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真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開亦踰自居於脫略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真勢必不孝不弟亦以為勝於貌為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

泉間問曰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也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

以鼓舞之而民愈頑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矣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治平亦以是矣

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互邊程朱然即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揆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為之而以教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為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教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澹尺餘程朱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卻無敬

記七

五

也石又言朱子為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況羣聖乎夫孔子之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為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為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聖賢之心純一兢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慎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真如儒者之心齊慄燕越分途不可混也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然乃兢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即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



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

中庸誠字宋人對私偽說一以稷於二氏以無欲為至一以身分卑覺人欲難消故云不知誠即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曰致曲有誠故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誠矣豈但公私無偽而已哉

謂靈皋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之謂誠真實無妄質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

翁止園問律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

記七

十六

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調之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即喉舌齒唇貞婦莊語倡女淫聲而同此喉舌齒唇則今樂古樂聲即懸殊而同此宮商角徵羽可明矣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凄然曰爾吾以先生為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

先生教贊以習學幼儀為主以辨學術為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慎幽獨謹細微習勤儉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十二月朔贊入京晤方靈皋靈皋嘗人有毀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敦皇子中堂徐燮國家幸張桐城擬徵先生己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俱子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贊按宰相謀徵先生而靈皋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或曰靈皋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堪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生之志也竊觀靈皋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辨學先生侃侃正論靈皋無能置詞則託遁詞以免靈先生沒為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崑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諷諷曰以剛

記七

十六

主之篤信師傅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皋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

尹元孚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為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迂也經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為性道道之

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陳子翺書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察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時使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挑淀淤一脩趙北口洩水橋一分豬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閩秦邊紀略知涼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阨要葉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語長舉以顧諟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撲本

記七

五

者然爲之有道每日夙興卽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忝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會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一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與除外被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息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矣前功既熟則目聰目明心息眷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踐實地直接聖傳矣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脩

身之功故流於稷霸宋儒講誠正脩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顏氏學記卷七

記七

德清俞紹萊廉石校乘

五

顏氏學記卷八 或庵

戴聖述

舉人王先生源

王先生源字崑繩別字或庵順天府大興人其先世籍江南蕪錫有王玉者在明初以軍功起家戰白溝河子孫世襲為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變後避地高郵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箸崇禎遺錄一卷子二長潔字曰汲公先生其次也兄弟皆少從清苑梁君以權游梁君與汲公談宋儒學先生方鬆亂間之不首肯唯喜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方略又從寧都魏應為古文著兵論三十二篇以示禮禧大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年四十餘以貧困始游京師貴人子弟或病其不為時文先生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

記入

遂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奇勇為謀生計使無詬厲已百時三藩平後競尚文學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於吳之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先生與勇於儕輩中獨與劉處士獻廷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皆相同云處士字君賢又字繼莊亦大興人負奇才年未五十外先生為作墓表言之輒流涕未幾遇李先生恕谷於京師大悅之曰自繼莊沒意復見君乎恕谷微言聖學先生聞之沛然因持大學辨業公是之恕谷乃為極言顏先生明親之道先生曰吾知所歸矣遂介恕谷往博野執贄顏先生門時先生年五十有六矣初先生自命豪傑每夜必置酒痛飲論議今古苟若無人醉則歷罵貴顯時流裸以諧謔恕谷徐規之曰君誤矣吾人

當與古賢聖仁人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邪先生大悔效習齋日記立身身錄以糾身心得失習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當吳三桂畔天下騷動先生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上策也順流而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中策也徘徊荊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驚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間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日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峻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會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使郡縣久任而重其權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定其幅員不使相懸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卿冢宰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

記入

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曹六曹也有司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涂為升降不稜以他涂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曹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為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及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遺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為士曰禮儀曰樂律曰歷法曰兵政曰農政曰刑罰曰藝能

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四者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  
士子之祿官以此爲始五日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  
兵制兵汰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  
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贖復別以罪盜復宮以罪淫也十  
曰禮樂移風易俗也書成復使怨谷爾訂之然未行世始先生  
慨不任意五十後葬其親於京師西山遂棄妻子爲汗漫之游  
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見人不自道姓名晚歲復轉客江淮  
閒淮安守姚君聘之往乃於淮署著讀易通言五卷明先後天  
河洛之出道家與胡處士謂之言若合符節至康熙四十九年  
遂卒於淮上年六十三子兆符字隆川康熙辛丑進士先生又  
有文集二十卷詩十卷其文多記明末外事諸公與正史相表  
裏道光中武進管氏爲刊行之

記八

王崑繩文集

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  
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真先  
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根不在是與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  
矣顏習齋先生傳後語

秦游得與吾子友幸甚源所重狂品之真肝腸潔白才華其餘  
耳況吾子才華又迥出時輩者哉顧友也者取其益也益之象  
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勸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  
才敢以無益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勸勇而吾子試擇之昨  
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惡無善之非此從來闢  
姚江者之口實不自吾子始而吾子之文特辯而吾子之人非

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白之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  
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顧行者  
僞也真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小  
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壻閒暮殺越人於貨而撥拾程朱緒論信  
猶勇冒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彼  
朱陸各行其是以修身而明聖人之道論其所見之偏不能無  
過不及而論其得則皆聖人之一體身得是此非彼立門戶於  
其間若水火之不可以並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  
貨利之場外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  
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  
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尊程  
朱即程朱之賊尊陸王即陸王之賊僞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

記八

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  
不滿其欲流涕不能止一識者議之曰不知陽明請龍場時有  
此淚否其人慟沮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  
悅勇久之其夫外約以爲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  
賊之禍皆陽明所釀身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述夫太  
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食周粟餓死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  
失爲聖人假令盜跖附伯夷以爲名尊伯夷以爲聖代伯夷詆  
太公而自以爲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瞑於地下乎故今之詆  
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則程朱之見推賢程朱萬世之大隄  
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事物而未見  
其確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  
爲然也況下勇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

婦之言吾奉之無異於聖人況上勇者乎子以爲無善無惡虛邪無善無臭虛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矣顧愛知於孩提敬知於長穉祿邪孰爲愛孰爲敬乎蓋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名爲陽無惡何名爲善有小人而後別之爲君子有西而後別之爲東有夜而後別之爲晝故一有善之名卽不能無惡如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勇嫉勇爭勇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或顧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卽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與氏之言也可曰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

記八

五

者火蘊於木石之中陰陽噓吸瀉瀉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瀉瀉者且上蒸星星者且下射亦何上何下之有卽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桮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真是真非以考三王俟百世不立持拘迂之見守異同之成說膠網束縛老外章句之中而不能以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蓋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夫不謂之性已不得不先謂之性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不善之情則道而不論矣況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會我

之徒者則有善無惡實不可以繫天下之人之性故當日不但告子諸人紛紛之辯不容已卽門弟子亦不能濼服而不疑使孔子出而譬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性之說定而紛紛者不辯而自息矣故韓子三品之說本之孔子確乎不可易必曰孟子是而韓子非源不敢以爲然易乎先儒謂氣質之性非義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別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別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義理亦吾自有之耳奚獨專其命於天爲帝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道心與生俱來純乎道心者上智也純乎人心者下愚也近者稊莠雖多寡不齊而道心自能知其人心之惡故良知獨歸於道心然則以知善知惡爲良

記八

六

知爲善去惡爲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以存其善知其善而擴充之以造其極卽精一執中之義爾亦奚背於聖人而以不合於卽物窮理遂可目爲異端邪說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姑與子論文曰致知曰誠意之數者兩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也至物可以爲文乎物非事也卽以爲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爲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可以爲文嗜亦勞矣殷盤周誥未若是也夫豈說之所可通者哉要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爲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澆造自得而塗諸訓豈教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無極也言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

儒以立說而淪於虛寂之蔽學者不知辨無極之失而沾沾以  
無善無惡為非豈不悖哉夫今之詆陽明者行偽而品陋識暗  
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百舉世若狂以詆姚江  
為風氣亦何足與辨辨顯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為風氣所  
移是何不可以進其狂愚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為孟子殁  
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  
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知經不知權為治世之良臣  
有餘哉天下大亂不足為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  
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  
極天下之權奇奸暴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  
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其誰歸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為之  
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勳名未嘗盡其用之

記八

七

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為歎歎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  
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諉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  
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置之者何以至此極  
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庭朋友之間砥名節  
力行無偽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即不尊陸王而尊程朱  
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勇以闢陽明為能事竊恐言不顧  
行作偽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絕去依傍雷  
同之說求其至當而歸於為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與朱字  
聖案此與下寄李中孚書皆先生未見顏先生時持論如此然  
其中所言大足盡當世偽託程朱者之情狀懸懸兩無遁形  
矣故存此以  
贊世之君子  
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為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  
則因時以制變征誅之變揖讓時日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

所以禁奸而禦暴者必不肯泥三代之成規至於晉之清言宋  
之理學為奸雄竊笑久矣蓋宋儒之學能使小人肆行而無所  
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然以有為故使程朱遺宸濠  
之亂必不能定之掌握之上而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負  
異志既久推取二十萬一旦竊發順流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  
談笑平之是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詆之者謂其  
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為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  
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庸庸無能為之醜辱程朱以見己之  
學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內以自欺外以  
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祇自成其為無忌憚之  
小人哉源幼隨先人播越江淮與先兄汲公同受業梁鶴林先  
生之門先生講學源兄篤志力行源性苦拘束為兄所責源曰

記八

八

為寡傑不亦可乎何必道學源第矢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  
曰忠孝以事君親信義以交朋友廉恥以厲名節兄矍然白之  
師師笑而置之後見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與愚見合故生  
平議論閒竊易堂緒餘而酷喜談兵講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  
偉人奇士而交之乃卒歸於無用今父兄皆沒源且浮沈於世  
未知所稅駕苟得大賢勇為之依歸復何恨乎聞先生著述甚  
富皆體用兼備之書恨未之見竊謂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  
偽之禁如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凡為虛言以欺天  
下而盜名者悉焚其書而實之汰明先王之道教天下不言而  
躬行卿大夫率於上士民遵於下擊怒果殺敦篤乎倫常而講  
求實學一洗語言文字惡習反風俗於清朴則三代庶可復乎  
未審先生之意與之合否也與李中孚  
先生書

接增書展讀知別後頗用愚言益敦孝友德日進學日脩名譽亦日著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為徒豈徒與潘陸徐庾輩爭雄長哉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乘勢就下驅駕蛟鼉百怪浩然一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有目有本必有幹有支平天下在繫矩而禮樂刑政苟非有精詳之制則絜矩空言曰兵訟在奇正假令部伍不分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虛文曰文章在理氣使結構無方虛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能相屬耳然則用意固有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願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得欲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道學以近日考亭陽明兩派各持門戶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程朱之篤學

記八

九

操脩雖可恣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為陽明之經濟雖無慚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詬病欲判其一而宗之既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以置身於外將格物致知心性天命之說槩不敢道但求德行無虧以經濟文章自見而已乃近有龔吾李恕谷者傳其父師之學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二書盡闢兩家直追孔孟蓋格物有確解而後明親有實學明親有實學而後聖人之全體大用無人不可知無人不可具燕人不可以格致誠正無人不可以脩齊治平其書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今以兩冊相寄自觀而自得之不能悉言其故也其學以六藝為宗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通外有學樂錄一冊仙來故亦講究音律者應知其妙其師曰顏習齋先生博野人高尚不仕年七十矣有存學編一書說盡後儒之弊直傳堯舜周孔

之真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筆僕因怨谷執擊其門立誓共以明行聖道為任內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虛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錄時刻自檢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鶩誇誕不事繁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且此其所就較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來得燕

意乎與增梁仙來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做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為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偃偃然風塵衰邁無尺寸地以自容者不霄壤分乎然源已絕意春官不復為矣向之為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

記八

十

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己之事值可己之時而不已是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絕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失不必言矣如果有同心則源竊有進勇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為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偽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祿位即借之以投時向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欺自欺不得不欺大聲疾呼自以為傳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

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  
行事不但不足為君子并不足為小人祇成其為穿窬之盜患  
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噫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  
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  
地之才佔畢冥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為唯太平  
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為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  
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而不敢以其學為宗何也以  
其禠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禠於  
其學者何也以其為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  
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  
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

記八

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  
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  
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  
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凶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  
弟之久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  
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  
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為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  
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禠於佛氏程朱亦隱壞  
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  
以獨嘗陽明之為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  
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  
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為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

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  
志也乃自落第後孰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  
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為任矣蓋  
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  
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  
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為正事物一  
以為存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皆於格物之義無當格  
物者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  
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  
亾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  
非他即大司徒教萬民而實與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  
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要歸

記八

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  
又曰為國以禮故學禮即格也致也約禮即誠正脩也齊治平  
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  
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  
民由於此止至善即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為事靜坐為功乎豈  
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  
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  
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  
數為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  
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  
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為任學禮以立其綱內  
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



世之務不驚夸誕不事繁瑣置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  
淺淡進退發憤刻厲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  
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  
得志傳於後世使自胤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  
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  
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書不  
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儒  
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要亦患學之  
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悅目蓋同志無多期與剛主  
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  
夙日同肝膽其性命之友而可不與之共哉與方靈舉書  
來教所云生民治亂之說乃千古聖賢彙傑所以自任之重願

記八

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慨自孟子歿而學  
術分畿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者特以章句為文兵戎為武曾何足語於畿亂致治之數唐虞  
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  
以治人而畿亂致治之具即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  
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  
事訓詁取下從事於詞章其具將安在平然則後世治日少而  
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  
誠如來教所云耳乃近僅有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  
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為真儒趨勢附和者徧天下又  
何足與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勦說概置不道獨  
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

王之道以天下為己任而實有其具者為之依歸寧不性命以  
之而豈特以一人之知己為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日  
劉繼莊一日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  
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今見高賢之論竊幸  
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啟鑰左右以成其學達則施於時窮則傳  
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更須面質以訂久要不  
敢徒作語言文字觀也復姚梅友書  
宋儒承五代之衰振興儒學使人向知孔孟當尊而六經以傳  
功固鉅但其學以性天為宗旨自謂陵唐軼漢不知陰壞於二  
氏致儒者高談性命不殊晉代之清言絕無聖人經綸實學坐  
視宇宙倫胥不可救而害且遺於有明暴贖先生太極河洛圖  
書之辯固恍然於其病源之有在矣源竊恨聖人之道不明行

記八

於後世又不得其門而入惟近日程朱陸王門戶之學不講  
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聞先生絕意進取窮經考  
古一掃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說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  
言而旁引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  
獲所願後交彞吾李剛主自言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  
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顏先生者也顏先生乃盡洗宋儒之見  
以六藝為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實剛主所以問風請正  
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儻得一棹錢塘獨拜牀下而聆緒論以  
稍窺斯道之涯涘應亦高明所不欲揮之門外者乎與毛河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為天下之善士益與千  
數百年之傳人並驅而爭先者豈某阿其所好之言哉竊有所  
見難為紛紛俗子道也宋儒於六經不為無功至所講性天固

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為然也然於傳注之謬誤卻未深究以  
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為誠然祇為友人脩邵陽志邵陽  
即洽陽也朱氏謂後世洽水絕因太水加邑為邵按洽水至今  
未嘗絕而邵陽之名自秦至今未有改水經并無洽水之名洽  
字亦無水名之說蓋由假借以邵為洽故朱氏誤謂至今太水  
加邑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某近著有讀  
易通言六卷謹錄其敘并太極說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  
知其有當否也至論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真得  
聖人內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願愚以為顏先生以六藝  
為宗其說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  
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內外精粗顯微  
一以貫之重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

記八

五

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顏先生實有體認  
之言漢儒以六經為六藝恐不若周禮為確請更實之再與毛

書生

太極者有邪無邪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說矣儒者以為陰陽  
動靜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觀孔子之言哉易  
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  
坤也孔子之言數數也曰易曰變曰化曰通曰神孔子之言數  
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  
矣孔子豈其各而不詳說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哉然則太  
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  
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苟為陰陽有是  
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說也

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孔子豈為之哉噫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  
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妄也儒者所謂太極者既非則  
其以初畫奇偶為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為四象四象各加奇偶  
為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誣易之說乎  
且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為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  
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  
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即兩象掛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  
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即四象乎曰有說焉陰陽有老少以九六  
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為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於何見之  
見之在四時耳蓋陽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  
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陽之長即陰之消陽之消即  
陰之長迭為消長即各為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

記八

五

象四時即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虛其  
一即不可分為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為兩即不可  
揲之以四乎曰五十無不可分為二但不可象兩兩者陰陽  
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為二非兩奇即兩偶必不能一奇  
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太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無不可  
揲以四但不可以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揲而後得  
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揲以  
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  
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著求卦之  
法蓋如此噫揲著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上吉凶非  
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為乾坤乾坤交索而  
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為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身

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說哉又烏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哉四畫五畫之卦鑿空而為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武斷而定之板聖亂經荒誕謬戾在方士竊吾易而別為說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既惑其說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圖耶圖太極愚矣圖而說之愚而夢矣嗟乎畫畫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太極說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示以所輯先生年譜源為稍易體例開有所附蓋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即君若臣功即德治即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即功效即治視二帝三王

記人

七

益舉伊傅周呂寧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生崛起蕪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禪二氏而亂孔孟之真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竝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屹屹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

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絕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其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其勉之矣願先生年譜序帝王必據形勝以爭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閒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正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置身荆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愴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待周行歷覽而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

記人

六

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便者乎今天至高也公人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蕪難者有歷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戶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歷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於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迂而形勢繆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衢支掛外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

可以周行歷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攷互證輯爲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卽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無關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勇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爲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每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攷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勇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

記八

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閒余終懼其不可恃也輿圖指掌序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明允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爲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束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汰槩不得其詳勇每遇老於行陳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竟無從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實紀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卽其所見彙爲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刈其繁而存其要用

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束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汰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辟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並所以炮燔炙割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爲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獲野戰之師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慮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既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味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襍而不精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通用爲余所不及載者錄爲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勇兵法要略序

記八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治治天下之汰可苟勇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橈勇弗隊樞勇弗覆播勇柱勇籬垣圯壘勇易其飯甃戶牖之闕塗丹雘勇衍衍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厭屢爾矣而莫之卹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汰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立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汰難矣於戲汰至明而弊已極尙可塗飾朽敝以爲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爲構不可以爲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爰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日分民二日分土三日建官四日取士五日制田六日武備七日財用八日河淮九日刑罰十日禮樂爲文十有五

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占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息即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為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

平書

陳搏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人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搏竟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廣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或世誣民者偽也為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為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本義先天之說

記八

臣

胡為來哉搏之說勇耳孔子不知搏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搏知之噫王通冒聖人之號宋儒尙目之為王莽況偽造圖書竊易為己有居然駕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無如宋儒為所愚謂其真得羲皇不傳之秘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為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羣然不知其為偽佛之賊吾道也整居焦穫文武何傷焉推戴極乎哀章漢亡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所為不得已於作也

讀易通言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閒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為脫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職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

受業於顏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信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為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為之予嘗以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歿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弘勇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己有餘治人不足善化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諒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身得謂為儒者之過然以理為教而律官兵向虛文空實武繩墨以束其才佔舉冥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

記八

臣

有為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豈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與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即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為名而競為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大學辨業序

立國之道五曰德曰法曰武曰教曰文義得之仁守之曰德立紀綱明政刑使奸宄不作賢才舉而民生遂曰法武者戡亂克敵威立而民服也天下雖安不忘戰也教者人倫禮樂文者華飾詞章也五者備則德足以懷天下法足以守天下武足以威天下教足以化天下文足以柔天下三代是也故其享國各六七百年而周以文勝故其後衰弱儒者之論曰聖王之治天下

不任恣而任德左武而右文身呼秦隋滅德作威固所以速取滅亾若宋執祖削平僭亂使海內得離戰爭之苦真仁相繼數十年漢仁厚澤德可謂隆矣徵道德之士用詞臣教至而文盛矣乃當其盛屈首遼夏舍恥忍辱暨青城之役舉族北轍豈文德有不足與恣不善武備不修所致也且天下之生久矣世既變所以治世之具不得不與之俱變干戈以易揖讓聖人所以治三代之世者已不同於曆虞而或者乃於千餘年之後鯁鯁然據遺文以爲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難牙羽可以克敵於是講泐令則以爲申韓論設險則曰在德不在險談兵恣則澁疾痛惡而以爲民之賊而其所恃以治天下之具則訓故詩書談性命委悉周詳於蘇文曲貌身呼世風日下亂臣賊子愈出而愈險國家之患愈出而愈烈唯泐以制之威以警之使之形

記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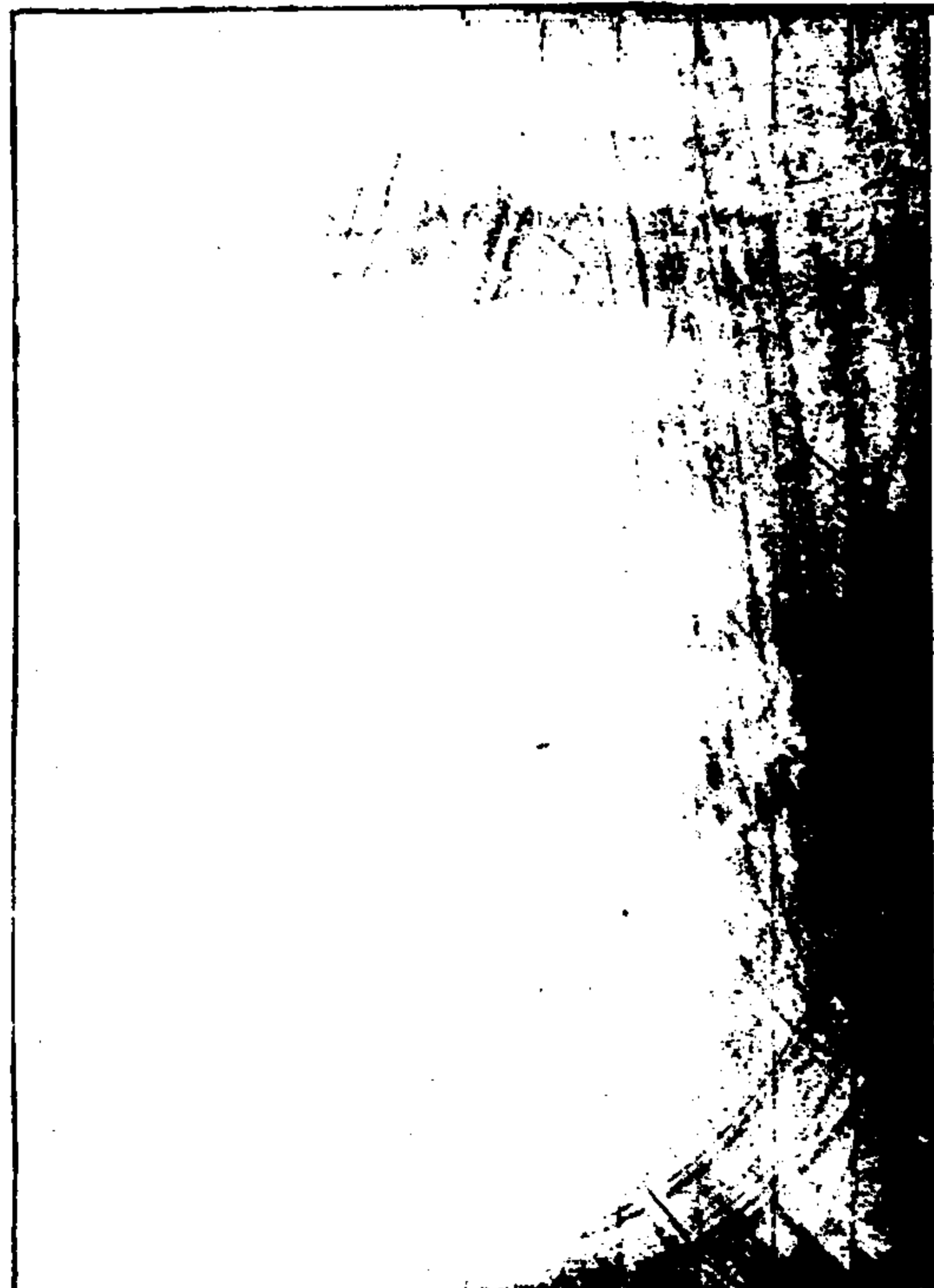
格勢禁而不得爲亂各安其所而不必爲亂震懼畏伏而不敢爲亂如此而已若徒恃區區儒者之論以治天下必四海之內荒服之外盡爲善夏而後可否則措讓而治豺虎推赤心以化蛇豕其不害於家國者幾何哉吾謂三代而下立國最善者莫如漢高光救民水火文景明章休息愛養其德也刈羣雄誅梟亂其武也尊儒術崇孝弟授遺經其教也文也至於掄才不分文武任賢不拘資格湯軼簡易使人人得以盡其才其立法之尤善者夫豈唐宋所得及與然唐之德固無愧於漢文武分而武臣未嘗不重後代綱紀雖弛而人才未嘗不得盡其用又豈可與宋之孤立微弱文泐密而武備弛者同日論哉要之德不足以懷天下國雖強民必叛泐不足以守天下武不足以威天下德雖厚國必削三者備矣而敦不足以化天下勢雖固而倫

紀不修人或近於禽獸四者備則治國之道全矣文者其餘耳至於魏晉南北朝五代之君四者俱失而僅存其文或獨用其武或五者俱失故其亾也或數十年或數年而北魏立國取強雖無大功德於民而君臣代有賢人故享國獨久及至孝文修明禮樂粲然稱極盛而魏氏之衰即基於此嗟乎後之君臣徒欲以文治天下亦安見賦詩可以退敵而大學章句足解厓山之禍也乎吾故爲之說曰爲天下者德以爲本而泐與武敦與文輔之五者之中不急者唯文也四者闕一不可以爲國矣不急者唯文也立國論

顏氏學記卷八

續裕胡元絮練裕校栞

記八



顏氏學記卷九 縣莊

戴聖述

徵君程先生廷祚

程先生廷祚字啟生別字縣莊初名默後更今名其先為新安望族遠祖元鳳相宋度宗朝傳十五世為先生祖某始遷江寧寄籍上元遂為上元縣人父京學字章華能詩工書迹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取妻生二子先生其長也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髫髻時不妄語言好正稔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章華公家極貧恆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子俾習灑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羣經諸子史漢駢選之書無不讀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由是知名先生弟嗣章長史學而先生游好在六經章

記九

華公卒免喪借弟出應試補諸生旋識武進惲處士鶴生始聞顏李之學上書恕谷先生致願學之意康熙庚子歲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屢過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益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為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於是確守其學力屏異說以博文約禮為進德居業之功以修己治人為格物致知之要禮樂兵農天文輿地會貨河渠之事莫不窮委揆原功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辯之蓋先生之學以習齋為主而參以梨洲亭林故其讀書極博而皆歸於實用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鉉以先生應詔乾隆元

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遂以此報罷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掃以書史自娛而尤注力於易不喜漢儒互卦卦變卦氣及宋元河雒圖書太極諸說唯取王輔嗣程正叔項安世及近時李文貞公觀象數書著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為彖爻求是說六卷同時惠徵君棟昌明荀虞氏易頗不然之謂恕谷注周易專由象數以推人事尚宗漢儒古法而先生幾欲廢象未免為王程二家所錮背其師說先生聞之亦無以難也少歲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冤詞袒護梅氏書乃為古文尚書冤冤詞以攻之既剛定其藁為晚書訂疑又推拓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又著青谿詩說二十卷論語說四卷周禮說四卷禘說二卷主萬充宗氏之言春秋

記九

識小錄三卷同時沈徵士彤鍾員外晚皆推重先生經學有疑恆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 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七無子弟嗣章以次孫兆晉為先生主後云先生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為厓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歙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所著自羣經而外又有文二十卷詩二十卷先生沒後其易學及春秋識小錄采進四庫書登諸著錄而詩書皆未板行今則兵燹以後恐歸佚并其易通等書亦未見唯論語說及文集猶有傳者而子求其集不可得屢見其論語說及晚書訂疑寫本而已竊嘗論自嘉道以來師資道喪而皖北鉅公始以文人末流妄附講學斷斷於程朱及非程朱之辯

實則於程朱遺書亦從未研究不過鼓時文餘習侈張俗說附其餘光以邀極好已百不學之徒喜其說為捷徑從者如歸市於是毒餒所煽幾滿天下至今未已當時先生羣從不能審決白黑至屬鉅公為序其文集純以虛謬之談恣駕乎自得之學之上可為憤疾者也先生嘗謂墨守宋學者非墨守漢學者為尤非繩以信古傳述之義其言固不能無失而其說經則亦多自是之弊較之二莊惠戴諸家相去甚遠然終非空疏淺薄不求實事者比況其德望行業又卓卓為鄉人師表彼鉅公之非之固無傷於先生適足以形其醜陋耳夫以布衣無名位之人歷年既久而至今其鄉人士猶尸祝稱道弗衰亦可見先生之流澤長矣彼文人附俗之流何足與於斯哉因次先生傳而縱論之如此冀以語世之特立君子焉

記九

論語說

古者學必有業邢疏載皇氏引學記文王世子諸書所言是也其謂學有三時亦具有意理王肅注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是以可說此皆前儒宏聖未遠訓說論語之正義也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茲四者君子所由適於道之具也適道之具不修則壞時習而說說所學之為我有而庶幾道之可得而入也論語首記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實業而詔萬世即示顏子之博文約禮也三代而後不聞所謂禮樂矣書則真偽錯出詩則訓詁日消學者既無所據以為業而記誦詞章之俗學與非聖害道之書又不可以為業蓋天下之俚俚焉莫知所之久矣宋儒雖嘗尋遺緒於微茫而廢者不可復興絕者不可復續故集注惟以明善復初為說而未遑直指古人之業後人不知學有今

昔之殊而論語屢言之博文約禮即此章學習之事與舍是而無所以為明善復初者其皆不能無誤也夫

修孝弟以興仁道疑有子非獨為士庶言也蓋犯上作亂害之狂家國者春秋之世無國無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興於仁有以革其悖逆爭鬪之心而國家長官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說也若欲士庶敦行孝弟則事有精密廣大於此者雖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亂何為哉

記九

四

中庸分好學力行為二論語又以文行對言則入孝出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學文好學之事也人生有倫常則有行有事物則有文文之與行相輔以濟而斯須不可離者也文莫重於詩書六藝身心家國之大用存焉有餘力則學文益弱冠以後則年日盛而道日廣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緩矣古洽淪亡漢後學者不知文為何物故馬注但曰古之遺文而漢書以六經為六藝又誤之甚者也恕谷先生曰宋人為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致力倫紀而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以及虞書周官禮記所述古人教學成法昭然可考者獨置之若遺則非學問之小失也觀此章集注所載諸說大槩以文為文辭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訓為確而猶未能盡除班氏馬氏之見宜其注首章不過曰明善復初而僅以玩物適情為游藝之解也周人祭祀燕喜以二南雅頌為樂章餘不入樂者學士皆誦習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取盛於廢昭之世所謂賦詩斷章取所求勇者也若詩之有關於德行教學則至孔子始闡明之其載於論語者七章言詩之用莫詳於小子章而無邪一



言則所以定大義者也六經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無邪而夫子獨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禮著恭敬解讓書紀帝王之發政施仁春秋書時君之僭竊爭奪諸經體固不同而其垂教之意則昭然易見不待各揭一言而後可明也詩則不然有易知有難知易知者二南與二雅之正者是也難知者國風二雅之變者是也所謂正者皆入樂之詩出於君明臣良之時者也所謂變者皆不入樂之詩興於國亂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為風諭者也夫子知樂之將廢而專欲以詩為教故不論其入樂與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其意無他欲明為正為變之有同歸而已詩之有不正者以鄭衛乎曰非也然則何說曰詩本性情之所感不一而風雅既變時之所值又殊喜怒哀樂多不得其平寄懷託諷或暗藏其指詩序

記九

五

有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發乎情者其辭止乎禮義者其意辭有類於不正而意則無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辭害意故讀詩而不得其作之意則辭難知矣彼以小弁為小人之詩以鄭衛為淫者之詩皆不知作詩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說學者亦嘗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誦詩而曰詩此明詩之本無邪也詩之無邪以作詩之人本無邪也詩序又云傷人倫之變哀荆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斯其人可以謂之邪乎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非淫非亂而可以謂之邪乎夫風雅雖變而先王之澤未泯賢人君子生乎其間時憂俗作為詩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謂止乎禮義者狂是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亦狂是故夫子謂之無邪者非為二南與正雅言之也蓋取漢代漢於詩者之

論而反覆之乎然則此章引駟詩之成語而所重不在於恩借令重恩亦不過曰昔之詩人所遇有常變盛衰而皆恩同出於正也云爾此立教之大義也若惟欲學者求性情之正則夫子曰誦詩可矣

志學章取為難解蓋以夫子自述進德之序而其語又為弟子所其間非揆之全經而無少刺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體也竊以論語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與仁則曰吾豈敢躬行君子猶曰未之有得若斯之類問者以為聖人之謙德而夫子則皆自道其實豈至此章而立言遂有異乎乃注家於不惑以後率多高遠之論如知天命則曰知天命之終始耳順則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朱注以天命為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以耳順為不惑而得以不

記九

六

喻矩為不勉而中此其為說孰謂不足以知聖人而視夫子所以自居者則大有徑庭矣然則何說曰聖人之於學者固未可以倍徒論然其所為之事則一而已禮樂仁義是也始以之為志而終身以之為矩與學者無以異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立與不惑學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後可以為君子命謂窮見孔知言而後可以知人此目解知命與耳順亦學者之所可及也及也不喻矩則孰乎仁之謂也此數端下學由是上達由是配以歲月之先後雖所進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強不息之心以見道之無窮而學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見天之高涉海而愈見水之大以聖人自謂已至於聖者固非以聖人為有謙詞者亦非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與此章並為聖人之實錄而勉人之意見於言表後儒以為但為學者立

法是聖人已自處於聖之極至矣

耳順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論語以之殿後孟子自謂知言而不許他人推而上之則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矣初學亦可隨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於六十朱注以不思而得為訓誤中之誤也

或疑夫子之答孟懿子近於隱語不知夫子曰無違者教以無違事親之禮原主於禮而言也然僅曰事親之禮安知懿子不求諸溫清定省問寢視膳之節文乎則為未達於夫子之旨矣故復因樊遲以申其說而明所謂禮有大於此者也前之所答微覺渾涵因朱注以理代禮而遂成隱語目實則論語言禮而不言理也

記九

七

觀人之法須合始終久暫而後備以者偶然之所為也其人有所為而偶出於善則常時所行必違而忝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邀慕而勉於為善非出於本心之誠則久而必衰安心之誠然者也合此三者則其人之善惡誠偽不可得而掩矣由即莫由斯道與民可使由之由朱注謂意所從來按往古經書由字訓行者多而訓從來者少且聖人見人為善方欲勉之以至於安若事必問其所從來之意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聖人與人為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謂有誅意之恣皆大謬不然春秋所誅乃亂賊所為之事耳宋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以其先殺孔父而奪其妻也朱子之論太苛不能無疑然則察其所安何謂也曰為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於為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春秋之世未有楊墨老聃雖生於孔子之前而其學則與邪行

惠施莊周公孫龍之屬並興於戰國皆非論語之所謂異端也

至若佞人利口鄉原則人類中之不正者聖人固嘗惡之而亦不得謂之異端又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隱而行詭異之行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類是也此雖聖人所不為而欲謂之異端似亦未當且攻之為言以彼實有其物與其事也害之為言以其有累於吾之所當攻與當務也自來箋注未能明善其義善乎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謂異端夫小道即百家眾技朱子釋以農圃醫卜之流是也上古聖人分道之緒餘以備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堯舜以後則道有統學有宗儒者之業惟在經緯天地綱紀人物其用則內聖外王其本則道德仁義其事則詩書禮樂為之者日不暇給彼百家眾技雖有可觀而儒者視之則皆命曰小道而不足以為學矣故樊遲請學稼穡學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蓋賤之也則信乎小道之即異端而後儒以楊墨佛老當之者失入之論也夫子以世人致力於小道則必為大道正學之害而言此以教之若彼以楊墨佛老為可攻者其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共天下不同中國非聖無恣舍其誅殛之罪而僅以為有害則斯言也不且幾於失出乎況夫子之時固無楊墨與佛老也子夏以為致遠恐泥君子不為與夫子此言若出一轍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異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其端則殊塗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為為道之緒餘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身呼聖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矣

記九

八

素以為絢素猶言本色也絢華飾也言此人有倩盼之美質而

惟安其質素之本色不施華飾猶所謂芳澤無加鉛華不御者  
子夏問而夫子以繪事明之攷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後素  
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閒故曰素功恐  
白之易漬汚也夫子言美質在先而華飾在後觀於繪事則天  
下有用素以為飾者詩言如此則彼雖不施華飾而其質素之  
本色非華飾之至者乎子夏問之而恍然於禮文之當後也記  
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禮  
之文所以分辨乎倫紀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禮之本如繪事之  
先施四色者而分布白采於後然後禮之用為無弊是以言禮  
之文當後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後字措意各有所在  
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統會聖人以下雖所造有大小深淺之殊  
然盡倫盡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謂道也若藐視忠恕而以一理

記九

九

渾然泛應曲當等語發明一貫反有蹈虛之弊至謂曾子有難  
言於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為說尤覺支離使曾子誠以夫子  
之道不止忠恕則教門人以姑用力於此可也又何必為此竭  
盡無餘之詞哉邢疏雖亦有一理統萬理之語而直謂此章為  
明忠恕所見確於朱子遠矣  
孔注以斯指仕進之道語意甚合聖門之學修己即以治人無  
二道也道不外於博文約禮之事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漆雕氏以己於博約之道未能  
如顏子之既竭吾才而此道尚未實為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  
之未能信宋人一則曰斯指此理一則曰心術之微使求經義  
者虛渺而無所憑亦獨何與

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於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設  
教之日則有所不言者以性與天道即事物以為體驟而語之  
必有遺其當務者矣今夫人曰飲江河之水則不必問其源而  
源在是也若舍江河之水而浮慕崑崙岷山於萬里之外則雖  
欲瘼其飢而可得乎大易言乾坤易簡而必及易知易從有親  
有功中庸言未發之中而必及庸言庸行三重九經聖人之不  
置事物以言性道有如是者漢晉而下若王何之清談世皆斥  
其祖述莊老為天下患乃周邵諸公出以太極先天唱高言於  
卦爻象象之上學者雲集響應圖象之說日紛語錄之書日富  
由是人人而皆妄測性與天道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吾不知宋元以後之天下其視王何何  
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哉朱子於此章以教不躐等為訓非

記九

十

也夫所謂不躐等者如未學幼儀不教之以學射御未能舞勺  
舞象不教之以舞大夏也孔門高弟莫如顏淵而夫子之答問  
仁則曰克己復禮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既竭吾才而亦未聞  
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聖人未嘗以是為教亦明甚矣  
而何不躐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貢蓋勉同門以當從事於夫子  
博約之教所雅言者而不可心馳於性天之說夫子之罕言者  
集注以為歎美之詞亦非也  
志者心在於是而一時未滿其欲之謂不獨二子為然子路一  
問而夫子以是三者為言此亦聖人之自視欲然者也觀中庸  
君子之道四而夫子自云未能謂導引學者欲卑之無甚高論  
固矣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雖乾二之龍德蓋莫不兢兢焉則  
此三語謂非夫子既病其難而兼欲勉人之意乎宋人徒論氣

象恐失聖人言志之本指矣讀者審之

老者安之如君安驪姬之安言老者以我為能安也則所願也  
養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漢地理志云初涿泗之間其民涉渡  
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後俗益薄老者不自安與幼少相爭讓  
是欲安老者而老者不以為安也信懷放此然則集注所謂又  
一說者乃經之正解也

不遷怒二語孔子告君以顏淵好學之實也古注謂因以諷諫  
其說本鑿然觀此章次於可使南面之後則以此為人君之至  
德記者欲尊顏子意或有之凡論語先後相屬或出有意學者  
當隨文以察之無鑿可也

後儒之高談性天非孔門之語上也何以言之觀此章上下皆  
係以中人則聖人之道唯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為準明矣又觀

記九

中人以上曰可以語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語下則凡為上  
為下皆視中人之所可語而語無所謂下明矣故夫子之四教  
雅言中人以下由是中人以上亦由是也若克己復禮之告顏  
子敬恕之告仲弓曾子之直與言一貫若斯之類則語上也若  
樊遲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其言也訥是皆不為語上而中人  
以上中人以下皆無害乎其可行也故此章係上下於中人與  
有語上而無語下其理至精而聖人設教之定範亦斷可識於  
此矣後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為語上不其誤  
乎

志於道章宜與入則孝章參互以求其義不可疑其有淺深之  
別也道謂聖賢之道彼所稱弟子者以有此志者也既志於道  
則當以德為持守之具而行之為孝弟謹信汎愛之屬志道據

德則學之在己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輔之者仁  
謂仁人志道據德而能導人以善者也依於仁即彼章所謂親  
仁也游於藝則學文是也

朱注頗為可疑按德之為字在性道仁義之前自唐虞以來未  
有不以為人之所得於天而異乎羣生者也其後又立仁字則  
舉眾善之長而為言仁之所處者尊而德之所領者廣雖微有  
此分然德即仁仁即德也論語一書未有德與仁並舉者今朱  
注於仁則曰心德之全於道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豈德之與  
仁果有異也且既曰行道有得於心又必待據而後為己有是  
由外鍊我者德之謂矣而可通乎其訓依字則曰不違夫孔子  
於顏淵之純粹而始稱之曰不違仁則不得以繫語學者其理  
易明若學已至此則前何待言據德而後又何必言游藝邪其

記九

說近於支離蓋不以仁為指仁人之故又按少儀有云士依於  
德游於藝與此章語意相類彼之依即此之據也唯不言親仁  
然亦足證德仁無並舉者

志道之實事在據德依仁為據德之輔游藝又為據德之用蓋  
志道在心據德在行又求仁者以夾輔之學之事備矣而所以  
為身心家國之用者則莫大於六藝文之與行相需而成者也  
游者如魚之涵泳於水而不可離之謂朱子之解自當唯以藝  
為小物游為玩物適情未確

泰伯為太王長子凡太王遷國建都肇基王迹者泰伯之翊贊  
為多故皇矣之詩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儼然以泰伯為  
有周創業之君且見其為天命之所屬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  
德之稱所由來也史記所載可信者惟采藥荊蠻之事若謂太

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非也古之聖賢豈有預希天位而企長立幼哉皇矣之詩於王季極言其有人君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託得人雖遜居中國之外而無憾然則授國季歷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誠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謂之孝可矣而何為以讓言哉然則泰伯之讓乃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而行之於家庭則其德與堯舜同而其事有難勇安得而不曰至德乎三讓之說訓者不明竊謂德為聖人一讓也分居嫡長一讓也有開國之功三讓也考亭注此章取為舛誤善乎先君子之辨曰太王公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時未久不可云商道衰而太王迫於戎狄自邠遷岐創立家國亦不可云周日強大居岐之陽實始商乃魯頌夸大之詞非太王有翦商之志也太伯不從注左傳者謂不

記九

從父命大桀是謂不從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謂不從太王翦商果何據而云然乎若謂太王因泰伯不從翦商而即欲傳位幼子以及其孫是太王有憤心於家嫡而廢之也泰伯知之遠逃荆蠻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懟其親也又云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是真有見於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為矣此其所為三以天下讓乎世俗有讓商讓周之說然在朱注則讓商為多居然以操懿目太王不亦傷讓王之心哉興於詩當主美刺立論考亭因攻毛序盡改國風中刺淫之詩以為淫者所自作而於此遂曰詩有邪有正其實非也夫善者有美惡者有刺詩之大綱出於是非好惡之心而不容自己者也小雅無論國風自邠鄘衛以下其詩孰非賢士大夫閔時憂俗之作即桑中溱洧莫不皆然苟謂出於淫者之口則以醜行

自為宣播此情理之所必無若誠有之則天良盡泯而為人道之反常錄詩者登之於竹帛設教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說與後代誤信斯言幾為詩禍夫子曰興於詩即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說謂於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惡並陳而讀者皆可以興也集注既云有邪而又曰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於正難感於邪易然則聖人以邪感人而求其興惡惡之心嗚危矣

按此章言學文之序首言詩終言樂詩曰興而樂曰成詩與樂為用不同而收效亦異如此鄭氏樵謂詩重在聲歌聲歌既廢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夫詩與樂固相為用若虞書之詩言志歌永言戴記之學樂誦詩是也然詩書禮樂並稱四教則詩至中古已不專為歌聲至孔子發明詩教惟重義理觀論語所記知

記九

之萬世以下遵守不易鄭樵何人妄稱仲尼編詩徒為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說義理也不知所據何書彼直於論語未窺而此章以興言詩以成言樂之指何肩與之論哉篤信章邢疏云言人當守道其論甚確蓋篤信好學所以學道也守外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謂人既學道而有得於身則宜以其身與道相終始守外善道兼窮達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之說益本於此故此章重發端二語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見而不能隱能隱而不能見皆非守外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猶人獲重寶必息置頓之合其宜藏守之得其所否則失其所寶之重而君子恥之矣恥之若何邦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是也宋人既誤以守外為洪範之有守而又別以去就

出處爲言其於經旨竝疏至朱子篤信而不好學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語更爲近於支離

亂古注謂理其亂非是集注以爲樂之卒章亦未確外傳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柱昔云云章昭注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後人於騷賦之末爲之所謂樂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則亂非關雎之第三章不足以當之而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將謂國風始於關雎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按虞書篇詔九成鄭氏注云成猶終也鄉飲酒義歌笙閒各俱有三終所謂亂者非卽成與終之義乎於禮二南爲合樂合有二義合金石絲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兩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樂三終而曰關雎之亂者猶大射禮之言鹿鳴三終爾

記九

五

舉關雎以該葛覃卷首舉周南以該召南其斯以爲關雎之亂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竝作而美且盛也必至於合樂而後美之者猶之蕭韶九成而言鳳儀獸舞則升歌笙閒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徑指鄉射禮之惟用合樂者義亦同此亦歌笙後之訓者不識其所謂而僅以閔馬父之說應之可謂誤矣然則史遷亦但襲論語之成言而未必明其義也

尙書云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獨言溝洫者蓋決九川者萬世之功濬畎澮者一時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載季春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洫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溝洫之事一歲之中而三致意焉此皆水土既平以後之定制也三代蓋俱踵而行之按攷工記匠人爲溝洫云所以通利田閒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溝有洫至澮而專達於川其下澤之地則又以

豬防爲畜水之法蓋古人之制溝洫以公水害爲先而因而收其利後世溝洫與井田俱廢潦則平陸江湖旱則赤地千里因之饑饉流離盜賊蜂起或竟至於不救胡拙明云禹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其論最善今井田雖不可復若於承平無事之時中原數千里內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溝渠使之逶迤相扶各匯於大川而止既令水旱有備亦足以防戎馬之馳突不亦善乎有志於此者委其事於守令而勿遽責其成效可也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母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母必無可無不可故母固以天下爲公故母我佛氏之學亦能絕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絕之之實故既絕四者而彼之離垢悟空舍人倫而崇像教乃其所以爲意必固我之至者與我夫子豈可竝世而語哉張子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雖聖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學者不以實行求之則恐一折而入於彼矣其奈之何

託九

五

宋人以川流喻道體之不息欲人時加省察而無閒斷立論非不精妙然論語初無此語觀夫子所以教及門者無往而非實德實行故示大道之要莫如一貫而卒不離乎忠恕語君子之體仁自終倉不違以及造次顛沛而亦未間指明道體以言省察也孟子詮釋此章至爲明晰川流之喻自當以取其有本爲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人之於學非積厚於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窮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學自有所見而喜遷改經義以飾己說若此章既有孟子之解所裨於實學甚大且於不息之喻亦可包舉學者宜審度所從不可好新立異而徒流於虛

渺之歸也

恕谷先生曰孟子謂丹有賦粟倍他日益其多能善於催科田稅一日所入敵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此卽孔注急賦稅之意按丹有素以足民爲志而仕於季氏遂以足上爲長聖門謂之聚斂與取非有者同論所以爲世之急賦稅者微也

包注訓問斯行諸爲賑救救乏之事與孔注以當仁不讓爲當行仁之事俱質切有理易傳曰君子以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又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蓋謂出納之吝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濟於民物門人以爲難能故前記子路有問之問亦嘗以此章包氏之訓訓之非指道德傳習而言也

侍坐章本以應知爲問曾皙一對獨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演與

記九

七

之其故安在夫天生聖賢民物之所託命也故雖累然窮居而濟世安民之心與樂天知命之愜並行而不悖若乃遺世獨立坐視天下之淪胥而愁爾於中則石隱所爲非聖賢之道也此章以諸賢之才皆堪用世而問志以觀其自知之明至曾皙之爲人夫子知之有素而三子言志之時初不令其舍瑟殆有豫意夫時至定哀之閒諸侯豈猶有舉國以授賢人而試其禮樂兵農之務者微曾皙夫子亦知三子之遭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問胡爲哉不曰藏器以待時乎至於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枉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曾點之對夫子與與古注曰善其知時盡之矣宋人好高論而不肯密察於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夫古之聖賢可以

終身不遇明王不可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盡性之業老安少懷之實事也今三子言志而曰舍己從人又曰規規於事爲之末信如所議則必玩弄魚之化機以海天爲胸次而後可以謂之爲己可以謂之知道則堯舜亦將舍其教稼明倫與工虞水火而後無害於其氣象矣且夫子之答曾皙明許三子以能爲國而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是何說與後世以宋人之理學比魏晉之清談其卽此類也夫

聖門教人博文之後歸於約禮然禮接事物用恆在外能使內外合一則仁矣克己復禮言自外至內舉一身而聽命於禮也爲仁之道莫要於此故顏淵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則以視聽言動人一身之所不能無也誠能制之於外而非禮則勿視勿聽制之於內而非禮則勿言勿動是則內外相合而一於禮矣

記九

六

所謂仁者豈猶外於此乎然則視聽言動者卽己也非禮者勿之卽克己也非禮者亦卽復禮也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無二己也上下尋繹未見所云克己私欲者馬氏訓克己爲約身頗近於理而節外生枝則始於隋之劉炫炫之言曰克訓勝也身有嗜欲當使禮義與之戰而勝之則可以復禮朱子承用其說以克爲勝尙未爲誤至解己爲身之私欲則不惟古無此訓且使經之克己由己俄頃頓有異同無怪恕谷先生之議之也恕谷云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實功故曰天下歸仁於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在與私欲相爭故履中蹈和之實事絕無一言及之於聖經之本指遠矣蒙按私卽孟子寡欲之說不可謂非聖賢所重然以爲克己正解則不可且天下之爲仁禮善者又豈惟私欲哉凡性質之過剛過

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均足爲害而曰非禮則舉在其中  
非私欲之所得而盡也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言理皆  
主形見於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與窮理與理於  
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蘊奧以爲理者宋人以理學自  
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之說以爲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禮與  
非禮以告顏子乃唐虞以來教學之成法實有所事而與言渾  
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應混以樂記之說豈諸君子於夫子  
言禮而不言理之故猶不能無疑也與

夫子既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又言一日能此而天下即莫不以  
仁歸之是極言克復之大益以惟顏子能勝其任而欲其速爲  
之也謂以效言者淺謂要其成功者亦非

記九

足會足兵皆所以爲民也民信之者信其實有愛民之心而尊  
君親上無復攜貳也是三者乃理國之常經缺一不可然亦有  
時難以並舉不可得而強也子貢之明蓋早已籌及之矣若國  
家新造戶口凋殘之餘道在與民休息不違農時苟日事於修  
爾戈矛詰爾兵戎是重勞吾民也當此之時兵有不能足者矣  
其或天行告沴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而驅菜色之民以供賦斂  
而實倉廩則拊循之謂何當此之時雖會亦豈能求其足乎夫  
兵不足則寇至將張空拳國之不亾者幾希矣豈待空會而後  
外哉然爲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  
足之衛頭目子弟之親父母古公遷岐山而從者如歸昭烈公  
荊州而來者相屬自古皆有外民無信不立漢言爲政之莫重  
於愛民也或曰兵與會皆已矣矣而何以見信之能存也曰公

兵者將至於一弦一矢乎公會者將至於一珠一粒乎甚言其  
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繕其城墉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  
交鄰有道毋敢戎心會不能足矣而薄征緩刑舍禁弛力移民  
通財荒政無一之不舉是公兵公會而其所以愛民者不可不  
也所以愛民者不公則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國之本也不然者  
兵甲雖利米粟雖多而委而公之者豈不以吾之誠不至於民  
而上下無相維之道也哉夫兵會足而信不足者其效如此則  
信有餘而公兵與會非所以爲公也政之本務定於此矣

論語中問仁始於顏子問政始於子貢記者於此皆有深意以  
夫子所以告之者至該至實而非他章之可比也若問政者多  
矣未有言民信者所謂民信非與民同其好惡者不足以當之  
古注以爲不可失言則古來人君豈皆以朝四暮三之術愚其

記九

民者又豈盡若商鞅之以徙木示信者若云兵會足而後信乎  
於民則失其輕重本末之序若云臨危而不棄信則信至此又  
何爲而可棄似俱非切當之論

朱注成人章謂兼四子之長而後文以禮樂先君子曰斯言誤  
矣知廉勇毅乃所賦於天之材質得其一亦爲人之所難不可  
得而兼也而求成人又何必兼乎惟是有四者之質而不文以  
禮樂則如夏馬之不免於蹶醫醫身之惟長於搏噬欲如威鳳  
祥麟爲世羽儀不可得矣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則偏者可正駁  
者可純夫是以爲成人也是故武仲而文以禮樂則必無以防  
要君之事公綽而文以禮樂則必無短於滕薛之失他皆類此  
而成人豈在於兼四子之長乎蒙謹按虞書教胥子以詩樂直  
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是化其偏駁之意非直者



欲兼有寬而直與寬者又欲其兼有剛簡也先君子誠朱子之誦友矣

賜也章古注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蓋道之為途也廣善之取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勇故夫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然子貢曾子資稟雖異而其從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教則無不同故所以告曾子與告子貢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是有兩一貫矣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行乎況在聖門博文約禮亦非二事即以所博者反之而為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即以所存而為忠者發之而為恕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有是學與行之心則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為四教亦一而已矣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即曾

記九

三

子所謂忠恕亦無疑矣愚不敢附會先儒而割裂經義也

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象況詩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惟止於此故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子貢問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為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故他日以一言可行為問其與不言衛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於此益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焉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朱注知及章與古注大異古以為論居位臨民之治朱以為論學然而古勝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古指官而言則蒞之動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按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照臨而仁不足以固結則民雖服其不可欺而不見其有可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體仁足以長人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懷矣則有齊莊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耽於鐘鼓管弦溺於遊畋射獵非所謂莊以蒞之也莊以蒞之猶有章志貞教之方以一民俗而

記九

三

不定其品節之宜與以率循之則非所謂動之以禮也夫知及仁守而蒞之以莊大端備矣而不能以禮化民猶為未善然則居位臨民者豈可以一端盡哉

之務學術則告子之義外不可以亂聖賢仁義之統道同而相謀則有扶持灌溉之益不同而相謀則有晦蝕凌雜之憂宋元以後講學者流弊多端枉以希夷謀其始而非盡象山陽明之過也

古人無訓詁詞章之事所謂辭者言辭即言語也辭命則施於邦交儀禮聘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夫子此言蓋指辭命而言然後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於此矣

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後不復知有臣禮孔子以布衣搢柱其閒抑子然攻母有昌言陳恆之當討極論顛與之不可伐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魯之所以危而不墜也然以由求之賢一臣季孫而遂昧於大義豈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誰之

過與其責其有至矣責其有者責其助季氏滅社稷之臣以自廣也乃其有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猶敢以是說進何也而夫子於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其語不若前之峻厲豈欲富則顯與不可伐而保世則猶可伐乎然則何說曰周人之制諸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貴臣服其君皆斬與卿大夫之服諸侯同眾臣猶服齊衰三年其尊如此時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後彥舍私家無由登進而仕於私家者服其職如公朝苟不為之計澆慮遠防患未然則不為忠於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於季然之間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應有大臣亦見其繁此皆分建之弊也至戰國而其風一變羈旅遊宦可以奪貴戚之權而世家巨室爭以蓄士為重孟子大賢於齊梁之君皆與分

記九

五

廷抗禮而奴隸視王驩等非其美之窮無所復入而將為三代以後之天下哉其有之遁辭敢以蒙其師夫子不能罪其忠於季孫而非其盡忠之無術乃時勢使然窮經尚論者不可以不知也  
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為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雖其人不自知為天命而畏之而聖賢不敢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於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古注以大人為與天地合德之聖人誤矣夫聖人在上小人勇得而狎之哉性所無謂義理氣質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論性始夫堯舜不

世出而孟子以為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言凡人之生皆與堯舜相近也然則性相近之說即性善之說也若謂孟子專主義理論語兼言氣質則形色天性也豈非孟子之言乎至於善惡相公或相倍徒而無算者孟子以為陷溺即孔子之所謂習也一聖一賢豈異指哉而何以謂孔子以氣質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頑清濁厚薄偏全萬有不齊若此者與生俱生不可以為後起之習而又以為非氣質則未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則中人之智可移於愚中人之愚可移於智中人之智與愚亦可互移於上下此則氣質之說而習之所以遠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氣質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猶得為聖人之言邪惟習之相遠根於氣質則可由上智下愚之說而推之上智不世出下愚亦不世出而充

記九

五

塞天地之間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聖人惟欲天下之人慎其所習以無汨其性之同然而教學之大用與焉矣  
在天有陰陽舒移之異在地有剛柔燥溼之別此天地之氣質也人資血氣以成形謂之氣質氣有美惡而皆不能無偏因偏以流於習而公性始遠矣古聖賢設教惟於人之氣質加以矯偏救弊之功不言復性而性已復蓋性者天地之中也偏公而中見矣堯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直寬剛簡皆氣質之美者也溫栗與無虐無傲皆教之公其偏也聖人所以成天下之材德者其道惟在於所習加之意勇自唐虞以至孔孟一也  
泗水應對進退學者之始事雖聖人不能不以是為先子游之所謂本者謂書紀帝王升降詩備興觀羣怨安上治民之有禮

移風易俗之有樂是也設教者自不能凌節而施即四者之教亦有先後所謂不學博依不能安時不學禋服不能安禮是也子夏聖門高弟豈有過時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豈不知教有先後蓋其時子夏門人不能盡受師傳故子游譏之以為但知洒掃應對進退而已子夏則謂君子之道雖有本末然未嘗傳於先而倦於後也其如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敏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強而齊之是誣之也庸有濟乎夫由小學以至大道歷階而外靡不貫通者惟材智什百平常之聖人能之而豈所責於子之門人小子邪二子之論雖出於互相譏貶然聖人教濟自有真傳於斯可見至宋人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其論過高恐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學者聞之更以洒掃應對為無足輕重

記九

矣

包注四海困窮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按永終二字在漢魏閒凡用此語無不以永長為辭魏晉而後始改為永絕此史傳之可稽者至此困窮為窮極古注究未可用蓋堯之命舜言人君當時以四海困窮為心斯澤可廣彼而長官天祿矣困窮斷不可以為美辭也又按荀子稱古天子即位之禮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闕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蓋古人臨至大之事言語不尚吉祥此可以明四海

困窮之說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樞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于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為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為三物之所實與其莊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為四教以詩書執禮為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為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于聖人之域而眾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齊暨于五常百行之閒而亦不見其所以不足無高遠之論以湯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身呼豈易言哉道有具在于禮樂求仁有方不難眾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眾善失其

記九

統緒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獲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為之未盡善邪且天以聖人為心以眾賢眾能為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弘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也

顏氏學記卷九

上元孫文川澂之校案

顏氏學記卷十 顏李弟子錄

戴聖述

王之佐 魯人 顏先生始教而受學焉

彭好古 字敬求 魯人 父通與顏先生友善

朱體三 魯人

王堂 字息古 魯人

石鸞 博野人

石鸞 字子雲

李仁美

王恭己

李全美

孫秉彝

記十

齊觀光

賀碩德

張澍 字霖生 魯人

宋希濂 字方舟 魯人

石繼博 博野人

馬遇樂 博野人 從顏先生游能規過先生稱之

顏亨 顏先生從弟也 父曰愉如亨與弟利皆學士相見禮于先

生

顏士傑 字宗人 顏先生族子也 與弟士俊 士信 士鈞 士侯 士鎮

士銳 俱從學

顏爾棧 先生同高祖族子也 先生喪子 養以為嗣 爾棧 孝友善

習禮得先生歡心焉

顏修己 字敬甫 爾儼字長甫 希濂字廉甫 皆顏先生族子 敬甫

學律 長甫 學數 廉甫 學書 皆自先生發之

顏保邦 顏先生族孫也 有勇力 先生教之 騎射 技擊 諸藝

賈士珩 漢軍人

朱瑜 東平人

朱肖 文魯人 李培 字益溪 魯人 孝慈先生次子 恕谷之弟也 幼從恕谷 學稍

長 與弟 堉 堉 並從學 顏先生

邊之 藩 字海若 博野人 從學 顏先生 先生稱其有孝 即二行日

吾門有人矣

鍾鏡 字金若 博野人 從學 顏先生 嚴毅 清苦 自治 甚力 先生沒

後 金若 追記 所聞 為言行錄 二卷 關異錄 二卷

記十

齊治平 字泰階 荊州人 官直隸都司 性通豪 從顏先生同禮

陳天錫 安州人

夏希 博野人

賈易 字子一 又字生生 魯人

王學詩 字全四 完縣人 有至行 嘗備身 葬父 割股 療母 疾初來

從顏先生學 先生不許 長跪 兩晝夜 以請 先生曰 吾惡夫 世之

徒師 弟名 而無其實者 女今居大母 喪能從 吾行 喪禮 當受子

乃 卒後 卒北面 稱弟子

張鵬 舉字文升 清苑人 故明 殉難 進士 羅俊 從子也 抗節 不仕

從學 顏先生 長于兵 訟著 存治 翼編

趙衛 公啟 公兄弟 安平人 從學 顏先生 先生嘗主其家 勇

白宗 伊字任若 肥鄉人 布衣 以賣筆 為生 受先生 教出 游四方

舉先生之學告人多有興起者

李佩字毅武祁臺人父伯庠縣訓導毅武自早歲即以聖賢自期間恕谷名遠來就訪相與習琴習數及士相見禮恕谷遂率之師事顏先生毅武事親至孝待昆弟曲盡友恭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公之若浼途遇古聖賢忠臣孝子祠墓在車必式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坐泣相視顏先生嘗歎曰如毅武者可與入德矣年三十五卒子肅和為恕谷弟子

國之桓字公玉漢州人長顏先生八歲執摯就教先生拜公玉固請曰昔董蘿石從學王文成不論年之桓豈遜蘿石邪卒成禮顏先生南游開封公玉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疏言天下疾苦眾笑其愚不恤也顏先生嘗謂曰學人未見真誠如子

記十

三

者惜老矣對曰竭力以進外而後已敢言老乎及卒顏先生聞之易素冠服為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

李植秀字仲果祁州人從顏先生學禮嘗告之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乎祖父若自其己出而我奉行之者乃為善也仲果嘗問尋師問道人多非者如何曰天下方以時文為正業別有所學則見為怪女初立志當闔然自進不驚人令人知可也然須堅定其志不與流言乃能有成仲果終身行斯言焉

馮堃字敬南代州人與恕谷游道之師事顏先生精于算術世傳九章書及泰西算法人或展轉莫解敬南見立剖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鈴鏗之類行則攜之時攷次變度定刻漏早晚地勢高下皆出意表手製小儀器業者自謂弗如也每言制

器今不遠古遠甚如攷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陳甲冑火攻諸器為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會五星行度諸儒同異得失為一書皆未就其成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書制器有簡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洋儀皮水礮諸作外時年三十八

李子青字木天商水人為鄉里大俠好技擊顏先生南游時與木天遇於逆旅木天見先生攜短刀曰儒者亦學此乎因請與試自謂技不若先生率其三子珖順貞再拜從游先生教之折節學禮後卒有聞與恕谷崑繩皆交好焉

朱敬字主一湯陰人明宗室也性孝友從事聖學甚力聞顏先生名不遠千里率其少子本良至博野從游習禮樂書數考水

記十

四

火諸學嘗言明公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圖虛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四書五經大全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識者趨之

李柱字介石淡澤人給事中龍子康熙二十年舉于鄉能技擊知樂教子弟門人各習一器每日讀書畢即登歌合樂顏先生南游時來受業焉

齊燿字燧侯高陽人

王延祐字次亭上蔡人初從張沐仲誠游後從學顏先生習冠

昏請禮

楊陰字河南人

裴文秀字子馨鄆陵人

詹遠字完侯保定人

尙重字威如新鄉人

可默字訥言安平人

魏純嘏衡水人傳天文之學

關拉江滿洲人官筆帖式顏先生尋父遼東時從學焉

齊林玉高陽人有雄才壘荒河南從學顏先生

曹敦化字萬初涑水人

王越干河南人

劉從先字穎生鄆陵人從顏先生問喪祭禮

韓旋元鄆陵人見顏先生存學存性兩編稱善遂從學焉

韓智度鄆陵人

鄭光裕克昌兄弟涑水人

顏重光先生繼孫也嘗于雪夜取薪燎火人有薪置其家近欲

記十

取之恩之不可而遠取已薪先生聞之曰充此意可以作聖矣

閻室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郝文燦字公函肥鄉人延顏先生主教漳南書院具幣帛三聘

始往學士相見禮于先生子也魯也廉也愚皆師事焉

苗尙儉尙信兄弟肥鄉人

李弘業肥鄉人

韓習數肥鄉人

劉葵字梅甫定興人從學顏先生為刊先生所定三字書

李霖字沛公高陽人寓書顏先生問學稱弟子

周璿字崑來河南人問恕谷論學謀執挈恕谷辭引之師事顏

先生

崔璠字奐若漢軍人

許恭玉

張振旅

張智吾

王吳發

王濬

王澤

王懷萬蠡人初師王法乾繼從學顏先生

王繩其

田得豐

郝品

郝夢祥

郝夢麒

記十

曹可成博野人傳天文之學

徐适字仲容安陽人有孝行善顏先生學欲師事之先生固辭

及沒聞計北面拜哭卒正弟子禮嘗言漢儒之子聖學驛使也

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識者疑之

陶竦字甄夫湖廣人晤恕谷于秦中得讀顏先生存學編及恕

谷大學辨業善其書傳之南方且鄧書先生稱弟子有曰微先

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竟長夜矣雖于宋儒有言而為斯

道生民計不得已也使回護之將如斯道何將如天下後世何

謝在脩字野臣河南人長于歷數之學師事顏先生

溫德裕字益脩三原人官鄆城縣知縣延恕谷為友得見顏先

生所為存學編大喜謀致書請業未及而先生沒追執弟子禮

且出資刊先生遺書人多賢之

郭金湯字子堅漢軍人本姓張氏父盡忠為郭氏子因冒其姓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生二子子堅其長也與弟子固識恕谷子桐人中遂定交勇因恕谷言篤信顏先生之學上書願為弟子出知桐鄉縣延恕谷至愛禮甚厚時恕谷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為之置妾購別室以居又為刊其所著聖學成法訟過則例二書莅官明于決獄抑豪強擊猾吏嘗與恕谷並轡聯騎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令長自異恕谷游浙東訪師友遺役齋資斧聽所之有同學者飭厨傳恐後以遭母喪去官遂卒年四十八恕谷嘗稱生平道義之交未有如子堅者

郭金城字子固子堅弟也康熙二十一年由正藍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召試論奏稱旨擢刑部員外郎精研名律十

記十

七

四司業皆倚定每決獄再四審斷全活甚眾有謝者令閩人勿納曰而本無罪非庇女也人感泣公有畫象祀于家者晉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為明而吏自不敢欺都御史王士禎命請御史具一葉屨易不當飯後推郭御史立削草士禎遽呼曰老吏老吏疏請禁提鎮遺本薦人又力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內而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外而分守分巡諸道率無事坐糜粟祿奏上報可眾爭諱之子固方以是為萬矢更謂牧馬者眾則馬益臞今六部堂官各六人外則督撫重累在上宜悉減罷然後可言吏治又謂政事不理由人材衰人材衰由八比取士宜復鄉舉里選諸法以德行禮樂先之庶可汰古用夏未及上書而卒年四十有一子固初好讀書工為詩及與恕谷游恕谷出顏先生存學編使觀子

固立起願師事先生遂謝絕筆墨講求天文地理兵農射御諸學善騎射在龍江開總督傳檄槍與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獲禽數車皆散給從者而歸嘗偕恕谷游西山傳馬射法置種種地上策馬射無不中中則帽屨起等身其輕巧如此性高狷不輕許可人然沈默謙忍待或黨尊屬窮窮然如弟子見者不知其為官也卒之日囊橐蕭然私錢不滿百敝衣布被以敝都御史李柟謂其屬曰郭御史清貧如此不可不助其乏共贖百餘金以贖之

惲鶴生字舉問武進人明行人日昇族子也晤謝野臣于秦中道及顏先生為學大旨心善之其後以蠶令浦君聘過訪先生則已沒矣因交恕谷得徧觀先生遺書自稱私淑弟子因盡棄其學而學焉嘗有寄恕谷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

記十

八

業學規敬展讀畢為之心開目朗如撥雲霧而見天日如賦得浴如塵得刷而身輕意爽也所痛沈沒時俗涂窮日莫間道已晚用自傷己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為何事涉筆為文即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師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為超出時俗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逮為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為人師年益長志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妻喪益貧困淒寂遇方外人作奇突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聖經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書竟以為學宗如是守其語益堅而見世俗尊尊程朱因取而觀之喜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

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為聖賢的旨而疾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北宋時洛蜀黨爭程蘇門徒互相攻訐俱為君子而傾軋如此程子自言學聖人則豈有聖人而偏執己見不恤真是非者又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為交其子而諛其父亂天下毀譽之實違三代直道之公而語類載其以岳忠武為太橫秦檜能錄用舊儒後人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則觀宋之屏儼而惜諸儒之不見用以至于斯乃庸生之過論而識者則猶以其不柄大政為諸君子身後幸也然恐世俗疑怪其言默而未發又見其著述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學存性兩編及辨業學規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知孔孟之真自有在也先生之教我淡矣唯是六藝之事未經涉歷今行年五十困頓衰憊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

記十

聽樂歌以自澤今顧景增慚面目羸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于大君子之前而善其道益足痛也惟先生憐而教之舉聞于經長毛詩所著詩說以毛鄭為宗不涉後儒曲說晚歸常州為一鄉祭酒故家子弟多從之游莊兵備柱尤重其篤行勉其羣從必以舉聞為法其後常州問學之盛為天下首溯其端緒蓋自舉聞云

右顏氏弟子一百八人私淑二人

齊燠字行甫燧侯弟師事李先生

李肅和邗臺人毅武子

李振鏞先生族子

李曾達先生從孫

王楫

王業豐

王業彪

劉壯吉

張漢

王自新

董漢儒

董漢傑

郭鏃

吳關楫石門人刑部尚書匪庵吳公涵之子李先生客京師時

匪庵首重其學延先生教子姪以六藝之學關楫與其弟用楫

從弟師杖字次張皆受業焉

申奇章漢軍人

記十

李廷獻蠶人

管廷耀博野人

管紹昌博野人

閻鎬字季白蠶人父中寬字公度仕至戶部郎中季白從李先

生學禮

齊愉字韓石河南人官祥符縣學教諭

劉心衡山東王家營人從李先生學騎射

李書恩

劉心慈

劉瑛

李元英新城人

鍾淑字子能博野人金若子



仲宏通字開一桐鄉人于路之後以孝廉出仕縣令李先生南游時從學為聖學成法作跋焉

員從雲字震生三原人

于鯨字南溟漢軍人官商州知州

楊勤字慎修漢軍人官富平縣知縣延李先生往執弟子禮凡事諮而後行治稱嚴及先生歸官紳吏民皆出祖道有號哭而返者先生歎曰吾觀富平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黃曰瑚字宗夏歙縣人初師大興劉繼莊繼延後繼莊沒宗夏得李先生中庸講語喟然曰吾向以佛氏為根今拔矣錄習齋及先生語為代紳編介王崑繩北面拜先生曰顏李之學如菽粟布帛若暫離則飢寒矣

孔與泰字林宗睢州人從學李先生精歷數撰大衍精義

記十

吳長榮字欣木長山人

劉楠字百斯

趙瓚字澄溪安平人官西平縣知縣

馬巖丹陽人見李先生大學辨業寄書稱私淑弟子言格物即窮究禮樂等事非泛格天下之物又言正心乃兢兢業業非如二氏默坐澄心之旨又言讀大學者須有志親民方為有用皆與先生旨合

沈廷楨字青山會稽人繼于南溟官商州延李先生往論學事以師禮且合諸州縣言于學使朱公載來拜將請先生開講先生辭曰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備則以講為學堪不敢效也

達宸字子旭鄒縣人以知兵名冷舉二將軍討吳三桂時聘之問計用之勝晤李先生秦中執弟子禮先生語以聖學子旭躍

然曰聖道必求有事吾向疑宋明士養如婦人女子袖手無遠略今乃知學術之失也

王元亮字奐曾山西太平人學易初宗程朱及見李先生傳注折服事以師禮為校訂其書兩過焉

張琬璋字瞻仰棘津人嘗讀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其友鄭若洲共學立日記自考其得失過惡瞻仰從李文貞游及聞顏先生學謀執摯而先生漫乃受業李先生助刊習齋年譜以表師範焉

鄭知芳字若洲棗強人與張瞻仰皆安溪李相公門人後同來李先生里問學為刊顏先生年譜安溪巡撫直隸官臬 澤白洋淀薦先生知律呂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應其徒忌之先生

記十

安之若無事者卒無事

張業書字肆六無極人從學李先生訂校傳注問為作題辭

蔡麟字瑞生西安人以軍官從征西藏有功習發鈐騎射技擊從李先生游先生與商御法著學御學射二錄焉

張中字潛士西安人得李先生平書訂學之

魯登闕字聖居鄆縣人從李先生學樂能琴瑟而歌且能制器陳光陸字尚字蓋屋人從李先生學易

黎不濶字長舉九江人少游秦習程朱陸王家言為靜坐之學既而李先生入秦自鎮原來稱後學問道先生勸之學禮其後別去後二十年復自河西沂秦晉邊行四千餘里至博野訪求先生長臨稱弟子先生為擇日行釋菜禮作文以告先聖先師

焉

王遠字帶存湖廣人拜李先生于長安得辨業諸書淡嗜之投詩云老我從游晚憑誰弄業真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南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

張翬字采舒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被罪流西安豪爽尚義聞天下李先生游秦中采舒往學樂後卒于戍所先生哭之

王紹文字宗洙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海鹽陳公世信督學直隸時以薦于朝授成都知縣宗洙嘗訂校先生論語孟子傳注有詩贈肥鄉白任若云大道久晦蝕舉世趨浮虛聾聵相煽鼓舞

博蠡與衡水往返百里餘曾記申酉閒肥國來高車入門為我言囊中有異書一覽令我擲二覽令我喜三讀四讀坐且起雙目環瞪神為外三十年前一夢中三十年來一醉裏吁嗟乎豈

獨我醉三十年二千年來誰辨此

古葵字季榮華州人來李先生里受業七八月鈔先生諸著而太善書人寶傳之

黃輔字成憲

劉天植字挺生武城人

張鉉張鐘兄弟武城人父熙甫命從李先生學

劉廷直字邦司衡水人

李杜字文長棗強人

趙本中冀州人

杜謙益字友三衡水人從學李先生嘗與其兄謙牧求先生作世德記

張少文富平人

陳睿安順天人為日記質李先生先生喜之獎其孝友

李基易州人

王經邦字成休邢州人

彭超字翔千

劉賈一字士宜博野人

陳兆興蠡人嘗立日譜就質于先生因從學焉

高捷

惲宗恂字廉夫宗和字敦夫舉間之二子也皆命從學李先生

聞言輒解嘗出資助刊小學稽業學禮錄

王業鑑

王秉公

王順文

記十

周文忠字煥采

王克柔

劉廷忠字其德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應童子試即能舉顏先生之學言于陳公世信世信器之遂得補諸生

郭同字圻十河南人

郭比字聚五圻十之弟

張顛門江寧人

張曉夫

朱和禮湯陰人主一子

王兆符字隆川大興人崑繩子

劉箬字古衡湖廣人持周崑來書請業李先生後南歸又受業宣城梅徵君能歷法書數

張珂字可玉大名人從學李先生與先生次子習中學琴學射學士相見禮能篆書先生以長子習仁燕子使其族子敬承嗣之可玉為之師焉

林沃字啟心威縣人

田如龍字菱安威縣人

宋惟孜字通可通州人

李正芳字師柏上元人讀顏先生及李先生諸著即行冠禮學儀條陳學使鄭公論言當以顏先生之學頌訓士子

馮辰字樞天清苑人初謀學于習齋未往而習齋浸遂執擊李先生先生曰樞天來吾道不孤矣樞天時習禮尤究心于喪服著喪禮疑問凡見先生所著無不直言校質者跋傳注問曰先生平心以解易氣而辯較若列眉瞭如指掌即漢入陸王程朱

記十

生

者有不爽然于前日之捉風捕影乎堯舜周孔確證當前向不豁然于是非有此心乎而或謂程朱尸祝久而且徧必天心所注勿輕議然則今人之尸祝佛氏更甚亦以為天心所注遂宜舉世泥首奉之無異辭乎賢者可以決矣

王元衡字符躬江寧人從學李先生覽周易傳注以為雷霆震而日月明也

孫應樞字子房武進人從俚臯間處見習齋存學編及年譜諸書初甚疑之後始篤信欲北謁李先生傳其學以資斧不繼乃遙執弟子禮為日記者身不倦或問李先生以鄉三物為格物之物似不及朱子解物即事之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仁也即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即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即脩道之教也大學立教尚有當

在此三物外者乎或又言即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于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舉間與先生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勵行間顏李之學慨然悅慕信于心習于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見輒以所學實必有進益去秋某自江右歸來會兩次既久不見忽聞其燕疾逝矣惜哉

方道章字用安桐城人侍郎苞之長子也侍郎命用安師李先生先生亦遣子習仁從侍郎游願兩人論學不甚合用安左右其間未嘗偏主人或私問之則曰李先生言是也其父執宿松朱書亦以用安卓識蓋勝侍郎云性落落不甚可人苟不當其意相對嘿然善為古文能承其家業

記十

生

士相見禮祭禮學琴學數分日習之先生稱其信道甚篤嘗糾同志助立習齋學舍于博野顏曰道傳祠而為之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謂儒者道仁義之道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則四民其教則五倫非異端老佛之教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先生生二千載之下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子之四教漢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相傳之正路非世之依傍儒徑而篡入異端者也習齋既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學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日久學舍漸圯其子姓遭禮歲驚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恕谷先生始謀于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游之士爭來仗助不日博木具坯堊積

乃為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為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自潭南梁魏外一再游論學餘燕及者其後推明行釋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為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于質民又傳注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仰證聖經若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歧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愨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舉聞舉間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學其別詩曰三年

記十

依溯得吾師聖道原流屢獲知千古有人承事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間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舉間二先生之昌明居多如常州孫子房以其所業就正先生至遙執弟子禮其言省躬改過脩德習教之功甚密力任聖道而謂得之舉間則舉間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懸其像而景仰之不為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旁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于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從先生游得間顏先生之道不揣愚弱恩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已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為之記

翁荃字蘭友一字止園江甯人李先生南游時從受禮學自為諸生後未嘗一應鄉試入雲臺山隱居讀書山有虎害出資募

獵戶除之檢外者毋收斡乾隆初詔脩三禮義疏徵窮經之士公卿交薦蘭友固辭不出晚更卜築南郊與程徵士縣莊時相過從詩書三禮皆有撰述云

葉新字維一金華人以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李先生傳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維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既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闖人以賄請維一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通稅維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通稅悉免時奉中旨采木仁壽匠人倚官為暴民弗堪糾眾相抗縣令以變告維一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眾者一人竝治之餘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

記十

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維一日坐堂皇訟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以母喪去官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為治先教化後刑罰脩吁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獲其讎謂謀反有據遂令德令德適他往遂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褫引親故及鄰里為同謀令德移檄追捕維一得報集諸囚親鞠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維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寔稱獲篋得簿毀之矣令謂信然遂逼

5  
2121.5  
156 (952)

令德使誣服也維一乃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隨往南昌戒之  
日有一通者吾代汝外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  
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會勘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  
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職維一為一  
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知府贛縣民  
因事拒捕維一依故例擬發遣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為斬  
決院司欲以改例擬維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  
以監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  
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右李氏弟子九十七人

顏氏學記卷十

記十

記

嘉興錢 啟子右校乘

十  
九  
五